



復初齋文集總目

卷一 序

周易李氏集解校本序 讀易偶存序 重刻三

山林氏尚書解序 古文尚書條辨序 古文尚

書條辨序二 古文尚書條辨序三 重刻許氏

詩譜序 詩攷異字箋餘序 春秋傳說從長序

韋孝廉儀禮章句序 韋孝廉儀禮蠡測序

經義攷補正序 經解目錄序一 經解目錄序

二 經解目錄序三

卷二 序

字林考逸序 重刻張吳興復古編序 小學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 秦篆殘字記序 惠氏後漢書補注序 集
古歎識序 為錢梅谿徵刻金石圖序 黃秋盦
得碑十二圖序 為常熟趙氏乞曲阜顏衡齋歸
兗觥序 兩漢金石年月表序 桂未谷續三十
五舉序 審正廟堂碑原本序 重刻隸韻序
洪筠軒讀碑記序

卷三 序

蘇詩補注序 刻黃詩全集序 道園遺藁序
陳白沙先生集序 安我素先生集序 孫忠靖
公詩序 重刻王文簡五七言詩鈔序 漁洋先
生精華錄序 孔撝約集序 濤音集序 新城

縣新刻王文簡古詩平仄論序 小石帆亭著錄
序 三元詩序 續禪智唱和集序 重刻吳蓮
洋詩集序 愚谷文存序 坳堂詩集序 陶廬
雜錄序

卷四 序

籀石齋詩鈔序 甌北詩集序 祝芷塘使蜀詩
序 黃仲則悔存詩鈔序 陳南麓先生北園集
序 見吾軒詩集序 月山詩稿序 蔣春農文
集序 謝蘊山詩序 朱州詩林集序 梧門記
科目故實二書序 馮魚山詩集序 洪介亭詩
序 環中廬初藁序 嵐漪小草序 陸象星五

十壽序 奉饌圖後序 曹州牡丹譜序 貴溪
畢生時文序 蛾術集序 銅陵章簾堂聽鶴和
鶴二圖詩序 裴鶴峰觀蓮圖序 彭晉函時文
序 吳懷舟詩文序 吳氏書畫記序 均堂集
序 樹蘭齋時文序 濠上邇言序 廬山紀遊
圖序 延暉閣集序 薇垣歸娶圖詩序 志言
集序

卷五 記

辛鼓殘字記 重立漢武氏祠石記 五鳳執記
墨池記 有美堂後記 東軒記 重立表忠
觀碑小記 雪浪石盆銘記 仰止樓記 鐵公

祠記 英佑將軍江公祠壁記 佛公祠記 家
祠畫像冊記 家祠畫像冊後記 先祖翁公祀
齋東名宦祠記 彝齋四圖記 寶蘇室研銘記
二老話舊圖記

卷六 記

友善堂記 蓬鶴軒記 谷園書屋圖記 奕齋
記 西涯圖記 重建古墨齋記 附攷 移立
廟堂碑記 米書藥洲石記 野圃記 裕軒學
士從獵泛舟二圖卷記 小滄浪記 硯山丙舍
記 漱芳西室記 三李堂記 三硯齋記 愛
蓮堂記 石畫軒記 並蒂蓮圖記 先大夫文

彙冊尾記 先外祖手跡記 十二圖自記 自
題校勘諸徑圖後 自題攷訂金石圖後 蓮本
堂記

卷七 論

讀李穆堂原學論 原學論 姚江學致良知論
上 姚江學致良知論下 攷訂論上之一 攷
訂論上之二 攷訂論上之三 攷訂論中之一
攷訂論中之二 攷訂論下之一 攷訂論下
之二 攷訂論下之三 理說駁戴震作 附錄
與程魚門平錢戴二君議論舊州

卷八 論

詩法論 格調論上 格調論中 格調論下
神韻論上 神韻論中 神韻論下 唐人律詩
論 徐昌穀詩論一 徐昌穀詩論二 趙子昂
論

卷九 論

養生論 制義江西五家論 歐虞褚論 歐顏
柳論 化度勝醴泉論一 化度勝醴泉論二
宋人楷書論 明人小楷論

卷十 說

北於南郊就陽位說 易漢學宋學說答陳碩士
古銅戈說 擬師說一 擬師說二 友說

酒說 戒酒說 戒殺生說 杜詩精熟文選理
字說 韓詩雅麗理訓誥理字說 評陸堂詩
貞女說為管室徐貞女題 錢東垣字說 既勤
說 丁受堂字說 黃詩逆筆說 尖圓肥瘦說

卷十一 書

與曹中堂論儒林傳目書 又與曹中堂書 與
魯習之書 致吳槎客 答金秋史 答嘉興王
惺齋詩易疑義二通 答丁小疋進士論樂飢
答胡維君 與陳石士論攷訂書 答友人小牘
答友問鍾山札記 與桂未谷論所作說文統
系圖訂小山桂未 與謝金圃論萬字 與辛敬

卷十二 送贈序

堂 與友論太白詩 與友論杜詩 答劉廣文
問杜題桃樹詩 與友人論少陵望嶽詩 答儷
笙小牘 復張瘦同論聯句畫 與金手山書
與吳蘭雪書二通 答王實齋書王實齋原序附
送盧抱經南歸序 送姚姬川即中歸桐城序
送錢獻之序 送吳亦山序 贈楊彤三序 送
謝蘊山之任揚州序 送周鞠人南歸序 送劉
端林歸寶序應 送顧文子進士歸興化序 送
董曲江歸平原詩序 送張肖蘇之汝陽序 送
吳亦山進士歸襄陵序 送魯絜非知夏縣序

送陸鎮堂知絳縣序 送吳石亭視學安徽序

送羅兩峰南歸序 送伊墨卿郡守之官江南序

送吳生序

卷十三 傳 贊

金壇蔣氏三世合傳 曹慕堂小傳 丁小疋傳

黃秋盦傳 金愚巖小傳 吉水趙氏五節婦

傳 洪節母傳 次兒樹培小傳 桂未谷所作

說文統系圖贊 撥鐙法贊 杜少陵戴笠像贊

坡公笠履像贊 又坡公笠履像贊 黃秋盦

所供東坡笠履像贊 夢蘇草堂坡像贊 東坡

居士像贊為周載軒題 黃秋盦摹雪浪石盆銘

贊 黃文節公像贊 羅兩峰摹孫雪居画米南

宮像贊 方正學先生像贊 邊華泉尚書像贊

文衡山像贊 邱東河所藏倪文正公桂石圖

贊 朱竹垞煙雨歸耕圖贊 吳蓮洋像贊 黃

秋盦四十九歲像贊 劍亭司成像贊 夢因居

士小像贊 瑞金楊節婦傳贊

卷十四 墓銘 墓表 祭文 啟 箴

抱徑先生盧公墓誌銘 惺齋王君墓誌銘 戴

園程先生墓誌銘 孔君墓誌銘 女士方氏墓

誌銘 李南礪墓表 馮魚山墓表 孝節處士

臧君墓表 國子監助教辛君墓表 補錄鄭芷

畦窳石志 祭盧學士文 祭蔣心餘文 祭梁
冲泉文 祭熊兆堂觀察文 祭朱竹君文 壬
申同年公祭鄭晴湖文 先像繪成告三代考妣
文 齊東名宦勒石告祭祖考文 典試順天事
竣祭告先祖父母文 為大兒聘朱氏女婚啟
四箴 臥遊處箴 順德府學黎侯銅爵銘 留
耕堂銘 常熟趙氏祭田碑銘 汪氏雙節堂銘
並序 復初齋坐右箴

卷十五 解 考 辨 雜著

繆篆解 焦山鼎篆銘考 寶晉齋研山考 書
墨子 息廬題辭 兕觥辨 記清流關 同學

一首贈魚門別 同學一首贈顧南雅使滇南
同學一首送別吳穀人 仿同學一首為樂生別
贈李蘭卿歸福建序 書別次語留示西江諸
生 建初銅尺考 附記銅尺考後 書宜興李
氏三忠事跡

卷十六 跋

跋左傳補注 書春秋師說後 書陳芳林校定
春秋徑解後 跋張惠言儀禮圖二首 跋蜀石
經殘本 跋嘉祐石經殘本 跋宋石經檀弓
跋大中祥符泰山碑 跋段氏漢讀攷 書宋槧
說文後 跋義門校說文 跋廣韻 跋字原二

首 跋隸韻 又跋隸韻 跋顏氏家訓 跋班
馬字類 跋三輔黃圖 跋寶刻類編

卷十七 書後

書歸震川易圖論後 跋震川經序錄序 書李
陵答蘇武書後 書原道後 附書原道後 跋
笠澤叢書 書蘇文忠年譜後 書方正學先生
溪喻後 跋求忠祠記 跋王文成論學帖 跋
寓意編 跋萬季野書說文後 跋何義門校庚
子銷夏記 書金壽門續集自序後 書同人贈
盧抱經南歸序卷後 跋中州文獻冊 跋王若
林自書耘渠續稿序 書曹柳堂墓表後 書二

學人傳後 書孝女割股帖後 跋王氏家訓
書諸友人原藝後 書徐節母事略 書湛園未
定稿 答趙寅永 跋林和靖集 書方忠文公
憶釣舟詩州

卷十八 跋 書後

跋宋槃州堂詩箋 又跋杜工部州堂詩箋 書
王文簡五七言詩鈔後 書張燕公詩後 書杜
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後 書杜少陵李潮八分
小篆歌後二 書韓子龜山操後 書李義山贈
杜司勳詩後 跋義山重過聖女祠詩後 跋山
谷竹枝祠 跋李雁湖注玉半山詩二首 跋渠

陽詩注卷 跋梅磻詩話二首 跋明賢繡毬花
卷 跋藤花詩卷二首 跋徐昌穀詩 跋邊華
泉集 跋邊仲子詩 續禪智唱和集跋 書查
初白中山尼詩後 書李石桐重訂主客圖後二
首 書詩鈔小傳後 書固原新樂府後

卷十九 金石題跋

跋寅簋 跋周伯克尊 跋芋子戈 銅虎符跋
跋漢弩機 跋右軍戈 書張芑堂所藏雙斗
銘跋 跋永康鏡銘 跋五銖泉範二首 跋駘
男銅虎符 跋漢尚方器 題楊易田說劍圖後
跋孫退谷所藏吳季子劍銘 跋鄜州寶室寺

鐘銘 跋吳越金塗塔字 跋延年益壽丸 跋
宋拱聖虞侯記 跋建武泉範

卷二十 碑帖題跋

跋寔石字 書洪文惠石鼓題跋 跋石鼓研
書萬李野石鼓文辨後 跋繹山碑 跋永樂大
典繹山碑本 跋秦篆譜 跋泰山秦篆後 跋
琅邪臺秦篆 又跋琅邪臺秦篆 跋秦篆三首
跋孔君墓碣 跋紀信碑 跋甘泉山寺石刻
字 跋婁壽碑 跋邨閣頌 跋東阿王廟碑
跋雙鉤劉熊碑殘本二首 跋華岳廟碑 跋宋
拓夏承碑 跋曝書亭所藏曹全碑舊拓本 跋

張涵齋藏倉頡碑 自題倉頡摹本 跋魯峻碑
陰 書陳仲弓碑 跋范式碑 跋唐公房碑
自跋嘉平石經殘字二首

卷二十一 碑帖題跋

跋王稚子闕 題宋本汝帖第二卷天祿辟邪字
二首 跋東漢仙集字石刻 跋鄧君開石門刻
字 跋魏晉開通褒斜石刻 跋楊淮表紀 跋
魏石門銘 跋梁始興安成王墓碑 跋魏司馬
景和妻墓誌 跋後魏張猛龍碑 孔廟北齊乾
明碑跋一 孔廟北齊乾明碑跋二 跋北齊祁
林山寺碑 跋北齊造銅雀臺石牽門銘 跋朱

岱林墓誌 跋隋榮澤令常府君墓志 跋啟法
寺碑二首

卷二十二 碑帖題跋

跋晉祠銘 跋廟堂碑唐本 跋廟堂碑城武本
三首 跋孔祭酒碑 跋唐元宗西岳華山碑殘
字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二首 跋化度寺碑
二首 跋吳門鮑氏化度寺碑 又跋化度寺碑
跋九成宮醴泉銘 跋醴泉銘 跋九成宮醴
泉銘 跋虞恭公碑 跋虞恭公碑三首 跋皇
甫府君碑二首 書姚恭公墓志重刻本 跋率
更千字文 跋房彥謙碑 跋舊榻道因碑 跋昇

仙碑陰 跋薛曜書石涼詩 跋宋拓褚書公孫
卜倪傳贊

卷二十三 碑帖題跋

跋徐嶠芝書姚文獻碑 跋魏栖梧書善才寺碑
二首 跋宋榻絕交書 跋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跋唐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跋李九秀碑

大照禪師碑跋 跋少林寺戒壇銘 跋郎官石

記四首 跋俞紫芝臨褚州陰符經 跋興福寺

碑 跋裴鏡氏碑

卷二十四 碑帖題跋

跋偃師周公祠碑 跋茅山李元靖碑 跋宋廣

平碑側記 跋揚州汪氏所藏祭姪帖 跋多寶

塔碑 跋東昌鄧氏顏祭姪帖石刻字 跋竹山

聯句 跋怡亭銘 跋聽松篆 跋王居士塲塔

銘 跋護命經 跋雁塔題名摹本 跋韋臯碑

跋朱拓柳州羅池廟碑 跋法源寺蘇靈芝書

寶塔頌 跋唐雲居寺詩石刻 跋石浮屠銘

跋唐石浮圖頌 跋伏波巖米題字 跋高麗靈

通寺大覺國師碑 跋涿州蜀王廟記 跋唐寶

鞏殘石刻 跋董文敏臨實際寺碑墨迹 跋王

仲湛志銘石 跋揚吳石刻 跋吳越鐵券 跋

王審知碑 跋平百濟碑 跋新羅鑿藏寺碑殘

本跋新羅雙谿寺碑

卷二十五 碑帖題跋

真州千文跋 嘉祐石經跋 跋宋嘉祐石經拓本 跋泉州萬安橋記 跋瀧岡阡表二首 跋東坡隸書石刻 跋東坡海市詩石刻 跋禪智寺蘇碑 跋湧金亭石刻 跋表忠觀碑小字殘本 跋孔氏刻蘇書乞常州居住表 書廣濟行錄碑後 跋米題盱眙石刻 跋米書龍井方圓庵記 跋米書寶藏字後 跋唐易州新安府折衝李公石浮圖之銘 跋唐雲居石浮圖銘 跋唐石浮圖後記 跋羣玉堂初拓米帖殘本二首

跋羣玉堂米帖 跋米書章吉老墓表 書袁州學記重刻本後 跋遼壽昌五年陀羅尼幢 跋羣玉堂刻石曼卿帖三首

卷二十六 碑帖題跋

跋宋紹興十八年題名碑 跋陸放翁焦山題名 跋宋光宗書誠齋字 書洪文敏瑞麻贊石本後 跋方孚若刻詩境字 跋金華智者寺放翁八札拓本 跋謝文節橋亭卜卦研拓本後 跋高麗重脩文殊院記 跋元遺山湧金亭詩石刻 跋金令史題名記 跋七觀帖 跋余忠宣篆鄭公釣臺字 跋董文敏書正陽門闕帝廟碑

書董文敏少林寺道公碑後 書別建曾子祠記後

卷二十七 碑帖題跋

跋天都吳氏所藏黃庭經 跋南宋本樂毅論二種 跋齊原曹侍郎所收趙子固落水蘭亭卷又跋 續跋陳伯恭所收定武蘭亭卷後 跋國學蘭亭 跋褚臨蘭亭王文惠本 跋蘭亭領字 从山本二首 跋張笠城所得玉枕蘭亭石 跋慈谿姜氏蘭亭 自跋審正萬松山房縮本蘭亭 跋宋拓聖教序王丹麓本 跋孫文介本十三行 跋杭本十三行

卷二十八 碑帖題跋

跋淳化閣帖第九卷 跋代州馮氏所藏淳化閣帖 跋肅府閣帖初榻本 跋宋榻大觀帖 跋大觀帖 跋大觀帖二首 跋寶賢堂帖 跋陳伯恭所收張樸園藏大觀帖 跋澄清堂殘帖 跋英光堂殘帖 跋英光帖 又跋 跋王孟津琅華館帖 跋孫退谷知止閣帖 跋絳帖 記 偽絳帖 跋墨池堂帖 跋鐘鼎款識殘拓本 跋汝帖 跋淳熙隆內司帖

卷二十九 碑帖題跋

跋唐臨晉帖三首 跋東坡書金剛經 跋天際

烏雲帖三首 跋偃松屏贊 跋東坡詩稿二首
跋蘇書別功甫帖 跋黃書太白詩卷 跋山谷手錄雜事墨迹 跋米書多景樓詩 跋李莊簡墨跡 跋宋高宗手勅卷 跋倪侍郎所藏宋高宗賜岳鄂王墨勅卷 跋宋人書蘇後湖詩札 後墨點 跋張溫夫書

卷三十 書畫題跋

跋江氏家藏宋元六札 跋秋史所藏趙書歐詩冊 跋任君謀書卷 跋天冠山題咏卷後 自題重勒天冠山詩石本後 跋趙文敏飛英塔詩墨跡 跋趙十札 跋虞道園隸書賜碑贊後

跋元劉元帥碑 跋郭天錫日記 跋張貞居墨跡 跋文雪山墨跡卷 跋江秋史所藏元人墨跡

卷三十一 書畫題跋

跋二沈學士書卷 跋解春雨一經齋記 跋張藻仲詩卷 跋景忠莊公墨蹟 跋王文成奏疏墨蹟殘稿 跋王文成家書 跋王文恪主一齋詩墨蹟後 跋楊忠愍公手蹟 跋楊忠愍公墨蹟卷 跋王文肅手蹟 跋聶大年墨蹟卷 跋宋性甫珊瑚木難手稿 跋祝枝山懷知詩 題文衡山仿蘇書泗州僧伽塔詩墨蹟後 跋陸文

秋興詩卷 裕 題吳沈詩州合卷後 跋芝山所藏
祝書卷 跋祝枝山書 跋祝枝山成趣園記
跋墨溪居士傳 跋于忠肅公手東 跋舒文節
公探梅圖說 跋左忠毅自書詩卷 跋拙政園
記 跋陸儼山書放翁詩卷 跋張伯起八十壽
詩卷 題武進孫文介殿試策後 跋明歸德沈
文端家書 跋黃石齋先生隸書 跋黃石齋墨
跡 跋周忠介手臨冊

卷三十二 書畫題跋

董書求忠祠記後跋 跋董文敏自書詩卷 跋
董書杜詩卷 跋董文敏馮少墟集序 跋董書
文賦二首 跋董文敏尺牘 又跋董尺牘 又
跋董尺牘 跋董文敏書五條 跋董文敏論書
帖 跋程易疇臨董書王氏御書樓記 跋桐城
吳氏所藏史忠正公手札卷 跋盧忠肅公手蹟
跋宜興盧忠肅公手牘 跋揚忠節手蹟 跋
徐侯丞手札 跋王覺斯書 跋明賢小楷卷二
首 跋長洲宋忠烈公硃卷 跋陸清獻手札
跋朱竹垞文稿 跋漁洋手東 跋周櫟園手書
與黎媿曾詩卷 跋汪退谷瘞鶴銘致手州 跋
汪文端公細楷尚書 跋張文敏臨古冊子 跋
白公神道碑

卷三十三 書畫題跋

書梧門藏古像冊後 書伏生授經圖後 跋上
林圖卷 跋錢舜舉蘇李泣別圖 題二喬觀書
圖 跋巨然茂林疊嶂圖 跋張叔厚畫淵明像
舟跋朱蘭端畫坡公像 跋坡公像三首 跋
海嶽庵圖 跋米元暉雲山得意圖 題五洲煙
雨卷 題自臨米元暉畫跋後 跋馬和之畫卷
跋劉松年風雨歸舟圖 書文信國像後 跋
鄭所南墨蘭 跋趙文敏畫委順庵卷 題元人
詩畫卷 竹西圖跋 跋王叔明琴鶴軒圖 題
元人蘆雁卷

卷三十四 書畫題跋

跋馬抑之臨山徑雜樹卷三首 跋杏園雅集圖
跋文衡山臨黃大痴溪閣間居圖 跋眺遠亭
卷 跋陸文定像冊 跋沈石田像 跋孫雪居
董香光書畫合冊 跋宗開先畫冊 跋邵僧彌
畫卷 跋五客話舊圖 書王文簡載書圖後
題漁洋先生戴笠像 題王文簡公妙高臺題壁
圖 跋漁洋讀書圖 又跋漁洋讀書圖 跋桂
未谷所藏夫子亭第二圖 跋二十四泉州堂圖
跋王秋史二十四泉州堂圖 題趵突泉上石
跋石谷畫卷 跋石谷仿大癡山水卷 書望

溪蔗經二先生像後 題惠定宇像後 鄭雨亭
扁舟遠眺圖跋 題釣魚臺圖卷 題董文敏待
漏圖

卷三十五 題跋

題丁達夫漢晉執文冊 題先大夫手跡後 跋
尺冊 跋南唐研 跋薛文清研 題顧氏孩蘭
圖冊 書菊字後一 書菊字後二 書楊孺人
行略後二首 題邵思魯室廬 跋首緣帖 自
跋提要舊州 書引達弥月諸冊 跋新城陳氏
家訓卷

西河尚友齋毛氏錄

目終

復初齋文集卷第一



周易李氏集解校本序

予於治易頗不勸人專言漢學而獨以李氏集解為足寶。李氏所集三十餘家。自孟喜以下。大抵多漢學也。予校中文字校本。有謀重鉸梓者。乞一言序之。校本者。東吳惠棟所校也。惠氏又自為書。題曰易漢學。又自為書曰易述。易述之書。其藁未竟。今之嗜學者。或欲為惠氏補完之。予曰。盍慎諸。慎其補惠書。予慎其演漢學耳。漢諸家具有師授。奚為而必慎之。慎其支演也。由漢學以補惠氏書。其必多出於支演者。勢也。然則曷為獨寶李



氏集解李氏集解之於漢學也存什一於千百以資後學之詳擇焉則經學之寶也若以供後人之演說則經學之蠹而已矣是在善學者能擇之故李氏之書其為益匪細也然則校本其有裨歟曰亦在善學者擇焉耳矣庀材者竹頭木屑皆實用也治羞者芝栢羨棋皆嘗腴也而况漢學之具有師授者哉然而惠氏有踵增之華李氏則有質素而無絢飾也惠氏啟嗜異之漸李氏則有並存而無偏阿也豈惟讀者有不能善擇之防即校者已先有不能闕疑之懼矣吾正以徒寶而秘藏與弗慎而輕輟言者等其戒焉乃不闕不慎之為弊又在徒寶而不開篋者下矣慎之哉

讀易偶存序

說經之家莫詳於易所最宜慎擇者在漢儒則取象之說卦氣之說也在宋儒則先天之圖卦變之圖也承朱門遺緒者如平庵翫辭雲峰通釋極意釐正矣而於此數大端尙未能釋然也近日白田王氏顧譏項氏繳繹於文辭而不及此數端何哉吾里邵厚庵先生著讀易偶存十四卷嗣君楚帆給諫特以示余讀之而月而楚帆屬為一言方網於平庵雲峰二家蓋兼取其理前人之緒而每以節齋訓解之約言為得體也然節齋於古今諸家之說尙多所未審定者則說經之體段与其持擇之精微固不可同語矣先生是書有節齋之簡該兼

有平庵雲峰之剖釋而其謙言偶存之意猶自歛然其未足焉然其大者則在於不信卦氣不信卦變是則尤後學之所宜深味者方網於先生有世學淵源之舊昔嘗舉邵庵欲問先天之作賦詩紀之今復得誦先生手系諸條而於嗣君昆季之校讐籤記兢兢乎篤承庭訓彌可感也故書此以復之

重刻三山林氏尚書解序

林氏尚書全解朱子所稱而宋槧本不可得今西川龍君志在補刻舊籍問序於予蓋欲補通志堂舊刻也通志堂本惟闕其第三十四卷多方一篇今於永樂大典鈔出補之為完書矣予又告之曰此書洛誥以後舊本

亡失通志本是據其孫畊叟淳祐庚戌所補刻尚有未審正者應將立政篇第三十五卷之八葉第三行末此篇之言三宅句至九葉第六行又一說三字凡三十五行皆刪去之予因而進告曰林氏此書當與柯山夏氏詳解並讀之欲重刻此書則夏氏詳解可同刊也抑又推此以例諸經亦有非必其相輔而足以相備相資者如易則項氏玩辭胡氏通釋可同刊也詩則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可同刊也春秋則程氏分記吳氏纂言可同刊也抑又若易之李氏集解李氏義海撮要春秋之杜氏會議禮記衛氏集說皆當以類相從而同刊之推此以例其餘凡義例相資者皆得使學者並讀之豈不

愈於刻及春秋類對賦者乎。

古文尚書條辨序

說經家之彼此互辨也。自穀梁子繼鼠條始也。然未嘗以同異攻守相奪也。以同異攻守相奪則無若近日治尚書者有閻之疏證。毛之寃詞矣。近今復有人作一書名曰寃寃詞寃寃相報何日了之。吾之說尚書也。蓋甚不欲以古今文涉筆端也。中間疑義待析者。不知凡幾。何暇為此哉。每與友論之。猶記陽湖孫淵如曰。先生意蓋信古文耶。愚笑而不答也。然一日杭州姚思齋謂愚曰。吾見閻氏駁古文。輒為之髮指。噫。此則人人具有天良。何獨讓姚君為之髮指哉。吾嘗謂說經宜平心易氣。擇言而出之。和平審慎而道之。彼閻氏若據者。多嫉激不平語。今見長樂梁子之條辨。頗亦多出嫉激語。以敵之。然則二者皆嫉激也。皆嫉激則豈非皆過歟。曰。此非梁子之過。而誠閻之過也。何以言之。古文尚書自朱子已疑之。吳才老吳草廬以下諸家羣起而疑之。愚嘗深思覆思古文諸篇。皆聖賢之言。有裨於人國家。有資於學者。且加大戴記之有漢昭冠辭。小戴記之言魯未嘗弑君。不聞有人焉。私撰一書駁戴記之非經者。况如六府三事九功九敘之政要。危微精一之心傳。此而敢妄議之。即其人自外於生成也。必矣。自列於小人之尤也。審矣。又况其所謂疏證者。何疏證之有哉。謾罵而已。

矣說經者敬慎之事也汝則謾罵耶汝既謾罵矣何怪夫人之謾罵耶是其咎不在人之覆酬以謾罵而實在乎彼謾罵者之自取之而彼顧不以謾罵自居而覲顏自題曰疏證也是故吾之說經不敢以古文今文一字涉筆也夫然後得以序吾梁子之條辨耳

古文尚書條辨序二

梁子九山每來吾齋談藝極虛衷不以議論鳴於人今其兄子芷林始以所為古文尚書辨諸條輯鈔來示予再讀而三歎焉毛氏寃詞可不必有而此書不可無也毛氏寃詞之書吾最惡其以程子改大學與歐陽之毀易繫並論程朱皆更定大學古本今用朱子定本實勝二程子本非改也是乃大學定本也豈得與歐陽修毀繫辭同語乎歐陽之誣毀聖人繫辭獲罪大矣又非僅

區區閭若據之比耳惟其中太過者則十六篇之說不可駁也蓋班氏藝文志云得多十六篇而史記云逸書十餘篇若竟以司馬氏之軍括為正而班志之十六篇為偶沿劉歆歆不知司馬所云十餘篇者史記偶未詳覈爾班氏亦未嘗詳覈十六篇者則當日考校所得賴此猶足以見孔壁古文篇目多出之實數特班志未言其細目史家紀事而已非以考經也然居今日猶可因此借以見古籍之舊也孔疏援馬融謂十六篇絕無師說亦非疑之之辭乃正以見古文見者之少是致惜之語非外之也今日讀此經知有古文篇數之概足矣其果孰為真古文更千萬世孰能起而復理之亦更不必於此間再

下斷語耳。况說經以紬繹經義為務。此等處勿庸究心。馬或無害乎。梁子此書如付梓時。願以此意附識於末。

古文尚書條辨序三

客曰：既有諸家爭論古文真偽，則豈可不賴善讀者一剖其真邪？曰：不能也。請舉一事以質之。許祭酒師賈逵者也。其說文明著之曰書。孔氏則求其古文，莫若說文所引矣。嘗取許氏說文所引尚書語以驗之所引周書。曰：在夏后之詞。今書顧命在後之侗。若增夏字，其可通乎？此又必非後來校說文者所能增入也。黃公紹韻會侗，據此或說文傳寫偶誤入夏字。余然詞作旁系。在言部。則非傳寫誤也。注謂共也。陸氏釋文亦引馬本。作詞云共也。此則與成王顧命語義不倫矣。又毛氏古文苑詞載許氏所引尚書圍圍升雲半有半無。此則非

也。予見金崇慶間刻集韻，引此尚書圍圍者，升雲半有半無。第二圍下有者字，則知尚書日圍即洪範曰驛也。以漢時師賈逵之許氏親見古文矣。而其所引實有不可解如此條者，則其他家更何足述乎？至後來薛士龍以古字寫其文，輒命為古文尚書，則更名實皆非矣。周官出於山巖屋壁者，鄭君謂之故書，愚嘗謂周禮儀禮古字作某，今皆具在。鄭氏注可裨參考。竟當撰禮經古文考千餘年來，未見有人撰此事者，而獨於渺不可追之古文尚書是求也。孰易而孰難哉！况夫治尚書者，並未欲考其字實，欲假此以定其文，則誠不揣本而求末矣。乃近今又有作尚書撰異者，專摘其中考異之字，以成編，則又所不必耳。

○重刻許氏詩譜序

詩之有譜也原於鄭繼於歐陽而東陽許氏又繼鄭歐陽為之今吳君得舊刻本又重校而鈹之謂可由此以研精六義之旨也嘻其信然耶譜也者譜作詩之時世也其必於三百篇作者時世無一不燦如指掌而後譜之可也歐陽子以康叔封於殷墟屬之武王時此在北宋時已居然改竄春秋傳史世家矣而歐陽云吾据史記也史記年表起共和時固無武王時之說而衛世家則明言成王封也此篇孟侯朕其弟及乃寡兄之云特周公作誥述先王語意也如因此誤會遂欲追改為武王所封豈不思武王之世以殷故都付管蔡監武庫也

康叔安得有封衛事乎許氏此譜則大書曰武王元年封康叔孰聞之孰見之哉此開後來不考之漸甚不可也而許譜之謬尤甚者則依魯齊王氏作二南相配圖將儼然以刪定自居乎吳師道序以此稱其善而轉以其不盡刪諸國淫詩為憾則何怪今之嗜異者力攻宋儒其亦宋以後諸儒恃理大明而蔑視古籍之弊有以激成之耳東陽此譜特散見於所撰詩名物鈔卷中意或存以俟攷乎今必專主此譜以為研精六義之所自則吾竊不敢附和矣至若王氏詩疑之弊善學者當知之故不具著

○詩攷異字箋餘序

奉新周生撰異字箋餘因王伯厚詩攷而作也其所攷諸條固有增於伯厚矣然其研經之用意有出於伯厚所未及者伯厚之自序曰述三家緒言及說文爾疋諸書以扶微學廣異義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是其書為朱子集傳作矣至其後董斯張范家相又廣撫之近今攷訂家若陳啟源惠棟之屬則援據益博而其間致啟嗜異之漸者亦不可不防也往者吾友盧學士文弼以校讐為職志撰釋文攷證以綜覈之以方網淺學窈平心而論說文爾疋之訓詁釋文之音義矜然具存惟在學者善取爾然後未專守宋儒章句者則往往以說文爾疋為迂遠不足措也而其專為說文爾疋之學者又

轉多喜創獲好為立異如惠氏易述毅然改經字以就其所据一家之說以新奇為復古此則欲窮經而反害於經究其致此之由亦未嘗非專守宋儒者有以激成之吁可鑒也故周生此編虛懷審慎不執一說不偏一家其實難斷定者則以俟善學者加詳焉昔者坐來吾齋問字於南昌時方網擬以釋文諸卷屬西江勤學之士若萬載辛生緒業浮梁鄧生傳安南城王生聘珍新城魯生肇光嗣光輩博採諸書以勘訂之既而聞吾友盧君有校證釋文鈹板於杭州其業遂未竟今又十年許而周生殫心綴緝能不岐於所趨而有資於研索故吾謂其用意有非伯厚所能盡者而往時區區訂正之

願得籍生之勤篤為我踐之不禁慨然而三歎也

春秋傳說從長序

春秋傳說從長十二卷山陽阮紫坪氏所述也其曰傳說從長者何也曰謙不敢自任也其謙不敢自任奈何曰吾聞諸班氏之志藝文矣曰左氏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夫後儒之失其真者皆安其意者也紫坪氏之為是書也蓋先有以見乎聖人所以為是經之旨所謂觀史記據行事仍人道者平易中正而無所歧惑故於日月名字爵地之屬諸儒所執以為例者悉舉而撤其部如是則讀是經者之法固已先得矣彼失真之說惡足以淆我乎然而其述之為書也

不曰吾所已得也弟曰就諸家傳說之義從其長而已杜元凱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吾每三復斯言以為義類之實非聖人不能因也國史衷乎得失之原亦非後儒所能度也顧唐宋以後遞闡訓故推而衍之詞意益芬耳學者重而習之至白首而抱遺莫究者逐末而忘本也得紫坪氏之書其庶幾知本矣知其本則弗安其意其謙也蓋其慎也故得其本雖有更說而無自任之弊矣文不拘體者以達意而止弗取乎摹古也讀是書者以紫坪氏讀經之法為師而勿以前人決疑考識之作視之則庶幾矣

韋孝廉儀禮章句序

昔黃慶李孟慙有儀禮章疏皇侃有喪服文句義疏其書皆不傳而韋昭臣瓚二家釋漢志說各不同顏監則以冠昏吉凶當威儀之目其信然乎漢志曰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劉仲原父以為七十蓋十七也然則抽其遺事發其重文復字豈無枝柱相錯者乎禮有統系有別目然其別也皆可以還其始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吾聞韋君治禮之勤三十年於今矣始得見所為章句者可謂辨於物而知本者也近時杭人吳中林氏亦為是經章句濟人張稷若氏為鄭注句讀章君是書又兼綜而條理之嗟乎自綱領以至節目皆章句也自經禮以至威儀皆章句也豈徒函雅故正文字而已雖一簡一文視如全經可也蓋其慎也

韋孝廉儀禮蠡測序

予既序韋君儀禮章句君復出儀禮蠡測十七卷予既受而讀之又合其所為章句者復讀之曰學禮者師其意而已矣知其意則其禮至今可行也而或者竟欲試肆而行之是泥古之弊也曾是讀古而可泥乎哉今韋君之書於其事同者則以他篇證之於其節同者則以本篇上下章證之經未顯者必折言之禮見於文外者必質言之蓋於儀度節次以至一問一曲之層遞委折

皆必據其實而求其合。穿互對質。旁推交通。雖當日之
為小相者。或末之過也。然予竊有說者。韋君之意。豈果
以是經之儀。確微諸實迹乎。漢書藝文志曰。天子諸侯
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瑜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
之說。夫其不備而痛於推而致之者。亦期於得其意而
已。得其意則文可疏也。得其意則禮弗襲可也。得其意
則禮至今猶行可也。昔人奚為而有無所用於今之疑
乎。禮文所臚者。有周一代之禮。後人不可泥也。禮意所
存者。萬世同然之義。後人不可不知也。吾嘗欲參以周
官見二經之合焉。又嘗欲參之大小戴記。見四經之合
焉。此皆韋君所已發其凡者。更何庸以贅諸。

經義攷補正序

丙申春與丁小疋晨夕過從。相質諸經說。見所校朱氏
經義攷積數十條。錄存於篋。後十二年秋。在南昌重校
是書。欲彙成一帙而未暇也。又後三年。方網按試曹沂
登萊諸郡。而門人王實齋來相助。重加校勘。因錄所補
正凡千八十八條。為一十二卷。竊念先生是書綜覈該
貫。為經訓淵藪。其於揚止庵周易古今又正其訛。舛曰
非。敢形前賢之短慮。誤後學也。然則今茲區區附綴之
意。固亦先生所樂予乎。小疋名杰。浙江歸安進士。實齋
名聘珍。江西南城拔貢生。

經解目錄序一

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近有以不全本別為目錄以眩人者故不得不就其原刻次第略舉卷帙原委錄為目備檢查而已或曰此書未有總序蓋序之予應之曰是無庸也當徐氏未入梓時仿宋槧楷書悉用此板樣寫成而後來卻未果刻予前後見數種矣且以諸經如易之李鼎祚集解書之伏生大傳詩之呂氏記嚴氏緝說春秋杜謬會議程公說分紀皆學人所時時取資者此內尚皆未有也宜廣勸有力者博取精校而彙刻之豈得以此數十種該備經學耶目則宜錄之序則無庸也

經解目錄序二

李生常洽葉生志說既皆錄前教語於經解目錄前進

而請曰經解久無人作總序先生曷不略筆其概予曰難言哉昔聖人諸經固不計後人為作傳釋也後人作傳釋又豈好為此煩言哉誠慮經之不明也乃至有注經而經反因以晦者故讀者有舍經從傳之說焉有以經訓經之說焉夫謂以經訓經則所立不偏矣信無弊矣然而經有各見之時地有各見之指歸若必以彼經所云即此經也將執一而不能權兩安在其立於无偏乎不平心虛衷以研審之而但經語之定執其與舍經從傳者厥弊均也是故通經之難有旁推僭證以為通者有墨守不變以為通者有融合隅反以為通者有關慎以為通者有其語必博綜前說者有其義不得不申

已說者知通經之難則知讀經解之難耳

經解目錄序三

二子又進而語曰。盍悉陳其利弊。曰利固難言。弊則有之。夫以後人讀後人之訓釋。其推演滋益。日出不窮。吾烏從而詳究之。惟傳說之最在前者。則人所宜敬之慎之。伏羲畫卦。文王命繫。難以語後人也。惟吾夫子筆諸十翼。此萬古傳注之祖始也。乃有宋歐陽修者。疑十翼非聖人作。其誣謗繫辭傳。至數十百言。而无一言近於理。此則獲罪於聖人。即獲罪於天。學者。願未詳觀其卷耳。未有觀此而不為之髮指者矣。歐陽世所稱有道而文者也。吾為此語。得不議其過乎。然愚又竊有說焉。聖

人作春秋。賴三傳以考之。韓昌黎欲推許盧仝。乃有三傳東高閣之語。三傳既東閣。則更從何處究其終始。恐韓公亦當自笑也。盧玉川之書。吾嘗於江陽杜氏所輯卷中見之。亦有一二可取其厭三傳。偶東高閣。卻又時復取而讀之。未可知也。惟一事不得不說者。書詩之序。即古經之傳也。更无在此前者。而宋儒必力攻書詩序。若蔡傳於康誥多士多方諸篇。竟立意與序為對敵。而攻擊之。此則復安用傳注為乎。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

字林考逸序

呂氏字林據諸家著錄皆言七卷今禮部主事任君為之考逸凡八卷而以序錄居其一者蓋不欲以今之所輯定為七卷此其慎也又不欲直目為八卷而依陸氏經典釋文之例為次焉遂使呂氏本書若宛然復七卷之舊者又何其恰合也昔吾子行謂許氏說文即倉頡十五篇是說也予嘗疑之蓋吾子行誤讀漢書藝文志而謂後人並字目為十四卷以十五卷者序表耳千古讀書人果有誤會如此者不可不慮也予故於任君用

大興翁方綱覃溪

心之勤與其編次之慎並著於卷首若其採輯之所以然則卷內自詳之

重刻張吳興復古編序

韓子目義之為俗書其言在元和初年而顏氏千祿之書已在前十四年韓子所謂俗者不僅籍帳文案券契藥方也又非第筆勢也君子之於言也其必有不得已而後言者且事固有從俗而不戾者夏造殷因或素或青此不必泥古者也先河後海或源或委此宜求之古者也許氏說文之愷至宋雍熙暢析之矣而其卷末所列二十八文者百二十年之後至吳興張有謙中而益推闡之此亦原委之義也為說文之學者必以復古

編為職志而斯編之久無善本更甚於說文吳氏增修之書茲以叢禱而弗能有所補正則斯編之重刻尤不可以已曲阜桂馥未谷力任校讐數年於茲矣又得其鄉人孔繼檠霄谷出貲開雕而未有舊本去年揚州羅兩峰來京師云有影宋寫本嘗託友人某致之京師而予乃未見也一日以語新安程魚門魚門則出之篋中字畫頗精審不苟於是未谷喜斯本之不易得而傳寫之必親也遂依以鋟木又合諸本校之信乎其為善本矣非霄谷之力不能辨之非是本之出不能成之予每與未谷言說文繫傳一書宜及今精校付梓未谷任之尤力其機緣之合將以斯編之梓卜之也作者之意在於

祛俗書而重刻之心則在於證說文湖州弁山謙中家
迹在焉倘可与考訂圖經者志其緒乎

小學攷序

小學攷者補秀水朱氏經義考而作也朱氏之攷既類
次爾疋二卷而形聲訓故之屬闕焉是後學之責也顧
南原自言隸辨一書為解經而作意固善矣往者學人
狃於帖括之習沿塾師音義幾不識古字古訓為何物
邇年士大夫則又往往侈談復古博稽篆籀古隸審定
說文余疋闡形聲訂同異而於童年肄誦經書實義或
轉不之省某嘗謂近日攷古嗜博者每求之六合之外
而遺於耳目之前嘉興王惺齋有言今人為文棄韓歐

諸家所用之字而好辨許祭酒重文張次立附字此學
者之大患也昔宋鄱陽洪氏續急就類滂喜自以為博
識矣其究也徒啟濫觴之弊於復古乎何有然平心論
之學者鑒彼冗園冊子局束見聞則又不得不引伸類
長旁極而摹摺之夫學問之實惟在識力正定而已苟
其識力之不正也務傳之失与苟簡之弊均也如其氣
足以內養力足以自充財与其陋也寧博与其臆斷也
無寧稽古矣曩在館下每以此事論吾謝子今三十餘
年而謝子從改之餘果克裒輯成書是其養氣有餘而
識力正定之驗也讀是編者幸勿忘其為解經而作則
得之矣

秦篆殘字記序

岱頂秦篆宋汶陽劉斯立作譜至明吳同春所記云僅存劉譜之半矣其後北平許名燾於榛莽中僅得廿九字殘石嵌置碧霞元君廟東廡之壁至乾隆五年庚申六月燬於火今此廿九字原拓本藏者罕矣今又七十餘年知泰安縣事常熟蔣君於岱頂廢池址別得此殘石二片尚存十字仍以嵌於廟壁蓋二千年以前之篆跡自周召鼓外惟此与琅邪台是其真刻之僅存者琅邪台篆石刻在海上拓者罕至而此刻尚賸存十字往者黃岳張君著雲谷編僅据廟中道士錄本以校史記与石刻之同異則以今日遙想宋荅公歐陽文忠董廣

川往復致慨者後先有同情也諸君子為之詩若跋積成帙將並梓以傳之而予適為漢陽葉子東卿重摹勒劉譜於石又改正甲秀堂帖行次之誤故樂為書其卷端嘉慶二十二年丁丑春正月北平翁方綱

原石四面環刻此廿九字在其

南鄉二段之西一段此一段凡

四行斯臣去疾四字在第一行

後六字是其後三行之首二字

惠氏後漢書補注序

元和惠君補後漢書注二十四卷顧復初氏序之謂此其少作也然此注內時時自言所著經說則非僅惠君

少時華矣。顧序又稱其據義門所攷校。然此內於何氏校語。亦間有論正者。又稱是書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是固然已。然而劉珍揚彪諸帙。世已罕傳。即此內所據補者。惟循吏卷末數人而已。世遠籍闕。焉能復以裴注例之。而予則竊喜其補注入志為不苟也。八志併入范書久矣。近日義門何氏頗糾北海劄記稱范志之陋。然其說實祖陳直齋直齋之說。則援孫奭乾興初校本不著紹統之名。而館閣書目已失之矣。然竊案劉氏總叙云。借舊志注以補之。又云。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則後來板本律準候氣以下。列入紀後傳前者。姑勿過繩焉。可矣。况於百官通稱本注。是劉昭所述。雖具紹統舊文。而景祐中余靖王洙參校。以補系劉。以注系章。懷未為忘其本也。今惠氏次志於紀傳後。且不曰補後漢書志。注而曰續漢志補注。无併入之嫌。而還舊題之義。庶幾乎其无失矣。吾友海門李子。將鉅諸家塾。故為質言。其最有裨益者。

集古款識序

書无古今一也。今彙刻行草者。董与文。祝不同。米与蘇黃不同。正楷則歐虞与顏柳不同。即獻与羲已自不同。又上而分隸。則瘦肥闊狹長短之勢。又各不同。然則夏后氏至周末千年矣。其間又百官察萬民者。豈能聽其上下左右之移易。聲音同異之通轉。竟无定制。以畫一。

之耶。特於今不可考耳。王順伯集鍾鼎款識六十種。今尚存其文。皆真跡也。薛尚功之款識法帖。則出於重摹。呂大臨王休之錄亦然。甚至王休之錄。概以首尾銳末為之。則一字萬同矣。呂薛所摹。雖間有巨細之殊。而其行筆類皆一似。此在鍾鼎篆韻之類。別為衆輯。或類記以資考乎。若必就其器如覩原拓者。則未足反其本也。蓋於今集古器銘之文。有二說焉。其文古質可信。必非後人所能為者。上也。其或不能保其不出仿摹而行筆。實有古趣。亦不害其為可存者。次也。不則千篇一律。皆作佳王年月。汜女青戈赤芾。用作某尊彝。其萬年子孫寶用。其文略移換一二字。其書又无他奇。陳陳相因。累

為錢梅谿徵刻金石圖序

集金石者。歐陽趙氏皆有錄而无圖。金石之縮圖於冊也。自洪氏隸續始也。然圖其式而已。非圖其文也。近日滋陽牛氏。邵陽褚氏。始縮其文而圖之。於是嗜古之士。皆樂其便於檢核矣。然而豐碑巨製。胥準丈尺而寸分之。又况泐蝕之形。古畫之秘。非可望而測識者。雖世南之畫肚。王粲之覆碁。无以儷其巧也。故凡執牛氏之圖。

而沾沾議其後者皆不諒人之甚者也。然今日欲效牛氏之為圖，知作者之勤且艱矣。而先莫觀者之必吾諒焉，則又不可窺嘗論之。攷訂之，與臨池蓋二事也。工書法者必皆求其博極經史以討折之，猶之樸學之士必責以三真六章之擅能也。可乎哉！然而事有處於不得不爾，能者二者闕一必致失之千里，則縮圖之作是已。鄭氏之說經也，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四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班氏之志藝文也，曰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千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古人於簡編之式不憚剖析若此，然未聞其著夫科斗古隸之形貌者。道傳而藝不存焉耳。今也欲沿流以溯源，因末以知本，而漢唐已後真贋雜陳，後先紛糾，則雖下垂上曲之勢，筆迹小異之間，亦皆可以測景於圭而懸金於市也。非殫數十年之心營而目運者，焉足以為之哉！金匱錢子立羣視精而氣專，凡古金貞石之跡，中箱所輯以燈取影，不爽銖黍，其於二者合一之途，應矩而不勞矣。蓋舉諸家之所難兼者，一旦從容擘理而皆有之，予故為系述其所以然，以俟夫博雅嗜古之君子相與贊其力而觀其成焉。事寧有快於斯者乎！士生典籍大備之日，固有後出而彌精，彌信者，正不必以跨越牛氏之圖為矜詡也。

黃秋盦得碑十二圖序

得碑十二圖者錢塘黃子秋盦自繪其乙未至癸丑十餘年間所訪古刻事竟而作也予識黃子在歲丁酉時於都門初得漢熹平石經殘字三段予借摹勒石於書室用洪文惠越州事題曰小蓬萊閣而黃子先世已有此扁何其不謀而合也既而黃子筮仕濟寧為漢魏六朝以來金石最富之區而黃子以政務之暇窮力搜剔始感張力臣之言升起尉氏令鄭季宣碑之下半鍊橋李君助之夢華何君又助之重修武氏石室剔永壽熹平殘刻於是舊所云任城五碑者增而十之曲阜孔廟同文門下之碑亦踵而增焉予既為四年三至詩而繼予至者又得詹事阮公有同嗜蓋自古聚碑之地不皆遇此人而嗜古之人又不恰逢此會宜黃子手寫之而傳勿謾也黃子幹濟之才其宦遊所至博訪古刻必將日有所得不止於此而予與黃子共几欣賞之緣當亦繼此而未有艾也韓勅後碑竹垞與谷口皆得之則如黃子與予者如夢華者皆期於必得之是當作得韓勅後碑圖黃子方欲搜詩高山三闕上下岩洞秘文雲木蒼鬱靈境霽然矣又當作嵩岳訪碑圖延熹華岳廟碑今海內有三本予皆摹得之嘗擬與黃子共摹勒焉又當作重勒華碑圖其他若梁之舊館壇碑唐之化度邕師銘孟法師碑皆當窮恣竒探而精摹勒石者繼今以

往黃子將理素練調丹綠日夕作繪之不暇也晉齋北
來夢華東去但笑予輩日苦詩債逼人太甚耳

為常熟趙氏乞曲阜顏衡齋歸兗序

明神宗之五年張居正父死奪情時編修吳中行檢討
趙用賢疏劾之受廷杖出國門庶子許國餒玉杯以贈
吳兗觥以贈趙兗觥之銘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默不惜
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穎易生許國為定
字館文題贈是觥傳之黃端伯陳潛夫又傳之章藻功
何蕤音諸人今在曲阜顏衡齋所乾隆戊戌夏衡齋拓
其文來京師予為賦詩並考辨而以拓本裝冊存於篋
丙午秋奉使江西而趙翁者庭自常熟往湖南道出南

昌見詠語及家世知為趙公五世孫也出拓本相眎翁
泣然久之別去明年春予按試袁州翁自醴陵寓書來
道其積念先澤之忱篤於寤寐乞為致書顏氏謀所以
易之者予謂衡齋為人重然諾敦古義非可以利干也
无已則以法書名帖相易可乎然亦不敢必也得此札
時予為篝燈夜起耿耿无寐願以翁此意風厲天下為
人後者是可以作忠教孝矣然使者既已還楚其秋七
月翁果自來訪予於南康予時扁院試士不可与容通
謁也謂翁可相待旬日不翁曰諾期儼旅舍以俟予試
竣而屬予為文乞之予曰顏氏之物既無物可以相易
若某之文又豈足道乎然竊念衡齋於鄙人文字有篤

嗜之癖焉。且夫顏氏收藏之博，鑒別之精，不止此一觥也。若其歸於趙氏，則二百年先人之手澤，也在收藏家損一物不足，減其美富，而在孝孫之用心，得此一物足以回二百餘年忠義之氣，則豈獨予願之天地神祇，將昭格而式憑之。是故至情之歌，泣可以動鬼神，而貫金石也。今者庭趙翁不遠數千里，凌寒暑，涉艱辛，百方營求之不恤，乃獨欲假鄙人之一言，而敢以拙劣辭哉。予既為賦，兪觥歸趙之歌，又為之小引，將遍乞京師及四方知交共屬，而和焉。蓋深患鄙言之拙，且蹇不足以讚揚顏氏高誼之什一，而尤冀當世通人麗藻交誦而傳道之也。於是乎書。

兩漢金石年月表序

柳子厚論文之言曰：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惟書亦然。夫東漢之文，音情華縟，過於西漢，而柳子獨以壯麗推西漢，何哉？有虞氏之秦尊，夏后氏之山壘，殷之著周之犧象，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由質而文，固其勢也。故曰：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黃山谷亦云：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蓋許叔重為說文解字，溯六書沿八體，而秦篆漢篆區以別矣。迨洪文惠作滂喜一篇，乃標舉漢隸以為準繩，何其顯也。漢刻存者希矣，然歐陽子以不見西漢字為悵，而今所收者亦已數種，又竊自幸也。夫徵文考事，以時為紀，茲編錄

全文或以地或以事類惟以自所親見為據不復能依年次矣故貫系年月為條叙於書首

桂未谷續三十五舉序

曲阜桂未谷精研六書嘗舉所說摹印條件如元吾子行之教題曰續志原始也續其舉故引說元例也宋王球字夢玉王球字子弁是兩人子行誤以嘯堂為球今徑改之不主於糾正也未谷論摹印諸條尚不止於是是舉隅之義也其不名續學古編者以此

審正廟堂碑原本序

王弼州有言以蘭亭參宣示則華實配矣以化度參廟堂則方圓協矣吾嘗以此理參悟三四年而今乃得之

也廟堂唐本見於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何義門獨非之謂退谷所藏本曾見於王文貞諸孫處乃以山左本湊合重刻本者爾退谷既稱唐搨久亡世无二本而明韓存良所藏唐本王弼州孫月峰皆及見之退谷獨不聞乎何以弗稱也韓存良明神宗時人既藏有唐本而何以百餘年未退谷江村虛舟義門俱未之見乎然董香光不善臨書而其偶作虞書者道古持甚則韓氏之帖想香光或見之而百餘年以來不知此真本存何處矣孫月峰見唐本故以王簡度本為僵馮定遠本見唐本而以王本為鈍字蓋不若僵字之精而定遠之妙悟亦已至矣予因反覆寢食於子固弼州丹峰定遠諸先

生之言而每念山谷老人之言不吾欺也山谷三字有鋒鏘造筆之勢甚適此与月峰所言筆之皆蹲注法轉折特峭勁逆歐書之語正相合然則月峰之見唐本盖可信也山谷之云張福夷家本与榮咨道本具中缺字略相類又云以石未刻缺不以摹本補綴則榮本第一張本次之蔡本又次之它數本新舊雜採所謂海圖拆波濤舊繡隨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禎福者然尚有典刑亦不可廢也以此證之則山谷時所見已有王節度重刊湊入之本矣重刻本之斷不知在何時嘗以碑陰教興頌考之此頌刻於宋真宗天禧三年而鮮於困學在元世祖至元時已有京兆府本無裂乃佳之語則

是宋天禧以後德祐以前此三百五十餘年間所斷也王節度再立此碑在宋初建隆乾德間兼中書令復鎮永興軍之時天禧則去立石時五十餘年山谷題跋則去立石時百二十餘年盖其時重刻之本尚未斷也然山谷所見本雜以重刻本者盖非選重刻之精者乃是補舊刻之失者耳而山谷以為尚有典刑則据今日重刻本又已斷缺之後因諸先生語取今日之善撮想像選集以追補之奚不可也予得宋化度舊本玩索數年乃敢選集是碑則得不滿二百字耳非慎之又慎曷敢輕為品目也故僭題曰審定唐本杜詩云秋月仍圓夜明其為望後之月云爾

此據愚未見唐本時作也今既得見唐本別有考論矣亦仍存此以

重刻隸韻序

宋淳熙二年劉球輯隸韻十卷今揚州人重錄之秦編
修來求序予既為校訂訛誤可無庸序矣而於其求序
不厭煩言者隸雖一藝然不可不知要也其知要何在
曰戒嗜異而已學者幼習正楷其能者或喜涉隸以通
於篆此正路也然書必衷於法而法必準六書六書者
篆也篆則必無一畫可假易者篆變為隸由漢始矣
而漢人作隸書已有隨手之變至六朝而字體雜出魏
齊周碑尤甚洪文惠之續急就也曰蔡氏石經未嘗有
一字好竒乃洪氏續急就篇中所舉漢隸則已多開好
竒之漸矣何以謂未嘗好竒哉然亦皆漢碑實有之非
洪氏自換也且如吳仲山戚伯著碑之類漢人所賃石
師既各不同其間習俗沿承之同異莫能齊也即以山
岩屋壁之故書周禮六官儀禮十七篇雖杜鄭諸儒已
不能俾以畫一況後人遠溯乎第就其流傳可信者守
其常而勿驚其變亦學者慎思之事耳惟漢碑泐蝕之
餘有不可盡以意斷定者則寧守其常而所謂廣異聞
者尤可懼也即如劉氏此書以孔廟碑恭字下半為重
圈筆以鄭固碑去字中間直畫誤與左邊橫畫相穿此
則漢隸所本無而嗜異者誤會其石泐之勢以當之諸
如此類則大不可也而婁氏在南宋時方且沿劉氏此

書以踵襲成書儼然命曰字原即如褒斜谷揚淮表紀
數字是司教官名未言篆隸之隸可通也而必以隸皆
通此乎凡婁之演說多類此是則視洪氏續急就之所
舉者其為嗜異豈不更甚乎蓋隸者承篆而啟楷不可
以不慎也婁氏之書每一字下省其某碑之名止列一
二之數觀者第見其出漢隸而更不詳檢其出某碑即
檢其首卷出某碑矣而其原碑又未必皆能目見而檢
尋之於是但据所摹者命之曰漢隸如此豈知吾所偶
舉恭字在字之類尚不止此者吾惡能遍勸學者每
見一字必理其拓本而加詳之亦惟可信者信之稍有
疑則闕之即此一學隸書之事儼若与攷訂經傳敬慎
之心同一兢：焉勿馳勿貳也或亦為學之一端乎

洪筠軒讀碑記序

臨海洪筠軒以讀碑記八卷示予讀之歎其勤且博近
日錢詹事金石跋尾用意之密庶其匹矣王司寇金石
萃編雖廣摭而精密或不逮此也吾嘗笑攷金石者動
言可證其實證經者二十之一耳證史則處：有之記
載摺拄何可勝原惟當論其大者而已有如唐溫彥博
史言其褊急好爭論是非而碑特言宏量不与人爭其
相反乃若是岑江陵固不應作諛墓文此當表出之以
資論世者金石文固不專以書論然若秦繹山碑魏受
禮表實以備篆隸體耳唐昇仙太子碑以具陰銜名出

薛鍾豪書而存之不則什而毀之可也若職官之除授
年月之前後其實有關係者著之可也其他偶有錯互
不可校舉吾安能為此廢日損功耶至如唐文宗大和
宜据石刻以正板本作太和之誤遼道宗壽昌据石刻
以正史作壽隆之訛又如漢禮器碑知闕里聖母姓并
以證姓氏書宋秦山碑尊賢尚德下武緩刑以補大疋
傳說諸如此類則亟宜表出之耳不然豈有傳注箋疏
之不治而致之日從事於金石文者哉近人輯錄金石
文者多矣未有若洪君之精密者故於此略及之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

蘇詩補注序

昔趙東山有左傳補注。近時顧氏惠氏又皆有左傳補注。蓋補之為辭不嫌於複也。方綱幸得詳攷施顧二家蘇詩注本。始知海寧查氏所補者。猶或有所未盡。聞前輩於山谷詩任注。半山詩李注。序葉殘字。皆訪求珍錄。蓋古入一字之遺。後來皆得。據以考證。是以凡原注所有者。攢殘拾墜。錄之於篋。久矣。歙縣曹吉士從方綱訂折蘇詩疑義日鈔。一二條遂成此軼。而方綱之管見。亦間附一二者。欲以益彰原注之美耳。

大興翁方綱覃溪

刻黃詩全集序

乾隆壬寅冬方網校黃詩三集注上之
詔刊入聚珍板於是數百年未合之足本廣布藝林矣
後四年奉

命視學江西攜其草藁於篋而寧州新刻本外集之後
八卷即舊本豫章先生外集之四卷也又其別集與史
李溫注者不同而寧州新刻分體失其舊式爰合寫為
一本附以黃子耕譜通為五十六卷時時與學官弟子
論證其所以然蓋自方綱年十九誦浙浙陳蘇庵輯漢
書輒奉先生質厚為本一語為問學職志今將四十年
所與學侶敬申修辭立誠之訓者不外乎此書諸卷端
以俟稍有解會處欲略疏教語為之序然每一念及輒
立咫尺焉汗洽襟也

道園遺藁序

運使曾君既以愚所編次道園詩十卷鈔版於揚州梧
門學士復出所藏遺稿六卷寄曾君續鈔之予曰是不
可不詳說也蓋予三十年前於史館手鈔補入前編者
即從是本得之而其不欲盡鈔補若非僅以爾時校勘
无暇力也直謂不必盡鈔補耳凡為古人編集外詩者
重其人也重其文也而其文足為其人重者又有不同
焉若山谷之詩既有前集矣又有外集別集而外集別
集注本至今與前集並著東坡之七集則又視今行之

全帙為尤足珍矣。吾於道園集每據門人李本序以辨正黃序日編之說。然當幹克莊徵全彙時先生豈竟略不加意乎。虞勝伯之編遺稿蓋從其後追憶之故。過殘篇賸草皆所不忍遺。此則後人用心之勤。抑與當時得失寸心之自知固微有間矣。以今覆讀是編而後知黃序謂先生自編者特言之未詳耳。非失實也。蓋學古錄所未收實皆先生所不欲存者。故黃序以為先生自編耳。先生當日所弃去不欲存者而今反以其後人勤錄之意而附存之。將以重其人歟。將以其文為其人重歟。試取遺稿之作與前編同讀之。直有判如二手者。先生有神寧勿顧之而心未愜歟。故必深味斯義而後可附存。是編於全集之後。或鈔諸別帙以備考訂。其庶幾無害乎。嗟乎。詩至蘇黃而後難乎其為作者矣。若先生之詩醞釀六經會萃百氏。鎔精鍊液以成一家之言。善讀者深探而神會之。猶恐不及。遑復多求哉。若放翁誠齋洋洋灑灑篇目動以千萬數。抑又當別論爾。

陳白沙先生集序

君子所以學者為己而已矣。渾之天地萬物皆為己也。為己則必無人已間。尚有纖芥累者。有明白沙。陳先生之學則可謂為己而無累者矣。而人猶或謂其西南驛詩寓意於瓊山者。何哉。世傳瓊山之齷三原也。坐吳稹劉文泰輩耳。且說者以瓊山主會試發策之語度之。試

問瓊山發策所指。虛慕道學之士。為詭異之行。以徼各
手譽者。曾與先生奚涉乎。彼蓋痛斥其時士習之不醇
者。俾養學術而正文體也。即與三原尚死與。而况先生
乎。三原之去官在瓊山入閣之後。先生以成化十九年
應召在瓊山入閣之前。而瓊山之主會試在成化十二年
乙未。其援此傳會者不辨而自明矣。先生入京不謁瓊
山。蓋正在以疾辭秣^秩之時。而其祭瓊山文所云。足不至
公之門者。又特以自道其積慕未申之隱。而好事者又
援斯文與山雨不來之句。並按焉。其亦支而弗通矣。粵
之先賢如二公者。其學之醇實。心之光明磊落。亦可以
無他議矣。而世尚有疑而議之者。甚矣為己之學。

衆人不識也。君子之於人也。學問議論。初不必其盡合
然。必顯然有所駁正發明。以伸吾見。而期歸於一是。未
有口不明言。而故假他端。以寓其憤激者。假若瓊山有
所異於先生。則必昌言於先生。而使知之。具未昌言之
則。其心無異於先生。必矣。明代士大夫習氣。喜為黨同
伐異之論。稍有可假之端。則料道諸曹。譁然交章。辨難
譁起。橫議滋而門戶立。朋黨衆而權奸熾。自古為學為
文之害及世道人心者。莫甚於此。以白沙先生之道。力
常伸於天地之間。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者。而何為亦
必援之使人。此而後快哉。予讀先生之集。不足以毫髮
闡明先生之所得。願見序先生文者。斤斤於朱陸異同。

江門會稽之辨予則何敢焉因見重刻本尚存黃氏所為應召錄者而懼覽者之弗究其實故第就此一條言之

安我素先生集序

歲己亥予典江南省試得無錫安生吉以春秋冠其鄉比生來謁則溫粹之氣油然而深長一日手所校刊其先我素先生集屬予序之卷首則當時諫草也當明神宗之世高願諸君子為士林標準一時若大庾之譚餘姚之孫皆附載安光祿傳中而光祿裔孫獨能表章其遺文顯幽光而伸亮節與史策並垂矣予嘗得萬季野手書先生本傳草稿慨然想見其為人又嘗獲藏先生之祖桂坡公所舊藏宋槧蘇詩施頤注本每念文字之真契出於忠孝非區區藻績之藝所能工也今安生日抱遺經研窮古人心得之秘剖折其同異而所以闡揚先人之撰述者焉志不渝又如此君子之澤必昌其子孫理之可信者也生又為余摹桂坡公遺像於蘇集之前而余得敬識教言於其先人遺文之卷末庶安氏後人之讀書感舊者有所興起焉則所裨豈淺哉

孫忠靖公詩序

明督師總制兵部尚書代州孫忠靖公當明社稷傾之際奮力獨支於關隴河陝之間為楊嗣昌所撓阻卒以身殉而威震三邊英光塞天地忠節具於史傳豈復僅以文字見於後世哉所著白谷山人詩鈔上下二卷古

今體凡二百五十首其門人馮君如京序而傳之昔秀水朱檢討綜有明一代詩人至殉節諸臣或表其事以重其人或因其人而存其詩之什一而是集獨不與焉蓋朱氏所未見也是集在公平生泰山一豪芒耳然猶足見公之襟懷寄託如聆其談笑而親其翰札也詎不幸哉集名題曰白谷山人蓋沿其舊草也今敬依乾隆四十一年

欽定勝國殉節諸臣專謚題曰孫忠靖公詩蓋其片言復字皆精忱所流露矣又惡得徒以詞翰視之

重刻王文簡五七言詩鈔序

漁洋先生五七言詩鈔雖云鈔不求備而古今詩法之正脈繫焉即以所託古調若仍沿白雪樓遺意且五言自杜韓以後若皆視為變體或類舉一廢百乎然先生題唱神韻高挹羣言其所舉似本自如此揆諸三昧十選沿波討源若涉大川茲其津涯也已願刊行板本時於諸家原序原注校寫皆未歸於畫一愚嘗憾秀水朱先生經義考於原序歲月多所遺失二老此意倘可相視一笑歟竊謂詩教崇深通才精詣自當博綜諸家全集如以彙輯一書擇其尤正則斯編實後學指南有通途而無流弊也暇日偶取叢所校寫之本質諸雲谷葉君君復以其尊甫花谿翁夙所考次適有相印合者遂依次重鈹之以公諸同好猶先生初志也篇內有未及

書按者亦猶昔蔣刻附注之例云爾

漁洋先生精華錄序

昔任天社選山谷詩文曰精華錄而漁洋詩亦以是名此錄饜飲人口久矣方網按試來山東新城學官以此書無專序謂此土士人之意欲方網為之序方網宜援計甫草之例以謝之而又不敢以空言謝者何也先生之詩自漁洋前後集以訖南海雍益蠶尾諸集可謂富矣今約取之而目曰精華其果先生精華所在耶且先生詩之精華當於何處覓之在當時有謂先生祧唐祖宗者固非矣其謂專主唐音者亦有所未盡也謂先生師韋柳者似矣願何以選三昧集而不及韋柳又謂具

體右丞似矣然又何以鈔五言詩不及右丞是皆未足以盡之也或曰讀先生詩當熟史記漢書故以惠氏金氏徐氏諸箋說援據極博而尚有補注者然且又舉司空表聖嚴滄浪言詩之旨歸於妙悟又若不做注釋者此皆仁智各見吾愚乎執一處以求之天社之於山谷也其錄取精華之義蓋罕有知之者即以盛君此序所謂山谷精華錄者愚嘗考之乃後人偽託之本而天社原書久佚且山谷之詩或云由崑體而入杜也又或謂其善於使事又或謂其純用逆筆也此果皆山谷之精華乎愚在江西三年日與學人講求山谷詩法之所以然第於中得二語曰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尚未知於

天社之意有合乎未也而奚敢直舉所見以序先生詩哉願與善學者質之耳

孔撫約集序

凡作序者必於其書有所資證而後序之予從來不欲以泛贊作題辭也况吾撫約相與對榻論析非一日矣今於其所著述思所以闡其要而補其遺者說經之條則大戴記公羊傳其最著也公羊予所論者皆不能以入此惟夙所最心切者小辨以下三篇之目次也漢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王應麟曰七篇今在大戴禮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間也今大戴禮小辨第七十四用

兵第七十五少間第七十六昔嘗與撫約讀至此撫約曰此三篇當在文王官人之前則三朝記七篇相屬矣此非諸家所云錯簡可也實大戴篇次之定論學者所宜知也撫約每來吾齋有所劄記今其手跡尚有未盡檢出者若所輯岐鼓凡將篇久欲勒諸石而未果今屢檢敝篋尙未得也惟讀漢書一條地理志下篇魯國分楚條末東平須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句師古亦誤注撫約曰此十八字是後人讀漢志者校勘之語須壽昌良皆屬東郡光武叔父名良故曰壽張今仍稱壽良知是魏以後人所校語誤入正文耳此於攷訂漢志極有關繫予已書諸漢書校本矣舊學相知

定語如此有益者安可不記書此於君集前以資訂證

濤音集序

濤音集八卷皆掖縣人詩蓋西樵教授萊州時阮亭省見於學舍相與觀海賦詩因換次其邑人之作也往往有兩先生系評云予訪此書三十年不得見今按試於萊始見之試竣日亦觀海於蠡勺亭而求所謂亞祿窟室黃門別墅者則堙沒久矣漁洋窟室畫松歌蓋和孫黃門作所謂江南吳生者賴此集以傳其姓名而注漁洋詩者皆失之則是集之久不著於世可知也集內附載漁洋詩前後凡三見中以道子觀託耳今所行漁洋詩集則刪去中間吳生句雖視初本若稍雅其蕪而於層折乃轉未了然也黃西原唱亦有未合拍處當是一時偶以石几刻畫見其神致飛動耳集中類此者亦尚復不少讀者第賞會其神致而姑勿深論可也是集之成在順治十四年丁酉正兩先生此季盛年馳聲藝苑之時其後漁洋作西樵年譜於然脂濤音二集皆追序及之蓋已不能無陳迹之感而況今日考新城著錄者耶萊之人士方謀重鐫於木欲方網為之序故獨就其切於漁洋者有之

新城縣新刻王文簡古詩平仄論序

詩家為古詩無弗諧平仄者無弗諧則無所事論已古詩平仄之有論也自漁洋先生始也夫詩有家數焉有

體格。馬有音節。馬是三者常相因也。而不可泥也。相通也。而不可紊也。先生之論古詩。蓋為失諧者言之也。紊亦失也。泥亦失也。紊斯理之混。斯通之失。言豈一端而已。言固各有當也。方綱束髮。學為詩。得聞先生緒論於吾邑黃詹事。因得先生所為古詩聲調譜者。既又見江南屢有刊本。或詳或略。又有所謂詩問詩則者。其論問有指拄。亦大同小異。今見新城。此刻抑又不同。或遂疑其有贗。方綱蓋嘗熟復先生言詩之旨。而知其不相悖也。夫張王元白之雅操。不可以例杜韓山谷之逆筆。不可以概歐梅吾惡。知先生當日有所為而言之。之為桓司馬耶。為南宮敬叔耶。其用者則曰舉一以反三也。其不知者則曰舉一而廢百也。今日高才嗜古者。稍有所得。輒往往訕薄先生。漸且加甚矣。其墨守先生之論者。尚知聞聲歎而愛慕之。得其片紙隻詞。以為拱壁。方綱若不為之別抉源委。俾讀者知其立言之所以然。其於甘辛丹素。經緯浮沉之界。所闕非細。故因新城學官之請而為之序如此。

小石帆亭著錄序

石帆亭者漁洋先生論詩處。在新城里第池北書庫間。昔吾邑黃崑圃先生受學於漁洋。至視學山東。役竣猶親執經問業於此。方綱幼及崑圃之門。輒心慕之。後四十年而方綱視學於此。竊思漁洋先生以詩學沾溉後

賢願後來受其膏馥者或往往厭薄先生蓋始於趙秋谷後人所聞不逮秋谷而亦轉效之實則先生言詩窺見古人精詣誠所謂詞場祖述江河萬古者矣方綱辛得承先生門牆緒論復得與學人訓故齊魯之間急以闡揚先生言詩大指為要務輒因新城新刻古詩平反論而推廣沿源約為書六卷使院四照樓前有石馬旁有水亭因題以小石帆而竊比於著錄之義

三元詩序

乾隆四十有六年歲在辛丑

聖天子久道化成

壽考作人之慶錫福極於眾兆民毓瑞於士林厥有三

元應昌辰而出則吳郡錢生榮也維時

帝庸作歌風雲之壯麗禮樂之光華騰耀呈露於

天章藻彩之間猗歎休哉於是刑部侍郎姜公翰林侍

讀學士彭公偕吳郡諸公仕都下者於聞喜公讌之後

卜期張筵為之賀而方綱舉酒以相屬再拜言曰粵稽

甲乙科之設自唐至今千一百六十四年其間狀元之

可考者自武德元年孫伏伽以來三百四十有一人矣

而三元者纔八人耳若唐張又新宋楊真其名位行業

無可稱於時其見稱者或以字或以官或以封爵然獨

王沂公宋莒公為較著而李心傳所記宋之三元則及

沂公而不及莒公其曰青州試曰南省試曰廷試蓋沂

公之相業尤著於當時載誦於人口也禮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鄭注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也然則古之所謂選士俊士進士者既同等而進於王朝則必皆有冠其等者而其人之姓名不傳則是所重者在設教觀德而不在於榮名也唐宋已後士大夫益重科目之選而考德敦行之實或不逮於古者何歟母乃不求諸忠孝之大原而徒驚乎名譽也其甚者或競逐於榮和也昔揚大年見沂公所作賦而歎曰王佐才也及後為相范文正以宰相之任推之沂公獨遜謝不自任然則其謙退敬誠之意根於器量而無弋名邀利之心蓋終身以之矣夫士以學養為歸以質厚為本此讀書立身之要言非為中三元而後以此受之也然而所以膺福祿於無窮者初不出乎此於是錢生再拜受之爰為考序唐宋已來三元姓氏書於冊而方綱與諸公同賦喜讌之詞書此以為之序云

續禪智唱和集序

南康謝子移守揚之四年將入覲以次韻蜀岡蘇詩合為卷而以錄別諸作附焉曰續禪智唱和集踵新城王司寇故事也方綱於其旋任而告之曰漁洋有唐人神韻集之撰刻於揚州而其本不傳久矣今子續是集也

倘更可訪耶。漁洋詩得山川挺秀之氣。少年時得之揚郡居多。將以吾子之續。是集卜之也。蘇詩漁洋所最服膺。而於五言古七言近體。頗有未愜者。願若遊東西岩諸篇。何必盛唐之為三昧哉。則是詩也。其於漁洋離合必有間矣。然吾嘗謂漁洋真知詩之正法者。蓋曠代之感綿邈。而相屬者。即詩法也。空山禪榻之間。泉窈然而鳴。樹蒼然而合。子其若或過之。非我所能言詮矣。謝子曰。有是哉。遂書此以序之。

重刻吳蓮洋詩集序

汾陽曹僕卿以其鄉人張觀察之意。俾方綱校訂蓮洋詩刻之。為取鈔刻諸本校月餘。乃定序之。曰此事離即

二義盡之矣。即者或可執迹以求。而離者不當執迹以求。此其大較也。昔漁洋先生每謂開元天寶諸作。全在興象超詣。然如王右丞之作。則句句皆真質出之者也。即王少伯齋心一詩。空洞極矣。而按之。具有實地。如畫家極空濛烟雨之致。而元一筆不可尋其根源。此詩之所以為詩也。唐人惟白香山處。著實轉有求其著實而過者。如言音聲之直。而聲諸筆描。豈有不類於滯。是以漁洋先生極不勸人學之。然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布帛菽粟。皆至鄙淺。而可以充人飢寒之用。若所謂五城十二樓。彈指即見者。則即之轉遠已矣。然漁洋先生雖以此自高。而獨其中和之氣。不至太過。是以他家亦

不能及。若蓮洋之詩，則何所處乎？語曰：日臨蘭亭，一本終不成書，見過於師者，不從門入也。開元天寶諸公，孰其似漁洋者耶？今漁洋以為三昧，則漁洋之似而已矣。後乎漁洋者，孰當似漁洋者耶？今漁洋以為得體，則不漁洋之似而已矣。夫浮海之喜，信道之篤也。況其一往所託，實有不朽之處，而氣之所至，吉祥止止，駢箕尾而比列星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雖漁洋莫能節制之矣。無已，則仍就漁洋之說編之。

愚谷文存序

予与槎客以文字相知，定交三十餘年矣。而未得為之序。今得見所存稿，而序之者，槎客東南名士，其文淹貫

載籍，力追古作者，不待予言也。其徵文攷獻，裨益於風化人，皆見之，亦无俟予言也。乃今見其言，人所不能言者，則周松齋訂閻之序也。古文尚書，誠不无可疑處。然義皆醇正，列於學官久矣。即如其中一二偶見他書者，安得從而議之？今日讀尚書者，竟以駁古文為事矣。皆閻氏此書樹之幟也。且如大戴禮記有漢時冠辭，不聞有人特為一書專駁大戴記者，而梅閻之輩，願必力訐尚書之偽，且如切磋道學諸條，既見大學矣，又見爾雅春秋傳，穆姜亦有元者善之長諸句，古籍錯見處，曷可勝言，而閻氏輩必舉大禹謨危微精一之語，而亦疑之。此其害於世教人心，非細則其他條，即或偶有所見者。

亦當存而不論總之此等書不作可也今周君之書予所未見予亦時時有訂闕條作不遇附記於讀經條下況闕氏之縱筆輕肆啟人好議論古人之漸其書學者本不必觀而今日讀槎客集有以發我所欲言敬告讀斯集者勿僅視為談藝資見聞之助而已他日倘得見周君之書更當出區區訂闕諸條相質證焉

坳堂詩集序

司空表聖生於王官谷元遺山在汾晉王漁洋在濟南皆北地詩家之秀而皆能知神韻之所以然今人顧專目漁洋言神韻者何哉獻縣戈芥舟坳堂詩集不蹈格調之滯習亦不必以神韻例之顧其稿有任邱邊連寶

一序極日詆斥神韻之非甚至目漁洋為神韻家彼蓋未熟觀古人集不知神韻之所以然惟口熟漁洋詩輒專目為神韻家而肆議之且又聞其嘗注杜詩其注杜吾未見也第就此序舉杜詩浣花溪裏花饒笑二句巡簷索共梅花笑二句謂杜集中只此二處是神韻不通極矣神韻者非風致情韻之謂也今人不知妄謂漁洋詩近於風致情韻此大誤也神韻乃詩中自具之本然自古作家皆有之豈自漁洋始乎古人蓋皆未言之至漁洋乃明著之耳漁洋所以拈舉神韻者特為明朝李何一輩之貌襲者言之此特亦偶舉其一端而非神韻之全旨也詩有於高古渾樸見神韻者亦有於風致見

神韻者不能執一以論也如巡簷索共梅花笑二句則是於情致見神韻也若浣花溪裏花饒笑笑字則不如此此乃竊笑取笑之笑与笑樂之笑不同且此二句亦与情致不同彼舉眼但見二處皆有笑字遂誤混而言之可乎即觀此語則所謂注杜者其謬更何待言而以此序協堂詩其可乎芥舟昔為邊君作序亦何嘗無稍憾漁洋之意然而不害者芥舟之意先舉信陽以影出漁洋則切合矣愚曩者固已於藐姑神人之喻微覺漁洋礙不於倫矣漁洋又嘗謂杜吹笛一篇為大復所本即此類也神韻者本極超詣之理非可執迹求之而漁洋猶未免於滯迹也芥舟詩正妙在不滯迹雖不滯迹亦不踐迹觀者聊以有其真可矣故削去邊君序而為之說如此

陶廬雜錄序

陶廬雜錄六卷法式善梧門撰梧門姓孟氏內府包衣蒙古世家原名運昌以与關帝號音相近詔改法式善法者國語奮勉也其承

恩期許如此自其幼時穎異嗜學尊人秀峰孝廉受業於予故梧門得稱門人刻意為詩又博稽掌故其於詩也多蓄古今人集閱覽強記而專為陶韋體故以詩龕題其書室又以陶廬自號其於典義卷軸每有所見必著於錄手不工書而記錄之富什倍於人即此卷可見

其大凡矣。與予論詩年最久，英特之思超悟之味，有過於謝蘊山、馮魚山，而功力之深造，尚在謝馮二子下。故數年間，阮芸臺在浙，以其存素齋詩集送付靈隱書藏，而予未敢置一語。今笠帆中丞以所梓是編屬為一言，則其中有係乎攷證有資於典故者，視其詩更為足傳也。梧門子桂馨亦能文，早成進士官中書舍人，深望其以學世其家，而今又已逝去，撫卷懷人，耿耿奚釋。况吾文之謏陋，又安足以序之。



復初齋文集卷第四

籀石齋詩鈔序

秀水錢閣學所為詩曰籀石齋集者三十有六卷閣學既自序之乾隆丙申夏閣學奉

命視山東學政將出都新安程吏部欽州馮孝廉屬方網鈔其詩方網與籀石相知在通籍之前而譚藝知心於同年中為最自己卯春籀石自慕光橋移居宣南坊方網得以晨夕過從至今十有八年中間方網使粵者八年而前後共吟諷者則十年十年論文之交世固有之至於心之精微人所難喻方網於籀石則固敢謂粗

大興翁方綱覃溪

喻矣其詩濃腴淡韻若畫家賦色向背凹凸東坡謂於
王維千枝萬葉一一皆可尋源者也爰略摘取為四卷
以見其槩以俟其全集之刻云

甌北詩集序

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豈以時易過而境不留耶
吾嘗疑之矣白傅之於元相也格調既合工力亦相埒
而其言曰伐石者觀刻迹發矢者聽弦聲兩公之心力
必有尚至微眇而不易以告人者矣歲己卯庚辰間予
與耘菘鄰居寄園舊址日夕過從譚藝癸未春同校藝
禮闈夜聞君吟嘯聲與諸桐嶼聯句至百韻達旦相示
才氣橫溢辟易萬夫比出闈旬日耳側猶作研劄殊若

聲欲出一二語以舉似之而竟未得閒後八年予視粵
東學政而耘菘守廣州辛卯秋遷貴州兵備道將受代
未行一日獨與畫師吳水雲買小舟探羅浮華首冲虛
諸勝予時試諸郡畢日坐使廨藥洲上想君詩思物物
在海天雲石之外亦欲於贈行時題就數語又未得遂
也今耘菘之詩裒然成帙既登於梓者二十七卷郵寄
示予且屬以一言君方掌教邗江而予於二千里外披
誦前後諸什坐臥不能去宜有以發揮集中之所得矣
然旬日以來把卷馳溯如見君雙眸射人搖膝撫髭於
煙月間而其詩境砒兀奇宕者在空外吾安得執一解
以印定之豈得以時與境不相值為辭又豈得以良工

藏璞之秘自擬乎。他日晤耘菘對案伸紙必有所以相質者矣。

視芷塘使蜀詩序

芷塘編修典蜀試之後三年方網始得見其紀行詩二卷吾友魚門吏部序之舉新城王文簡以發端予蓋反覆讀之而不欲以文簡擬也世或言蜀道集為文簡補作是或未必盡然其時文簡年纔三十九郎官出掌文衡不可謂非盛遇而其詩壯浪頓挫中間出幽崖密箐之氣嗥虎豹而嘯猿狖此文簡蚤歲自序其詩以為性多感慨者而豈可以律後人哉學文簡詩者或望其氣而不本其內心襲其貌而不究其若形者詩人之秀氣所以終無由自達也今編修斯集其題其境什二三同於文簡而其深秀穠發天骨映徹不可於筆墨間求其肖似者元裕之有言乾坤清氣得來難必非日臨蘭亭一本者也予八年於粵亦文簡所舊遊深愧學殖謏薄風流莫接而去年春旋役道中望蠶尾諸峰青峭雲表偶然有會亦賦一詩以微寄此意不謂今日得讀編修斯集而有以發吾所欲言者因併以質之魚門

黃仲則悔存詩鈔序

今年夏聞黃君仲則歿於解州其冬運使沈公鈔寄其詩來俾予編次既而得洪君穉存所為仲則行狀稱其詩可傳者凡二千首今是鈔僅千首予又刪其半存五

百首而已。又不知尚有可傳之作。若干首落何處也。予既惜其詩不盡鈔，而於所鈔乃從嚴刪者何哉？予初識仲則於吾里朱竹君學士座上，讀其詩大奇之。自此仲則時以其詩來質，其信予之篤出於中心之誠。予今日見是鈔如見仲則，亦相待以不欺而已。予最不服歐陽子窮而益工之語。若杜陵之寫亂離、眉山之託仙佛，其偶然耳。使彼二子者生於周召之際，有不能為雅頌者哉？世徒見才士多困躓，不遇因益以其詩堅之，而彼才士之自堅也益甚。於是怨尤之習生，而蕩僻之志作矣。仲則天性高曠，而其讀書心眼穿穴，古人一歸於正定，不佻故其為詩能詣前人所未造之地。陵厲奇矯，不至故常其有放浪酣嬉。自記於酒筵歌肆者，蓋非其本懷也。仲則為文節後裔，每來吾座，拜文節像，輒凝目沉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語，欲與之相觀於深處，而孰知其飢寒驅迫，無晷刻發。陰陳書之際，而其情氣已長往矣。然而其詩尚沉鬱清壯，鏗鏘出金石，試摘其一二語可通風雲而泣神鬼，何必讀至五百首哉？所以兢兢致慎，刪之又刪，不敢以酒聖詩狂相位置者，欲使仲則胸中抑塞磊落之真氣，常自軒軒於天地間，江山相對此人猶生，正不謂以長歌當痛哭也。穉存評其詩出於太白，然此或人多知之者，吾是以不具論。

陳南麓先生北園集序

方綱為兒時。側聞外祖張方九先生。每稱都御史南麓先生家訓之善。及壬申與公子齊紳同成進士官翰林。語及先生詩文集而未得見也。先生與方九先生皆林氏壻。林木丁氏嘗於山陰祖居之後山集北園。丁公憲侯所為營構也。故以北園名集。又有春明擷芳諸集。而北園集山居之詠為多。今丁巳秋始於先生從曾孫雲騎尉廣寧篋中見之。屬方綱為序。又得題華秋岳所為北園圖。並讀圖後金繪。卣十詩。即謂斯園至今存可也。先生於性道之學。經濟之學。詞章音律之學。他人所畢生精力。莫能殫究者。而以身兼之。又挾以清剛雋上之氣。如見其侃侃不阿。而目光四矚也。是集始於官京師。終於居鑑湖。即以北園諸景。詳於繪。卣詩。而此集三卷中亦多括其所未備者。是則考山川可以裨地志。述祖德可以補家乘。宜乎賢從孫之手。寫不釋。出入與俱也。而方綱以姻家子。姓之末。積數十年之久。得快覩從前之所未見者。迴環今昔。感慨以之。附名其後。有深幸焉。故不辭拙劣而為之序。

見吾軒詩集序

壬申冬方綱初入翰林。得問字於桐城張中峻先生。時先生嗣君芷亭前輩已先讀中秘書。長方綱二歲。每請業於先生。益中退而與芷亭切磋論文。其後數年與芷亭同修起居注。晨夕共几。商訂者又四年。於是先生論

詩之秘前後飲積於胸者迨十年矣蓋先生最服膺者在昌黎集嘗手評之數遍故其氣勁而詞達有得於韓詩者為多然方綱於時肄習國書繙譯之課又以質鈍矻矻無暇日於先生詩未得手寫以卒業也汪亭雖同館同直然每體先人志謙抑不自任其全集亦未竟讀後二十年方綱自江西旋役道出宿州而汪亭弟荔亭司鐸於宿手輯四代講筵詩屬為序之先生與汪亭詩皆在焉 國朝詞林一門四世入直講筵者罕矣四世皆有著述以傳後者抑又罕矣始歎桐城張氏自文端公以來累葉碩學名家忠孝之篤風雅之宗未有能及者也今又六年而先生孫某手錄全集以來且屬為序方綱既幸夙昔受知之深今始得藉以償所願而又幸乃孫之克成先志也夫以翰林館課應制之體與韓子陳言務去之義能合為一手者有幾人哉况今讀先生集中諸篇其古今各體又不僅以效韓為專長則其包孕才人學人奄有諸家之所擅美者非合訂而編次之不能知也故敢不揣闇昧勉徇其請為排輯成若干卷而略述師門數十年中區區願學之忱以復焉他日仍當訪先生韓詩手評本以究指詣則又方綱所日夕悚然惟恐弗及者也

月山詩稿序

傳曰詩發乎情又曰感於物而動夫感發之際情與物

均職之。而情與物之間有節度焉。有原委焉。溺而弗衷者。非情也。散而紀者。非物也。嘗持此義以例近日詩家。如漁洋四言曰。典遠諧則者。衷乎情。盡乎物矣。而至於發抒極致。各指所之。則初白諸體。乃有漁洋所未到者。三十年前。在端溪舟中。嘗與沈椒園前輩。暢論斯義。椒園輒欲舉初白詩集。引申而箋疏之。然予竊謂初白深入白蘓。每患言之太盡耳。今讀月山詩稿。亦出椒園所手訂。乃覺尋常景色。悉為詩作。萌拆凡有觸於目者。皆深具底蘊焉。非物自物。而情自情也。故為詩者。實由天性忠孝篤其根柢。而後可以言情。可以觀物耳。人讀月山詩話。雖上下十年。評騭不多。而就其大者。如漁洋之薄視香山。至於杜公八哀。而亦譏之。若李潮八分小篆。敬高出韓蘇之上。皆漁洋持論未定者。得此數條。以辨正之。誠詩家定案矣。予於論詩。深不欲似近來學人。騰笑於新城。而於椒園欲注初白詩之意。今始得觸發於言情體物。問爐香茗椀處處皆實詣也。正如讀山谷大雅堂記。則毋庸注杜可矣。

蔣春農文集序

乾隆壬申。禮部試同榜成進士者。以古文名家二人。曰餘姚盧紹弓。曰丹徒蔣春農。時予在諸君中年最少。輒與二君子往復。上下其議論。紹弓則同讀中秘書。以校讐。相與辨證。而春農授中書。直禁近。以隔歲再入春明。

相與握手言歡。函資雅故。視諸同輩。相得為尤甚也。予嘗謂為文必根柢經籍。博綜攷訂。非以空言機法為也。紹弓之文。得力於校勘諸經。貫串百家。每睽几賦詠。紹弓起步庭中。以手自拭其面。同人笑曰。此君胸中剖別。同異省卻。類面脂藥錢耳。而春農每來坐中。手篋積快。辨橫飛。有與商古籍者。則屈指唐鑑宋槧。某書某板。闕某處。某家鑿藏某帖。如貫珠如數家珍。聞者各得其意。以去而春農雜以諧謔。初若不經意也。嗟乎。此則文之心也。已後數年。諸友或出使或告歸。聚散不一。紹弓歸里後。僅一至都門。與予共論次者數旬耳。歲己亥。予典試江南鄉試。春農訪予於秦淮驛館。猶相與考訂。攝山碑出。所藏古研與予審定。歎識者累夕。而同年諸友罕得合并。無復曩時城南唱酬之盛矣。紹弓逝後。為志其墓。而未得序其全集。今春農之孫延莒。出其所鈔諸體文。來屬為序。乃慨然思舉此中汲古苦心。以導後學。而迴思四十年前所得於益友者。不禁涕泗之交集也。遂書此以復之。

謝蘊山詩序

予與蘊山相劇切為詩者十有二年。乃蘊山出守。予以其宜勤職務也。又相誠不為詩者十年。今則舊學之懷。復積成卷軸者。又十有二年矣。此中甘苦相喻之微。弗能一言盡也。蘊山今將哀其近數歲之作。彙為快。欲予

一言以序之。予時在濟南方論著新城石帆蠶尾幽復空澄之詣。若不可以言詮。得者一日與薌林尚書濟寧舟中對月說梅花詩。懷吾蘊山。自謂此足當一序矣。惜匆匆未筆於卷也。其秋予還都門。而蘊山馳札來曰。先生可無言乎。是夕愴怳不成寐。因舉吾二人以詩為息壤之諾。約畧書之以志蘊山。此次裛輯之概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異日得共几磨墨。續城南退直之風味。丹素揣稱如吾意。所欲盡言者。更必有進於此者矣。

朱州詩林集序

壬辰之春。予自粵北歸。始晤羅子兩峰於錢擇石之木雞軒。眸子炯炯。有曠古之懷。手冬心前後集。迫然作鸞

嘯聲。擇石笑曰。如見冬心復生矣。蓋冬心之高弟子腹貯皆金石。琲琅深情遠韻。不僅師冬心畫梅者也。既而南返。又一再北上。其於畫理深入古作者之室。幽深夙邈之趣。悉寓之於詩。蓋冬心之詩。以含蓄見味。而兩峰能盡發其所欲言者。然予嘗論古淡之作。必於事境寄之。放翁六言絕塵。邁往之氣。於舟車道路間得之。為多。兩峰自南北數千里間。遼勝懷知。登臨節物之感。離合振觸之思。蕭寥沉頓。每以空音淡佇。若不欲暢發之。至盡者。此即冬心詩画髓也。予與兩峰論文談藝。往復相質。修復二十餘年。相對皆白髮矣。茲為裛次其前後諸集二百餘篇。以志吾二人結言古歡之素。而屬思飛騰。

仍以冬心為歸宿焉。此後兩峰詩詣之益深，則迴向舉似皆鏡象離銓之旨矣。更何從而拈說也哉。

梧門記科目故實二書序

梧門司成博學多聞，勤於攷述，自其為講官學士時，輯錄制科貢舉官職姓氏之類，无不備具。洎先後任司成，課業之暇，攜撫諸家集部說部，凡有關於科目者，皆足以備文獻資掌故焉。

國家重熙累洽，百五十年以來，魁儒碩學，際會中天，之運砥廉隅，矢文章，以報稱者，指不勝屈。乾隆辛巳春，方綱忝貳司成，而是科會試殿試，皆吳人。錢棨第一，即前秋已亥，方綱與江南省試所錄第一人。也。故事一甲三

人謁

聖廟禮畢，拜司成於葵倫堂。三人簪花訖，所設備用金花一枝，以歸總理大學士。攜歸歲以為常。時大學士漳浦蔡公謂方綱曰：此三元君所得士，而今又親與此禮。此花以歸君，於是方綱作三元讌詩，三元花歌，又撰唐宋以來三元考，一時和詩者甚眾。吳人為鈇板者是也。夫人知科目之為重，則益知君恩之不易報，益知榮名之不易副，而敦節行，勤職業，官歲士習，皆系於此。若夫題目之式品，藻之鑿語，資之記，或足以正文體，裨經傳，或足以觀得失，備勸懲，又非光化進士百有三門所能該悉者矣。昔汪學使薇題福建使院句云：尔无文字

休言命。我有兒孫要讀書。竊嘗感佩此二言。願凡有司
衡之責者。皆當書於廳事。以示多士。故因梧門此二書
而識於卷端。俾吾學侶皆敬聽焉。

馮魚山詩集序

予与及門諸子論詩。所知之最深者。无若謝馮二生。謝
蘊山自翰林出守。予誡以十年不為詩。蘊山亦知予勗
其吏治。果逾十年。乃与友唱酬。自監司以至節鉞。勤職
之暇。无歲不以詩求定。予一序再序。期之勉之而已。馮
魚山則天骨開張。更過於謝。而其自翰林改部曹。衣食
奔走於四方。遍遊五岳窮探。竒險其遊。太華蒼龍脊。攀
絙索而陟千仞。昔人危慄。昨古處猶手拓。缺絙題字。以

寄予。然所為詩。則無片紙。寫以見寄者。非蘊山之勤。而
魚山之怠也。蓋蘊山在館下。日見予。与擇石共燈燭。研
声律尺黍。而擇石酒酣。以往頗不耐。攷証之煩。予獨以
屬望蘊山。故其久歷外任。尚時時殫尋朴學。補小學考
撰西魏書。以推本義。相証訂之意。其於詩也。亦以為攷
攷如是則已耳。而魚山亦因予得受益於擇石。乃深有
見於此間。分判節度之不可強為。是以至於屢索其詩。
而不輕出也。予雖序蘊山詩。然實知其夙夜殫心職務。
雖常以李丹壑目之。而不欲急趣其以詩名也。至魚山
則前歲掌教端溪。尚以羅浮古藤杖及摹勒東陽蘭亭
本見寄。予既賦藤杖歌答之。又為極論東陽本之毫釐

出入則實望其所造益深乃求其全詩定之而孰知魚山竟倏焉化去留此數十年未竟之緒餘使我振觸不忍卒讀也乾隆乙酉予初識魚山於未冠之年及其舉於鄉陸耳山典粵試榜發予與耳山交口稱為天才羅臺山李南礪皆同凡激賞其詩筆今羅李二子之集皆不可得即耳山篇什最富今亦尚未裒輯成帙而魚山門人鈔其詩未屬予序是則何妨過而存之然而此事之精微予則何敢自欺今日知馮魚山者无若吳蘭雪蘭雪力任刪訂存此百三十首以付其門人予則謂存其多篇不若少存之為質實故為追說昔以詩望魚山之鄙意陳思有言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嗤予也凡吾學侶皆宜懸此以為銘鑑而況於魚山乎

洪介亭詩序

吾門諸子可与言詩者无若謝蘊山馮魚山二子之詩予皆序之矣蘊山之出守也予誠以十年不為詩及其裒集前後所作予為序之乃又在此十二年之後予惟勉之期之而已魚山則俟其大成乃為之序而魚山不能待也其所存詩則其門弟子輩所裒集雖予亦序之而聞者未免疑吾言過嚴也念此事精微罕共質者比歲以來洪介亭有志於此其才思亦不減謝馮而予語以十年之功方可有成此語如昨日耳而介亭又不能待也今其嗣君扶柩將歸宜黃鈔其詩四冊來求序予

則奚忍不言。予於魚山詩序已援陳思不能妄歎之言。昔漁洋先生亦云於論文无假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故仍舉吾門謝馮二子詩以為之質。蘭雪即北來芷溪。又出守耿耿予懷將誰是語。介亭嗣君其或深喻此意。則寫吾序而存之。其或不諒此意。則如魚山門人輩之舉而刻之。是則鄙人所不能代為壽者矣。

環中廬初藁序

昔徐昌穀以吳門雋才。從北地李獻吉游。其後詩名与李何並駕。而當時論者或謂文章煙月之作。散華流艷。自足傳世。及其趨為漢魏盛唐。乃有守而未化之訛。予竊以為不然。今談藝錄其在也。而陳約之王敬美皆以

迪功與蘇門同論者。故在詩外有微旨矣。至於守而能化之秘。則獻吉固未能幾此。而以訊迪功可乎。吳人金子青儕前歲與吾友王述庵借來都門。予一見輒為說太白詩之所以然。青儕錄其語於所寓齋壁。年來與輦下詞壇諸公迭相唱和其才日益進。其氣日益充實。蓋不僅空言格調者。而此事之精微非一朝夕所能竟也。今將南歸。出其環中廬初藁見示。述庵期許之言在焉。予於青儕知其才力必能直到古人。而又不可以一格相繩者。江漢之流浩乎放海。始於此矣。違嘗與梧門司成魚山編修細論迪功談藝之理。青儕此歸於舟車間。養其充實之氣。恐未可僅以迪功談藝相期矣。近日言太

白者不於猷吉之推何徐。則於漁洋之推吳天章。今予於青儕則似尚不止於此青儕勉之矣。

嵐漪小草序

乾隆丁未秋按試南康郡。郡在廬山東南。由德化入星子。必經山之隘口。而試院在山麓。日與湖中落星石對。予以七月十四日入隘口。飯瞻雲寺。比試竣。以八月二日宿秀峰寺。明晨遊萬杉。栖賢。午到白鹿洞書院。又明日並五老峰。東北度吳章嶺。至九江。此廬山之陽。經遊大畧也。中間數詩。試院作合前後入山出山。凡得四十八首。不曰匡廬小草。而曰嵐漪者。落星石上舊有嵐漪軒。見山谷外集注。蓋宋龍圖閣學士吳仲庶所顏者。今其址廢已久。予因書嵐漪二字扁於試院。後軒茲集所以志也。前數日皆陰雨。出山後亦稍稍雲。而風惟入山二日朗霽。無點翳。山光水翠。豁然與目謀。又嵐漪之旣我也。此行僅山之陽。故不敢以匡廬名云。

陸象星五十壽序

吾友陸子精於易。然其於易也。深造自得。將二十年。而未有成書。茲為五十初度之辰。於是方綱舉酒以屬曰。子之於易。今不可更遲遲矣。昔有胎息坎離。以為學易者。然究非學易也。况陸子今不為此。又有以苦身力作。營生事代昆弟婦子之勞。斯乃躬踐庸行為學易矣。然究非學易也。西莊王子從事於尚書。鄭學者三十年。今

始成書而日以學易不及惠氏為歎然惠氏發明孟荀
五家之言是果足究言之乎方今能究言之者其惟陸
子乎今書尚未成未知其何日底於成也杜陵詩曰妻
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每念斯語汗未嘗不發背沾衣
也如必曰吾不以著述為事是固然矣然此是釋氏離
文字以為義者耳具此髮膚何者為安身立命之處无
愧天地如臨父母此語重於南山矣敢再拜敬書以為
君壽

奉饌圖後序

予從來不輕為人作序誠以无所發明則序不作可也
廣濟孝子正齋閔君繪其二親為奉饌圖當世賢而有
文者既皆詩之矣何以序為閔君將歸抱其冊來泣謂
予曰諸君子所言者多譽某之孝耳某何敢言孝願未
有一語及於吾先入之為人者則某奚以即安予告之
曰此奉饌者子職也惟子職是供則惟子職是述奚其
及於尊親哉閔君則撫圖以泣若不勝其痛者良久予
再三問以二老人之行誼則閔君惟有稱其淳古篤實
朴厚之狀若摹於目而繪於手者嗟乎此真言語所不
能傳而圖繪所不能盡者也凡言語可以傳圖繪可以
盡者皆非其真也世間長松千尺靈芝九莖裂山石而
感風雷者皆是物也嗟乎此焉得不為之序乎於是序
其質直之語以為是圖後序

曹州牡丹譜序

昔歐陽子作洛陽花品序至於翻駁周官司徒嘻亦太甚矣。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得地之中。此先後鄭說皆同。而歐陽必不信之。何也。且云天地之和氣。不宜限其中。以自私。此尤非也。和氣聚則鍾美。理之常也。豈謂私乎。曹之有牡丹著於天下。蓋亦其土壤物宜。有得於和氣所鍾者。吾恐學者信歐陽之說。不以為美。而以為病。則誣之甚者也。故不憚辨正前賢之論。則或因物以驗性。就地宜而勗人材。庶有裨乎。曹花舊無譜。懷寧余孝廉主誦席於此。予屬其輯新譜一卷。門人安君。鋟以傳之。曹國之詩曰。具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之和也。又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壤物之和也。然則百物阜安。皆和其声以頌之。宜矣。曹之郡邑士大夫。將題詞於後。踵而成編。故為序以俟焉。

貴溪畢生時文序

詩有江西派時文亦然。江西派者。文之正乎。曰非也。然其所以得派之原者。則正尔。得其所以得派之原則。其派亦正矣。予比年來。極為江西士人論詩文學術之所。以然而今乃悉於貴溪畢生之文。發之始。予与武進錢文敏。未主江西鄉試。是時予銳意欲窮搜嗜學之士。而文敏亦力持文格。相与擊節高唱。以為獨得是邦清粹之氣。比後旋至京。有友人戲謂予曰。異哉。獨君識江西。

入文字耶。予笑而不應也。蓋能知江西文格之所以然者固不必其江西派之云也。夫固有為之主宰者。吾嘗寶山谷二言曰：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三十年来，与天下賢詰論文，不出此語，而况於江西哉。乃予既抱此識，江西文字之癖，而今日江西士人則不為江西之文久矣。金谿周生予已卯舉首也。今老且病，予視學三年，將受代而訊諸學官弟子，有抄周生之文以來者。予竊欲甄錄其一二，以為江西士人式，而匆遽未果。惟貴溪畢生雖老且貧，而神智愈壯，骨力愈勁，為文亦愈深且肆。予視學使還，生賦五言詩為贈，其感知篤學之意，泮然出天性，此真江西文也已。其明年予勘書奉天而生緘其文，遠求予定之。既勘書事竣，俶裝登車，乃取其文讀之，与去年欲選周生文往復感激之衷相發也。故為道其從出之原，以為今江西之為時文者質焉。予重來江西，与諸學官弟子所經談藝，得朴學沈博之士屢矣。而復賞位不置者，獨与此荒邨冷席一貧病老塾師淡焉相對。謂江山精氣耿耿如結，誰其信之。願後學不肯深思耳。生文亦不能多選，然予意終欲合周生文共訂而存之，此可為知者道也。

蠟術集序

學記所引蠟子時術語，在戴禮之前。蓋古經之節目在焉，而注家但釋大垵銜土之義，尚未盡也。此篇引數學

半即為上文教學相長言之引官先事士先志即為上
皮弁祭茅宵雅肄三言之則此正指上文一年以至九
年考校道藝之事自離經辨志以訖於知類通達皆所
謂蛾術也茲得讀陳尊埃先生所撰蛾術集而有以發
之昔人蒙求之作與急就滂喜等耳然而辭必舉其要
事必詳其義是即所謂博依雜服安詩安禮者也今讀
此集上下古今出入經傳因文辭以約其旨趣即離經
辨志之屬矣由肆事以比其原委即知類通達之屬矣
士生今日經學昌明之際皆知以通經學古為本務而
考訂詁訓之事與詞章之事未可判為二途誠得人人
家塾童而習之以此為安詩安禮所從入則其為藝圃
之津逮為詞學之指南立誠居業皆由是以廣益焉而
儷語之工特其餘事耳又豈石梁王氏所疑泛論者所
能談悉也哉

銅陵章簾堂聽鶴相鶴二圖詩序

銅陵章簾堂以通儒有聞於江左厥嗣天育來京師以
先生八十初度之辰屬友作聽鶴和鶴二圖屬方綱為
一言予聞先生精於易義而嗣君之承志與先生之緝
榘合為一義不可无以申之請為先生陳聽和之旨可
乎中孚六爻皆不比他卦之以應言也然而五之亨即
二之靡也上之音言登不若二之鳴言和也何者我與
尔皆純乎内心也說者或疑二與五有君臣之分不應

以子与尔称之是固然已然不知此文之義非果以子与尔之称属諸二文之指目五文也以全卦言則二五兩陽皆得其中中孚之理蘊在此矣以爻義言則專就九二本爻見其有感必孚耳故象傳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即以其子和之實諸中心之願則其子之和即於在陰之鳴其之矣尔我之共靡即於好爵之本有具之矣簾堂之品行聞望固皆其所夙有而厥嗣篤其家声以承歆侑祝者豈外致哉有此孚誠所以共此好爵此中孚之實也盍舉此以為諸什弁焉

裴鶴峰觀蓮圖序

佛以蓮喻性而儒以蓮喻道屈子之集荷与周子之愛

蓮一也然屈子以初服之芳感激而發於騷類乎幽憂怨憤之作而周子之洒落光霽見於昔人之詠歌雖亦騷賦之遺而寄託殊矣往年予視東粵學与吉水裴子鶴峰論文於藥洲之上洲有愛蓮亭周子提刑廣南時種蓮處也鶴峰繪為觀蓮之圖一時賓友唱和成什以紀其事後十年鶴峰來京師重繪於幀而俾予序之昔周子愛蓮雖不言其地而以山谷之文證之吳興施元之東坡詩注則以廬山蓮花峰下有溪合於湓江故取營道所居瀟溪以為名也故曰津有舟兮蕩有蓮寫溪声兮延五老以為壽而先生之子元翁為吉州司法所以發明造化之机仁智之蘊於今猶可追摹者盖得之

吉州為多。宜鶴峰之留連觀感而不能釋也。比者鶴峰
出江廣上燕薊經河陝十年以來閱歷益深當必有玩
於目而得於心者。今又將遊皖口訪石牛黃山白岳間
求志事而証今古則是圖也。其視向之酒闌拈韻凭欄
而聽雨者更有進乎因書之以代贈處焉。

彭晉函時文序

昔已山還淳二老人提唱制舉義於江介間而月陽彭
晉函以一諸生參其席。蓋二老人者皆欲晉函出已門
下一日晉函持其文往質還淳老人還淳對客贊頌不
置謂世无此文久矣而晉函終未嘗師事之。即此刻為
王誦之篇也。方網罟齡聞此事輒渴思讀其全帙其後
得識吉毅揚何罕勳皆為予言晉函娓娓每竟日憶此
風味遂將五十年矣。吾友梁元穎晉函房師也。今出篋
中所藏晉函文丹徒郭君為鉅木傳之子嘗歎文家與
義疏並行而不能相賅者詞章之士騁其妍秘而或未
暇攷訂及專一於攷訂而又不能概以文律繩也。晉函
潛心經術發於制舉之文者已如此。此可謂之徑義也。
已善學者由晉函之所得而進以求之或不至如昔之
為疏者泥於鄭志啓於劉規者矣。豈僅時文云爾哉。已
山還淳二老人皆未及為晉函文作序。方網則何敢言
序。姑書此以覆於鉅斯集者。

吳懷舟詩文序

有義理之學有攷訂之學有詞章之學三者不可強而兼也况舉業文乎然果以其人之真氣貫徹而出之則三者一原耳吾弱歲典試江西輒於几研間會合性靈江山之真趣而得金谿周生以冠多士後三十年復來視學欲求周生之遺文衆錄之而不可得延竚秋渚悵焉慨息而已今又十年餘而得見東鄉吳生之文論者推本其鄉人以為直接艾千子也夫文何流派之有衷於徑而已違者丹陽彭晉函為文深至入理可謂扶經之心者吾蓋佇想其稿三十餘年鬱未出今始得見鉅本而序之懷舟之文其品味當在晉函伯仲間而艾先生沉勁之骨瘦硬通神之妙百五十年後得吳生以發之豈以時地家數限量之耶然吾有以語吳生者研理者喜深入而疎於博綜嗜博者又多騁竒秘而遺坦途是二者厥失均也生其由吾說而充之慎思則勿侈其有餘養源則不匱於所往他日當有續以相示者千子或未敢知晉函則恐望而卻步矣

吳氏書畫記序原題日大觀錄

嘗憾墨林蕉林二家之無記錄也惟江邨高氏蓋牟卞氏有之然而鑒藏之家未能有一一出於手記特屬其門客輩為之輯成轉不若好古之士書所寓目者為足據也然高卞二書皆有起例非苟作者若朱性甫張米庵郁叔遇汪珂玉諸編詳矣然而著錄自各有體即如

真跡不具錄其全文以為人所習知耳若禊帖既詳徵其題跋而於五字九字之損龜針蟹爪之存皆所不著米老所鑒懷字折筆僧字合縫明見於後跋而置之不問此復何庸其記錄哉吳氏是書蓋亦參互於高卞之間而其人於書畫之理實能言之近日有安岐者亦頗能曉書畫所記与此亦可互証然如蘭亭跋尾之分合安岐尚能言之而此未深究也所賴於記錄者古人精神式憑之後人心眼印合之至如近世裝接之失抽換之欺一視鑒藏者為之糾正而豈徒以廣見聞云尔乎又若記錄之式或以書與畫各為卷或以時代各為卷亦非可漫无整比者若夫知人論世借書畫以備參攷

則此書亦勤且博矣此書本名大觀錄不若題曰吳氏書畫記為得其實吳君名升惜无其自序大略耳

物堂集序

乾隆辛未予始從香樹錢先生論詩先生於北方學者首推宋蒙泉戈芥舟二君時蒙泉與吾同年紀曉嵐鄰居芥舟與曉嵐同里故予知二君詩最早及予授館職甲戌夏

詔擇翰林十人於院廨校勘文選芥舟與予同研席者而月其後癸酉秋芥舟副董文恪典試江西文恪奉命於出闈後手繪匡廬芥舟同遊得詩一卷歸而快讀之雖相知如蒙泉曉嵐未有若此暢愜者也蒙泉出膺

外任其集未克全讀。即曉嵐同唱酬者數十年。而其詩不肯自錄。成帙今所刻者。其孫所補輯耳。惟芥舟詩文集彙成卷。癸卯芥舟子廷模執贄吾門。求其遺集而未克寫。竣今又三十餘年矣。吾婿寶樹君猶子也。始以所寫坳堂詩十卷。文十卷。來眎予。所見匡廬諸作已刪其半。婿曰。及今不為之序。則吾北方詩家知者益少。予於曉嵐集未及為之序。而芥舟之服膺陶杜。與曉嵐之服習後山。微有差別。此意非深喻。甘辛者不能傳也。其文亦多有闕政教風化之大端。非僅摘藻為務者。故不辭而綴言於簡後。亦俾吾婿與其族人善體交勉之。

樹蘭齋時文序

士人束髮受書。習為帖括之文。惟釋註以尊經而已。迨出此取科第。搗華藻。涉獵羣籍。於是拾不準之編。侈比律之說。即帖括依徑為之。而亦好用竒字僻事。忘其初入家塾之舊業。則逐末而失其本者眾也。吾是以於青陽王春甫宗伯手錄其先人植庭先生時文。而重有感焉。予於春甫同館。心交者四十餘年。春甫嗣君蓮府為吾女婿。又二十年矣。父子相繼入翰林。相繼掌邦禮。蜚英騰實於六藝之圃。將有以大闡其家學。而今則首以先生之制舉義為急。是可以敦士風而作之式也。春甫之為學也。必敬稱其庭聞。其視學楚粵也。奉先生杖屨。如在家塾時。奉先生之教以教子。以教多士。而今日校

讐是徧者即昔所課孫也其文不為新奇不驚時習其
結撰一以徑為骨其詮義一以注為宗使人讀之依然
寒窓燈火之風味而無嗜異之趨使人忘其子若孫膺
撫仕而柄文衡者把卷僂俚如見先生粗衣蔬食作經
筭老儒生而不知其服綸誥光闕閱也此一編也豈
惟諸曾孫以下世守之抑可以興起士林封植角弓以
弗讓永譽則區區弁言何足以道其什一也哉

濠上適言序

嘗謂學者立言宜以聖人三言為法曰多聞曰闕疑曰
慎言而已多識前言往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皆
多聞之屬也罕言利命不語怪力亂神此皆闕疑慎言

雪未之詳語也故於其紀遊圖詠而書此以為序

延暉閣集序

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其實際夫非僅為空談格韻
者言也持此足以定人品學問矣乃今於曹子儷筆詩
文集發之聖門善言德行則文章即行事也樂記聲音
之道與政通則文章即政事也泥於言法者或為繩墨
所窘矜言才藻者或外繩墨而馳是皆不知文詞與事
境合而一之者也儷筌於詩文自其家學已探粹密比
入詞垣日校勘中祕書益進而窺古作者之原委積今
蓋四十餘年矣其力學之誠敬業之勤由翰林以至端
揆恂恂如寒素几案間无代筆之門客以暇錄其詩文

成帙曰。延暉閣集敬識蒙

恩賜綸閣延暉之額以名之讀斯集者第知其紀榮遇而其實即文章政事合一之義也。凡臨事視若具文者用心必不誠故其毅力不克勤以副之是即為詩文徒襲格調而不得其真際者也。學者涵養深醇之候與歲俱進與日偕長然後仰見延暉之義。无微弗徹誠以貫之勤以永之備諸體以綜百家是有準乎繩墨之上而立乎格韻之先者將由徑訓以衷道要豈獨詩文已哉。

薇垣歸娶圖詩序

昔宋金華送張藻仲乞假歸婚有紅錦紫簫之句朱竹垞收入詩話其後花吳諸公皆登朝後授室然其詩均之屬也。予不喜作說部之書有持說部書屬題者亦以此告之。蓋說部之書可取資者二焉。一曰有裨於攷訂二曰有關於勸懲。近日王漁洋於說部分四目談故談獻談藝皆吾所取也。談異則吾不欲聞之曩時以此私記而未著於說部之序吾友桐城章子完素好學而守道者其為言也必取則於此故於所撰述言而以此序之。

廬山紀遊圖序

吾與西江諸友論詩前則謝子蘊山今則吳子蘭雪最其秀也。西江秀氣在匡廬而蘊山蘭雪先後應聘主鹿洞講席吾遊廬山欲與謝子偕時約桐城胡維君作數

淺原攷辨蘊山欣然襍被從之而以病未行又欲作圖亦未果今乃得披吳子紀遊之集即以題其圖何嘗申宿諾乎廬山詩歐陽子一篇最著吾昔遊欲訪歐詩石木而未得今蘭雪之遊直造漢陽峰仰天坪僅得別其石耶蘭雪詩中拈出歐詩幻詭語最有卓識然吾嘗竊訝歐陽於廬山知剖異學之幻詭顧何以有易童子問之惑吾嘗宿開先禪榻夜起摩挲石壁歎陽明手點與山谷並峙而不以傳習錄為畦畛顧何以有大學古本之刻是二者二十年来迴環胸臆問久矣而大學古本石刻正在鹿洞講院之堂壁昔歸安沈蕙山主鹿洞時嘗以此語之及蘊山繼往於其行也又詳語之惟吾蘭

不傳我

朝館閣掌故登科歸娶者數人而同時投贈篇什亦不多見蓋嘉話若是其難也明閩省賢書有陳應魁梁懷仁王慎思周鳳岐歸娶之事顧考之志乘皆闕如惟嘉靖乙未侯官藍用楫舍人以弱冠賜歸娶當時榮之舍人廷議大札風節凜然為閩海人傑今相距二百七十七年而蘭卿未冠成進士蒙華薇省品學才地有聲京師供職二年始以癸酉八月乞娶得請一時公卿士夫圖畫歌詠以榮其歸余既作詩貽之且於其行也作同學一篇勵以植學植行之要矣及再入祕閣將直樞禁然无日不來吾齋賞析考證從遊日親學亦日進迴

憶三十年前與馮謝二子曰。日論詩尚。未能如此篤摯也。往者漁洋之門。獨許李丹壑為言詩得髓。蘭卿未吾齊。雖晚而天才英特。嗜學好古。卓然必成。吾實不能以丹壑限量之。其歸娶圖中詩。若文已積成數巨帙。余樂見其編錄之成也。因書教語以勗之。他日事業學行為邦國光。豈徒以是編播艷士林。媿美鄉哲已哉。

志言集序

昔虞廷之謨曰。詩言志。歌永言。孔庭之訓曰。不學詩。无以言。言者心之聲也。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詩之於文。辭又其諧之聲律者。然則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一衷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則也。事境之歸也。聲音律

度之矩也。是故淵泉時出。察諸文理焉。金玉聲振。集諸條理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諸通理焉。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韓子曰。周詩三百篇。疋麗理訓誥。杜云。熟精文選理。曩人有以杜詩此句質之漁洋先生。漁洋謂。理字不必深求。其義先生殆失言哉。杜牧之序李長吉詩。亦曰。使加之。以理。奴僕命騷可也。今之騁才藻貌。為長吉者。知此乎。不惟長吉也。太白超絕千古。固不以此論之。然後人不善學者。輒徒以馳縱才力為能事。故雖以揚廡夫之雄姿。而不免詩妖之目。即以李空同何大復之流。未嘗不具才力。而卒以勦襲格調自欺。以欺人。此事豈可強為。豈可假為哉。士生今日。徑

藉之光盈溢於世宙為學必以考証為準為詩必以肌
理為準記曰声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又曰声成
文謂之音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此數言者千萬世之詩
視此矣學古有獲者日覽千百家之詩可也惟是檢之
於密理約之於肌理則竊欲隅舉焉於唐得六家於宋
金元得五家鈔為一編題曰志言時以自勉亦時以勉
各同志庶幾有專師而无泛驚也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初齋文集卷第五

辛鼓殘字記

岐陽石鼓第八無字久矣乾隆辛丑三月方綱官司業日於橋門手拓十鼓於此鼓之首得此半字以四明范氏天一閣所藏本與上海顧氏所摹舊本核定此鼓行次每行五字而顧摹此鼓首有此工字益信矣此字在第二行屐字之上隔一格與下行走字隔上一字對也後二十年再往拓則此半字亦又損去不可尋矣若不亟摹傳之更無知者矣此從來薛潘諸家圖釋所未及也

大興翁方綱覃溪

重立漢武氏祠石記

昔歐陽子集古錄以漢魏已來古刻散棄於山崖墟莽間未嘗收拾為足憾又自謂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然而漢武氏時祠像之文則錄所未著也至東武趙氏始有武氏石室画像五卷而其錄不傳惟都陽洪氏乃圖且釋之凡四百餘字而已當南宋時已以重刻本為可珍而況逮今又六百年乎錢塘黃子秋盦既於濟寧州學扶升尉氏令碑得拓其金石已而復於嘉祥縣南之紫雲山得敦煌長史武班碑洎武氏石闕銘遂盡得武氏石室所刻画像又得孔子見老子象及祥瑞圖石刻視洪氏所著功蓋倍之矣於是敬移

孔子見老子象一石於濟寧州學而萃其諸石即其地為堂垣砌而堅之榜曰武氏祠堂俾土人守焉往者子與黃子考訂金石文字每以斯碑舊本不得賞析為憾今吾二人十年以來心營目想之狀一旦得遇其真而予適按行都陽廬阜間遠懷文惠洪公千里關山所悵結而三歎者也後之摩挲斯石者當何如護惜之

五鳳軌記

漢軌一就其側有字處以建初尺度之長七寸弱厚二寸弱蓋稍有磨去也餘三面皆經琢斫時磨平矣面背僅闊三寸四分則非軌之原制矣研左側四周復邊中作陽文五鳳五年四字字皆一寸許下五字視上五字

稍長年字下有似極長而磨殺也。研右側下有小隸書
竹房琢三字。近時張芑堂以小楷書錢擇石銘並序於
研四圍。竹房琢三字幾為所壓。擇石家澉浦芑堂家海
鹽。皆吾子行居遊之地。而籀石芑堂若皆不知有吾竹
房者何也。阮侍郎自浙江得之攜來京師以示予。為記
之曰。薛尚功稱漢器必謹其歲月。記所謂物勒工名以
考其誠者也。周秦以前尚矣。漢武帝始有年號。宣之五
鳳。卑建元時八十年。此以年記器之最古者。而曲阜五
鳳二年石則字在正面。其文陰。此則陶甬所成。故字在
側。其文陽。其文陽則模型所成也。文陽而居器之側者
未有先於此者也。班史謂孝宣綜核名實。至於工匠器

械皆精其能。故此一甄也可以見工度焉。漢五鳳僅四
年。何以云五年也。曰五鳳之四年。其明年為甘露元年。
李善西都賦注引漢書宣紀甘露元年。詔曰。乃者鳳凰
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攷此詔乃甘露二年撮叙之詞。
不言甘露降在何時。而元年夏特書曰黃龍見。新豐。据
詔詞則甘露瑞在黃龍之前。而五鳳之改元於前冬。書
其事。此甘露改元前一年不書其事。而本年夏四月特
書黃龍見。此則班氏文章詳略間伏之妙。使人知甘露
之降在次年春也。則甘露之改元在其春三月間。而浙
許之地至陝都關遠。則此春三月間仍稱五鳳五年。何
疑乎。故此一甄也可以見史法焉。此側四字其上五字

中間二畫直文用隸勢而下五字中間爰交用篆勢是為西漢隸古去篆未遠是篆初變隸之確證嘗於曲阜石刻已詳言之而此下五字中畫視曲阜石刻為更顯故此一軌也可以見書勢焉昔歐陽文忠嘗憾不得見西漢字而今於五鳳年間既見曲阜之石又見海鹽此孰宜乎吾竹房琢之而阮侍郎寶之亟宜表其文於金石著錄者也附系以詩

墨池記

廬山舊志云昔王羲之守尋陽覽滕於廬山之陽解郡後卜金輪峰下家焉時西域僧佛馱耶舍持舍利來羲之捨宅為寺以居之歸宗寺志曰攷晉史佛馱耶舍於

義熙十年甲寅至廬山羲之守九江在咸康初歸宗寺則咸康六年造也前後相去六十餘年當知所請為達磨多羅而耶舍實金輪開山繼主歸宗耳方綱按此說固然然以右軍守九江在咸康初亦非也晉書本傳羲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亮卒於咸康六年則右軍刺江州當在咸康六年以後咸康止有八年安得云咸康初乎右軍刺江州既在咸康六年後而歸宗寺之建乃云在咸康六年則解郡後乃卜居卜居後乃捨宅其事蓋有所不合矣王禕記曰歸宗寺有池水色正黑乃羲之洗墨處羲之慕張芝臨

池學書。池水盡黑。此其跡也。或曰臨川亦有墨池。南豐曾氏為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義之不可強。以任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此兩地耶。愚按南豐文。猶是想像遺跡之詞耳。若以晉史言羲之刺江州。晉志亦言尋陽柴桑。皆屬江州。則墨池之在廬山者。當較臨川為得其實矣。且南豐雖疑。而尚必記之。則此寺捨宅之由。與墨池之跡。雖不能確指其時日。而又曷可使之湮沒耶。

有美堂後記

昔歐陽子為梅公儀作記。以遊覽之盛。歸美於斯堂。愚竊非之。梅公取暢詩地有湖山美之句。以名其堂。而歐陽正切杭湖言之。曷為而非之乎。君子於友。當擇所當務者。以告之。錢塘湖山之美。則一語足矣。何賴乎作記。為斯記者。宜舉習俗之工巧。邑屋之華麗。悉衷諸質朴。而勉以勤儉。持以淳厚。然後所謂富完安樂者。貞之於永久。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風俗之美焉。又言臨是邦者。選公卿侍從之臣。因而延賓客。占形勝。此則宜導以早作夜思。黜貪舉廉。懲奸剔弊。釐紫牘。以靖閭閻。防微而燭隱。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吏治之美焉。杭人。文藝甲於東南。往時浙西。文滙紫陽院。課諸編。競尚華縟。近益多貪用子史。是宜崇經術。使士皆研精。傳注不苟。為炳烺之觀。然後風會益趨於醇實。必如是以言。所有者。

有文章之美焉。歐陽豈不知此而徒娛意繁華之是稱其將何以示後人。顧不慮銷金頽廢之風日長耶。今則官清而政平，士務學而民安業，昏入於

聖天子綏和燾育之中，使歐陽子居今日，其文當不如彼矣。吾友巖子即歐陽所云清慎好學者，故竊舉叢所疑於歐陽者為吾巖子記之。

東軒記

瑞州使院廳事之東有軒三楹，穎濱所謂東軒也。穎濱此記作於元豐三年十二月，時以謫監筠州酒稅，假部使者府以居，因有東軒長老之號。其後四年，東坡至筠，與穎濱相晤，蓋在七年之夏五月。穎濱詩所謂公未十

日坐東軒者也。合二集考之，則穎濱居此前後凡五年。然穎濱記中輒以不能安居此軒為憾，而東坡過此亦惟高陽茅軒之是懷者，何哉？予初試士未此，在乾隆五十二年二月，撫蕉桐而吟春雨，效蘇氏書體以扁其楹。其明年夏五月，復以科試未此，游息十日而去。古今人懷抱同不同，奚必其一致也。既為賦詩繪圖，裝軸於蘇齋，因併為此記書於去年題扁之後。

重立表忠觀碑小記

蘇書表忠觀碑四石存二，蓋在元末之際，瘞於杭州郡學。至乾隆辛酉始出土，而蕪泐未重立也。今錢子立群為武肅裔孫，自金匱來，抗脩葺祠宇，乃考原石嵌以太

湖石柱而重立焉。世傳是碑大字本。明嘉靖中陳太守柯易石摹刻者。其石亦四片。或謂與醉翁豐樂記同法。然方網嘗於萊州得醉翁亭記舊石。乃知滁州之刻非真。而弇州月峰皆嘗想像表忠小字本為難得。則此二石久埋未出時也。今真石出土五十餘年。始得錢子重立之碑。蘇書真氣照耀湖山。與錢氏祠宇精靈耿相質。其視蘇詩引所謂自託於不朽者。更何如哉。錢子自杭寓書京師。屬為之記。故具言二石出土重立事。

雪浪石盆銘記

蘇書雪浪石盆銘刻於盆口四周。自上盡字內至下存字內。從徑四尺五寸。自右原字內至左東字內。橫徑四尺四寸五分。盆口寬五寸四分。合外內計之。須得圓石徑圍五尺五寸也。其高未見。不能計。然大約亦須數寸或尺許。若選美石可琢為盆者。度一時未能就是。以姑用圓研代之。宿臨其字刻焉。此原刻之字已被俗人磨去。拓本今存者。至為珍罕矣。慮摺疊易損也。故剪開略依其原石彎環勢粘於冊時。玩之而并繪此圖於後。他日倘得用原式依此尺寸伐石為之。更當詳加叙贊以傳爾。

仰止樓記

仰止樓在無錫城南。秦伯瀆上。宋楊文靖公請學地也。明邵文莊始葺書院。其廢興之略見於王文成所為記。

厥後顧端文改建書院於城中而東林舊址遂無過而問者乾隆辛丑黃君尚典重葺舊堂建樓三楹以祀文莊嘉慶戊午春賈君素齋偕同志增祀文靖於茲而以文莊配焉於惟文靖闡二程之微言啟紫陽之正脈而文莊以經術繼之

國朝湯文正之言曰遊東林者當誦求龜山涇陽景逸諸先生之學潛修默誼而勿啓門戶之爭可矣斯言也其仰止之要歸歎素齋來屬為記遂書此以復之

鐵公祠記

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以守言也寄百里之命又兼守土言之則才与守合矣古今忠節之臣以守土之

才而兼殉身之烈孰踰有明鐵尚書者而尚書當時未有謚至我

皇上特賜謚曰忠定昔於史館得見

欽命賜謚諸臣黃冊忠定之謚詞曰策勵守城氣吞伏版才能優裕志節堅剛嗚呼此四言者實以才与守並言之足以昭千古矣方綱竄因斯義繹公之前後事迹所以致命成仁者皆以浩氣行之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不以時之久暫異也不以事之成敗計也不以地之遠近殊也而况濟南為公矢志固守之區乎公以濟南居南北之間道挫燕師至今四百年矣故老猶傳紹燕王入城懸鐵板幾中者今之城西門也慷慨誓師

者北湖水白亭也其氣足以壯華澈源泉貫金石而耀日星也則其精靈安侑於湖之北渚宜矣先是今禮部侍郎長沙劉公視學於此與巡撫長白長公謀立公祠而未果今運使長白阿公始度地於湖上以今夏六月工就適方網試事畢獲與拜祠阿公以書石之文為屬爰敬書

聖天子褒忠之曠典與公之才守相發明者庶幾仰此土人之積感而為百世效忠者勸

英佑將軍江公祠壁記

神姓江氏諱起龍江南徽州人官海安水師副將其封爵曰英佑驍騎將軍之神今海安所海口並有祠未往

渡海者必虔祀焉謹按志載將軍為人仁勇忠直初任水師參將駐白鶴寨通明港當雷州初開白鶴營署俱圯又無城塹可守將軍周視白鶴當郡城入海之口為雷州左臂無白鶴是無雷矣乃捐貲立營寨廣招居民屯聚為墟市於是舟車輻輳商貨畢集與雷城相應遂為一方雄鎮是時順治十三年也康熙元年晉副將三年移水師駐海安口兵民帖服五年廟碑及省志並作五年郡志作八年出洋捕盜風發舟覆殞焉民頌其功而思之將軍沒後叠著靈異祈禱立應雍正八年十二月布政使王士俊請於朝明年春

上欽定爵號至今官民事祠逾謹方網以乾隆二十九

年冬按試至此遂祀於神祠而碑記事然弗詳退而考
據省志郡志謹書諸祠下而為之詩曰國語所載以死
勤事禦災捍患著於祀制神則兼之忠直勇仁功垂於
疆德施於民於廓靈海神錫純嘏儵歛駢羅靈旗雲馬
作廟奕々降祐孔多以贊

皇化重溟靜波爵由

帝命然為民思官屬奉嘗子孫守之于雷于瓊煇燎一
氣保疆綏民更千萬世

佛公祠記

事有實至而名垂歷久而弥新者非人力所為也方綱
幼時則聞吾先人說長白佛公撫山東吏民於今稱之

今方綱未視學於此而公祠適成距公撫此土也百年
矣考諸志求則公撫東四載凡厥均徭賦籌倉儲靖萑
苻戢豪右扶士氣勅貪婪皆公之實政也
御賜之詩表以風化

御題之扁額以水鏡則公所以上契乎

天心也之秦而攀援載道鑿并而勒銘永久則公所以
下孚乎民志也公舊有祠在西關山薑田公記之而其
地湫隘久弗葺今運使阿公以公裔孫來筦都轉於此
乃度地於北湖之上建祠屋三楹与鐵公祠並峙焉昔
嘗讀田公所撰記鋪揚懋績擬以陶侃宋璟李沆諸人
建矣而方綱今所記獨在公之實事有以動

主知而洽輿情者良以此祠之建實愜乎斯人之同願也公由東撫擢川陝總督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其敬歷中外前後事跡上大夫多能稱道之故茲不具述

家祠画像冊記

嗚呼方網不肖不克於吾父母在日寫真容及遭大故匆遽呼画史史又庸雖寫如未也乾隆二十七年以覃恩誥贈之典焚黃告於庭始謀更寫之而初寫者又不可据弟元綱鼻以下微肖吾父時去弟歿已三年去吾母見背六年吾父則十有五年矣婦韓氏曰盍謀諸朱兄朱兄者婦表兄幼善画嘗來吾家吾父吾母所習也居南郊外不相見已數載是日大風邀之至則憑几

靜思雙眸炯然若有遇已而索秃筆淡墨空際旋轉良久曰得之矣搥其稿去曰某日未至期往則宛然二人容在幅痛哭拜受之即令摹於冊者是也先母見背時方網与弟跪牀下哭莫能仰視方網願謂画者視吾母某色上衣某色袖某色裳一一如其色画之画者唯故朱兄所画一依其色今摹於冊亦然願當時於面容反不能語画史改其不似處今雖迫似一二尚不能盡也先父見背時并衣色亦未語及憶吾父欲為祖母寫容伺祖母意有某史者吾父邀之齋中請祖母出祖母意不欲願念吾父已邀之來強為一出然意猶不欲色見於面祖母撫孫輩色極慈和而遇他人嚴正罕笑容

是日祖母坐而目畫史。史執筆惟謹。畫成望之凜然。後每誕辰。挂堂中。祖母指而目曰。焉用留此為哉。方網時。數歲。與張氏表姊笑相視。謂與畫中同一神情也。先祖像。亦後有熟祖貌者。迫作之。祖母與吾父母展拜。未嘗不流涕。則其肖可知矣。先祖方面豐頤。莆中族姓來拜者。云似先。襄敏公。今視前冊所摹。襄敏像。信有似也。先曾祖像。畫於陝西。曾祖母像。畫於江南。崑山相傳。皆甚肖。先祖像。畫於山東。齊東縣像。皆未有合軸。焚黃日。始畫先祖祖母合軸。先父母合軸。又十二年。至今始摹於冊。吾家出莆田。先世自宋六桂分支。所謂一桂房也。自一桂。禮部員外郎。處厚公。至吾父奉直大夫中允府。

君。凡二十三世。聞莆中有先代像冊。而吾家遷北。幾三百年。失已久。前八年。方網視廣東學政。德慶州訓導。進取揭陽人。持所藏冊。請題。則自唐諫議公。宋補闕公。禮部公。以下。皆在方網。拜而命工摹之。凡十四幅。為前冊。今年秋。始摹三代先人像。六幅。為後冊。總一函。告於先靈。敬奉無斁焉。高祖已上。數世像。不存。無得而摹也。嗚呼。先人數十世之容貌。得聚於冊。以垂示子孫。子孫隔數世者。猶將感涕而念所生。况方網之不肖。不克早寫遺容。而僅得之。迫想者。其寤寐罔極。欲報未伸。為何如耶。此文撰於方網蒙恩贈祖父中允時。故稱中允府君。其後晉贈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謹記此於

家祠画像册後記

既摹画先像於册之後四年。首中族子霽霖偕計吏入都。摹祖像十二幅。奉於祠。敬續裝册。合前凡一函三册。時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五日也。其明日霽霖中礼部試。而其兄子蘭以選拔入都。亦前一夕適至。家庭聚合之樂。科第聯翩之樂。先靈頌之喜可知矣。此十二幅已見前册者九。未見者三。散騎公二。桂三。桂公也。散騎公始居莆田。為首始祖。摹於册首。孝大宗之義也。礼曰。别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尊祖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是册自補闕公而下六。桂具全。而我翰林公尚書公以次列焉。翰林公像与前册小異。盖摹手偶不同。餘亦間有小異。處皆以此本為是也。方綱得考悉本支源委者。由前進士孝豐令霽霖。今其仲氏奉母教。諸子克有成立。而殫心家乘。切敬宗尊祖之義。又如此。以方綱之不肖。何以克承之。四月十二日。方綱謹記。

先祖翁公祀齊東名宦祠記

先祖以康熙三十四年丞齊東。至四十七年陞知單縣。未之任卒於解官。斯邑凡一十有四年。值歉歲。鬻衣物以賑民。所活无算。卒後紳士公請祀名宦祠。是時先父年十三。邑人贈金八百。請留寓。應試於斯邑。先父體公清節。卻弗受。公嘗署知萊蕪。再署知淄川。又嘗護理知武定州。合昔丞江南崑山。前後將二十年。而無儋石之

儲寸椽之庇及先父歸里以諸生貢成均家益貧操益
介每舉先祖在官時事以勗後人公卒後八十五年孫
方綱未按試濟南攷專祠姓氏冊其名宦祠神位大書
曰清原明翁公嗚呼公之積勤於民至今猶在也泣而
志之公諱慶標字孝定順天大興人先父諱大德字希
舜號純庵今並 誥贈資政大夫 文淵閣直閣事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乾隆五十八年夏六月朔
提督山東學政孫男方綱謹記

葵齋四圖記

宋趙子固號葵齋定武蘭亭落水本主人也而予所藏
蘇文忠書天際烏雲帖是元義興王子明家物子明曾
得牛彛故以彛名自號鄭元祐所為記者也明清河張
氏四世鑒賞而米庵之又應文號彛齋又號蘇庵亦以
藏蘇書乞居常州奏狀墨點也予於諸賢無能為役然
幼時先大夫命此二字以勉之而喜讀浙人陳蘇庵漢
書雋之書故以蘇名其居事之相類有如此者乾隆
庚子春屬羅生兩峰為作彛齋四圖其明年適得手搨
落水蘭亭遂不揣僭妄而為之記

寶蘇室研銘記

予年十九日課誦漢書一千字明海藍陳文學許廷輯
本也文學號蘇庵則願以蘇名書室竊附私淑前賢
之意戊子冬得蘇書嵩陽帖癸巳冬得蘇詩施願注宋

樂殘木益發奮自勗於蘇學始以寶蘇名室昔陳眉公
裒輯蘇畫成晚香堂帖二十八卷可謂勤且專矣顧眉
公堂曰寶顏而未以蘇名宋牧仲摹蘇像而侍其旁然
未嘗名齋也蔣樹存亦得蘇像俾王麓臺圖之始有蘇
齋之目查初白為賦詩者也而銘記之屬未有傳者予
名室之後六年始書此扁於所居蘇米登之北楹適得
歙研魚澤而宜墨已亥元夕展玩姑孰帖東坡書摘是
三字摹而朱之甫濡紙於研背而朱暈濃漬滿石自笑
弗成字也已而揭去其紙則石上三字宛然博厚中具
筋骨迥非姑孰帖本也異哉豈先生默使之成此室而
又親為書此於研耶雖善蘇書者百方臨摹不能肖至

此也予於是竊有感焉凡室之中有益於身心則寶之
資於行事則寶之能助問學廣見聞則寶之其耳目之
玩好器物之巧麗非寶也石之資用也莫如硯而但取
色澤者失之文之可鑑賞者莫如詩筆法書而但取姿
媚者失之入之尚友至蘇文忠可無訛矣而但取其激
昂豪放者抑又失之予蓄硯不多不敢輕說硯而頗喻
石硯相得之理於書不專嗜蘇而未敢僅以王僧虔徐
浩目蘇書於詩則但見其深至冲澹而不見其奔放但
知其平實純正而不知其激烈叫號也然而所謂寶者
敬而勿失謂之寶念而弗釋謂之寶慎思而弗敢歧惑
也謂之寶是予所以銘諸心者而豈僅以銘研也哉

二老話舊圖記

二老話舊圖。予與楊立山表弟同話而作也。立山名庭柱。乾隆癸未進士。官廣東連州直隸州知州。湖南岳州府通判。晚年歸里。居於涿州。每清明節。未都拜祖墓。輒過予齋。予二人同癸丑生。今年皆八十矣。老年兄弟能相聚話。因屬友寫此以記之。是日陸鎮堂之子光燧。恰來共話。予意欲併四兒樹崑。皆寫於此。畫者匆。未暇為也。明日陸郎屬友摹二老同話大意於扇頭。予亦題之。因以綿數十年後。四兒與陸家二郎。繼此同寫之。兆云。立山還涿後。數日。予復得訪予城東維家井舊居。并至育嬰堂幼時讀書處。乾隆戊辰。予讀書於此。陸鎮堂

時相過訪。表兄林天衢。與予讀書於東偏書室。始與天衢鎮堂相劇切為文。又與天衢族弟蘊齋。明年己巳。乃與立山兄弟。聯榻賞析。故予詩有丁陸馮林之句。馮鶴亭。丁受堂相過。從又稍在後。數年也。城東訪舊之遊。受堂諸郎。與陸郎皆偕往。馬予有詩記之。併記於此。

復初齋文集卷第六

友善堂記

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釋之者曰此陳善納誨之辭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繫辭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鶴鳴之詩善言友者也我有好爵吾与尔靡鳴鶴之友善言友者也予視學未江西日与中丞山陰何公研求治教之方切磋箴規之益而何公辭院中蓄數崔以其二来贈予予因蓄於斯堂之前願友善之名而思義焉盖予之課士酌法意而

大興翁方綱覃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齋寬嚴者將隨事體察時質証於何公此亦應求攻錯之義也文學江陰夏君嘉興吳君皆下榻於堂之南軒各為詩以賀予而太學生江陰曹君歙縣凌君亦將來館於此皆直諫多聞士也若夫學官弟子不我鄙棄庶幾聞過而改焉見善而遷焉則何曠乎九臯何逸乎千里不以聲應而以心孚矣堂故有扁今戶部尚書新安曹公視學時所題也蓋至今日而其義始於二鶴發之故書記於堂壁

蓬鶴軒記

丙午冬予視學南昌時則江陰夏蒞隈嘉興吳映帆兩文學館於廳之東軒映帆為淵穎先生二十四世孫實

藏先生寄柳待制詩手迹有政原周鼓淵里魏碑之句先生之意蓋在漢石經也昔者一字三字之說史家著錄家聚訟紛然得先生一言而定從來攷石徑者皆不及也愚嘗手摹中郎論語尚書刻於家塾援越州洪文惠故事名其閣曰蓬萊今以此題映馭寓齋可乎蒞隈有竹里讀書圖蓋遠稽輞川近擬巴山巴山精時文於今日談藝尤切所謂竹里者取崔銘也蒞隈江陰人又與崔銘相合故合二事以名是軒唐人呼秘書曰大蓬此蓬字出處不僅其下一字避淵穎先生諱耳

谷園書屋圖記

江西學使解廳事之後東為友善堂凡五楹昔吳荆山

先生題曰德有鄰堂者也。新安曹侍郎易今名予蓄雙
雀其間。故仍取易中孚詩小雅之義為之記。其西五楹
曰靜香齋。其前曰蓬。雀軒予所名也。又西則雙清館。為
臥室。其前曰谷。緣者即谷園也。己酉八月二十日。集諸
生於此。校徑談藝。凡十有八日。於九月九日。繪此圖。靜
香簷前木筆一株。春作花。而今秋再花。蓬雀軒老桂。四
年不花。而今始花。豈以諸生誦習之誠。兆文字之祥乎。
故畫二樹焉。靜香五楹。其後倚東室而觀。挿架者謝蘊
山也。西室二間。坐而擁書者。外則魯習之內。則傅聽珊
也。蓬雀東軒。則吳蘭雪。西則辛敬堂也。友善之。西室。執
筆勸書者。為魯純之。東室。則王實齋。而中有坐玩。雙雀

者。覃溪也。畫者。萬殿卿。名上。遼。分宜人。

與齋記

今之為徑學者。約有二端。曰漢學。曰宋儒之學。其弊又
有二端。曰執。曰通。執之為弊。人知之。通之為弊。人不知。
人之不知何也。曰通則无弊矣。顧何以通。乃為弊乎。夫
百家之說。至難齊也。而鄭氏曰。整百家之不齊。則夫旁
通訓故。上繫淵微。孰從而濟之。故執之為弊。顯而通之
為弊。隱執之為害小。而通之為害大也。吾嘗挾其受弊
之由。曰果於自是。曰恥於闕疑。是二者皆意氣之為也。
非學也。然而人皆陷此而不悔者。則期必於齊之也。期
必於齊之。乃愈不能齊矣。經曰。齊乎。與聖人之觀物也。

使物自見其情而已。故曰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取荐而願取其齊之用也。命以申而風以散。齊之能也。撓乎風。斯不病於執矣。稱而隱斯。不病於通矣。夫物之善入者必銳。而事之行權者多變。至於守正不務其變。虛心不乘其銳。此之善入則真善人矣。此之行權乃可以行權矣。夫然後可免於執與通之兩失。而適於大道矣。新城魯子嗣光。虛心而守正者也。其書齊以吳名。故於其將南歸也。而申是說以爲之記。

西涯圖記

予昔得西涯種竹詩卷。屬廣濟閔正齋爲作西涯圖。以意擬度爲之耳。後二十年。又得沈石田所爲西涯移竹

圖。與前卷詩若合璧矣。而西涯地址。仍未之攷也。今年秋。梧門司成爲予言。所居距西涯不遠。即今積水潭也。既而梧門撰西涯考。予因屬江寧王春波爲作圖大局。以外城德勝門與內城北安門定其章法。而西涯可識矣。西涯者。德勝門水關之內。法華寺之南海子。積水潭之西。今寫叢竹於此。而所謂三間矮屋一重樓。略得其槩而已。其東則德勝橋。又東南則藜光橋。梧門云。當是李公橋也。其北則稻田。其南則楊柳灣。其東則月橋。又北則銀錠橋。又東則響閘橋。北安門外大橋也。又北爲鼓樓。又北鐘樓。月橋之西。則慈恩寺舊址。是爲銀錠橋之南灣。文正故居在焉。蓋文正誕生於此。而積水潭之

西涯是其童子時所釣遊故以自号也際稻田而北屋
宇隱々猶想像查初白唐東江諸人唱詠處而楊柳灣
之旁梧門詩龕在焉春波王子蓋未身歷其地是梧門
指說而作之者丁巳臈月朔記

重建古墨齋記

明從化黎瑤石古墨齋記略云良鄉縣學有北海所書
雲麾將軍碑雲麾名秀幽州人碑舊在官廳不知何時
校官裂為柱礎好古者深惜之近復脩學舍更以新砥
置而不用推之瓦礫中逆者不晚也友人邵生正魁按
損伯詩中稱邵董生鳳元按吳匯庵記往往其地蹤跡
福善學人也之則古礎存焉以語宛平令李侯喟然興歎寓書良

鄉今輩至都下構壘於寐室之右納礎壁間屬藩參王
子世懋署曰古墨齋王敬美時由尚寶司丞李侯暨歐
子大任諸君歌以落之侯名蔭字子美南陽人工詩善
書法歐博士集中嘗上李宛平唱和者也是記作於萬
曆六年戊寅夏六月黎民表字惟敬號瑤石廣州從化
人時官內閣中書舍人歐大任字慎伯南海人時官國
子監博士是時又有盱眙李言恭亳州朱宗吉皆同賦
雲麾將軍斷碑歌者也按是碑逸人太原郭卓然摹勒
並題額李秀字元秀卒於開元四年葬范陽福祿鄉劉
侗帝京景物略云李蔭所得六礎共存百八十餘字碑
首尚存唐故雲三字其後少京兆王惟儉攜其四礎之

大梁。今僅存二礎可辨者。數十字而已。董文敏得宋拓殘本。是未作礎以前者。凡數百字。而戲鴻堂摹勒四十七行。三百二十八字。綴集成句。訛失頗多。且不著是碑之名。觀者憾焉。予去年於吳門借摹董藏舊本。而適武進。憇蘇胡子。未知宛平事。政成務暇。雅稽古蹟。勒為二石。去其泐蝕者。文雖未全。恰與鴻堂行數相等。得三百六十有三字。以視昔日李侯所得六礎之字。乃倍過之。予為重書古墨齋扁。復李侯之舊觀。存北海之妙蹟。紀都門之掌故。資藝林之攷據。並撮述黎記大略。以補吳記所未備云。

附攷

是碑與陝刻雲麾將軍李思訓碑。官同姓同書人同。故諸家易於牽混。趙子函謂趙臨者。誤也。董文敏刻入鴻堂帖。不著碑名。但稱北海書。而陳子文碑攷。目為小雲麾碑者。誤也。碑由良鄉學輦至宛平解。而劉侗帝京景物略。稱宛平署中掘地得之者。誤也。古墨齋記。在萬曆六年。而吳少京兆記。稱嘉靖間者。誤也。趙明誠金石錄云。明皇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為可疑。然黎記竟改云天寶三載。不知碑後書天寶元載。歲在壬午正月丁未朔。以史攷之。是年正月丁未朔。无可疑者。其稱年為載。當闕疑耳。而改為三載者。誤也。董刻鴻堂四十七行。以不全之文。強集為句。而於

中間可資考據處。反刪去之。如北海系銜靈昌郡太宗
舊唐書李邕傳。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地理志滑州天
寶元年更名靈昌郡。此碑正是天寶元年所立。當即是
滑州刺史。而宋人寶刻類編於書人系銜。臚列最詳。亦
不載是官。賴此碑與靈岩頌存此銜字耳。而靈岩頌世
無傳本。惟是碑摹得為可珍也。鴻堂帖中間空處皆以
意為空格。非原本所有。至以蕭條為蕭。無誤。今此字
摹序末其詞。日日字。董刻肥闊。如今人所寫語。曰之曰
不知北海書尚存古意。古人寫日月之曰。皆方而扁。語
曰之曰。皆窄而長。瘞。崔銘詞曰。已如此矣。北海書靈岩
岳麓二碑。其詞曰。皆是如此。即以此碑內公日字証之。

尤足徵北海書。此日字。舊點也。楊東里趙子函皆妄謂
陝碑勝於是碑。董文敏既得宋拓殘本。又得一宋刻翻
本之舊拓者。中多誤筆。而紙墨甚舊。文敏乃貴其拓之
舊也。而悉從之。又付庸工摹。鏡畫失北海筆意。今愚摹
此。雖亦非全文。而實準量宋拓原本。信為北海妙點之
存其真影者矣。且世所鈔全唐文。已無是碑之文。則此
粗具大略。而附以此。改識其顛末。亦庶幾足傳信矣。

移立廟堂碑記

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並書。唐刻久湮。今惟王彥超重
立石在陝西碑林。世所傳虞楷止此。又有宋時摹刻
一石。不知勒於何年。元至正間。定陶洛河得之。久在城

武縣學而知者甚少。昔在山東曹州。日見其碑厚僅四寸許。日久恐益銷蝕。擬謀移置曲阜宮牆而未果也。其後得見元康里氏所藏唐刻原本。始知城武石刻所據祖本實在王節度所。祖本之前。亟宜移立也。今嘉慶丁丑間。曲阜脩葺聖廟。因致書山東巡撫陳公預。飭所司移此石置同文門下左右。以二石柱輔之。敬書記於其側。庶得以永傳。並撰廟堂碑考一卷。梓於曲阜。

米書藥洲石記

廣州學使廳後九曜石。相傳南漢時所移太湖石也。石上多宋人題刻。其一石云藥洲米芾元章題。時仲公誦積中同遊。元祐丙寅季春初八日題。廣州府志云。此石

不知何時置在布政使署。宜移歸學使署。乾隆甲申。予視學來此。見之。嘗屢謀移歸而未果也。今五十餘年矣。嘉慶丁丑春。因札致藩伯武陵趙公。始知前任藩伯康公久已建亭覆護之。今趙公新葺亭壁。屬為之記。此則米點已妥帖安置。无煩移動也。且學使者終歲以按試諸郡為務。不暇在署。別石予八年三任於此。始得手拓諸題。並撰藥洲考二卷以識之。此後按任諸君子實有未及盡見諸題刻者。今於趙公葺亭安得不記。抑又有宜記者。或以此石後同遊題字非必盡出米書。蓋因寶章待訪錄亦在元祐丙寅而疑之。不知寶章之錄自在丙寅八月。此在季春。何疑之有。米老英光集百卷。久无

全帙且以米老歷仕冷淮臨桂之先後蔡天啟方信孺
紀述之同異尚待詳証予嘗撰米海岳年譜其名改寫
芾在元祐六年辛未則此題丙寅與散字正合且世傳
米書罕見正楷以焦山瘞鶴銘側米題匡廬岳麓北海
碑側米題指法正足証此是藥洲二十五字皆米書也
觀者可以勿岐視矣

野圃記

野圃者學士裕軒圖塞里先生養病之所在平則門外
三里釣魚臺址昔金人王飛伯垂釣於此其後為丁氏
玉淵亭者也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方綱從先生後侍直
西苑歸過此步而尋水源先生謂方綱曰吾他日於此

結屋可乎是日微雨洒塗與先生携手語甚快其秋方
綱奉使廣東八年而歸而先生抱病已五年結屋治
圃於此者四年矣屋在圃之中南向三椽曰菜香草堂
折而西二椽上有小樓曰山雨樓南迤為欄架木疊石
為臺下二椽北向折為廊東向又東為茅亭南橫
木為橋下荷數十柄每夏月出入步其上傾露滿襟
袖其南籬門也門外方池積水沿而東迤土阜則新疏
官渠也土阜高下隔水望山而坐臥可致者樓與艸堂
之所得也亭東諸畦鑿井引泉而交響於菜香之間者
取少陵詩而總名之所謂野圃泉自注者也春菲秋菘
饜風露之氣而無擔負之勞可謂得養性之方矣方綱

既記先生夙昔之言而得時與客來樂先生之樂者又三年矣先生曰子不可以不記遂書其齋石記之

裕軒學士從獵泛舟二圖卷記

裕軒圖塞里先生諱圖谿布一字丹崖又号枝巢鑲紅旗滿洲人乾隆辛酉舉人戊辰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續文獻通考提調官山東四川鄉試考試官再充會試同考試官凡居詞垣者二十年養疾家居者十有八年其平生行役登眺館閣唱酬之境皆所弗反而獨繪從獵泛舟二圖者述其志也先生家世駐防秦隴邊關之地先生以科第起家備官侍從而平日嫻熟庭訓於騎射命中之技最所嫻習又精研

國書楷字用墨之法是以每當扈蹕行營晝馳圍場夜草詩劄皆如其所素習蓋其篤念根本克勤職業如此而迫於抱疴屏迹則又能偷然物外卜築於郊西之釣魚臺金人王飛伯垂釣處也有茅舍八九椽題曰野圃其屋曰菜香州堂籬門之外方池積水沿而東過土阜則官渠也花辰月夕時棹一艇賦小詩以自適間與野叟講農課山僧究禪理得養性之術焉晚歲築延寧庵為葬地自為文勒石記其屋舍地畝以今年八月二十八日端坐而逝年六十有六此二圖先生親命筆屬安邑舉人宋葆淳畫者其門人劉侍御湄裝為卷而方綱為之記

小滄浪記

運使雨窓阿公既建鐵公佛公二祠於濟南明湖之北渚於是事舉而人和氣舒而民樂渚面故多植蓮自歷下亭沿葦蕩而西北境愈曠眺愈遠蓮亦益靚且深爰因築祠餘工度而勢拊軒檻周以迴廊帶以彎橋有亭翼然有臺豁然地不加高而城南千佛諸山皆在几席水香花氣搖颺於半陂峯影之間謁祠者載酒而溯洄懷古者興歌而沿棹昔漁洋先生謂水面厯下諸亭皆在湖之南不足以當北渚遺址鼉無咎所賦北渚亭應更在其北者當即斯地欵前入所謂百花之堤七橋之徑今皆已不可盡攷獨此地得於脩祠之隅若天造而有餘矣故書此以記之

硯山丙舍記

吳縣之西有硯山焉越絕書所謂吳人於硯石山築宮者是也北為獅子峰石上有宋淳熙間錢尊華字所謂尊華岩也峰之南為資政大夫王公墓今刑部侍郎述庵先生曾祖也先生以進士起家敬歷中外四十餘年矣遺徵勒其勛績封疆載其治行學士大夫誦其文章而先生獨惓惓於丙舍數椽者懷資政公之遺訓也資政公葬後百二十餘年先生光而大之願不欲擴於其舊規者示不忘先志也丙舍三楹背獅峰而面靈岩吳

郡諸山遠近襟帶於此西則梵香臺南則棲雲閣青藤
覆簷漾以漣漪夾以細竹春而桃梅之華秋而丹黃之
葉杉楠相接岩戶相依住僧奉其廬子弟讀其書詩人
紀其勝他日談硯山者又將以丙舍傳矣述庵將南歸
屬方綱而為之記故不辭而書於石

漱芳西室記

漱芳西室者翁子筠樓思兄而作也筠樓之兄雨三名
其室曰漱芳故茲以西稱蓋自二陸居參佐解遂以東
西為兄弟故事而士衡二十作文賦已有漱芳六藝之
言夫人生惟詩書文字之味歷歲弥長况又以天倫叙
樂之思引而長之六藝之旨可勝既乎雨三為廉吏有

合予今筠樓又體雨三之志奉母以教諸子長松蔭於
庭瑞草茁於階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也此則芳潤之
實理非所謂攝藻揆華以為漱藝者也吾聞之也萬物
發生於東成實於西芳之為言又萬物之精粹者也其
在人則為美質其在事則為懿矩其在載籍則為道德
之光其在家庭推而至於邦國則為善氣仁風之感被
易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莊子曰正得秋而萬寶
成是室也一名新梧書屋梧之初引也得春氣以榮及
其青蒼結實養萋而茂密則在乎秋此亦西之義也吾
家一桂房後代有聞人至雨三兄弟同登進士筠樓又
以省試第一人起家皆近族所罕有而雨三平生未聲

之蘊奉母教子之休祐。晉於筠樓收其功而食其報。可謂成實於西矣。往者雨三成進士南歸。予為作漱芳室記。至今十有八年。又為筠樓作西室記。故特發明此義。著之家乘。傳之宗族。並以語蘭芝藻等。使知同芳共氣之克承有自也。其已見前記者不復贅云。

三李堂記

金子子青。辨香太白長吉義山詩。而以三李名堂。噫。淵乎奧哉。吾嘗怪放翁謂溫李自鄒也。然此亦非放翁之過。世稱溫李固已失之矣。義山柯古之名。三十六體以紀年輩則可耳。以示後學則不可。厥後漸乃波及西崑。供人擗搯則益失之矣。然則義山孰可與並耶。曰義山

杜之的嗣也。吾方欲準杜法以程量古今作者而適聞子青以三李名其堂。是不可無一言記之也。夫唐賢氣體近杜者莫若昌黎而昌谷韓徒也。昌谷之從韓出實以天機筆力行之則杜法何遠焉。自古詩人並稱者皆同格調耳。惟少陵與太白不同調。則義山有曰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此其不似而似者乎。此三李之義。豈子青臆說乎。吾故願子青深思善養。得三家之所以然而勿襲其貌也。則此堂何名。三李仍即共此蘇。蘇之師杜而已。故予於是堂不可不述吾意以為記。

三硯齋記

野雲朱君蓄三古硯於櫝。予為銘曰。一即三。三即一。是

果用維摩詰經語耶坡公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
三硯何以多為客曰再購以備損壞坡公曰真硯不損
也朱君此三硯則趙凡夫有自篆銘矣葉臺山硯有芝
岳銘鄭所南硯四周宋鏤曲水流觴圖圖兩側有銘背
有所南臨禊帖歲久磨失屬予縮臨玉枕本以補之是
則依然三君子之精神留寄此銘矣而朱君以十指作
烟雲驅萬象此三硯者皆相從而融液出之淋漓元氣
即硯即人也故曰真硯不損也此則所謂一即三、即
一之說也是日野雲持續束舉似吾在坡像前拈瓣香
相視而笑遂書此以為記

愛蓮堂記

歲己酉予按試九江訪濂溪周子愛蓮之堂時與門人
謝蘊山遊鹿洞和其白石山房詩即東坡為李常兄弟
作記者也予因慨然想見昔人讀書之勤與名賢書堂
相照映而李常兄弟皆以文學別厯出為名臣每佇思
五老峰下徘徊不能去輒欲攷其讀書之所求所謂寶
陀巖楞伽院者而不可得其後九江南康二郡守於其
地重建光霽之亭予為書扁而愛蓮之池檻不可復識
矣今忽々十有二年而得見蘭峪李氏斯堂名與之合
亦屬予為之書扁而李氏伯仲時來問字於予予因舉
蘇記所謂採華實而探源者勗之並附書於堂楣焉將
以作書續歲可也將以作蓮蒂頌亦可也

石畫軒記

予藏蘇書蔡君謨夢詩帳將四十年矣。遍覓好手寫之未肖也。嘉慶癸亥冬得石屏妙出天然真此詩意也。已明年春重葺茅廬名之曰石畫軒。蓋晴陰不可合而夢幻難為傳。今竟於造化神力遇之異哉。昔歐陽子詠石屏有神鬼鑄鍊之句。第不識君謨夢境。豈亦與造物者合契耶。此夢此石孰端倪耶。蘇君寫此句。蓋江南草長鶯花亂飛時。予得此石之日。則羅浮咫尺。風雨合離。江文通云。倏忽南江陰。照曜北海陽。豈復求諸文辭筆畫乎。軒可名也。石畫孰從而名。欵吾還以蘇帖質之。

並蒂蓮圖記

辛酉之秋。李氏愛蓮堂花作並蒂。其冬予四兒樹崐締婚焉。因屬中州吳翰林繪為圖。諸君子詠之。甲子春予還都。見其裝軸。讀其詩而為之記。曰物之得氣也。有時而事之應祥者。有自氣即理也。名即實也。視乎承之者。何如耳。方予携樹崐。僦茅舍謀一兒之課讀。尚未即安。豈遑為之議婚娶事。樹崐年尚幼。亦甫異其溫肆徑書。未能習熟。豈遽壽及成室。愛蓮主人為予東鄰。是年秋仲通初叩戶來論文。亦無意締言婚媾也。乃至臘月而締婚事就始。知其秋此花為之兆。適歲除次兒樹培省親還。而明年春圖之詠之。以成此卷。視親賓之集喜。燕作吉語者。其為慶幸不既增倍乎。然而好合者善之先。

見者也。祝頌者詞之近夸者也。近夸者吾引以為勉。則先見者吾當承之以實。吾家本寒素。先人屢躓場屋。而予得邀

聖恩。叨爵祿。樹培又繼八詞林。造物者將恐其得意之見稍萌矣。李氏以舊族務本力田。諸子姓甫將烝然有造也。而於迨吉于歸。若微示之以机者。必將於此百倍其精勤。以益培其根柢。不慕浮華。而積之以謙厚。不期速效。而持之以永久。我兩家其常視此圖而守之。無斁乎。故書此以為圖記。使樹崐與仲通。皆日三復之。

先大夫文彙冊尾記

先大夫時文草底一冊。凡三十六首。內復寫原稿者一

首。誤裝尾於紙後者一首。又不全者三半篇。內六篇有孟穎仙先生手評。孟諱智。任順天拔貢生。與先大夫交最善。工楷法。尤深於易。每來吾家。呼方綱。疊講易。不倦。官山東東平州州同。湖北興國州知州。此皆來吾家時就案頭手書之跡也。鑽之彌堅。篇王寅寫。蚤起前一篇。許思誠寫。二人皆受業於家。父者。餘則皆方綱九歲時所寫也。是為乾隆六年辛酉。正穎仙先生選拔貢生時。吾家僦居正陽門外般若寺。衡衡陳氏之屋。坐南向。北三椽。中間一椽。方綱初讀五經於此。先大夫日課以小題作半篇。教以應童子試之式。故每戲寫進字。先大夫常語方綱曰。吾家書香。須有人繼。且望汝一進庠門。

耳其後三年方網始進庠也先大夫熟於隆萬諸家文而最厭薄時墨華縵之習詩古文皆無存稿矣舊時二場用表有小楷書表稿在手跡冊已裝函此文稿紙破爛再不裝冊誠恐失墜至今七十二年後始得粗裝此冊嘉慶十七年壬申四月六日男方網記

先外祖手跡記

先外祖張公諱嗣踪字方九號靜芳順天廩貢生選授奉天開原縣訓導未及赴任主管育嬰堂事凡二十年乾隆庚午夏卒年七十八其先世浙江山陰人所謂白魚潭張氏也公之父始入籍順天自公之祖命二十字為後人取名前十字云可嗣爾祖行其振我家聲故舅

氏以爾字為名然國初張學曾字爾唯即白魚潭族人也用爾為字張爾唯在國初與孫退谷梁蕉林同著名鑒藏者而外祖未嘗語及故不知其世次近遠也外祖多蓄書帖然不觀非聖之書篤守宗五子學自題屋壁曰長幼內外須嚴恭和順言行衣食毋放縱奢侈吾家所有外祖手跡惟此數字今敬裝於冊嘉慶十七年壬申四月六日方網記

十二圖自記

嘉慶壬申八月為予八十初度之辰屬友寫十二圖客日子寫此以自娛乎抑又自為詩曰畫圖十二勞丹粉幅：能追省過不則是十二圖者以省過耳豈自娛之

謂予予笑曰此十二圖中最熟最久者無若粵東之三
任西江之再使矣自壬辰春使粵役竣北歸至丙午秋
復使江西出都途中有詩曰憶昨拜命初竟夕自攻
疾讀書十五年所學仍未進所以漆雕云斯之未能信
及己酉九月北歸詩云昨非雖屢悟昔道何從收韋弦
戒已佩福急仍未瘳日對匡君語尚未除驕浮此去讀
何書始克寡悔尤夫以自知自悔之言往復若此而依
然有待於省改也則所謂借此畫圖以省過者裨益幾
何而謂必賴此圖以省過乎則質言之不如仍曰寫此
自娛而已

十二圖者一滕閣二黃鶴樓三星岩四藥洲五棲霞

六澄海樓七五老峰八蠡勺亭九曝書十閱文十一校
經十二攷經石而惟登岱則以幅小不及繪入也方綱
謹記

自題校勘諸經圖後

攷訂之學何以專系之經也曰攷訂者為義理也其不
涉義理者亦有時入攷訂要之以義理為主也學者束
髮受書則由程朱以仰窺聖籍及其後見聞稍廣而漸
欲自外於程朱者皆背本而鶩末者是亦因宋後諸
家專務析理反置說文爾疋諸書不省有以激成之吾
今既知朴學之有益博綜攷訂勿蹈宋後諸家之弊則
得之矣而豈敢轉執攷訂以畔正路乎嘉興王惺齋曰

學莫陋於厭薄韓歐習用之字而嗜講說文內不常用之字吾每敬佩斯言以為切中今日學者之痼疾蓋攷訂家以墨守宋儒為陋而惺齋乃以苦研說文為陋所謂彼我易觀更相笑也讀易而兼及考禘因考禘而及明堂讀禮而必合証明堂路寢其於大司樂鄭注盛德篇盧注別無可取徵之書而必斷一傳合之吾不知其意欲何為也即夏五十畝殷七十畝與周官分田制祿必欲如目見而詳說之吾不知其意欲何為也則若李資州之於易杜江陽之於春秋傳涉其津渙以資問途奚不可也尚憾陸元朗所釋有未盡歸一者徐楚金所繫有未盡校核者尚憾秀水朱氏所考於前後歲月有失於備記者若非實有確據遽援鄭氏礼堂寫定以整不齊為任也則豈敢乎夫惟兢兢恪守聖言曰多聞曰闕疑而已矣

自題攷訂金石圖後

客曰然則考金石者豈其專為書法歟曰不為書法而考金石此欺人者也彼固曰以訂証史籍為專務耳夫金石之足考徑正史固然已且夫集錄金石始於歐陽子而歐陽之言曰物嘗聚於所好此非以其書言之乎然吾尚覺歐陽子之荅石守道謂鍾王以下不足言書此持過激之語洪文惠作隸釋謂無一字好奇而其續滂喜篇仍未免好奇也夫學貴先自欺也故凡攷訂金

石者不甘居於鑒賞書法則必處、播撫某條某條足訂史誤金石文足訂史誤固時有之然其確有証者若唐年號大和誤太和遼壽昌誤壽隆似此之類則無可疑者至於一官一地偶有措拄苟非確有証據何以知史必非而碑必是乎且即以篆變隸、變楷以來上下正變之繁豈易罄陳而可忽視之乎正惟力窮書法原委而時或他有所証則愈見金石文之裨益匪淺也其書極醜劣而足証史事者此特千百之一二而已即書法亦僅就其涯涘可尋者循、下學之是程而違敢遠驚為乎雖得見虞書廟堂唐本矣而未知智永之真千文若何雖得見趙子固落水蘭亭矣而未知押縫濶行

之古本若何雖見梁唐摹樂毅論真影矣而未知王順伯所見徐氏海字本若何即今得精摹漢建初銅尺矣而猶未敢繪鼎彝尊匱於凡案間也學貴無自欺也正惟有此建初尺正式而所見款識古器愈以難信也夫

蓮本堂記

是日即書此內二語於李氏並帶蓮圖卷後

吾友陸鎮堂嗣君求名其堂告之曰子之家世居吾里將百年矣其先居寧波之慈谿也蓋聞子家慈谿舊居門有蓮花塘焉吾欲記此於子之屋壁久矣周子愛蓮說曰中通外直亭亭淨植此則蓮之性也可以觀本矣今子居北京而溯水源雖蓮之跌萼非其舊而蓮之根本固在也事固有發榮於一日而滋培於久遠者是在克



自樹立者扶植勿諼而茂澤益長也遂書此以為記

復初齋文集卷第七

讀李穆堂原學論

臨川李穆堂蓋宗陽明之學者。陽明以良知為說。故不遵朱子大學定本。吾既詳論之矣。穆堂以此言學。謂學者學其行事。非篇章撰述之謂。非名物象數詳略異同之謂。其言之透澈。雖朱子無以易之也。竊嘗繹之。知與行一事也。必能知而後能行。必能行而後能知。無二理也。由斯義也。二者孰重。則行為要矣。行為要。則知在所後乎。然則大學舊本。置知本於誠意之前。朱子之審定。其無庸乎。然則諸經傳義。其可勿究心乎。然則考訂辨

大興翁方綱覃溪

析者其徒滋擾乎。蓋穆堂之論學亦非為矯此之弊而作也。人必明乎知與行為一事則一身一家之日用倫理無在非實學也。一日間起念誠偽邪正一接物之公私當否皆實學也不此之亟誦而徒殫心於誦說討論是與古人所謂學者正相違也。然則陽明所謂良知之學乃正學也。豈不視朱子更正大學本以格致在前為愈歟。日學者惟當合知與行而一之。而朱子實未嘗教人專以知為務也。朱子謂大學首先格物致知者正即誦求其德之何以明民之何以新至善之何以得止也。朱子之言學固未嘗有能知不能行者也。乃若穆堂之論則是所謂知而不能行者也。何者大學之法禁於未

發之謂豫。謂其灼知有所未盡則無以豫定所行也。當其可之謂時。謂其擇善研幾未能中節即無以適於所行也。不凌節而施之謂孫。謂其未知即易蹈於妄行也。相觀而善之謂摩。謂其見賢思齊見善則遷是皆以知與行合言之也。策其行即所以勵其知。勵其知即所以策其行。故教易施而學易從也。今由穆堂之言學專於行不事乎知且如國學之六堂不程以經書典籍而惟日課其起念公私誠偽以為甲乙。此其事可行乎。今如鄉會試歲科考不閱其試卷而惟日督學官問集處家之言行動作以為去取。此其事可行乎。童子入塾延師督課每日無經書誦讀之事而欲其心不放而欲其有

所恪守。此其事可行乎。蓋既有學校庠序之設。則必閑其志於道藝。既有書冊音訓之習。則必矢其誠於規矩。夫然後可以生奮勉之心。而獎掖於作忠教孝。化戾改愆之路。祇在勤學之務實而已。奚必矯變成說。而轉涉於空言為耶。正須知孝弟謹信。即所謂學文也。學文即學孝弟謹信也。正須知志道據德依仁。即所謂游藝也。游藝即游於道德仁之內也。愈誦此。輕彼重。則愈歧而二之耳。

原學論

愚既論穆堂之原學。而又自為原學論者。深見學之無事於原也。原學者。則欲廢學而已。請以禮言。禮者。履也。

人所踐履。則率由之。持循之。正志齋莊。斯即禮矣。故曰克己復禮。其綱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其目也。然此則聖人為顏子言。仁所從事。聖門大賢鑽仰高堅。有博文之功。乃得此以約之。若其教天下之人。該悉天下之事。則安能以此概說之。是以釐其經三百焉。致其曲三千焉。必如是。乃足以立禮也。今若舉凡尊卑遠近。問勞酬獻之儀。舉凡吉凶賓軍嘉之事。皆推原禮所由起。以數言該舉之。此必不能通者也。然則學者。三代共之。千萬世服習而修明之。而今乃曰。吾欲原其始也。故曰。原學者。直是欲廢學而已矣。聖人以躬行示人。即必以躬行為學也。以五倫為教。即必以五倫

為學也。然此其大綱耳。三代庠序學校。辟雍頌宮。有其地。鐘鼓絃歌。有其器。有其節。而其師若弟子。諷誦誦解。即必有其簡編誦肄之業。今不傳耳。彼石梁王氏者。且謂學記之不詳陳矣。豈知漢承秦火之後。六經始漸出於世。博士之錄。王制尚不能明言。其時代制氏之鏗鏘鼓舞。倘不能言其義。不特此也。即班固之志。禮樂已不能臚舉其典物。即鄭康成之注。禮經亦不能舉所引諸書。悉整比以示後學矣。陸德明。孔穎達。皆唐初聞人。而陸亦尙未能盡衷音訓之一。是孔尙未能盡衷毛鄭服杜之指歸。直待宋程朱。遙溯孔孟之傳。而又苦於去聖太遠。故訂以虛參定較量。驟難畫一。幸有朱子章句。研析使後人稍得以尋津筏之所自。今日為學者。正宜乘此問津有由之時。平心虛懷。以上叩淵源經術之實。是乃千萬世服習而修明者。其程功致力探本攷原。全在今日。而其稍敏悟者。輒欲原學也。自學者效其行事而已。不在記誦誦肄之末也。則將曰。禮者履也。不在乎器數典司之末也。愚故曰。原學者直欲廢學而已耳。安得不為吾學侶敬論之。

姚江學致良知論上

姚江之學。與朱子異。人皆知之。然所以謂致良知之學。與朱子異者。正以其不當以此詁大學之格致耳。陽明以致良知詁大學之格致。故必欲從日本以誠意居先。

是則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皆系其次矣。系大學之次。則失古人所以為學之實矣。夫大學條目。豈自孔氏之遺書始言之乎。是固自時教正業。退息居學。若王之。曾子則先以某條件焉。卿大夫適子則先以某條件焉。其所為度量。教制之詳。今無由以稽矣。蓋古大學之教。不知廢於何時。聖門教人博文約禮。則六經其要也。孟子初見滕君。首言性善。稱堯舜。此其大綱也。至其剖析事為。一則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再則曰若夫潤澤在君。與子假若滕君為世子時。親受業於門。必有詳加考析。以裕經國之本者矣。即使當日夫子得柄用。以治魯。以興周。亦必由文武之方策。周公之典。

禮。未有以空談性道為之者。孔子孟子皆不得已而託諸刑定教言。迨秦火已後。漢儒漸次修舉舊籍。而又間以晉之清談。唐之詞采。無由以整理遺緒也。宋之程朱始能窺見聖賢大旨。而宋元以後。帖經訓義。變為制舉之時文。正得由肆繹經書以上。源正學矣。而有明一代。其務本業者。專習時文。不克深究也。於是其間通敏之資。如陽明王氏。奮其獨造之見意。以為直到聖涯。而轉覺朱子之近於庸常也。白沙甘泉。紅門靜坐之學。從而和之。此其始未嘗不深會於聖賢之詣。而其一意孤行。漸啟門戶之幟。則不可不防其弊也。幸至今日。經學昌明。學者皆知奉朱子為正路之導。其承姚江之說者。固

當化去門戶之見。平心虛衷。以適於經傳之訓義。而又
有由漢荀虞馬鄭博涉羣言。以為樸學。此則攷訂之學。
又往往與朱子異者。是皆不探其本而逐其末者也。攷
証之學。則與良知之學正相反對。以愚區區之見。則良
知既不必自名其學。而攷証諸家精心研討。以漢儒為
名乎。豈漢學果能究悉乎。則吾謂攷証之學。實自馬端
臨王應麟黃震之徒。而後濬發之。其用意深粹。仍自朱
子門人之緒得之。孟子固曰。夫道一而已。然則學一而
已矣。攷訂之學。仍皆聖賢之學也。良知之學。則無此學
也。

姚江學致良知論下

前而鷺湖之學。後而江門之學。皆可綜理條貫之。使與
朱子合也。惟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為說。則實異乎朱子
所不得不辨者。彼固謂其說本孟子也。孟子擴充之旨。
謂以仁心行仁政者。推此以加諸彼。就仁術以啟發當
時之國君。非於大學條目言之也。故曰。所不學而能者。
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固明說不學
不慮矣。言不學不慮。則與大學格物致知之用力程功
不同矣。夫所謂致良知者。即擴充其良知也。乍見孺子
將入井。此迫切之際。可與之言學乎。與甲兵危士臣之
際。可與之言學乎。則不得不指其良心發見之端。然亦
必準之以權度。權度於物皆然而心為甚。心為甚者。指

其急切處也。物皆然。則平日從容分析輕重長短。是又即大學格物致知。在誠意前之謂也。孰謂大學本末厚薄之下。未嘗申繹格致。而遽先釋誠意者乎。熟讀孟子而致良知之說。是有意與朱子立異。灼然無疑矣。凡為學。切勿分別門戶也。而為說經計。則焉得不剖其歧說。大學章句。必以朱子所定為正本。不可妄言復古本。是則姚江致良知之說。大有蠹於經者。是以申切論之。

致訂論上之一

致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為主。其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異。不嗜博。嗜瑣而專力於致訂。斯可以言致訂矣。致訂者。對空談義理。

之學而言之也。凡所為致訂者。欲以資義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辨之是炫。而於義理之本然。反置不問者。是即畔道之漸。所由啟也。如近日惠棟之於易。極意博綜。而妄取他本以解經字。甚至以繫辭傳天一地二以下。為後人所增。以富有日新諸語。為後人所訓。以說卦傳乾健也。以下。為後人所益。又如近日閻若璩之於書。苛求古文。毛舉細碎。逞其口辨。甚至以危微精一十六字。為非經所有。凡此等謬說。皆起於偶有所見。而究其自信自炫。遂反唇而不顧。其安者。皆嗜博嗜異。而不惟義理之是求也。學者束髮受書。則誦讀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迨其後用時文。取科第。又厭薄故常。思騁其智。

力於是以攷訂為易於見長。其初亦第知擴充聞見。非有意與幼時所肄相左也。既乃漸驚漸遠。而不知所歸。其與遊子日事漂蕩而不顧父母妻子者何異。攷訂本極正之通途。而無如由之者之自敗也。則不衷於義理之弊而已矣。然則攷訂之學。轉不及空談義理者。歟。曰。攷訂之學。豈惟勝之。正賴有攷訂之學。然後義理尤長。近日秀水朱氏經義攷。其有資於攷證人。所知也。朱氏此書。可謂切於攷訂矣。然吾所最憾者。每書載其原序。而於序尾之年月。反多刪去。將使觀者何由而得其師承之所自乎。何由而參驗其沿革。同異乎。宋以後言義理。則益加密矣。顧有恃義理之益。明而轉薄視漢唐注

疏者。忽視爾。正說文者。甚且有以意測義。而断定訓詁。形聲者。有無所憑藉。而直言某與某古通用者。此皆空談義理。不知攷訂者。誤之乃激而成嗜博嗜異之侈。為妄說者。是二者其弊均也。言正誤則開妄改之弊。言錯簡則開妄作之弊。若究其所始。則錯簡之疑。始於鄭康成之注玉藻其段。言脫爛者。原自有所以處之。非私見也。而極其弊。至於宋儒之改康誥首段。以為洛誥之文。則誤甚矣。詳具拙撰書附記至於正誤。以某字當為某字。則鄭氏之失為多。後人又豈得尤而效之。語其大者。則衷之於義理。語其小者。則衷之於文藝。語其實際。則衷之於所據之原處。三者備而攷訂之法。盡是矣。然而文藝

亦必根柢於道也。所據羣籍亦必師諸近聖也。故曰攷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為主。

攷訂論上之二

客曰：子謂攷訂必衷於義理者，以治經言也。若博攷子史諸集，其盡然耶？曰：吾固謂攷訂在於審其來處也。如攷史則所攷之事，必以所據之書為斷。其所據之書出於正史，歟？出於別史雜史，歟？出於野史，歟？即同出正史，而正史所據必有其足信之實，有前後數代之失，以證之。有前後諸紀傳之歲月，以證之。有旁推諸記載，以證之。則益足以申其是，而辨其非矣。攷諸子集亦然。既有其所據之書，則其記載之先後，互校之虛實，此其中即

有義理之所徵者，即有文勢之所區別者。故凡考子史諸集者，皆與治經之功一也。天下古今未有文字不衷於義理者也。豈惟諸子諸史諸集哉？即稗官說類之流，皆可以此概之矣。豈惟稗說哉？即里俗鄉曲傳誦勸善之文，苟其合於義理者，即無庸執攷訂之學以駁難之。此所當權其輕重而已矣。如權其輕重，則不至泥古反古，致以為攷訂者之累矣。如古有父在為母服，暮年之說，通儒皆信之。然吾合古今參攷之，雖其明有所徵，而不得不直言其不可從也。詳見禮記又見近日全氏祖望著一文，辨闕海祀天后事，此惟衷諸義理有功於民，則祀之而毅然奮筆以辨之，可乎？故曰：凡攷訂者，一以衷

於義理為主

攷訂論上之三

客曰子謂攷訂衷於義理而所據之書與文藝兼之是三者固足以該攷訂之學矣。惟有一事不能以此例之者。則攷訂法帖耳。豈其攷訂法帖者必皆以書法為主耶。曰金石自是一類。法帖與書畫自是一類。攷金石則仍吾前所云攷史之例矣。若攷法帖則專以書法為主。何者。法帖書畫者藝而已矣。雖言藝亦必根於道。然未有言藝而轉舍藝以為言者。故凡攷法帖而博極參證於經史者。此言藝之本也。其有不甘於言藝而必假攷訂經史以為名者。此自欺之事也。嘗見陝碑有修某城

一碑字極醜拙而其事足以證史。如此之類。不以書法言可也。至若篆變隸。變楷以來。歷朝諸家之原委。亦必講求之。以定學術之淳漓。趨何之邪正。此非衷於義理者乎。如漢唐隸書肥瘦骨肉之上下源流。非關於學術乎。楷行以下。雖流別漸多。然如王羲之書。以乘殺論為首者。正為其小楷中具開闔起伏正變之勢。所以瘞鶴銘可與並論也。而後之不知書者。推吳廷所刻本一例。圓熟者為真。則適以開作偽者之漸。此非關於學術士風者乎。近日如王澐知學書。而所撰帖跋。避論書談藝之名。而嗜援史事。矜為攷訂之學。實則所攷轉多舛誤。今之學者。動輒舉碑刻之文。以斷史之誤。然其中固

實有史誤而碑可信者亦有不妨兩存以備攷者如唐
文宗年號大和是大小之大史皆誤為太和遼道宗年
號壽昌史皆誤為壽隆此則必以石刻正之若其他歲
日職官名氏或有不得執一以遽斷之者近日言碑帖
者不知藝之與道通也嫌其涉於僅言鑒賞似遊客之
所為故於碑帖必先求其與史傳之合否又往往必申
石刻以抑史傳其意未嘗不善而其實則欲避居論書
之名為大言以欺人而已矣歐陽子已薄視鍾王虞柳
以茗飲圖畫為比直恐劃界道與菽而二之則吾不敢
也歐陽子與石守道書以鍾王虞柳之書比於嗜茗飲
王虞柳並說不欲斥言虞柳者石守道來書中語蓋以鍾
云虞柳可與虞並稱乎此其隨手指語又不足以較

量也然歐陽之文世所重也今以書法比之謂全不
固不也漢人蓋達常者即唐宋以後西家之制母追
以攷訂也程蓋達常者即唐宋以後西家之制母追
亦有足裨於史者詩文者豈得與若飲一草出處
游於藝又曰史執藝事以者諫藝可畫卑視乎且夫
一之學則約之裨益於人心風俗則必經日閱不涉
端在是矣如六天之盧氏注於大戴之言明在為路
鄭氏之言祭之皇氏注於大戴之言明在為路
於經如祭之皇氏注於大戴之言明在為路
不可行也後世書家之用豈不蹟之未如黃庭堅如
本之原委先後世能詳其用之與否如黃庭堅如
其巨細遠近但爭其有用與否如黃庭堅如
如吾邑黃氏中但爭其有用與否如黃庭堅如
學古能文之名欲借其石序以前有碑益乎庭堅如
之薄固不足言其所以所稱致重此書也及其資於
志而玩物不盡著撰人書人則無益於攷不盡著存
所錄碑目不盡著撰人書人則無益於攷不盡著存

則伏則無益於考不此之究而以玩物喪志相形言之
附因是則未嘗留意此事者之言而違問其序之工否乎
及論歐文

攷訂論中之一

有訓詁之攷訂有辨難之攷訂有校讐之攷訂有鑿賞
之攷訂古之立言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攷
訂也古之為傳注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攷
訂也若東漢時淹洽諸經如鄭康成者知後人欲加攷
訂之功則所見之書尚多必已備陳之矣所據之音訓
何自必亦詳說之矣豈惟鄭氏之於諸經古之人有先
我而稽纂者當早剖其本末而具其節目則無事於後
人之攷訂矣此固必不能之勢也然而原其大要則稽

古之勤自漢儒始漢儒所自為訓義者又不盡傳於後
於是荀虞鄭氏之易申轅之詩服之春秋反賴後人為
之掇拾輯錄至有不能知其上下文義若何而專舉其
一語為証者然而師承之遺緒時有間見引述賴得假
途問津者即徐遵明二劉之徒尚矻矻綴及之而又間
隔以有唐一代傳涉詞藻而其源弗探也陸氏在隋末
唐初作釋文已多兩歧之音訓矣何況鄭康成生於許
慎作說文後之廿九年其上下原流沿革同異之所以
然孰從而一一詳質之即當北宋時亦安知無一二遺
聞逸說在人口耳者而啖趙以後為春秋學者已多自
立議論推而上之昌黎已有三傳束閣之語曾不知三

傳俱東高閣更何據以究遺經之終始乎。直至南宋而朱子出焉。吾非敢目朱子為攷訂家也。謂其用心之精。用心之正也。即一攷訂之事。未有不本於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者也。夫然後鄭樵馬端臨王應麟之輩出焉。用心之精自南宋始也。而其後又間隔以有明一代之不知攷訂。明人之不知攷訂。則八比時文之弊也。學者童而習焉。則由八比時文入也。然而上下千古通澈言之。則攷訂之學未有盛於我國朝者也。宋人之推歐陽子也。曰以通經學古為高。乃歐陽氏之於攷訂。尚有待焉者。則通經學古之事。必於攷訂先之。雖沿有明之制。藝而實承宋儒之傳義。萃漢唐之注疏。則未有過於今日者也。學者幸際斯時。其勿區漢學宋學而二之矣。然而則漢學宋學之界者。固非也。其必欲通漢學宋學之郵者。亦非也。今日上則有欽定諸經傳疏義說。下則內外皆有四庫書寫本。即以科舉時文亦人人知有稽古通途所自出。昔之患其儉陋者。今已轉欲防其驚廣嗜異之漸。是則此時之攷訂。視前人倍易為力。其收功也。亦視前人倍多所逸。獲則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與用力之勤。兼而出之。何不可隨所近之路。以適於大道乎。故吾曰攷訂之事。必以義理為主。

然則證據經史整齊百家近儒孰先耶曰豈敢品次之哉前乎我者誦其遺文而已此中分別出入之際難言之矣若就吾見聞最近者無錫顧氏之於春秋元和惠氏之於詩經婺源江氏之於三札吾皆未及見其人而粗得其緒矣吾所目及見者則休寧戴震歙縣金榜金壇段玉裁是皆惠江氏之後出者然吾雖皆略知其人而未与之友也就吾所與辨折往復者則如餘姚盧文弨嘉定錢大昕大昭也此諸子之書具在抑又不必從而軒輊之吾門從遊者則若寶應劉台拱海州凌廷堪曲阜孔廣森南城王聘珍亦其亞已高郵王念孫與其子引之皆推服金壇段氏說文之學引之亦謂劉台拱深於論語昨阮侍郎元以所錄台拱之書來示其論語卷中有精審者亦有偏執者而凌廷堪之儀禮釋例雖不為害而究亦無所益蓋此事原不能求其備善者也故執已所長以議人之短者可偶舉其一二而不可繩其全也惟詩文家竟有不事攷訂者此固無害其為專長秀水錢載詩人也不必善攷訂也而与戴震每相遇輒持論齟齬亦有時戴過於激之然而錢不敢斥言攷訂家之失也惟鉛山蔣士銓詩集有題焦山瘞鶴銘一詩其言曰注疏流弊事攷訂鼯鼠入角成蹊徑此則大不可者攷訂瘞鶴銘特金石中一事耳与注疏何涉而以攷訂之為弊歸咎於注疏是特俗塾三家邨中授蒙

童者第知有范翔四書體註語以十三經注疏則茫然未嘗開卷者。蔣或即其人耶。若非其人。曷由有此語耶。聞蔣主講席於揚州。諸生有汪中者。夙以博辨自詡。起而問曰。女子之嫁。母送之門。是何門。蔣曰。姑俟查。汪曰。俟查。攷則無所庸其掌教矣。蔣以此深銜之。語學使欲置之劣等。今若以蔣此詩証之。則其答汪生似太過。自抑矣。推其題。瘞鶴銘而斥注疏之攷訂。則其答汪生應云。母送何門。不應來問。則與其詩相應矣。而蔣不敢也。吾所識如諸城劉閣老。壩之於金石碑版及錢侍郎載之於詩文。皆不善於攷訂。而不敢公然斥攷訂為非。惟一蔣君有出言之違失。若此者。蔣之詩近頗為人傳誦。此豈得阿私好而諱匿之。凡人各有所長。豈其人必攷訂而後成家乎。要在乎心。而勿涉矜氣。則攷訂與不攷訂皆無弊矣。

攷訂論下之一

凡攷訂之學。蓋出於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後攷訂之說。有互難而後攷訂之義。有隱僻而後攷訂之途。有塞而後通之人。有病而後藥之也。乃者義之隱僻者。或實無可闡之原。或粹無可檢之來處。則虛以俟之可矣。事之兩歧說之互勘。而皆不得其根據。則待其後定而已矣。此亦莊生所謂緣督為經也。借如未有竅。卻有何從批之導之哉。若其立意以攷訂見長者。則先自設心以逆。

之而可言攷訂乎。若其於事之兩歧說之互出。義之險
贖苟間以私意出入而軒輊焉者。其為攷訂也。必偏執
而愈增其擾矣。又奚以攷訂為哉。攷訂者懲禁絲而理
之也。未有益之以禁絲者。也是故攷訂之學。可以平吾
心。可以養吾氣。可以漸問於學道之津矣。故曰攷訂之
學以義理為主。

攷訂論下之二

客曰。攷訂之學。其出於後世學人。而非古先聖訓所有
也乎。曰。聖言早已具矣。特未明著其為攷訂言之耳。蓋
嘗反覆推究上下古今攷訂家之所以然。具於此三言
矣。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攷訂之道盡。於是

矣。大抵攷訂者之用。已意初非好矜己以炫所長也。亦
實因乍見某書某處有間可入也。而未暇於此事之旁
見於他處者。悉取而詳核之。則誤者什有幾矣。其或又
見一處正。與此處足以互按也。喜而並勘之。以為兩端
之執在是也。而不知前乎我者。某家某文早有說。以處
之。吾不及知。而遽以吾所見定之。又非漏則略。故觀書
貴溥也。每有積數十年之參互待決者。一旦豁然得之
矣。而後此又於某書見有此條。其所見又倍於我者。乃
始皇然省也。此皆未多聞之故也。至於不肯闕疑。不甘
闕疑。則其弊最大。今之言攷訂者。相率而蹈之者。比比
皆是也。何者。不平心。不虛己。而好勝之害中之也。未攷

訂之前已有胸中成例在矣及其所遇偶有不合於吾
例者則遷就圓合以為之說必不欲闕疑也經史之事
有能析其一端而不能盡白其後一端則恥之則概以
已意演繹之必不欲闕疑也今有衆賓廣坐中某舉一
事為問其知之者則應曰某作某義某出某典其不知
者稍有愧色不欲顯也則起而更以他事亂之不則出
一別說以間之今有市鬻貨者某貨取直若干其欲應
者則緩圖之矣其黠者則詭言他物以亂之若不以為
意者俟其人悔而更議也於是黠者以離得合矣此固
市井小人之為也其出別說以間亂者奚以異此然則
攷訂而不甘於闕疑是殆與市井小人之習相埒乎曰
不然彼聞一言而出他說以間亂之者固非矣然而坐
中有識者輒掩口笑之衆皆知其無能為役也若攷訂
家遇難解處毅然以一說強質之則竟筆諸著述傳諸
藝林甚且有奉為定解者直有以為利而不知其害者
此其為弊中於人心學術以視市井小人之所為不更
下一等乎不意攷訂本至精之正業而其可笑至於如
此者則強不知以為知之為患大也夫然後知聖人教
人灼見後世人心學術之利弊至深遠也客曰子以疑
必當闕則古籍可疑者多矣如畫從而闕之將安用注
釋為耶曰聖人固明言之其必不可不闕者則無寧闕
也其稍有可通之處則慎言而已矣治家者惟儉可以

養廉治經史者惟慎可以補闕有慎言之一途而闕疑之法圓足之至矣至於併欲慎言而無從者則仍歸於闕疑而已然而慎言亦豈易哉有出入採取之慎有比較絜度之慎有落筆字句之慎有出言詞氣之慎夫非為畏物議而慎為友朋箴規而慎也學者立言本宜敬以出之遠鄙倍而擇尤雅或者其庶幾乎

攷訂論下之三

攷訂者訂證之訂非斷定之定也攷訂者攷據攷證之謂非斷定之謂如曰攷定則聖哲作之也非學者所敢也近見戴震謂非典制名物不足以窺聖道且如宮室之制必據大戴記盧注謂明堂即路寢不知盧注所謂

路寢與明堂同者未知是言其中某制某義之相同也而謂路寢即明堂乎如井田之制近日沈彤得漢尺即準之以命有周之世分田制祿之法可乎如祭祀之制鄭康成氏謂禘是祭天實是誤會祭法而近目為鄭學者必傳合其說謂禘非宗廟之祭可乎愚謂治禮經者但當纂言而不當纂祀蓋纂言則古說即有沿革同異或不妨並存以資考析耳纂言則諸經雖各為指歸而間或取彼以證此亦未遽伸此以抑彼也若竟居然斷定某制當如何某事是如何非其目覩誰則信之自聖人仰述夏殷已去無徵不信今日之視周與周之視夏殷何如哉况居今日而斷定古之典制名物非妄則鑿

也妄則啟僭以誣世也鑿則嗜異以自欺也凡學問之事苟非大為害於世教者慎勿剖斷之也且勿論不當纂禮凡典制名物吾未目見必不可斷之固已且即以纂言之法雖一字義苟非有前人成說亦不可以斷定嘗見一友集中述戴震說朕兆朕字謂是舟之拆裂隙縫此字從舟而說文舟字條下無此說也今以已見造為說文可乎又見一友集中援近日段玉裁說左傳人盡夫也句謂此條杜註數句皆有天字欲改云人盡天也可乎然此皆不足道也請就一事言之尚書武成王若曰以下乃是史臣重述之文而蔡傳必執原本為錯簡居然更造一篇名曰攷定武成至今塾師遵為定本此則宋儒明於義理者自蹈於茂古皆擅言攷定之弊有以致之可勿慎諸

理說駁戴震作

近日休寧戴震一生畢力於名物象數之學專且勤矣實亦攷訂之一端耳乃其不甘以攷訂為事而欲談性道以立異於程朱就其大要則言理力詆宋儒以謂理者是密察條析之謂非性道統挈之謂反目朱子性即理也之訓謂入於釋老真宰真空之說竟敢刊八文集說理字至一卷之多其大要則如此其反覆駁詰牽繞諸語不必與剖說也惟其中最顯者引經二處請略申之一引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

成位乎其中矣。試問繫辭傳此二語，非即性道統挈之理字乎？成位乎其中者，謂易道也。則入之性，即理無疑者也。對上賢人之德，賢人之業，則此句理字，以人所具性道統挈言之，更無疑也。此處正承天地定位而言易之成位乎其中，豈暇遽以凡事之脍理條理言耶？此不待辨而明者也。再則又引樂記天理滅矣，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句天理對下人欲，則天理即上所云天之性也。正是性即理也之義，而戴震轉援此二文，以謂皆密察條析之理，非性即理之理，蓋特有意與朱子立異。惟恐人援此二文以詰難之，而必先援二經語以寔其密理條析之說，可謂妄矣。夫理者，澈上徹下之謂。性道統挈之理，即密察條析之理，無二義也。義理之理，即文理肌理、脍理之理，無二義也。其見於事治玉治骨角之理，即理官理獄之理，無二義也。事理之理，即析理整理之理，無二義也。假如專以在事在物之條析名曰理，而性道統挈處無此理之名，則易繫辭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樂記天理滅矣，即此二文，先不可通矣。吾故曰戴震文理未通也。樂記此段下愚既略附記矣。易傳首章下則不敢也。是以別錄此篇題以駁戴震，豈得已哉。

附錄與程魚門平錢戴二君議論舊州

昨擇石與東原議論相詆皆未免於過激戴東原新入
詞館斥詈前輩亦擇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無定據耳
擇石謂東原破碎大道擇石蓋不知攷訂之學此不能
折服東原也詁訓名物豈可目為破碎學者正宜細究
考訂詁訓然後能講義理也宋儒恃其義理明白遂輕
忽爾疋說文不幾漸流於空談耶况宋儒每有執後世
文字習用之義輒定為詁訓者是尤蔑古之弊大不可
也今日錢戴二君之爭辨雖詞皆過激究必以東原說
為正也然二君皆為時所稱我輩當出一言持其平使
學者無歧惑焉東原固精且勤矣然其曰聖人之道必
由典制名物得之此亦偶就一二事言之可矣若綜諸

經之義試問周易卦文象象乘承比應之義謂必由典
制名物以見之可乎春秋比事屬辭之旨謂必由典制
名物見之可乎即尚書具四代政典有謨訓誥誓之法
戒存焉而必處之由典制名物求之可乎即詩具徵鳥
獸草木而有忠孝之文義勸懲之大防必盡由典制名
物求之可乎聖門垂教論語其正經也論語孟子必以
典制名物求之可乎孝經以典制名物求之可乎戴君
所說者特專指三禮與爾疋耳三禮云者經部統義之
稱也究當分別言之小戴記禮之傳也當合儀禮說之
韓子已言儀禮非後世所用願宜知其義而已其義難
知則合其經傳以求之學者正宜先知禮運首段之並

非歧入異說也。又宜知學記之並非泛事空說也。又宜知玉藻鄭氏所明脫爛處之不宜徑皆接合也。又宜知樂記十一篇之宜各審其篇次也。此又豈繫以典制名物得之者乎。周官六典何以不略見於諸經。禮記六太何以不同於周官。古籍邈遠不能詳徵。必欲一一具若目見而詳陳之乎。況禮所具者周典耳。夫子於夏殷禮皆能言之。以其無徵。故民弗從而不言也。今雖周之典制尚有存其略者。而其於善之無徵。民之弗從則一也。是以方網愚昧之見。今日學者但當纂言而不當纂禮。纂言者前人解詁之同異。音訓之同異。師承源委之實際。則詳審擇之而已矣。若近日之元和惠氏婺源江氏以及戴君之輩。皆畢生殫力於名物象數之學。至勤且博。則實人所難能也。吾惟愛之重之。而不欲勸子弟朋友效之。必若錢君及蔣心畬。斥攷訂之學之弊。則始才忌能者之所為矣。故吾勸同志者深以攷訂為務。而攷訂必以義理為主。

復初齋文集卷第八

詩法論

歐陽子援揚子制器有法以論書法則詩文之賴法以定也審矣忘筌忘蹄非無筌蹄也律之還宮必起於審度度即法也顧其用之也無定方而其所以用之實有立乎法之先而運乎法之中者故法非徒法也法非板法也且以詩言之詩之作於誰哉則法之用用於誰哉詩中有我在也法中有我以運之也即其同一詩也同一法也我与若俱用此法而用之之理用之之趣各有不同者不能使子而如吾面也同一時同一境同一

大興翁方綱覃溪

事之作而其用法之所以然。父不能得之於子。師不能傳之於弟。即同一在我之作。而今歲不能仿昨歲語。今日不能用昨日之語。况其隔時地分古今而強我以就古人之法。強執古人以定我之法。此則蔑古之尤者也。而可謂之效古哉。故曰文成而法立。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原也。有立乎其節目。立乎其肌理界縫者。此法之窮形盡變也。杜云。法自儒家有此法之立本者也。又曰。佳句法如何。此法之盡變者也。夫惟法之立本者。不自我始之。則先河後海。或原或委。必求諸古人也。夫惟法之盡變者。大而始終條理。細而一字之虛實單雙。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後接筭。秉承轉換。開合正變。必求諸古人也。乃知其悉準諸繩墨規矩。悉效諸六律五聲。而我不得絲毫以已意與焉。故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應有者盡有之。應無者盡無之。夫然後可以謂之詩。夫然後可以謂之法矣。

格調論上

詩之壞於格調也。自明李何輩誤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於格調而偽體出焉。非格調之病也。泥格調者病之也。夫詩豈有不具格調者哉。記曰。變成方。謂之音。方者音之應節也。其節即格調也。又曰。聲成文。謂之音。文者音之成章也。其章即格調也。是故。噍殺暉。緩直。廉和柔。

之別。由此出焉。是則格調云者。非一家所能概。非一時一代所能專也。古之為詩者。皆具格調。皆不講格調。格調非可口講而筆授也。唐人之詩。未有執漢魏六朝之詩。以自為格調者。宋之詩。未有執唐詩為格調。即至金元詩。亦未有執唐宋為格調者。獨至明李何輩。乃泥執文選體。以為漢魏六朝之格調焉。泥執盛唐諸家。以為唐格調焉。於是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格調之是泥。於是上下古今。只有一格調。而無遞變遞承之格調矣。至於漁洋變格調曰神韻。其實即格調耳。而不欲復言格調者。漁洋不敢議李何之失。又惟恐後人以李何之名歸之。是以變而言神韻。則不比講格調者之滋弊矣。然而又慮後人執神韻為是。格調為非。則又不知格調本非誤。而全壞於李何輩之泥格調者。誤之故。不得以不

論

格調論中

熟精文選理。非謂效其體也。漁洋先生乃謂理字不必深求其解。故李滄溟之純用選體者。直謂唐無五言古詩矣。所謂唐無五言古詩者。正謂其無選體之五言古詩也。先生乃謂譏滄溟者不合其下句觀之。而但執唐無五古一句。以歸咎於滄溟滄溟不受也。豈知滄溟之咎。正專在此。唐無五言古詩一句。乎彼謂唐之古詩。皆不仿效選體耳。豈知唐古詩。正以不仿選體為正。唐人

尚以不仿選體為正而後之為詩者轉欲選體之仿耶
此所謂舛也且即以選體言之文選自漢魏迄齊梁非
一體也而概曰選體可乎如謂文選諸家之詩共合
而目為選體則只一體非衆體矣中間何以復有擬古
之作乎即觀選詩中有擬古之篇則知古之上復有古
焉何可泥執而混為一乎泥而一之則是蔑古而已此
則正受古人之憾正受古人之笑而已矣然則學之汲
古師古何為也哉曰聖言好古敏求而夏殷之禮不能
於祀宋徵之凡所以求古者師其意也師其意則其迹
不必求肖之也孔子於三百篇皆弦而歌之以合於節
武之音豈三百篇篇篇皆具節武節奏乎抑且勿遠稽

三百篇即以唐音最盛之際若杜若李若右丞高岑之
屬有一效建安之作有一效謝顏之作者乎宋詩盛於
熙豐之際蘇黃集中有一效盛唐之作者乎直至明朝
而李何在前王李踵後乃有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之說
因而遂有五言必效選體之說五言不效選體則謂之
唐無五言古詩然則七古亦將必以盛唐為正矣則何
不云宋無七言古詩而彼不敢也是以漁洋代為下轉
語曰蘇詩七律不可學是則直曰蘇無七律而有其七
律夫然後可以繼李滄溟之論耳漁洋豈但謂蘇七律
不可學又謂白詩不可學夫謂七律宜宗盛唐則杜固
居其正無疑也然又謂五古宜宗選體選體之說不能

旁通也。故又變格調為神韻。而以王孟韋柳當其正。則杜之五古。又居其變。同一杜詩。而七言居其正。五言居其變。然則仰窺弦歌韶武之音。其將必以清廟思文之什為正。而東山鷓鴣之音為變乎。其將何以為後學者之準式。吾故曰作詩勿泥逸體。

格調論下

化格調之見而後詞必已出也。化格調之見而後教人自為也。化格調之見而後可以言詩。化格調之見而後可以言格調也。今且勿以意匠之獨運者言之。且勿以苦心孤詣。戛戛獨造者言之。今且以效古之作。若規仿格調者言之。古之擬樂府者。若行路難。其初本以行旅

閱歷言也。其后漸擴寫情事矣。若巫山高。其初以雲雨十二峰言也。其後漸以曠望之懷言矣。如原題所指某事。而后来擬作變而推廣者。不可勝原也。惟其如此。所以賴有樂府解題也。若使其后来擬作。悉依原本為之。則何為而有解題之作乎。又如鄴中集之有擬作江文通之有擬作丹素甘辛之喻。亦特就其體制而申析之。以為此某家之格制如此。則其后来學者之引伸類長。不皆如此。又可知也。若使人人篇篇悉依仿此式。而為之。則曷為拈此以擬出之哉。又若阮陳以后。詠懷感遇諸篇。皆名曰效古也。後人詩集亦多效之。亦正可見其全集諸作。皆不執此體式。而特假此題樣。以見端。此亦

正是古調不盡可概施之徵驗而已矣。然吾舉此如江文通擬古之作如陳伯玉感遇之作特其偶一為之可耳。蘇子美之四言非復韋孟之四言也。四言古制也。尚且如此况五七言乎。東坡之和陶非復柴桑之五言非復左司之五言也。五言近古尚且如此况七言乎。今如鑄類帖於石者其首卷必黃庭樂毅洛神東方讚諸古楷也。或其所據之本出於某代某家中間實有訂正舛訛者則可耳。不則陳陳相因誰其賞之乎。今編刻一集其卷端必冠以擬古感興諸題而又徒貌其句勢其中無所自主其外無以自見者誰復從而誦之夫其題內有擬古仿古者尚且宜自為格制自為機杼也。而况其題本出自為其境其事屬我自為者非古人之面而假古人之面非古人之貌而襲古人之貌此其為頑鈍不靈泥滯弗化也可鄙可恥莫甚於斯矣。吾自日接親戚賓友有必應言之言有必應答述之語而願妄作戲場優伶之聲音色笑以為中節雖奴隸之愚賤村野之牧豎皆將起而非笑之而操觚者願自蹈之豈理也哉。

神韻論上

詩三百篇聖人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韶武古樂也。盛德之所同也。謂清廟猗那合之可也。謂節南山雨無正合之可乎。謂關雎鵲巢合之可也。謂株林匪風合之可乎。是必有標乎音之本者矣。以其義言之則聖

人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以其音言之則曰樂不淫哀不傷曰各得其所曰洋洋盈耳而未有一言該其所以然者音之理通於微而音之發非一緒在善讀者領會之而已況乎漢魏六朝以後正變愈出愈繁而豈能撮舉其所以然盛唐之杜甫詩教之繩矩也而未嘗言及神韻至司空圖嚴羽之徒乃標舉其概而今新城王氏暢之非後人之所詣能言前古所未言也天地之精華人之性情經籍之膏腴日久而不得不一宣洩之也自新城王氏一唱神韻之說學者輒目此為新城言詩之秘而不知詩之所固有者非自新城始吾之也且杜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神字即神韻也杜云精熟文

選理韓云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杜牧謂李賀詩使加之以理奴僕命騷可矣此理字即神韻也神韻者徹上徹下無所不該其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其謂鏡花水月空中之象亦皆即此神韻之正旨也非墮人空寂之謂也其謂推入深致指出訛謬定命遠猶辰告二句以質之即此神韻之正旨也非所云理字不必深求之謂也然則神韻者是乃所以君形者也昔之言格調者吾謂新城變格調之說而衷以神韻其實格調即神韻也今人誤執神韻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見欲以肌理之說實之其實肌理亦即神韻也昔之人未有專舉神韻以言詩者故今時學者若欲目神韻為新城王氏之

學此正坐在不曉神韻為何事耳。知神韻之所以然則知是詩中所自具非至新城王氏始也。其新城之專舉空音鏡象一邊特專以針灸李何一輩之癥肥貌襲者言之非神韻之全也。且其誤謂理字不必深求其解則彼新城一變實尚有未喻神韻之全者而豈得以神韻屬之新城也哉。

神韻論中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中道而立非界在難易之間之謂也。朱子集註蓋偶用某家之說以中為難易遠近之中間。此中字一誤會則而立二字亦不得明白矣。道無邊際之可指道無四隅之可竟道

無難易遠近之可言也。然而其中其外則人皆見之中道而立者言教者之機緒引躍不發只在此道內不能出道外一步以援引學者助之使入也。只看汝能從我否耳。其能從者自能入來也。道是一個大圈。我只立在此大圈之內看汝能入來与否耳。此即詩家神韻之說也。今以藝事言之。寫字欲運腕空靈即神韻之謂也。其不知古人之實得而欲學其運腕空靈必致手不能握筆矣。知其所以然則吾兩手寫字其沉鬱積力全用於不執筆之左手。然後其執筆之右手自然輕靈運轉如意矣。以為文之理喻之則即据上游之謂也。然則何以能得神韻乎。曰置身題上則黃鶯一舉見山川之紆曲

再舉見天地之圓方文之心也文之骨也法外之意也夫然后可以針對痴肥貌襲之弊也彼痴肥貌襲正患坐在題中舉眼不見四周之輪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痴肥既不可削枯又不可似既非也不似又非也是以李何固謬王李又謬抑湯若士徐天池輩之矯變李何亦又非也抑且公安竟陵之矯變李何又無謬不出也然而新城以三昧標舉盛唐諸家盛唐諸家其體盛大貌其似者固不能傷之徒自做而已矣矯其說者一以澄曼淡遠味之亦不墮一偏也何者盛唐元是真詩橫看成嶺側看成峰隨其入自得之而已矣至於舉明朝徐昌穀高又業之一得遂欲於五言截

去杜韓蘇黃以下直以此接漢魏盛唐作者則又非正論矣夫陳伯玉之在初唐以上接漢魏可也韋左司在中唐以接陶亦可也高徐皇甫諸家在明以遙接漢魏盛唐則不可也此則言神韻者之偏辭也綜而計之所謂置身題上者必先身入題中也射者必入殼而后能心手相忘也筌蹄者必得筌蹄而后筌蹄兩忘也詩必能切已切時切事一一具有實地而后漸能幾於化也未有不有諸已不充實諸已而遽議神化者也是故善教者必以規矩焉必以穀率焉神韻者以心聲言之也心聲也者誰之心聲哉吾故曰先於肌理求之也知於肌理求之則刻刻惟規矩穀率之弗若是懼又奚必其

言神韻哉

神韻論下

詩以神韻為心得之祕。此義非自漁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詩家之要眇處。古人不言而漁洋始明著之也。神韻者非風致情韻之謂也。吾謂神韻即格調者。特專就漁洋之承接李何王李而言之耳。其實神韻無所不該。有於格調見神韻者。有於音節見神韻者。亦有於字句見神韻者。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有於實際見神韻者。亦有虛處見神韻者。有於高古渾樸見神韻者。亦有於情致見神韻者。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此其所以然。在善學者自領之本不必講也。吾既為漁洋之承李何而

不得不析言之。乃今又為近人之誤會者。更不得不析言之。世之不知而誤會者。吾安能一一析之。今姑就吾所近見其最不通者。莫如河間邊連寶之論詩。曰漁洋為神韻家。是先不知神韻。乃自古詩家所共具。漁洋偶拈出之。而別指之曰神韻家。有是理乎。彼既不知神韻。是詩中所固有矣。乃反歸咎於嚴儀紳之言鏡花水月。涉於虛無。為貽害於後學。此非罵嚴儀紳也。特舉以罵漁洋耳。漁洋詩專取神韻。而不能深切。則誠有之。然近日之譏漁洋者。持論皆不得其平也。請申析之。詩自宋金元接唐人之脈。而稍變其音。比後接宋金元者。全恃真才實學以濟之。乃有明一代。徒以貌襲格調為事。無

一人具真才實學以副之者至我

國朝文治之光乃全歸於經術是則造物精微之祕衷諸實際於斯時發洩之然當其發洩之初必有人焉先出而為之伐毛洗髓使斯文元氣復還於冲淡淵粹之本然而後徐徐以經術實之也所以賴有漁洋首倡神韻以滌蕩有明諸家之塵滓也其援嚴儀卿所云鏡中之花水中之月者正為滌除明人塵滓之滯習言之即所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之一語亦是專為驚博滯迹者偶下砭藥之詞而非謂詩可廢學也須知此正是為善學者言非為不學者言也司空表聖詩品亦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夫謂不著一字正是謂涵蓋萬有也豈以

空寂言耶漁洋之詩雖非李何之滯習而尙有未盡化滯習者如詠焦山鼎只知鋪陳鐘鼎歎識之料如詠漢碑只知叙說漢末事此皆習作套語所以事境偶有未能深切者則未知鋪陳排比之即連城玉璞也蓋漁洋未能喻熟精文選理字之所以然則必致後人誤會詩有別才之語致墮於空寂則亦當使人知神韻初不如此而豈可反誤以神韻為漁洋咎乎若趙秋谷之議漁洋謂其不切事境則亦何嘗不中其弊乎學者惟以讀書切己為務日從事於探討古人考析古人則正惟恐其不能徹悟於神韻矣神韻者視其人能領會非人入皆得以問津也其不能悟及此者奚為而必強之其

不知而強附空闡以為神韻與其不知而妄駁神韻者皆坐一不知之咎而已不知何害不知為妄議則為害滋甚耳

唐人律詩論

律詩則自唐始也其必以唐人律詩俎豆不祧無疑也然而源流升降之故難言之矣古詩自漢魏訖陳隋其正變得失人皆知之至於律則概之曰唐律云爾豈惟渾概云唐律哉乃至言五律者專習為大歷十子以為五律之正也乃至近日言七律者亦自中晚唐作者言之其他人不知者勿論已即以新城王漁洋深於詩者亦首舉劉文房七律以教後學然則古詩第從何遜吳

均以下為圭臬也可乎論古詩者必由建安黃初以表諸謝鮑則唐律自必由右丞少陵基之未有可畏難而小就者也若近人之拈舉賈長江姚武功五律者則將謂古詩必以齊梁陳之作為職志歟夫中晚以下諸家非不欲效右丞少陵也力不勝也夫在唐時中晚諸家力所不能勝者而後人顧能勝之乎曰非欲人人皆學右丞少陵也詩之理則實如此而已矣士人束髮八紘未有先誦子史集者必先誦讀孔孟之書豈人人能效聖賢乎讀書之理則如是也然雖非人人能效為聖為賢而自帖括取士以來凡操筆為文者皆自言孔孟之言始其法行之歷數百年矣較昔之詩賦論策取士坦

而易趨者布帛菽粟近於日用飲食之需也未有疑其
違道轉遠者也若作詩則切已言志又非代古立言之
比至於律詩則更非衍擬古效古之比矣唐之玉溪樊
川已不肯為大歷以後之律詩至蘇黃而益加厲矣此
即教人自為之理也至於放翁遺山道園律詩則真克
自為矣有一篇之襲唐調乎惟遺山五律不克自振吾
已詳言之矣夫惟曰与古人相廟切日以古作者自期
而後無一字之襲古也夫惟無一字襲古而後漸漸期
於師古也豈特律詩也哉

徐昌穀詩論一

今之說詩者皆曰迪功集雅音也歎歎等五集鄭聲也
然而為吳下詩派者則曰少作其本色也改從北地者
其變也為之說者則又曰迪功集師古而仍存吳音非
學北地也然而迪功集是其手定歎歎等五集則其所
棄餘也故善言詩格者必以為昌穀深得於空同師資
之力矣然空同序其詩曰守而未化蹊逕存焉是必空
同之詩能化蹊逕者而後議其未化也今試取李徐二
家詩所學杜李盛唐諸家分判切比而弦歌之其孰果
能化歟曰均弗化也均弗化則奚以未化譏之然則李
子之意蓋自謂其能化也久矣何者少陵供奉之詩縱
橫出沒不主故常彼空同者未能知其故也然亦未嘗
不自以為出沒縱橫不主故常也而顧視徐子之紹古

為篇者專近於執著摹擬矣。故毅然譏之曰未化也。夫徐子舍其少作以就李之所學李則學古徐亦學古等學古耳。願使李子目以蹊逕未化反不若其少作可以跌宕自喜者。此於徐子之心果甘若是乎。然吾揆諸徐子之心而其實若是也。夫李雖與徐同師古調而李之魄力豪邁恃其拔山扛鼎辟易萬夫之氣欲舉一世之雄才而掩蔽之為徐子者乃偶拈一格具體古人以少勝多以靜攝動藉使同居蹈襲之名而氣體之超逸據其上矣。故曰揆徐子之意如此也。然則徐子自知其為蹈襲歟曰不知也。不知而何故蹈襲之曰非此不足以洗滌其少作也。然則少作五集果鄭聲而迪功集果雅音歟曰嘻是亦目論矣。五集之詩縱披沙多而揀金少然亦未嘗無偶然造詣之處。若合其後未所謂天然神秀者中間一二浮詞或不免反謝之是以激而為明妃遠嫁之誚亦其勢使然也。客曰繇前後論之究以何者為正曰迪功集其正也。曰以迪功集為正矣。而又不免議其浮也。襲也則迪功將何所以自立曰迪功豪傑士也真知所以自立矣。然則改少作者不任咎也。然則惟是五集之少作任其咎乎曰皆不任咎也。皆不任則咎於誰任之曰吾反覆前後之誚執兩端叩之則任厥咎者惟一師資之李子耳。夫徐子知少作之非悟學古之是此時若有真實學古之人必將引而伸之由性情

而合之學問此事遂超軼今古矣。李子本具蹈襲之能，事以其能事貶其良友，以如此清才而所造僅僅如此，為可惜也。以如此能改之毅力，而所改僅僅如此，為可惜也。然吾非咎李子也。曰時為之也。有李何之蹈襲不足，以饜人心也。又出一精於蹈襲之徐子，而人心饜矣。詩格成矣。時論定矣。在徐子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彼亦無如何耳。

徐昌穀詩論

馮子伯求篤嗜迪功詩，欲予合輯而論次之。適從時帆齋中借迪功集，并談藝錄，又俾兒子樹培合諸家所選，通寫為二冊，携至灤陽寓舍，竭二日之力，遍讀而審擇。

之。附以諸家評語，并系愚論如右，而約舉之曰：迪功詩七古不如五古，七律不如五律，七古七律又不如七絕。蓋能用短不能用長也。夫勢短字少，則可以自掩其鑿痕，故蹈襲者弗病也。篇長則將何展，接乎是以凡能用短不能用長者皆執一而廢百者也。然而陶韋之短篇則真短篇也，豈其襲之云乎？由所病在襲，故短亦襲耳。人各有所讀之書，所處之境，所值之時，不必其似也。玉新城眼力極高，願欲跨宋元數百年，直以徐昌穀諸人上接六代三唐作者，其然豈其然乎？新城又獨躋漢魏五言無過十韻者，輒欲大雜工部八哀諸句，其然豈其然乎？然伯求生稟異才，時帆博涉詩奧，乃二君皆欲就

短篇以服習古人吾不能必謂短篇之執一也然而高蘇門勝此遠矣四明陳約之一序勝談藝錄遠矣

趙子昂論

出處大節人之本也藝文其末也趙子昂之仕元人皆譏之而其書人皆習之說者以為此自二義不相妨也吾則欲合而論之者君子之論人也擇其要者權其重輕則可以尚論古人耳夫以出處之節與藝文之末擇而權之孰重孰輕乎則必曰出處為重為要矣然而吾欲合觀者何也以出處言則宋之王孫也不當出仕夫入而知之矣即以其詩集言之身在京師每懷退隱其本志也而究不能掩其出山之行迹以其學言之既承

教繼公禮經之學又知疑尚書古文而究不能掩其畫箕子以自解飾則其藝文更安足論然而世皆奉趙書為模楷則非一日矣即以董思白目短吳興而世或以文人相輕不能遽伸董而抑趙則究竟品趙子昂者取其書以薄其人耶吾則謂子昂出處之大者人既皆知之又莫能以此全蔽之則何若以人所最取重之書法論之而其書之側媚取妍實非書之正格吾每見趙書之側鋒者笑曰奸佞體也俾後來學者專趨圓熟流便以悅人目而漸失古法此所為害於學術人心者大矣比較之但執出處以概其生平者孰為切中哉吾則又有說焉子昂大楷多側媚而小楷尚有存黃庭之遺意

者行書則實有淵深渾厚可入晉人室者專取其書法之深厚以概其餘則子昂之真品出矣上而米書下而董書皆極神秀皆有習氣以子昂之深厚例之則可以仰窺晉法其有功於學者視米董為更優而無如世人轉不知此義乃於其有闕學問之深者忽焉不察而斷斷焉徒議其出處正是好立虛名而不求實得者是論古者之弊耳与子昂何有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初齋文集卷第九

養生論

大興翁方綱覃溪

養生之道勢逆而理順知順而不知逆則失其養知逆而不知順則失其養夫山栖草茹之輩吸朝暾而飲夜澗自以為得生理矣至於平淡冲虛寂處一室而富厚聲利不以櫻其心者雖不言服食豈必遜之然必矜言世味之盡足傷生而名位事物舉觸所忌是談養生者必屏絕人事而後能之則又不然夫流泉不凍戶樞不腐充其大者至於日月星辰之躔度百昌動植之蕃滋無不新故相推轉旋為用焉有枯槁寂默以為生理者

哉。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說者但以為休息止息而莫知其為滋息也。莊子曰：至人之息以踵。此即貞下起元之義。水歸於尾閭而發於星宿海，陽極於碩果而動於不遠，復氣滙於正子午而驗於平旦。天地之大化，日周行於羣生羣息之間，而人之血脈應之。故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利。用安身乃所以善養也。集義則氣充，無是則餒操存則物長，舍之則消。世徒知濃味可以悅口，美色可以悅目，盛音可以悅耳，而不知精理可以悅心也。世又或知無憂患之為養性，無嗜無營之為養氣，而不知隨事研理，素位居易之所以養安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明動而晦休，日邁而月征，不如是，不可以為人不。如是不足以盡生理養生之道，如是而已。工不治器則穢農不治耜則飢飲，連夜以損其神，眠至午以耗其精，而高談清福以逸豫為樂，勢分為不足齒。吾不知其所養也。或曰：以隨事盡理為養生，則感事而動，所傷必多。予應之曰：天下固未有利中無弊者也。善思其弊而豫防之可矣。金石草木之藥雖有調劑，庸無弊乎？氣也者，吾身自有之物，所以待用也，非所以退處也。用之而稍過焉，則善劑之以補其過焉。胎息訣曰：既思為病，不續為藥。吾常訪羅浮道院，登白鶴峰，至思無邪齋，讀東坡之銘。其詞曰：乃根乃株，乃實乃華。金丹自成，日思無邪。因反覆於二蘇子相與論養生之旨，驗之禾莖筍節，收

之虎坎龍離乃悅然曰事固有順而輔以逆者是故養生者逆數也黃陶庵曰昔賢遇宴集有女樂未嘗流盼以拇指掐中指至明日指痕尚在險哉人欲乎然欲不用逆也得乎若彼繪燕几之圖著尊生之箋者固不必槩斤為非養之正而樂天放翁之詩子久啟南徵仲之書畫皆自適其適以享大耋豈必有術也哉蓋無論學為聖賢學為一藝學為長年皆不越孟子勿忘勿助之二言而其用之純在乎自然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所謂千塗萬轍皆可以適國者此也

制義江西五家論

制義之有江西五家也皆以深想重氣抉理奧而堅骨力蓋得乾坤之清剛而發江山之秀異自成氣格不蹈故常者也後之能為文者或就一家引而伸之耳至如羅楊之沉邃大士之淵厚或未能以至也而徒張大其名曰五家云尔是豈真得乎五家之所以然者哉然而有說焉今日江西士習文體漸入於浮膚矣所以審其弊而救正之者果必以五家歟夫經訓之文以和平怡愉為主而五家之文幽者峭者險而肆者各詣其極而惟變所適也今使學人之心思出蒼天而入黃泉驚八極而遊萬仞則經云博學而篤志又曰博學之慎思之吾又懼學人不善思之而惟才力之是騁矣然則由斯以談居今日為文者竟弗敢涉手於五家乎夫今日士

子之心力薄弱極矣。乃又禁之格之。使望五家而河漢焉。問其名則曰戒其偏也。懼其恣也。叩其實則曰便於時墨之庸俗也。是之謂懲美吹葢。因噎而廢食耳。是故為江西。今日文體計者。學五家非也。不學五家亦非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曰。昨在臨江。與諸生論七經小傳。權衡意林諸書。以經學之有二。劉謦時文之有五。家此則大意已曉然矣。為經學者。當先從事於注疏。而後及於師儒百家之說。為時文者。當先研極於經傳。而後及於藝林流別之派。然則欲學人致審於五家之文。乃轉置文藝勿論。而專欲其窮經也。其高才者則可矣。不然則於為文之格力。不稍遠乎。曰。吾非欲置文藝勿論。且非欲置五家弗講也。蓋有得乎五家之同歸。而出於江西文體之至正。而無弊者。豈其必艾陳章羅揚之謂歟。曰。歐曾而已矣。歐曾者。經訓之文。歐陽之文。出於史遷。出於韓而曾子固之文。出於班固。出於劉向。學者誠能於二家之文熟讀而深思之。則五家之所以為五家者。蓋亦不外乎此。如是則出乎五家而非庸矣。入乎五家而非偏非恣矣。救五家之弊者。當以中正。救今日江西之文弊者。當以深厚。於中正求深厚。則非歐曾不可上。而經傳注疏。下而帖括。一以貫之矣。

歐虞褚論

虞晉楷也。歐褚唐楷也。然虞伯施唐人其楷亦唐楷矣。

綜論唐楷則必以歐陽為圭臬乎吾故曰虞褚二家合而為一歐陽也然則歐勝虞乎非也虞則猶是右軍以來江右字體羊薄之遺智永辨才之亞耳歐則獨立獨出是為唐楷之正矣然則舉一歐陽而唐楷之法胥準是焉則文何必虞褚曰虞以渾融之褚以潤澤之故曰合二家而成一歐陽也實尚輦之賦曰永興超出曰河南專精夫其所謂超出者非必言超於歐也所謂專精者非必言精於歐也然吾論二家而及於歐論歐而及於二家則此兩言者其可謂曲中也矣尚輦又論楷曰價重衣冠名高內外澆漓後學而得無罪此四言者吾初以為尚輦之過言也然而言之過者其言必有所因

董廣川之論褚也曰西京銅甬書近日王翦林之論褚也亦曰漢韓勅禮器碑夫褚書既銅甬禮器之似矣是淳古之極也淳古之極而日以澆漓尚輦雖失言不至斯之甚也嗟乎其所以為淳古者斯其所以澆漓者也夫天地之運由質而文文明既啟之候復反於渾樸則有之矣所謂斲雕為樸反本還淳者是也然此特言其槩耳若鼎彝綺綉之極而歸於布帛菽粟正也歸於茹毛飲血衣木葉之衣則非正也今使為正書若復為安陽力幣齊莒化布之文可乎故楷之假銅甬者褚之老境耳非可以槩唐楷也必以是為學焉則轉致後人之弱豪競奇者非所謂澆漓後學乎然此論古今書道之

運會則可而專以繩褚則不可故曰尙輩之過言也若褚之益法師碑上追分隸矣而其分際恰到歐陽之體而止故曰潤澤之也若虞之廟堂碑即見真本者亦以為峭直似歐故曰渾融之也然虞褚之廟堂益法師者世皆不見其真而世徒見鴈塔聖教之神力孤行伊闕三龕之古質獨造以此為師古必致陳義過高如追夫遂古無上之品則與竇氏之譏褚者適相合也而虞之廟堂真本及千文後七十餘字者又不可得見是以吾必懸化度醴泉以為有唐正楷之極則焉爾

歐顏柳論

近時吳郡有蔣仙根者予嘗見其摹刻醴泉銘雖不能造微然頗工穩既而又見所刻它書乃不稱遠甚跋之者謂其精於歐顏又用敬客甄塔銘也予因記明之俞允文近日之王澐皆稱精於歐顏嗟乎斯蓋其所以不能造微者也夫唐人之書說者以魯公為至然有當區別觀者蓋顏書上通右軍下開蘇米矣其於唐人則上通虞褚旁通徐柳而獨不可通於歐歐書亦上通右軍下開蘇米其於唐人也旁通虞褚薛諸家而獨不可通於顏且夫右軍之脈一也其在唐賢虞所得者正脈也歐所得亦正脈也顏所得亦正脈也通徹前後言之則顏得於褚褚得於虞也歐則與虞並得於右軍尙不若褚之為虞所掩也況於顏乎然至於褚而具脈猶近至

顏則遠矣。此亦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之義也。世之並稱歐與顏柳者，蓋見夫皇甫誕碑之峻峭，醴泉銘之方整，遂以顏柳之筋骨合之耳。此所謂以自皮相也。唐人書直接右軍者，二碑曰廟堂曰化度耳。廟堂之法，則有孔穎達碑，嗣之化度，蓋無能嗣者。雖歐自書，亦不能更有化度，則不得已而以醴泉當之。醴泉誠足嗣右軍，願其前半含蓄淳古，殆將與化度同功。至其後半，則演迤而下，漸以朗暢出之。此則近日王澐之所驚為極至，而外人所以與多寶塔並論者也。其病蓋在不知歐虞合一之理，是以為虞書者失之疎薄，而為歐書者純取方板一家之神理，失而上下之源流全紊。是以褚雖沿虞之法，且亦洩歐之巧，而房元齡碑、鴈塔聖教序，記尚不能與醴泉並論。况於敬客之甄塔銘乎？夫其似褚者已為最高，而論者乃謂顏書一洗虞褚之習，然乎然而顏本出於篆籀，柳亦源於古隸，其發端之始未嘗不同。及其成家，則畦畛迴判。若以唐人論，則虞為集大成，而褚顏柳皆可以詣其極。歐則特立超出無上，而同異之際未可輕論。然則右軍之嫡嗣當別歐與顏為二派，猶之禪家有南北宗也。虞雖統系之，然而虞與歐兄弟也。虞與顏則祖孫也。褚於歐則兄弟之子，猶子也。顏柳於歐則親盡而不屬矣。世又有以歐柳並稱者，故不可以不論。

化度勝醴泉論一

近日金壇王氏若林專習歐書而其論以前人化度勝醴泉之說為非何欤夫化度在醴泉上昔人之論皆同然猶曰不必泥古說也且不聞若林之論篆書乎曰一要圓二要瘦三要參差又自釋之曰圓乃勁瘦乃耿參差乃整齊即此三語而化度醴泉之差數了然矣或曰彼自論篆非論楷也非論歐楷也吾應之曰劉有定注衍極曰蘭亭篆法也而化度則純乎蘭亭也醴泉亦純乎蘭亭也皆蘭亭矣則皆篆法也故二碑者歐書之極也唐人書之極也自古以來正書之極也或曰皆極矣子昂為必辨之曰夷尹惠皆聖也而孔子習巧兼備五

岳皆鎮也而秦岱為伯鍾張羲獻皆書家也而右軍古今為法安得而弗辨之且夫適逸之勝朗暢不辨可知也故拙者勝巧斂者勝舒樸者勝華西漢之文近質故勝東漢馬史之史用蔽故勝班史畫家亦曰逸品在神品之上故太璞不完勝於彫琢也太羹不和勝於澤熬也五弦之琴清廟之瑟勝於八音之繁會也天地發生之氣積於春而萬寶成於西春風沂水之撰在乎目前而禮樂兵農俟吳日此其本末先後之間昭昭明矣書小技也而精其義可以入神宋元明以來品書者未必皆知道也而其論皆以化度勝醴泉今之能書而知問學者若林也而其論反是是奚以庸後進之士而衷於

一是乎。故因臨是碑而反覆論之如此。

化度勝醴泉論二

予去年得化度真本吳門陸謹庭孝廉見而歎為希有。因說其少時於吳下見賈人持一本字更少於予本。後有王虛舟跋墨色古香至今在目也。及今春謹庭復北來云去年冬於其友人齋中見一本有陸子淵胡孝思二跋者尚不及予所得本。及賈人本然亦真本也。予按其言即弇州所得第二本則知虛舟所見之本不盡是翻本明矣。然則虛舟不以化度勝醴泉之說為是者蓋其病先在長庚芒角一語。夫歐書之蘊藉者蓋莫如此二碑矣。即醴泉且不當以芒角賞之。况化度耶。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此二碑皆出自蘭亭而蘭亭根於篆筆。此其不當以芒角見長尤為可信。然則虛舟直未解歐書者耶。虛舟論褚書出禮器碑其論隸最不直。鄭汝器可謂於書道有獨得者。豈他書皆有所得獨於歐書祇效其皮膚耶。凡今之士宜務含蓄以養氣質而已。不止書法一藝也。若虛舟此跋入於人心將使學率更者墮入興趣所關匪細。故不得不再三辨之。

宋人楷書論

吾不甚服歐陽薄鍾王書。以為等諸茗畫藝事也。然歐陽謂書必有法。因以薄鍾王書。獨之韓詠周鼓而薄羲之書耳。韓詠周鼓而薄姿媚。歐言書法而薄鍾王。其言

則過也。其意則吾蓋取之。夫歐陽所云書必有法，未明言何等法也。書法之法，即衛恆所謂書執耳。歐陽乃高陳六書之義，是書帖也。若作書而度其執，則米老云大字欲似小字，小字欲似大字，小則宜寬綽有餘，大則宜結密無間，此四言盡之矣。山谷於大取鶴銘，小取樂毅，此二言盡之矣。抑唐文有云：勢似歌而反正者，一言盡之矣。夫歌未有不衷於正者也。後世習娉媚而弊生者，知歌不知正也。唐至歐顏，純乎楷矣。宋之蔡蘇黃米，亦能純楷乎？吾見蔡以虞法為行，以顏法為楷。又見山樵鶴銘之旁，米作古楷，而陸務觀作宋楷。以米古楷，程諸山樵書則古今判矣。陸楷則不必然也。宋楷故也。君子好學，以勿欺為本。宋楷則何必高陳古義哉。高陳古義，則茂古之漸生焉。後之為米楷董楷者，漸皆不講結構，而自謂逼古。其弊將不知所止。吾所見宋楷，若眉山任氏墓志，若廬山山谷二尺以外大書，則真古義矣。不則守宋人格，輒何傷乎？張溫夫以書名於南渡，而或稱其楷曰行書，故不得不詳論之。

明人小楷論

有明一代小楷，宋仲溫第一，仲溫小楷七，姬帖第一，吾題七姬帖云：東吳生楷有明冠，兒視枝山，孫孟津，蓋祝京兆嘗以天授推仲溫也。承元人之雋逸，變宋人之雄奇，而漸可以問津，羊薄矣。至其後，以全力規仲溫者，乃

得一孫雪居耳。然而枝山之學晉法，得一王履吉復得一黃淳甫。竟若據有明一代楷法之勝者，亦猶徐迪功之談藝云爾。明人書派，結穴於董文敏。文敏不多作楷，而楷則淳古。殆欲突過前人，然若以結構尺度繩之，則壽承公瑕在前，子柔在後，豈多讓哉？故吾究不欲因枝山之學晉而竟薄衡山之學唐也。善乎豐道生之論楷也。獨推石熙明刻歐陽千文，其有合於華陽隱居之跡，其即鶴銘之縮本矣。夫論明人之書者，固勝於論其詩。然於五言詩，竟專舉徐高以上，下千古，豈得已乎？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

兆於南郊就陽位說

說者或執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以證邵子所謂先天八卦方位乾南坤北之說此不特不知卦位抑并不知南郊就陽位之義也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不云就乾位也就陽位也者於人事著其宜也於祀典著其宜也非於卦位著其宜也鄭氏注曰日太陽之精也方氏曰天秉陽日者眾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若以鄭氏方氏之語傳合卦位則易卦離為日豈不轉與八卦方位之離南適合乎說卦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大興翁方綱覃溪

嚮明而治。此以訓離卦之義。非以訓乾卦之義。則正當依此祀天兆南郊主日之義。以證離南之方位矣。要之祀典自論祀典卦位自論卦位。固不必援南郊主日。以為離之方位。而豈必援以為乾之方位乎。總之此言祀典與卦之方位義。无涉也。蓋以祀事言。則祀事者。人君主之也。人君南面。謂之當陽也。猶夫上節云。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既就人君答陽言之。則與八卦之方位何與乎。天統八方者也。若就上天之尊言之。則豈得就八方內專舉其一方。以為天之位在此乎。乾則雖統八卦。而八卦成列。乾在其內矣。乾在八卦之內。則不得不與七卦分位。故曰乾西北之卦。此則就八卦成列並言之。

辨之端矣。然荀虞之於易。又非毛鄭之於詩。可例觀也。古訓故則有必不可改者。若荀虞非訓故比也。此當就王弼之舍象變與漢儒之執象變乎。心擇之。亦寔有荀虞撫摭極當者。王注不及。知即程朱亦未及詳也。若此類者。吾嘗取其一二條。竟當寶漢學如球圖矣。惟其然也。然後合諸宋儒之說。理以問津於入聖之路。則質諸東山堂室。孰為得其要歟。此則不待煩言。而千古之指歸定矣。是故欲伸朱子傳義者。必先知古注之不可輕廢。又必詳攷某條實朱子未定之論。不泥不滯。而後其說長也。然而程傳之過泥大象。與朱傳之過信先天方位。又焉得不謹記之。慎於尊程朱。乃所以能尊程朱也。

山木之於易猶是時文家言耳昔嘗與其仲子言而茲不具贅云

古銅戈說

海鹽吳槎客寄示銅戈摹本二且曰竊疑釋禮家以胡內接秘者為內非也愚按考工記鄭注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賈疏云內倍之者據胡下柄入處之長也胡以內接秘者即柄也歛程易田嘗著戈戟考云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為戈之不平頭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為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攷工記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故戈之制有援其从之正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即內也內衡貫於秘之鑿而出之故謂之內實其本來具此位置者是則乾可以方位言而天不可以方位言不可以方位言而祀典出於人事之秩禮則就人君之荅陽以定其成禮之所在與所謂方位者不可同語矣蓋曰祭天於南郊未嘗曰天位在南也曰祭地於北郊未嘗曰地位在北也事理判然文理判然而豈得援以證邵子卦圖乎

易漢學宋學說荅陳碩士

碩士為山木易注序以山木治易本於程朱謂今人因資州集解以演測荀虞不如求諸程朱此固然已然此論不惟不足以鑿演測漢學者之心也抑且愈以張演測漢學之說何以言之凡今言易欲演測荀虞者豈其

欲求適於聖人之道。欵特嗜博以炫於人而已。今謂其不及程朱之入理。彼將曰漢學自有深秘。奚理學之云哉。且荀虞諸家。徵定處亦定。有宋儒所未及者。昔常熟毛氏。鉅諸經注疏。序之者。乃謂儒林與道學分。而傳注箋疏。無後遺種。是誠欲判漢學宋學為二途矣。彙梓經說者。於易則資州李氏。於春秋則江陽杜氏。於禮則崑山衛氏。蓋古經說多賴以存者。杜之於春秋。則偶系以己意。衛則於禮。皆據前言也。李雖於易。亦有附己意者。而每同一簡中。二說歧出。特並存以供採擇焉。爾大理至宋儒而益明。訓辭至宋儒而益密。然而古訓故有必不可改者。宋儒自恃理明而徑改之。是則授議者以攷

援。接內處下垂者。謂之胡。胡上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也。戟之制。內也。胡也。援也。猶之乎戈之內也。胡也。援也。其刺則胡上冒援而枝出者也。內胡援制。四相際交。午於中。不似戈形。三相際平。其上而不交。午也。戟之援。衡如內之平。而內小卻焉。戈之援。昂然如橋。衡其衡不與內之平相應。故戈之倨。向。外。傳。外。博。者。援。與。胡。從。衡。不。正。方。也。戟之倨。向。中。矩。中。矩。云。者。援。與。胡。一。從。一。衡。適。正。方。也。所以然者。戈無枝。其上徒平。故使其援外博焉。而不令中矩也。方綱嘗以所見古戈。驗之易曰。此考正與宋黃長睿之辨相合。黃氏銅戈。辨曰。攷工記。氏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注。戈。今。向。子。戟。也。內。謂。胡。以。氏。

接秘者也。援直及也。今詳戈制兩旁有及橫道而未銳。若劍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利而漸直若牛頭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秘之跡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為直及，禮圖從而繪之若矛槩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故治氏之職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入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啄入則創不決。既謂之啄則若鳥喙然，不容其及之端上向而直也。今觀夏商彝器銘款作人形執戈者，荷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銳若鳥喙，又胡垂秘直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最可證也。據長睿此辨與槎容易。

田之說皆符合矣。所難者向來讀鄭注賈疏皆以為似真兵耳。所以陳祥道禮書亦曰內謂秘所以受胡者也。陳氏之圖既繪為援上而胡下，近時戴東原攷工記圖更因而詳之，謂直及通長尺二寸，下接秘為內，凡六尺六寸皆由於未見古戈之形制而妄逞臆說，非一日矣。然方綱竊謂鄭注本不誤而後人傳說之誤耳。詳觀鄭注曰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此句本謂胡之旁向裏者為內也。其曰接秘云者亦謂其銜接處與秘之質相附，非謂從其末而受之也。後人傳訛蓋由於賈疏胡下柄入處一語而致誤耳。鄭未嘗言胡下也。止云胡以內耳。賈則誤會而云胡下是從來之失，皆失自賈疏也。又鄭

注所云援直及也者乃引先鄭之說云爾。先鄭之全文今不可見。味此二語云援直及也。胡其子蓋先鄭特對向子而目為直及。猶言其及外揚耳。非通秘而謂之直也。黃長睿執此以駁鄭則亦過矣。是以書顧命曰執戈上及上及云者亦表其是橫出也。若直出之器則凡器未有不上及者。何煩特言耶。槎容易田二君今日之有功於經學大矣。惟易田以竿子之造戈造字為寢字則有所未安。今槎客亦見貽拓本文曰啟之造戟造字更為明白。二器之文足以互證矣。

曲禮進戈者前其鑕後其及。孔疏云戈鈎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及但頭不向上為鈎也。鑕在尾而鈍。據此則孔冲遠固以戈為橫及矣。說文鑕秘下銅也。此語與孔疏鑕在尾更足以相發明耳。

竊嘗謂戈之制二鄭及許叔重氏皆見而知之。自賈公彥以內為胡下。又曰倨謂胡上。句謂胡下。以上下字易注中表裏字而轉晦矣。注或謂之雞鳴者。此語尤妙。雞鳴也者。象形之詞也。雞之喙或俯或仰可也。及其鳴則引頸而昂。喙乃橫出矣。戈之立也。象之然則援之外更無有也。其視戟但無刺而餘皆同。故曰平頭戟也。往者讀疏文而疑焉。得此文疏通證明之意豁然矣。嘉禾陸費墀附記。

擬師說一

柳子厚以馬鄭二子為章句師而自謂以文翼道無師之名而有其寔善矣而洪興祖乃云學者不歸子厚故其言如此何也蓋馬鄭之學專門執經篤信而可守者不若子厚所謂抑與揚明疏通廉節之云自為則精而導人則惑者也是故師者必有所可守以為質也書曰主善為師論語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吾觀漢儒斷之持其師說至教傳而不變者有所可守故也後世師道不立者善無定主而大小皆無可識也故士必先自占一經而後可以擇師而從之為人師者亦必先自立一經而後不虛所師至其深造自得之妙則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弟子不能必得其師師不敢必求諸

今日為師者吃緊之目蓋有二曰戒飲酒曰慎交遊自書院院長以及開卷一經一家之師日有程月有課明動晦休尚不能給稍有暇也則宜與後生小子斫天下事務利弊究古人言行本末得失之故而無如為之師者習與其明輩酒食徵逐甚且博塞於燕几之上甚至招邀聲氣梯榮弋巧中於心術而不可解他日為人師又復加甚矣治斯弊也而欲返之於正學之統是猶遠遊者未知里門而遽責以堂室也故因魚門先生之論而附說之

友說

徐鍇曰友二手相順也而古文友与習類學之所以安

也故君子慎焉。友者所以化氣質。折疑義。廣見聞也。出處之未信。畏吾友焉。言行之或疎。恃吾友焉。鄙僂之未釋。須吾友焉。故其友之也。知友之。以友道自處。又知其以友道處我也。其自待也不以道。必不受我以道友之也。則弗与之友矣。損益之友。易見而友之損益難知。以其見病之。而後葯之。則金石草木皆伐性之具矣。其成之也無意而入之也無迹。其相習也多遷而其相順為可懼也。幾微之辭色不諛其友。幾希之清夜不欺其友。而後千變百折之死生患難。不負其友。今於安居無事之日。相誘以利。相慕以勢。相煽以聲氣。而欲其急難之際。有定於中而不能奪。夫久要也可得哉。然世有文

弟子道。待其人而已。學俟其候而已。若乃高談崇論。以矜所獨得。倡為人師。與夫游移無據。而不知所師者。厥弊均尔。然今時學者之弊。又皆不在此。其畏人者。重繩人。其怙己者。重人。繩之。每見坐有數人。或曰。某事出某書。某義作某解。其知之者。必曰。不僅此。又舉他以錯互之。謂吾不甘承其誨也。其不知之者。必曰。吾亦以為云尔。不甘以為誨已也。長者躬蹈焉。幼者熟習焉。有面折之羞。無謙受之益。求其篤信師說而守之也。何由哉。王文成嘗戒賓客。導子弟。以匪僻之事。吾以為此不待誠者。稍惜顏面。當不斥矣。惟當祝其勿諛吾子弟。而求其面斥吾過失而已矣。凡吾之為此說。非以警人。乃以自

誠也。吾幼無師而得名早，是以其為說如此。當世之遂於養而優於學者，或不必慮此乎。然吾見朱竹垞以廣譽附於承師，而中夜悚然汗浹襟也。

擬師說二

天下之學務實而已矣。古今之學適用而已矣。今有煎金者，其金最良，或次良，極而殺之，至於最下之金，然皆金也。夫且或多其銖兩以準之，則下者可以躋於高次，良者可以躋最良矣。有人焉，操銅連鉛錫以假為金，則有司得窮治之矣。何者，物微於實，微於用也。惟師亦然。今將必使天下大而書院小，而家塾盡以舉業為俗學，時文為卑近也。凡童子束髮受書，則皆以道統之傳。

期之。無論一時粹無此等人，可為之師，即使積世累年，通儒輩出，亦不得人人抱此願而來受業也。且有重可慮者，今稱一詩文尚且積習相輕，此不足以害道也。若使一邑之中，里塾不下數千，天下之大，書院義學不下千百，此以道鳴，彼以學辨，設有為同異者，樹之幟而滋其議，其害於道特甚，而毒於世為不小也。明末幾社復社諸人，其始不過分肄五經文，而其後遂至水火元黃蔓衍一世，君子之為禍，反烈於小人，不可不防其漸也。然則正學其不可急誦歟，曰安得不熟誦也。就其近而引之也，易為方圖，其遠而致之也，難為功近者不能假而遠者不能不假也。今如教人為時文，則必篤守傳

注之人以為之師精研史漢唐宋諸家義法之人以為之師則雖一帖括而漸可以得為文之本矣如教以策論則必考据源委熟諳經濟博通時事者為之師教以詩賦則必審声律正體裁教以書法必窮點畫核形声豈但已哉即或小教醫卜之流亦必尊以朴誠不欺之術所謂千塗萬轍皆可適道也吾嘗見書院為師者但知看陸平湖誦義而屏除范翔體注斯已可敬矣有縣學官但能不顧贄儀厚薄而教督月課亦已稱職矣訓蒙童者但能課誦諸經全本且略識字則已不素餐矣若必人人與之反本考原進而究聖賢之緒業反恐啟空言之詐而於實用無補所謂篤近而舉遠者此也抑勇之夫目不識詩書能赴蹈湯火以信於友而窮理養氣之君子或轉有所不逮者千金之璧可輕而破釜是惜簞瓢之茹可樂而孟賁股慄是有存乎平日者非僅以取友論矣同學諸子以續師說後相屬為友說故作此以見志

酒說

同人相屬為酒說予不能飲是不知酒也然竊聞諸先君子之說矣周禮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酒正授酒材辨五齊之名酒官監用六物此酒之政令也易占濡首書陳有正有事無彝酒詩稱立之監佐之史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此酒之性情也凡酒之說如是而已陶潛

始有飲酒詩後人或擬之和之白居易有何處難忘酒之詩嗣而作者體格不同要皆極言酒中之趣非止若鄒陽之賦酒已也於是乎酒之性情反入而為人之性情矣王勣作北山酒經後人續之田錫有麴本草何勣有酒尔延曹繼善有觥律皇甫崧有醉御日月李廌有罰爵典故袁宏道有觥政田蕪衡有醉鄉律令其依託推廣而為之者尚不一書於是酒之政令變而為人所寓言之政令矣夫酒自為性情而必使入而為人之性情酒本有政令而必變之為寓言之政令則酒之實義其烏從而求之請以酒之為字言之古文酉象形也今文酒諧聲也而其从酉則同許慎曰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然則酉之為字本因酒也然古文酉本作𣎵非𣎵對待闔闢之象也𣎵為春門出萬物也𣎵為秋門入萬物也古者儀狄作酒蓋在夏后之世而其時但有古文諧聲之法先具於象形者若水在壺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漢志曰酒者天之美祿所以養病扶衰百禮之會非酒不行然古人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是以終日飲酒而不得醉也抑吾又有說焉天有十二時𣎵𣎵相對為早晚者也飲於卯則酒溺而於酉則可者日終宴息而不可過也故曰卜其晝不卜其夜亦以示閉藏之義飲足之時至酉而極也若至於夜則已過矣而說者或援詩厭厭夜飲之一言是未知詩者也傳曰夜飲私

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滯宗也正義曰主則當留賓則可以辭主故曰於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正禮之意也夫以詩人曲喻之意援夜露以為辭此特美膏澤之形容耳而傳者尚必以辭讓之義終之此則湛露之詩固未嘗不与賓筵之詩合矣嘗欲舉此義作卜畫說故附綴以為說酒

戒酒說

客曰子之說酒豈說酒哉直戒酒耳此則專為戒酒說而已耳予應之曰惟其然而後其說長也昔周誥之命康叔也鑒以酣身勗以剛制猶必先之曰厥父母慶洗

腆用酒且無算之酒著於禮無量之酒著於論語是豈與戒酒有二義乎聖人之惡旨酒聖人之訓酒酒聖人之董治酒正聖人之自理酒德其心一而已矣未有不深於戒酒之理而能言無算無量者也其切陳乎剛制之法戒者乃其所以深喻夫作酒之本原者也客曰然則曷為而必著為戒酒之說乎曰所惡乎好以飲為事者非必其果出於深知醞味深切性情也詞人藝士之流曠達不羈之輩姑且借此以為偷安間曠之具則大不可也周誥之戒酒非言言皆說崇飲羣飲也其惟曰服休服采其惟曰農父圻父其惟曰乃事乃司不惟不敢亦不暇蓋不敢之心準以不暇而無義不該矣夫人

一日有一日之正務日就月將之不遑日邁月征之不給而何能及於飲酒乎凡天下萬事無不要於節制而酒為甚酒以成禮也亦即以敗度酒以成事也亦即以廢事酒以養人也亦即以害人然則吾又何暇事事處處刻為酒防耶其惟曰敬吾德而已矣敬吾事而已矣敬吾身而已矣

戒殺生說

戒殺生之說今人以為二氏說也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極言網罟之宜除而治經之家集議焉杜少陵詩法自儒家而曰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然則易稱結網罟以收魚孟子謂雞豚狗彘之畜老者可以無失肉矣數

罟不入汙池魚鼈不可勝食是又豈有二義歟然而中古以還聖人之制法也日以密則所以濟其不及補其不足者亦日以周故曰王用三驅失禽不戒也故曰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遠庖厨也是則戒殺生者酌其宜通其變順而易行也戒殺者不自我特殺也夫如是則非迂濶之談矣非二氏之學矣揆諸時審諸勢矣乃吾則竊欲反諸已焉何者凡饗祀燕賓之外則惟自養而已易曰頤貞吉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啻為尺寸之膚哉吾嘗謂觀所養即觀其自養則山谷食時五觀之義畢具矣人一日間而所養備焉豈必殺生哉一簞豆之

粟粒一瓢之升華皆受造物之膏澤每飯即思何脩而克受之是以一粒之墜拾虔奉將之一勺之飄洒謹護持之推此義也有飫我以膾炙充我以鼎烹者其益加敬承自課自問何福以消除之更不知其幾作百倍矣而更何有自加特殺之一隙容乎其間也哉故曰惟口啟羞惟甲冑啟戎勿謂一言語之易出猶夫視甲冑與戎之凜慎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勿謂一衣服之華不啻見干戈省躬之惕志也凡一切日用出入動止胥視諸此則吉祥虛白常自湛然又安得有一蝦蛤之涓沸來吾靜鏡者而違言戒乎

杜詩精熟文選理字說

自宋人嚴儀卿以禪喻詩近日新城王氏宗之於是有不涉理路之說而獨無以處夫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理字且有以宋詩近於道學著為宋詩病因而上下古今之詩以其凡涉於理路者皆為詩之病僅不敢以此為少陵病耳然則孰是而孰非耶曰皆是也客曰然則白沙定山之宗擊壤也詩之正則耶曰非也少陵所謂理者非夫擊壤之流為白沙定山者也客曰理有二欵曰理安得有二哉顧所見何如耳杜之言理也蓋根極於六經矣曰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易之理也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書之理也曰春官驗討論禮之理也曰天王狩太白春秋之理也其他推闡事變究極

物則者蓋不可以指屈則夫大輅推輪之旨沿波而討原者非杜莫能證明也然則何以別夫擊壤之開陳莊者歟曰理之中通也而理不外露故俟讀者而後知之云尔若白沙定山之為擊壤派也則直言理耳非詩之言理也故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善言文理者也理者治玉也字从玉从里聲其在於人則肌理也其在於樂則條理也易曰君子以言有物理之本也又曰言有序理之經也天下未有舍理而言文者且蕭氏之為選也首原夫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所謂事出於沉思者惟杜詩之真實足以當之而或僅以藻績目之不亦誣乎自王新城究論唐賢三昧之所以然學者漸由是得詩之正脈而未免歧視理與訓為二途者則不善學者之過也而矯之者又或直以理路為詩遂蹈白沙定山一派致啟詩人之訾訾則又不足以發明六義之奧而徒事於紛爭疑惑皆所謂泥者也必知此義然後見少陵之貫徹上下無所不該學者稍偏於一隅則皆不得其正豈可以矜心躁氣求之哉但憾不能熟精而已矣

韓詩雅麗理訓誥理字說

近有疑此篇理字者故不得不為之說曰理者綜理也經理也條理也尚書之文直陳其事而詩以理之也直陳其事者非直言之所能理故必雅麗而後能理之雅

正也麗葩也韓子又謂詩正而葩者是也凡治國家者謂之理治樂者謂之理治王者謂之理治絲者謂之理故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得與失皆理也又曰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形與聲皆理也又曰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經與緯皆理也理之義備矣哉然則訓誥者聖王之作也理則孰理之歟曰作是詩者不知也及其成也自然有以理之此下句曰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此即理字自注也理者聖人理之而已矣凡物不得其理則借議論以發之得其理則和矣豈議論所能到哉至於不涉議論而理字之渾然天成不

待言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斯

評陸堂詩

陸堂詩不評可也以其目杜為罪魁不得不說之彼固云罪魁而功首是欲揚先抑之詞然而已謬矣彼蓋謂杜具有宋元格杜詩曷嘗非含孕宋元乎然彼亦不自知此為何語也昔王漁洋嘗斥白香山為屠沽矣白公之廣大豈以漁洋此語而減價乎然白詩亦寔有不擇俚俗不避直率者原無怪漁洋議之且即使漁洋不應議白詩而漁洋本自高挹羣言獨標古淡則其滕口於白公也即使太過猶可諒之若陸堂者專為尖刻取勝全不知古人渾厚意而妄議焉可乎其集最擅譽者花

龕三十首耳。此僅與謝宗可瞿宗吉爭勝。豈得遠企前人。其詩題乃至有園柳垂絲紅桃掩映云云為題目者。其每卷自標集名。夫自名某集。或以其事。或以其官。或以其地。據實即事可也。今陸堂自題其集。則曰洛如曰潛虬之類。皆臆造名義以題。其集此何說也。花龕詩取六朝唐宋詩料。以入花類可也。於杏花取夢孔子入詩。此豈敬謹之道乎。事亡如事存。對存而言。以見禮制也。自稱其母曰亡母。此豈人子所宜出乎。杜詩之具宋元格也。木所應有也。詩至於杜。而天地之元氣暢洩於此。天地之大無所不包。日月之明無所不照。天縱之聖無所不能。即至卜筮星命相宅醫術。無不託原易卦。聖人

見天下之曠而盡利盡神。何所不備。安得以此為聖經病乎。且杜法之該攝中晚唐。該極宋元者。正見其量之足而神之全也。善讀杜者。則知其筆尖處。即其筆圓處也。至若後人不善學者。則但見其形。不見其神。於是用尖筆者。不能用圓筆矣。其讀古人。至用尖筆處。竟莫知其為筆圓。尖竇尚輦論楷書曰。澆漓後學。得無罪乎。此後學自蹈於罪。非褚之罪也。愚嘗謂竇氏在唐時。亦深見後學之流弊。不得已而為此言。而杜詩又非褚書比矣。論詩惟元遺山於蘇詩有滄海橫流之慮。此與竇論褚書正同。愚嘗作文辨之。若不得謂其僭議古人。此為學者慎導之計。願宜善體會耳。若論杜詩。則自有詩教

以來溫柔敦厚必歸諸杜興觀羣怨必合諸杜上下古今萬法源委必衷諸杜才人學人千百其家從未有陸堂之輕肆下筆者近日何義門於研析音韻之學斥顧亭林曰小人無忌憚以義門之所造詣尙不敵亭林十分之一豈可作此評哉若務此語以評陸堂之集則庶乎其允當矣

貞女說為管室徐貞女題

世人有論女未成婦不必守節者此經生之謬也曾子問曰婦之父母死已葬婚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婚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婚弗取而後嫁之

禮也此經所謂弗敢嫁所謂而後嫁者陳氏澔竟以婚不取則此女嫁於他族此其為悖理害道甚矣鄭注孔疏亦未嘗明析以致之也且孔疏有婚別娶之說則亦猶然陳澔說也不知此經所謂弗敢嫁者謂不敢遽從吉也而後嫁者謂婚若終不忍取則女家以嫁歸之也羅氏鄧氏之說是也蓋必明乎此乃見從一而終之義乃見女之所謂貞婦之所謂節者其義一也而況其事更有至難者耶後儒如歸熙甫尚不免沿此誤而設有遇貞女之事徒以空言文藻譽之是終無以大白其節義於天壤也故因題管室徐貞女之事而發明之

錢東垣字說

錢子既勤得古瓦文曰并。因援大射儀鄭注豐从豆。曲聲以證此即豐字也。程易疇謂說文不言曲字。惟鄭有曲聲之注。當据瓦文以明鄭許之合。愚攷說文此條而知非許鄭之異也。昔嘗以黃公紹韻會所引說文校補之矣。韻會引說文豐字曰从豆从曲。衆形是黃公紹所見說文舊本如此。然則今無从曲之文者。徐氏所刪耳。準此言之。則大射疏所云以曲為聲者。正合許氏之指。且疏又云。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据此疏文。則曲乃豐之本字。而并乃豐之古文。審矣。既勤既定此瓦為文王豐宮之物。說者又疑是漢初新豐宮室所施。然漢志應劭注未言作宮之制。而詩箋明言作宮之文。豈得以其時大遠而疑之歟。抑愚更有說者。賈疏既以本字之豐久不著於經。則是經典相承以來。皆用曲字。夫以經典相承久不用之字。而施於新造之里。居乎此。又不待辨而知非漢瓦者也。既非漢瓦。則推而上之。更無他書可据。安得以既勤所攷為迂遠也。愚昔見侯官林吉人漢瓦詩冊。其小印曰且閑。蓋以自寓。佶名也。今既勤得是瓦。裝於冊。予因題曰維豐。艸堂以寓其名。視吉人為尤切矣。

既勤說

予雅不喜為人作字說。而於錢子之字。有不能已於言。

者仍不以字說目之。錢子年少篤學，以所業讀孟之文，寄予沈博，而知要。今之學人，所罕見也。其名曰東垣，而字以既勤，然傳疏皆以已勤為訓矣。夫少年銳進之始，而曰已勤乎？此不可不慎也。蔡傳於此，下今王既勤之文，以盡力為訓，而此節既字無訓，則猶云已勤也。夫豈陳誠以盡力為正，而著訓則否耶？以愚度之，此篇既字皆於已然，而兼訓盡力也。若學者所以自勗，則不當取其已然，而當專取其盡力也。吾嘗中夜起坐，心觀所養，因悟周易嚮晦入宴息之息，非止息也。蓋滋息也。故嘗謂燕禮賓為苟敬，湯盤苟日新之苟，皆當作自急，勅義。鄭以為苟且固，非即以苟為誠，亦非也。今日與詹事辛楣先生話別，及此遂書，以為錢子勗焉。吾且因以自勗，而遍告吾學侶也。矣。豈區區字說之謂哉。

丁受堂字說

房山丁生兆隆，於予中表兄弟也。意似良自下者，不願所擇，而從鄙人遊，既有字矣，請為別字。予進而驗之，曰：易曰謙亨，君子有終，書曰謙受益，違時於座右書此二言，抑又念吾輩少年意氣盛壯，若不可遏，抑豈其貌為謙退，可以融貫表裏者耶？近一二年，與陸子象星往復論說，頗知變化氣質，而磨礱浸潤之方，自覺去之益遠。山谷云：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不第為學書言之也。生字曰吉，占合之，其名是，所謂亨且益者耶？余以為在

所以受之者如何也。為別字曰受堂。而舉予所自矢者。示之癸酉秋八月二十四日燈下。湛治州堂。藁是稿。不存於篋。至今二十六年矣。中間予奉使於外。與受堂不相見者。且十年。歲癸巳。予受 詔纂四庫書。受堂始以孝廉校錄書籍時。相與追憶往事。越二年乙未。受堂成進士。又三年為予大兒樹端。聘受堂長女。益相過從。從容道故而受堂出。是藁要予重書。昔年劇切諄復之味。如在目前。而受堂亦將筮仕矣。獨慚予之問學。視昔未有加進耳。

黃詩逆筆說

偶見梧門劄記。援愚說山谷詩用逆筆。而其言不詳。恐

觀者不曉也。逆筆者。即南唐後主作書撥鐙法也。逆固順之對。順有何害。而必逆之。逆者。意未起而先迎之勢。將伸而反蓄之。右軍之書勢似欹而反正。豈其果欹乎。非欹無以得其正也。逆筆者。戒其滑下也。滑下者。順勢也。故逆筆以制之。長瀾抒瀉中。時時有節制焉。則無所用其逆矣。事。言情處。見提掇焉。則無所庸其逆矣。然而胸所欲言。陳事所欲。詳其不能自為檢攝者。亦勢也。定以山谷之書。卷典故。非襲績為工也。比興寄托。非借境為飾也。要亦不外乎虛寔。乘承陰陽。翕闔之義而已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則道之大者。就其精義入神言也。若下而就至淺者言。則

米老作書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又何嘗非此義乎凡用筆四無依傍則謂之瘦傳以肉彩則謂之肥乃坡公墨妙亭詩訊杜之貴瘦而卻有細筋入骨之句則肥瘦豈二義歟知瘦肥非二則順與逆歌與正非二也可與立乃可與權中道而立其机躍如夫道一而已矣

尖圓肥瘦說

用筆有尖圓故結體有肥瘦尖筆而純任自然則尖筆之瘦尖筆而加藻飾則尖筆之肥也圓筆純任自然則圓筆之瘦圓筆而加藻飾則圓筆之肥也古今來尖筆而肥者揚廉夫也尖而瘦者或厲樊榭也然由樊榭以問廉夫又若欲兼有其圓者豈樊榭能勝廉夫歟吾不

敢知也圓筆之瘦則山谷也圓筆而肥則凡競言肉彩者家隋珠而戶和璧矣吾更不敢知也然則尖每易瘦圓每易肥乎尖筆與圓筆較之豈曰尖勝乎就瘦體與肥體較之則肥遜於瘦多矣何者肥則易滋偽也瘦則易見真也是以杜評書貴瘦而蘇矯之相者取肥究非能識真也夫惟肥不剩肉瘦不剩骨古今書惟一王右軍古今詩惟一杜少陵耳天地造化由質而文人之生也由骨而生肉然則入手之功其必由尖而瘦耶然而結體由於用筆請以筆喻試問縛毫作筆者先尖乎先圓乎則尖必隨其圓、則求其尖孰先成焉孰後及焉造筆者無成見故用筆無成見若見古人用筆之尖而

欲以尖筆效之見古人圓筆而欲以圓筆效之未有不
滯者也然則將如何而一筆如一筆皆得其所以然乎
吾則為進一解曰用活筆而已活筆斯不呆不滯而尖
者圓者皆真筆矣不浮不飾而瘦者肥者皆真物矣夫
然後可免於剪綵之為花刻木之為魚內求之於立品
求之於胸次焉外求之於書卷求之於誦習焉尖圓肥
瘦夫豈二事也哉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一

與曹中堂論儒林傳目書

承示史館所擬儒林傳目。衰朽之餘，得聞著作之目，雖昏髦善忘，然以此事敬承商訂，不敢忽也。惟我朝經學之盛，邁東漢跨南宋者，以業富而理醇也。往古諸儒，至南宋洛閩之徒，義理日精，其理醇矣，而學未富。東漢馬鄭諸家，師承之富，而理未醇。至我朝

聖聖相承，稽古闡道。

欽定諸經義疏，集條理之大成，實前古所未有。士生其間，研精正業，勿敢蹈於歧趨，是以今日儒林之目，必以



大興翁方綱覃溪



篤守程朱為定矩也。昔在漢時馬鄭之傳注，申轅后戴之著錄淵源訓故，各自名家。然而諸經立學之後，先諸儒誦解之同異，尚有未能盡一者。逮於宋儒說理漸入精微矣。然而諸經之繁博，諸家詁訓之網羅，散失豈能猝以一時甄定之。是以呂東萊於詩傳尚存朱子未定之論，黃勉齋揚信齋於禮經尚待次第補朱子未竟之緒。蓋其積漸臻於成就者，又不能執一日之專業以名之。豈其難矣。至今日際會

聖人在上，實學光昭，乃得萃漢儒之博瞻，與宋儒之精微，一以貫之。學者束髮受書，皆從朱子章句集註始。及其後見聞漸廣，必從事於攷證焉。則博綜漢唐注疏，以

旁及諸家遞述之所得，皆所以資辨訂而暢原委也。顧其間師友所問難名義，所剖析漸多，漸衍緒言日出，則攷證之途又慮其旁涉必以衷於義理者為準。則博綜馬鄭而勿畔程朱，乃今日士林之大閑也。故其墨守宋儒一步不敢他馳，而竟致存東漢唐注疏於高閣，叩以名物器數而不能究者，其弊也陋。若其知攷證矣，而騁異聞侈異說，漸致自外於程朱，而恬然不覺者，其弊又將不可究極矣。是以文必歸於行，而藝必衷於道。則凡援據辨訂詁詁校讐諸名家者，一以經律之凡漢儒之詳審所不能齊，宋儒之探討所不能悉者，合而為我國家儒林之實學庶其克副乎。國史之儒林傳也矣。

凡入此目者有其人必有所著之書有其書必有其
援據準證之所趨然後上而進呈

御定下而垂示士林寧慎取勿濫收乃足以為將來讀
書稽古者勸館下校勘諸君俾共凜此意也則或足以
无憾无悔歟

孫奇逢先生理學大儒此与陸稼書二先生皆儒林之
冠无可復疑者矣况陸隴其久已配食 聖廟兩廡其
在儒林傳固不須說矣此二老皆在 國初者其在近
日則碩棟高已經奉

旨入 國史列傳此在乾隆年間諸人之首又不待言
矣毛奇齡著書五百卷其中說經者亦有數種固當入

儒林然朱彝尊撰經義攷三百卷豈不視毛之數種更
有益乎惟以其詩集內有風懷二百韵一首耳昔竹垞
自定其集已刪去此首既而不能捨之繞几回旋至通
夕不寐乃曰實不欲棄此首不過不吃生猪肉耳蓋自
知其集有此作不能配食 廟也然而畢竟有經義
攷三百卷即使不可配食 聖廟而入儒林傳究与配
享不同毛奇齡全書五百卷開首一卷是舜典補亡乃
其最末一卷是賣唱之打花鼓兒曲此則較之風懷詩
何如學者但見其全書五百卷之富而不省記其末卷
是打花鼓兒之賣唱曲子此則竹垞与西河一在儒林
而一刪之可乎愚竊以為毛西河若入儒林則朱竹垞

亦不能刪也。又若錢澄之入儒林者，因其有田間易學一書也。爾日錢田間與查初白共誦易，查初白有易玩辭集解一書，實在田間易學之上。卷帙加倍之，而刊本罕行。若查初白只入文苑，則錢田間獨入儒林，可乎？至近日若朱竹君、周書倉學皆極博，然未嘗有撰述之書。桂馥亦然，桂馥尚有續古文韻，續三十五舉之書。朱竹君、周書倉則并此而无之。錢大昕史學也，則其弟錢大昭亦應附於下。盛世佐既入此，則姜兆錫、吳廷華亦應附矣。江聲之尚書注疏，不用舊注疏一字也，直是自己另作注，又於每條下以小字另自為疏，注與疏皆此君一手寫，雜仿六書體，非篆非隸，自成一部注疏，乃自刊。

板行世。此人若入儒林傳，將必開嗜異者自撰注疏之漸，即使其中无誕妄不經語，而此風亦不可長。誠恐使天下學者自外於傳注，漸漸自外於程朱，開无教矜奇嗜博之流弊，不可不防也。大抵此傳中之人，必皆深信於藝林，眾所允服者，方可入此。寧慎无濫，其有不盡知者，皆以此据之，雖以此遍質於同館諸公，奚不可也。

又與曹中堂書

事有不難為力，而頗關於藝林故實者。及今日不得不為院長言之，則數科以來，新翰林拜前輩太遲也。從前改館之後，不過月餘之頃，即拜前輩，愚壬申會榜在九月十月初，改庶吉士，即於十月內，連車三日拜前輩前。

輩答拜亦即在十一月也。後此尚在夏間拜前輩。近來則遲至秋間始拜前輩。前輩答拜竟至交冬矣。以理論之固以早拜為得宜。即以情事言之。新改庶常每有欲告假暫歸者。教科以來竟有拜前輩時其人已訂歸期。或已出都及至前輩答拜還其白束。而其人不在館下。竟致虛此一答者。皆遲拜之所必致也。如謂新作庶常車馬或不能入皆齊備。又或苦於夏日炎熱。連車竟日。未免過勞。則近來原有分日輪流之事。如七十人不過每日二三十人一行。則豈有暑月皆不出門拜客者乎。况暑雨蒸濕多在六七月後。則五月下半月及六月初頗有餘暇。即其必須請假歸者亦尚未定歸期。趁此新

改館職蒙

聖恩入庶常館後。即擇於旬日內拜前輩。諸君子亦適乘登瀛之吉。公服求面。於體制既得於事亦不難行。亦必不致遲至假旋北歸。後有補行回答之事。於新吉之榮詞林之盛。更為整齊周匝。如果艱苦勞費亦不敢輕此。清商實无太費。而於本衙門有裨益。何憚而不亟改。為此專商中堂院長務於今科。亟命館人早言日期。復此禮儀。非愚之私言也。

與魯習之書

愚曩時與習之期共學者。欲以三傳攷證三禮。斯言約舉而未究其實。將思有聞而疑之者。聞而疑之所慮猶

小使吾習之猝不得愚之本意則所慮非細昨出都後
馳而東行玉田道中輒發憤而長思之思夫勉齋信齋
二先生欲有以續補子朱子未竟之緒然其大要則皆
循治夫家鄉邦國王朝喪祭之儀此仍非愚所謂纂言
而不敢纂札者也婺源江氏之為禮經綱目也愚亦粗
記其略矣亦以大宗伯五禮為次而加之廣撫羣書耳
愚今所與習之約共學者則不如是也且以勉齋信齋
之書曷嘗不參伍諸家之說以稽經乎願諸家之說非
可概論者有相沿之說焉以經文渾而未析先儒師承有
異說焉諸家詮有疑說焉先儒疑以為當如是為根據有
焉經如是後遂援為定制若悉舉以為先聖之訓詞可

乎此猶曰注家也至於經文則或記者所處之地不同
所值之時不同所見聞傳授之詳略又不同故此經與
他經某條既符合矣而其中又自有錯互者因流而溯
源者因不同而得同者春秋屬辭此事於傳多及之耳
實亦不止於三傳也易書詩論語孝經孟子亦皆其
通會處也誠能觸類而比之件繫而參攷之於此可以
漸得聖人之心可以驗羣經記述之先後本末可以
見百家師說之同異得失禮有經曲之實非虛言義理
者比則所得皆可徵也所得者皆可徵則庶幾由此可
以讀書乎故曰纂言也非纂禮也今之少年英俊不乏
實學者願出筆輒思撰述撰述輒希斷定吾疑其太早

耳欲撥旬月之暇於蘇齋小屋對設几硯共綜質之倘
得粗有端緒即將來讀書之路可稍定其大凡矣

致吳槎客

君子不以方網推魯无似輒以大著國山碑攷誣誣訂
定悚切彌日又侑以古墨舊軸感載何似是碑某夙所
究心屢獲拓本奏合讀之未若今日承示之詳且博也
未若今此所餉手拓之朗析也竊以為此刻之事与文
皆不足道也所可寶者惟其篆而已此篆上比周鼓秦
碑固弗逮遠甚即以大發神識碑嘗見舊拓本筆力峻
絕非郭允伯所可議也而是碑則又加以圓渾耳乃若
對受祇下一字謂為楚字者始未必然餘則載於卷內

詳矣此書遠過周雪客殆必傳於後而无疑者願僕頗
不喜近之學者多借碑以駁史其中未嘗无一二創獲
可裨舊聞然得者什五失亦什一學者處千載後論列
千載前之事苟非深有所見如燭照數計親履古人之
地者不能周悉也故先聖曰多聞闕疑疑之不能无也
則闕之為功大也若併其疑而不生焉則廢學矣又大
不可也今之學者不患其不能疑但患其不能闕耳此
區區之見昔嘗屢為盧抱經言之者不揣其固陋亦以
奉於君子之前未知可蒙曲恕与否至於一書不當兩
序則前人已言之而盧序專言駭陳志一義則僕未之
敢許更請質之抱經以為何如也

祇下一字作認似當
是楚字第不知即悚

字否。後得。客書。謂淵如云。疑當作德。荆溪外紀作悚。特古。今字不同耳。竊按此語甚合。但悚與德通。不知所出。姑記於此。以備攷。

答金秋史

省手札。其叩諸經義。蓋意在欲治儀禮甚善。所說鄭注未剖析處。此須通徹詳之。當東漢時。古籍尚有存者。如王居明堂禮諸條。鄭所見必有足資攷者。顧未及詳徵耳。且如周官大司樂注。既以祭天祭地皆謂之禘矣。而祭法秦折條下。不言禘也。則何以取信。近乃有主張鄭說以為禘是祭天者。其可從耶。鄭君所著禘祫志。亦散見於注疏。意宜据注疏所引諸書分條鈔為一編。則可通徹觀古人之用心矣。抑愚有說焉。治禮經者。但當纂

言。不當纂禮。頃明府嘗謂以某經之條證某經之條。竟有如醫家成方以攻補。並用此言深可味也。所以愚意在纂言者。經語之詰訓。則宜精核也。如燕禮聘禮皆云賓為苟敬。鄭注苟且之敬。小敬也。此復成何說乎。此苟字即說文苟字。从艸頭急救也。与苟且苟字从艸頭者迥別。言其急加敬也。詩无易由言无曰苟矣。亦即此字。謂不得藉口出言之急也。凡鄭君之讀某為某。有可有不可。且如小雅斯干。似續即頌之似續。而鄭於斯干箋云。讀辰已之已。其可信乎。鄭康成後漢大儒。嘗於禮堂寫定諸經。欲整百家之不齊。而豈知鄭說之不齊。先宜整核乎。宮室衣服諸制。有宜精審者。有不必傳會者。且

如明堂與路寢同制。此禮註語渾而未析。焉知其中某制相同。而張惠言必謂明堂即是路寢乎。揚信齋儀禮圖。每條具載經文。所以足徵。若張惠言之圖。不載經文。全以己意為圖。竟若條條得之目覩者。有是理乎。凡讀傳注。必以經為主。慎無舍經以從傳。如春秋傳。趙盾弑其君。孔子曰。惜也。越竟乃免。此乃左氏補此筆。以足上太史氏之文。非謂其越竟。則可以不討賊也。而杜注誤解聖言。後人反因以議左氏。此條非孔子語。則傳注之為害滋甚。杜注此等處。尚多惜服虔注不傳耳。兄如有意欲筆錄前人之說。即如鄭君魯禮禘祫志之類。可先一一鈔核成帙。但宜審其注疏上下文句。勿若輯鄭氏易注者。從劉達吳都賦鈔撮鄭語。乃至併劉達語。亦算入鄭語。則不可也。如兄之好學深思。而又有閒暇餘力。年富才敏。足以濟之。其臻大成。可必也。鄙人之說。雖積成卷帙。但鈔出副稿者。止此一本。其原底則州州塗改。過甚。須再謄一本。乃可奉寄。然亦頗欲商諸知好。謀所以次第付梓者。未知果此願否。若兄手輯諸注疏之條。果能成帙。便中寄示。必有所以奉報者耳。

答嘉興王惺齋詩易疑義二通甲辰八月

朱紱王者之服。赤紱臣下之服。此易詩之所同也。市蒂。韍紱韠五字一訓。亦皆易詩之所同也。說文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分勿切。韠也。篆作韍。俗作紱。即此已明白。无

遺義矣。今先生所疑者，乃在斯干詩之鄭箋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疑於朱兼黃色謂之赤耳。然斯干疏云：帝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為天子之朝朱蒂，諸侯之朝赤蒂。朱深於赤，故天子純朱言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為朱蒂也。此數語尤極分曉。蓋分析言之則深者謂之朱，淺者謂之赤，而渾合言之則統謂之朱蒂。其采芑毛傳云：朱蒂黃朱服者，正義曰：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蒂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蒂耳。又引玉藻一命緼鞞，駟珩再命赤鞞，駟珩三命赤鞞。玼是據諸侯而言，則是自曹風侯人小雅采芑車攻斯干采芻諸詩傳箋及禮玉藻之說皆合矣。至玉藻注云：緼赤黃之間色，疏云：以舊染之，其色淺赤。此固不得與黃朱之蒂同義，而亦可見毛氏所云黃朱之是淺而非深矣。先生蓋未細會通稱為朱，分析為赤之義，故疑諸說之相背。而其實諸說固未嘗相背也。至於易之取象，各指所之困，取絃象固不必牽上互之與色白以為疑，而即以程傳所外王者之服，臣下之服亦正與前儒詩訓相合。朱子本義釋九二朱絃方來云：上應之也。釋九五困於赤紱云：下既傷則反為所困，亦仍與程傳相合。黃東發所謂朱子亦未有他說以過之者也。蓋二與五應，故以君臣相應言之，豈必與互卦離明之義言之乎。

惺齋引孔穎達以為朱深云赤此條亦未分曉按孔疏之意乃謂朱深而赤淺非謂朱淺而赤深也今若泥此句朱深云赤之語則義背矣詩斯干疏云朱深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今毛氏汲古閣本困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又申說之曰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此條正與采芑疏諸侯之服謂之赤芾之義相應也至困卦注朱深云赤句乃鄭氏注語鄭注又云離為火火色赤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為朱是也文王將王天子制用朱黻据此則鄭氏固以天子為朱黻矣李鼎祚集解曰乾為大赤朱紱之象也赤紱謂二也据此言之則斯干孔疏引鄭氏易注朱深云赤之語亦猶是上句朱深於赤之旨不過引此句以見朱赤二文可以通稱耳而非謂赤之深過於朱也是不得援此句之深字致觸背上句之深字明矣且孔疏又引乾鑿度之文矣愚又按乾鑿度云孔子曰朱赤者盛色也孔疏引鄭氏朱赤者盛色也深云赤一語只應如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鄭氏注朱赤雖同而有深淺之差此句亦極明折可見困卦注朱深云赤一語只極言朱赤之同色而已孔疏引之亦止以證朱赤之可以通稱而已至於朱深赤淺則衆說所同无可歧惑者也

答丁小廷進士論樂飢

小廷來書云邵子湘蘇詩王注正譌云答周循州詩且

覓黃精與療飢程續注引毛詩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因蘇詩有療飢字輒改竄毛詩樂飢為療飢此最眼前謬誤云云杰按陳風樂飢之樂有二音二義毛詩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鄭箋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可以療飢釋文樂本又作療毛詩洛鄭力召反沈云療當作療按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正義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杰謂毛鄭二說不可偏廢蔡邕焦君贊見藝文類聚古文苑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可以忘食王肅詩注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孫毓毛詩同異評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是皆與毛傳同

也後漢書霍譖傳此在鄭譖奏記梁商曰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王逸九思疾世篇蔡邕王逸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飢皇甫謐高士傳四皓歌曰可以療飢王融策秀才文療飢不期於鼎食庾信小園賦可以療飢可以栖遲白居易詩何以療夜飢是皆與鄭箋同也療療二字自說文而下玉篇廣韻集韻類篇並收之廣韻療字兼入鐸部集韻樂字兼入笑部文選注五經文字羣經音辨增修五注禮部韻略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並引詩箋為證證據不為不多矣觀子湘所撰古今韻略蓋未能如樂療療三字之通故於蘇詩舊注引詩箋者反以改竄古經斥之查

初白亦未經訂正。子湘同時倪魯玉、吳顯令各有庾開
府集注於小園賦。栖遲句引毛詩於療飢句。別引四皓
歌是不讀鄭箋者也。方綱答之曰：正義謂毛鄭異者徒
以鄭加可飲一語耳。愚以為不作飲訓則樂直作療於
義尤快。不必又云得水可以小療以幹旋其辭也。說文
繫傳療治也。臣錯按詩曰：多將嗃嗃不可救藥。是也。弋
勺反。是徐楚金又多此一音。而与療義亦可相證。又毛
晃增韻三十四嘯下列文。凡三曰療。曰療。曰樂。而引詩
曰：可以樂飢。其下兼引毛鄭二音。又歐陽德隆押韻釋
疑嘯韻療字下注云：亦作療。黃補云：紹興十一年福州
亦作樂治也。詩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又鐸韻比二書皆
通耳。蘇詩之用鄭義更自釋然。謹已附八補注卷內。

答胡維君

承示惠氏詩古義一條。魯頌薄采其芻。釋文芻音卯。徐
音柳。此陸氏兼載二說。未有以定之也。則當以毛傳為
主矣。毛傳芻菹葵也。則與說文訓合。既毛義與說文合
則當從說文字。从卯音从柳矣。說文从艸卯聲。力久切。
此則可据者也。篆變隸楷亞之為卯。非一日矣。故陸氏
亦不能定之。而兼載卯柳二音耳。至周官醢人芻蕘注

云鄭大夫讀茆為茅。杜子春讀茆為卯。而康成謂茆鳧
葵也。則仍與說文訓合。既鄭康成之注義與說文訓合
則亦當從說文力久切。所以陸釋云茆音卯。北人音柳
此所謂北人音者。即詩釋文徐音柳之音也。故疏云後
鄭云茆鳧葵也者。增成子春等義。是周官鄭注不從茅
卯之音也。至尔疋苗蔓于左傳。无以苗酒皆與此茆字
不同。而惠氏必援左傳苗酒之苗。以駁毛傳鳧葵者。核
其所據。乃在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茆為縮也。郭忠恕汗
簡雖云集七十一家事跡。然中間諸字頗有不注出處
者。其有數字同出者。則注曰並見某書。此茆字下雖注
縮字。未言所出何書。至此行末茅字。乃注云茲見尚書
是謂此一茅字見古文尚書。何嘗謂茆即縮字。見尚書
哉。此惠氏誤讀汗簡以下條之注。連合上條之注。遂執
以為古文尚書云爾。亦可謂扣槃捫籥以為日者矣。魯
頌茆字。今板本皆從寅卯之卯。乃自陸氏釋文已有音
卯之讀。其實則當以說文毛傳為定說也。朱子詩傳皆
用吳才老韻補。而吳才老於此字亦云力久切。正與說
文合。而朱子不用之。乃別出叶謨九反之讀。其實此字
元庸多出叶音之讀耳。

與陳石士論攷訂書

昨見尊集有王君芑孫紅字識語。因言義理而斥攷訂。
遂比之於邪說。此不特不知攷訂。抑且不知義理也。夫

攷訂之學。何為而必欲攷訂乎。欲以明義理而已矣。其舍義理而泛言攷訂者。乃近名者耳。嗜異者耳。然若以其矜言博涉。目為邪說。則言義理者。獨无涉。偏涉空者。亦得目之以邪說乎。義理至南宋而益加密。用心至南宋而益加深切。是以揚信齋之禮圖。陳北溪之字義。黃東發之日鈔。皆本於朱門也。馬貴與王伯厚之博聞多識。皆南宋之善學者也。故攷訂之學。必推南宋。雖朱子不專以攷訂名。而精義入微。所必衷之於此者也。惟其攷之也。確是以信之也。篤是攷訂。乃義理所必資。而豈得外之乎。其空言義理。而不知有攷据者。无過於有明一代。經書則專尚大全。文則僅知帖括。是言八比。時文

者。其或與攷訂異歟。然特明人不知攷訂耳。至我國朝而攷訂之家輩出。實足以補救之。惟時藝之為體。自與攷訂不同。以致日習時藝者。置漢唐傳注箋疏。束手不觀。問以訓故。徵實則茫然如也。此自在善學者。通經學古。以正其趨耳。而不善為之者。乃涉取子史之僻事。訓詁之奇字。雜入於時文中。自命博取之通才。而不知其弊百出也。又或輕以己意測古籍。不甘闕疑。而目為錯簡。不知六書而目為通用。此皆不善攷訂者。致之而非攷訂之過也。甚有臆逞才筆者。視攷訂為畏途。如吾同年蔣心餘。有詩筆者也。而其詩有云。注疏流弊事攷奇。此轉以攷訂為流弊。且歸咎於讀注疏。適以自白其

未嘗讀注疏而已。今見王芭孫之言。至於比攷訂於邪說。則其害理傷道。視心餘為尤甚矣。將使學者株守兔園講章。不敢涉目注疏。而後止耳。芭孫者。吾同年王世琪孫也。昔來吾齋。知吾欲理尚書諸條。問曰。先生必專治今文也。子應之曰。古文豈可廢乎。蓋彼習聞閻氏說。妄以此疑我耳。而今見其評文之謬。又若此。其亦進退無據耳矣。聞此人在南方。頗有能文之譽。恐其偏謬之論。致誤學者。故不得不著之。

答友人小牘

居今日而辨攷載籍。其不得已。而加議論者。有二端焉。一則實有大閼繫古人處。若皆觀望唯諾。不為決擇。則古人受無窮之累。既如此。則雖實難下手。亦不得不為之剖析也。一則實於寸心有憑據處。若不發抒。即是自欺其本志。既如此。則雖於古人非甚閼切。而亦不妨為剖析也。除此二端外。則闕疑其最要矣。嘗謂自古以來著述家。總坐在處處求通。而難於收拾。此天下古今之通病。而周易春秋為尤甚矣。

答友問鍾山札記

承示弓父鍾山札記。公羊宣八年傳。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閨焉者。段若膺云。當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閨者。予謂下句注云。故不言堂焉者。堂作故。不言堂者。此條未通。据何休注。焉者。於也。視無人於閨門者。視者。

也。按此注則文義正應作門焉堂焉。何得以後世時文之句法例之弓父此條。啟後人臆改之弊深矣。今見阮注疏校勘記亦從段說誤也。記於此當並改正。

與桂未谷論所作說文統系圖

來示以所作說文統系圖屬題其圖據案者許慎也。坐於左者江式立者李陽冰右則二徐張有而執卷偃僂於前者為吾衍豈非以衍作學古編溯篆書品目有功於許慎哉。顧有所未曉者。衍之言曰倉頡十五篇即是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許慎分為每部之首人多不知謂已久滅又後人并字目為十四卷以十五卷著序表人益不意其存矣。僕聞之師云爾。按漢書藝文志史籀

十五篇倉頡一篇又曰漢興閻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此即所謂倉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者無所謂倉頡十五篇者也。且此圖於許慎下首列江式則為說文之學者可信莫如式。式論書表曰倉頡覽二象之文創文字用書契迄於三代厥體頗異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謂之籀書其後七國殊執文字乖別秦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式之此論亦不言倉頡十五篇也。且即吾衍自言亦曰籀文者史籀取倉頡形意配合為之

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則可見大篆與倉頡已異。何況小篆乎。亦未明言所謂倉頡十五篇者何所本也。況許氏字目十四卷。從來著錄家皆謂許氏所撰。未有言其為倉頡者。始皇之時。鳥跡初起。古文尚始萌芽。何從而有一上示三之部。敘乎無其部。敘何從而為十五篇乎。此明是誤讀漢志。以十五篇妄屬之倉頡。又以倉頡妄屬之許慎。此誠紕繆之極者矣。而可以承許氏之統系乎。愚意初疑統系二字太大。未可據以摹印繆篆之法。當之。然猶未大害也。既而取學古編核之。吾衍之言。乃直誣許氏。若此。則是圖之作。恐須更正。謹此奉覆。請詳擇焉。

吳興丁小山見予駁吾子行倉頡十五篇之說。因附論一篇。今錄於此。

或云漢藝文志及說文敘云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子行所云倉頡十五篇。乃誤記大篆為倉頡耳。且以說文十五卷九千餘字為即史籀十五篇九千字。乃唐張懷瓘書斷語。是又子行之所本也。曰據漢志及說文敘。則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說文起漢與太史試學童法也。未嘗言史籀篇九千字也。且說文引史篇如私匄。奭明著史篇。則不盡取史篇可知也。張氏誤矣。况漢志明云建武時亡六篇矣。故唐元度十體書亦

云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今說文引王育說者。蓋出於此。然則許慎當和帝永元十二年作說文。豈得有史籀全書。供其采取乎。說文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為博采諸書可見。即改倉頡為史籀。以為其說本於唐人。亦不可通也。又觀其建首也。云云。其為創造而非因襲。可知。又按說文。部。爽。下注。史篇。徐鍇曰。謂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玉海亦引之。繫傳。又以倉頡爰歷博學為三倉。并訓纂為四篇。則益知倉頡無十五篇。又按吾子行之說。有數謬。漢書藝文志。倉頡一篇。云注云云又云。倉頡七章者。云云。然則倉頡

爰歷博學。文字多取史籀。而篆體頗異。謂之秦篆。說并及漢書為妙篆。云。小。在秦則三書各一篇。共二十章。在漢則合為一篇。凡五十五章。即班固續楊雄混入倉頡篇中。亦止一百二章。庾元成云。九篇篇係章字之誤。末有云十五篇者也。十五篇之說。起於徐鉉說文注。部。爽。下注。引徐鍇語。而子行承之。果如其說。則揚雄傳云。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此句又見何故。訓纂止一篇。耶。藝文志云。杜林為倉頡作訓。故何故。林所作倉頡訓纂。倉頡故各止一篇。耶。無名氏之倉頡傳。及揚雄之倉頡訓纂。亦各止一篇。耶。推其致誤之由。則說文序云。凡倉頡此徐之說所由未已下十四篇。而說文亦十四篇。連敘為十五篇。遂

疑倉頡之末亦有敘一篇共十五篇因合倉頡說文而一之不知說文敘下句明云凡五千三百四十字與說文五百四十部不相干涉况敘云凡倉頡已下已下者乃合秦八體漢揚雄訓纂及張敞杜鄴爰禮秦近所說而言漢志以八體六技列於十家何二人之不察也

小山此論極該悉矣顧其以說文私字引史篇蓋謂公字引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為公也然此條所稱倉頡乃始制文字之倉頡與爽字下引史籀所作倉頡是篇名者不同而徐鍇所云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者當即是大篆十五篇或其大篆篇首推本倉頡以為緣始亦未可知今無從而臆斷

矣。然究是史籀之書而非倉頡也。吾子行直言倉頡則並未著其為史籀大篆之篇其為秦清益見矣。

附桂未谷論說文篆作某

說文序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漢書藝文志曰倉頡七章者秦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馥按許氏謂之小

篆班氏謂之秦篆。此即說文所稱篆文所稱秦刻石文是也。

與謝金圃論萬字

說文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故曰萬蟲也。非若虫之專名。虫之總名也。蓋特以其足跡名之。蟲之與萬。萬之與蠱。是皆所謂轉注者也。蟲之名義轉為萬。而萬之名義注於足。虫。虫皆象形。而內則足跡之象形也。故因萬之轉。蟲注足。而取獸迹之內。以屬之。蠱則或作蠱。蟲人不專以足跡取義矣。說文引爾疋曰。狐狸獾貉。醜其足。顛其迹。內。鄭康成周禮地官注。引爾疋曰。貂狐獾貉。貂與貓為獸不同。而迹相似也。則蟲與獸類不同。而迹

相况也。故禹。禹皆蟲名。而亦從內也。禽之從內。則明著其為走獸之總名。亦指其足跡言之耳。是以蝮。蝮皆屬屬。而從虫。萬為蟲名。而從內。亦互見之文也。又按寓屬。康成春官注。引爾疋作禺。屬。說文亦云。蝮。禺屬。禺字為正。蓋亦取內跡之義。其作寓者。後世傳寫板本之或體耳。不以內取義也。釋爾疋者。以為寄寓之義。蓋失之矣。

與辛敬堂

單說文大也。从四。卑。四亦聲。闕按此注云。從卑。非尊卑之卑字也。板本於中間橫畫。左旁加點。謬矣。辛生云。此即卑之隸體也。驗卑部。卑字。卑字。注皆作單。則知此卑字。即卑之隸體。作卑者也。愚按卑厚也。此於訓大義尤

切詩俾爾單厚。毛音都但反信也。或曰厚也。鄭音丹。盡也。孔疏毛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為天使爾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又云單厚者。天使爾以厚德厚天下耳。愚按孔疏云。以厚德厚天下。此語蓋亦不得。毛傳釋厚之義。蓋單即厚也。單厚二字相連。猶如敦厚博厚二字相連。毛恐專主此一說。則致後人易啟複疊之疑。故列此於第二條。而先以信詒之耳。實則信即厚之實理也。未有敦厚不本於信實者也。自鄭箋以後。乃專主盡為訓。無復見釋訓之原本矣。甚矣古人師承之不苟也。初未得辛生說時。見惠氏校本說文單字條云。單與亶同。故云大般庚誕告用亶馬融本亶作單也。愚按爾疋亶字前後兩見。其一云亶誠也。注不言亶與單同。其一云亶厚也。注云見詩疏云。小雅天保俾爾單厚。周頌單厥心。皆訓厚也。亶倅單音義同。驗周頌單厥心。毛傳云單厚也。鄭箋亦云能厚其心。則鄭氏於周頌單字固仍毛傳厚義。而於小雅單厚獨改云盡也。未知其有所自耶。抑自申其解義耶。詳毛氏小雅音都但反則單與亶音義相同之證也。故尚書音義亶字云。馬本作單。音同是其徵矣。合此數條。則單字訓厚乃其本義。其訓大訓誠猶厚義也。訓盡訓復則漸加申釋者。說經固以本義為正耳。

与友論太白詩

太白詩逸氣橫古今。不待言矣。願其中有順逆乘承之

祕不可順口滑過。且即如人人習讀之圮橋詩起句虎
嘯二字飛空而來。卻以一未字翻勒住。則勢蓄而不瀉
也。及說到報韓卻。偏從不成說。又以雖字翻勒住。則勢
益蓄而不瀉也。如此蓄而不肯瀉去。然後放出天地皆
震動五字。搖山掣海之筆來也。識此祕妙。則後句之曾
無黃石公乃掃得青空突兀耳。今讀者乃但咀吮其懷
古欽英風等句。是必至於平順膚庸。以凡近貌其雄奇
未有不謬者也。或曰廣武懷古一篇。乃云有成功有古
跡。此獨非開膚庸一路之句乎。不知有成功有字對上
無字。有古跡有字對下。頽字俱是指點之神。正在撫掌
黃河曲五字。心眼中飛躍而出。豈其平膚之謂耶。大約
古今詩家。皆不敢直搗鼓心。惟李杜二家能從題之正
面實作。所以義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
倪。蓋非具此胸次者。亦無由而知也。不然李與杜何以
得並稱乎。李之沉鬱頓挫。全於飛揚宕逸得之。又與杜
不同耳。

與友論杜詩

風簾自上鉤。自字乃獨自之自也。江樓對酒。忽見月吐
暎。自起鉤簾納之。其無侍媵之人可知。此自字正對末
句寡字也。且此字露出自身。方與末句酌酒相貫。方與
五六句鶴髮貂裘相接。此二字向來未曾拈出也。

答劉廣文問杜題桃樹詩

因一室而推之天下。因一樹而推及萬物。聖賢胞与之懷。稷禹經綸之量也。非為此桃樹作也。拈此一物以慨時事耳。故題曰題桃樹。中四句皆指往日言之。舊字非字。正相呼吸。正字總收。亦從遮。即上句不斜之注。腳作詩之日。乃寡妻羣盜之日也。迴憶小逕不斜。五桃遮門之日。乃天下車書一家之日。非今作詩之寡妻羣盜日也。蓋少陵所居之室。門內有桃樹五株焉。其從前承平無事時。原不禁人之摘實而食也。是以一入其門。直見五桃。當逕桃樹之外。則宅門也。桃樹之內。則堂室也。並未嘗於門之內。挑之外。別營一斜曲掩護之垣。扉籬棘也。至是當天寶亂後。人自為計。家自為謀。於是乎家人遂生防入摘食之計。為之籬垣以掩蔽之。因此而入門之逕。遂不得不遷就斜曲。以升於堂矣。少陵不覺。觀今懷昔而慨然曰。此小逕升堂之斜曲者。何為也哉。為此桃樹故耳。其實舊日直入門。直升堂。並不如此之斜也。不過一入門。即見五株桃樹。遮其堂室。而亦不妨聽其遮也。秋則食實。春又開花。不特人我同此食實看花之境。抑且鳥雀共此飛翔栖止之所。萬物一體。即一居室而胞與無私之景象。藹然在目也。於是慨然遠想曰。此正天下一家之日也。非今作詩時寡妻羣盜之日也。就此一物之植而俯仰。今昔之感。所該者非一事矣。

與友人論少陵望嶽詩

向來解此詩者皆以岱宗夫如何作一問。齊魯青未了作一答。若此則首句直是岱宗如何四字可畢。何為中間著一夫字。少陵豈有如此率爾安放之虛字。等於可有可無耶。此一夫字乃是寔按之詞。非虛字也。猶言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此一夫字乃即下文之青未了也。乃即下文通篇之盪胸層雲諸寔際也。蓋少陵固夙聞岱宗之高大矣。今一入望。乃不料其如此之綿亘無際。盡齊魯兩大邦之境。而其青尚未了。此其故直欲上叩真宰矣。如何者。仰而訝之之詞。將通篇神理俱攝入一夫字中。於是乎通篇神境皆少陵之眼光矣。杜詩一字不輕下如此。

答儷笙小牘

儷笙問蘇詩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一首。此詩愚有鳳翔石刻本第六句作意已違。第七句作不向秋風強吹帽。皆當從石刻為是。其作不問者。字形相近而訛耳。第一句亦定作盍不歸。其作盍不醉。又作盍言歸者。皆非也。不與會者。不預府中太守讌也。次句冷字。第七句強字。皆所謂文之心也。是時先生為鳳翔簽判。若以孟嘉為桓溫參軍之例。必與參佐同集。是強之耳。此第七句一不字。乃是正點題中不與會之不字也。南山之冷翠。正與楚人之冷笑相激射。其不曰蜀人譏。而曰楚人譏。言楚以當蜀也。先生初自荆楚。

一路北來筮仕於秦故以楚對秦也若云蜀人譏則淺直無謂矣

復張瘦同論聯句書

昨聯句一章既承鈔副虛懷付訂僕何敢不細加決擇以求一是然僕以為聯句之作存諸集中者不必彼此畫一也聯句之體盛於韓孟頤後之論者猶或以為各有刪潤况後人乎且聯句之體不足以為精詣審矣古今人聯句惟皮陸擅場者取其清迥有味而皮集迴不及陸至聯句乃渾然不覺斯為盛耳降及後賢未聞以聯句名家者錢擇石至欲盡芟聯句不存一首斯言固不必過泥要之其用意可謂深矣僕嘗論此事蓋非對

酒徵歌屏風卻扇之所能盡也且詞場祖述時有後先境有淺深而體裁造詣因之至於今日讀書攷證之學其多且難已倍於古人而說經訂史之文又不可闡入詩句既不欲多涉議論又不欲沾滯文字又不欲空拈風雲花月則將如何而可乎其必有深潛博厚之氣獨出於古人之所已得與古人之所未言者而又懼其離而背去也操之使存守之欲固謹之又謹無一時之敢放而又懼其規規而勿化焉甚矣其難也若聯句之作則不過一時談興與所謂屏風卻扇偶然欲書者無以異則或者短篇可以有會而長篇必不能以無疵此其大較也不過其中幸而蒙吾友之恕者十之三四焉又

幸而竊自恕者十之三四焉。此而偶存一二。則特記此一日之清興如寫意之圖畫。不必其盡肖。所謂螭登江柱。多食輒發風動氣者也。是以此篇不敢寫於陸卷之末。而謹作一跋附之。庶無罪悔乎。若夫聯句之事。誠不可多舉。久則起人觸興淋漓之想。漸且無所不闌入者。皆其必然之勢。雖賢者亦必蹈之也。樟石存前人尺牘。冊僕所屢欲致詠。而未能合一者。故不得不為此三三章之聯句以記之。幸藉諸君子清興以成此段。足以豪矣。至其分寸合離。豈敢自欺哉。方今銳志學古。孰如先生者。故敢罄陳其愚。惟鑒納之。幸甚。

與金手山書

承示邗江同人集平山堂作漁洋生日用秋柳四首韻。并屬愚和之。愚固未敢遽和。及讀來詩。而竊幸愚之不和為是也。凡和詩必次韻者。於古無之。自宋諸家乃有之。今則遂成和詩之定式矣。然此或因君父師長之作在前。為肅將步矩之義。則勉為之。不可謂非正也。又或因難字險押。以見巧者。此亦視其時事。不可不踵原韻。而於此見機巧焉。則亦可也。若本無因而必依用其韻。欲就窄路出奇策。則非詩道之正也。蓋次韻之多者。始於蘇集矣。蘇公之才力。跨越今古。無所不可。奚以押韻病乎。然平心論之。与其自謀篇自拈韻者。安与勉固較有差矣。然則蘇之押韻。究未免使人覺其有迹也。而况

於後人乎。古今文章之變歷久生新，亦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固非可以一理繩也。然善用節制者，毋俾太過而已。必應次韻者，則雖偶出奇險，不以為異，不以為難也。其可以不次韻者，則究以作詩之人為本。作詩之時地為本，而於韻則必依部分。雖通轉尚宜慎之矣。况詩之工不系乎此，曷為必蹈其難，必矜其異也乎。雖欲竊以此意附質於蘇集之末，奚不可也。

與吳蘭雪書二通

昨見尊作以陽明之言良知與孟子同論，既極言其不可矣。然此不惟不知孟子，且不知陽明也。孟子言良知即性善之旨，陽明言良知則是欲破朱子補格致之傳。

耳。蓋因古本大學所謂誠其意者一段，在諸章之前，自朱子乃移正之，列於格物致知之後，此定論也。必不可妄矜復古者也。陽明乃欲矯為立異，謂本心自有真知，不待用格致之功，以此駁朱子，是正與大學教人之序相乖刺。有是理乎。在朱子補格致之傳，愚自有攷證之說。今且勿庸詳也。而陽明之主良知，乃是誤解大學之要義。其可以與孟子之言良知同日語乎。吾子竟未讀陽明傳習錄，且於二程子以來言大學之次第條理，皆未之詳考。而第見良知二字，以為孟子嘗言之，此則不學之弊。若鄙人不言，更何人直言之。凡事當以聖言多聞，闕疑慎言，三語銘之，坐右也。

讀書為文。凡遇聖賢名。則敬避之。與尊君上無二理也。昔鄱陽洪文惠於漢碑。假借尼字。輒正言闢其謬。誤愚昔於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孝經開章二字。注釋之歧。說亦嘗力駁其失言。若韓昌黎石鼓歌。敢於押韻。此出於儒者之作。更不可以曲恕之。至若劉越石李白之輩。本非儒者可比。然即使甘於不為儒者。亦非鄉愚不識字之虫氓也。吾輩更宜敬之慎之。

答王實齋書

久不得相與折疑。今見吾實齋寄所撰大戴禮記解詁之序說。雖未讀其全書。然知其所引證訓義。必有補於是書無疑也。惟是序云。隋志以馬融增益。月令明堂位。

樂記三篇。支離傳會。此則宜慎言之。愚曩見隋志此語。誠不知其說何所本。如樂記一篇。據鄭君所言。劉向別錄已有之。安得以為馬融所益乎。且禮記四十九篇之名。見於橋元傳。不自馬融時始有之。是皆足以疑隋志之非寔也。然陸氏經典釋文云。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為他家書拾換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据此則劉向別錄之四十九篇。與今所見小戴之四十九篇。名同而寔異。此在唐初陸釋與隋志各舉所聞。必實有所據。而為此言。未可因今見小戴四十九篇之目。而遂疑隋志之傳誤也。况史記樂書所取樂記之文。與今所見樂記。其中又自有前後移置互異處。

則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安知此十一篇非於其中又自為連系者乎。是樂記十一篇連合為一篇。又未必是小戴初刪時之舊矣。究其斷取此十一篇合為一篇。出自何時何人。則孔疏云。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仔細不可委知者是也。孔氏已言不可委知。而况後人乎其隋志所謂馬融增益之說。其間沿革同異。如何分合。本無從而詳攷。何妨並存以備攷證。而必毅然斥其為支離附會。則吾不敢也。且在今日治經。惟有於前儒所已言而未析者。或前賢留未盡之緒。待剖說者。尚宜博攷而慎思之。若此等篇次之說。惟有理其舊而勿辨焉可矣。大戴禮記一書。頗難釐定。昔吾友盧抱經。一生

專力校讐之學。及見其大戴校本。諸侯釁廟篇。雍人割鷄屋下注。小戴割鷄亦於屋上。上字當作下字。不知小戴雜記篇孔疏。此條寔是屋上。非屋下也。蓋大小戴氏所記。偶有不同。此條則以大戴為正也。然此諸侯釁廟篇之一條。与小戴雜記一條。正是二書接筍相證處也。又如周禮六官。与諸經無一處可相合證。惟大戴記祭候之辭。与梓人祭候詞。可相證也。前人注釋甚罕。見盧辯之注。已闕至十五篇矣。其最謬者。保傅篇。盧注謂性本無善。此人非有鄭康成注禮之淹通。而什倍其訛。失非有荀子全書之博瞻。而專用其邪言。吾學侶所當辭而闕之者也。昔年吾門孔生廣森。亦為是書作訓義。大

約未必能及吾寔齋之書也。昨見武進莊進士述祖撰夏小正訓一帙，以已意辨釋，訛誤極多。蓋今之學者多侈言博古而不知寔作功課，易詩書三傳三禮，其中要義有待研核者，不知幾十倍於此。而一則畏難而苟安，一則厭常而嗜異，轉不肯循循下學，如幼時窻下課也。吾行年八十尚，每晨溫肄諸經，每有剖析慎之又慎，在都門惟一辛敬堂。又日勤官課，不能日日同几研究，渴念之勤，與厲積書，此曷勝愧汗。

附錄王寔齋大戴禮記解話原序

劉向別錄曰：古文記二百四篇，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子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齋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目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此禮記之所由來。惟孔氏壁中之本也。孔穎達曲禮疏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叙云：戴德州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此大戴之書，篇數具在，惟取於孔壁古文，未嘗闕

人諸家也。或曰壁藏之書當在先秦。今禮察保傳篇中俱有秦二世而亡之語。與賈誼新書同。得無大戴取於賈氏書乎。聘珍曰。顏注漢志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藏書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按史記孔鮒為陳涉博士。固在秦亡之時。而子襄為漢惠博士。則亡秦久矣。漢惠本紀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注云。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然則漢惠四年以前皆是藏書之日。而古文二百四篇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若禮察保傳諸記乃楚漢間人所為。合於二百四篇之中。而為孔氏所藏。亦別有流傳在外之本。而為賈氏所取。此賈書有取於古記。非古記有待

於賈書也。又大戴禮有孔子三廟記七篇。曾子十篇。皆是古文記。二百四篇中書自劉氏總羣書而奏七略。序六藝為九種。分諸子為九流。於是出三廟記於論語之類。出曾子於儒家者流。此又劉氏剖析傳記而非大戴。采取諸家也。今小戴禮記燦然具備。而大戴之篇祇存四十。隋書經籍志謂大聖刪大戴之書四十六篇。漢末馬融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其說頗為附會。蓋因大戴八十五篇之書。始於三十九。終於八十一。其中又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多出第七十三一篇。惰志又別出夏小正第四十七一篇。則存三十九。而闕四十六。故支

離其辭。以為小戴所取耳。豈知月令明堂位。劉向別錄。並屬明堂陰陽。固古文三十三篇之內者也。而樂記疏引劉向別錄云。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之入禮記。自劉向所見本已然矣。又何待於馬融之足哉。且當時古本具在。大小戴同受業於后蒼之門。小戴又何庸取大戴之書而刪之。蓋二家俱就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各有去取。故有大戴取之。小戴亦取之。如哀公問投壺等篇者。也。况大戴所闕之篇。其名往往見於他書。如王度記辨名記。政穆篇之類。皆不在於小戴記中。豈得以大戴闕篇。即小戴全篇耶。夫以大戴之書。同是聖賢緒餘。自古未立學官。兩

漢經師不為傳注。陸德明不為音義。迄無定本。後周盧辯雖為之注。然而隋唐宗志並不著錄。則其書傳者。蓋寡。是以闕佚過半。而存者亦謠變不能卒讀。自時厥後。未有專家。近代以來。入事校讐。往往不知家法。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肅本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有是理乎。又或據唐宋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猶折獄者。舍當官案牘。兩造辭證。而求情寔於風聞道路。得其平乎。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據某本作某。豈知某本云者。皆近代坊賈所為。其人並無依據。是直向聳者。

而審音與盲人而辨色。凡茲數端。大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奧之經。變而文從字順。洵有以悅俗學者之目。然而經文變矣。經義當由茲而亡。可不懼哉。聘珍今為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與諸家所見未敢雷同。惟據相承舊本。不復增刪改易。其顯然謬誤者。則注云某當為某。抑或古今文異。假借祖承。依聲託類。意義可通。則注云某讀曰某而已。其解詁專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以釋字義。於古訓之習聞者。不復標明出處。稍涉隱奧。必載原書。亦復多引經傳。證成其義。間有不知而闕。必無杜撰之言。舊說有可采者。則加盧注。云以別之。至於禮典之辨。器數之詳。壹以先師康成緒論為主。以禮本鄭氏專門之學。而其學則聘珍生平所私淑諸人者也。未免膏肓之疾。難辭墨守之愆。以云有功經學。寔所不敢。但於二千年來天壤孤經。亦可謂盡心焉。爾已憶垂髫受書家父。口授此經。聘珍年纔幼學。迄今誦習三十餘年矣。為茲解詁。彙凡數易。亦歷有年所。不但稟承家學。抑亦博問通人。今檢其簡札。弁諸書首。以誌師友淵源。著書歲月。庶傳諸將來。知非鄉壁虛造者也。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二

送盧抱經南歸序

乾隆四十五年秋。餘姚盧抱經學士。祝釐北來。其冬將南歸。同人集方綱詩境軒。各為文以贈其行。而方綱序之曰。予同歲進士二百三十一人。予嘗自謂抱經拔讐之精。用力之篤。惟予知之最詳。往者乙酉之冬。抱經視學湖南。而予在廣東。未得親送其行。及壬辰春。抱經南歸。予未北還。又不及送之。至今始獲附名於諸君文後。而始愧三十年之久。於君之學。茫乎未測其涯涘也。君所校正書目甚繁。予初成進士時。喜讀遷固之書。則借

大興翁方綱覃溪

君所校三史錄之。甲戌授館職後，借所校文選錄之。今君北來始讀所校周易注疏、逸周書、皇侃論語疏、春秋繁露、鄭志、五經異義、馬氏意林諸書，又讀其校孟子、大戴禮記。然予不惟君之精且博，是歎而獨歎其弗畔於朱子也。凡校讐家之精且博者，皆在南宋而論樂律如西山、詒字義如北溪、昏於朱門發之。今之學者，稍窺漢人厓際，輒薄宋儒為迂腐甚者，且專以攻擊程朱為事。虞道園有言：此特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矣。抱經題跋諸篇謂世人於朱子因一二未安而遂并議其全，又於妄生詆謔如郭宗昌者，則昌言排之，宜其校正古今虛公矜慎而不蹈流俗之弊也。凡諸君之贈抱經與

予之附託諸君後，以借讀抱經諸書，皆若逐節以求抱經之學者，故道其大者以序之。

送姚姬川郎中歸桐城序

姬川郎中與方綱昔同館，今同脩四庫書。一旦以養親去，方綱將受言之恐，後而敢於有言者，竊見姬川之歸，不難在讀書而難在取友，不難在善述而難在往復辨證，不難在江海英異之士造門請益而難在得失毫釐。悉如姬川意中所欲言，姬川自此將日聞甘言，不復聞藥言，更將漸習之久而其於人也，亦自不發藥言矣。此勢所以必至者也。夫所謂藥者，必有其方。如方綱者，待藥於君者也。安能為君作藥言乎？吾友有錢子者，其入

仁義人也。其於學行文章，深得人意中所欲言。願姬川之聞其藥言也。君之門有孔生者，其人英異人也。其於學行文章，樂受人之言，願姬川之發其藥言也。

送錢獻之序

予年來自惟學之不充，始恨向者得名太早，人生最難得者，多作數年秀才，磨鍊功苦，後來享用不盡耳。如吾獻之錢子，適其時哉。獻之以一介之士，遊京師未三年，而同學前後數輩，無不知有獻之者。今舉京兆府副榜，將歸拜其親，省其叔父於粵，人皆以壯遊頌獻之，而予則不頌而規者，何也？獻之之學博而有要，不泥古亦不戾古，其肯以人之見稱，稍貯於其懷耶？無待於予之規可知也。然以予觀獻之三年來始也，視專而容寂，繼也志日以廣，氣亦日以揚，未知其於古也。信乎疑乎？於其所得者，足乎未足乎？以予之寡學，固不足為獻之言。然以予之自悔，有不得不與獻之言者。學使辛楣先生，予畏友也。獻之試以予斯言，質先生，將必更進以實學，則予斯言又不足道矣。

送吳亦山序

歲丙申秋九月，吳子亦山將歸襄陵，客謂方綱曰：子之序而弗詩，何也？方綱應之曰：詩在其中矣。客曰：吳子居京師數年，今歸而省其兄，課其子，家庭之至樂也。是子所謂詩理者乎？曰：非也。此吳子所自有者，亦歸人恒事。

耳客曰然則子所謂詩者吾知之矣吳子殫心六書有年矣於許氏之微指二徐之辨釋皆抉其堂奧剖其甘辛今之學者未易一二數也子必將道其得力之故為同志者一勸歟方綱曰此吳子之學勗以終身者也僅於此別言之不已淺乎乃者方綱所以序吾吳子之歸者則有說焉吳子館於太僕曹先生齋太僕扈蹕熱河而吳子得其兄書勸之歸然太僕未歸吳子弗言也太僕歸吳子猶未遽言既而徐徐言之又若不敢質言之蓋其與太僕惻欵相依之意深矣不忍直言歸也及太僕再三留之吳子亦竟若幡然不歸者然實不忍直言歸也此皆詩之至味也秋且深矣寒燈落葉無可寫

以贈吳子者故不若實寫此段情事以為之序而弗贅以詩也驪駒之歌陽關之疊古之人蓋有不能繪畫者而何詩與序之別乎

贈楊彤三序

予與彤三不相見者二十年矣乾隆四十一年冬十月彤三以泉州守計薦入都來視予明日邀鶴亭象星就予舍共話予與鶴亭同居京師不相見亦一年而鶴亭不見彤三者十三年象星不見彤三則與予同也相與握手感歎久之鶴亭與彤三兄弟交最先彤三母氏吾姨也尊甫贈公又與先大夫厚善所居城北鑼鼓巷鄰順天府廳與鶴亭俱讀書廳旁君兄弟已負文譽是時

甲子乙丑間予始與相識。至戊辰後交始密。每暑凡君兄弟或葛衫來訪予。留連日夕。與天衢象星。聯步城南塘葦間。倚樹坐石。意有所得。歸而寓諸詩文。抵掌論天下士尚友古賢豪。以為人生富貴之樂無以易此也。天衢予表兄。又與君兄弟呼為姨夫。至今病廢不出戶。七八年矣。彤三因言此行旋閩。道出涿當往訪之。馳驅宦途中能懷舊若此。可以風世也矣。午晴烹茗適商邱陳伯恭庶常以其先迦陵檢討填詞圖卷來請予題識。遂同展觀。流連竹垞阮亭諸老詞翰間。其同聲吟諷之樂。乃不減曩時。庶常為閩中陳觀察望之之子。君至閩當語觀察。以庶常日親前輩。問學有進也。然彤三議論佳。

勝較昔亦益進。其評予贈詩謂得杜法。予固不敢當。然詩法上下千年。必於杜是程。閩中人家有藏宋槧吳若本者。顧若本亦不精。予近注杜已得千五百餘條。皆向時注家所未及。惟未獲善本校勘耳。安得吾四人如昔日聯床問業。切磋往復耶。因縷縷絮語。問生產瑣悉。事語都無文不具。贊彤三比年連守大郡。有善政。於所學既無負矣。獨愧予日事鉛槧。無毫末補也。然猶勸彤三鶴亭自理舊作。而附予論次之。吾輩年皆長大。相呼字者已少。實相警勉者益更少矣。豈獨詩文哉。習氣未除耳。彤三歷官閩浙湖山數千里。聲馳海表。不以為豪。而以二十餘年不得今日四人挑燈聚話為足樂。故筆

之為贈行序借記體

送謝蘊山之任揚州序

予嘗讀歐陽子有美堂記而疑之。梅公儀之守杭也。仁宗賜以宣化撫俗之詩。而公儀取其首句以名堂。此豈僅以湖山觀聽之為美乎。吾謂為之記者當惕以美之不易有。而冀其持盈保泰。形民以勤儉也。豈以歐陽子而不及此耶。南康謝子良璧。以翰林編修出守鎮江。越二年移守揚州。又四年秩滿入覲。出其公暇所為筆記相質。予最取其郡守題名記。深感於化民成俗之不易。謝子可謂知治本矣。揚之繁麗名勝。不減於杭。而其所為堂者。名之曰寄餘。不惟不敢以文字之長自詡。且不

敢以民康歲稔為已足。而益早夜孜孜求其所以報主而盡職者。然則予之送謝子也。其可僅以詞章之末憑眺之事為言乎。方今聖化漸濡。士日醇而習益厚。昔之所謂竹西歌吹。紅橋煙月者。今皆為一二學人根抵經術之地。予既嘗於送任禮部王翰林詩中言之。況乎今之送吾謝子哉。至於謝子與予景仰前賢。翰墨流風。有同嗜焉。是又具於別幅。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言固各有當也。

送周鞠人南歸序

送歸者於介壽出之。則其境真矣。介壽者於書畫得之。則其味長矣。鞠人周子來遊於蘇齋。今年四月上旬禮

闈將揭榜。予方切望其中式。而鞠人惟以其尊人涉春先生六十慶筵。欲書其翰墨高致。以代祝辭。自古一門書畫兼長者。無若米家父子。每想小米隨侍鑒定。多在其未上敷文閣之前。而三米蘭亭。退谷硯山齋所藏。已非真矣。人生最難得者。未中第時。得娛親於依仁游藝間。此鐘鼎之榮。所不能易者也。况乎守愛蓮之理學。承胡靜之文編。篤古而日有心得者耶。他日涉春先生七袞八裘以後。更積慶筵。得值鞠人登瀛。乞假篋祝詞多篇。以為侑觴之助。迴思今日。未必不以此淡寫數言。為得味也。遂書此以贈其行。

送劉端林歸寶應序

寶應劉生學廣而氣醇。吾嘗謂今世後進之士。攷訂禮經者。必於生屬焉。故於其歸而發之曰。吾所謂訂禮經者。非謂禮有所未安。有待於釐次之也。昔者朱子嘗作通解矣。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後來畿山劉氏亦嘗首夏小正而附月令矣。次丹書而附王制矣。稽之於禮合乎。曰是有辨也。揚信齋固言之矣。曰近世儒生。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此蓋所值之時不同。而其所抹之弊亦異也。今之為儒者。不審朱子之用心。而動援古自飾曰。朱子亦嘗云爾。此所謂舛也。且焉有儒生而議王朝邦國之禮者哉。吾所屬望於生者。則欲考其篇目章句而已。然而又有所

不可者。如管荀賈子之書。皆禮文所散見者。因而掇拾移補。則不可也。又以某之錯簡。當置某篇。某句當屬某篇。則僭忒之心生焉。又大不可也。經禮曲禮。有秩然可分者。少儀內則之類是也。有不可分者。玉藻大傳之類是也。如必以一人之意。類次而輯定之。則亦不可也。去此諸不可者。而因訓故著錄。以討求其先後類記之所以然。因以得先聖制作之精意。則庶乎得禮之宜矣。凡今之士。先務在於平心。不為苟得而已。故書以為生贈。

送顧文子進士歸與化序

歲庚子辛丑。禮部疊奏貢士於廷。蓋

天子壽考作人。加甲乙科。海內窮經篤古之士。應

昌辰而蔚起。其在庚子。

思科方網所知者。則嘉定錢塘澥亭高郵李淳成裕。其在今辛丑正科。則歸安丁杰小山興化顧九苞文子。其尤著也。錢李皆方網前秋所得士。而丁顧皆方網執友。又寓居同巷。晨夕過從者。是以知之視錢李尤詳。而文子舉鄉試。出于門人吳學齋編修之門。其視予益親。而予益畏其學之專且厚也。今之精研三禮者。吾最許寶應劉端林。端林之於三禮也。視文子之用方。似分軌而實合轍。蓋端林之意在於證經。而文子之意在於翼注。皆學人所難能者。而翼注之力尤為強毅而縝密也。其

於賈孔也。什之九信之。什之一或弗信之。其於大夫司農也。所已發者意得之。所未發者亦若意得之。蓋其致力在墨守鄭氏而已。去年秋。小山將屬兩峰羅君畫鄭公象。與予往復論。逢掖之制。以為深衣。近是而任禮部子田。遂為深衣考一書。以詳釋之。子田。文子邑人也。今亦將歸矣。秋初。小山亦將言歸。荒江老屋之間。所得必更多於城市。庶期異日者。二君謁選北來。相與對榻。出其所得。補正前賢之所未備。雖寡陋如予者。亦得津逮膏馥。以自充廣。其樂何如也。子田。小山行。亦有曰矣。輒以此言先之。

送董曲江歸平原詩序

壬寅秋。平原董寄廬先生將東歸。其同年友大興翁方綱。與其鄉人。歷城方昂。坳堂。為茗蔬於城南東湖柳村之崇效僧舍。於是獻縣紀茶星。宛平張晴溪。模鉛山。蔣定甫。士銓。新安程箴園。晉芳。歷城周林汲。永年。餘姚邵二雲。晉涵。歙洪素人。撲。汪詡。斧。啟。淑。桐城吳華川。詒豐。湖口周載軒。厚。轅。錢塘吳穀人。錫。麒。或以舊侶。或以新知。皆相與戀別。述懷。徒倚蕉桐之陰。歡言竟日。而不能去。寺於聖安寺。為西隣。迴憶漁洋方山諸公。餞念東侍郎於聖安寺。在康熙庚申冬。至今百有三年矣。聖安金元古蹟。一無存者。而此寺猶有王覺斯田山薑題字。及竹垞漁洋諸前輩題卷。今日之樂。何啻百年前諸老。

宿優游笑語時也。方綱與先生同舉於鄉，又同成進士。讀中祕書，冉冉三十年於茲，而先生年最長。其於詩文，師法淵源，粹然醇且正。今且課孫娛老，紉德水杜亭之緒言，迫維曩日寓居紀。侍郎之東齋，相與掀髯抵掌，淋漓浩唱於酒闌燈炮間者，此味依依如昨也。時雨霽，經旬菊籬初蕾，西郊數峰如畫，秋光在濃淡遠近間。他日作舊雨草堂圖者，當補此一幅矣。於是諸君子相和為歌詩以記之，而方綱為之序。

送張肖蘇之汝陽序

即墨張孝廉將之汝陽，過予論文，自言嘗苦多病。既而持舊簡紙，屬書教言為贈，愚方憇然，無以益吾子者。

抑心所欲宣者，又不敢嘿也。昔歐陽子之於石徂徠，謂君子不以相見為歡，不以疾病為憂，惟其有不至於道者，乃可為憂云爾。然觀徂徠之答歐陽，猶曰：永叔待我淺，不知我深，蓋其氣未能平也。今吾肖蘇之虛已受益，過於徂徠遠矣。然談藝數日，雖未遽深推闡於學道之實，而以吾觀子肖蘇之病，在於心不專而神志未能定也。讀書之原，不在求強記，蓋亦務定其志而已。志定則得淺而不啻深，得少而不啻多也。始之以一而積之以誠，其有不逢原而大快者哉。旬日以來，僅得見吾子時文一篇，詩一二十篇耳。格調之高，誠不肯依人步武者。然求其識趣所歸，如記里鼓車如土圭測景者，則又若

况乎不得其準的也。時文之法在於審題。題得而理定。理定而法生焉。其但務古調以震駭於人者。猶之浮詞也。古文上下接武。而日用不可離者。莫如韓詩。則莫如杜。然韓文杜詩。各有其所以然之極。至不在於貌似也。能知韓之所以然。則可以上窺馬班。又上而六經矣。知杜之所以然。則可以上通漢魏。又進而騷。又進而三百篇矣。其貌襲者。則由於中無物。中無物。則由於識趣不真而已矣。由吾肖蘇今日之詣力。專而精之。山谷有言曰。以質厚為本。姜白石曰。離而能合。此二語是。詩文書法之總訣也。然其道要在於平心易氣。靜虛以涵泳之。是又養氣卻疾之一法矣。

送吳亦山進士歸襄陵序

予年來取與交遊。精說文之學者。高郵王懷祖。嘉定錢獻之。襄陵吳亦山。其尤也。然居恒過從碌碌。每不暇深談。往年獻之舉副榜。於其歸。贈以言。以其初應舉而歸。當告以持身涉世之大者。不暇及說文。又前年懷祖選庶常。請假歸。以館課語之於說文。亦未暇及。亦山曩者之歸。予贈以文。僅言一時別緒。未及說文。甚矣學問之事。求一共語之頃。而不易多得也。今亦山成進士而歸。將以講求民社之餘力。詳按是書於其別也。乃得一二及之。亦山之治是書也。曰。从某曰。某聲曰。攷義曰。引經。予復以篆體原委進之。仍从某之類例也。復別之曰。正。

誤曰存疑仍考義引經之餘目也說文舊本今既不易得徐氏繫傳傳寫復多闕字惟賴校者精於用心耳而校者或矜己或好信或喜異同或恥詢訪今亦山皆無此四病以優閑之歲月殫力其中吾知說文之學當大闡明於世也獻之留陝懷祖在吳予又日荒廢無似不得潛心問學即茲於亦山之去深致不忍遽別之意而仍不能自暢其所欲言竊用自媿而彌自笑也曲阜桂未谷亦究心此書每語予寄聲懷祖索其近著篇目至今未得見之蓋別後之難致者如此安得輕言別哉

送魯絜非知夏縣序

新城魯絜非進士以古文名三十年矣而始出知夏縣

人皆以為遲也吾昨與桐城姚夢穀語及此夢穀作色起立曰先生獨不能止其出邪夢穀之意蓋以為絜非家居既久文既醇且肆當益篤力著述耳吾於己酉秋始得識絜非歎其樸厚淵粹如其為文及反覆讀其文所著保甲諸篇尤深切於經濟知其即當見諸實事矣明年絜非謁選來京師得廣東之吳川

天子特命改知夏縣絜非攜二子載書數簾單車之官宛然所為文之本色也邑為涑水所經司馬公祠墓在焉唐魏勤儉之遺俗猶有存者予將相屬以訪求溫公布衾之銘知足齋之題字潞公溫公對論之遺跡是又皆與吾絜非之所學交勗以勿諼者絜非又寫其所為

文留於予齋以相印證。吾故舉其筮仕之初。天意之因篤土風之淳美。若皆與樸學適相資者。他日重見夢穀當共理此言相視而一笑也。

送陸鎮堂知絳縣序

天道不可盡知而人事不可不盡知。然人事有不可推而知者。春秋是也。天道有可推而知者。易是也。吾友陸子鎮堂嘗謂春秋無例而易有例。予謂此言若有所會者。然而於易言例有不能盡該者。非道之不能該也。人不能也。故曰天道不可盡知也。予與鎮堂幼同學壯同遊。其居家孝友。審物情而達事理。宜其於人事所應得者無不備得矣。然而年將五十始成進士。艱於育嗣。奔走衣食以養母。學淹今古而不以文詞名。即其於易尤深。而亦不肯有所著述。予昔於其五十誕辰時已寓詞勸之。鎮堂仍謙抑而弗宣也。予少鎮堂一歲。於經涉世事精義。折理不及鎮堂十之二三。往歲同在粵中。嘗以暇日共論行己接物之方。至今用之未竟。其後鎮堂之關外之山東。及予再使江西。不得同研席者數年。而吾二人齒益加長矣。及未幾時。而鎮堂謁選得絳縣。奉壽母以涖厚俗。臨別又稍出其所釋十一卦者。以略見其槩。且曰。例未備也。夫人事與天道一也。士當讀書日恨不能悉出所蘊以見於世。及其逢時得地。相其勢審其宜而為之。豈必事事備盡所施哉。夫且有欲求備施而

轉泥者烏絳古邑也。民淳而訟簡，正不以多立科條為能事，而以奉承聖化，涵濡教養為功也。於是鎮堂向所期其效者，今將皆獲效焉。而其於易也，蓋庶幾矣。壽母有孫康強，逢吉異日，得以稍暇，相與共論天人，之應俯仰，今昔益待其既定而驗其胥合也。抑又何不備之有乎？吾門魯子純之，與鎮堂談易最契，作說易一篇，送之。故予亦因而有言。

送吳石亭視學安徽序

石亭編修奉使視安徽學政於其行也，握手而相告曰：吾所得士，膺此使者，及子而四矣。琢堂之於湖南，儷笙之於河南，吾皆未得親送之。今將何以贈子？客曰：昔雪

門之使楚也，先生舉長沙詩法贈之。今亦將述黃海天都之詩脉，欵予曰：未也。客又曰：安徽昔得竹君為學使，先生以粵東金石与之相易，然則必舉姑孰穎上之古刻以為言矣。予曰：未也。上江經訓文辭之數也。邇者大江南北之士，頗皆知俗儒兔園冊子之陋，知從事於注疏矣。知研習於說文矣。而徽國文公之正學，邇之在日用行習之地，慮或有轉事高談漢學，而卑視宋儒者，其漸不可不防也。往時學者，專肄舉子業於訓詁攷證，置之弗講，其弊固已久矣。今則稍有識力者，輒喜網羅舊聞，博陳名物象數之同異，以充實為務，以稽古為長，是風會之變而日上也。而此時所最要之藥，則在於扶樹

宋儒程朱傳說以衷漢唐諸家精義。是所闕於士習人心者。甚鉅。吾昨在山東。每按一郡。輒首舉此義以提唱。多士冀吾學侶之同之也。而吾石亭校讐天祿出膺。是任於經術淵源。熟籌於胸。非一日矣。其必於吾言有符合焉。故於此行也。不以詩而以序。

送羅兩峰南歸序

兩峰羅子。三至京師。先後二十餘年。今其嗣君自揚州奉親南返。同人多為詩以贈。其行憶壬辰春。予初識兩峰於擇石同年之木鷄軒。擇石指目之曰。見此君如見壽門也。蓋壽門孤子。性成於詩。不作長篇。亦不作一近人語。獨兩峰學其詩書畫。抱其前後遺集。欲并擇之。是

可感也。既而兩峰南歸。又再北上。所居邗江遊集之區。昔人所謂煙月文章者。兩峰顧不甚泥之。而於抗人丁敬身。金壽門。諸人。吉金。貞石。摩挲攷訂之癖。若針芥若膠漆。其來都門。嘗一寓竹井之獨往園。蕭然淡對若退院老衲者。或與予商確一二。舊銘款識。冷僻寂寥。求無味中之味。又非詩書畫之所得而盡也。今一旦襆被策蹇而去。而竹井擇石諸人。皆已不可作。惟余與味辛。梧門二三。淡交出貧苦語。以充其行橐。是又贈行詩之無可著筆者。善尋筆意者。其在此。無可著筆處耶。兩峰笑曰。此禪偈也。遂書以為序。

送伊墨卿郡守之官江南序

墨卿之再領郡也。

天子灼見其前日之用心矣。而此後所以力圖報稱者。方於是益深也。出都之日。同人皆擬作贈言。而江城視膳之圖適成。將何以摹揣而曲傳之歟。墨卿巾歲寓京師。與吾輩談藝題襟。無一夕不寤。結趨庭之樂也。今得江郭名區。日承溫清。則比年來見於酬唱者。胥歸實際。庶幾於此圖也。皆此日贈言之要義乎。然仍有未盡者。光祿公之來就養也。非其地勝之謂。謂其驅馳風夜。足以自效者。且自茲始也。江城河壩。皆財賦要區。民之利病。吏之臧否。風俗之淳澆。視乎守土者精心毅力。以整飾之一平。反之當。則為之加餐一舉。劾之公。則為之伸。

眷。至於光祿公怡愉安閑。坐竹石以參梵化。而江城之庶績底釐也。不待言矣。其不知者。乃謂知交之贈處。卷軸之題詞。有以致光祿公之歡顏而舉酌也。是固可以勸同輩之為文者。而猶非文之心也夫。

送吳生序

乙亥冬。吳子蘭雪將歸江西。客曰。子於蘭雪相知深矣。今其行也。未知何時能復來。獨無一言可乎。予曰。殊歉然耳。音歸。熙甫歸江南。既登驛車矣。有門人以李獻吉文來質。熙甫為誦。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一篇。至數十遍。僕夫催行。而熙甫誦不輟。予每愛此致。以為別緒之最足記者。此前人事也。憶乾隆壬辰春。予甫自廣東旋。

徵凡百八十卷。又撰讀史偶記九宮圖釋梵音釋略各一卷。於畫著畫學記聞一卷。蓋勉齋三歲失怙。既泣求母容弗得。則學寫像法。畫得其祕。乃徧問家人。追摹母容。以為神於書。尤精分隸。著漢隸譌體一卷。集古帖字體一卷。續書法論一卷。其言曰。漢魏字體不同。性情各異。又曰。書須懸臂中鋒。而用力以和平為主。又曰。作山水人物。當如作書用筆之提頓逆折章法之參差映帶。其理一也。勉齋之聞其家學如此。拙老人可謂有子矣。然老人平生著述。首在顯親。其敘先人略曰。諱進。字度臣。號退菴。父鳴玉。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兄超。順治丁亥第三人。及弟王漁。洋所稱前世峨眉山老僧。

者也。退菴公九歲能詩。文長以詩名。而性至孝。篤於兄弟。喜交遊。嘗以歲暮遊歸。出囊金百餘。封貯一篋。奚童負之。偏詣親友。問何以卒歲。視所需多寡。周之又嘗客歛。有土豪奪其族子田。乃言諸郡守。置豪於法。母病刺血寫佛經。又刺背乞以身代。母卒。推心泣血。死復甦者。再伏地七日。勺水不入口。嘗以先祖所遺膏腴田。散族人貧乏者。而受石田數畝。行人劉子端。以事徙潘陽。為撫其幼子。平生以友朋為性命。手錄交遊姓氏一冊。題曰第五倫。今其曾孫和寶藏裝冊者是也。拙老人之寫十三經也。以陝本唐開成石經多謬誤也。始於雍正四年。訖功於乾隆三年。凡十有二年而成。八十餘萬言。

為卷三百。函五十。可謂勤矣。先是雍正三年。觀碑於秦。因獲臨摹晉唐以來諸名跡。是為拙存堂臨古帖三百六十六種。王虛舟為篆題者也。而虛舟又曰。吾与拙存相期門勝。在甲辰之冬。每臨一書。已必相從質証。酌泉賞奇。兩年。中元虛日。蓋合前後言之。君以甲辰夏秋間。養病虛舟齋。是歲病幾不起。因自號曰再生。人有再生人。臨古帖目錄書。後一首。今見君手跡。有再生後書印。記者是也。君之病。由經理王氏喪葬。致勞而劇。王隆川者。吾邑崑繩君之子也。君既得古文法於崑繩。以兄之子。妻君。崑繩隆川先後卒。君日徒步數十里。營護其後事。復為孤子營衣食。而王氏以安。方望溪謂王兆符所

排纂周官及詩文若干卷。蔣君湘帆為編錄而藏之。侯其孤之長而授焉者。是也。君為人性嚴毅方直。非義不取。而好推獎士類。其行誼足為世則。不僅以書而早歲出居庸渡滹沱詣曲阜謁孔林。周公墓。中年往會稽謁禹陵。汎富春江。題詩釣臺。復遊中州。歷嵩少。涉鄱陽道。荆楚。過庾嶺。登白鶴峰。抵瓊海。觀扶桑出日。厓門山。弔文陸諸公之跡。又為終南華嶽之遊。晚宿玉句洞天。皆借山川以發其奇氣。即以書論亦非區區鈎摹撇抑所能盡者。而所著周易私箋。毛詩箋。禮記補注。莊騷注。杜詩駁注。諸條目。予皆未得一讀。時以為憾。至其前後勒石諸種。為拙存續帖者。又其餘也。拙存別號也。君名振

生字新函亦字函潭原名衡字湘帆云

曹慕堂小傳

先生姓曹氏諱學閔字孝如號慕堂山西汾陽人乾隆辛酉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監察御史給事中通政參議太僕少卿內閣侍讀學士宗人府丞予告致仕卒年六十有九先生官於朝三十年居諫垣八年兩充史館纂修三巡城再充同考官皆以撲誠勤慎受知主上官御史時疏請立辟雍部議未准行及官侍讀學士時有

詔建辟雍舉行

臨雍禮以前疏

特擢宗人府

丞稽古之榮也先生為人敦本行篤於友愛在京師捐俸葺山西三忠祠三晉會館義園并宣武門外揚忠愍公故宅又於永定門外舉掩骼之會偕同志春秋集訂規條以垂久遠其好義多此類也先生為學以養性為功精導養之術蚤歲歷遊東南山水居京師每以暇日尋勝西山戒壇香界諸寺晚益專功靜攝儼道院以課孫有詩集若干卷體格在香山放翁間嘗手自核定河汾諸老詩集刻之自古詩人在中條王官谷若李義山司空表聖元裕之及近日吳蓮洋皆以才力跨越前後而先生獨以性情冲淡与道大適脫然於名譽之外此則三十年同館相知中先生獨許方綱為能窺見一二

者。故述其略為之傳。

丁小疋傳

丁杰字陞衢號小山。又號小疋。浙江歸安人。乾隆辛卯舉人。辛丑進士官寧波府學教授。嘉慶十二年二月卒。年七十。子授經傳經。皆能世其家學。傳經述其狀略。俾予為之傳。君為人純孝誠篤。於滇南迎父柩以歸。葬於寧郡。捐貲監脩聖廟。尤其足記者。而以方綱知君。則北學齋晨夕商訂之益為多也。予為君題北學齋扁。在京師宣南坊金氏家。與予對門而居。乾隆戊戌己亥數年間。无日不相過。從共凡展卷審正。罅漏如對古人。嘗相約補正秀水朱氏經義攷序尾年月。竹垞此書綱領。

閱富有資。援摺願所載序跋多刪去。末行年月。此鈔昏意在省便。致使作者先後次序。元所按摺予時在四庫館。日鈔數條歸。以語君。君亦博採見聞。以相證。合惜其後未能竟功。竹垞所見之書。今或有未見者。而其每書下載某人曰。不明著出於某卷。尤失攷訂之宜。君亦慨然。與予同志補正之。今予所刻補正卷內。雖間有述君語者。特其字句小異處。尚未足盡發君之篤志也。丙午秋。予視學江西。不相見者二年餘矣。至己酉九月。予自南昌後。竣將登舟。而君適來相訪。是日送行者皆出。惟新城魯生嗣光在側。猶及與君相質鄭義數事。巡撫何公裕城已待於河干。予臨別謂何公曰。吾此行極戀。

者惟一研經老友丁君適來在此公幸以誦席延之於是君應聘主吉安鷺洲書院而此後訖未得見矣予在館中校讐數年所時資取益者盧抱經精校讐王石曜桂未谷精訓詁而君兼有之每竟一編校籤細字壓粘倍其原書皆目光鬚影栩栩飛動處所定鄭氏易大戴禮記尚書大傳皆將次第刊布至如因鄭芷畦定志而摹毛西河朱竹垞二先生像因王次然周禮訂義校本而摹方望溪鍾勵暇二先生像其心目刻々与古人為徒精神所至穿透萬卷一時學人實罕有其匹非孑弱筆所能摹繪者矣

黃秋盦傳

君姓黃氏諱易字大易錢塘人明參議貞父先生七世孫父樹穀以篆隸名家世稱松石先生者也故君自號小松其先世居馬塍即姜白石詩每聽秋聲憶故鄉地也有秋影庵故君又自號秋盦君幼承家訓精究河防事宜初佐治州境輒有能聲既而出仕東河歷縣倅分刺東平擢蘭儀同知前後兩任兗州府運河同知兩護運河兵備道事其才足以大受而志未竟是可哀也君官河堧二十年凡堤埝大工開口蓄洩每伏汎汎晝夜殫力捍禦免潛趙運諸務籌畫備至丁未之冬浙江糧艘十餘帮阻凍於七級開航下水手乏食君力請借帑活萬餘人其他督率工員相機剔弊皆此類也君為

人誠信。重然諾。伯兄以事遣戍。君措貸為贖罪。兄喪數千里。遣幹僕扶柩歸葬於杭。及為幼弟為兄子女營婚嫁。以逮族黨推誼。眈勢咸視此君。精於金石六書之學。自歐陽趙洪所未見者。皆著於錄。嘗手自鉤摹漢魏諸碑。附以題跋。開雕成帙。曰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又有小蓬萊閣碑目。小蓬萊閣者。其先貞父先生讀書南屏書室名也。丁酉秋。君於都下得漢熹平石經。般庚論語三段。時方網亦摹此。勒石。援洪文惠銀石。經於會稽蓬萊閣。故事以名齋。既乃知君家先有此名。洵一異也。君在濟寧。升起鄭李宣全碑於曲阜。得熹平二年殘碑於嘉祥之紫雲山。得武班碑武梁祠堂石室畫像。適揚州汪

氏所藏古榻。武梁像冊。歸君齋。此冊自竹垞街齋查田諸老輩往復鑒賞。幾疑世久无此石矣。一旦君乃兼得之。於是敬移孔子見老子像一石於濟寧州學。而萃其諸石。即其地築室。砌石榜曰武氏祠堂。立石以記之。君北抵燕趙。南遊嵩洛。又四方嗜古之士。所得奇文古刻。无不就正於君。以是所蓄金石。甲於一時。皆不及縷數。而述其一二大者於此。君每得一舊跡。眸色炯溢。顧頰間又多蓄漢印。諸吉金雜器物。款識摩挲。終日不去手。畫雖兼效倪黃。而寔自成一格。蒼秀出意。表又精於摹印。談笑之頃。鍊穎剗然。立成數枚。出懷袖以贈友。馳論千古。眉軒尋丈。外嗟乎。黃伯思米芾而後世。无此人。

矣。濟寧李東珙字鍊橋亦以金石之學世其家。與君最契。適有鍊松觀碑圖卷方網題甫就。而君訃音至矣。嗚呼傷哉。今日石墨論交。惟予知君最深者。故不辭而為之傳。鉸諸石者。安邑宋葆淳也。嘉慶七年六月朔。

金愚巖小傳

昔吾先君子獲交於吾邑金太史元音前輩。時方綱初應童子試。輒聞金氏家世甚悉。及通籍後。聞吾友盧弓甫。縷說愚巖公學行政績。蓋太史之猶子。而藩伯公之子也。其後二十餘年。公與子居同巷。益得日聆緒言。則丁小疋進士日來。予齋所備述也。以方綱之疎懶。善忘。又未獲件繫著於錄。而今僅就公嗣君所為狀者。粗

述於此。公諱克城。字孚中。一字恒甫。先世由江寧遷居京師。曾祖國勛。以祖懷璋公貴。贈榮祿大夫。父溶。陝西布政使。公學有本原。所蒞有政聲。宰江西之新昌。萬載。廣昌。宜黃。瑞金。而於瑞金尤著。又宰甘肅之碾伯。安定。罷歸里居。又十有二年而卒。公每蒞一邑。計月立簿。為交代總冊。曰吾時以自省。且不使人欺也。又所至之境。必寫四至八到山川地圖於屏。凡地勢險阻。與利弊所繫。元不曰往復於懷也。在碾伯。湟水高店堡。舊有二渠。引湟灌之廢三十餘年矣。公捐俸脩復。有長至三十里者。又按脩皋蘭紅柳溝渠。民得長享其利。其在瑞金。縣西南桃陽隘。庵子前。為章貢上游路。通閩粵。舊有石橋。坍塌

壞七年矣。公捐俸葺之。今名金鵲者也。凡脩葺坡塘四十有六。橋梁四十有四。初至瑞金。手釐積年訟牒六百三十餘案。嘗訪王化成編鄉約法。立約長約副約。史約贊定。彰善糾惡之牘。邑有貢生張永堯。永亮兄弟訟產。公視之。二人鬚髮皆白矣。然氣沟沟面青白色。公徐與說。後漢樊氏宏。父重三世共財。唐張公藝九世同居等事。二人者氣色漸就和。又呼使近案前曰。予家大父當分居時。一切財產俱讓不受。僅取戶額數字耳。後它房漸衰替。而吾大父享年八十有四。子六人。登科者五。成進士者三。世間難得者兄弟耳。爾二人年皆垂老。知相聚尚有幾日。忍復相構耶。二人噫鳴流涕。相抱持痛。

哭而去。又條復錦江書院增膏。大以朱子白鹿洞規條及桑歿甫大梁講院課規為士人式。蓋桑微君調元公所師事。嘗與盧弓甫語。同為勞餘山再傳弟子者是也。弓甫小山二公皆與君最相善。二君皆時來予齋。稱君篤志諸經。議論有根。祇惜予未能盡記憶也。其最有益者。謂易八卦方位。明著於說卦傳。不可移易。宋儒未達乾西北坤西南之旨。乃以先天圖為伏羲所定。方位易注之最古者。无若李鼎作集解所列三十餘家。皆未言及此。漢隋唐志亦无易圖之目。朱子謂其出自陳希夷。宋史藝文志。希夷惟傳龍圖一篇。此所謂先天方位圖者。即以之屬希夷。尚无確据。而况可躡加於文王孔子。

之上乎。公此論大意與胡東樵易圖明辨相埒。學者所宜各書一通於周易卷前者。近見嘉定錢辛楣行狀內亦有此論。蓋辛楣與弓甫小山皆通日經師之足傳信者。而愚巖金公一生殫力民事。其貫穿經訓。又如此。今日知公者。惟小疋在也。公之第三子紹綸。屬為公作傳。踰歲矣。恨予筆弱。不足以張之。當寄語小疋。共為詳立家傳耳。

吉水趙氏五節婦傳

吉水城北趙氏一門五節婦。爾基妻曾氏。基從兄弟爾圭妻蕭氏。爾堅妻曾氏。爾堂妻郭氏。圭同母弟爾臺妻龍氏也。爾基有能文聲。然試輒不遇。抑鬱死。曾氏守志

四十餘年。无子。其女弟爾堅妻有子。既授室矣。子婦皆早卒。曾氏守節二十有五年。蕭氏生子發銘。五月而爾圭卒。守志三十有一年。發銘邑庠生。爾堂妻郭氏亦无子。年十八歸堂。越六年堂卒。與諸妯事姑尤謹。哭夫与姑至失明。郭氏守志三十年。而與蕭氏兩曾氏同被旨旌。其間爾臺妻龍氏方待旌。云趙氏家傳云。先是言水城東解氏者一門五節婦。故時人為之語曰。趙若解婦之楷。

論曰。明桐城鍾氏一門四節婦。時人稱之曰四節里。今吉水趙氏以五節稱於古。罕臻焉。故為斯傳。无溢辭。以俟史氏。

洪節母傳

乾隆己亥夏予得識武進洪君禮吉發其篋得所為詩文若干首皆磊々志節之言又刊史傳謬誤若干卷洪君蓋欲予知其學行所自也泣而言曰公可以為某母氏之文矣君甫壯歲遊京師而衣飾朴素无華曰吾母教之以安志而平心也君客於外數年矣非義之財視若醜毒曰吾母教之以禮致養也君所与交皆文人正士有延君授讀者母聞其服官狀戒母往其時相過從者必審察其學行曰擇友最難當慎於始也君為學无所不窺而訓故尤精蓋母幼肄詩尔正漢魏樂府辭急就章辨正古今字音義又增減今嘗命手書諸經授弟

妹及洪君從母受諸經難字分日手課之君猶記讀至禮經夫者婦之天句母慟絕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廢是句讀也君生六歲而孤母夜續授經淘麥屑及糠覈以食而日儲米教合食其子不食泣母亦泣洪氏世有隱德然母居貧不肯貸於人曰惡其近於取償也每訓子輒陳說先世遺澤及居官善政聞於君父監生君者為子制衣尺寸必使其大父及父時曰毋隨俗遷改又曰汝父生平砥礪行吾望汝為完人非求貴顯也嘗積紡績及子授讀所入舉三世七棺遇諸如豎撫諸從子尤厚娣婦余蚤寡以次子迪吉後之通州人盛聰者其弟覆舟於江君父監生君出之監生君在殯比

戶失火。聰冒死翼棺而聰貧。一子年幾四十未娶。母鬻錢裝助之。其以內行為教。皆此類。嗚呼。節母之孝慈者。世固有之。至於服飾取予之際。關係士人之品。概世教之廉隅者。求諸壺訓。不其難歟。若夫函雅。故正文字。尤婦人所難。而在母則尤其小者。故洪君以副榜貢生。克有聞於時。蓋不徒以其文矣。監生君諱翹。其卒也。母年三十八。母姓蔣氏。卒年六十三。洪君以母命客處州。聞母病遽歸。已後含歛十八日矣。故其求所以傳母者。哀切尤異於人。嗚呼。吾文何足以傳之。

次兒樹培小傳

次男樹培。以末疾病廢。歲餘竟不起。老人不忍為之傳。

也。願念兒入詞垣。職部曹。受聖恩。未效。潰埃報。賈志

以沒。又元子若不為撮述大略。恨且焉窮。是以濡淚筆之。兒生於乾隆甲申臘月十三日。余方渡海試瓊州府。其夕夢筆端若有光。訊之占者。謂是文字祥也。占者曰。此兒壽命不長。宜出繼異姓為子。或可免及。北歸以語同年錢擇石。擇石曰。是宜為吾子。遂攜至錢家。擇石名之曰申錫。字曰申之。幼學時。往來錢氏家。是時予以再入翰林。預修四庫書。日事校讐。不暇為舉業課計。兒獨規所校說文嗜之。雖案有他家墨帖。皆所不願學。惟篤好摹寫篆隸。擇石曰。此兒曰。手作遼諸字。我所不能知也。其後習舉業。而不嫻詞藻。專力校勘於史家年月。

歷朝年號後先同異如鍾廣漢建元考萬拓坡紀元韵
敘諸編尤所詳核於洪願諸家泉志更為該悉予亦望
其將來從此博涉改訂之學庶幾有成而孰意竟止於
此乾隆丙午舉順天鄉試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肄
國書已酉四月授檢討充國史館會典館纂修官
然於詞賦非所長也嘉慶丁巳御試三等補刑部
主事辛酉壬戌會試充同考官己巳陞貴州司郎中總
辦秋審處行走俸滿引見蒙恩記名以繁缺知
府用感激恩遇日夜思所以展力圖報稱職者實
則元他長才惟有能細心校勘訛字自本章文移及司
蒙案冊繼以夜歸篝燈詳看夜入直宿或備奏西苑
皆伴系手抱每五鼓趨入則夜半即起以此為常而其
受病在於不能夜起強飯始而懷蓄食物繼乃空腹從
事又其後乃習飲酒又每於夜起不食而飲酒是以積
毒始發於目漸不能治官書漸且毒發遍身醫者又多
投以涼藥遂至中氣大虧卒以不救可哀也夫著者錢
錄若干卷應鉅板以成其志於分隸最所究心去年秦
敦夫於揚州鐫淳熙隸韵兒欣然有志校讐昨敦夫以
拙著隸韵改正二卷續刻於揚亦寄一本於兒俾附名
其後而已无及矣

桂未谷所作說文統系圖贊

未谷作說文統系圖乞題於方綱既糾吾子行所稱倉

顏十五篇之失。以復於未谷。未谷曰盍。即以此跋之。爰為之贊。曰。

竹素聞師曰十五篇。即倉即許。予竊惑焉。然其論諧聲為韻書之所先。若依其法。則毛詩楚騷皆可了然。以此承江徐之後。其庶无愆。然竹素又論嶧山碑攸字。李處巽本直筆相連。而於許氏以為从水。何以不加言。詮徐精許書。而碑弗許。沿即此一字。而滂喜急就。上下相宣。予是以冀古人之我告。而曰。焚香拜祝於此圖之前。

撥鐙法贊

炷火以為鐙。撥鐙實撥火。不聞發的時。手或擬於竒。不聞撇舟時。手或牽於舵。火燭為之樞。以指為關鎖。山谷

論亦云。病右常豐左。似歌實乃正。爭上非偏頗。或云逆筆是逆。亦非由我。所以東坡云。守駿莫如跋。

杜少陵戴笠像贊

飯糗之詩。傳其戴笠。太瘦之神。萬石獨立。其瘦似耶。其笠似耶。則吾何敢執。

坡公笠屐像贊

此像繪於粵東時。甫得嵩陽帖。載一葦之烟蓬。後廿七年。供於蘇齋之中。乃得偃松屏贊。與施頤集注。共香篆。而交玉虹。浩乎襟袖。大海長風。

蘇文忠笠屐像贊

焉得好手。散髮而騎鯨。惟此金山之跡。龍眠所營。蔡詩

公書宋槧公集天風海濤坐客起立寄之公像篆烟一
縷一笠一屐橫萬古昔聞陳氏之蘇庵與蔣氏之蘇
齋今我寶蘇名室真見公來蔣有麓臺之畫陳則不知
我但日誦漢書以配公書與詩

黃秋盦所供東坡笠屐像贊

黎鄉載酒之東坡即玉堂制草之東坡秋影盦中之東
坡即詩境龕間之東坡嗚呼奎躔月午星斗森羅乞公
墨潘而不克肖也我勞如何

夢蘇草堂坡像贊

翩然來風為誰而來草堂月下人靜簾開公眸炯炯注
視徘徊其有所指顧耶喜補注之寫懷王施顧查而後

誰許訂為同儕是以題自寶蘇之室而供於踵息之齋

東坡居士像贊為周載軒題

昔於湖口記石鐘山噌吰鏗鎔響激人寰後七百年有
奉公像者焉嗚呼心耳之微口不能傳萬竅喁于即此
坐間

黃秋盦摹雪浪石盆銘贊

雪浪盆銘今毀失坡公大楷吾誰質研池神光雪以師
庚刻畫盆口匹依然老守中山筆秋盦笑證寶蘇室
七百二年辰源戌方網續銘仲夏日

黃文節公像贊

乾隆乙未先生生日稽首奉像而公詩逸編適出今十

年後摹像重開敬題像贊而公集新本適來昔則在蘇齋耳況今在豫章乎公之視此齋也何以異於視分寧之草堂乎然則區區寸心苟有一毫愧於先生者將何以拜像而焚香乎

羅兩峰摹孫雪居畫米南宮像贊

揚之庵桂之巖友仁之贊雪居重拈兩峰夢中嘗與對談曰曾在蘇米齋中以供硯山而配子瞻

方正學先生像贊

摹公之書矣復摹公之圖摹書未肖也摹圖則應弗殊公之威儀文章或想像於操觚獨所不能摹者公之心乎所以合裝於公文者如日侍於坐隅審其精神覲其起居在月映寒江之際星芒射斗之初

邊華泉尚書像贊

尚書城眉宇高寒冬官金陵有烟巒四傑初唐七子建安豈讓詞場何李登壇後有漁洋遺集重刊司徒司寇並峙鄉關至今逸韻猶在人間

文衡山像贊

嗚呼公之歸也兆於守溫植彼不芳而反茁其根消息之理莫知所存嗚呼名高師友兮慶及子孫

邱東河所藏倪文正公桂石圖贊

嗚呼此甲戌之秋時勢何如其易言桂石乎吾直拈此以為學易之功夫

朱竹垞煙雨歸耕圖贊

先生果言歸乎食力以療飢乎所犁鉏者三百卷之精
微所刈獲者自序篇之發揮噫嘻知者希矣

吳蓮洋像贊

手一卷書據石而坐河水九曲鬱蓮一朶玉谿王官誰
彼誰我漁洋蓮洋即薪即火天風海濤綠房丹鎖水流
花開无手不可

黃秋盦四十九歲像贊

丁酉寫像初持石經小蓬萊閣覃溪共銘今十六年鬢
猶未星齋於沫上蓮河之廳何啻馬城秋影滿庭鐘鼎
尊彝古光熒先生微笑語我試聆更多心得請啟祕

扃先生不言恐洩精靈但持此卷與古墨馨仍与覃溪
相對眼青

劍亭司成像贊

時而綠波花霧時而蓑笠棕鞵貌則西清東序神則山
巔水涯所以寄三泖九峰之夢而結楊雄庾信之齋時
亭傲居魏冉衛術之屋此屋前明吳梅邨居之國朝
史胄司居之舊有前輩集聯云旁人錯比楊雄宅異代
應教庾信居劍
亭屬予重書

夢因居士小像贊

誰具居者乃夢之因集虛生白念々塵々金石盟言松
竹精神水与月乎孰是前身

瑞金楊節婦傳贊



嗟乎予讀其傳是不死其夫又讀其末章是不愧其姑
宜乎羅君乞題此而後出都嗟乎誰其傳者蔡尚書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四

大興翁方綱覃溪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

學士抱經先生盧公墓誌銘

公姓盧氏諱文昭字紹弓號機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顏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范陽遷越又自餘姚遷居於杭曾祖承芳建平令祖之翰父存心思貢生應試宏詞科公以乾隆戊午中順天鄉試壬戌授內閣中書壬申一甲第三人進士編修丁丑會試同考官尚書房行走戊寅署日講起居注官陞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讀甲申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乙酉

主廣東鄉試。丙戌會試同考官。視湖南學政。戊子以條陳學政事降調。還都。旋假歸里。至壬子猶賦重遊泮宮詩。年七十九而卒。公前後在中書十年。在翰林十有七年。又前後於鍾山紫陽書院及崇文龍城婁東暨陽晉陽。疊主講席。著錄稱極盛焉。公精於校讐。於陸氏經典釋文。取宋本參校。又別為攷証。附本書後。又於逸周書孟子音義。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西京雜記。蔡邕獨斷。諸書。皆彙諸家校本。詳勘刊正。又於友明相質。若荀子。呂氏春秋。釋名。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謝宣城集。皆手加是正。又於五經正義表。若周易禮記注疏。若呂氏讀詩記。若魏書宋史金史。若新唐書。

糾謬。若列子。申鑒。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咸加薈萃。曰羣書拾補。并系以校語。公精研許氏說文。晚復雅意。金石文字之學。所著述。古文集外有。廣雅注釋。訂正儀禮注疏。史記索隱。而鍾山龍城札記。及其他題跋。件繫攷証之書。不可勝記。即以秀水朱氏經義攷。公所補正。手書草藁。以寄方綱。出於方綱所補正。千餘條之外者。此尚皆未刊行者也。公為人方嚴誠篤。事親孝。與人忠。其殫竭心力。為人所難能者。筆不勝書。而方綱於其嗣君之請志墓。專詳於所訂諸書者。校讐經典之功。近世儒林之所少也。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三日。卒於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娶桑氏。繼娶謝氏。楊氏。子男四。慶

詔附監生武謀監生慶鐘慶錄女四孫男一以嘉慶元年十二月葬於朱芳橋之原銘曰盧氏系出稽自范陽大小戴記解詁始詳淵矣先生後先相望緝之禮注功績議郎整齊百家訓故三倉包羅羣粹拾摭衆長先生精靈汗竹有光須友之齋康成禮堂學海長瀾滙注於杭詒厥後入湖山澤長

皇清例授文林郎 賜同進士出身署福建將樂縣知

縣惺齋王君墓誌銘

君諱元啟字宗賢號惺齋先世自杭遷嘉興曾祖國泰祖承榮父昌業世有隱德君幼即有志聖賢之學不為時俗文字舉乾隆甲子浙江鄉試辛未成進士署福建

將樂縣知縣三月而罷然其釐訟獄禁博塞設十家牌平盜價立排糶之法禁質庫重利疏濬溝渠脩築橋梁道路諸寔政悉殫心力為之邑人以為抵作令者數十年之功既以誣被吏議復至其邑民扶老携幼饋芻米汲爨及鄰境之民皆歡迎如慈母君雖於經濟未竟其志而教人之用尤著前後歷掌講席於延平道南書院者再又於仙遊之金石邵武之樵川順昌之華陽蓋在福建最久也河南則衛輝之崇本山東則濟南之濼源嵩安曹州之重華於其鄉則鎮海之鯤池三十年間十主書院之任所成就之士以學行文藝著顯者數千百人君為學以宋五子為宗說經尤精於易而為文一本

韓子撰讀韓記疑十卷周易四書講義韓非子史記漢書孫可之歐曾王文集及錢文子補漢兵志諸書校正評注凡若干卷惺惺論文勾股九章總論祇平居士文集恭壽堂庭訓若干卷凡嗜學多聞之士知攷訂者輒多厭薄宋儒以自憙今日學者之通患也君博極羣書勤攷證工文詞而篤守程朱之旨終身勿貳誨人勿懈可謂真儒也矣既病草猶補注周易下經及校勘韓集易至既濟止韓集則易簣前一日命子尚繩改定順宗實錄記疑條中二字蓋其貫天人古今之精力畢生以之先生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一日年七十有三娶沈氏例封孺人男三天石早卒尚珏附監生四庫全書謄錄廣西候補縣丞尚繩增廣生孫男二克任國子生克新孫女一曾孫男一銘曰孰能博綜漢唐而確執程朱淵圖學則伯厚東發教則鹿洞蘇間而獨為韓之徒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戴園程先生

墓誌銘

昔方望溪為李剛立志墓於習齋崑繩諸人自別於程朱之非痛切言之虞道園所為慨然於魯國許公以表章程朱為已任也新安程編修戴園少以文名江南乾隆壬午始官京師予與接席賦詩目為淹雅者流耳後

十年予自粵東歸始與深交往復劇切者十有二年嘗
歎其博綜經史詩文撰述皆所易幾而獨其篤守程朱
為後學所宜矜式也君東髮時讀戴山劉念臺人譜見
其論守身事親大節輒心慕之故以戴園自號其後綜
核百家出入貫串於漢宋諸儒之說未始不以程朱為
職志也著正學論七篇反覆於體用博約之際嘗與友
人書謂宋儒講太極河洛牽入麻衣希夷之說又以鄭
衛為淫詩其他小誤處間亦有之大者止如是至於天
道人紀節心制行務為有用之學百世師之可也古人
一飲一食必祭先嗇先農是不忘本吾儕被服儒素亦
思其源安在而敢自異乎君治經之功與年俱進著周

易知止編三十餘卷尚書今文釋義四十卷尚書古文
解略六卷詩毛鄭異同考十卷春秋左傳翼疏三十二
卷禮記集釋若干卷諸經答問十二卷羣書題跋六卷
又所為詩文凡若干卷桂宦書目若干卷桂宦者君讀
書室名君家素饒於財自少至壯積書三萬餘卷中年
已後家落而書亦稍散失矣君先世系出周大司馬伯
休父封於程以國為氏西晉末以宦遷新安君之高祖
自歛遷揚以監筴起家君早失怙恃中遭逋負然家固
業商兄弟三人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賓客讌集無
虛日君好學工詩及見江淮老宿一時若無錫顧震滄
華半江宜興儲茗坡松江沈沃田諸君子咸與上下其

緒論然屢躓於場屋肄業成均南遊金陵爰栖霞牛首之勝憑眺山川攷証古今所至傾其坐人歲壬辰應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乃悉棄產贖宿逋携家北上辛卯成進士授吏部主事癸巳授命與修四庫全書丁酉授翰林編修君遇益隆學益進家益貧然其豪氣真摯發於天性嗜書籍若飢渴待朋友如性命赴人之患周人之急猶不減其家全盛時也君詩善言情纏綿往復於家世盛衰儕侶聚散娓娓數百言然獨拈頰俯仰今昔而君亦垂老矣君苦末疾然嘗有山水之思欲遊河洛關陝歸老江寧卜一廛以畢志癸卯秋請假出都由中州歷華嶽抵關中而疾不起今中丞畢公為經紀其

喪撫其孤南歸護安厝於江寧中丞之篤於友誼為士林所推而君之夙行信於朋友即此可知矣君諱晉芳初名廷鏡字魚門內閣中書協辦侍讀事充方略館纂修官吏部驗封司兼文選司主事以翰林編修加四級誥授奉政大夫文淵閣校理充四庫全書纂修官武英殿分校官辛丑科會試同考官生於康熙某年 月

日卒於乾隆四十九年某月 日年若干歲子
二長瀚次某 銘曰

昔賢所闡緒在七閩君籍新安功學維醇疾彼夸博而背其真窮經致用修辭輔仁有粹其實有斐其文博極萬卷不妄本根江水滔滔鍾山嶙峋石窅雲封詞林學

人。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戶部河南司主事孔君墓誌銘
君諱繼涵字體生一字補孟號蒞谷曲阜人。至聖六
十九世孫。祖衍聖恭愍公毓圻父一品廕生傳鉦君以
乾隆庚寅舉於鄉。辛卯成進士官戶部河南司主事兼
理軍需局事。充日下舊聞纂修官。加二級。又軍功加一
級。誥授朝議大夫。君篤於內行。天性過人。歲丙戌當
與計吏偕。有術者言君此行必獲雋。願母氏恐有意外
虞耳。君夙不信術家語。此則色變不欲行。諸父兄弟
趣之。行行二百里。心怍。策車而反。其在戶部。駸。嚮
用矣。一旦以母氏有心疾。遽移告歸。養三年而母歿。又
三年而君歿。年四十五。君雅志稽古。於天文地志經學
字義算數之書。無不博綜。官京師七年。退食之暇。則與
友朋講析疑義。攷證同異。凡所手校者。數千百帙。聚集
漢唐以來金石刻。千餘種。悉攷覈其事。與經義史志相
比附。又以編纂官書。得遍觀京城內外寺院古跡碑記。
歷西山沿昌平岡。不繫載。君為人體弱。有醞籍。生平無
疾言遽色。而精心強力。期於致用。與人交。緩急補助。無
矜色。遇藏書家。罕傳之本。必校勘。付錢以廣其傳。所刻
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篆經十書。杜預春秋長歷。春秋
土地名。趙汭春秋金鎖匙。宋庠國語補音。趙岐孟子注。
休寧戴震文集諸種。未刻者。君所自撰。考工車度記。補

林氏考工記解句股粟米法各一卷釋數同度記各一卷其餘題跋雜著名紅欄書屋集者又若干卷詞四卷君生於乾隆四年正月二日卒於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娶孫氏御史紹基女子男五廣拭舉人廣根附學生廣休廣閑廣叔孫男五銘曰

雲乎奚以壽君也奚以因其數之倚其經之神其度鈞其篆隸分氣塞岱東蔚乎大文以昌其身以利其子孫

女士方氏墓志銘

邗江之上有高才潔行之士曰兩峰羅聘其室亦女士也曰方氏名婉儀安徽歙縣聯墅村人廣東布政使願

瑛女孫國子學生寶儉女習詩書明禮度兼長於詩畫故揚州人皆能誦其哭姑十二首詩其族戚等皆稱道其以所生子允紹出繼伯氏事其家人娣姪輩又皆述其居常陳說古史名媛孝婦事娓娓可記即兩峰亦常記其忍飢詩白蓮半格詩一時名輩若杭堇浦丁龍泓金冬心皆為題讚故女士之稱遍徽揚間江山清淑之氣不鍾於綺羅豐厚之閨閣而在清寒徹骨魚梅相對之貧士家其卒以乾隆己亥五月十九日而其生以雍正壬子六月二十四日年四十八故其自壽詩有我与荷花同日生之句又自號曰白蓮然兩峰雙瞳如水日以魚梅為生天意假茲女士逗露神致而又不得終與

之俱如此清淚遂可千古是乃梅花之夢耳於白蓮乎
何与哉生三子長端次允紹三允纘女二蓋与兩峰相
莊者二十有七年其卒也距兩峰北上纔十有三日予
安忍不銘銘曰

萬卷梅花一卷白蓮其畫也禪其詩也仙吾文冰雪兮
与此石俱傳

李南澗墓表

嗚呼此桂林同知南澗李君之墓北方之樸學嶺南之
循吏也君諱文藻字素伯號南澗山東益都人乾隆己
卯舉於鄉庚辰中禮部式辛己成進士知廣東恩平新
安潮陽縣事庚寅辛卯二科分校廣東省試同知廣西

桂林府事卒於官君為吏廉幹所至有聲宦十餘年無
一錢携一拓碑老僕搜岩穴剔榛棘載書數千卷自隨
嘗曰官居之貧山水之奇金石文字之富天下未有也
君為學無所不賅齊魯間藏書家自李少卿中麓王司
寇池北書庫著錄皆罕傳君慨然以衆輯為己任日所
藏書目曰所見書目曰所聞書目皆詳其序例卷次志
其刊鈔歲月其於金石則專以所見為主蓋君意欲依
曝書亭著錄八門之目以編經籍又欲依朱氏經義攷
存闕佚未見之例以編金石其在廣西寄予拓本數十
百種疾草時遺言寄予編次又百種予雖寡陋必為攷
核論次以成君之志書目則周編修永年志之君年四

十有九有三子章郵章棉章姚君卒於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四日其後四年予始克表其墓以告後之讀大雲山房遺書者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刑部主事魚山馮君墓表

乾隆乙酉春予按試廬郡得馮君文奇之遂以選拔貢入國學其後歷官翰林刑曹中外士大夫無不知有馮魚山者予歷掌文衡所得英俊非一而以天才獨擅屈指君為最先君為人薦於孝友庚寅秋上海陸耳山典粵試耳山夙負知人之鑑及揭榜予與耳山相見於公譙所予稱賀曰榜第三馮生者天下異才也亟趣君拜見而君適以弟訃悲不自勝至不欲赴會試強之而後

行其官刑曹也乙卯除夕前一日聞父喪痛不欲生予聞亟趨視之大雪後嚴寒已徒跣竟日矣予責其傷生非孝也再四大聲疾呼而後著襪弔者相謂曰此非嚴師不能使著襪也其天性過人皆類此君生平遍遊五岳皆造巔題其崖壁予嘗登岱至絕險處竹筥中見飛流巨石上摩窠鑄馮敏昌來而華山蒼龍嶺高五百丈隆脊徑涓窄不容足行者必援鐵索以上君乃大書蒼龍嶺字於石字徑三尺許旁識歲月又手拓其絙索鐵柱文云崇禎四年三月惜薪司大監府官韓國安施造以拓本寄予其神氣閑暇如此又如匡廬龍門砥柱壺口雷首中條首陽無不遍涉亦探奇罕見者平生詩文

所至有記。撰華山小志六卷。又撰河南孟縣志。又嘗修廣東通志。而所為詩尚待衆輯定之。書法由褚入。大令尤精。研蘭亭諸本。與予商訂。有出秦俞二考外者。其於繪事不學。而能鑒別。尤不苟。蓋以純篤至行。而兼衆長。藝林殆不數見。此人。不特庶欽科目。自君始也。君諱敏昌。字伯求。號魚山。世居欽州。祖經邦。增廣生父。達文歲貢生。官訓導。君乾隆庚寅舉人。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刑部河南司主事。加二級。誥授奉政大夫。生於乾隆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卒於嘉慶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年六十。配潘宜人。子三士。載士履。士鏞。孫一紹宗。君卒逾年。予始得士履所為狀。而表其墓道如右。

孝節處士臧君墓表

昔宋楚州徐仲車。以孝聞。謚曰節孝處士。東坡嘗言。仲車古之獨行也。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所周知事。極其詳。亦異矣。今武進處士臧君。年三十四而卒。其私謚曰孝節。父繼宏。病瘡三年。冬月。以身溫被。醫往潛起。不使父知。繼母張氏。疾篤。刲股以療。禱於神。請減年。以益母。而母愈。娶婦甫下車。撰孝敬辭。令女僮誦之。俾立聽。乃合卺。其後偶失母。歡。輒不与同室。約三歲無過。乃已。君生平不畜童僕。躬執薪水之役。以承父母。歡。計其非侍疾。則舞笑娛親之日多也。然其撰孝子孝女孝婦事。至數百卷。又三禮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集南

齊臧榮緒晉書二卷。刪補吳江嚴氏左傳賈服注三卷。南宋石經攷二卷。拜經堂書目四卷。皆尚未刊行。以予所見者。說文解字經攷十三卷。予嘗謂宋節孝徐處士善讀儀禮。而今見君所攷禮今文。蓋許祭酒不及見鄭氏。疊出古今文。故未嘗析言。而君特表出之。又所手輯其高祖琳尚書集解案六卷。君之兄庸。客京師。篋書不多。俟他日求而讀之。而先諾其請。為援大略表於石。君名禮堂。和貴其字也。

國子監助教辛君墓表

乾隆己酉。予於江西選拔貢生。得萬載辛君。紹業從遊。南康廣信諸郡。歲餘。君成進士。後官國學者。又十年。知

其經學最深。所與予校勘注疏說文諸條。手記皆存。予篋近來士大夫有持經說相質者。必與君共研覈之。君證據極博。而能審擇。一是不為矜異之說。今年春。見新城魯子嗣光尚書解數冊。君為校定之。蓋己酉選拔諸生。惟魯與君治經尤精。勩嗣光前十餘年卒。予未得表其墓。孰意今乃表君之墓。可傷也已。君為人誠信篤寔。不苟言笑。不輕然諾。易書詩三傳三禮。皆攷辨補訂。積若干卷。尚待鋟梓。君乾隆己酉舉人。嘉慶丙辰進士。國子監助教。俸滿記名。以同知用。生於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嘉慶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年六十。娶王孺人。子四。佶。陶。礪。以孫三。全。士。連。士。良。士。俊。庚子舉

人今扶柩歸葬。鐫此文於石，雖不獲自書丹，其學行皆可傳於後者。

補錄鄭芷畦宦石志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孝廉丁君小廷，手一紙語方綱曰：吾鄉芷畦鄭先輩，歿無知之者。今於敗笥中得鄭全謝山所為芷畦宦石志，蠹蝕十三四矣。謝山集又無刻本，吾子倘哀其無傳，為錄此殘作，而補綴其事乎？方綱按其志曰：予少得見芷畦於萬編修九沙坐上，其後見蕭山毛西河集，盛稱其治經。又見秀水朱竹垞為作石柱記箋序，兼知其博物益思見之。而芷畦以貧故遊幕府，家居之日少，其後病風而歸，不復出門，而予奔

走南北，卒不能遂。請益之志未幾，而芷畦死矣。又曰：從其族孫振詮，求其遺書，知其子先亡，寡婦弱孫甚可念。踰三年始得其札記集，注蓋以續衛正叔之作也。四祀參同，則纂楊信齋之緒者也。湖錄則莒中文獻之職志也。又曰：中州張清恪雅重芷畦，欲荐之而未得。又曰：芷畦著行水金鑑為河道傳，君開雕顧罕，知其出芷畦也。芷畦諱元慶，湖之歸安人。蓋殘藁之可讀者止此。於是丁君涕泫，下曰：嗟乎！士之顯晦，命也。吾芷畦之書既不具見矣，而其事又不詳，是惡足以傳之明日。丁君復聚其所錄湖州府志諸條來示，曰：鄭元慶字子餘，府學生。孰典籍早歲刻廿一史約編，既以體例未善悔之，乃

遊四方以擴其聞見歸益肆力著述會郡守侯官陳君屬其修府志乃紬舊聞博稽掌故箋釋顏魯公石柱記刻之又挾鉛槧遍涉七州縣訪其故家文獻駁校辨正無寒暑間志藁出毛西河朱竹垞潘稼堂諸先生皆稱之會陳守罷去後數守欲付梓皆未果芷畦歎曰數十年心力藁凡七易經數賢守垂刻而不就豈湖郡文獻終湮沒耶於是改稱湖錄不名志櫝其藁而藏之晚年託迹幕府研窮經學於易禮尤邃所著有周易集說詩序傳異同禮記集說參同官禮經典參同家禮經典參同喪服古今異同考春王正月考海運議湖錄石柱記箋釋小谷口蒼叢小谷口其自號也其著書處名魚計

亭云方綱因與丁君共檢諸先生集若毛西河釋二辨文援芷畦喪禮經典參同疑士禮喪服記一條又若胡東樵禹貢錐指震澤底定句下援芷畦辨湖漉南潯等二條西河有湖志序竹垞有贈鄭秀才詩芷畦亦可以不朽矣丁君猶以為未足又考得其年譜大略曰康熙二十九年庚午芷畦秋試後出遊四方三十一年壬申歸自燕局戶讀書者二年三十三年甲戌館湖濱徐氏撰廿一史約編其明年乙亥始從事於府志四十年辛巳秋石柱記箋釋成冬遊孟城明年春遊淮安四十二年甲申府志初藁成至其生卒歲月亦未能詳也石柱記五卷今已行世又所著今水學兩河薛鏡七省漕程

諸書見行水金鑑中其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湖錄一百二十卷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而他書卷數亦未詳也方綱按西河客杭在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竹垞贈詩在四十六年丁亥其曰近得苕溪集期君讀草堂謂南宋劉一止集也蓋苕畦考求鄉前哲之著述與一時名輩上下其議論歷年久而用力勤此皆於他集互見中可推証而况其書有補於經學者乎方綱重感了君之意為補書於定志以俟他日訪其書而讀之

祭盧學士文

嗚呼楊園學脉暢於餘山近於先生蒼其大全須友之堂闡析儒言先生博綜諸家訂刪蓋以校讐貫洽傳箋兼之訓詁疏壅救偏自官薇省入直禁垣持衡楚粵篋笥簡編晉陽暨陽誦肆遞傳毗陵金陵著錄日刊大江南北通儒後賢胥來就正鍾呂鏗宣泮宮懷日垂六十年白髮經師灵光巋然出處無憾夙夜無愆粹白真醇以完其天讀公書者日積攷研炯炯精神公在卷端湖山浩氣長雲迴旋鑒此一觴永式几筵尚饗

祭蔣心餘文

嗚呼公之詩文名滿海隅詩兼坡谷詞並辛蘇口沫手胝膾炙楷模此皆耳熟不待贊譽今我同年奠醑一盃知公之深望雲愴呼惟公神光執道之樞人所競驚公獨恬愉人所矜詡公獨若愚其外曠然雲卷風舒其中

淡然玉檻冰壺望其貌也山澤之曜即之粹然温而益
腴聽其談鋒諧謔與俱測其中存凜然冲虛惟妙惟微
覘物之初寸田梨棗義穡耘耨一切聲利空諸有無一
切名譽逝而不居故其定力湛然自如不為苟異而能
不汙室名離垢此之謂乎公之生平庶一追摹滂葩摘
藻乃其緒餘公馭雲輶神在江湖鑒此來臨無薄生芻

祭梁冲泉文

嗚呼公之經猷炳在仲冬公之恪勤表著臺端公之清
節敬歷屏藩此皆中外同声共歎識與不識涕淚沈瀾
而我同岑誼切金蘭惻愴之情抑又甚焉追惟同舉今
四十年惟公伯仲秀峙其間綠野堂陰紫藤花繁一家

詞筆門第蟬聯及公出守洵蒞旬宣文章政事終始克
全伯也養疴嘯咏湖山上念先人臣職惓惓報答之心
耿耿傾丹後先世緒俯仰迴環皆於我公一身是肩所
以中夜弗敢懷安晚益清癯廢食與眼前冬六十弗設
慶筵近課諸見遠念家園惟有此心不愧青編公今歸
乎大滌洞天浩浩白雲下照湖船神依乃兄白髮翩然
追計生平嗜好俱捐有畫一厨有石一卷海圖日繡往
日笑言伯惟集杜仲乃集韓江鄉詞話他日必傳以昌
其身庇其後賢累世之積百世之延我豈私公區區涕
潛蓋惟公志源其本源公之精神猶在人寰九霞雲輶
穆乎來還笑此刻舟猶滯言詮嗚呼哀哉尚饗

祭熊兆堂觀察文

嗚呼公仕畿輔幾三十春溯自守令克綏克勤及陟觀察夙夜惟寅凡所經蒞道愛在民而何慘殞費志未申况我同年晨星幾人閏秋下澣驚訃初聞孤兒一號叫徹蒼旻哽咽之衷慟忍細陳奠此一觴祝告聲吞願公精靈炳燭星辰生為廉吏歿必為神聰明正直式憑嵩君於社於里降怙來臻庇歲之豐致俗之淳不虛父老洒淚漳濱願公妥侑詒厥子孫以篤其澤如昌其身必於詩禮繼公清芬必於科名報公苦辛簪纓稠疊繩屨振振厥嗣興起如公常存粵嶠之西桂水翁淪靈輶南去飛桃斜曛山川鬱蒼凝咽寒雲猿吟鶴唳淒結霜晨垠靈輶來下鑒此椒蕕嗚呼哀哉尚饗

祭朱竹君文

嗚呼先生之文或信或疑此中真實惟我知之天賦峻拔挺骨鬻奇百家之秘神鬼設施其於古文實學昌黎醇而後肆滂葩四馳韓之於班厥塗弗歧王接左史渾平無涯鬼瑣貫穿匪葉与枝精液充動匪毛与皮爰逮金石遐究鼎彝洪婁是追呂薛是師自昔文家功在修辭音訓字詁或罕兼茲而獨先生同源並窺一心兩手

直貫旁推下上千年。无往不宜。摹仿之極。悉去筌蹄。考證為文。竹垞百詩。皆函雅故。析入毫厘。先生用法。參差整齊。其於古人。合而能離。欲注班史。顏監是期。欲既古韵。孫強敢訾。吾鄉黃公。早已歎咨。及見宿儒。緒論有資。髻年兄弟。春華並擣。吾鄉三朱。遠比八慈。神也仙去。叔季尤怡。其於天倫。若渴與飢。早習韓歐。筆利於錐。嘔心費錦。赤手鯨騎。中年一放。大海渺瀰。所以其詩。更不可羈。酒酣所草。六書必稽。吟舫故紙。靈風淒淒。今所收拾。太倉一稊。老友魚門。銘繫親提。不敢辭勞。沫流手胝。我安能役。鈔胥是司。仰叫蒼穹。淚如縷麻。終篇所言。不暇及私。一吐奇氣。以荐此厄。嗚呼哀哉。尚饗。

壬申同年公祭鄭晴湖文

嗚呼。聖湖之瀆。毓氣之純。曰貌閭閻。曰德溫溫。館司曹司。臺垣諫垣。偕來痛哭。折我松筠。矧同榜士。耆碩幾人。三十年事。豈忍重陳。君來射策。由丑遯申。吾輩歡集。情溢杯樽。君之謙抑。避齒言尊。外雖愉怡。中實苦辛。不見圭角。道氣渾淪。禿且白矣。心迹誰論。歐陽彷彿。子野夢魂。然當飲酣。時復眉軒。笑談二華。電起河奔。吁嗟已矣。衣袂酒痕。山陽吹笛。帶草盈門。煤市街南。堂旧清勤。相國書窻。何異家園。嗚呼。年來譜誼。所敦凡有。奠筵偕我。弟昆。假君門巷。肆設牲豚。更具茶瓜。款客寒暄。依依此景。逝水潺湲。有子傳經。球璧瑤琨。清陰不改。貽慶實繁。

曰惟哲人不亡者存。樹德之滋常庇其根。題詩旧蹟湖堤古。春篆煙一縷。黃海夢雲神遊其間。上接台辰。留恍靈輶。鑒此頻繁尚饗。

先像繪成告三代考妣文

維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朔越二十一日。孫男方綱謹奉告於曾祖考登仕郎禹門府君。曾祖妣孺人趙太君。顯祖考贈奉直大夫孝定府君。顯祖妣贈宜人高太君。顯考贈奉直大夫純庵府君。顯妣贈宜人張太君之神主曰。嗚呼。惟我翁氏系出莆田。隸籍大興。於茲九世。高祖府君而上。真容已隔於播遷。壺山六桂。以來譜序得聞於郵寄。蓋先像流傳閩粵。實南北之同源。而方綱奉使言旋。幸臨摹於合冊一十四幅。式靈爽於家祠。二百餘年接精神於祖考。錫重封而六軸合三代如一堂。敬奉几筵。用申昭告。簪纓世澤。常瞻色笑之新。瓜瓞貽麻。益衍綿長之慶。尚饗。

齊東名宦勒石告祭祖考文

嗚呼。惟昔我祖佐邑齊東。忠政在民。蕃禧貽後。召公棠芾歌千里。而長新竇氏。桂枝屆百年。而始茂方綱。恭承祖蔭。視學此邦。跡稽名宦之祠。神式城隍之廟。烝嘗弗忒。歡趨濟泰。武四郊。紳士同題大書。清廉明三字。虔申記述。爰勒貞珉。慰東人久遠之思。叔子長留。峴首篤翁氏。綿延之慶。龍岡永志。歐陽敢告墓門。敬焚拓本。尚饗。

典試順天事竣祭告先祖父母文

嗚呼箕裘堂稱荷聖朝錫類之仁科第文章實累世貽謀所積蓋苦志遠酬夫祖考而殊榮下逮於孫男茲於本年癸卯之秋獲充京兆試官之副凜清白傳家之節焚香如對先人念風簷寸晷之艱點筆弗渝初志雖槐黃貢舉為昔今使事所同而梓里掄材乃甲乙科中所獨計九秋之榜發合兩月以役旋始得虔告几筵從此益申虔敬詔康詒穀不徒文字之占宜室宜家彌萬祥和之祐尚饗

戊戌八月十三日為大兒聘朱氏女婚啟

伏惟日下鴛鴦棲托同根之樹雲門膠漆聯從總角之年喜兒童長大之及時又官職聲名之恰稱方網籤瞻鄴架字問雲亭每以文趙收藏未得長箋之共訂而即蘇黃酬唱弗違阿吳之申盟愧芹當乍採之初况月向最圓之夕家聲克薦已蘋藻之先占時論同推正門閭之相望不獨六書金石外間視若弟兄固宜百歲婚姻內訓申於子女敢陳采卜敬佇誨言謹啟

讀四箴敬跋

來吾前者邪正立呈造吾意者良莠暗萌目与掩耶抑心与營堂戶洞開虛公蕩平右敬跋視箴

說有邪正音有雅鄭同一善言而有讒佞同一理語而有紛競苟非中直何云冰鏡苟非析微何云兼聽不毗

一隅乃克戰勝無聲之先道立持定右敬跋聽箴

不得已而後言是謂擇言不過乎物以為言是謂慎言
眇衆慮而為言是謂訥言其存其閉其端其原是故君
子達亶之焉右敬跋言箴

正衣冠尊瞻視豈為人乎實以為己道如砥直如矢良
其身乎實良其止行止步趨以中律動容周旋以中禮
凡百之箴箴心而已右敬跋動箴此跋以韻語
出之便於檢省非敢擬箴也

臥遊處箴

訥菴汪戶部家歛之南其山館曰綿澤其可以小憩者
曰臥遊處屬予箴之其箴曰
宗炳臥遊於畫乎匪畫之遊密藏退乎宗炳臥遊遊

以琴乎匪琴之遊集虛心乎是故君子以密安身以虛
受人寢處山澤而寤寐道真敬尔威儀慎尔笑嚙石蘭
臭味月露精神斯乃遊乎物外而元擇遊乎里党而可
親彼元聲之琴与有聲之畫皆於是乎問津

順德府學黎侯銅爵銘

足纒殊廢不同猷之三文在中太守黎敬范銅三百年
贈者翁繼黎誰歛之洪令古接樓清風

留耕堂銘

耕也有居留也有餘肯堂肯獲以耘以畚其長留者其
心耕歟是為硯農學圃大庾楊氏之廬

常熟趙氏祭田碑銘

光和雲安紀產之碑不足以媿其家聲吳中范氏義田之記不足以喻其至情蓋自文毅以來世篤忠貞重以祖孫兄弟積累精誠總自今光復於前人百倍其經營此所以神灵昭格而天特還之以兕觥也

汪氏雙節堂銘並序

乾隆四十三年春二月二十二日瑞金羅舉人有高持其友人蕭山汪進士輝祖手書來為其母孺人雙節乞文且曰將勒之石詞甚懇摯方網合所寄表誌行述讀之若親見節母荼苦狀蓋至是進士父淇縣典史君之歿三十有九年其繼母王孺人歿三年生母徐孺人歿十六年矣宜其言之悲也方網才蕪弱愧不足闡兩節

母行又懼終无以酬進士屬益怵澀不敢下筆文之海益張貢生燕昌來京述進士意如羅君言又欲舉筆又怵澀且俟蓋兩節母苦志貞心精神貫金石非庸筆所可繪畫也其秋羅君歸江西來別方網曰汪文至今未屬藁子何以教我羅曰吾讀汪所輯文多矣罕有銘子盍銘諸方網曰諾謹據其寔銘之其詞曰

真廉吏一典史真慈母雙節氏真孝子汪進士蕭山東門大義里視吾銘者可興起

復初齋坐右箴

昔王半山學慶慶弔自我言之學宜併廢遊眺豈但已哉學宜併廢談笑夫遊眺寔以瑩神即談笑亦可頤真

然皆適以消磨歲月。耗散深醇。往者吾友。擇石錢兄。直
以遊讌助其吟情。竹君朱兄。遂以讌談畢其半生念。此
二子實惶實惕。嗟我下愚。分陰足惜。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五

繆篆解

作篆必本於六書。篆印亦然。未有可外於六書以為印學者也。予昔嘗與陸駉、李桂、朱谷、宋芝山諸君極言之。而今見杭人丁君魯齋傳所作繆篆解，始知解者之誤。則不得不亟正之矣。秦時八體，五曰篆印。徐楚金曰：篆印者，屈曲填密，秦璽文是也。及亡，新居攝使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五曰繆篆。藝文志注師古曰：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繆訓泉之十絜也。一曰網繆也。从系，琴聲。武彪切。此字本平聲，无反聲也。其

大興翁方綱覃溪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一
謬誤之謬乃去聲从言也證之諸經惟禮記大傳曰一物紕繆注紕繆猶錯也此則別為一訓釋文曰本作謬也仲尼燕居不能詩於禮繆洋繆誤也釋文音謬此二處皆與繆字通同非繆字本音也若漢時定六書之名未有取其借音以謬為繆者也且如果欲別立一篆法謂與尋常書勢不同則其標目亦當選取嘉名為新異可喜之詞不當以紕繆錯繆自誣也丁君又謂九疊文網繆之體乃後代所有漢時无之殊不知秦時八體已有屈曲填密之義所謂屈曲者即網繆之謂也豈必疊至九哉故及書條下徐又釋之曰及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也詳散隨勢而書之語即知摹印所以屈曲之故

而繆之云者其字从系為束絲糾繞之義不待辨而明矣夫印信所以達政令於四方而焉有以錯繆為詞者哉若今之刻印特篆學之一端耳其或本同而未異者則偶因配合左右上下以就章法以成體勢此自不得盡以六書繩之蓋所求者合於六書之本旨而已至於隨勢伸縮之變苟有所本於前人者君子弗咎也至如丁氏譏馬伏波不當奏正篆字甚至以唐人倒用司農印之例為比則可謂悖於理矣丁君又謂摹印者絕人揣摩之謂此於文義尤不可通摹印猶言篆印耳初无別解不必從而曲為之辭吾因正此一解而凜然於文體學術之攸關世道人心所由繫焉凡立身持行之君

子皆當敬而聽之者也

焦山鼎篆銘考

江南焦山鼎著稱二百餘年矣新城王文簡兄弟為之詩汪堯峰為之序朱竹垞為之跋予少時嘗撰考一卷而未見其真拓也其後門人謝蘊山守鎮江屬其精拓鼎腹字益信予所考石本之非真矣然詳審鼎腹拓本實有訛誤及訪諸遊焦山者知其銅質古澤本非真周時器始悔昔年作此考徒費詞說耳今梁子蒞鄰以所藏林吉人書跋冊見示前裝此鼎銘即焦山寺石本也又剪去石本前後之字冒為鼎文鼎文既出重摹非真而程康莊摹於奇石又加誤焉其釋之者又加誤焉誠

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者扣槃捫籥之輩競相傳賞以為古跡可笑之甚者也然而新城王先生詩則已傳誦藝林非一日矣先生此詩本亦不當列入集中蓋先生夙不知篆學是以周鼎而曰世次迷夏殷人以敦槃之敦誤押今韻當時及門諸弟子豈无一二知文字形聲者畏其名位不敢阻諍貽誤後學誠可歎也然既有此詩文家之流傳亦不可不詳質之故取予舊所撰考稍芟其冗蔓略記於此此鼎不當以焦山鼎名之就呂蔭著錄之例應題曰無口鼎無口者人名也其上一字非世字是無字也前後凡三見下一字非惠非專只可闕之就此二字人名則周時本有此鼎其文極古久不

存矣。不知何時何人不知篆法者。妄摹字形於此。重鑄一鼎。欲以冒充古物。其或嚴嵩妄人間人贊美而欲得之。容有此事。西樵阮亭竹垞堯峰諸先生。則不當出此也。人名下一字。是內門二字。內門者。入廟門也。釋僉釋。竇皆誤。第四行冊下。是命非令。第二行丙子。烝三字。尚未敢定。第四行冊上。或是友字也。第五行首。是官司二字。第五行側上。釋頗側下。釋弗作。皆非也。第七行人名。上當是鑿勒鑿旂四字。第八行丕顯下二字。釋睿釋敷。釋敬皆非。第九行用享於下。間泐處。是朕字。其下一字。釋到亦非也。凡十行。其闕者。不啻過半。實由重摹之失。其原本不可得見也。古篆本不能如說文之有定據。又

被重鋟者。摹形之誤。雜以後人意。為揣釋。自呂薛王侏。諸家圖釋。以來。鐘鼎古銘之文。雖未必皆出自古拓原跡。而位置皆不致迺差。未有沿訛沿誤如此鼎者。而士林頌亟。稱以為古跡最著之寶。如漁洋之詩。播於誦說。林吉人之楷跡。其可珍愛。更不得不詳言之。慎言之。

寶晉齋研山考

朱竹垞集中之米家研山。非米芾甘露寺屋基之研山也。昔江南李後主買一研山。徑長尺許。前聳三十六峰。皆大如手指。中隔絕澗。合討前後。凡五十五峰。東南有飛磴。橫出方平。可二寸許。鑿以為研。其左右則隱引兩阜。坡陀而鑿。研處在中央。江南破流轉。數士人家。

為米老元章所得。元章刻其下。述所由來甚詳。及米歸丹陽。老謀菟裘。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臨江。一古基多。羣木蓋。晉唐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居號海岳菴者。是也。研山歸蘇氏。其後入宋禁中。此事見於避暑漫鈔。鍊圍山叢談。秋宜集。岳氏法書贊。語皆相合。觀其稱米得宅。而蘇得研。是中間二寸許。鑿為研。無疑也。今所見竹垞家之研山。則中間初元鑿為研處。且前後僅六峰。而絕元所謂三十六峰。合前後五十五峰者。且又元所謂元章刻於其下。詳述其由來者。其非易海岳庵之石明矣。

惟以陶南村輟耕錄證之。則圖與說悉合。而輟耕錄所載元章自作記。初元易海岳庵之說。其詞曰。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為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色衰書几。隱約煙朦朧。巉巖自有古。獨立高松巖。安知无雲霞。造化与天通。立壁照春禁。常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竒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崢嶸實天工。淋漓山上泉。滴漑助毫端。揮成驚世文。立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洒出妙言。願公珍此石。莫与衆同肩。何必高少隱。可藏為地仙。今每誦此詩。必懷

此石。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
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
觀。亦不出視。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
目。從此吾齋秀氣。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望。米芾
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為畫圖。錢塘吳孟思書文。
後攜至吳興。燬於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於此。此
陶南村所記。與所繪圖並驗之。則竹垞集注所引歸田
集語。无不符合。曰。此石流傳。所為秀水朱文恪公所藏。
長七寸八分。高低凡六峰。其右之第一峰。截然突起。微
類筍形。頂有竅穴。曰玉筍峰。第二峰曰方壇。下度上廣
方平瑩潔。故擅名焉。一小峰附其下。中一峰高四寸餘。
聳時峭拔。勢若卷旗。曰華蓋峰。稍下為月窟。圓竇相通。
似人力而實非人力也。其左之第一峰。斜連坡陀。後漫
前俯。第二峰。隆崇。雖立高不及三寸。有數十仞之象。亦
有小竇嵌空。其第三峰。則與華蓋峰相連。而岡阜朴野。
曰翠巖者。是也。龍池在其下。滴水少許。絳白不竭。下洞
在方壇之趾。上洞據華蓋之麓。耒耜陽云。下洞三折。可
通。上洞予嘗神遊其間。頃以物探之。則格而不通。注以
水。則流出下洞。知果曲折相通也。其色墨而有光。噴坑
窄。寧无斧鑿痕。望之蒼翠。欲滴。疑有草樹。蒼鬱。襄陽所
謂不假雕琢。渾然天成者也。按此。與輟耕錄之文。極其
肖矣。予自壬辰歲。門人謝蘊山。出守鎮江。託其訪此石。

并覓好手與海岳庵共寫為圖。訖未得遂。後晤吳門陸
謹庭。知有所藏邵瓜疇畫海岳庵圖。諾為摹本。至今年
春。謹庭始以所摹寄來。適友人又以孫雪居所臨海岳
庵卷來。予倩兩峰羅君並摹為軸。而恰得見此。研山亦
一異也。予乃合諸書攷之。始知研山有二。皆出於南唐。
歸於米老。寶晉齋而一為薛紹彭道祖所易。一為蘇仲
恭之弟以庵基相易。二石判然不可強合。是以錢圍山
叢談云。米老有二石。是其明徵也。其與蘇氏相易者。歸
宋內府。後又歸於天台戴運使。覺民至元朝。又歸元大
都太乙崇福宮張真人。今則久不見於著錄。不知其何
存矣。其與薛氏相易者。至前明歸於新安許文穆。又歸

秀水朱文恪。至國朝康熙戊辰。猶在朱氏。是年春。漁
洋於古藤書屋觀之。至庚午秋。為作七言古詩。附以絕
句。寄竹垞。謂倘有好手。仿梅花道人重作一圖。當以吾
輩倡和詩附其後。蓋此圖亦不果作。然吳仲圭為圖者。
實即此石。居易錄亦云。米氏研山上有寶晉齋三篆字。
及米氏印。驗之。此石果合。信漁洋此語不謬也。惟香祖
筆記一條云。南唐李主硯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
學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岳庵地。宣和入御府。予從朱
文恪曾孫檢討彝尊京邸。見之。真奇物也。檢討請予賦
詩。既為作長句。又題一絕句。云。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
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峰元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後六

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為崑山徐司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按漁洋七言古詩並不言其為蘇氏易海岳庵事。即其絕句云青峭數峰用南唐書語亦正切此高下六峰而非所謂五十五峰之石明矣。所謂泪滴蟾蜍者本於米詩亦因此龍池洞竇水而云耳。故其詩又有滴瀝助毫端揮洒出妙言之句。皆因研山之滴水言之。非指石中鑿研而言。是輟耕及漁洋所稱皆確。是此石無疑。而何以漁洋誤牽合甘露寺易屋基之事。蓋漁洋未詳考米氏原有二石。偶見宋人說部輒以彼石傳會此石。致令後人相傳此即甘露相易之石。深可笑也。且漁洋或偶然失考。尚不足怪。而竹垞先生精於考據。其家世相傳之奇石。何至漫不加審。而其詩亦云以之易園廬勝絕。臨江關則是竹垞亦不知米氏有二石。若非今日予為剖析明白。則必將有因諸書不相符合而疑為偽者。予又常見米老硯山詩帖云山硯雲時抱奩書客不傳。北窓多異氣。正對淨名天。後有岳倦翁贊云壺嶺九華瑩。是一枝。則是彼石而非此石。是山硯亦可名為硯山。而此研山不得名為山硯。尤所當分別觀者也。昨日觀於兩峰觀音庵。寓舍坐客竟有執諸書之語而疑其贗者。予乃借此石至蘇米齋為之考辨。如此觀者可以釋然。弗惑矣。然此石雖非甘露所易。而同為米老齋中奇物。又與海岳庵圖摹本同在蘇米

齊中相伴十日子為覓兩峰作圖以補仲圭之跡又邀諸君為詩以踵王朱諸前輩之遺韻米老有知當亦擊節快賞於九霞空洞中耳乾隆庚戌秋九月二十五日

研山橫迤七寸八分蓋自右而左止此過此更左則轉側也其前方折其背圓轉

書墨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班氏蓋本於劉歆七略之文也此言墨家者流而曰出於茅屋采椽出於養三老五更則非言其流也言其原也言其原則所謂不別親疏者即其流然則墨子之學其承流者邪

抑後來所傳墨子之學又承墨之流者邪漢志所云蔽者為之其即墨翟耶抑墨翟之徒耶孟子以墨與楊並論則孟子所見必非但守其原而未入其流者也以孟子所見已是墨之極弊則七略所謂蔽者非至漢世而始見其蔽又無疑也今之學者讀孟子而尚沿墨子之書者其自外於聖人之徒又無疑也雖其書今尚存觀之亦若自成一家之言而究與聖賢之道大異則又無疑也近日江南省有翰林孫星衍者鈔梓墨子之書予舊嘗見其書而不欲有其刻本也有生員汪中者則公然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愛無父為誣墨子此則又名教之罪人又無疑也昔翰林

蔣士銓掌教於揚州汪中以女子之嫁往送之門是何門為問蔣不能荅因銜之言於學使者欲置汪中劣等吾嘗笑蔣之不學也今見汪中治墨子之言則當時褫其生員衣頂固法所宜矣汪中者昔嘗與予論金石頗該洽猶是嗜學士也其所撰他條亦尚无甚大舛戾或今姑以此準折焉不名之曰生員以當褫草第稱曰墨者汪中庶得其平也予然而夷之憮然以後則已身嚮正學矣所以孟門弟子尚許之尚惜之書曰墨者夷之若汪中豈其能當此稱哉韓子以儒墨並稱而以墨為佛家恐亦未得其實耳

息廬題辭

頤南雅侍讀以息名廬屬題其壁蓋將有歸志焉夫息非止息之謂易曰嚮晦入燕息詩曰燕燕居息學記曰息焉遊焉此其義一也居息燕息即滋息之息也至人之息以踵息即生也是以貞下起元也至誠无息君子自強不息則以息為止息者此正當合觀也不息乃滋息也昔張栻察為息心銘但舉其一義耳南雅才富而氣醇當必有得於此竊願靜而會之固而存之斯廬也乃真愛吾廬矣

兕觥辨

明常熟趙文毅所藏兕觥上有許文穆八分書贈銘萬歷五年文毅劾張江陵杖謫時事也櫝刻篆云三忠口澤其旁八分書國朝錢塘章息廬吉士記云趙傳門

人黃端伯黃傳門人陳潛夫兩賢皆殉國難余陳壻也
謹受而藏之為之記而朱竹垞兪觥歌為何少卿賦云
神羊一角詎有雙流傳既久歸婁江張公以之遺弟子
敢諫吾公趙公似近人注竹垞詩者謂同時何章二家
皆有此觥疑必有一贗者矣方網按何蕤音元英秀水
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康熙七年由戶部郎中授御史補
鴻臚少卿竹垞賦此詩在康熙十六年丁巳章息廬藻
功康熙四十二年選庶吉士今攷息廬集中有藏兪觥
記云先賢贈友衣鉢非誣即外姑畀予括搆斯在而其
送傳座主歸西川兼以兪觥志別序云黃海岸先生義
重君臣捐軀殉國陳元倩先生出偕妻妾攜手沉淵彼
其師友相承既死而名留犀角此乃婦翁所賜雖生而
命等鴻毛詳此二篇一云外姑畀余一云婦翁所賜是
其所稱婦翁者特陳潛夫之後裔而非即潛夫之壻无
疑者矣章息廬以此觥贈西川傳公傳公之後又不知
幾許流傳而歸於今顏氏雖无明文可考然息廬跋傳
座主雪堂詩集云戊戌春殘恭迎馬帳戊戌是康熙五
十七年上距竹垞為何蕤音賦詩時又四十餘年矣合
前後諸公詩文情事綜而計之蓋趙文毅傳之黃端伯
黃端伯傳之陳潛夫潛夫既殉難後又三十餘年而是
觥轉入婁江張氏又歸於秀水何氏至其後復歸於陳
氏之子孫乃又歸於章氏章氏以贈西川傳氏傳氏之

後不知何年轉入顏氏由黃陳付授以後百餘年間是
觥往來踪跡大致如此則是觥之在何氏與其在章氏
並不同時而朱章兩家詩文各紀所聞遂至判然若二
物者其實黃陳上距趙文毅杖謫時六十年而何少卿
下距息廬又四十餘年中問付受之緒特未能一一具
載於諸公詩文耳竹垞詩猶云曾在張何家息廬記猶
云曾在黃陳家二集皆未具述歲月惡可疑也竹垞詩
流傳既久之句特亦渾湖之詞而予覈計之中間必有
復歸於陳之事故為之考辨其概如此曲阜顏衡齋拓
其文末屬題故為錄竹垞詩於冊而系以鄙作焉

記清流關

乾隆己亥七月二十九日宿滁之大柳驛明日早飯驛
南珠龍橋橋之東南則清流關也顧祖禹方輿紀要云
清流關在滁州西南二十里南唐置關於此五代周顯
德三年唐將皇甫暉等自定遠退屯清流關周主命趙
匡胤襲之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匡胤引兵出山
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麾兵涉水徑
抵城下暉等出戰擒之遂克滁州而王明清揮塵後錄
云太祖用趙韓王計提孤軍乘月夜銜枚取道於清流
關側蘆子乳浮西磔入自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
帳中燕勞將士養銳待戰倉皇聞變不測師之多寡躍
其愛馬千里電奔東郊太祖及於河梁一劍揮之入馬

俱墜橋下。暉遂就擒。姚鳳以其衆解甲請降。自此盡取淮南之地。据此則宋太祖之擒暉鳳自在滁州東門外。而其以周師破南唐兵之全局則在清流。閔歐陽子豐樂亭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閔句與下句求暉鳳就擒之所義雖貫而文各相屬。近時詩人如朱錫鬯查夏重輩槩以為擒暉鳳於閔下。此誤讀歐文而失其事實也。大柳驛東南距滁尚六十里。則清流關在滁之西北無疑。當以江南通志所載清流關在州西北二十五里為據。而志又云宋太祖生擒暉鳳於此亦因讀歐記而誤也。清流山名清流河出焉流入於滁河。此閔所由名也。其山一曰關山。方輿紀要亦云山在州西北而閔之不得云在西南明矣。信乎輿地之書非親至其地不可臆斷也。

同學二首贈魚門別

予與魚門交一十三年而魚門假歸江南思所以贈吾魚門者當於所同學之事言之。因舉平日所欲言者為文二首。非敢云規也。願以予為魚門交甚深。无令他日有人謂吾二人別後始為異說也。蓋舍此二篇所言則吾二人无不同者矣。亦見吾二人不欺其素而已。

綿莊之易予未嘗見也。然比應乘承陽位陰位互卦變卦之類一舉而空之則无是理也。夫雜物撰德同功異位聖人固自言之。豈若言春秋之例者出自後儒乎。故

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且剛柔之應上下之應
聖人又皆已明言之安有可以後人傳會為疑者耶魚
門又謂近時為漢學者曰不知數元以知來此或者之
偏辭耳易之理正從數見之此當云不知數元以明理
也數又可別觀耶

今日言詩不可仿效新城明矣然亦不可議新城也若
海寧查氏之詩繼王朱而起則有餘遽言駕之則未也
且詩以道性情讀查詩則機械日出矣讀王詩則和平
可幾矣以聖門學詩之道言之未知當孰取也初白之
妙則至矣但惜未深厚耳有謂東坡已開其流弊者慎
勿以知言許之

同學一首贈顧南雅使滇南

翰林前後輩以同學稱予於程魚門吳穀人南歸皆有
此作魚門則為其家綿莊易春秋之學穀人則專論詩
今於南正奉使亦效此作者兼為洪介亭也介亭吾門
人專力於詩而所恃畏友南正一人而已然尚憾南正
不能專力於古人也南正骨高而氣定能到古人者也
既以試優等晉秩矣宜及此暇日與介亭悉力於此而
適有遠行北地送昌穀所謂余實惓惓者也前數年間
尚有吳蘭雪劉芙初在京師予送樂蓮裳詩述當代文
彥屈指顧宋洪吳劉今皆南去惟芷灣在耳芷灣才力
之富度越諸子而其專力古人之時更少介亭時來吾

齋落落數子不獲與俱吾衰老更誰語所欲語者惟是
以上自風騷漢魏旨格下逮宋元以來流別一舉而哀
諸杜法耳樂蓮裳金手山每手訊以此縷縷相質心之
精微口不能言每對客伸紙默寫古人匠意之作就其
肌理筋脉指說一二及乎覓得佳題各有興到處輒如
舟不泊岸隨風引去昔放翁贈杜敬叔謂舟車鞍馬間
處處皆詩髓也敬叔官桂林鉞此跡於龍隱岩壁吾嘗
謂放翁此語不知是江山登眺時得之抑於焚香默坐
得之圖塞里學士翰林前輩也見予粵東諸稿笑曰諸
生矮几苦思時子乃茗榻長吟毋乃犯造物忌乎書此
以似滇南學使何如

同學一首送別吳欽人

翰林侍讀吳君之歸杭也予竊慕顏仲之相贈處而不
敢貌為王曾之文也蓋君在翰林二十餘年來所與切
磨為詩者相知莫深於予然知其詩甚深而將別之贈
言甚淺心弗安也予之望君以少陵而他人之知君者
目以樊榭故曰知君者莫深於予也夫以樊榭目君者
一隅之見耳然樊榭之精詣至矣詩亦豈必學杜豈必
盛唐哉樊榭一生精力多在南宋而以錢厓樂府神趣
行之夫錢厓在元人中不及道園遠甚今以樊榭之精
詣壹似可追道園而其實與錢厓較量已露單窘之狀
者則何也詩家之韵味與攷訂家之研覈途不同也乃

樊榭復有文集以及遼史所撫城東所記院畫所編勤且博矣。且詩之韵味又夔絕時流而反若微露單窘者。无他也。仍於杜未深耳。夫以李何輩之具體似杜與樊榭之遙不由杜則誰勝曰樊榭勝矣。如是而又病其未深於杜者何也。曰杜非貌視之謂也。若以樊榭之韵味兼鍊厓之神趣不必與杜離而不得不離也不必與杜合而不容不合也。吾誰與獨與義山山谷而已。義山以移宮換羽為學杜是真杜也。山谷以逆筆為學杜是真杜也。然而義山山谷何嘗自謂學杜哉。今之讀杜者鑿求之則妄執守之則泥是非深徹乎三百篇以下變通之故者不可以讀杜亦非深歷乎宋元以來諸家之利病者不可以學杜。蓋篇成之後渾然不覺也。要在聽之於未發聲之初求之於未著色之始則得之矣。故曰劇山者先觀鏡跡發矢者兼聽弦聲。此不傳之祕也。語云良工不示人以璞。此對衆人言耳。若良工之遇良工示以璞又何傷。君應笑而許我否。

仿同學一首為樂生別

樂生蓮裳將之揚州予為題扇一詩曰分擘量來尺浩蕩馳古今。蓋言詩之意盡在是矣。而生以集序為屬尙未喻吾言乎。故仿介甫之別子固復為文以贈之。夫所謂分擘黍尺者肌理針綫之謂也。遺山之論詩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此不欲明言針綫也。少

陵則曰美人細意熨貼手裁縫減盡針綫迹善哉乎究言之長言之又何嘗不明言針綫與白香山曰劇石破山先觀鏡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而昌黎曰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闕弓故不發然則巧力之外條理寓焉矣昔李何之徒空言格調至漁洋乃言神韻格調神韻皆元可著手也予故不得不近而指之曰肌理少陵曰肌理細膩骨月勻此蓋系於骨與月之間而審乎人与天之合微乎艱哉智勇俱无所施則惟玩味古人之為要矣姜白石云求与古人合不如求与古人離求与古人離不若不求与古人離而不能不離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邗江千里之遙倘得魚雁時通每有緘寄不

寫寒温不事虛獎但就近所日得者研訂古人之深以自量失得毫釐之界庶不負同學臨別語也予近手定復初齋集凡吾同年同館諸賢所為序譽以杜韓蘇黃諸家者皆不敢存而獨載吾老友陸鎮堂髫年共几切磋教語擬寫於卷前以代序此意亦欲与吾同學共之

贈李蘭卿歸福建序

昔虞道園送閩憲李公告以仲素愿中之正學今蘭卿以弱齡官薇省於其歸也既勉以朴學攷訂又於古文詩期以沉博典則蓋其歸里後即來趨職祕省以實學踐諸實用矣閩中故多碩學邇者如伊墨卿陳恭甫皆時時來吾齋賞析攷證蓋欲切磋植行植學之要必以

精研經訓為急不為空談也况於早登甲科負一時文譽如吾蘭鄉者耶今子之歸也墨卿恭甫皆尚遲北來之期晨夕晤言時道鄙懷矣以无庸更贈言矣然竊有二言曰博綜訓故曰勿畔程朱兼斯二義也庶可以贈子之南歸歟

書別次語留示西江諸生

九月九日諸生餞予於北蘭寺歸飯於蘊山蘇潭之鴻雪軒與習之論諸經漢學宋學之不同愚意專守宋學者固非矣專驚漢學者亦未為得也至於通漢宋之郵者又須細商之蓋漢宋之學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以名物器數為案而以義理斷之此漢宋之可通者也彼

此各一是非吾從而執其兩用其一則慎之又慎矣且一經之義與某經相經緯者此經之義與他經相出入者執此以為安之彼而又不安也則不能不強古人以從我者有矣是日語未既輒即席次蘊山韻為詩明日辛敬堂來予與言諸經如某家傳人所時肄者然猶或不備敬堂因舉資州李氏易集解并及於書傳會選愚亦舉眉州杜氏春秋會義以質之然於墨守之處折疑之方非一語所能賅也諸生既各為文以贈予因書此為諸生別

建初銅尺考

乾隆壬辰夏得建初尺拓本即孔東塘作記者也後二

十年予按試曲阜於孔氏借此尺用紫檀木仿作之今漢陽葉東鄉復於阮侍郎齋借此尺用洋銅仿作則視予昔所作木尺更為準式東鄉以其一贈予既為記於尺側而適得吳槎客所寄周尺訂譌之文可補東塘記考辨所未備矣康熙二十六年曲阜孔尚任東塘於江都閔義行家得此尺有銘云慮虎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字在篆隸之間東塘撰漢銅尺記周尺考周尺辨三篇蓋因此建初尺併可以得周尺之概也予昔得見此尺以新莽時貨布度之與漢書食貨志所載尺寸悉合又以烏傷王氏硯記所載未央諸瓦尺寸與此較之亦元不合予門人錢溉亭撰周尺辨一篇亦詔以

大泉五十及建武二年貨泉范對較建初銅尺悉合又與朱載堉律呂新說所繪漢泉尺元異因史志所云周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荀勗晉前尺及高若訥漢泉尺司馬溫公家周尺皆與此尺同而古今一切尺俱可攷定矣然槎客所訂東塘之文與東塘所考辨之周尺本皆起於隋志而今所以能知此建初銅尺即劉歆銅斛尺者則以新莽時貨布教品皆具在也新莽之貨布即劉歆銅斛尺也隋志十五等尺其第一等曰周尺曰王莽時劉歆銅斛尺曰後漢建武銅尺曰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為晉前尺曰祖沖之所傳銅尺梁武鍾律緯云祖沖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

揆校今尺所較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
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
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
此尺同此尺者最新尺也荀勗新尺即晉前尺隋志本
之以校諸代尺者則此建初銅尺與周尺劉歆銅斛尺
建武銅尺晉前尺皆同無疑者矣昔與桂未谷顏衡齋
共品所集古今尺冊未谷慨然曰許祭酒鄭司農尚不
能斷定周尺沈冠雲乃據秦熹家欸識所摹以定周官
分田制祿之法然欵攷古者或以乘或以指或以錢或
以蠶絲馬尾法雖殊而均不能元失即如今之依建初
尺造木尺者每有強弱分毫之失豈其易乎蓋建初銅
尺在曲阜已久近時嗜古者往往依仿作之而皆有微
差即以拓本紙墨輕重與裝潢厚薄皆勢所不能齊也
惟漢志謂銅之至精不為寒暑燥濕變易為信而可傳
耳建初至今千四百三十年而始得東鄉葉子更選洋
銅為之較闕里所藏原尺絲髮不差有此乃得以攷定
古器裨益往傳傳諸藝林洵足以繼劉歆荀勗之所作
也豈僅以資博物廣見聞已哉

附記銅尺考後

昔與坤一同賦建初銅尺愚詩以周尺十寸八寸二說
並存蓋用王制鄭注語也坤一笑曰何必以八寸一說
並存哉真好古之癖耳蓋坤一每以考訂為厭故其言

如此今則以此考示諸同學且為之詩乃有專主周以八寸為尺者及進而叩之乃亦不過據許氏說文蔡氏獨斷遂真以為周時八寸為一尺矣此則不得不詳說之蔡氏獨斷曰夏以十有三月為正以十寸為尺殷以十有二月為正以九寸為尺周以十有一月為正以八寸為尺此語甚明自何可誤會也夫所謂夏以十三月為正者即今建寅益春正月也試問今之益春正月可名之曰十有三月乎夫所謂九寸為尺八寸為尺者即同斯義耳說文云咫八寸周尺也亦是言周時尺其長僅如此耳非果以八寸名為周尺也班氏律歷志即劉歆三統歷之文也而其說曰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

法曰謹權量審法度至元始中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於篇此所謂刪偽辭者即王制鄭注所謂六國時變亂法度者也由康成上源六國時之變亂法度由班孟堅上源元始中通知鐘律諸人之異辭故必求諸聖言審法度以立則也若改殷人九寸之尺為八寸之尺則何庸定審乎正以後來傳說或有紛歧所以謂之審也其後來何時悞因周尺短於前尺致有八寸為尺之說即鄭亦不能詳言其時其人矣故王制鄭注曰周制未之聞也而班氏作律歷志既推本周初審法度又於元始中諸家之說刪而正之故其志曰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

度審矣此則審之詳義審之正義而所謂周衰官失所謂六國變亂一切置焉勿問可矣許氏說文蔡氏獨斷猶存九寸八寸之說是則約撮其尺樣大體言之而非果謂殷以九寸為一尺周以八寸為一尺也即以今得建初銅尺準之凡漢志所載泉刀貨幣尺寸泉志所載泉范尺寸元不脗合者皆是以十寸為尺非以八寸為尺即劉歆銅斛尺即周尺皆可得而定矣而奚可誤會許蔡之說以亂之哉

書宜興李氏三忠事蹟

昔與宜興李預圃先生時共論文於吾里張晴溪吏部齋晴溪言預圃先生有殉節者數人欲共筆之惜未得其詳也今又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廣來以所輯三忠事跡來示則明兵部侍郎肇高雷廉瓊羅巡撫武舟公用櫛監軍道我貽公來兄弟先後抗拒王師死其大父行江西道監察御史廷實公願以謀誅孫可望與吳毓等同死有自作絕命詞今安隆北關有石勒十八先生成仁處者也侍郎隻身赴任死於靈山勞氏園池監軍死於德慶為之傳者猶以未得並邀贈卹三致慨焉然三君子者當事不可為之際奮死不顧惟欲就其心安而已其名垂於後世非所欲也昔聖人論斷殷之仁人不曰忠而曰仁即此志事也慶來為侍郎元孫合諸家傳地志摹其像攷其歲時證其同異以表之又其族

子邑諸生三岡以其友凌御史駟守睢州死遂棄家長
往莫知所終而用楫子帽徒步萬九千里屢瀕於死竟
獲父柩以歸其妹幼字丁氏既而道梗不得依歸矢志
不他適附錄於後皆可傳也予既得備讀事跡不敢效
題者飾以藻詞爰撫實書其卷尾



復初齋文集卷十六

大興翁方綱覃溪

跋左傳補注

右趙東山左傳補注十卷。通志堂板本尚有闕脫。當訪求舊本補之。東山春秋之功尤深於左氏傳。此所補注。蓋於經傳所繫皆極斟酌出之。非僅若後來補注者。專以釋左氏文句典訓之為功也。東山治春秋。其取益蓋本於黃氏澤。而亦參用啖趙陸葉諸家之說。至若陳止齋左傳章旨之書。久湮不傳。惟賴此所引。得以粗具其概耳。惟是左氏之傳。其中有因杜解而反滋疑者。亦有當日依經附義。非可盡以後人文義概之者。又在乎善。

讀經傳者知所體會焉爾。

書春秋師說後

趙東山於春秋深矣其一日存策書之大體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是二者該治經之大凡矣東山之書本於師承則師說三卷其本也黃楚望氏之言曰易巽以行權則即東山屬辭假筆削以行權之義也東山屬辭排比數十百條其果皆有當於聖人欵其精於治是經既博且勤則前古所未有也然其以筆削為行權行權云者出於師說則不可不辨朱子注孟子固曰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權字實本於此然則朱注權字豈亦有可疑欵若謂朱子注南面之權權字為可疑則豈將謂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事字亦有可疑耶孟子自當云事朱子自當云權此事此權即其義竊取之謂也非言事言權不足以稱之也然則何獨於黃楚望趙東山之言行權而疑之夫孟子之言春秋一則言其義對上其事其文言之也一則言天子之事根上懼字言之也然則孟子之言事者懼義之正文也朱注之言權則微偏於罪我一邊言之矣趙東山於公羊云則某有罪句辨之審矣而於筆削條目特以行權著之則豈非有類於公羊氏之云耶吾所以竊疑東山之精且勤此筆削條間可不必云行權也抑權之為言者有權柄之義又有權宜之義斯二義雖互通然自是二義朱注所謂南面之

權權柄之權也。黃楚望引易巽以行權，權宜之權也。又未知東山屬辭以筆削為行權者，作權宜之權可乎？且易繫辭傳巽以行權，非謂與順以行之也。巽八也，巽具也。其訓為順者，孫順之孫耳。若楚望謂巽順以行權，則是危行言孫之孫矣。楚望亦有易解，未知其於巽義若何也。

書陳芳林校定春秋經傳集解後

吳人陳芳林校定春秋傳六卷，予嘗俾胥鈔之，以是正於同年弓父盧學士。學士校讐之力最深，既於是書貫串弗遺矣。馳書報予曰：中有開成石經作某，而上下同一文者，若无拓木子有之，蓋以參驗諸予，乃摘是書之

引唐石經而上一文者，凡若干條，命僮展碑於壁而審觀焉。乃陳所謂舍石經作舍者，干作士也。楹作楹者，中加也。替作替者，目作日也。壻作壻者，月總承而加濶也。今其寫本上下皆同，則鈔胥之人失也。然吾以為凡若此者，非君子之所必用其心者也。將以是為依六書乎？則漢熹平石經且弗六書之依，而責唐之開成邪？且必六書之依焉，則必胥十三經之文，而皆小篆焉。然後可也。隸固已乖矣，而何楷之責邪？且君子所以必六書之是爭者，為其鑿於誼而害於經也。苟鑿於誼而害於經，吾雖殫心罷精以爭之，可也。若盼盼眄之不可混也，若支支文之弗可假也。若穎穎齒留氏氏之勿可以遷。

就也。此皆在所必爭者也。今以唐人歐虞以來相沿筆迹經生書手无不然矣。而兀兀焉一一以正之。况實不勝其正之則不如其已也。凡所為校其經傳者。校其異同足矣。若必其楷之无大戾於六書則宋嘉祐石經。酢則醋也。涖則逮也。哲則哲也。書洪範曰。哲時燠若。然其中亦尚有未盡準於是者。至於紹興石經。幾於行楷。益不足言矣。陳氏此書其用力全在開成之石。故約舉其不必然者如此。

跋張惠言儀禮圖二首

武進張皋文編脩惠言儀禮圖六卷。儀徵阮中丞鉉諸本。且言編脩尤深於易。禮所著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

及此圖皆刊行之。徐星伯庶常持以見示。予讀之謂其斷制過於自信。不能闕疑。因与萬載亭生敬堂商訂閱數月矣。敬堂駁其不當。合明堂路寢為一事。又謂其改揚信齋夾室之說未安。敬堂之說足為今之專己自是者下砒矣。亦与予初讀時之意可相證也。愚嘗服項平庵謂說禮家取某經以證某經。遂執為定說。猶醫家攻補止瀉諸方。並投此真治。禮經之通患。愚是以有纂言而不纂禮之說也。揚信齋之圖於治禮經已粗具其端。其或實有所据。偶附補一二條。不則寧闕之。未為害也。必欲改定處處畫一以申為一己之說。儼若造古入堂階。目擊其儀者。此必不能之事也。又所謂周易虞氏義

者亦因此書可以略得其槩。近人或嗜高談漢學，尚有謂惠棟易述未竟而欲補之者。充其槩必至於效惠氏之妄，欲刪去繫辭傳富有之謂大業以下四十六字及說卦乾健也以下，謂是後師所益者矣。惠棟因解易而撰明堂大道之錄，張惠言因攷士禮而繪青陽總章之圖，愚實不知其意奚取爾。

或云鄭氏言明堂與路寢同制，盧氏言路寢亦為此制。此皆注家語也。獨何以處大戴禮記明堂條內云：此天子之路寢也。此則非注語言同言亦者比矣。豈大戴記不足信乎？愚應之曰：盧辨注此句下云：路寢亦為此制。是盧氏必有見於路寢非即明堂而後為此注也。若果

明堂即路寢，則必不下此注語矣。即鄭氏謂明堂路寢同制，此語亦渾而未析。大抵唐以前諸家注釋之言，其中實有得自師承，足以補經傳者，亦有旁稽別籍未詳所出者，亦有就文演繹揣測而得者。今則一例讀之，惡知其某條得於某處乎？惜古人不能如後人之詳記，若其有所據者，一一舉其來處，无所據者，附以參質，如此分別以示後人，則何庸歧惑矣。居今日而從經傳中擇所從違，則此序易禮並舉，請即以易為喻。易惟說卦傳八卦方位必无先天方位之說，此則其有關要義者，其餘一二名物同異，偶有未能剖定之處，或於治經要義尚无大害耳。

書此跋時一友來見時其人蓋專力漢學者曰名物象數治經所急也子願謂其同異可无辨乎予應之曰是有說也凡所為學者窮經以致用而已其實有所據者則不可无辨其實害於義而悖於事者則不可不辨其關係非甚重大而兩俱通者則可以无辨其有所關係而原委難尋者則可以无辨如易田獲三品經不析言某事也如礼大饗有九有四經不析言其分合也詳具於礼記仲尼燕居篇諸若此類得其大旨而闕其細目何害乎至若所關甚鉅而實不能執一家以深攷者則如鄭氏必以禘為祭天核其實既於周官大司樂之文无所證據而轉於祭義首節文義有違

詳具於礼記祭義篇於文義有違者即是於義理有未安於義理未安者即是於義有所不可行者况乎鄭氏又從而為六天之說近人有金榜者撰礼箋傳會演說分昊天上帝為二此其為害於義理者匪細皆由專執漢學者固滯一家之言而不甘於闕疑之所致也故曰窮經以致用也苟措諸實事而不可施行而必泥執一家之言以為古說其不為邪說畔道不止可勿戒諸

跋蜀石經殘本

吳郡陳芳林以所藏蜀石經左氏傳殘本寄示是昭公二年傳凡三十有五行行或十四字或十五字字視開

成石本差小字體亦略近之伯有之亂句注誤多一字
餘无異曾宏父石刻鋪敘云益郡石經春秋左氏傳三
十卷續鈹至十七卷止凡三卷傳畢工於皇祐元年己丑
九月望日師臣樞密直學士京兆郡開國侯田況益州
路諸州水陸轉運使曹穎叔提點益州路刑獄孫長卿
暨倅斂皆鈹銜於石成都志又謂公穀田況所刻又云
詩書三禮不書歲月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訖工宋有
天下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
十二襍成之若是其艱也按此則左傳十七卷已前蜀
所鈹十八卷至三十卷入宋所鈹也然是至宋始畢工
非宋刻補附也即以成都志目公穀為田況刻則左傳
是蜀原刻无疑第其後十三卷成於入宋之日耳至於
孟子十二卷方是宋人補刻不得因此而謂蜀石經之
左傳亦宋補也又是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蜀石經左氏
傳十三卷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
僭位後刊石穀梁傳不缺唐諱蜀諱而缺恆字知刊在
真宗以後意者其田況乎按此條則左傳刊石於唐蜀
時尤可證也晁志又云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詳觀其字
畫亦必蜀人所書也又晁氏讀書附志云益蜀石經為
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
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云云然則三傳
之畢工直至皇祐時耳非左傳恰畢工於皇祐也第拓

本絕少其在今日真虬甲鳳毛矣芳林精攷內外傳既
著有成書為功經訓甚大宜造物以神物畀之雖寥寥
殘字何止球壁視之耶予昔聞芳林得此於蘆墟沈剛
中氏凡六紙渴思一見而未得遂今按試南昌而芳林
假守吳城其裝冊適自杭寄來郵以見示爰為記其概
於後而系以詩

跋嘉祐石經殘本

宋國子監石經仁宗嘉祐六年篆刻成凡九經為篆楷
二體書其篆章友直楊南仲胡恢手跡也楷用虞永興
法亦在唐開成石經之上玉海載書人皇姪右屯衛大
將軍克繼又云楊南仲書具真篆二體則南仲亦作楷
矣石皆沈於黃河惟此數幅僅存朱竹垞經義攷概以
佚目之未盡然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諸臣之所昨也鄭氏注云昨讀為酢
陸氏釋文酢才洛反此石經篆作醋說文醋客酌主人
也以酉昔聲在各切酢醖也从酉乍聲倉故切今俗誤
以酢為酬酢之酢又誤以醋為醬醋之醋徐氏校說文
時已如此然陸元朗在唐初鄭康成在漢末已相沿作
酢矣惜嘉祐石經皆不存元由盡取諸經之字一一核
證之耳

跋宋石經檀弓

嘉慶丁卯河南汴梁城內佛寺碑陰得宋嘉祐石經檀

弓一石縣丞陽湖孫星衡言於大吏移置開封學宮石已極泐此一石凡六層層幾行不可計每行篆楷皆十字上層曾子曰小功不稅節起至下層曾子弔於負夏節從者曰礼与止嘉祐石經篆書多出章友直胡恢揚南仲而玉海以宋石經七十五卷皆屬揚南仲書今就見存者若周礼春官諸臣之所昨篆作醋頗為不苟而此檀弓篇於野於寢於門於皆篆作烏投其杖問其疾其皆作箕此則誤矣此卷必非章揚胡諸臣所自為也而其正書亦不比周官正楷得虞永興筆意矣朱竹垞經義攷於嘉祐石經概言已佚是不知今尚存此殘石也若使此諸經篆楷具在亦當如洪氏隸釋略區分某

經筆迹以資攷訂或異他日尙有似此檀弓一石續出者謹識此以俟之

跋大中祥符泰山碑

右宋大中祥符元年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之銘真宗御撰御書中有云尊賢尙德下武後刑此句下武字正用大疋下武維周語也蓋商周之天下皆以征誅得之商人大禘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而其篇首冠以濟哲維商長發其祥至於周雅則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其義一也不特不鋪叙武功而已不特如商頌言濟哲發祥而已乃曰周豈尙武者哉下武者維周也是即偃武脩文之謂也毛鄭之徒以武訓繼失其義矣

慨自唐人詩說正義釋文而外惟成伯瑜一編僅存中間豈元發明經義足以匡毛鄭而啟後儒者觀此石刻則北宋時猶有此解而至朱子作集傳時已莫能攷也真宗是碑本无可取獨此一語有足与經義相證者故具述之

書金壇段氏漢讀攷

治經之道其最宜慎者闕疑也其最不宜蹈者改字也
野江李氏曰鄭康成未嘗改字此後人重康成之勤於諸經不欲以改字目之也然而孔氏詩疏云毛傳未嘗改字此一語即以顯白鄭之改字矣蓋當東漢時師承既非一家傳寫亦非一本其間豈无摺拄須整比者是

以鄭君注釋時間或有所訂正實亦出於不得已也今金壇段氏乃為之發例一曰讀若二曰讀為讀曰三曰當為不知鄭君昔時果森然起例若斯欤抑鄭未有例而段氏代為舉例欤以愚淺見竊嘗為鄭君諸經之注計之蓋當有三例焉一曰實有所承受於某經師改某字為某也二曰實有親見某本之證據改某字為某也三曰以己意揆字改某為某也如是分條以授後學則得以知所別擇矣鄭君既无此區別則愚竊自計之竊為同志者計之乃又有三例焉一曰實可改而非改者若禮記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鄭注旦當為神此篆書之誤旦即神字无可疑者此豈得以改字例之然

若此者頗不概見。二曰可有以資攷者。則鄭所改雖非其原字而於義皆可通。以備互相參質焉。尔三日必不可改而妄改則不可勝舉也。偶試舉之。若詩斯于篇似續。鄭云讀如辰。已午之已。禮記禮運篇其居人也。曰養。鄭云養當為義。檀弓其慎也。鄭云慎當為引。其尤謬者。儀禮燕禮聘禮賓為苟。敬此苟字从艸省。与从艸者迥別。而鄭云苟且之敬。小敬也。則在東漢時乃有此顯然誤讀之音義乎。其亦可怪之甚者矣。此皆非今段君所舉之三例云爾也。段君之說曰。欲以明聖人之道也。段君試思。今何時乎。今之時非猶鄭康成所際。師承雜出之時也。士生今日上承

欽定諸經義疏炳焉如日中天。又下承程宋大儒經義明析之後。即或宋諸儒不甚留意古訓。故之書偶有未及詳核者。惟當博綜漢學以融合之。豈宜復舉鄭君改字之弊。以著為例乎。吾聞段君熟精於說文形聲之學。因而詳推形聲以撰此書。愚嘗謂鄭康成生於許慎作說文後之廿九年。蓋不及與南閣祭酒共相研切。即如禮經肩鉉一條。許與鄭必不可合者。而段君必欲從而合之。且鄭君之注實有自撰經者。自補經者。蓋不能一曲為之諱。今段君既若為分明。而於其所謂三例者。就中又時有齟齬。則又為之說曰。讀為疑。作讀如。讀若疑。作當為。昔鄭君禮堂寫經。自謂整百家之不齊。孰意

千載下又有整鄭君之不齊者良可笑也是以愚意奉
勸善為學者當博攷古今諸家而一以勿畔程朱為職
志於此等同異審正處隨事隨文權其輕重而平心酌之
且莫一意高談復古戒嗜異而務闕疑庶相免於罪悔乎

書宋槧說文後

宋槧說文小字本三十卷按海虞毛氏辰記所刻說文
後云先君購得說文真本係北宋板嫌其字小以大字
開雕之此本有毛氏印或疑即汲古閣刻本之所從出
然觀其三十卷中漢太尉祭酒許慎之名改許慎為許
氏者凡八處則其為孝宗以後刻本無疑非北宋板本
矣又其中與汲古閣刻本不同處除一二筆畫之誤是

厠氏之失不在所論至於音訓反切之不同則竟別是
一本蓋宋板亦非一本而此板本極為麓疎訛誤之多
指不勝屈則是宋時坊間麻沙板本毛子晉豈肯據以
登板如果據以登板又豈至於若是之參差不合耶是
必非毛氏刻本所從出者也今姑略舉其大意有資參
攷者數條記於毛本耳

跋何義門手校說文

義門先生手校本大約以小字宋本為主而參以玉篇
廣韻集韻、會類篇及漢書水經注諸書然於繫傳不
甚詳攷豈先生未見繫傳耶其手記處雖不甚繁言然
大指已明白使雪坡老人見之可無正偽之作矣蘇泉

編修以所藏此蹟。裝褙精善。借閱三日而歸之。因題於卷端。其有先生所偶未檢及。而方網以管窺補正者。財十餘條耳。此在義門所校書中。最為簡而賅者。

跋廣韻

元無名氏四書辨疑。置郵傳命。下引江南廣韻。置只訓。安置設立。中原廣韻。兼訓驛盼字。江南廣韻。匹覓切。中原廣韻。普患切。今張氏本多驛也二字。蓋後人誤加也。張氏本與顧寧人刻本皆元時所謂江南廣韻者是也。明嘉靖中重編廣韻。所據之原本。是中原廣韻也。

跋宋槧漢隸字原二首

宋嘉定重刻漢隸字原。後有記云。文正公集。并奏議。漢隸字原。歲久漫滅。嘉定壬申。郡丞莆陽宋鈞重脩。按莆田志。鈞字茂洪。紹熙四年進士。通判饒州。歷官至祕閣。修撰。而是書洪景盧序。有彥發通守吾州語。范文正公以景祐三年丙子知饒州。因是書之刻於饒。而知文正集。并奏議。皆刻於饒也。洪序在慶元三年丁巳。其刻本當又在前。然云文惠公不得並時。文惠卒於淳熙十一年甲辰。則是書之刻。至嘉定三年壬申。亦財一二十年耳。而板已漫滅。則此重脩本之未久而復漫漶。可知已。是本或宋末或元初所印。今已罕有存者。海虞毛氏汲古閣重刻本。即從此摹刻。然所見已非初印本。而長洲顧氏作隸辨。則並未見此重脩本。即從毛刻摹出之。宜

其併繫與籀而失之也

顧氏隸辨糾字原之失者凡八十九事其云誤釋者五十有八其中可勿糾者五應存攷者七餘皆顧氏糾正之善於此書實為有功其云誤書者三十有一皆糾正之善其三則應存考其七則可勿糾可勿糾而糾之則以顧氏見毛本而未見宋本也然顧氏既未見婁氏原刻僅据毛本摹出之而其摹勢之善大有勝於毛刻者蓋宋槧本雖已重脩尚去碑本未遠毛氏則就宋本之已遷者重繕開雕楷之工不足以贖其隸之謬直是一不曉隸書者為之過錄不特失其神且失其形其於字之曲直俯仰斷續伸縮皆所不知夕夕之不辨曰口之

弗審偏傍毫釐之失則字非其字勿問原矣毛氏汲古閣雕板書數十百種烜赫人間未有若是書之謬戾訛舛貽誤天下後世者也今既無舊本學人惟賴毛本以見是書之面目而好古之士或且欲就此中之事以集成漢碑則所謂郢書燕說而已矣顧氏之為隸辨意固勤矣獨惜其於諸碑既未全見拓本而又未見宋槧字原又未見宋槧隸釋隸續而又於中間妄臆存之去之若實有據者此其功固大而其近理而失真不能免也學人欲由隸以窮字之原安能盡見洪婁之所見哉不能盡見而皆聽其散佚不為裒輯如顧氏之裒輯者又起而議之是將使學古者皆束手弗為耶曰是有說焉

必欲以韻集隸則每韻皆當分為數類曰据洪曰据婁曰据別本信者信之疑者疑之而無若顧氏之皆決以為可信也則庶乎其可矣此二篇皆吾未見隸韻時所作

跋張力臣校漢隸字原

吳蘇泉編修持來張力臣手校一本來求題識亦毛氏刻本也有力臣自記按力臣校此書專援据說文以詁定偏旁意則善矣但為此書計則宜專以隸書為主又烏能盡舉漢隸而悉衷之於六書此必不可行之勢也就中所辨正間或一二有關於本碑者不過任城五碑而已知力臣隸學之疎乃假六書以文其儉陋耳又力臣云卷首有附字三葉列十廿諸字因諸碑常用難以專屬故先舉於前云云予按此說亦非也附字三葉宋本原在卷尾非在卷前今坊間印本偶誤在卷前耳觀宋本卷尾有重刻年月一條可證也張力臣乃据今坊間印本誤以為在卷前則可見力臣未見宋本而毛氏重刻時失去嘉定年月為可憾矣

跋隸韻

同里邵武部楚帆以所收舊搨隸韻殘本見示為卷第七去聲上按其刻當是十卷楚帆自記謂曾於友人齋又見二卷為第三第八第三卷有華亭張文敏手記蓋文敏僅得其二卷今楚帆復得其一適與之合未知其七落何處矣此搨紙墨俱舊近日隸學最博者無若甬

上萬九沙。吳中顧南原皆未嘗見。此刻也。宋洪文惠嘗著隸韻。而其書未成。文惠跋費鳳別碑云。此碑與前碑並列於吳興校官之壁。不知者指此為碑陰。趙氏亦有斯誤。據此則洪氏書未出時。人皆目此為碑陰也。此碑正作碑陰。與洪氏所引語相合。又文惠得皇祐癸巳洛陽蘇氏所刻石經。辨三體之為魏刻。又云。會稽所鑄隸篆亦存三體。教十字。攷文惠所撰隸釋。隸續外有曰。篆曰韻者。則當時或有隸韻專刻者。與洪氏之書名同。帖異者也。此帖斷三體為魏。亦與洪氏同。而所見碑則與洪互相出入。其中有某某六碑。皆歐趙洪所未見。又如孔耽碑後小字。非實見善本者。不能知之。以此論之。此帖不特非洪氏之所刻。抑且並非依附洪氏之刻。轉摹而成者。實是宋時親見漢石本者之所為也。然其中有可議者。如脩孔廟後碑。不稱韓勅。平都侯相蔣君碑。刪去相字。皆於義未安。辛李二君造橋碑。刪去二字。亦未安。又按奉房用切。雖自集韻已然。而特出奉字單行。則始於毛晃增韻。其餘反切。亦皆紹興以後所改。而帖內位于累切。于訛作干。務亡遇切。亡訛作云。屢龍遇切。龍訛作能。順食閏切。閏訛作問。合此數端。驗之。當是南宋時坊賈所為。故其採碑。不若歐趙洪氏之全。而字體亦止粗具形模。即今所見之一卷。凡竭三日之力。以漢碑數十種。逐字相校。第以為舊物而棄藏之。可矣。

又跋隸韻

嘉慶庚午夏六月始得見揚州新刻隸韻十卷前有劉球進表有其後幅月日而失其前幅之年原是石刻今揚州改鐫為墨印十卷之書然實皆依其原拓本影摹鐫本非若毛氏汲古閣之刻漢隸字原重覓一書手另寫之也昔洪文惠自序隸釋云既法其字為之韻又為之釋觀此語知文惠於漢隸皆手仿原碑為之文惠又跋劉氏子隸韻譏其編次疎略又摘其採字之誤舛其稱劉氏子云者蓋若不甚許之之辭以今諦審此刻蓋是南渡後坊賈輩之所為其前稱表進其卷尾云御前應奉沈亨刊此則正是洪文惠所謂借題以張虛數者

然陳思寶刻叢編何嘗非南宋書賈所為亦不過集古錄金石錄諸道碑錄等目裒輯成之而其書雖極殘脫今日藏書家珍為秘本尚不可多得則南宋時書坊市估皆知以博採炫所見聞故劉氏此刻亦以表進裝於前以御前刊書入題識於後雖較諸洪文惠之精心稽古者若稍有間然以洪文惠之手摹漢碑其弟文敏亦稱集錄之難孫甥輩皆不能代為是以洪氏隸韻迄今未有成帙也而劉氏此書以玉海考之成於淳熙二年尚在文惠增修隸釋之前一歲且在婁氏漢隸字原之前二十餘年其書雖間有訛舛然實是從漢碑原石摹出非若婁氏字原之多取資於劉氏此刻也爾日南宋

偏安之際。北碑拓本未必人皆有之。即偶有一二。亦或間有紙墨之敝。與裝治之損。其偶有摹失處。亦正見其出於原碑之不易。而在今日。洪韻既未成書。則劉氏此刻實有資於攷漢隸者之津筏矣。近日顧南原氏撰隸辨。雖名為糾正字原之誤。然實有字原沿此。劉刻而顧未及知者。則豈若此隸韻可借以想像原碑之梗概乎。况婁氏字原之為書。實多賴此隸韻成之。婁氏既不明言。又徒於每字下。但記碑目之次數。後之學者。焉能審其一一為出自某碑。又豈能一一知其沿劉氏所刻而成之。中間一則誤於婁氏胥史之手。二則又壞於毛氏重加寫刻之謬。其為扣槃捫籥。貽誤於藝林匪細也。予

篋中漢隸拓本。殆將百種。又手自鈎摹漢隸。人所不易多得者。又數十種。竭兩閱月之力。字之擲此。惟求以推明其所以然。然後知世所取毛氏汲古閣重刻漢隸字原。有此揚州新刻。而其書可廢也。內凡籤出。實有功於稽攷者三十處。其可存攷者又數十處。其摹誤者百八十四處。并寄語揚州秦編修敦夫。為廣印數十百部。售之坊肆。遍資學人攷核。補洪以訂婁。是言隸學者一大快幸耳。

跋負暄野錄

右陳顛負暄野錄二卷。後有題云。陳顛與范石湖張子湖姜白石同時。然此內有嘉定己卯。則其人至寧宗末。

蓋是其晚年筆也。唐文宗年諱大和，是大小之大。從來史傳文集多誤作太和，此作大和，可據以裨攷證。又云洪丞相隸釋載元壽中郟縣碑，按郟縣五官碑，宋淳熙隸韻有之。洪氏隸釋實無此碑，豈此君所見是洪文惠初藁而後來刪去歟？此亦足備攷也。

書盧抱經刻顏氏家訓注本後

同年盧弓父學士以其友趙君所注顏氏家訓校正精槩，其益人神智頗有出宋本上者。然如第六卷內詔下沈校，宋本空格，此云沈氏不空，敝字注作敝，此云作敝則疑弓父所見沈校，宋本者特偶見一鈔本而非原本耳。沈氏攷證二十三條自為一卷，而盧刻皆散置文句

之下，雖於學者繙閱較便，然愚謂古書當仍其舊式，即如沈氏攷證內孟子曰圖景失形一條，盧刻竟刪去之，雖於義無害，然古書之面目竟不存矣。又沈跋前一紙係於末一行緊貼跋語，書朝奉郎知台州軍州事沈揆又前一行通判軍州事管鉉又前一行添差通判樓鑰皆又低一格書之，又再前又低一格，則教授判官推官參軍其最前最低格書者，則鄉貢進士周學正林憲同校凡九人，前七行皆總書同校，後二行則曰監刊，又曰同校，此同校乃是鋟木時之覆校耳。愚攷宋時牒後系銜皆自後而前，官尊者在後，卑者在前，此其式也。以今所傳影宋槧本如說文卷末，雍熙三年進狀後徐鉉在

句中正前其牒尾平章事李昉在叅知政事呂蒙正辛仲甫之前又如羣經音辨載寶元二年牒後平章事二人亦在最前也必宜依其原樣末尾一行緊貼跋語書之乃可依次自後而前讀之耳今盧本將沈跋另刻於前紙而又自起一紙題曰宋本校刊名銜則疑於自前而後者殊乖其式矣乃先曰同校次曰校刊又次以七人同校則最前之同校二字為不可通矣昔弓父校李雁湖王荆公詩注將其卷尾所謂補注者皆移置於本詩之下及予攷其補注乃別是臨川曾景建所為非出雁湖之手以語弓父弓父始追悔而已無及矣今校閱此書故縷縷及之以為古書刊式不可更動之戒沈揆

字虞卿見桑澤卿蘭亭攷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沈君讐勘此書當時為宋人名筆繕寫精妙古香襲人者也未谷進士從其友某君家借觀是影寫宋槧之本前後有汲古毛氏諸印予因得轉假詳校一遍附識於此

跋班馬字類

婁氏蓋精於漢學者然此書於字之原委猶未分析也如顏注之類所宜核正者非一而皆不論何也恐亦隨手撮記之冊子未暇整比者耳愚近撰兩漢金石記於婁氏字原頗加搗撫而於此書亦宜有所訂正輒欲作一小卷於拙撰之末以備攷證云迴思曩日僦居瑤廠北菖帚衲衲破屋篝燈攷綴拾兩漢字義今三

十有六年矣丁未九月為雒君文學校此書因題於卷

跋宋槧三輔黃圖

宋槧三輔黃圖六卷撫州州學刻本前有紹興癸酉左迪功郎州學教授苗昌言題詞按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云家集二百編多是撫州寫又岳倦翁九經三傳沿革例云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為異同今以家塾所藏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參訂蓋唐宋撫州刊寫之精如杜岳二家所說則邈乎遠矣茲於按試西江得披攬雒君所藏是書因題於卷後

跋寶刻類編

寶刻類編以書人編次為卷不著撰人名氏曩僅以其稱瑞州知是宋理宗後所撰今按其書實小變陳思之例以便檢閱既以名臣編卷又每及於書家筆法評語是蓋南宋末書坊賈人之所為也攷證之學至南宋益加審細故其時坊客亦多勤求博採取資學人之用如經籍則有纂圖互注重言重意諸刻金石則有隸韻之編陳思寶刻叢編既多傳寫之訛此書實攷訂金石家所賴以取證爾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七

書歸震川易圖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興翁方綱覃溪

夫儒者不得已而後言。說經之文為最難。至於說易則難之難者矣。近世為文者。震川歸氏為最醇。其論易圖則醇之醇者矣。乃愚反覆讀之。其言圖為邵子之學。不欲學者從事於圖學。又謂學者但求精於易。不必求精於河圖也。猶夫言洪範。欲人詳求於洪疇之敘。不必詳求於洛書也。斯誠翼聖人之切論。聖人復起。無以易之者也。然有一二語不得不附說者。其曰易大傳。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此則惑於歐陽脩

之疑繫辭傳也。豈得諉曰設為或問之辭，非其正文乎。即使果出於或問，有此語亦不冝筆諸簡端也。然又有其正論中不能無誤，其曰帝之出入傳詳言之說，卦傳曰帝出乎震，其下數句與帝出字不相連涉，無所謂入之一義明矣。即下一節萬物出乎震，其下數句亦無入義。即其末云萬物所成終而成始，以終始相對為言，亦非以出入相對為言也。萬物一節尚不能以出與入對言，而謂帝出乎震可以出與入對言乎。且帝出乎震句本非若他文出入之出也。復卦陽與陰迭為消長，故去出入无咎。帝出乎震則特言之。錢辛楣謂以伏羲氏當之固其冝矣，而豈可云帝出於某卦耶。下云齊乎巽，相見乎離，豈謂承帝言之耶。不然，舍八卦外又何處可下一入字耶。此則歸氏之讀易未通者也。又有隨筆而致誤者曰：孔子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此語雖與孔子從周之言相近，似然不得謂之刪也。夏之連山蓋已不可考。殷之歸藏則子曰吾得坤乾焉，但殷制考稽而不比周易之學耳。况其篇次亦無徵，而豈孔子刪之乎。鄭康成注禮見有周禮所未具者，則曰此夏殷禮也。乃歸震川聞有與周易並傳而今無其書者，則曰此聖所刪也。吾願學者尚慎言之。

跋震川經序錄序

明西亭朱氏經序錄實秀水朱竹垞氏經義攷所本也。

歸震川序稱其載諸書之序有益於經學是固然已吾嘗憾竹垞之考於諸書之序多失載其歲月使學者無以見其師承沿源之迹夫豈西亭之序錄早已刪去其歲月歟昔嘗畜願補竹垞經義考內諸書歲月苦所見不廣迄今未就則豈竹垞當日亦欲補歲月而未就耶抑姑聽胥鈔而莫之整理耶有明一代學者不知講攷證之學惟歸氏文頗醇與經學尚相近就其序經義者則更醇矣然此文頗有憾於唐史之論啖趙諸人又自剖經義舉王柏以下諸人夫楚望黃氏東山趙氏悉舉之猶可也舉王魯齊可乎疑唐史之論啖趙可乎昔韓文公文有起衰之力而其詩謂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請問三傳既東高閣經之終始從何得之欲考經義者能不歎息恨韓子此言乎恨韓子此言則歸氏此序吾有所不能默矣是以不得已而書此

書李陵答蘇武書後乾隆辛未歲藁

李陵答蘇武書後人謂非陵作又云馬遷伐作今按其文排蕩感慨與西京風氣迥別是固不待言抑又有說者中間一段敘戰事極詳按武在匈奴十九年常與陵往來其敗其降先後原委豈有不洞然胸中者乃必待前書未盡始復暢所懷乎陵在匈奴雖痛漢之負已然觀其與武飲酒自謂罪通於天及置酒賀武惟自痛不能類武比立政等至匈奴招降陵陵止以再辱為懼未

有它語。豈在匈奴時。反無一語。及漢之過。而於書中。必相責望耶。且陵即怨漢。不遍及武帝。一身與諸帝何與。而乃稱引韓彭諸往事。雖當盛怒。然亦會臣漢。何至絕棄。一至於此乎。揣陵之心。其將欲以此速子卿之禍歟。况漢之族陵家。本以誤事為陵坐。其教單于為兵備。漢故耳。非因其降也。今謂厚誅陵以不死。亦與本事相乖也。此時田千秋為丞相。桑宏羊為御史大夫。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霍與上官故善。陵烏睹所謂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倖之類。悉為廊廟宰者哉。况武與陵稱夙善。楊惲以南山詩句貽孫會宗。遂至大戮。而會宗亦坐免官。今連篇怨望。萬里相贈。其誰不知幼主

在上。可為寒心。武獨不一思乎。是此書必不作於西漢時。若作於西漢時。吾知子卿得書。且投之水火。泯其蹤跡。必不傳至今日矣。弟前後布置於當日情事。段段取用。此正作者善以假為真處。故千年來自昭明選後。鮮不以為陵作。而卒難欺諸千百世後也。至以此為司馬代之辨白。此又非也。子長於陵事。於任益州一書。痛目陳述。不必再為明白。此固然已。况被刑以後。此事亦不復深言。作李陵傳。州州點次。便止。今復撰此書。其意何居。將示時人乎。則一之為甚。不得復自招。尤將以示後人乎。取擬筆之書。貽之千百年後。信不信。未可知。將何益之。有此一條。亦併絕不待置口者。或云是六朝高手。

想是明眼也

書原道後

大學格物致知物非他即明德新民也仁義道德皆明德之事也禮樂政刑皆新民之事也韓子斯文乃與人溯原暢委以既其實也自漢以後至於唐初學者多驚廣而不究其本是以仁義道德之實往往失之然而仁義可指也道德難名也故曰道與德為虛位惟其為虛位故道非原不明也其曰博愛謂仁專以仁之用言之而未澈上下表裏言之者由漢晉以來學者承師之不一而功用之弗核也故曰言豈一端而已言固各有當也是以述聖經之文不及於格致蓋全篇之實際無非

格致耳自仁義道德之旨禮樂政刑之義至於宮室衣服粟米麻絲可謂盡格致之用矣格致者體於身驗於事而已矣知此則韓子斯文於格致之功思過半矣且即以為文之法虛實相乘要亦不得復引格致以占正位也而豈得以是為斯文疑哉

附書原道後

昔於潮州韓祠集諸生講此篇手題於原道堂之東壁此僅論文耳其後又有書後之作然仍非敬跋於此篇也今則竊附書者蓋道備著於聖言無待於原也韓子作原道者唐承魏晉六朝後羣言蔽惑不得不原也今則六經如日中天羣言無自而疑之更無事乎原之矣

然而聖經之言道。各指所歸也。率性之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此即各有指歸焉。夫非道之無定名也。與觀道者言之。則各指其所之也。易與中庸皆言天道。人道實則徹上徹下。固非二義。而其得聞之者。層級淺深。則有間矣。聖人之言。有推以探原者。有切以示人者。即同一對學人言。而聖人曰。吾道曾子曰。夫子之道。此雖皆非以天道言之而已。有語言詳略深淺之次第矣。况諸經之或就人言。或就事言。或就政治言。或就文辭言之。指歸互發者耶。若因此為虛位。若有待於後人。條分縷析者。則不若熟翫經義。各就所言。以求其合一之為得也。是以研經宜知所折衷。而訓釋辨證宜慎於立說。易口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千聖之傳六經之蘊。後人何從而以所見質之。故惟韓子原道在其時。不得已而作也。後學惟有善讀書。善持身。博聞慎言而已。更不可著述以談性道也。

跋笠澤叢書

讀是編者。挹其高致。大抵在煙波漁具。筆牀茶竈間耳。君子尚論。則必相與觀其深處。甫里先生。蓋以治經自命也。其最深切者。春秋之學也。有唐一代。盛文藻而疎經術。其盛文藻也。則宜博綜乎三傳矣。顧乃薄視三傳者。何哉。甫里之說。最推文中子。文中子固不信三傳矣。又推韓晉公。晉公通例有石本。而不傳甫里。亦未有自

著之書。今見其篤守仲淹以薄三傳。又在昌黎三傳束閣語後數十年矣。為春秋學而不守三傳。蓋自啖陸始也。然啖氏之書成於大歷時。已在昌黎王之前。雖其自出已見。尚不敢盡薄三傳也。况於懿僖間。取後之劉氏意。林葉氏考讞日出而不窮。實則抱遺經。究終始。舍傳何由以證經哉。即其隱逸者流。亦必以經術衷之。而况不僅以隱逸目之者乎。

書蘇文忠年譜後

東坡八首序云。余至黃州二年。按年譜先生元豐三年庚申二月十一日到黃州。元豐四年辛酉馬正卿為先生請於郡守得故營地數十畝。躬耕其中。作東坡八章。

自號東坡居士。自此始。第以詩序到黃州二年語核之。詩中有常及春冰渥之句。則定是春冰未渥時語。若依舊說在四年辛酉春。則自庚申二月到黃。尚未及一年矣。則東坡八首之作。當在元豐五年壬戌之初春。今編蘇詩者。置此八詩於元豐四年。恐誤也。且先生集中題跋。署東坡居士。皆在元豐五六年以後。未有於元豐四年署東坡居士者。又先生詞昨夜東坡春雨足一首。自注云。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此尤可證東坡居士之稱。當自元豐五年壬戌春始耳。

書方正學先生溪喻後

右明方正學先生手書送俞子嚴文章。題曰溪喻。其不

曰送序而曰溪喻者以其寓義為重也。俞子嚴名悔金華人宋潛溪為序俞氏族譜者也。遜志齋集謂子嚴之心能稱其才又勉以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而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然則子嚴之為人蓋可知矣。昔孔子之歎逝者孟子之稱原泉皆以水喻學而卑與有容之義則此文益暢言之蓋為初學者言必兼斯二者而後逢源之義備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失是浩然者何自而來哉惟其源之所蓄者深而量之所容者大也。士君子讀書致用効一官治一事莫不原於所養顧其待給者易足而其恃以往者隨勉有以自見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倉卒之除內有弗定外有弗暇而欲從容就義豈其難矣。故夫源也者為學之先務也。且夫師友贈處淡然即目於溪梁之上童冠釣遊之輩皆得援以為侶一旦致命遂志顯以報君親幽則感鬼神可以貫金石而勒鼎銘可以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夫豈人力所能強為哉。即此源之所素裕而已矣。浙東之學自謝船山章聘君皆發原於朱子其後若黃文獻柳待制諸人涵肆演迤以至潛溪而先生獨合道德文章氣節一以貫之要其根抵六經以發於事業非一日之積矣。若夫王弼州之言方先生不以書名而剛正不折之氣流溢筆墨間是又善於論先生書者然先生之書抑又其餘事耳。

跋求忠祠記

右董文敏撰書求忠祠記為松江書院祠方正學先生作也此文立石在萬歷三十九年文敏以翰林家居時然其中有隱約未盡者其云徐中丞之先有善安公者官僉事於浙奉詔收方氏族脫其娠婦事發斷一臂家戍保安衛語具浦城志又云僉事公於立孤事未躬閱又云復姓始末余友陳布衣能言之此於方正學先生身後事極有關係而其文乃若不欲備詳者其措詞抑揚反覆歸重於方先生傳朱子之學以為教忠者勸此固學者所當知也然予謂不若方氏能立遺孤之事為足快千古人心而轉不備詳則豈明末尚多忌諱不敢

暢著於碑記乎所云見浦城志者亦未知邑志果能直書備載否矣就文敏此記繹之其云吾郡之方有亢則必是其遺孤之賢能昌大亢宗者又云吾郡則必是寧海方氏存一綫之遺後託於他氏而後來寄居松江有復方姓之舉此文雖未詳言而其大概已了然矣乾隆四十一年春奉

旨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等集議建文殉節諸臣一體予謚先生賜謚忠文下至河西傭補錫匠皆蒙旌祠其時方綱亦得陪預闕門班末僅爾日得見此文或能查訪浦城志詳此事本末豈不幸甚而方氏立遺孤復姓事若有能得其確据者竟當詳錄一通以垂之藝

林不更愈於董文敏此記之含意未申者乎。今正欲借文敏此記以發潛闡幽而豈僅沾沾於董書筆法云爾哉。

跋王文成論學帖

右明王文成公與汶上路北邨論學凡四帖為一卷。路氏曾於崇禎甲戌刻石有北邨曾孫周道跋而墨本無之。周道跋曰余曾祖大司馬公以正德甲子列鄉薦獲為先生門下士。此卷即司馬公守襄時所贈也。其稱大司馬者竟似北邨後掌夏官矣。然按以明史表實無之。且此四帖前後二札皆已稱司馬中一札則稱郡伯而以為皆守襄時所贈又以宏治甲子謾為正德然則周

道之跋未可據為信也。北邨之名卷中不著。著國學題名碑正德三年戊辰二甲五十九名進士路迎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汶上縣人。王文成年譜云正德七年壬申先生為考功郎中是年穆孔暉路迎同受業者是也。而先生外集賓陽堂記正是戊辰歲作其記曰傳之堂東向曰賓陽然則北邨者迎其名傳之其字也。又有答路賓陽書一篇在癸未歲書曰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為聖人之志勿為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進而業日廣矣。據此書言正與是卷引仲子語相應而何以顧璘者乃曰先生之學不必專信孔氏此何語哉。先生所論

知行合一之理。載在傳習錄者。璘猶未之聞乎。其與徐愛論知行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曾得時。說知自有行在。說行自有知在。今人卻將知行分作兩件。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之藥。又與顧璘論知行曰。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之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分為兩節事矣。以上諸論皆滴骨滴髓。扶聖賢言語之實際。所以文成公之功業。即文成公之學術。此豈虛空以良知二字導人者哉。路

周道跋首提良知。謂之絕學。此固不足与之辨。而顧璘負一時重名。乃以先生知行合一之語。目為奇論。且茫不解。仲子民人社稷之語。意與先生引用之指歸。皆所謂斷章取義者。而乃敢妄出瞽言。謂不必專信孔氏。可見王文成之學問議論。本無語病。其間後人妄議者。皆此等不明義理之人。誤贊而誤傳之。自今以後。凡為孔門之徒者。見此等文字。宜昌言排之。而路氏尚公然刻之於石。闢之令人髮指。今若不明白辭而闢之。後來好駁新建者。將有据此以為文成之咎。則即其得罪文成所關。蓋亦非細言之不慎。至於如此。可不戒哉。

跋寓意編

寓意編一卷。明都穆撰。今行世刻本有都穆所撰鐵網珊瑚二十卷。其第五第六兩卷標目曰寓意。上寓意下則寓意。似當是兩卷矣。然敬讀佩文齋書畫譜。采入都穆寓意編。与此上一卷次第恰合。而無其下一卷。且據此兩卷所載書畫。其上卷則每條各系收藏之家。而下卷則否。上卷之首標目寓意二字。而下卷亦無之上卷之末云。余家高祖以來好蓄名畫。皆往往為好事者所得。亦不留意也。味此段語意。亦是收束寓意二字名篇之義。則寓意編者止此一卷為足本。其下卷已後當別是一書。况其下卷末載入何良俊書畫銘心錄。中有嘉靖丁巳正月人日記所觀書畫事。考王寵所作都穆墓

志。穆卒於嘉靖四年乙酉。而何良俊之撰銘心錄。乃在嘉靖三十六年。都穆何從而載其書乎。且其下卷以下每卷皆題太僕少卿都穆之名。而中間載文徵明山水則畫於嘉靖乙未。又一幅畫於嘉靖戊午乙未。是嘉靖十四年戊午。是嘉靖二十七年。皆在都穆卒後。是則不特下卷非都穆所撰。即其下卷之下諸卷亦皆出後人附益。今就其上一卷。目曰寓意編。以存都穆之舊。穆之先世自丹陽遷居吳縣之南濠里。蓋收藏鑒賞至穆已歷五世。是以此卷多據所見錄之。依然米芾周密著錄之式。視刻本所目鉄網珊瑚之總帙者。頗潔淨可觀。中間如顏魯公爭坐位帖。薛尚功鐘鼎款識帖。所載亦足

資考核惟成化戊申一段成化無戊申乃是偶爾誤筆不足為疑也

跋萬季野書說文後

季野以許叔重說文序引甄豐等校定六書謂小篆程邈作与其前謂小篆出李斯輩者不合噫其固也不聞徐楚金繫傳之言乎楚金曰按漢書李斯等作倉頡爰歷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然則斯等雖改史篇而程邈復同作也觀此則秦篆之非一人所作明矣且季野將以秦篆云者為即許氏本書之小篆乎許氏書既是小篆矣而何以別標篆作某者至三十有四文又有曰小篆者曰秦刻石者曰秦嶧山文者此則秦篆之別

多或體又可知矣嘗綜而論之許氏說文之小篆也漢篆也李斯趙高胡毋敬程邈之小篆秦篆也漢篆未必出於一而許氏一之秦篆之不出於一則未有能一之者故許氏就所聞而記之爾季野又謂許氏改班志蕭何草隸為草書尉律改諷書為諷籀書疑漢時籀書九千未必盡存而謂許氏一言悔漢家之制不若班志為可信此又迷謬之見吾以為許氏此序与班志正相發明而增一籀字之為功大也班志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而許序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

出。蠹書。五日摹印。六曰署書。七曰及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此以上皆言書體也。草書二字與上八體書相貫。不與下尉律相貫。何謂改草律為草書尉律哉。此下乃曰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凡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尉律者。漢律篇名也。正與蕭何草律語相應。且季野又安得謂漢時九千字之不盡存乎。又謂時用隸書即小篆。且無用試籀書何為異哉。斯言未有隸不本篆。不根籀者也。况漢時史籀十五篇具存。至建武時乃亡其六篇耳。此在漢書注中。季野寧不知之。且假若其時欲試小篆及隸書亦當別為科例。使並熟復。豈有試隸不月乃

試小篆。小篆又不足乃試籀之理哉。惟其時籀書九千並在。是以秦漢小篆所以得形得聲之本皆可參考而互見。此許氏所以重慨於後來鄉壁虛造之不可為也。至於八體六體之不同。是所宜分析者。而季野轉未有說。蓋班志以六體試學童者。蕭何律也。其文則依前保氏六書言之也。許序以八體試學童者。漢尉律也。其文則依前秦八體言之也。八體在漢前。其以試學童具矣。若六體則師古注曰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餘是景帝子。先封淮陽。後乃徙魯。其去漢初已五六十年。蕭何草律時安得而知之哉。是故六體云者。特班氏從其後而撮舉之詞。與許序八體之文本不相背。究之六

體之目。未知始於何年。而許序曰。時有六書。則亦非定自甄豐矣。然師古謂程邈作小篆。亦作隸書。是則更可以見此注之非傳會。許氏矣。班志所未盡者。幸得許序以章之。而後人顧致歧惑於其間。抑何心歟。

跋何義門校庠子銷夏記

義門老人於考証前人語。極善糾正。顧亦偶爾置論。遂生軒輊。觀者不必因何而貶孫。而愚固非周旋鄉人也。即如張表碑。義門疑為翻本。未見其蹟。而疑其為翻本。似非君子慎言之義。至於張遷碑。義門亦不謂重開。失真。其說得之。顧寧人寧人之為此論。乃因暨字訛作既。且二字而臆度如此。實則漢人書碑者。不必其盡通文義。原是當時佐隸之書耳。第未知先生云失真者。其所謂真是指何本。今年秋。予典試江寧。出闈後。汪生容甫來謁。以所藏舊搨張遷碑殘本見。跡且曰。此原石也。今則重刻耳。予以今拓本校之。毫髮無異。只東里潤三字未損。以為舊搨。難得。則有之。以為別一石。則未也。十月一日。歸途經東平。晨起詣學宮。手摹是碑石。質蒼黝。在吳天。重碑石之上。其非重刻無疑。漢碑無穿者多矣。奚以疑為歸安。丁小疋孝廉。將以是書寄鮑君。俾刻於知不足齋叢書。索予跋尾。因識所見。應之。

書金壽門續集自序後

壽門續集自序云。乙巳客於澤州。陳幼安學士四載。相

國午亭留詠殆遍。學士歎曰：君鄉查翰林，是吾後進。兔園挾冊，吾最薄之。幼安名壯履澤州，陳文貞公之子。康熙丁丑，庶吉士官至翰林侍讀學士。乙巳，則雍正三年也。初白入詞館，在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故於幼安學士得稱後進。午亭公之歸也，在康熙五十年辛卯。初白有題王石谷畫午亭山材之作，而初白集中與午亭唱和乃無一字及於學士。今觀壽門自序述學士之言，謂查翰林兔園挾冊，吾最薄之者，在學士之詩所詣深淺而不得知。至於壽門雖短章精妙，不必以初白限之。若夫大篇可傳之作，焉能企及初白，而自序中輒引陳學士偶及之語，且其自序又曰：吾於過去諸佛，未嘗辦香。蓋不

肯屈就前人如此。然文章千古之事，豈論先後久近哉？充是說也，則杜韓蘇黃壽門亦將弗讓歟？初白之詩雖不敢比於杜韓蘇黃，而其取路之正根柢之深，繼往開來，近日一作家也。豈可蔑視？攷初白之詩，終於雍正五年。是時壽門年已四十一歲，樊榭已三十六歲，同在杭州。家園不遠，而集中無一唱酬之作。若非失於請益前輩，則豈失於汲引後賢耶？學問之道，以平心得師為善。無取於各樹幟，以開黨同伐異之漸。此尤學人所當知者。不特丁敬身為洗刷趙宮贊鄰雜之啁而已也。夫好惡之際，甘辛之喻，視乎切力學養，而繫乎風氣人心，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書同人贈盧抱經南歸序卷後

右送抱經文凡七首。未谷魚門為記。林汲為說。小疋為書。後而石臞端林與予為之序者也。未谷為書。須友堂予亦書抱經堂而詩之。未谷曰抱經之堂。子不可無記。方綱夙不喜為記。謂其易近於序說也。顧讀魚門之記而有感於抱經之旨。又讀學士所與石臞論大戴記書而願有述者矣。抱經云者。盧氏故事也。玉川三傳束閣之意。吾不敢知。然以校訂諸經言之。則莫若漢中即將子幹於源流失得之故為最深也。近日秀水朱氏序錄禮記既不載三禮解詁之目。而承師條下獨系之於小戴。按陸氏釋文云。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

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元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朱氏蓋据此文也。然釋文特指今所見禮記而言耳。至於漢書所謂禮記特多回穴者。正以二戴所記襍未定。故謂之回穴。而有待於植之考次。是漢書所云禮記非釋文所謂今之禮記明矣。朱氏經義考遂於盧植禮記注下。大書曰隋志十卷。唐新舊志同釋文二十卷。此不特誤看隋志。并似未見新舊唐志者。新舊唐志並云二十卷。不云十卷也。且不觀隋志之文乎。隋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注。而其下則云禮記二十卷。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元注。此文甚明白。

蓋以卷數不同。故特標禮記二字。禮記者。大戴記也。猶之禮記鄭注下。又曰禮記三十卷。王肅注者云爾。是則隋志所謂十卷者。是植所注大戴記也。新舊唐志所謂二十卷。是植所注小戴記也。况隋唐三志詳略出入。大有摭拄。豈得逕以十卷者目為小戴記。且誣新舊唐志亦以為十卷也。子幹上書謂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謂之解詁。是其於三禮皆有考訂。惜今不盡傳於世。而所謂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以刊正碑文。尤後學所宜究心參覈者。而朱氏遽執日前所見。以沒其諸經之功。此奚可哉。子因學士與石臞論。是經而舉夙所見者以質之。世徒知注大戴記者。有後周盧辨。尚未足備君家故事也。

跋王若林自書耘渠續稿序

右王耘渠續藁序。若林手書。後戊申歲。若林生於康熙七年戊申。至是雍正六年戊申。年六十一。是其由吏部郎請告歸之後二年。在惠山時作也。金壇王氏並以時藝名家。耘渠最善。其晚年續藁。更有進其法密而氣醇。宜有以發其微妙之詣。而茲序顧略焉。第以嗜耘渠文。與耘渠嗜其書。相較言之。先生竟自以為其書足當耘渠文。耶。耘渠時藝不特在金壇。王氏推為師長。即在國朝諸名家。雖氣度或遜前哲。而精詣過之。後有作者。未之能或先也。至若林之書。惟篆法不苟。而偏於瘦細。

愚有詳說。至於正書學率更。而未能入率更之室。晚年自命學褚。而益失褚法。尚不及行書之學。米恐未能與。耘渠文可並論也。昔在濟寧。拜謁曾子祠。祠碑方望溪文。虛舟書。方綱輒心慕焉。題名於石。後已倩工將鐫矣。乃讀方先生文。仰贊宗聖教語。恐涉後人臆揣之。未見而先生又自書於碑陰。自謂用褚法。慮觀者忽之。於是語工且勿鐫。蓋實見此文。并書而為之。惶然弗敢安也。若耘渠之時。藝雖不能越出古人。而視方先生之為曾祠碑記。豈不尚稍愈乎。

書曹抑堂墓表後

新安程魚門編修宣城袁實堂孝廉。皆與山陽曹抑堂

友善。抑堂歿而無嗣。二君哀之。各為文以貽。淮人俾伐石刻其墓道。吾讀二君之文。而重哀之。乾隆己卯。予與武進錢茶山侍郎同典江西省試。抑堂時宰彭澤。分校毛詩。卷山陰平確齋。分校尚書卷。確齋抑堂皆茶山門人。以晨夕謁見。茶山故與予最款洽。確齋則甫由庶常散館。出宰金谿。每話及同館事。輒泣然涕出。而抑堂與予夙不相識。其與予論文。相得復不減。確齋之摯而有味也。茶山以請假。旋里。先發章江。予後三日始行。而確齋抑堂獨遠送至十里外。乃別。其後五年。予奉使廣東。道出南昌。江右諸邑宰皆出迎於江岸。見確齋而不見抑堂矣。又後七年。而廣信曾生正本。抑堂門人也。謁邀

得廣東信宜縣。語子曰：訪曹師於其里，惟一女在爾，相與惻然者久之。憶己卯在闈中，每夜分閱卷，稍隙與茶山聯句，則確齋抑堂必與焉。抑齋一號繹堂，今聯句諸藁尚在子篋，而惜其平日之文，子未嘗一寓目也。然二君墓表皆援周白民為比，顧不知白民身後有此微婉頓挫之文，表於墓道者，否則二君或可破涕為笑乎。

書二學人傳後

右二學人傳，新安程魚門編修為海寧陳竹下興化顧文子作也。予識竹下十年，識文子五年。文子舉順天鄉試，出予門人吳學齋之門，故於予得稱門人，而予皆以老友敬之。二君皆博學善攷核，文子熟於諸經注疏，竹

下精研大戴禮記及六書金石之學，文子每來予家，危坐莊論，持先後鄭說侃侃不少假借，而竹下每得一善本書，一舊拓碑帖，則持來欣賞狂叫，或相與指摘瑕釁，酒闌燭炮，經久不寐而無倦色。二君之歿也，有徵其遺文將彙刻之者，予與程魚門下小足殫力搜採，十不得其一二。蓋竹下館永清，被火而文子旅櫬發天津，無有收拾之者，良可悲也。予所見者竹下鐫鍾辨一篇，武成日月表一篇，校劉劭人物志并跋一篇，武成日月表尚其未定艸也。又論蘇詩鱖魚行一條，在予蘇詩補注卷內。文子菁辨一篇，小學三變一篇，如是而已。悲夫！竹下善分隸學，魯峻碑所著隸釋又續若干卷，嘗為予言之。

而未及成書。而聞二君皆有子。能繼其父志。故書此以俟之。

書孝女割股帖後

安邑宋生芝山。以乃祖野柏先生所書孝女割股傳冊。子來屬題。而芝山之師南洲沈君。自述母氏紀太宜人。割股療外王母疾。始末使人不忍卒讀。者猶不忍則述者之心痛可知矣。宋生因為予言。沈君與其先人交誼之篤。泣官之廉介。縷縷數十百言。而予方讀。是文心怦怦驚悸。起立未及筆。其語於槩也。越數日。欲以其語書後。馳片紙叩之。則宋生臥病不能舉筆。但云沈先生即儼裝願速就其文而已。予昨聽宋生語時。似粗記沈

君為人真摯方正。出於至性。不愧孝女之子。其居官實心盡職。亦不愧忠孝合一之理。必詳叙此段。然後太宜人血誠耿耿。浮出紙墨外。而野柏之文。方信其可傳也。昔聞諸前輩云。蘇武牧羝。李廣射虎。觀二史氏所敘。次可以証昌黎董生篇。無一字落公共語。予是以從不敢為雷同稱譽之詞。而先書此。以俟宋生病愈。更徐叩而詳記之。

跋王氏家訓

嘉興王惺齋博極羣書。而識力堅正。文章爾正。所著史漢正謠諸書。既已刊布海內矣。令嗣輩錄其家書。以為訓言。蓋先生所學之大端。粗具於此。而吾尤喜其言曰。

今之學者於經史韓歐所用之字槩置不用獨好用許氏說文字此韓子所謂蕪勝於人非蕪至於古之立言者也又曰一日之內必有當務之業聚訟者頃刻而可以周乎四海之遠其端又相引而不窮非若執業之確有其方也其恇心逸志為害於學問之實功者非淺也此二條尤切中今時名士之病僕嘗謂今之為學者詳於六合之外而略於耳目之前讀先生之書庶幾日奉程朱之正學講韓歐之文字或如遊子之識其家乎書此以自警非敢以警人也

書諸友人原藝後

諸公相約為原藝予曰凡事必知之而後能原之若予

於六藝非所知也烏乎原客曰盍原子之所知者曰予所粗知者六書而已請附於原之例可乎夫今人據以言六書者若戴侗揚桓以下皆六書之委尔必也其二徐乎有二徐而後許氏之學立猶夫有孫強而顧野王之學立也云爾然則由顧而許其六書之原歟曰顧固非原也許亦豈其原哉許氏之於經也本孟喜諸家而異義已不盡傳許氏之於古文也該史籀諸家而大篆奇字又不盡傳吾烏從而原之且為許氏學者形聲盡之矣其以通形聲之窮者吾烏乎原之然則六書終不可原乎曰安得而不原乎且吾鑒夫揚慎吳元滿諸人之放紛而不可正也安得而不原乎蓋有說焉其本可

尋也有徑焉其端可舉也。郭氏之為汗簡為佩觿也。執其後而別之也。汗簡之言皆從也。撫所見而居之也。吾以為从某某聲者。天地之文。萬物之理之流別也。今夫一簣之阜。皆山也。積而求之。至於岱華極矣。一谿之流。皆水也。滙而歸之。至於星宿海止矣。故楊氏有溯原。趙氏有子母原。意皆近之矣。顧必引末以推其本。由偏以得其全。無泥於所習。無惑於所變。知其然而因。知其所以然。則所謂原者矣。客曰。然則前乎許氏者。何以原之。曰。吾孰觀漢碑矣。皆前乎許氏者也。李陽冰之議蔡邕也。郭之所證而許之所懼也。周之文。惟籀鼓在也。而後人或竊議之。其如秦碑何哉。夫許氏參取古籀。其大小相生。損益相滋之故。雖巧算不能得而知。而周秦既無專家之書。其可見者。惟許氏而已。雖謂六書之原。具在許氏之書。奚不可也。許氏之引經。或与今本不同。然果由制字之所以然。而上溯之誠。有以見聖人之用心者。橫直點畫。無非教也。沿波以討源。可以靡所不極。而其要則在於闕疑。予嘗慨常熟毛氏傳習之本多所沿誤。而著六書測原五卷。蓋無一字不本許氏之說。推而上之。而其目曰存疑。曰正誤。曰考異。曰存疑。必兼此四者。而後可以究其原。六藝之道。同歸而已矣。

書徐節母事略

吳人徐君明理。以其母殷苦節事。徵詩文。俾予書於其

冊予觀王明所為事略者。謂在古為庸行。而在今為奇節。此未足以推闡孝子之用心也。夫詩三百。獨柏舟一篇。以節見者何哉。其詞真摯。足自伸於千古耳。今之苦節乞詩文於人者。其文若詩。皆鋪敘浮藻。於其人尚未肯曾何足以伸其精靈於後乎。然則傳之不遠者。在於言之不文。所以不文者。病於無實。不推原乎此。而輕量乎彼者。非也。且以十年為婦之勞瘁。今則壽康矣。五齡鞠育之荼苦。今則衰顯矣。此數十年。歷風霜。貫金石之精神。一燈熒然。惟天日鑒之。誰得有此奇筆。使紙上皆康庚起立。徒使徐君淚注江流。此段淒然聲影。長留於天地耳。故予每作節母詩文。輒泚汙不敢下筆。惟自慙無學而已。第使一遇歸熙甫。作尋常壽母文。便令人百讀不厭。又何況苦節孝慈如是者耶。附書於冊。以質諸當世之有道而能文者。

書湛園未定稿

嘗聞方望溪以其文質諸李穆堂。穆堂笑其未通。望溪愕然。穆堂指其首句。向吾相云。桐江桐廬皆可稱乎。望溪為折服。乃今讀姜湛園之文。有甚於此。周櫟園河南祥符人。官江南布政使。而其墓志云。卒於江寧之里第。豈有官廨可稱里第者乎。此不更謬於桐城縣人之稱吾相乎。志其人之生平。而云某科進士者。不知其何世云。卒年若干。不知其為何歲。徒以詞氣若效史遷。而自為

古文可乎。望溪於經傳攷訂雖未深然以文論豈遜姜湛園耶。每見近人論古文或薄望溪而未有議湛園者。書此以當箴記。非敢漫議前輩也。

答趙寅永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雖分四層說其實仍一理而已。辭與變雖分然變即辭之變也。象與占雖分然占即象之占也。蓋抽出詳言不得不申折為四而實出一源耳。易固為卜筮而作辭象變占亦皆卜筮之用而天地間理氣事物無不該貫其中其實易固無所謂例也。自學者仰測之則若有例可揣摩者耳。即如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雖若有分合先後次第而其實亦只一

理也。太極是從兩儀未判之初原自渾淪無迹象可求。則毛西河謂太極無所謂圖者又何嘗不是乎。自濂溪周子作太極圖說亦就其理指其原始既有先儒如此次第仰測為之擬諸形容亦不必別援陳希夷之說疑為別傳此皆後人好生議論轉若致生歧說者非平心說經之正也。今日讀易惟應翫辭精究傳注研審指歸以求聖人教人寡過之旨。至於利用崇德窮神知化聖人尚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後之學者烏得而仰窺之。今之學者嗜異驚博旁究荀虞又或旁及種放劉牧諸家不過欲與程朱立異耳。善學者於經義應研究處不知逐條審訂而轉斷、惟此等圖說之是辨甚無謂也。

是以因來書而附及之。

跋林和靖集

和靖集今所見惟此長洲吳氏校刊本也。而青箱雜記云景祐初和靖尚無恙。范文正贈和靖詩有巢由不願仕之句。和靖生於乾德五年丁卯。而青箱雜記云景祐初尚無恙。則舊傳和靖卒於天聖六年戊辰者未之詳攷也。蘇詩我不識君嘗夢見。坡公生於景祐三年丙子。則景祐初元和靖尚在。亦可信也。又有西湖紀逸一卷。又後邨詩語所載和靖逸句。亦皆不在此刻。而省心餘一卷。以永樂大典所錄詳攷之。實宋初直敘文閣李邦獻撰。蓋在宋初臨安刊本。題為林和靖撰。或又因和靖

之號誤為尹和靖撰。皆非其實耳。

書方忠文公憶釣舟詩州

方忠文公正學先生自書憶釣舟七律。寸外大行州後書。洪武丙子二月廿四日。方某縮本粵東順德人家。毀古屋於壁中得之。蓋先生殉節時有人藏諸壁。今四百年矣。葉農部裝冊屬題。不特非品題詩。翰之比抑且仰贊忠節。猶不足以盡之。方綱則因見壁藏此蹟。而敬有附記者。嘗見董文敏作松江書院求忠詞記云。有徐公善安者。於浙官僉事。奉詔收方氏族。脫其娠婦。事發。斷一臂。家戍保安。衛語具浦城志。又云僉事公於立孤事。未躬閱。又云復姓始末。予友陳布衣能言之。此段於方

先生身後事大有關係而其文乃若隱約未盡者則豈明末尚多忌諱不敢詳著乎所云見浦城志者亦未知邑志果能直書備載否也文敏記又云吾郡之方有亢則必是其遺孤之賢能昌大亢宗者其云復姓又云吾郡則是寧海方氏存一綫之遺孤託於他氏而後來寄居松江有復方姓之舉董記雖未具詳而大局已了然矣乾隆四十一年春奉

旨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等集議建文殉節諸臣一體予諡方先生得

賜諡曰忠文下至河西傭補鍋匠皆蒙旌祀其時方綱亦得陪預闕門集議班末若爾時得見董記或能查訪浦城志詳此事本末豈不幸甚而方氏遺孤復姓事如能核其實據者竟當詳錄一通垂之藝林不更愈於董記之含意未申者耶是以見此墨蹟敬書於後俾觀者共知之豈僅題識鑒藏云爾乎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八

跋宋槧艸堂詩箋

此本雖題建安蔡夢弼草堂詩箋而卷前闕其序且卷前題云魯訔編次而卷內又有魯訔曰至於詩注之語或稱杜公又或稱甫其每卷之首或稱增脩又或稱集諸家此蓋南宋末坊賈之所為也至若義鵬行謂指回紇言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謂譏明皇肅宗諸如此類荒謬可笑者甚多又多譌造東坡之說誠有如陳真齋書錄解題之所訶者然其間如第二十卷內暫如新津縣四首第廿一卷暫如青城縣五首之類則是杜公原本

大興翁方綱覃溪

如此今已久為注本所刪而此尚幸存又如第一卷內過宋員外舊莊二首右二篇歲月莫可攷此猶見舊本闕慎之義而諸家注本皆刪去之是則雖南宋書坊妄輯之本而尚足為考見古本之一助爾

又跋杜工部草堂詩箋

注杜詩者以魯言黃鶴並稱魯在黃前而宋槧本絕少此本卷前題云嘉興魯言編次建安蔡夢弼會箋目錄前闕其原序攷黃鶴補注頗採魯言本之說此蔡夢弼會箋者即言編次之本蓋成於嘉泰甲子在黃鶴注本之前十有二年也卷內標舉杜公某年某地所作頗具節次如第二十一卷內暫如蜀州青城縣五首寄陶王少尹

寄高蜀州遍野望過常少仙文人山寄杜位

暫如蜀州新律題三首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

觀造竹橋觀作核成李司馬橋子

此五首又三首之另起總題是原本

所有而後來諸本皆刪去之矣又如第一卷內過宋員外之問舊莊夜宴左氏莊云右二篇莫可攷姑因次之此二首不系歲月亦見舊本闕慎之義今所行注本亦皆刪去也足見南宋時尚存杜詩原本之遺而今皆不可問矣

書王文簡五七言詩鈔後

西溟序云七言詩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義不主於一格故鈔及宋元諸家此言非也王文簡此鈔七言及於宋元諸家者以時代之變才傑之出非專

舉唐人可以盡之不比五言從來者遠可以止於唐耳
蓋此鈔七言之意如此也若果其於七言也唐則及於
張正元白宋元則及誠齋廉夫之徒斯謂之不主一格
矣今文簡自撰凡例曰七言大旨以杜為宗唐宋以來
蓋學杜者則取之非謂古今七言之變遂盡於此詳哉
其言之矣西溟既為此書作序豈未嘗一觀其自撰凡
例邪大約凡為一書不當使他人為序又狃於其文之
擅名者以為之序而實於本書無所發明徒滋障礙而
已不若自撰凡例之明白無疑耳

書張燕公詩後

東壁圖書府東壁人所共知也西園翰墨林西園則無
定說或引魏文帝芙蓉池詩逍遙步西園則似與翰墨
林義不相涉者此當引沈休文詩西園遊上才而沈句
之西園則本於魏文帝逍遙步西園之句耳此則詞場
祖述或原或委之理今之學者鹵莽不思非一日矣即
此一條足見其概

書杜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後

秀水朱竹垞詩云開元君臣雖具體邊幅漸整趨肥癡
此二語即少陵是詩注腳也蓋惟其時分隸皆趨於肥
是以少陵品書以瘦硬為主也然少陵於漢獨舉中郎
而於唐兼舉韓蔡是三家者於分隸肥乎瘦乎韓蔡諸
碑今尚有存者亦開寶時格耳未可以云瘦硬至於中

郎洪文惠嘗駁諸家之傳會矣。予以西岳劉熊夏承諸碑攷之，其目為中郎者皆非。無據。惟范巨卿碑在中郎歿後四十三年，而李嗣真書品所云蔡公諸體，惟范巨卿碑冠絕古今者，蓋指學蔡體者耳。非曰為蔡書也。是數碑者筆勢者相合，蓋未始不以肥為貴也。且予以歐陽率更房彥謙碑印證，范碑筆意知唐人於是碑最所祖。豆稟承者，蓋唐隸之根本，全在於中郎一人無疑也。苦縣光和云者，不知所指何碑。趙明誠金石錄謂即延熹八年老子銘是也。婁彥發云於時陳相邊韶演而為銘，金石錄云舊傳蔡邕文并書，蓋杜甫苦縣光和之句，啟之周越書苑，遂以為韶撰文而邕書，初無所據也。今以洪婁二書驗之，洪不著其字體，婁雖著其字，而其果為骨立與否未可知也。或者疑為二碑，遂以苦縣指此碑，光和指石經，或又以樊毅西岳碑實之，又皆非也。愚意所指之碑，必蔡碑中之最瘦硬者也。愚嘗研極兩漢金石之文矣，瘦硬莫如禮器碑，而杜不言者，杜固曰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絕不聞。予初讀此句，以為杜亦習沿時人之指抹，撥兩漢諸人而惟中郎之是尊耳。今乃知非也。杜蓋深惜夫兩漢書家姓名之弗傳，而其烜赫當時傳於後世者，惟一蔡中郎耳。故曰絕不聞者，難之也。非薄之也。兩漢作者有聞於後，惟一中郎而中郎書體百變，其間近於瘦硬者，惟一苦縣光和碑耳。故

曰尚骨立尚者僅詞亦難之非誇之也。若夫韓尚書蔡騎曹則當時所稱為八分家耳。故曰開元以來數八分數者在當時不得不數之。於是奄有二子者在李潮耳。杜公之言蓋極矜慎分寸出之而豈言大以夸者哉。宋朱新仲猗覺寮雜記引此詩作骨力則是嘉尚之尚矣。毋論不得杜意抑且與貴字相犯也。予因讀是詩而得唐人書學之脈。又以知杜公之立言不苟焉。至東坡墨妙亭詩亦非與杜立異者。予別有說詳之。

書杜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後二

或謂予以杜意舉中郎及韓蔡皆難之之辭則何解於贈顧誠奢之篇耶。曰此二篇用意蓋亦微有不同。蓋八分小篆歌探原委而言之固自立言不苟。非專推李蔡也。乃敘述此事上下古今之作者也。至於送顧誠奢則曰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顛顛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此蓋以贊美顧文學為主而亟稱其筆力也。唐人分隸蓋全得漢人筋力是以於李潮則曰盤拏屈強於顧誠奢則曰韓蔡同顛顛顧顧乃作力之意亦以筆力言之也。唐人得力既全在此而中郎石經尤其精力所在是以特舉此提唱言之而魏晉六朝以來多孱弱不振之作故曰顛顛也。專以筆力為立言之所主則姑未暇論肥瘦矣。此其指歸不同也。且其送顧多以入直進御言之故元宗妙其書又曰御札早流傳是豈與上下千年

探原反本者同語耶。此不當援送顧之作以詰李潮之
歌明矣。

書韓子龜山操後

琴操夫子之詞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柰
龜山何。夫曰斧柯則伐山也，伐山聖人之志歟，非志也
不得已也。夫擬是操者，第欲傳其不得已之哀已矣。然
則必如之何而後得已乎？曰：其無為所奄也。斯可以已
爾。然則必如何而可弗為所奄也？曰：歸輔斯可乎？或曰
余伍余輔，文相應歟？曰：非也。輔誠也，伍設也。知伍之設
云也，則知隳之亦設云爾。既奄矣，安得而不隳？故曰不
得已也。豈惟隳之非實也，固日念奄之不克終也，故以

歸輔結之。此聖人所未盡言，而韓子補之也。知將隳者
恨之也。其作如者，非也。嗟余歸輔者，冀之也。其謂當作
歸余者，則直致不成說矣。因近日讀韓諸家有執方崧
卿本者，故疏而辨之。嗟余歸輔沈頓之極，歸輔二字若
力注下，大失古
樂府渾古之意

書李義山贈杜司勳詩後

義山詩杜牧司勳一首，或謂因李德裕貶死崖州而作。
以韋丹有碑致慨，衛公之相業埋沒，此說非也。李德裕
滑州有德政碑，大和六年所立也。其人其事，何嘗湮沒
乎？此不得以韋丹有碑相形者也。作義山年譜者，又据
大中三年杜牧撰韋丹事，因以杜牧之為司勳員外郎。

系於大中三年。愚按此詩義山自注云：時奉詔撰韋碑，則韋碑既大中三年立，即此詩為大中三年作明矣。但漢江羊祜碑一層，則未有解者。據年譜，大中三年商隱還京，選為盤屋尉，其還京在是年之某月，未有明文。而上年因鄭亞貶死，義山自桂管歷長沙、荆門、北上，其途經江漢，蓋在二年三年之間，不能確指其時日矣。翫此詩云：「清秋一首杜秋詩。」此所謂清秋者，安知非追說大中二年之秋乎？則牧之為司勳，未可執為必在三年矣。詳此詩意，明是義山身經漢水之上，憑弔羊叔子峴首之碑，因近援時事，羨韋丹之碑為牧之所撰，耳前半遠引梁之江總，故結處復引晉之羊祜，此主客顧盼一定之章法也。然此篇之歸宿，初不在此，蓋通首之意，是因贈杜而及於韋碑，非因韋碑而懷杜也。若云因韋碑而他有所觸，以譏憤時事，則更去之遠矣。杜秋一句，是通篇之竅，卻江總乃其巧合處，韋丹特其借證處，而結二句與前八句相連，唱嘆以為杜之文詞不朽者是也，而必刻求於撰碑乎？江總在南朝固詞客也，而總持二字，則具皈依妙教之義，此所以上合杜秋下歸心鐵也。一歎字捲盡杜秋一篇矣。

跋義山重過聖女祠詩後

昨聞治泉說何義門校本義山重過聖女祠詩第七句會此應作會此乍聞之，似乎會此二字文法較順，乃合

通首體味之而知其不然也。因憶前人論此詩第三句謂夢雨與飄瓦不合，遂欲改為猛雨者，此大謬也。彼豈真以夢雨用陽臺事，飄瓦用昆陽事邪？不知夢字非用古事，正是義山自夢耳。義山自夢，則迷離幻景，即飄字何礙乎？不字與常字自作開合，此本聯之呼吸也。常字不字與第二句得字又自作開合，此則前半篇之大呼吸也。無定所未移時，則又得字之搖曳推宕也。通仙籍問紫芝，則又得字之眉後三紋也。會字憶字，則靈風夢雨倒捲出之，蓋不滿之風不必致憾，而常飄之雨端有可徵矣。第三句夢字到第七句之會字，而後圓耳。義門老人不知詩無害，其為校讐之學，然亦見凡校讐家之不應輕以私意改字矣。

跋山谷竹枝詞

山谷竹枝詞八箬攀天猿掉頭任天社，注於箬字無音。義按集韻蒼竹名，或作箬，千羊切。其讀去聲者，倉甸切。張竹弓弩曰箬，非竹叢之義矣。今詩家皆作深林密箬，用之山谷，此字既不知所從來，而今之為詩者，輒相承以去聲讀之，豈可遂為典據乎？

跋李雁湖注王半山詩二首

宋本王半山詩注卷一之三卷十五之十八卷廿三之廿九卷四十五之四十七，每卷有庚寅增注。又注中每較近日刻本多數條者，蓋近日刻本從華山馬氏所藏。

元刻本翻出馬所藏非足本耳陳直齋書錄解題云注
荆公集五十卷參政眉山李璧句章撰謫居臨川時所
為也助之者曾極景建魏鶴山為作序庚寅是紹定三
年鴈湖已前八年卒則增注者其即景建歟鶴山序稱
石林嘗參預大政今以洞霄之祿里居此序在嘉定七
年則鴈湖居臨川亦不甚久其酬景建云新有千絲明
曉鏡舊無一畫贊宵衣蓋居臨川所作也

乾隆戊戌秋海鹽張明經芑堂燕昌語予曾於杭州見
宋槧李鴈湖注王半山詩卷一之三卷十五之十八卷
二十三之二十九卷四十五之四十七每卷有庚寅增
注又注中每有較近日刻本多出數條者并以篋中所

鈔魏鶴山序見示後二年庚子秋同年盧抱經學士來
都則抱經所見與芑堂同因乞抱經寄其本來假鈔之
又後二年壬寅春抱經主講席於晉陽馳書於杭取其
寫本至京予得借錄此十七卷因檢杭堇浦詩集有集
奚氏翠玲瓏館適有以宋槧李鴈湖王荆公詩注殘本
求售者云云乃知此是足本之殘者也然堇浦抱經芑
堂皆不著其板本鏤式及所開雕之郡邑歲月而此宋
槧本之今在誰氏家亦莫可攷也予昔年得宋槧施注
蘇詩今得借鈔李注王詩皆宋本之未經後人刪亂者
而又皆是殘本事之相合固有如此者哉因錄而精校
之與張氏刻本同裝於篋

吳槎客曰海鹽張氏所雕半山詩注乃元劉辰翁節本非

雁湖原本也嘗見鮑氏知不足齋所藏宗槧半部每卷後有庚寅補注

跋渠陽詩注卷

渠陽山名魏公以名其集又著有渠陽雜鈔而此渠陽詩注之刻今竟無傳本若非此卷則王公德文之注與其裔孫惟之付梓不幾湮沒於後世耶王氏注渠陽詩歲月不可攷今觀魏公手札有鶴山書院印則理宗賜以御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字及鶴山書院四大字在紹定末年此札蓋在紹定端平間為先生晚歲之筆矣倘得王氏此注遺帙尚在人間以此三札刻於卷尾豈不快歎姑識此以俟之後有明賢四跋吳王二公人所知也李傑字世賢嘗熟人成化內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徐源字仲山別號椒園道人於吳長洲尹山之瓜涇故以瓜涇自號成化乙未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有瓜涇集二卷予昔於壬辰夏得吳匏庵手跡一幅與友人言瓜涇請歸事而適買得瓜涇集舊本今乃題此卷而及之信亦有緣也耶

跋梅磻詩話二首

梅磻詩話三卷宋末吳興韋居安撰屬樊榭宗詩紀事載其景定壬戌一詩即從此卷得之也樊榭云韋宗末進士司糾三衢今據此書自敘甲戌至丙子皆在三衢是咸淳十年至德祐二年也此內又據胡澹庵瀟湘夜

兩圖。至辛巳歲歸於苕溪。趙子昂辛巳是至元十八年。子昂年二十八。想子昂尚及見此人也。壬戌是景定三年。又在此前二十年。則韋之入元年已老矣。此書蓋撰於元世祖至元年間。而其字號及全集皆已湮沒不傳。樊榭僅於四明范氏天一閣借鈔此冊也。世間知者罕矣。今得歸於梧門詩龕。屬予為識其大略於卷端。珍惜。

此書置案頭月餘。病中未得細檢也。今日偶閱樊榭自識。內有校改宗賢名字一條。因檢卷中沈寓山扇工詩。事出於陳直齋吳興氏族志。而樊榭宗詩紀事既全載。此詩乃獨遺韓無咎王桀班姬二句。且於陳直齋所著書亦不載吳興氏族志一種。樊榭最熟於南宗諸家之著述。且此二事皆有資藝林攷訂者。樊榭既得此書。而失於編載者。何歟。陳直齋即趙子昂所與品蘭亭者。韓無咎即與陸放翁同踏雪登焦山者。予曾見其石刻。無咎確是無字正。與此鈔本合。不必疑鈔本之作無而改為无矣。獨檢此一條。有關補正之功如此。

跋明賢繡毬花卷

明人詠白繡毬花詩。凡十九人。江夏郭美命首唱。而王元美書其少年舊作。蓋書此時亦已老矣。七子之徒。吳明卿最享眉壽。此內有甌甑洞叟手蹟。亦其晚年所作。張伯起一幅。後又有不著名氏一幅。予諦審亦伯起筆。

也。方康侯隆慶元年舉人。此蹟蓋在明神宗之十幾年間。美命方為翰林時。故用文學侍從印也。子藏明人諸帖。後有康侯手題。則在其晚年時耳。即此偶詠一花。而明人前後詩派之大端。略見於此。予為此詩。亦竊取坡公前輩徐庾之義也。

跋藤花詩卷二首

吏部署廳藤花。明宏治六年癸丑。吳文定手植也。後三十六年。為嘉靖己丑。徐庵西少宰賦二律。同時諸公屬和成卷。後十年己亥。陸包山為補圖於前。此卷後歸陳百史。又歸定州郝雪海中丞。在郝氏家數世矣。今鐵香太守購得之。感惜珍重之意。倍於陳郝。攜至都門。屬予

為題記。並錄文定詩。及王漁洋湯西厓詩於後。去文定植藤花時。恰三百年也。乾隆癸丑冬十月朔。鐵香既屬予題藤花詩畫卷。明日復來云。聞都城劉石庵家。宰有此詠。欲予求石庵書之。及石庵詩。未有不知妙繪。今何在之。句叩之。則云程莘田閣老詩中記此事也。因於門人馮魚山戶部處。求得其稿。亦以贈鐵香。將裱為合軸也。莘田詩自注云。王守溪曾令陸包山作圖。予考王文恪卒於嘉靖三年甲申。徐文敏官少宰。賦此二詩。乃在八年己丑。而包山作圖。又在其後十年。其不出於守谿。可知不知莘田詩。注何所本也。莘田此詩。既已龕石於銓曹壁。若非此卷為之證據。將使此詩此畫。遂致傳訛。

此又不可不著者也

跋徐昌穀詩

昌穀五言效何遜云暗牖通新燭。虛堂聞落釵。竹垞明詩綜改云。虛堂響落釵。蓋竹垞以聞字平直。不及響字有神致。故改之。然則竹垞先生竟不喻詩理矣。此句神理全在一聞字。題云效何遜詠倡家。此則詠者之辭。故曰聞也。若云響則裝點之詞。於詠事之妙。全不合矣。且以音節論之。此句亦必不應第三字用仄也。或曰。上句暗牖通新燭。通字既平。則此對句自應仄矣。予曰。此即竹垞改響字之意也。五言詩音節全在第三字。而此詩第二句第六句皆於對句第三字用仄矣。至其第八句第三字之用仄。則於收處特以拗勁出之。所以第四句之第三字當仄而平。此則詩之理也。若於此句用響字。則將置收處第三字之仄於何地乎。況此詩前四句若相諧。後四句亦若相諧。而中間第四句與第五句不相粘聯。此齊梁之格也。惟其第八句於後半幅相諧之中。故作拗勁。以見收束音節。所以第四句亦於前半幅相諧之中。當仄而平。此乃詩之理也。愚豈敢妄目竹垞為不知詩理。然此一字則實不得不論者也。

跋邊華泉集

邊華泉詩集。漁洋先生嘗為選刻。蓋即此慈仁寺所購本也。先生此詩。漁洋集戊戌稿中不載。其自題曰。轅里。

後學者蓋深以六義之脈引為己任而其詩曰淵源開歷下又曰四傑誰前後於先河後海之義三致意矣華泉以絕句抗衡諸家其西園絕句云庭際何所有有萱復有芋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特偶然佇興之作所以意在象表也王元美之論固未足據而趙秋谷從而甚之不知元美改本尚有滴字未失原句神理秋谷所改則直似不知詩者矣朱竹垞亦援維摩詰經身如芭蕉樹語則論者豈不應息喙邪然竹垞於華泉絕句尚未能盡其妙耳

跋邊仲子詩

邊華泉宏治九年丙辰進士本傳云年二十舉於鄉而

詩選小傳云弱冠舉進士則其鄉舉在宏治八年乙卯也據此華泉蓋生於成化十二年丙申然華泉集後序在嘉靖十七年戊戌而曰華泉歿三年矣則是華泉卒於嘉靖十四年乙未年六十也若依明詩選小傳云卒年五十七則與弱冠舉進士之語不合矣恐小傳之誤也邊仲子睡足軒詩成於其七十之年當在明神宗時矣徐東癡手記於此稿在順治十四年丁酉漁洋手記不著歲月所謂癸亥者是康熙二十三年官國子祭酒時其刻邊仲子詩則三十九年庚辰官刑部尚書時又在此手記之後矣此內漁洋手批圈存者凡五十七首而刻本四十八首其與此同者四十三首耳中間字句

多出漁洋手定者亦可以悟詩法也。此冊是仲子年七十時館於孫氏家所手錄者。即所謂睡足軒詩也。或題其冊首曰華泉詩原艸乃誤以仲子詩為華泉詩耳。冊內紅筆皆是漁洋先生手蹟。其墨筆評識處則出於東癡也。漁洋嘗說東癡書法出於永興。蓋與漁洋書皆不免稍弱耳。東癡初名元善。字長公。故此冊前題自稱善。按云漁洋論詩絕句專取邊仲子林雨忽沾衣一句。今見此原艸則仲子手蹟原是疎雨忽沾衣。林字是漁洋改定也。然究以原本疎字為是。

續禪智唱和集跋

王文簡既去揚之百有十年。吾蘊山來為宗。越二年乃

以暇日訪蘇詩石刻於禪智。拓本寄予京師。予為和作并跋以寄蘊山。蘊山合諸和作為卷。而以運使朱公詩并予詩同勒於石。為續禪智唱和集。予考文簡以順治庚子至揚。康熙乙巳內遷。其訪禪智詩刻在辛丑而成之。則在乙巳所謂禪智唱和集者乃乙巳內遷時七月將登舟諸名士祖餞之作。初名禪智錄。別詩者也。今蘊山亦奏最入。覲邗上諸君送別之情當亦同之。而都門有子與芝岩先已裝軸相待。此則文簡當日所無也。爰盡錄文簡是集中有關禪智之作於卷。而次其答碩公二絕韻。先邀芝岩和之。

書查初白中山尼詩後

予昔嘗與上海陸耳山論及初白此詩耳山亦以為此詩不必作也然予雖心識之而未有實證今來山東詳攷之乃知其非實也漁洋集中有不得荔裳妻孥消息詩在康熙十九年庚申之春而荔裳歿於京師在十三年甲寅吾鄉王侍郎景曾為宗公撰墓志云公北上時眷屬數十口在蜀中瀕於死者屢矣卒獲保全得歸無一散失者蓋在公歿八年之後則漁洋作此詩時尚未之知也初白此詩乃作於二十一年壬戌則正是宋公家屬甫北歸時而宋公行略云女一適廩生王成命皆其全家歸後之事與初白所敘不相應矣惜耳山已逝不及聞此語而益見文士隨所見聞率爾落筆者為可戒也初白詩近日頗熟人口慮其派傳既久遂成荔裳身後一大憾事故不得不詳攷而具著之

書李石桐重訂主客圖後二首

高密李君所撰重訂主客圖大意以學詩當先學五律而後及於七律其述嚴滄浪謂七言難於五言又譏今人專務七律而不知五律此皆中窳之言也然請先學步而後趨以見當從五律八門則非也五律雖較七律少二字似易於成句乎然其精詣正復何減七律故不能知五古之上下源流者未有能為五律者也且先以五言古詩論之五言古詩漢魏以上區為高格唐宋以下區為變格此非知言者也且如漁洋之五律即遜於

其七律何者漁洋先生胸中固已界劃漢魏以上唐宋已下五古為二派矣其於五古所見如此宜其五律之不能造微也豈惟漁洋哉今欲精選五律在唐則杜公而外有幾人哉惟義山樊川耳李君之為是選也其言曰取晚唐之近於中唐者此一語已走樣矣夫中唐十子之五律皆已漸即於平弱矣而何晚唐近中唐之足云哉不曰取唐人之近杜者而曰取晚之近中者適見其中無主見而已吾則謂義山樊川二家五律初不襲杜而能造其微處故自盛唐諸家而後七律尚多名篇而五律漸少矣張王自當以其樂府為主而今乃取其五律此則非持平之論矣至於宋賢東坡山谷放翁亦五律稍減於七律遺山以下則更無五律惟虞道園有數首耳近日所謂南施北宋者宋固不足論施愚山七言實無足取而五言尚或近以者正以其易於藏匿乎學者豈得因易見而先攻之乎若人皆準李君是言皆務五律之易成而競效之則其弊較世之務為七律者不更甚乎此或在偶然一家專力五言未為不可然亦當從五古精熟上下門運而後五律不致率易此亦非可以概通才學古之大凡矣吾則謂學詩者宜先博取七言引伸氣格推蕩才筆既有成局而再斂之以入五言則必不肯苟落筆矣即如學正楷必先從寸外大楷寫定而後細入蠅楷亦即此一理耳

即以五律言之以唐賢五律言之自當以右丞為主知以右丞為主矣然後知以少陵為主此二語者則已發其大凡矣何為先右丞也曰右丞千古五律之正則也然則少陵其稍變者乎非也右丞五律玉色金聲千古無出其右者然而天地之元氣至杜而其祕乃盡發耳且如一題之作拓為數篇非杜不能也開合起伏之章法非杜莫脩也只此二家而五律盡矣五言古詩亦以右丞開先而少陵繼之自三百篇而下二雅三頌之復作也舍是其焉歸哉雖謂古今五言詩至此而臻至極何不可也然而北征後之有南山也有白之悟真寺也有小杜之杜秋詩也天地間文字之必不可無者則五律亦當繼右丞少陵而續選之吾則實不敢多說矣不得已則惟義山樊川二家寄託深厚猶風人之義也人第知讀義山籌筆驛七律而豈知讀小杜籌筆驛五律乎抑亦知讀義山有感五律乎右丞少陵之後可以遠問風雅遺蹤者惟此而已矣唐宗而後必不得已而欲及於五律則王半山略取數章東坡山谷尚甚少也放翁萬首中七律尚多五律之可讀者百之一二耳惟虞道園五律能追齊梁已上者尚或近之若必欲合賈長江姚武功之輩而收之則吾不知矣將謂欲備家數乎欲補遺乎實甚無所補益者也天地文明精粹之氣世運日推人才日啟而音聲節奏之長短高下漸推漸遠

故後世之為七言者多於五言。此亦不得不然之勢。今時人之務為七律者固其弊矣。而救弊之法不在乎此。欲救七言浮濫之弊則惟勸高才善學者先以治經為本。窮理養氣為之根柢。而既言學詩則必上由三百篇。積基漢魏精熟盛唐諸大家。尤以杜詩為古今上下萬法一源之處。人惟內養充實則不醫病而病自去矣。今欲矯時人之務七律者而專取五律。又必專取中晚唐之五律。而於晚唐中反刪去義山樊川。且譏義山淫豔。此正是以目皮相者而謂之論詩。此何說哉。

書詩鈔小傳後

甌寧鄭君方坤所為詩鈔小傳凡百五人。其於閩人不

專主林高十子之派。而其於明季諸作者亦不能盡廓除。李何王李之餘習。然其學富而閱歷深。心平而識力正。無愧於英靈間氣之編已。

國家百年以來。作者正當極盛之時。如江左山東山西次第編其土風。即以梅會松陵宛陵亦各輯其篇什。而是鈔獨不專輯閩人之作。揆其用意不肯以方隅限格。調為尤足傳也。昔江文通擬古而以河外江南關西鄴下區別甘辛丹素之旨。而所擬諸作則徑路分而原委合。是分軌即通塗也。正惟不限方域不區流派而用心更益精審也。若諸家論詩或至崇玉溪之華而憾豫章之質。其甚者竟至見杜體之大而斤其開宋元之漸。此

等歧說豈容涉吾几席為其詩作傳即是為其人立傳。方欲闡發忠孝激揚人倫而出言可勿慎乎再以傳體言則豈惟傳奇小說字句不可涉牽即駢儷字句入於傳中亦是明末人惡習然吾讀是編愛其大局服其公論所憾者詩理之所以然未能以示後學而作傳詞句其小焉者也

書固原新樂府後

固原新樂府者長洲張塤為其兄吏目君作也吏目卒於迪化塤哭之慟而先采固原事以代行狀者紀實也先是固原之俗禱雨有於眾中突出至神祠裂面灼體者則無不雨謂之馬甲有因裂校出為馬甲者君怒杖

之天乃大雨故作張打邪役持票捉車馬君草之民立碑以頌故作破毒碑馬甲脚櫃皆其俗語也張打邪者人呼君也破毒碑者民題額也凡塤所述一如民自言君以州倅能罰知州幕客之子緩以還人婦故作閻氏女君以鞠盜能釋之而得真盜故作趙秀才君以量移去是州也不知州之酒是歡而民酒歡故作別固原嗚呼此真樂府也矣其於固原若此則於迪化可知矣每憾為誄述者泛舉不著痛癢之行誼而文章家又徒據撫史傳更立題目以系風雅讀此章者其知所觀感矣士生茲大法小廉之日宜念職無尊卑各殫心實力以任民事則豈其哭兄者之私言哉予昔題君兄弟對林

風雨之圖其凭窻而頎然者吏目君也梧竹映蔚眉宇
藹然孰知臨事奮發彊毅斷金石而泣鬼神至於如此
君享年五十有四子三人弟埴與方綱同官祕閣又同
蒼君故詳述之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九

寅筮跋

右寅筮以漢建初銅尺度之高三寸八分縮一尺九分
衡七寸四分圍三尺一寸八分底有夔龍足四底中心
夔龍文三中乳一旁有蟠螭文下有弦文三重其形制
尺度皆與攷古圖睢陽王氏所藏寅筮相似而銘詞止
二十六字按呂薛二家釋文皆曰王曰寅敬明乃心寅
拜稽首用作寶筮叔邦父叔姑萬年子孫永寶用則此
器伯召父與呂薛所釋叔邦父文法相埒蓋寅乃周時
臣名而伯召父是其先祖之字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

大興翁方綱覃溪

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今此銘詞不言世次止稱穆知其為一昭一穆之祀是大夫之祭器也又呂薛釋寅簋起句有進退云云知寅所作簋必非一器其文詳略不同耳

跋周伯克尊

武進孫淵如於陝西得高克尊尺度輕重銘文字畫悉與博古圖所載周克尊無異惟少兩耳蓋邨人耕地得之者其文陽識博古所摹已泐去九字攷博古圖及薛氏鐘鼎欵識皆疑此尊高克即春秋時將兵奔陳之高克此高克鄭人博古圖乃以為衛人誤按春秋書此事在魯閔公二年是為鄭文公之十有三年而周惠王之

十有七年也此尊銘曰唯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乙未

据高克於鄭文公十三年奔陳則其非鄭年可知如謂

屬周惠王之十六年則即魯閔之元年鄭文之十有二

年也是歲庚申杜預長歷十月壬子朔惟宋程公說作

碩二書皆與杜同則是月無乙未也即此一條年月干支之不

合其非鄭文公時之高克無疑矣以愚攷之此字亦併

非高字也上云伯大師錫伯克又云伯克敢對楊天佑

下又云用巧眉壽無疆克前後文皆不言克之姓氏何

獨此句明出高字蓋伯其行弟也克其名也中尊下尊

字與岐陽癸鼓嘗受其享尊字正同按鄭樵云尊作享

潘迪石鼓文音訓亦作享薛尚功作高章樵云碧落碑

高字同此後之輯篆字書者或以𡗗為高則有引碧落者有引籀文者愚按籀文自許祭酒所錄外他無所出則後人所謂籀文蓋即因薛氏石鼓本而謂之籀文耳其實石鼓之文本不得以籀文該之而薛氏之本又多失石鼓之真其不可信明矣且古文之傳於世其略可據者惟汗簡古文四聲韻二書而二書曷嘗不採及碧落碑然皆不以𡗗為高也若趙九成攷古釋文以𡗗并並為高而以𡗗𡗗並為享則歎識文字之形近而轉相從者多矣石鼓𡗗字當作享此尊之文亦當作享與文末用享享字當為一文而畫偶增減耳此尊題目則當云伯克尊不當云高克尊也博古圖既誤釋為高又因高克二字誤指為鄭文公時奔陳之高克又誤高克為衛人因之遂實徵為衛器所謂扣槃捫籥者矣洪容齋三筆云銘文但云伯克初無高字此二語簡當不磨洵可一洗薛尚功之陋也

跋芋子戈

銅戈一曲阜顏氏所藏得之周公廟側土中者也重今等八兩三錢視鄭氏考工記注三鈞為一斤四兩者尚不及三之二而所謂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皆與經合惟其廣二寸則以周尺度之財寸微強聶崇義三禮圖曰廣二寸謂胡也其實援亦廣二寸今度以周尺皆不及而胡磬折倨句與呂大臨得於壽陽淮南故宮之戈

正相合則可以補聶圖之不及也胡有銘五字曰芋子之牀戈云

銅虎符跋

右銅虎符一以建初尺度之長三寸四分前高一寸二分後高一寸濶五分蓋其半亦五分也重今等二兩八錢虎形背文云與五原太守為虎符第一肚肋上云五原左一皆篆書陷銀與去年所見騶男右五者形制相等而頭不若彼之昂故但以前後量其高也符剖為二二片相合內左有三筭隆起右有三孔凹以受之今止見其左也彼陷銀之絲既脫是以拓出有類陰文而此則陷絲俱全殊不可拓因命次兒樹培量其輕重精搨

之是以得陽文也五原秦置為九原武帝更名東漢同之明新都吳氏秦漢印統所載銅虎符二一曰上郡第二一曰南海第一南海者差小上郡者形制大小陽陰筭竅之狀與此正同則當是一時所造印統謂上郡東漢時廢定為西漢物予按後漢郡國志曰上郡秦置戶五千云云則是東漢實有是郡不知印統何以云東漢廢也明人疎於考核類如此而其所謂長短分寸之制悉以今尺量之其實與此符一也弟字竟从艸印統所摹亦然次第之第从韋東形然東漢時第从卅者竟實有之不足以為吳也

跋漢弩機

漢弩機一以建初尺度之高九寸五分長七寸濶寸七分重今等四十七兩七錢機間立度以銀約之為分寸則正合建初尺之三寸五分而每五分約為四格在上半之末所謂機有度以准望者也銘在中層之陽建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八千五百師檜福凡細隸書二行十九字攷之宣和博古圖所載書言府弩機不言其銘在何處近日李鐵君於涿鹿市中得銅弩長四寸強高四寸弱濶二寸重一觔有奇色黝碧而澤以為攷之宣和圖譜即延光書言府之器也然鐵君不言其有銘而宣和圖中之弩機凡有七器則未知鐵君所見果是延光者否又宣和圖與鐵君詩序皆以見今之尺度之不若以建初尺度之為正也建安廿二年為漢獻帝下酉之歲八千五百者其號數也檜福蓋造作工師人名

跋右軍戈

辛丑夏末谷桂君得此戈頭於大梁拓其文以示予其明年春芝山宗君攜以來都其銅質古綠勝於曲阜顏氏所藏茅子戈以建初尺度之內三寸七分胡四寸二分援五寸七分與考工記注皆不盡合重今等七兩三錢其銘在胡之穿下三行曰廿二年郟隄口口命右軍工戈茂北豎凡十五字年下當是邑名以下則其職司也前年見黃小松所藏槍文拓本凡二行曰十二年郟

司寇口口我上軍口司馬口口口口約十八字。雖亦不盡可識而皆以年下接地名下及其職司蓋與此同時所造也。逸周書已有諸侯三軍分左右長之文。晉語士為曰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又哀十七年傅越子為左右句卒註鈞伍相若別為左右也。蓋周時諸國軍制雖不能皆詳而左軍右軍之稱則已皆有之矣。此戈年無稱號西漢建元以前未有至二十四年者當是周秦物也。

書張芑堂所藏雙斗銘跋

芑堂以元康元年雙斗銘拓本見寄予既為之詩芑堂復以所為跋來共論之予曰此銘三十六文曰元康元年考工工賢反繕作府嗇夫建護萬年縣長當時主令長平右丞義省重一勛十四兩漢書地理志曰左馮翊萬年縣長帝置師古曰三輔黃圖云起萬年陵是也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又云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此器自府嗇夫以下凡四人建當時平義皆名也上一人云繕作者工之職下四人總言省者官所司也萬年下一字雖似般字般亦縣名然般屬勃海郡不應遠與三輔之邑連書故知是縣字也其曰右丞者百官表止言縣有丞不言左右是又可以補史家所未及矣

跋永康鏡銘

右鏡銘永康元年正月丙午黃氏作竟幽凍三商昭如日月國皆富昌口口作口位至公卿天王日月上有東父大邪三利宜吉口子凡四十八字細書在篆隸之間漢桓晉惠皆有永康而晉惠帝永康元年正月壬戌朔是月無丙午漢桓帝永康元年正月乙酉朔丙午是二十三日也其字畫及鏤文亦與博古圖漢三神鑑相似又洪氏隸續載漢騶氏鏡銘有東王公西王母之文此所云東父殆其類歟鏡面徑今尺六寸強當漢建初尺九寸也

跋五銖泉范二首

周篋谷明府示予五銖泉范一枚形如匹以今尺度之高四分徑長三寸七分寬二寸二分內深二分底徑長三寸五分寬二寸內深一分中列五銖泉八四陽四陰相間中大星一下紋八出旁六星三凸三四中界線一其泉八以今尺皆徑七分以漢尺則徑寸洪氏泉志曰蜀傳形五銖徑七分又曰舊譜云漢五銖錢厚大者徑一寸今以蜀傳形與五銖度之皆合則知洪所謂徑七分者今尺也舊譜所謂徑寸者漢尺也雖五銖品數最多不可槩以某代所鑄而以今尺與漢尺揆度既合則是范也其為漢時物無疑况銅班青綠之古乎泉之有范從來圖志所未收近日秀水朱竹垞曝書亭集有新

莽大泉五十范海鹽張芑堂著金石契則載泉范凡七
自貨泉范布刀范外亦有五銖范一枚與此相似而旁
止二星予以此范眎芑堂因相與各繪一圖并識其說
如此以復於篋谷

篋谷復寄所摹泉范一圖見示又於友人處借范一枚
與前小異其范青紅畢備非齊梁以後物也重今庫平
十八兩長今尺三寸六分濶二寸一分高三分背平無
凸凹以今尺度之每錢逆五分與張台所謂五朱字錢
正合梁初所行五銖去金以朱為銖也別有五金字錢
去朱从金者亦其類也又有右為五字左為半王字者
亦朱字也此皆五銖之別種源出稚錢者也顧烜曰五
朱錢稍遷異以銖為朱三吳屬縣行之亦差少洪氏泉
志謂此錢制作簡古銅質純青背文坦平外輪有緣然
今此范之式則外輪無緣者也亦可以參訂泉譜之一
種范中凡列錢十枚五陰五陽其上下各四文皆正其
中二文則衰也其中央闊紋十出有直線貫之旁四星
二四二凸予未見其范僅按圖跋之如此

跋駒男銅虎符

銅虎符以建初尺度之長三寸頭身共高二寸身高一
寸重今等四兩七錢虎形背文云口口與駒男為銅虎
符第五肚肋上云駒男右五皆篆書陷銀與續考古圖
所載濟陰太守銅虎符正同續考古圖引漢書文帝二

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注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當發兵遣使者合符乃聽受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濟陰漢郡是漢銅虎符也此符騶男第五騶屬魯國本邦國莽曰騶亭前後漢志皆屬豫州然漢爵惟王侯二等不及子男至魏晉始有五等之爵而晉至伯子男以下不置軍此當是魏物也魏咸熙初始建五等之封其見於史者如傳元封鶉觚男是也則此騶男右五之符亦咸熙元二年所剖者矣續考古圖云以黍尺按之長二寸五分頭高一寸身高八分按宗黍尺比周尺一尺七分今以建初尺度之則考古圖所度濟陰銅虎符式悉與此騶男者同是二器當作於一時濟陰雖漢郡然亦焉知其非魏所制乎魏彭城王據嘗徒封濟陰也至於騶之錫封雖不見於史然或增封之邑史不概書耳即如司馬師加九錫之明年是即為咸熙元年有增封十郡之錫而魏晉史皆不詳著其邑亦可以類推也

跋漢尚方器

右銅器四爪中空以建初尺度之長五寸二分五厘七分前一孔長二寸三分徑二分背三孔各長一寸一分徑二分前有陽識字凡作三層上層橫書尚方二字下畫一獸中層直書故治二字下有隆起處當孔之首其底亦如之下層分二行右曰八千左曰萬凡七字故治

以下五字皆作權筆尚方二字則不權也中空之內上有四銳皆斜內向下則無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尚方今丞屬少府注曰主作禁器物也後漢書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御刀劍諸好器物丞一人員吏十二人吏從官六人皆屬少府章和以下加尚方考工別作監皆六百石官者為之轉為兼副或省據此則尚方之職雖前後同隸少府而當東漢時所治屢有兼增矣此言故治者是明此器為尚方所舊辦非新增之器物也準此言之是東漢器也千百萬其號數也其器之用則不可曉

題程易田說劔圖後

易田所考劔首莖身之義備矣愚無以議為也顧其以臘為鬣則有所未安考工記鄭氏注臘謂兩刃賈疏兩刃者兩面各有刃也此以臘廣對下兩從言之兩從者脊直上至劔末也則其廣半於刃正與臘為通長相較之詞烏得僅指一處言之耶陸氏釋文臘力闔反一音獵所謂一音獵者乃是方言音細之不同蓋臘獵並从力切音此以音言非以義言耳鄭鍔曰古者臘必獵獵而得禽則宰殺以祭故臘於文為月旁鬣蓋言於是月必獵也則劔刃為獵豈非取其利而可以大割乎愚按此說傳會不經之甚况臘字从肉非从月也因聲及義其傳會一至於此今又因獵而轉為鬣誠恐貽悞後學

匪細矣

跋孫退谷所藏吳季子劍銘

右劍銘十字二行後有退谷手書釋文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自跋謂其字非籀非篆一字以十金酬之云云按李秋錦玉劍詩自注云又銅劍一有文曰吳季子永保用之劍向藏歸德袁氏今亦歸少宰宗牧仲筠廊偶筆云少宰孫北海先生家藏小劍一上刻延陵季子之子劍以黃金嵌之王漁洋池北偶談云孫北海家銅劍長尺餘有鳥篆十字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篆甚奇古朱竹垞周延陵季子劍銘跋云退谷孫先生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

有坐重九錡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文字不可辨合之葦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劍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而漁洋雙劍行自注則謂銘云吳季子之子永寶用劍凡九字訛保為寶誤十為九惠氏訓纂亦未能是正也且竹垞云合之葦續五十六體無一似矣漁洋又何從而目為鳥篆耶愚驗其文頗與夏凋戈鉤帶之文略相近今未見其器僅讀其拓本而可疑者凡有五焉牧仲云以黃金嵌字既嵌金矣即使金色極薄亦必不能搨本如此之清析一也不見劍脊之縱痕二也後五字之下半大偏向左不留劍脊中梁之地三也八字極繁而二子字太簡四也古器不應如此清析如新鑄

者五也李秋錦詩云歲久臘就顏中作黍米缺此亦劍鋒已缺之一驗也而何以其臘銘之字完淨如此豈退谷別摹其文為此一紙歟則非見其器不可得而臆定矣

跋鄜州寶室寺鐘銘

右鄜州寶室寺鐘銘嚴道甫侍讀拓其文見寄其序曰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蕤賓御律己巳司辰唐太宗貞觀三年己丑四年庚寅此以攝提屬三年誤也然三年八月己巳朔則己巳當在五月之末是其為貞觀三年無疑但不知何以誤丑為寅耳鄜州本曰上郡武德元年復為鄜州貞觀二年加為都督府此銘正在其時

也銘陰款完好字頗古拙可愛載考昔之著錄金石者就其所錄今文最多若陳思寶刻叢編鐘銘凡八王象之輿地碑目鐘銘凡五皆在此銘之後若近今諸家竹垞所見止二種郭允伯所見止一種亦皆在此後獨此銘為從來著錄者所未及中以鄜為廊而曰字作日尚有古意以悠為悠亦足證洪氏隸續急就之文蓋唐初之蹟存者寡矣可不寶諸

跋吳越金塗塔字

吳越錢忠懿王宏俶金塗塔瓦高三寸闊二寸許其陽面作三層上層圓光中佛一旁二人下一人又二犬豕之屬下層佛三其陰款云吳越國王錢宏俶敬造八萬

四千寶塔乙卯歲記昔秀水朱竹垞書錢武肅造金塗塔事錄周晉仙詩證之謂其鄉白蓮寺僧藏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今錢塘黃小松上舍得拓本因錄周詩朱跋於後疑此即是未可知也朱未見瓦并未見拓本故不言其陰有款文而是瓦則忠懿非武肅也忠懿名二字宋人避諱但曰倣是瓦仍上有一字蓋乙卯是周顯德二年尚在其歸宋之前二十三年也歐陽公見吳越制書稱寶正王象之碑目又有吳越王碑稱乾化者又有稱寶正寶大者皆武肅王鏐時也是瓦則正稱千支讀史者可以考矣上舍寄此本屬題之明日茗溪張芑堂文學適又寄贈一本因附詩於後

昔宗姜堯章得此塔繪如來捨身相見周紫芝詩明周青士見其一繪放屠刀事近日趙味辛亦得其一續之予為作銘皆塔之一版也宋曹勉記淨慈山寺僧嘗請於錢忠懿王求塔下金銅羅漢像王夢十六大士從師而行與所請符遂如所求歸於寺僧則未知是其全塔否也此是金塔四面連頂為朱石君閣老所得石君已進入 秘府矣予篋亦有此拓本而錢梅溪為忠懿裔孫復訪其式造墨以傳之皆足資藝林詩話者耳

跋延年益壽瓦

安邑宋明經芝山遊秦中得古瓦其文曰延年益壽者形質朴古其書延為堯者延从延ノ聲延从久久从彳

引之方言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也。又从彡引之彡象人脛三屬相連故以彡為久。非知六書者不能作也。乾隆四十七年歲次壬寅中秋日宋君持以為贈。拓其文裝于冊而記之。

跋宋拱聖虞候記

右印文曰拱聖下十都虞候。朱記背云端拱二年四月鑄。宋史兵志拱聖指揮二十一。京師乾德中選諸州騎兵送闕下立為驍雄。後改驍猛。雍熙四年又改拱辰。未幾改今名。熙寧六年併為十六。又曰驍猛指揮四尉氏。四太康一。舊號驍雄。太平興國中改雍熙四年以拱聖年多者為拱辰軍。其次等者如故景德四年以拱聖年多者隸之。又曰禁軍將校則有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各一人。諸班直都虞候諸直都虞候馬步軍每軍有都指揮使都虞候各以其職隸於殿前司。此印蓋在雍熙改名之後而在景德升隸熙寧改併之前也。

跋建武泉范

建武泉范以今等稱之重十二兩以建初尺度之厚六分五厘面深三分五厘底深一分五厘其中列五銖泉正背合四枚徑一寸底云建武十七年三月丙申太僕監掾蒼考工今通丞或令史鳳工周儀造凡二十七字篆初變隸者也。七字微蝕與卒史碑七字正可相證是

年三月丙申朔建武五銖初復在十六年也昔張芑堂
摹自丁龍泓齋誤以十七年三月作二年二月又誤以
承或訛作齊國蓋此范久蝕難拓何夢華亦於龍泓齋
拓之而尚未免微誤積三十餘年未能考定者今乃得
於友人齋借來詳辨釋之考古圖大官銅鍊款篆云建
武十九年工伍舉造今史志承或令通主太僕監椽養
省正與此文相合彼文先造後省此先省後造也太僕
監椽者太僕所屬特監考工之椽漢志無之蓋考工令
丞屬於太僕而司馬氏本註及漢少儀皆未載監椽之
員則或其時偶置此兼省之職而後省併歟亦猶夏官
大僕所屬豪人掌受財於職舍以齋工之遺意也銅鍊
言省而此不言省者從監椽敘下其文可省也此則足
以補後漢書百官志所未詳又不特款文為東京最古
之蹟矣留吾齋三日審拓賦詩而還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

跋窆石字

大興翁方綱覃溪

禹陵窆石銘趙氏有錄無說其目云漢順帝永建元年五月而今拓本不可尋其年月矣篆略可辨者口符乾象并管天文二句是四言銘詞也前後稍露數字云丹曰玉石又云真口元黃大約略可見者甫及四行其行幾字則不可知矣左有八分書一行云會稽令趙與陞來遊男孟握侍右有小楷識語一段七律一首其識語不知幾行大略云從事耶與口禹陵賦此詩以紀盛口詩曰口兩口風無口日口口口見聖躬勞旨酒口口口

口氣梅梁通海作波濤至今遺跡衣冠在之夜空山鬼
魅號欲覓口陵尋窆石山僧為我翦蓬蒿其旁復有題
字二行云員嶠真逸來遊皇慶元年八月八日員嶠真
逸者元集賢學士何東李個也何義門云窆石當作窆
室即室字然此石刻詩已作窆石則其稱窆石銘久
矣庚戌春於曲阜宿顏六運生家見此拓本至濟寧宿
黃九秋盦衙齋又見一拓本俱攜以北歸欲跋數語其
後而以予役瀋陽緘篋中者半年矣今日秋盦有書來
始開視之粗為書跋如此冬十月廿二日

書洪文惠石鼓題跋

洪文惠跋岐陽石鼓云念昔登詞科時實賦成王蒐岐
頌於此蓋拳々焉攷洪文惠紹興十二年壬戌試博學
宏詞科入選爾時應試居臨安而遠想鳳翔之古蹟此
蓋深有見於春秋傳成有岐陽之蒐一語而為是頌其
識過於昌黎遠矣而從來撰石鼓攷者皆不知有文惠
此文何也愚竊撰石鼓攷乃專以春秋傳椒舉之言為
信惟董廣川與洪文惠此文可為證據爾

跋石鼓研

石鼓研一高三寸圍尺七寸運五寸三分圍刻甲至已
面庚辛背壬癸面池前內府之寶九疊文印背中陷處
分書石鼓二字下摹商鐘子子孫孫用之協相八文以
銘之下小楷東海頌從義摹勒上石九字按松江府志

頌從義字汝和上海人嘉靖中選善書者入直授中書
舍人直文華殿其摹勒諸帖有淳化閣帖釋文十七帖
張旭煙條帖右軍蘭馨帖玉泓館蘭亭諸種此碑有內
府印知是從義直文華殿以後所摹也十鼓之文皆與
今本無大異惟辛鼓首工字諸本所無今日拓辛鼓者
以其無字率用紙麓搨四邊不具無從而知其首尾矣
昨予司業成均乎別諸鼓以水洗之數日而後命工精
拓其辛鼓之首果隱有工字今不數日間得見頌氏
此刻竟與相符是亦文字之緣為從來著錄家所未見
且足見頌氏是的據舊拓本摹入研者此鼓就此研所
有者已有八行而吾子行直云五行朱竹垞許實夫皆
沿其誤亦可以此正之千年之疑一旦豁然快何如也
為裝硯文於冊併記以詩而歸之

書萬季野石鼓文辨後

近人萬季野全謝山皆辨石鼓文非成周而萬氏主西
魏尤力且以蘇綽大誥文體推之謂即大統十一年十
月之事按周書文帝紀大統八年十二月魏帝狩於華
陰九年十月大閱於櫟陽十年十月大閱於泉十一年
十月大閱白水遂西狩岐陽十三年冬又狩岐陽蓋獮
狩之事數年間頻舉之不當以是年執蘇綽文體以定
之也且史於出安定登隴之刻石則書之而此刻顧不
書何也然此皆不足以斷其必非是年之作而予更有

說者鼓文云日維丙申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即梁武帝大同十一年通鑑是年十月有己未又有乙未以是年正月有丙申二月有庚申推之則十月當有己未而無乙未上當脫十一月字則此丙申是十一月矣魏都地寒而鼓文有雷雨之章其非大統十一年狩岐陽之所作明矣况北朝奇字与北篆迥不相同即魏周之碑如趙文淵書最其古勁者今以較此鼓文奚啻古今之判乎大統去唐初財七十餘年杜子美生先天開元之際碩儒舊聞猶有存者陳倉石鼓之訛慨其失真而其物之古不必言矣若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引蘇勗之言謂虞褚歐陽共稱古妙而萬氏駁之以為勗与褚亮同列不當藉遂良言為重謂其語是後人假託此又不然褚登善為張燕公書枯樹賦在貞觀四年已為當時巨卿所重蘇勗紀事之文雖不可見然日紀事則非述古之辭而况第稱褚氏不言遂良唐徐嶠之父子亦嘗並稱是所謂褚者安知非褚亮哉抑又安知非亮遂良父子交稱之而以褚氏該之哉此一條特偶据元和志耳而歐陽永叔謂隋唐書籍當時必猶有所見而今不之見者則又烏可以妄逞胸臆議韓子乎哉或曰此教說者雖足以辨所稱西魏後周之失矣而猶不足以塞議者之口則萬氏全氏皆以天子不當親漁為辭其言得禮之宜烏從而辨之予曰是亦有說焉周頌曰猗歆漆

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鯨鯢鯉曷嘗不極言岐周之水
水摻魚之多哉。顧其所議者在君子漁之一句耳。然鼓
文原無此字。惟今日朱錫鬯石鼓考始於第二鼓大書
曰鯉鯉處之君子漁之。舊本無是也。惟薛尚功摹本乃
有此句。或又傳會之曰籀文漁从寸而薛本从又。非从
寸也。藉使元有此字。亦未必是漁字。而况薛本之不可
信。真偽雜樣顛倒訛舛。蓋不識字而欲攷古者。其貽誤
非一也。而朱錫鬯獨毅然信之。執薛尚功之本。遂以為
石鼓定本。而萬氏全氏之起而議之。則又皆據朱所從
薛者。而未嘗以篆文一一甄定之也。雖其上下皆言多
魚。而此句有關文。即不可以天子親漁言矣。今日言六
書止宜就小篆言之。其牽大篆以附合之。與其必執石
鼓為大篆者。皆一隅之論也。故歐陽子但曰吾信退之
而已矣。

跋嶧山碑

右嶧山碑舊本朝鮮進士金秋史寄贈日本國所重刻
云相傳為枣木傳刻。以前本按杜詩。木傳刻肥失真。
特以對照書。貴瘦硬言之。此本近瘦。故有相傳。木刻以
前之說。實則木之肥已無可考。宋董廣川所見嶧山
殘刻云。氣質渾重。亦不言何時之本也。楊東里都南濠
皆言世傳有七本。愚僅見其四耳。惟元祐八年嶧陰堂
重刻本。與此日本舊刻。悉合。此蓋元祐本所從出。則亦

是唐以前摹刻本矣。以陝本徐鄭所傳摹者校之，此尚有勝於徐鄭本處。昔吾友錢辛楣據說文嶧山本汶字，疑徐本之誤。然說文徐所校訂，豈有不知其秦刻從水者而徐本乃作攸亦正。与此本同，則可驗唐以後重刻嶧山碑攸字皆从攸，不從水矣。許慎所見嶧山石刻攸字作汶，是必秦刻古文如此。則杜云肥失真者，未必盡以字肥之失言之。李斯焚書而所作蒼頡七章亦漸滅，無傳其孰從而核之。

跋永樂大典嶧山碑本

永樂大典摹本即淳化四年鄭文寶本，而跋內廣下缺一字，與今陝拓本正同。然都元敬金薤琳琅廣下是求字，則豈元敬所見是未泐以前本，而大典所摹在後耶。然大典本視今本筆畫不同者，凡十餘字，就其中一二伸縮小異者，尚不過摹刻之失。至如辭字右邊辛字下一橫畫，並不上屈，而今陝本乃與上一畫同作上屈，此則足正陝本矣。未知大典所據是何本也。辭从辛，从辛，从一，辛从二，从千，从反人，从一，則似辛字之中画亦不應上屈。然童妾業諸字皆已變一為乚，則辛字中畫之上屈不足異，而其下畫則不應再屈矣。羣臣從者者字無右筆，大典與陝本同，而鄒縣本江寧本皆不然。據其後者字著字皆有右筆，何獨此字無之。此則陝本摹失，而大典本仍之者耳。篆至此碑不可謂小而猶有

摹失者。若強號獻流諸字中間牽連竟不成字而世人流傳不以為怪。所謂有功字學者安在哉。

跋秦篆譜

宋汶陽劉跂斯立泰山秦篆譜序云。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世傳秦泰山篆可讀者。惟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亡。莫可復見。宋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摹得墨本。以慶歷成子別刻石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集右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緣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登泰山宿絕頂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

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南面稍平處。入常所摹。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々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摹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為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廿二行。十二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未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数同。而每面行数不同。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数。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二公初未嘗到。惟憑

工匠所說人遂以二公為信故不復詳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制以歸乃為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千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沉晦之跡經千三百餘歲而復彰也又董道廣川書跋云泰山篆秦相李斯書始皇詔刻其三面二世詔在其陰今石南面為二世詔始皇詔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也又明吳同春遊泰山記云僅存劉所云之半其後北平許巨於岱頂榛莽中僅得二世詔二十九字殘石嵌置碧霞元君廟東廡壁至乾隆五年六月燬於火矣

此篆惟賴譜以存其概而劉斯立此譜惟賴宋廬山陳氏甲秀堂帖所摹得傳於世甲秀帖跋語又已泐損無有知是劉譜者漢陽葉志說東卿手搨其文重勒於石予為詳記原石位次於篆之上列并改正甲秀所摹釋文制曰一行出格之誤後有攬者得以攷焉

跋泰山秦篆後

董廣川云陞于後世史作屺于後世陞為邊陞若垂後世則當作屺說文甚辨慎不應爾今檢說文屺字下云磊也屺字云艸木華葉屺象形徐氏繫傳及玉篇亦然惟廣韻陞字下云邊也說文危也垂字則引說文曰遠邊也集韻同此可見許氏本訓無卩旁者乃是邊境

之字其有卩旁字乃是危墜之字。正與秦篆相合。董氏又曰許氏說文解字本於秦篆。斯言為不誣矣。顧其所謂說文甚辨者。蓋許氏必以从阜為危墜之義。尚有餘文。為徐氏所刪耳。至於玉篇亦刪之。獨賴廣韻以存許氏之舊。學者可勿深攷耶。

跋琅邪臺秦篆

琅邪臺秦篆世皆稱存十行耳。予以壬子夏按試青州。訪諸學官弟子。此篆刻在諸城縣海濱縣厓。極難拓。有段生松苓善蠶蠟。諾為予拓之。時以夏秋海水盛長。不可往。明年予北歸。以語學使阮梁伯。至甲寅夏。阮公寄來者前後凡得十三行。今見孫觀察所拓者。前後凡十

二行。皆較世所行拓本有前後多出之字。而拓手又精審不苟。信可寶也。昔歐陽文忠謂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即杜氏所謂枣木。傳刻肥失真者。此乃以杜之言。繹山者例之。笨刻耳。非謂繹山碑也。之笨刻。今不可見。惟汝帖存其殘字十四。則實過於肥也。然杜詩此篇以書貴瘦。硬為說。蓋對爾日開元天寶間。競尚肥濃之習言之。其實。木刻之失真。亦不僅失在肥耳。而近日王翦林乃專主篆貴瘦之說。嘗見虛舟作篆。雖至運數寸外之字。亦以細瘦為主。夫所謂行筆如蠶吐絲者。惟古刀布文有之。後人摹印。有鐵線一種。即其遺法。若鐘鼎款識所摹漢器。亦有字展大而仍用鐵線者。此

篆學希古之式學者不可不知然必以此為篆書之定式則非也愚於周石鼓秦琅邪臺皆得精拓就原畫未經鑿寬者以今依工尺度之則石鼓畫寬一分琅邪畫寬一分二三釐其之果篆在汝帖者雖經重摹然尚非徐鄭輩重書可比亦約寬一分五厘許然則字愈大則畫因之加肥章明矣必無專執細瘦以為式者也新出精拓之琅邪臺篆多是益都段生手拓者不惟前後有多出之字而畫痕亦極明白可辨及此先秦書家真影披露之時得以詳攷古人篆勢其灼可憑信倍勝於空言辯論者爾

跋琅邪臺秦篆

琅邪臺秦篆今日拓本僅存中間十行耳其末制曰可三字與前五大夫楊繆一行已久不可辨即近日錢竹汀詹事深於攷訂而其潛研跋尾已訛為楊繆信此一行之難辨也今芸臺詹事精拓本并其前五大夫趙嬰一行又得其首二字則著錄家所未嘗見也披觀為快題而歸之

跋秦篆三首

秦刻之果殘字十四在汝帖第三卷其末二字失去左半蓋因原本泐也此即歐陽集古錄所謂秦篆遺文者歐陽云二十一字此又失其七耳歐陽云或謂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未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東木傳

刻肥失真者邪。按歐陽此語乃以杜公之言繹山者例此耳。非以之果誤為繹山摹本也。趙明誠駁之亦未審爾。

泰山琅邪之朶三處秦刻所存皆二世詔文耳。而世傳徐鄭所摹繹山碑文獨具全何哉。歐陽公云余家集錄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字以較摹本則見真偽之相遠也。此語當為定據。

宋大觀間汶陽劉跋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摸以歸文。雖殘闕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於是秦篆完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輒遠黎。史云大義休明。

碑著作明史云垂於後世。碑作陸於後嗣。史云皇帝躬聖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碑作體順。史云施於後嗣。碑作昆嗣。史云具詔書刻石碑作金石刻。皆足以證史氏之誤。碑既出斯立摸其文刻石自為序。謂之泰山秦篆譜云右見趙明誠金石錄跋語。即今所存二十九字。在嶽頂碧霞元君廟東廡者也。碑出於大觀間則此刻入雜帖者又在南宋已後矣。故其中又闕數字耳。

跋孔君墓碣

右漢孔君碣在孔林中。其額題孔君之墓文已殘闕。其前云元年乙未而元年上闕二字。按東漢自建武已後。惟桓帝永壽元年歲次乙未。其他有三乙未皆非元年。

然則此碣所闕二字當為永壽也

跋紀信碑

右紀信碑偽周長安二年范陽盧藏用撰文并書為縣令會稽孔祖舜作碑在崇澤縣見於趙明誠金石錄及陳思寶刻叢編叢編題云周立漢太尉紀信碑而近日于奕正天下金石志題云漢紀信祠碑今觀此拓本前無題目而其文則表於墓者也信之不侯昔嘉定陶庵黃先生嘗著辨以為古者未有追賜爵之禮但封其子為徹侯或史佚其名或封而未幾國除此則當存其說以俟攷者也趙有目無跋碑內以榮為榮債為奮亨為烹洵為殉謨為謀據趙云尚有碑陰當訪之

跋甘泉山寺石刻字

儀徵阮中丞於甘泉山寺得四石，有文曰中殿第廿八又云第百卅餘不可辨太守伊公拓寄示予中丞據舊志有漢厲王家按廣稜厲王胥武帝元狩六年封宣帝時坐祝詛自殺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子霸此文稱中殿第廿八第百卅則是胥為王時自造宮殿有此刻文非冢中石也漢刻最在前者由篆初變隸有橫直無波策若東漢之初永平六年鄧君開石門石刻亦是未變分隸之字勢而遜此古勁遠矣此刻雖無歲月當與五鳳二年石字並為西漢古刻無疑厲王胥自殺國除在五鳳四年則此應更在前當在昭宣之間視五鳳二

年石為更古爾

跋婁壽碑

豐道生為華東沙作真賞齋賦云夏承婁壽漢碑天球河圖比重此賦在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正與道生此跋相合是碑在東沙真賞齋已闕其前四十八字矣後歸於邵僧弥又歸顧懋問後又歸何義門有竹垞義門二跋今未及摹入也州鄰下一字洪釋所闕據此作貞上半亦不分明義門疑睦之省恐當是陸即公羊傳賁字也金匱錢梅谿於吳門雙鈎此本見寄未谷欣然為付嗣氏以視顧南原所稱趙凡夫本何啻十倍過之即以作真宋拓本觀可矣

跋郝閣頌

是碑諸家皆以為立於靈帝建寧五年按建寧無五年建寧之五年即熹平元年也是歲五月改元正月丙辰朔三月乙卯朔此刻後尚有一行月上闕字而趙湖州以為二月則是建寧五年二月十八日癸卯也又因以知趙所藏本較洪氏多一字耳小歐陽云仇紉書然其後刻固云漢德為頌子長書頌子長蓋即紉字而小歐陽以為不著撰人名氏則是歐陽氏所藏想亦闕其後題五行者邪至趙子函援馬伯循說以為蔡中郎書則又并未見小歐陽之跋

跋東阿王廟碑

右東阿王廟碑不著撰書人姓名碑在東阿縣魚山陳思王墓道開皇十三年立其書雜用篆隸蓋六朝以來習氣若此既而作既如齊昭帝作照其詞曰作粵享爵作亨皆古通用也茅作芋潤作閏瑩作瑩丞作丞蘊作愠敏作愨道作酋則皆借用也黃中作黃內者隋文帝父名忠時以中為內也此碑從來著錄家皆不之及近日新城王文簡始錄其文吾友錢辛楣宮詹為正其謬又正碑中誤以太和四年為黃初四年其論皆當然皆謂碑云子建薨時年三十一與傳不合予今諦審之則碑是卅字卅即四十也正與傳合而云三十一者未之審爾

跋雙鉤劉熊碑殘本二首

昔朱竹垞見鄭谷口所藏劉熊碑殘本云存字不及百名而顧南原謂從寒山趙氏所藏本摹得之然南原亦不言其文之全否據所錄忠貞下是竭字足以補洪氏之闕則南原真見拓本者矣今以江秋史篋中雙鉤本核之南原所錄則筆畫搯拄者凡二十餘字以隸法論之皆以此本為正以愚意度之南原所摹自寒山者必非全本而其餘諸字特據洪婁之書載之婁氏以平字誤釋為本則其筆畫之異何可勝言顧氏又自謂得自摹本而中間一二沿襲板本處遂紛雜莫辨耳得此雙鉤本使天下學人復見前人之所未見况所存字已倍

蕤於谷口藏本。何快如之。又按是碑以豐為豐，與華山廟碑同，而筆法適逸過之。核之李少溫中郎以豐為豐之語，證以王仲初舊見圖經之句，目為蔡書，或當不誣耳。

乾隆壬寅江秋史以所藏舊篋中酸枣令劉熊碑鈎本來，眎陸丹叔曰：何其神似華岳碑也。予笑曰：此吾所以信蔡中郎書也。昔元遺山品坡公詩，既謂精金百鍊，而又憾其百態新者，猶夫寶尚輦品，褚書既謂專精，而又憾其澆漓也。夫褚書豈得以澆漓目之，能知其正定，則無澆漓之憾矣。而朱竹垞頌以奇古，目劉熊碑亦猶之論褚聖教過於孟法師耳。杜公於漢隸獨推中郎一人。

夫豈不知有禮器諸碑之妙絕耶。由竹垞之言，則必其吳仲山、戚伯著、耶抑、專、舉、淳、于、長、芝、英、體，以概蔡書耶。學古不衷，諸實際而陳義甚高者，皆此類也。即此鈎本與舊拓本詳對拙題二詩，一則曰筆正，再則曰影定，知其正定則矣。以奇古論乎，隸變篆之圓而開正楷之式，後人頌以米董專趨行書，漸且破觚為圓矣。慎之哉。丙子十月方綱又書。

跋華岳廟碑

癸丑冬始獲見宋商邱所收王長垣宋拓本十二月二日從陳伯恭侍讀借觀於寶蘇室晴窻下，撫搨五日而還之。視余二十年前雙鈎玉山史本形較減削而神逾

腴厚矣昔年桂未谷自曲阜借得金冬心所鈎摹一本
即從此出者而春秋傳之字竟誤作使予竟誤據以付
伯恭鈔本若非今親見之悔曷由追耶宋漫堂雖自云
闕十字然實與洪錄無異即謂一字不闕可耳四明本雖
有唐宋題字然元豐元字已泐信知此為海內第一本耳

跋宋拓夏承碑

往甲午夏得見吳山夫雙鈎本戊戌夏又得見王翁林
雙鈎本皆稱得自揚景西明府有豐道生跋畢既明亦
從此鈎得者今是本果有豐道生手跋并楊繩祖景西
畢宏述季明印季明一字既明也其為山夫翁林雙鈎
本所從出無疑其闕十字與山夫鈎本同而翁林鈎

本此三十字乃具在則翁林跋中所稱又見何義門胡
玉笥本者其存闕同異亦未之詳也按洪文惠隸釋初
不云中郎書翁林跋則援隸續語謂非出於本碑者皆
不足信蓋其指為中郎書者一出臨汝帖一出王秋澗
集也而是本後豐道生跋亦遂斷以為伯喈芝英體是
皆不因廣平重刻本後有蔡邕伯喈書字而傳會者明
矣子嘗平心論之漢隸皆無書人姓名何從得出於本
碑者而信之乎至於中郎之蹟在東京最為有名則諸
碑中自宜多有其法如中郎隸勢云修短相副異體同
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又竇泉述書賦云檠戟彎弧星
流電轉皆與是碑相合又李陽水云蔡中郎以豐同豐

予又嘗以克字有點證華山碑与是碑合則以是碑目為中郎書者未必皆無稽之談也至於芝英體之說則洪引庾元威語為其間之一體初未嘗定指為芝英也攷庾元威書論有屏風百體間以朱墨采色不著其狀是碑體參篆籀而兼開正楷之法乃古今書道一大闕捩豈可以元威所名百體者名之乎豐跋所云中父者華夏字中甫別號東沙無錫人豐道生嘗為作真賞齋賦云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方晉刻牙籤錦笈以為藏天球河圖而比重者是也賦後題云嘉靖二十八年歲在屠維作噩月在鶉火之次日在參前進士天官尚書郎南禺外史豐道生人叙著正與此碑後跋同時所作

此本是錫山華氏真賞齋藏本在當時最為烜赫著名之蹟今真賞齋右軍袁生諸帖彪炳天壤而是碑獨不見稱即翁林山夫亦不知其真賞齋舊本良可歎也徐方遠名蘭號南塘鄞人累舉不第八分初法淳于長碑晚年參以己意時人謂其書与程南雲並馳都南濠云徐蘭与豐坊同時好作隸字不師漢人而師宋廬陵朱協極者也予往年既摹二鉤本今見此宋拓本然後知二鉤本皆土木形骸而其左右倚伏陽開陰閉之妙信為隸書圭臬其有目為奇怪者非知言之選矣此吳門陸謹庭所藏不遠數千里持以眎予爰為攷論其本末借臨十日而歸之

予摹此本今勒石於廣平郡廨

跋曝書亭所藏曹全碑舊拓本

此本乾字未穿而石已中斷竹垞跋言庚戌跋後越二年再至京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斷且漶漫者此其是邪又云更歷數十年必又歎此為難得以今摩挲先生私印如遊曝書之壇間益信斯言之重有感矣然竹垞此跋在康熙十一年壬子去今百有十年而今日以精褚佳墨洗石而審拓之尚未至甚相懸絕此碑明神宗初年出土距竹垞此跋時尚未若竹垞至今之久而云越二年再見即已斷耶竊謂此碑出土時即已微有斷痕或其最初拓手令人不覺則有之耳鄭谷口自跋臨本在癸丑即竹垞跋此之次年蓋其時諸老所見

皆乾字未穿者是可珍也桐鄉金君介其妹壻趙舍人以是本見贈舍人云此本的是竹垞所臨摹其里人言之甚悉且云覃溪得之不可無跋也予媿其意為略攷其槩而書之壬寅三日齋宿 祈穀壇歸書

跋張涵齋藏倉頡碑

是碑立於延熹五年其以為熹平六年者趙氏金石錄誤以碑上方後人題字為立碑之年也吳山夫駁之是矣而山夫於碑上方數段^處又皆未之審也山夫又駁歐陽以御為衙而不知御即衙字隸體之偶變耳後漢地理志引皇覽云御有倉頡冢尤可證也

又自題倉頡碑摹本

予以精拓教本對看始得正陰兩側之全併上方隸二段楷二段亦皆各識其職矣小松所見褚千峰搨本尚遺卻碑陰上方隸題及正面上方左邊楷書二段也

跋魯峻碑陰

是碑之陰顧南原云凡三列下一列漫滅存者二列吳山夫亦沿其說然拓本皆止拓其上二列而已不知其下半段尚有字否甲辰秋屬黃小松親至碑下手拓之其陰高五尺八寸与碑正面相同而二列之下乃實無一字著錄相沿之不可信如此一紙當為左券矣舊所稱魯峻碑陰者非此碑陰也蓋由洪氏隸釋誤以他碑之陰目為魯峻碑陰耳洪氏在南宋時未得親見此碑也予於乾隆壬子三月按試至此親到碑間題字於其石頂之側

書陳仲弓碑

陳仲弓凡三碑其載隸釋者曰太邱長陳寔壇碑其載隸續者一曰文範先生陳仲弓殘碑一曰司空掾陳寔殘碑今刻本隸續止有司空掾而無文範矣蓋隸續板本又已殘脫也方綱校正隸續據陳思賢刻叢編補入此碑云篆額兩行穿下數行僅存最上一字獨醇字瞭然可識前一行者其右從月又前一行彷彿是君字此即趙明誠金石錄所載陳仲弓碑也所謂前一行彷彿是君字亦与蔡中郎集云君諱寔之文相合又以隸釋

證之蔡集云許人也後亦有許令之文本傳亦作潁川許人是為可信而此本乃作先生諱寔又云許昌人又無醇字而餘文與蔡集皆不合書法亦似以弱筆描畫為之無漢隸遒勁之氣其偽可知矣蓋作偽者不假彼二碑而獨假此碑正以三碑惟此碑洪本文闕在隸續第十五卷脫葉之內使人無可蹤跡耳益知予之校補隸續不無小補矣

跋范式碑

今年夏曲阜桂未谷書來云於歷城郭氏見范巨卿碑前標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而已結體在衡方韓仁之間與漢石經絕不類李嗣真乃定為蔡書無論立碑年

歲不符即筆法亦大相遠矣未谷精於分隸所鑒當不誣得是札後寤寐以之其秋九月得黃小松自濟寧所寓書乃知是碑為小松所得將託孔戶部菘谷使人之便寄京俾予與同人題之至其冬十二月是碑寄至予既為響榻一本又為補未谷所未辨之字十有一正洪氏誤字一忠諫洪訛潛心坐臥其下者三日而知未谷之鑒弗確也蔡中郎卒於初平三年壬申是碑立於青龍三年乙卯相去四十三年此非他碑在漢末所立可以傳會蔡書者比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如此况李嗣真在唐初負藝苑盛名其肯自蹈於後人之譏議乎自趙明誠金石錄始駁嗣真之誤洪文惠隸釋婁彥發漢

隸字原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者無不以此為口實於是未谷又增一語以為與石經不類而李嗣真之謬妄為千人共掇者矣予乃取李嗣真書品之文讀之而知李嗣真不誤而諸家之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蔡皇衛諸家之書其言曰母邱碑云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詳李此言之意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衡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漢末一時隸法大都習蔡之體者居多惟有母邱一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為不知何人書可知其上句云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書石經之一體也所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書者不止學其石經一體耳蓋隸之為勢非一而蔡之結體公私鉅細其應千變如當時芝英體亦或以為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既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人就其中蔡體之善者則莫善於范巨卿碑耳此言極易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體豈可即指為率更之書魯公之書乎至於石經本非中郎一手所書今石經拓本又已百不存一何得以是碑與石經比較也況即同出一手而應制莊敬之體與得意時隨手之變亦自不同予嘗辨西岳峯山夏承劉熊諸碑昔人以為蔡中郎書者其言皆非無據洪氏云書家名氏非出於本碑者槩不足信此語若以評唐宋之碑則可若漢碑則皆無書

人名氏安得有出於本碑者哉如小歐陽於漢刻每條下皆系一語云右無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是碑於動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高出漢末皇家梁鵠諸家之上其目為蔡體第一者蓋李嗣真見學蔡之書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鑒不特是碑之品目上下源流劃然可尋而蔡書之勢亦因此可得其圭臬後來歐陽率更書法之秘筆皆從此碑得之非深求漢唐之接續者未易語也予嘗謂漢碑自以韓勅鄭固孔宙諸碑為最若蔡中郎雖有名於時其實在漢隸中非其至者然此事探原會委兩漢之書至中郎而發揮始為盡致是以後之稱者尤為烜赫而唐人楷隸之祖實俎豆焉是碑既見推於李嗣真則唐賢諸家當必人人服習者蓋漢人分隸之形質至此而皆化為性情中郎為漢隸大家能借此以窺見一斑其於書學或有裨乎今必謂指中郎書者無所攷據而彼駁之疑之者亦何嘗有所考據不過一倡百和為翻前人之語必欲使漢隸中不許有中郎一撇一拂而後已中郎何罪而致此耶自今宜懸李嗣真書品之語以為是碑定評而予之得見是碑於千百年書學淵源一大關挾借以發明不亦大快幸哉他日見小松未谷當面質之

跋唐公房碑

右唐公房碑在今陝西漢中府城固縣西北三十里碑

無年月可攷篆額二行六字其第二行首一字據隸續是君字隸續云十七行三十一字與今存本同其第一行惟存故能二字末銘一行惟存浮雲二字中間略可辨者尚有三百字惟第十三行隸釋云天下莫知今諦視石本實無知字洪氏蓋以文義度之增入知字耳圭首偏右穿仍在中第八行首頃字正逼中穿之右又碑額唐字篆體分明今隸續本皆摹誤也歐陽集古錄謂不載其姓豈未見其額耶唐公房初見於水經注華陽國志諸書隸釋所引後漢書志即華陽國志文也是碑拓本甚少近日碩藹吉作隸辨亦未見此碑張瘦同舍人拓十紙託友人寄京而其人見謂模糊遂毀去其軸而藏之附以詩

自跋嘉平石經殘字

孫退谷跋所藏漢石經殘字云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拓也何義門云退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模本今在華亭司農家司農者王儼齋也按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漢石經在御史臺年久散落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壽龍學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

書上臣下皆缺此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又洪文惠以所得石經鑄於會稽蓬萊閣論語末有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即中臣孫表云云子初見黃秋盦所得般庚五行及論語二段以為即退谷所藏漢刻殘本其後見孫淵如所得石經殘字般庚論語有退谷手跋據以補般庚末耳而其字畫實在秋盦所得本下乃知何義門謂是宋越州石氏本而退谷信以為漢刻耳又錢樸溪所得論語堯曰篇四行之下半正與秋盦所得堯曰篇四行之上半紙墨接合今合前後十三段裝冊詳審定之論語末段左立下無孫表字與洪氏蓬萊閣重刻者不同詩禮亦頗與洪所得異且其筆法在越七年始克裝冊而其為漢講堂之真蹟益信安得不記

又跋

漢嘉平石經止有隸書魏正始石經則古文篆隸三體書此一字經三字經之曉然無疑者錢辛楣辨萬季野據後漢書儒林傳嘉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蓋范史因太學有魏三體石經而致誤今日漢隸尚有殘本摹傳而魏三體之文亦見於洪氏隸續則漢一字石經魏



三字石經昭如日月不待辨矣而後漢儒林傳此語究
啟學者之惑錢辛楣此說直斷范史儒林傳為誤筆亦
足一洗諸家歧說耳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一

跋王稚子闕

王稚子闕洪氏隸續所錄凡三見其第五卷第十三卷皆各為之圖一圖其闕式一圖其畫像也又其第二卷別出雒陽稚子一題云右先置雒陽稚子六字其大小與王稚子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刻於稚子闕上俱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愚按此六字即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即靈字之誤耳又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詳錄闕上題記之文按文簡此記作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在黃子羽為新都令倩工拓

大興翁方綱覃溪

碑後之五十三年而其時不但雙闕具存且闕上所刻人物象虎海馬獅子之形及逐層後人題記之字皆無恙則黃子羽作令時其完好更可知已此拓本漫滅太甚蓋出於拓工之鹵莽且其上數層之文皆不拓誠可憾也然洪氏所得拓本又在黃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誤靈為置則其石泐已久又可知也前年門人陳和軒變觀察以拓本相寄則僅存雒陽令一闕及陰之二半行耳然其拓法清楚轉勝於此本以是歎善本之難得而此冊則雙闕具存為尤可貴也予既重感秋庵所獲之不偶因為臨前人題字於後而附系以詩

題宋本汝帖第二卷天祿辟邪字二首

此天祿辟邪四篆書乃吉成侯州輔墓獸膊上字其天祿二字視辟邪二字差大詳見趙明誠金石錄中非宗資也今日有石本乃從汝帖既泐之本摹出者失真甚矣摹刻本其邪字牙內作四蓋從汝刻泐趙明誠當北宋時已云石為村民所毀猶賴此汝刻存其真耳邪字今石本竟大謬矣

州輔宦官耳今日重刻天祿辟邪字在宗資墓上宗資州輔二墓俱有此石獸膊上四字又同收於趙氏錄中汝帖以石獸字下即接蔡書十隸字蔡書此十字實是州輔碑且州輔墓之四字天祿字稍大及其明證是以予考定此汝帖四篆是州非宗也然重刻於石却據汝

帖所題以為宗資不以爲州輔不使此篆屬諸宦者何不可乎况宗資墓石獸字趙未詳定安知其非是耶此則不加改正於義無傷者也

跋東漢仙集字石刻

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兩行十二字隸帶篆勢旁正書東漢仙集留題洞天八字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云余於故侯吳國華家得此書法妙甚其事雖未可信然非漢人手筆不能也未審石在何所亦未見他書載其事存之以志異聞而已予按此刻惟見於閩中來濬金石備攷在四川簡州道遙山石窟而王象之碑目於蜀碑最詳亦未之及也漢安為順帝改元壬午之歲所謂仙友者蓋道流之詞存以備漢隸一種可耳

跋鄱君開石門刻字

磨厓刻凡可見者十六行文云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十六百九十九人開通褒余通太守鉅鹿鄱君部掾治級王宏史荀茂張字韓岑弟典功晏釋作太守丞廣漢日楊顯將相用曰始作橋格六百卅二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口以是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口人瓦三十六萬九千八百以上凡一百廿三字泐者四五字而已文字刻畫之見於世者自周岐陽十鼓秦岱頂二十九字及琅琊臺篆漢五鳳石刻上谷

祝其卿壇石外其真蹟長篇託於石者未有古於是刻者也至其字畫古勁因石之勢縱橫長斜純以天機行之此實未加波法之漢隸也宋紹熙甲寅帥章德茂始得此刻故婁氏字原載之而隸續不及載宋晏袤紀其後云凡一百五十九字蓋今拓本有所未盡耳晏記拓本前隱隱有字蓋晏所釋也是其釋文之未一行云口千四百餘口粟口口九年四月成就益州口口東至京以下拓本所據此一行至二十二字之多則其前當有無不可知矣幾行亦不可知然其字特小恐是永平六年一段後又有九年記其成功一段耳錢獻之謂始於六年成於九年是矣而謂前後皆刻於九年亦未然也橋格即橋閣字然閣字本非其義格則枝架之名此格字當為正也鄙君不著其名廣韻漢有東海太守鄙熙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因官居焉望出東海者也晏袤記云此碑先已官鐵盆銘一歲按隸續已官鐵盆銘永平七年作則此為六年無疑矣而婁氏字原據此記之後段九年成就云云以為永平九年立然晏記云刻於永平六年此則可據者也晏釋此刻文誤以世為廿又引楊孟文頌出散人秦之句誤以散為叢又誤以繼為繼而此記及魏景元刻後一記又皆誤以石厓附刻之文稱為碑陰不知文內已明言厓刻厓刻本不當稱碑而况可稱陰乎又由紹熙甲寅上推至永平六年正一千一百三十年

而此云千一百三十三年亦未合此皆其作記時未嘗
精審或啟人疑者故不可以不著

跋魏晉開通褒斜石刻

此刻前一行後三行皆隸書紀於褒谷崖上後有慶元
元年南鄭令臨淄晏袤釋文并記云潘宗伯韓仲元記
造橋閣十九字其泰不一字不顯至此下三字又不能
識漢魏兩晉以泰紀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
晉武帝有泰康十年餘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則此為魏
泰和六年也是歲蜀建興六年諸葛亮休士作木牛流
馬故魏得入褒谷治橋閣矣愚按諸葛武侯以建興九
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大破司馬懿射殺張郃其時

武侯屢脩斜谷之道豈有魏人得大書年號於其崖石
者況魏明帝太和晉武帝太康皆是太字非泰字今諦
審此石刻隱隱尚微有畫痕確是始字非和字也晉武
帝泰始六年則西路通關已久治此石道為理之可信
者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有太康元年興元新路記亦去
此不遠皆可補史傳所未及也蓋石上先有景元之題
而潘韓復題於其右耳晏釋以為皆魏刻非也

跋楊淮表紀

此文亦刻於褒斜谷崖者不得謂之碑文見明言表紀
是也洪氏隸續云同郡卞玉過其墓為勒此銘按此刻
與楊孟文石門頌皆刻於石門之崖其云黃門同郡卞

玉謁歸過此追述勒銘者當即是過石門之地見揚氏
開通石路之刻此刻在王升為揚孟文有感而詳記其
門闕非過墓之謂也勒銘銘字亦是指乃祖開石路之
頌言之此文初非銘也洪氏誤以為過墓宜其題日碑
矣洪氏所闕一字今諦審是三字文凡七行字勢參差
古拙款即隸之省牟即倅之省也

跋魏石門銘

右北魏石門銘永平二年正月卅日梁秦典籤太原王
遠銘并正書文凡二十六行其云梁秦初附正始三年
詔假節龍驤將軍督梁秦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
羊者羊祉也祉本傳云正始二年以祉假節龍驤將軍
益州刺史出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
而魏世宗本紀不載其事此石門之脩自正始四年十
月至永平二年正月畢功董其後者左校令賈三德也
碑文與書皆非極工特其字勢隨石為之無排比之迹
耳

跋梁始興安成王墓碑

右梁始興安成二王墓道碑歐趙諸家皆不錄宋張敦
頤六朝事迹云始興王碑徐勉造貝義淵書在清風鄉
黃城村安成王碑劉孝綽撰貝義淵書在清風鄉甘家
巷昔在康熙辛酉秀水朱檢討彝尊典江南省試撤闈
後與周青士篔簹偕遊攝山道見石碑邪立草中穹碑二

丈餘將仆人不敢近周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劉孝
綽所製梁安成王碑而椎拓之工莫敢措手觀者亦憚
於久立蓋朱檢討亦未嘗得拓本也予乃得此拓本并
額惜安成僅存其陰耳始興王碑額正書梁故侍中司
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之碑文凡三十五行行八十
六字敘事與史本傳合史云普通三年十一月薨而碑
後半多泐文後一長行作五層直書曰侍中尚書右僕
射宣惠將軍東海徐勉造曰前正員將軍張某作曰吳
興貝義淵書曰某刻字曰防閣吳興郤元明石其曰作
日石不曉其義石下仍當有闕文耳安成王碑額隸書
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碑其陰皆吏人姓名
史所謂故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即其事也史又記三
在江州辟陶潛會孫為西曹吏是碑陰系銜西曹吏凡
數十人而不見陶氏之名或在石泐處耶始興碑內以
苗為圖以刑為形以禳為衰此類甚多皆一時假借之
習無足言者其曰哀瘠在自自當即身字非說文於譏
切與依衣並通之字也

跋魏司馬景和妻墓誌

嵩門沈進士以所藏魏人墓志見示按其文題曰魏代
揚州長史南梁郡太守宜陽子司馬景和妻墓誌銘以
延昌三年正月辛酉葬而為頌題稱銘而文稱頌題不
稱其妻姓而文但日中散大夫之幼女陳郡府君之季

妹亦不著父見之名皆墓銘例所未舉雖漢魏亦已有之然非記載之正不足以為例也

跋後魏張猛龍碑

碑末云造頌四年正光三年正月廿三日訖此紀立石年月也計其造頌之前四年為神龜二年此不專書造頌之年且以造頌之州主簿王人生書於碑陰是皆石刻之變例也又碑云以熙平之年除晉郡太守此頌造於神龜二年熙平即在神龜之前二年何不明其蒞郡年月之實而槩曰熙平之年亦非紀事之體也碑末義主某官某者義主蓋其時所稱捐貲立石之人北朝石刻有曰幢主者此類是也碑陰云義士王人生正與義主相對顧亭林云此碑行書非是

孔廟北齊乾明碑跋一

宋大觀中王宗刻入汝帖取此碑字題云北齊樊遜書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官北齊員外郎嘗於天保七年被旨校定祕府書籍即乾明之前四年也於時魏收作庫狄千碑序令孝謙為之銘陸印不知以為收合作也是碑書法在隸楷之間實啟唐人虞歐褚之先路北齊三公即中劉珉之蹟今不可得見即以此為之職志可矣

孔廟北齊乾明碑跋二

以北史考之鄭道昭官光青二州刺史入為祕書監其

第三子述祖齊天保中為兗州刺史此碑乾明元年庚辰立正際天保之後碑云開封人又有道昭之弟云云詳繹其文當是為兗州刺史鄭述祖修孔子廟而建此碑也開上當是滎陽二字祕書監以上蓋皆道昭歷官而史所未詳者後泐文內有云嗟嘆久之又云命工重鐫則或道昭昔官東土時有修廟之舉未可知也本傳云述祖父為兗州起坐亭刻石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尋舊迹得一破石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此情事亦相類也此碑殘泐之極不可句讀今猶得據汝州帖識是樊遜之書又知為鄭述祖事亦良足幸已

跋北齊禱林山寺碑

右靈壽禱林山寺北齊趙郡王高睿建寺之碑天保八年立不著撰書人姓名按史睿以天保二年出為定州刺史此云下車迄今初歷七祀是也碑云先公佐世皇第分陝蓋謂睿父琛嘗為定州刺史也睿以是年徵赴鄴都除北朔州刺史此碑立在三月而後有荆峴望拜之詞前有恐須正台階載馳綸綽借君謂帝云云則是時睿初應詔赴鄴尚未知其除刺朔州也碑字沿隸變楷以句為句以舊為奮是六朝之習如此不可勝舉獨其以牽為年則知唐時武則天之造字固亦略有所承蓋年本从禾千聲而千萬相衍則成於則天之時不獨

唐碑筆法多本之六朝也此碑以地僻多虎不可再拓而無軒兄精摹是本以傳之憶小松去年以此碑相贈謂此碑拓致之艱仁人君子必當有以處之也蓋意欲方網重為摹拓以廣其傳而鹿鹿至今未暇為也展對是本能無慙感

跋北齊造銅雀臺石鞞門銘

文云大齊天保八年九年造銅雀臺石鞞之門百代之後見此銘者當復知之將陳驥承婁晞軍主董侯軍副程顯幢主孫悅幢主楊曇石高五寸三分橫闊五寸八分凡七行後三行行二人凡六人分二列三行書之按漢碑橫列人各皆先上列而後次列此刻猶存古式也

予同年盧抱經鍾山札記亦云古書兩重排列者皆先將上一列順次排訖而後及下一重後人誤以一上一下讀之至改兩為一列失本來次第矣後漢書馬武傳後載雲臺二十八將昔人頗多致疑薛季宣王伯厚始從而正之史記正義所載謚法解亦本是兩重改為一列文多間雜亦當改正今驗此刻則北齊時石刻尚如此亦攷訂者所宜知也又按北齊書齊文宣天保七年六月脩廣三臺官殿至九年八月始竣故此刻據實書云八年九年也

跋朱岱林墓志

北齊武平二年樂陵朱岱林君山墓志子敬修撰志猶

子敬範撰銘首云自辛朝喪歷昌戶銜書親以建社賢爾啟國授封於邾邾有因字為氏斯即去邑從朱其言辛朝者商紂也昌戶者周文王也春秋襄十一年傳杜注邾曹姓孔疏云世本世家文也姬即次曹不以大小為次也今驗此碑言親以建社則周初曹姓蓋屬姬姓懿親南北朝之際尚有所據亦足資攷系者也北朝碑志每以槁藻之人敘於文內武平元年隴東王感孝頌亦如此而是碑撰志撰銘出自二人則金石文字所罕見惜潘昂霄王止仲撰金石例但據唐宋以後而不及六朝以前也是碑隸楷雖非極工然其發波已開歐褚之先惜不具書人姓氏耳其云武平二年二月乙卯朔

六日甲申爾時南北朝或偶有千支不同者惟是年例則陳齊周皆二月己卯朔此石刻乃訛為乙卯朔則唐初鄜州寶室寺鐘銘千支之誤不足怪矣

跋隋榮澤令常府君墓志

隋常府君墓志大業三年八月刻其稱魏明帝遷崤函因家焉此即西魏孝武帝也魏書於本紀書曰出帝平陽王脩而不著孝武之號此碑稱明帝則常存以考異者也當隋文之世本有魏澹所撰西魏書九十二卷其書亡佚愚嘗謂今所行魏收之書宜稱東魏書而西魏典故文物邈焉無聞為可惜也顧亭林謂墓志之作疑起於晉末愚考宋書禮志則咸寧義熙禁碑之令至六

朝蓋尙有之潘景梁援魏侍中繆襲之文即是碑所述也是碑尙沿六朝以來之制未著書人名氏舊在興平縣崇寧寺壁間今石未知存否然拓本絕少此本尙不甚泐蝕惟字畫太淺細耳然結體道整無齊梁魏周之習而開虞歐褚薛之派許唐楷者當以是為大輅椎輪矣中有云蘭菜空傳菜即畹字猶之漢碑以苑為宛此猶是六朝以來之別體也

跋啟法寺碑二首

隋啟法寺碑仁壽二年十二月周彪撰丁道護正書自王象之輿地碑目已援集古錄之語則世無此碑久矣此拓者義門何氏所藏久在吳中懸價甚高予聞名三

十餘年今始為臨川李春湖宗丞所得其碑字既經翦裝中多脫失而此碑之得名則以丁道護書也然以予平心論之南朝碑既絕少惟北魏北齊以來碑志多流傳者而字體蕪雜多所訛失至隋時若此碑及龍藏寺碑皆足開唐賢之法者然隋碑如常醜奴墓志不著書人名而其書實在此碑之上不得因丁道護有書名遂以為古今獨絕之奇也即如其中館字書為館此則隋時已開俗書之漸矣狐兔作狝菟亦六朝之餘習然行筆清勁則超出北朝諸碑是即其足傳者耳若通論書家前後流派則承隸之後開楷之先由魏齊周以來遞推論之此碑雖漸歸於平正而亦漸即於坦迤若二王

而下蕭羊已上開闔正變提頓起伏之妙敬元得力于敬子敬得於家法者能由是而問津乎唐人正書莫先於虞歐褚三家虞之發原在智永歐之發原在劉珉褚之發原在史陵劉史之書世所不傳智永千文今所傳石刻是宋人偽作則三家之法原處皆渺不可見矣吾獨取北齊樊遜書孔廟碑及隋常醜奴志耳賀若誼碑下開顏書與北齊龍門造象記序開褚書又皆次之若丁書此碑正與龍藏寺碑相比倫也龍藏寺碑鐫手不工又在此下而此碑運筆清迥似可勝之若竟以冠六朝諸碑亦未敢許也因跋李宗丞所藏舊拓本以義門所藏諸前輩說為希有是以不得不核其實而言之

惟趙子固論書云書字當立間架牆壁右軍一搨直下是也化度離堆得此法左右陰陽極明麗丁道護啟法寺碑右方直下最是此法吳傳明深得諸葛禎瑤臺寺碑右方直下筆法從蘭亭出也此所謂一搨直下者謂右邊以勁利作章法也不言左而言右者每一字先左後右山谷云學者側筆取妍往往豐左而病右故其結構不整則全局為之散弛也得子固此言然後知左右皆以陰陽向背並峙格制乃定所以云陰陽明麗也持此義以論丁碑則此碑在六朝之末開三唐之矩雖其圓熟坦逸似已落多寶塔之後勁而其清挺高秀實已據化度之上游子固所見必更是右拓盡見行筆之訣



此可為書家問津者也

三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二

跋晉祠銘

晉祠銘并序唐太宗御製御書飛白題額元和郡縣志云貞觀二十年太宗幸并州所置而朱竹垞謂在二十一年七月按新舊唐書貞觀十九年十二月帝次并州二十年三月車駕至京師是以此碑額太宗御書飛白云貞觀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也世人或傳此碑書體全法右軍聖教序不知右軍聖教出自僧懷仁所集在咸亨三年尚在此碑立後二十餘年太宗何由預為仿之况此碑神氣渾淪正不必以懷仁所集例之而孫退

大興翁方綱覃溪

谷又謂不及淳化閣中太宗諸書皆以目皮相耳

跋廟堂碑唐本

昔黃山谷詩云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蓋此碑唐本若是之難遇也此本予題曰唐本者通計全石二千十七字而其真唐刻者已千有四百八十五字其餘湊補者僅四之一耳安得不以唐本題之即山谷所見張蔡二本亦已云中有湊補矣則此本內雖有湊補者奚害其為唐本乎張米庵云相王旦於武后時重勒是碑此米庵誤以五代時王節度之重勒目為相王旦重勒耳虞永興當日手書謝賜會稽內史黃銀印表今在羣玉堂帖明云追呈石本何嘗如米庵所云進呈墨本者乎墨本云者即當日初拓之石本也舊唐書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碑是太宗建立睿宗書額武后時於篆額中間謬刻大周兩字恐貽悞將來請琢去偽號此大周字削而相王旦之銜獨存也是宣宗時此碑尚存而何以妄謂武后時相王旦重勒耶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亦謂唐史誤謂武后時立是因新唐書由睿宗書額而牽連敘次以為武后時耳其實唐史初不誤也蓋永興書此碑其時椎拓者多故未久而石泐耳曷嘗有煨於火之事乎惟原石之亡不知在何年在唐時固已有泐損故北宋時拓本存者已無多矣此山谷詩所以有千兩黃金那購得之語

也歐陽子集古錄自言為兒童時學書刻畫尚完好其
後二十餘年已殘闕攷王節度重勒之碑其陰刻教興
頌在宋真宗天禧三年而歐陽公生於真宗景德四年
丁未至天禧三年歐陽子已十三歲所謂為兒童時學
書刻畫尚完好時也計至其後二十餘年則其泐損在
天聖已後是歐陽所見之石本即王節度重勒之石無
疑矣但未知歐陽及見唐刻原石否耳居今日而遠瀝
唐石則在宋惟黃山谷見之在明惟王敬美孫月峰見
之至若近日嗜古博聞精鑒之家如何義門王翳林徐
壇長皆未得見也孫退谷自言有唐刻本何義門云曾
見退谷所藏實陝本非唐石也蓋退谷所藏本以陝石

與城武石湊補者耳昔聞吳興閔峙林中丞藏有舊拓
廟堂碑殘字嘗摹勒於曲阜學宮疑其或是唐本及予
至曲阜親見其石如窮字在身上頂將原本之小橫誤
作圓折連其中間直畫而下又如佻字失去下一小筆
又加換字縮小皆實是陝本之驗足見世無唐本久矣
義門云廟堂碑是相傳江左字體但今所見是重刻其
永興原碑用筆之所以然不可攷求矣孫月峰有方勁
似歐書之語以今驗之非峭勁也乃凝重也永興書世
無他碑可證學虞書者惟知有陝本在王節度重建時
按宋史王彥超傳周顯德中為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
周恭帝如檢校太師宋初加兼中書令乾德二年復鎮
鳳翔據此碑未系街仍署永興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
書令而不言鎮鳳翔封邠國則是碑之重建在建隆末

或乾德不知何人摹勒實亦有形神俱肖處數百年來
初也賴以藏永興書派之大體不為無功而其實永興筆法
之精微轉有因陝本而致失者如右肩虞法於平正深
穩中出以淵凝即欲以方目之亦非全方真所謂方圓
合度者蓋右軍正楷寶泉已云唐時稀絕至歐陽率更
一以峭整見其神彩所謂自成一家乃逼真也惟以虞
法參合歐褚乃得山陰正矩同時如孔祭酒碑後來如
宋嘉祐石經亦略得其意但又未能淵厚耳此一右肩
轉處關係隸楷以來上下千年書法真諦而全被陝刻
失之陝刻此有二失焉一失之歌側一失之彎圓彎圓
固專在右肩轉處此轉處一趨彎圓而其上下因易失
之歌側以致凡遇原本極停穩正定之處皆趨就歌側
以取勢又凡遇撇拂之起處原本亦有筆意似尖之時
而其神力適厚並不稍涉尖纖也陝本則每撇起處過
涉尖纖甚至首末尖而中腹又稍肥闊直似螳螂肚形
矣又末捺原本多以修長見圓逸之神董文敏云永興
自謂於道字有誤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斲水是也大約
長捺如走旁皆前輕後重放筆圓活望之如絳雲在霄
舒卷動彩而陝本每捺腳上下皆一例肥笨往：似鼠
尾形嘗聞西安人說此碑經後人鑿壞蓋即謂此捺腳
想陝本初勒石時或亦不至如此通畫痴笨而後來鑿
飾者因而加甚耳然畢竟陝刻於捺腳太過笨鈍致有

此失昔馮定遠未得見唐石本而評陝刻曰鈍孫月峰
得見唐石本而評陝刻曰僵今以唐石本細驗之其失
大端有四一曰彎圖二曰歌側三曰尖纖四曰笨鈍此
其大略也城武本元至正間濟河得之見虞勝伯集而
不聞其何時何人所重勒其行次空格皆與陝刻不同
惟相王旦作相臣王旦妄增一臣字最謬而其間所依
原本則多有陝所據已泐而城武所據猶未泐者是所
據原本在陝刻所據原本之前以元時始出揆之蓋當
亦宋時摹勒予初疑其邊際或碑陰當有重勒歲月及
按試曹南親見此石正文外無一字且其石僅厚四寸
二分此刻多失於單弱日久磨泐更益枯瘦而其中實
有足訂正陝本之失處即如右肩轉處雖亦未盡得其
神妙而原本大局頗為不失若以虞法論之此刻尚在
孔祭酒碑之上而知之者甚少坊估拓售亦不及陝刻
之流傳也嘗慨想唐石本山谷所見蔡咨道本張福夷
本蔡致君本後來未聞續見於著錄家而王敬美孫月
峰所見韓存良家本至今纔二百餘年不知今尚存於
某家此外更無前人詩文集語及唐石本者頃於友人
齋得見此本有元康里氏印周伯溫印合陝本城武本
印證三句之久其中真唐石者千四百餘字餘多用陝
石補耳即此千四百許字應重摹於曲阜宮牆以垂不
朽旬月以來攷證臨摹之次亦竭力雙鉤數行姑試刻

於硯皆尚出吳門能手字形是而神理全非豈可復刻
一遜讓前人之本以貽嗤評乎因略鈎摹百二十字粗
疏所由刻一小卷聊志所見之幸而重勒一石於曲阜
未知何時得果此緣也

跋廟堂碑城武本三首

此舊拓城武本也城武本見於虞勝伯集云定陶河決
出此碑是也勝伯此文作於元至正二十六年至明洪
武十年以定陶省入城武縣勝伯所謂樹於學宮者即
今曹郡城武學宮也方綱嘗手自摸拓此碑前後陰側
無重勒年月此石僅厚四寸二分畫痕本細瘦今則更
淺細矣嘗得見舊時拓者數本此冊蓋元末明初所拓

凡今所缺損處尚皆不缺而其中又多殘失裝冊時用
陝本補之然所用亦是一百年前舊拓之陝本陝刻一
味圓腴每有或傷尖纖或傷笨鈍者而城武本之清挺
穩重卻有足正陝刻之處此所以有明吳下諸賢皆負
精鑿見此本方穩有異於陝刻而城武此石世所罕知
故此帖內諸跋遂直以唐刻原本目之也唐本世所久
湮雖嗜古博聞者亦未得親見愚今年春始得見元康
里氏所藏唐刻原本古雅淵穩迥非陝刻城武刻二本
所能企及既合二本論其得失撰廟堂碑考一卷矣適
又得見此三百年前舊拓本實亦近今所罕覩爰為備
記其中湊補之處俾觀者得曉然於仿佛唐碑之遺意

又必須見愚所撰考乃知陝刻與城武刻各有所合各有所不合則如見唐碑舊本耳

廟堂碑城武本在今日實足為攷驗唐本之真券即以虞銜內撰字陝本縮小失真金行水息二字上半陝本少一橫失真漢勒諸字廿頭陝本兩開失真此類甚多皆以城武正之是其所從來之唐拓本在王節度所見之前無可疑者况如右肩直下之凝正末捺脩長之穩重皆足正陝刻之失即有微嫌單弱數筆而大局之淵穆即今淡拓猶去唐本不遠就此格制方穩已得唐本具體再加以神彩若寧字書字_藏如月虹之貫慶霄符字左撇如花露之絢初陽即宛然唐本在目也從此

問津蕭羊而上冀或拾隸凡之前耐有志晉法者庶幾得所問津乎

此城武廟堂碑舊拓本予既詳跋於此冊後七年復借此本唐本來細對此本與唐石本皆前後在吾齋數月之久與自藏何異信乎有墨綠也何義門云城武本枯梗此蓋習見陝本之圓腴耳今以唐本對之乃悉陝本太著意彎圓且傷尖佻實不及城武此本方穩合度若就此本體格再渾以淵穆之光即唐本宛在目矣若論圓腴有神彩則陝本似便於肄習若欲講求永興用筆之意上追晉法則陝本不及此也果能依此用筆立格而能精於用墨加以神彩則由永興以仰窺山陰隸凡

之祕猶叩門而求登堂室非二事也既幸獲借此以得問津之券安得不記

跋孔祭酒碑

孔祭酒碑在醴泉縣今搨本已少矣此本可辨者千三百六十餘字攷明崇禎十一年醴泉令苟好善所脩縣志云此碑存十字則此本是苟志未脩以前搨也以較歐陽集古錄所稱磨滅者大約不甚相遠歐陽云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所闕者不載穎遠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勅共脩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仲遠可以正傳之謬也此跋在治平元年而新唐書表進在嘉祐五年則或者進新唐書時尚

未見此碑乎然攷宋高似孫緯略明陳恂餘庵雜錄並云新唐書歐陽文忠譔紀表志宋景文譔列傳當時以一書出兩手命文忠看詳改歸一體文忠曰人所見不同且宋公前輩竟不易一字據此則唐史列傳歐公原非不得與聞者而孔魏同脩隋書事實載於舊書本傳又脩定五禮事此碑與舊書亦皆載之而新書本傳悉刪之何邪孔公卒於貞觀二十二年年七十五于志寧撰文系銜有禮部尚書此則新舊書皆未載者孔為司業之前行太子中允則新舊書又皆未載若然則歐陽集錄金石竟未嘗有裨於史席耶舊書云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觔絹

百匹碑內記此事則云與左庶子黎陽公特蒙恩詔各賜黃金一觔絹一百匹而碑首系銜曰禮部尚書兼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縣開國公于志寧字仲謚撰考舊書于志寧傳志寧以承乾教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賜黃金云々觀於諫苑成書專出志寧則當時雖于孔並進謹言而于為尤著故舊書類達傳必曰與左庶子于志寧並受賜者非借志寧以為類達增重也正以志寧有諫苑二十卷在當時此眾所聞見故援以敘次此即史法不得目為冗長也于志寧名位年齒並稍次於孔且萬無自撰文而自稱黎陽公之理且系銜自稱字尤碑法所無以此論之則此碑之文或是尊志寧者所代撰也文既尊于者所撰書亦效虞者所書而黃長睿趙德甫皆言世傳永興書則沿稱為虞其來已久蓋自廟堂碑石既亡追蠹遂屬此碑矣亦見唐世書道人皆知二王正脈必以永興為軌則也後來開成石經亦師此碑筆法為之而唐碑得永興精華無若此碑者今廟堂原本既不可見得此想像遺意尚可與王節度本參合微茫是由永興問津二王所必由之坦途矣碑在西峪邨東南古塚間惜無好事者覆以亭檻移置長安碑林以配廟堂碑亦一盛事也顧亭林跋廟堂碑云及之為反重刻之誤予向疑顧氏說未然按其文義亦非及字也今觀是碑反字始知其出自廟堂蓋見顧說之不足據哉

唐元宗西岳華山碑殘字跋

華岳廟五鳳樓後大石上有殘字四皆泐其半元宗御書八分駕如陽字四字也中空一行銘曰之下空也其字視太山銘差小每字約今尺縱四寸七分橫五寸四分此文凡七百四十七字以今所見字積算則每行四十三字通計碑凡二十行合其外刻龍邊則碑高約二丈六七尺橫約一丈四五尺亦不及太山銘之高廣蓋勒石於祠南道周者與磨崖不同而其事亦與封禪不同後三十年杜甫乃有封西岳賦之進而其實未之封也碑燬於黃巢之亂故歐趙以未著錄金石者皆未之及此碑為呂向所鐫向即五臣注文選之一當日碑成拓進張應天門以示百官此蹟更在太山銘之前而世無知者今得其數字亦可寶已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二首

解春雨集跋是碑云王魯齋自言兒時見其兄以此臨學時二百四十餘字其兄亡後魯齋求補為全文而妍媸自見景定庚申人日所為跋如此至咸淳己巳春又得范諤隆興初跋尾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雍使闕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泐下視之乃此碑稱歎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以寶對公求得之為三斷矣乃以數十緡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

康之亂諸父取而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推搦數十本已乃碎其石則以是為范公家本矣今又百三十年而魯齋六代孫文英寶藏之如舊比今西安府學本清勁文采相懸絕矣大抵書法有輕重之勢而近日石本類皆一體填湊字內筋脈舉無存者今見此本乃知古人自有真也按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載此事作王開府雍乃范雍之誤也朱樂圃墨池編云是碑在西京范雍家又李姑溪題跋云是碑舊在西京范忠獻家今則破碎殆不勝摸印矣樂圃墨池編在治平三年丙午後於慶歷二十餘年而李姑溪在北宋之末合此驗之則是碑三段之石嵌置范氏洛陽賜書閣下蓋自慶歷至

靖康八十年間是石所拓皆出自范氏書樓也解春雨詳載王魯齋跋謂咸淳己巳又得范謬跋者攷王魯齋卒於咸淳十年此是魯齋所得范跋故解春雨謂魯齋以是為范公家本也范公家本僅得二百四十餘字則可見賜書樓壁之石三段所藏完字已無多也方綱幼習是碑翻本蓋即解春雨所謂西安府學本之又重翻者宋潛溪所謂南本失之瘦北本失之肥蓋西安府學翻本今雖未見其初翻之石而即是宋云北本失肥也正與解春雨跋所謂一體填湊筋脈無存相合也乾隆己亥秋方綱典江南鄉試榜發得晤汪子容甫云揚州有化度二本其一真本其一宋翻本而予還後遘行不

及見之其明年二月門人江子秋史為我購此真本云
其一宗翻者歸於朱竹君後於竹君齋借其本末對看
惟一二字帝斷續處不相應耳然予雖知此本之真而
以為世間必有存字尚多於此者又從郁氏書畫記見
有盧嵩翁趙松雪諸人題跋之本亟思一見之積此渴
念又二十餘年矣乙卯春乃於真定太守邱東河篋中
訪得盧趙諸賢跋尾手蹟一十三段宋紙標邊之跡尚
可尋也諦審即郁記所稱之跋時門人馮魚小宗芝山
以予佇思之深不惜千方百計為我購聘加以他冊換
此十三跋末矣惟其前帖不可得見趙味辛為我撰零
丁帖以招之姚秋農為我以六壬占之至去年己未之
秋忽於友人處得遇此帖其裝標之式印記之樣與前
所得盧趙十三跋毫髮無差乃借來明窻細對彼盧趙
諸賢所題竟是宋翻宋拓之本因取其中確可憑驗之
處一一細記凡數十處其為翻本無疑乃知王魯齋時
已有求為補全而妍媸自見之語是宋時果有翻本也
王魯齋取以補裝於真本冊內故相形而妍媸可辨盧
嵩翁趙松雪諸人專就宋拓宋標之冊賞之故不及細
核而目為佳本也又聞吳門繆氏藏有宋拓化度本字
頗多懸價千金意其必有可觀多年設法託友借之不
可得昨接何夢華札云已見其本有鮮子伯機題籤并
跋亦寫記其行款存佚之槩以來示則與盧趙所跋一

本無異竟亦是宋翻本耳予前數年於友人處見王孟揚舊藏一本存九百餘字嘗借來手自響捐存於篋今對驗之無異而王翁林所稱於津門見將近千字之本其即此本亦無疑矣予因是乃知世間所存化度其存字近千者皆是宋翻之本而其存字甚少可定為范氏賜書樓壁所拓者則王弇州所稱三本之前二本今其字最少之本在陸謹庭家既為我雙鈎未矣其存字略多一本拓手微遜者昔在繆文子處今歸蔣氏予亦借來細對此二本皆與予藏此本毫髮不差而予本紙墨拓手之古較更勝之但中間有為人描失者為可惜耳浙中有人家藏全唐文者託友訪查其碑板中竟無此

文則是碑全文竟不可得見而予以篋存響捐近千字之本與真本參合積算核其行次竟亦約得范氏書樓三段形式之大概矣此本實是率更邕師銘之玉尺無可疑者矣予幼習是碑翻本凡有二種其一稍肥者題下撰人李百藥百訛為伯蓋初翻本已如此推其致誤之由始於趙明誠金石錄是書自正解寺碑以下凡數碑百藥皆訛作伯當是趙氏靜治堂中小胥涉筆之誤明誠卒於建炎三年知此沿訛在南宋時也其一稍清瘦者撰人乃作薛元起予雖攷訂薛元起之誤由於翻刻時李百藥三字已泐失求其人而不得遂以懷仁集聖教末尾庶子薛元起之名填入之此甚可笑者耳然

初猶以字體清瘦或即宋潛溪所謂南本失之瘦者又疑是楊東里跋所謂杭州明慶寺翻刻者因南本之語而想像之也豈知後來得見明章藻仲玉所刻墨池堂帖其第三卷內有摹刻是碑諦審其闕泐之處位置之樣行款之準實是從予藏此本翻出者甚至字外泐痕及後人描失處一一謹依之章仲玉刻此帖在萬歷三十四年丙午春則知予藏本為人描誤者亦是萬歷以前之人所為也又帖尾有天水郡圖書印此為人揭去一層蓋他帖欲借以冒松雪真跡故裝標工人狡獪揭去耳然予以松雪真蹟所用印章對之不特篆法一同而印色淡陰亦同因又知此標冊出於松雪前也予是

以自題云北宋拓本元初標冊此為定品矣攷章仲玉遊於弇州衡山二先生之門弇州家所藏化度凡三本衡山所藏一本弇州所藏三本其字数皆與此不合且三本今皆在吳中其非此本固明矣而衡山所藏乃是前無李百藥字者據此言之則仲玉既遊弇州衡山之門其所刻他帖亦多借材於二家而獨化度必依此本摹刻是可見爾日此一本聲價實在二家四本之上又無疑者矣然仲玉墨池堂所刻題下系銜李百藥三字尚依此泐勢為之至其後不知何時有欲重翻者不知其為李百藥三字也遂取懷仁聖教後銜庶子之薛元起填入之何以知其從墨池出予以其中間泐勢描痕悉

謹依墨池本者凡十餘處而他本所無也然其初翻薛
銜者尚自微帶墨池本堅凝之餘意至其後又不知何
年而又有入重摹薛元起本其中間又略有出入小異
數字而墨池所謹依泐勢描痕之十餘處悉皆一一謹
依之不過字略瘦耳是則今日所行薛元起之瘦本不
過是近年所重翻而斷不可誤以為宋潛溪楊東里所
謂南本者也肥瘦二重翻本皆予幼時從外家架上借
習者先此祖張方九先生諱嗣琮順天貢
生選訓導嗜收藏法書此是五十年前
事則此帖誤翻薛銜在近百年以內耳然楊東里所
謂明慶寺翻本者則又非宋時所翻近千字之本可比
又有直石二塊之本其間乃有多出於宋翻近千字本
外之字予則詳核之以為亦出近年人所翻刻未可為

據而章氏墨池本是此本之嫡裔則昭々不誣惜章氏
未有手跋詳其所得之處且不審其中之泐勢描痕而
并摹入之是明賢不知攷訂之故也予亦得此帖二十
年後而始通徹攷證知此為最真最先之拓非可空言
讚訟者故將往日自跋諸條并成一條書於帖尾庶幾
此帖原委釐然而此真本之真品定矣

是碑古本見於著錄者莫如劉後邨端平本王魯齋景
定本矣後邨所謂端平曾闕後三行淳祐重来為補亡
以是碑在北宋初已經斷泐則後邨南宋之未何以定
知其闕後三行而十年後恰遇此三行補之耶詳後邨
之詩特十年後又得三行即以裝接帖尾而謂之補亡

耳其帖通計多少字後邛固未言也。至魯齋景定所跋本則止存二百四十許字。而其後所補者已非真拓。則是二百餘字者乃真范氏書樓原石。未知後邛所補果皆真本否耳。如郁氏書畫記所載松雪諸跋最為烜赫著稱。今一旦得借看竟成葉公之龍則事非目驗何可槩信乎。予藏此本因松雪印知為元時禿冊而其為范氏書樓之石確乎可信。即作端平景定二本觀可矣。

跋化度寺碑

昔嘗微憾良常王給事於歐書不識化度之妙。今乃知不然者。良常自跋化度碑後云嘗於津門見將近千字之本。而徐壇長備敘所見虛丹齋中古搨不言有化度也。據此則良常未得收藏此碑真本。其偶見一二古本或又苦於殘剝太甚。所最賞者惟是於津門所見將近千字之本。此即安氏書畫記載元人所跋本也。津門即安氏之沽水艸堂也。安氏所記即陳彥庵所藏宋翻宋拓紙墨俱古。是以元諸賢皆極稱之。而况良常乎。以此宋翻宋拓之舊本為化度善本。則其為神品自當在醴泉銘之下矣。何怪乎良常不首推化度乎。惟是趙松雪鮮于困學皆有元書家何以未見古搨真本而亦惟宋翻宋拓本之是賞。則誠有不可解者。益知范氏書樓本自宋已來世所罕傳。其偶一見者又苦太殘。洵是以唐楷追晉法之第一種而人多罕識耳。

又跋化度寺碑

是碑金石錄及寶刻叢編皆云貞觀五年十一月蓋據文內所敘年月載之而碑尾實無此一行猶之醴泉銘六年四月也世傳重翻諸本惟橫石本末處可尋而其尾已有此年月一行可見是碑舊本久經殘斷中間年月數字裝者誤置碑尾是以予所藏真本亦以此十字一行翦裝於後也其實當據宗翻本拓本以年月順叙文內為是也即此亦可見橫石本所從來之碑尾是從碎翦之字誤裝者世間更無他拓本出於范氏書樓壁石之前者矣惟是此誤裝於末之貞字今細核之亦尚非文內貞觀貞字乃是銘末志士幽貞之字泐勢不可

辨而以其零翦一字誤裝於觀字上者即此又足為文內貞字在行底觀字在下一行頂之驗矣此皆從來著錄金石家所未知者愚更有化度寺碑跋一卷詳之

跋吳門鮑氏化度寺碑

鄭杓衍極第五篇曰崇咨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夫十餘載求邕僧塔銘琛平潘君跋用此事也然後邕所謂端平曾闕後三行淳祐重來為補亡者特其初得一本後闕銘文數行而後十年恰得此銘三行以補之非必全碑恰闕其後三行而後來恰得此三行以補之也後邕處宗未已在范氏賜書樓壁殘石入井之後百餘年矣安所得全本而一再完合之耶此本當是北宋

末所拓視予藏本泐壞更甚矣而其空處泐處仿佛可辨處皆實有端緒予嘗據北宋殘拓本擬繪范氏樓壁三段殘石之圖今得此本宛然印證若非予深心攷訂此碑至三四十一年之久者亦無由而知也或者不察甚至有見其墨重紙敝疑以為偽者豈知此本在今日實球圖星鳥之寶世傳趙松雪諸公所題跋之凡百餘字舊本實在此本之下嘉慶辛酉二月書此以記墨緣此冊自辛酉春留吾齋二十餘日戊辰夏又借至小齋八十餘日今又得借展翫前後凡百數十日之久其為墨緣非淺不可以空言贊說也予所見化度碑王弇州家二本顧汝和玉微館本及予舊藏本及此凡五本矣標裝家多選明白之字而棄其餘惟此本依其行次多留空隙此碑不特石已久亡即拓本亦至為罕遘外間所傳翻刻本或多訛誤非真見原石之全者不能知也予於是碑究心歷四五十一年之久嘗合所見真本之確可次叙者繪為范氏書碑三段殘石之圖於是盧嵩翁趙松雪以來諸家所品鑒之真偽皆了然可指數即其殘石之露半字處亦皆可確得其位置爰殫旬日之力用紅筆拙楷就其昏蝕不可識者備加注釋其注字之或偏上下或偏左右則以紙暗與老眼不能盡取畫一也識者鑒之壬申九月三日

跋化度寺碑

唐碑皆有界格。化度醴泉亦皆有界格。顧醴泉金石雖存而界格已不可辨。惟宋拓至精者乃略辨其界格亦終三五處耳。信知一磨再磨之說不誣也。蓋其石至宋拓時已磨去面上一層不啻每字去其厚之半耳。中有細瘦之筆非其本矣。若化度北宋末石已碎壞不可拓而今偶見宋拓殘本拾珠璣於什一之餘猶有一二界格可尋則化度但有斷裂之傷而無磨治之失也。

九成宮醴泉銘跋

率更正書皇甫虞恭皆前半毅力入後漸歸輕歛。雖以化度淳古無上之品亦後半歛於前半比其自成筆格終身如一者也。惟醴泉銘前半遒勁後半寬和與諸碑

之前舒後歛者不同。豈以奉勅之書為麥瑞而作抑以字勢稍大故不歸歛而歸舒歟。要之合其結體權其章法是率更平生特出匠意之構千門萬戶規矩方員之至者矣。斯所以範圍諸家程式百代也。善學歐書者終以師其淳古為第一義而善學醴泉者正不可不知此義耳。

跋醴泉銘

沈凡民跋所謂梁溪秦氏世藏千金帖者秦氏嘗倩華君鐫石其摹勒之妙可以奪真然與此本斷泐處悉同無怪乎凡民此跋以為在伯仲之間也。至於凡民跋內駁前人評化度在醴泉上之說凡民跋此語蓋本於王

翁林翁林一生習歐書而不識化度豈惟不識化度抑並不識醴泉豈惟不識醴泉直不識歐書耳歐書以圓渾之筆為性情而以方整之筆為形貌其淳古處乃直根柢篆隸觀斯銘者必知此義然後為得耳吾為天下鑒書家拈出此義願具眼者共詳之吾豈敢妄議虛舟先生乎

跋九成宮醴泉銘

醴泉銘宋拓予見二十餘本矣今年春借丹徒蔣氏本以予所藏王長垣本及江秋史留贈本互付而此本適未四本皆宋時精拓誠快事也而此本又是宋時原裝四邊皆宋紙面葉用宋刻絲尤為可寶且此四本中蔣

本秋史本尚皆有一二補描處而長垣本及此本則皆舊冊毫髮無改者長垣本有自押名印此本有王孟津題籤孟津是長垣親家此本籤云于姜先生家藏党崇惟字于姜寶鷄人明天啟乙丑進士入

本朝為國史院大學士帖尾陳寶党氏印是也于姜告歸在順治十三年卒於康熙三年而孟津為王長垣題華嶽碑在順治六年是長垣本與黨氏本皆

國初同時鑒藏今復得於吾齋同几辰對墨光映發古香襲人信與率更結翰墨之緣非淺矣

跋虞恭公碑

右宗搨虞恭公碑後有王虛舟跋謂此是率更最晚時

作是矣。弟未攷率更卒之年，而以皇甫君碑為其盛年時書，則非也。愚攷張懷瓘書斷，率更卒於貞觀十五年，年八十五，則其書虞恭公碑時年八十一矣。皇甫君碑雖無年月可攷，而宋人寶刻類編及趙明誠金石錄皆云貞觀中立，此必有所據也。而虛舟駁之，且謂舊唐書于志寧授官之年有誤，此則無所據者也。且即如虛舟之說，謂皇甫君碑書於高祖之時，則高祖武德元年戊寅，率更年已六十二矣，而以為盛年可乎？如必以盛年晚年畫定書格，則是碑筆法之深淺離合，轉有未能盡明者矣。至虛舟之論歐書，尚有待於剖辨者，愚更於後條詳之。

跋虞恭公碑三首

林同人云：碑在昭陵東南第八列第二區，劉洞邨計三十六行，存上截尺許，醴泉志藏四百二十字，今僅存三百餘字耳。同人親到碑下，其言如此。予今得稍舊之拓本，中間明白者尚有六百字，及託友往拓，洗石數日，以細紙淡墨精拓，尚有可辨者二千八十六字，即上截明白處亦尚有二尺許，而僅謂存尺許，何也？碑三十六行，行七十七字，以予所見舊拓本如王翁林謂平生所見第一本者，尚存七百許字，又塔影園所藏邵瓜疇本亦宋拓精善者，然皆已不見率更銜名矣。今精拓全碑，則第一行題目之下，尚可辨者中書侍郎行都護江陵縣

開國子岑文本下闕空海縣男歐陽詢書其下半存字尚多可讀而趙子函遂謂今不可搨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亦竟目為殘闕不加精密何怪彼拓碑工匠之惜紙乎予今得按其行次錄之雖尚有闕佚處而溫虞公之事蹟前後略得其槩率更行筆亦略得以見其前後結構之概矣

舊唐書溫彥博傳云彥博意有沙汰多所損益而退者不佞踴訟盈庭博惟騁詞辯與之相詰終日諠擾頗為識者所嗤新書亦言彥博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衆訟牒滿庭時譏其煩碎又與魏徵廷爭邊事不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帝始悔云而舊書贊語亦稱彥博之

褊今觀此碑云意之所異不是已而違人銘詞亦引夷吾器小以反形之又云水逝黃陂用叔度汪汪千頃以為喻皆言其量寬宏若與史所稱正相反者岑公豈應飾詞諛墓此當與史傳相資攷證者也他如考名攸與新書合足證舊書作悠之誤又新舊書皆言貞觀十一年六月甲寅薨今驗碑是六月四日是年六月甲寅朔其四日丁巳非甲寅此條書於太宗本紀凡本紀書事在月朔則書朔今不言朔自以碑作四日為是此史之誤也至如王翦林謂碑言無功於月氏指彥博陷突厥事以為史誤今驗全碑之文以荀瑩反晉蘇武茹雪為比乃正指其陷突厥事耳其文豈若云々下貫無功

於月氏句此特借古事以作襯託豈可誤會乎又如平津與文終作對此用漢蕭河封文終侯而蕭林以文終創業句指溫大雅編創業起居注謬矣非功不侯下是中字漢高帝沛豐中陽里人晉書涼武昭王傳論中陽勃興景亳垂統是唐初皆如此作儷語猶之光稱南陽也孔門密子以密為宓則形聲皆失之所以陸氏釋文在唐初於諸經音義已多未能定據者又奚怪乎元宗之改洪範音義矣

率更書此碑時八十有一在率更書諸碑為最晚歲之作率更諸碑化度第一九成次之此碑又次之蓋筆意所至并忘於鍊師古之迹若趙子函謂其字視九成化度為得中蓋以字之大小論非以筆法言矣中如二巖二藹究不能與百石卒史碑之壘共同參肇宰章羣亦豈能與乾明樊遜碑相例諸如此者略寓問津畛界正所以見率更格韻上接蕭羊遠追隸凡之正脈耳

跋皇甫府君碑

率更皇甫府君碑愚幼而學之既而學九成化度始知率更精詣直造山陰之室及入詞垣與諸家上下其議論乃皆以皇甫碑為不足學後見王翦林論歐書云皇甫碑是率更少作風力未適虛舟近日之專力學歐者而其言如此愚亦遂惑於其說不復深研求是碑矣然吳門陸謹庭家藏宋拓本古厚之至而今所行拓本則

較百年前所拓又泐去百餘字故筆蹤近瘦而古厚處漸致掩昧也宋人寶刻類編云是碑貞觀中追建故于志寧官左庶子加銀青皆在貞觀年間則率更書是碑時年已七十餘矣安得謂是少作耶驗其筆格正從隸法出而九成法度皆深加融鍊進而直追晉人是碑則初由隸體成楷因險勁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筆最見神采未遽藏鋒是學唐楷者第一必由之先路也若不先從此入手則間架結構何由而入九成化度乎近今學人多遺棄目前共由之路而侈談遠到難幾之詣即是碑可推矣幸遇此未泐百餘字以前之拓本得不寶祕奉為圭臬耶

跋皇甫府君碑

皇甫府君碑無書立年月王虛舟云是率更少作蓋以皇甫是隋人也牛氏金石圖云仁壽四年歐陽書不知仁壽四年乃皇甫卒時而非書碑時也以于燕公撰文系銜攷之知是貞觀中追建率更年七十餘矣是碑在歐書為最見精采之作今泐蝕甚多此本何義門手加評記雖拓手用墨得法其實亦近日所拓也義門豈不得一舊拓而獨於此本精意臨習耶觀其細者丹黃於畫中布白處精研入妙誠楷法之津梁矣然其跋云自備說安危以下字體微小於前似非一日所書愚按率更書每至後半漸入收斂不特皇甫虞恭即化度純乎

晉法而亦後半微收小是一家筆格性情如此不可強也惟醴泉銘則後半不斂而反舒愚嘗於醴泉銘詳言之豈義門於此未深悉耶

書姚恭公墓志重刻本

是碑在京兆而陳思寶刻叢編無之蓋碑之毀久矣世所傳者皆贗本也都南濠所見尚是舊本故題下無撰書人姓名蓋以石泐闕之而歐陽集古錄云內史舍人虞世基撰太常博士歐陽詢書舍人二字据本傳作侍郎是也近人刻金薤琳瑯者乃据世所行贗本補入結銜云廩軍內史侍郎虞世基撰文考隋書百官志內史省侍郎四人從四品並無廩軍內史之官世基本傳亦

云煬帝即位遷內史侍郎是碑立於大業七年十月世基之官正與史合不知何時碑本殘字中偶有廩軍二字零落廩字即文內家寶食廩之廩軍字即文內將軍之泉又竭之軍遂妄增入世基官銜之上甚可笑也又志文之末右光祿大夫脫去祿字而紙無裁劃之痕中間克著奇功克字誤作充此皆贗本之尤謬者然此一本尚是每行裁劃裝成故尚欲貌為真本在重刻本中為稍舊者矣此石是宋人重開者今藏海寧陳秀才鱸字仲魚家

跋率更千文

率更千文僅見於宋人寶刻類編不著時地而諸家著錄金石者皆不之及按虛舟題跋刻本較此墨迹多引

新唐書詢年八十有五。一語然獨不引張懷瓘書斷云詢以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尤為明白也。史稱歐陽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嘗遺錢使市父遺跡。然宋人所刻類帖有率更所書授筆訣。亦云付善奴。正與此帖末語相證。而此云付隱之明。奴通之善。奴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所載。率更書陰符經。末云貞觀十一年丁酉歲九月日書。與善奴倦翁跋云。率更子通字通師。官至內史。號小歐陽。即善奴也。其贊曰。內史書如率令善奴秀比。官奴千古會稽楷。則于今重見陰符。則又在此前四年矣。通之蓋一字通師也。

跋房彥謙碑

黃與梁瑤峰前輩論及歐書瑤峰云。嘗見率更分書房彥謙碑。實化度九成之左券。以未得拓本為恨。今予於章邱訪得是碑。乃知顧亭林諸人皆未見其陰側。惟據趙明誠云。率更書耳。今見其側曰。太子右庶子安平男李百藥撰。太子率更令渤海男歐陽詢書。貞觀五年三月二日。樹其陰。分書尤偉。惜不使瑤峰得見之。蓋趙湖州已云是碑罕傳。况其陰與側乎。書於此。以志墨緣。碑在章邱西南七十里。地名採石。邱房公墓前。其左側有字。其跌已入地。不可見矣。碑南向。約厚八九寸。其陰字在

跋舊榻道因碑

唐人語云。來護兒。一把筆。虞世南男。帶刀然。讀杜少陵

贈虞十五司馬詩淒涼憐筆勢之句則永興元孫當亦善書矣蘭臺是碑書於龍朔三年癸亥上距率更之卒已二十年至為其母渤海縣太君徐氏書誌在文明元年甲申又在此後二十年其書格自必更進於此惜今止見是碑也然全用房彥謙碑法力追分隸後來柯敬仲學歐即從此得路舊搨本尚有淳厚之意宜選其最質實者以追其家學什一之餘緒不可槩以圭峰碑例之也

跋昇仙碑陰

昇仙太子碑唐武氏為張昌宗而作其事無可論者惟碑陰出於鍾薛二家手蹟則考古之家及研究法書之

家皆罕有知者薛題前建辰在武后聖歷二年己亥而鍾書諸王等銜名在神龍二年丙午此則中宗即位之後武三思復用事而諸人復承旨題名於陰此即復武氏陵廟之漸也說者乃不考中宗時事而以為武后立碑一時之事誤矣唐竇泉述書賦極推薛而不及鍾宗人竇刻類編及趙明誠金石錄於昇仙碑陰皆直云薛書而不云鍾也義門此跋亦据趙錄目為薛書竟似未檢本碑系銜者豈其所得標本無系銜耶抑或拓手紙墨闕昧耶今依原石銜次列為圖式其墨者薛書紅者鍾書朗然可觀矣唐初書家以歐虞褚薛並稱而薛書傳世絕少若王羲之林云鍾紹京得褚之纖媚薛稷學褚

不失尺寸其實薛書於褚更加研華而鍾書纖媚則無所拮持因董文敏偶見靈飛經目為鍾書翁林又以所見他書目為鍾蹟皆虛揣之詞非鍾書果如此也再考永興書廟堂碑末云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額朝議郎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搨勒碑額其文與此相類則是鍾書精意搨勒於摹古為長尤非僅纖媚之謂矣幸得一碑之陰具有二家楷法而偏置武氏所立之碑後為君子所不齒是以知之者益少然以書法而論則誠唐帖中之佳蹟當作化度郎官舊本鑒藏之豈其可易視歟

跋薛曜書石淙詩

武后及其諸臣遊石淙詩凡十七首久視元年薛曜書顧亭林謂天台訛天右今驗石本實是台字歲久中有泐痕似右而台字甚明白未嘗訛右也惟白日將移銜疊巘句銜訛衝瀑水訛曝水此則薛書之訛薛亦同賦詩非不曉文義者由此推之古人落筆時竟實有不檢核處與小史不曉文義者無異諸碑類此者尚多皆可以證之也末云久視元年歲次庚子律中蕤賓十九日丁卯是年夏五月己酉朔則丁卯十九日無疑矣第何以不書夏五月而云律中蕤賓或疑其於年月書法不倫按武后時改用周正以建子為歲首至是年始復以建寅為歲首故此石刻言律中蕤賓以見其為夏正建

午之月若書夏五月則與周正相混此亦見當時文字斟酌處人多忽之耳

跋宗拓褚書公孫卜兒傳贊

此贊聞有墨蹟內刮去數字皆宋初廟諱也此石本凡刮去之字皆微露一二筆信是宋時拓也行間亦具界格末云臣褚遂良書則是唐時刻石矣正楷原從隸出固以方整為局制然而字內如田口等結構多取下半稍就斂緊者楷勢不得不然也若命之田向內之口屬虜芻之下丁究以末稍斂內為得勢而此蹟一例上下削方董更之中田亦太削方唐之中間下橫末又太放出外餘若鬆疎者尚非一處昔竇氏述書賦於褚書有

澆漓後學之譏吾每辨其太過若聖教序記橫畫右末偶以欹垂取勢卻於大局無嫌此蹟則太過鬆疎不特以朋誤明之顯然筆誤始定其必非褚書也鬱岡齋又從此翻刻竟謂是褚公名蹟豈其然乎此本後有長洲韓存良手跋韓是董文敏館師尚可想見鑒藏風味而其實非褚書則不得不辨奮七半字之誤尚必重書豈有朋誤作明之理乎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三



大興翁方綱覃溪



跋徐嶠之書姚文獻碑

姚氏祖孫二碑皆徐嶠之書而姚文獻此碑又在其孫一碑之上其行筆與宮公碑相近蓋皆出於褚也然此碑又有體近虞歐處蘇詩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唐初字體歐虞開其先褚公之後自必以薛為正脈而徐氏父子名特著者正以其參用歐虞骨格也徐嶠之書阿育王碑既亡惟此姚氏二碑而文獻碑更為高秀精研唐楷者必於是問津矣

跋魏栖梧書善才寺碑三首

王翦林跋云此碑馮涿鹿題作褚河南然前款云河南褚遂良書遂良錢塘人封河南郡公非河南人可疑一也褚公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神龍時褚卒已四十八年矣可疑二也中宗即位建元神龍終兩年即改景龍無十一年可疑三也武后稱制在褚卒後二十七年而碑內有則天之號可疑四也碑云律師以大唐七年九月五日卒槩云大唐而無年號後有元開震驚等語元開二字文義不屬疑是開元當是作偽者心知開元年號與褚不合故特錯亂其文耳可疑五也則此碑斷非褚書然其筆法便娟秀腴酷似河南又淵字世字皆有副筆的是唐人習褚者所書後人以其蹟似褚不考其

本末但竄取碑字湊集成文以為褚書涿鹿馮公弗深考耳後閱趙明誠金石錄目云第九百八十六唐文蕩律師碑盧渙撰魏栖梧書開元十三年十月乃知此碑果非褚書余所疑一一皆是也遂改題為魏栖梧善才寺碑為之大快翦林先生跋如此此本即是翦林所見者當有翦林手題魏栖梧書之籤蓋又不知何時何人誤以為冊內明有褚書云云妄謂翦林題籤不足增重而又改裝之故獨留馮涿鹿手跋於後耳今予幸得見此冊故為重書翦林之跋仍改題為魏栖梧書亦獲與翦林先生同稱快矣而猶有未盡者翦林跋但據趙明誠金石錄知此碑在開元十三年而於碑內所妄湊為

神龍十一年云云未之詳考也予今為申之曰碑所云
大唐七年五月九日大唐字下實即後文元開二字倒
錯之開元年號也猶如題下河南褚遂良書亦字字有
剪開之痕是從全碑內湊得者也其神龍下另翦為文
而云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己酉者攷唐初自貞觀以後
惟中宗之嗣聖與元宗之開元皆有十一年至天寶則
稱十一載矣然嗣聖十一年十月辛亥朔則其月不得
有己酉惟開元十一年十月癸巳朔則十七日正是己
酉以此考之文蕩律師卒於開元七年五月九日而葬
塔在開元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碑之立則在開元十三
年十月也又竊林但据趙明誠金石錄而錄中有目無

跋未詳撰書人之具銜此則歐陽集古錄亦無之惟小
歐陽錄目云唐文蕩律師塔碑在許州陽翟縣前告成
尉盧渙撰著作郎魏栖梧書告成者即陽城縣也萬歲
登封元年將封嵩山改陽城曰告成故其銜曰告成尉
也小歐陽錄目亦世所不多有子今為春湖學士詳攷
而備書之當必不至更有誤傳為褚書者矣

碑內銘粵即銘曰粵曰同字也爾疋釋詁粵于爰曰也
說文曰詞也粵于也皆以象氣之舒也漢隸百石卒史
碑制曰禮器碑其文曰邨閣頌乃作頌曰皆作曰字而
唐楷房彥謙碑與是碑皆作粵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
堯傳疏皆不言粵曰之通而房碑在唐初尚通用至此

碑則開元中尚有可證古字之通用者孰謂唐楷與六書相遠哉開元十四年明皇改洪範無頗為無陂而其時書家尚有能知古義與釋詁合者是可補邢疏所未及近日邵二雲學士撰爾疋正義亦未援及此耳王翁林論褚法云稍縱逸則為魏栖梧步趨不失尺寸則為薛稷所謂縱逸者即指此碑也蓋唐世書家習褚者最多而此尤得其神理然魏著作此碑其於褚法實乃步趨不失尺寸若薛少保書則加以妍華竇泉所謂菁華卻倍者也褚楷自以孟法師碑為第一房梁公碑次之而二碑神理具在此碑其格意當在王行滿王知敬之間善學褚者求之此碑有餘師矣

跋宋搨絕交書

東河持一冊來云王安昆止心山房題籤云宋搨絕交書其紙墨是宋搨而無跋其帖即停雲所本者但停雲又自從一墨本摹勒非從此本摹勒者也停雲本載元人跋云劉燾無言嘗摹刊於續帖中辨論之詳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按黃長睿與劉無言論書一條云劉言續帖中李懷琳絕交書多有古字非懷琳所能自作則知其有所仿也云云据此謂劉言續帖者非謂劉無言所摹刻之帖也宋劉燾字無言嘗摹刻太清樓帖耳未嘗摹此帖也長睿此條乃謂劉嘗說續帖中有此絕交書言字貫下非劉燾字無言之言也元人跋乃誤讀黃長

睿語以為劉無言摹刊於續帖者誤也考宋人法帖惟元祐五年四月待詔邵彰所摹刻續閣帖第九卷為李懷琳書嵇康絕交書此本當即是元祐續閣帖第九卷之真本後人又偽作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分隸題於前遂致乍看不出耳

跋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碑尾小字云石有圯者日口音詳其義當是舊碑所脫去之字而今不可考矣徐趙州去大和時甫百年而舊碑隳壞尚在大和之前蓋原文無甚闕泐而僧惠印錄其舊文則非摹拓徐書矣范的据鄭樵通志及宋人寶刻類編皆載所書諸碑蓋有書名於時者觀其書格雖

略仿懷仁集聖教而天骨勁逸故當無忝前良也碑以倬彼甫田為倬彼碩田又以鞠為茂草作鞠為葎草王觀國學林云葎字三音而同訓以為草木葉茂多之貌也此條亦可備毛詩攷異耳

跋唐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右唐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開元五年七月七日立李邕撰韓擇木八分書載在寶刻類編暨王象之碑目者甚明白象之云其石運自霅州擊之鏗然有聲今在麗水縣北一百二十里冲真觀中近日趙子函石墨鐫華孫退谷庚子銷夏記皆誤以為李邕書并誤以為即葉有道碑又誤脫贈字直以為歙州刺史又謂趙明誠金

石錄載有道二碑一為李邕行書一為韓擇木八分書不知此碑是韓是李云々蓋其誤始於趙明誠有韓擇木撰文之語故疑碑首有李邕字者當屬李書而不知趙明誠錄明云李邕書者開元五年三月韓擇木書者開元五年七月今此碑是七月則其為韓八分無疑而退谷手跋尚以為李江夏八分何其舛乎且葉有道者乃葉法善之祖葉慧明者乃葉法善之父亦不得并二人為一人葉有道碑則李邕撰文并書世傳法善夜追其魂書之謂之追魂碑者是也葉慧明碑則碑首有江夏李邕又有國子云云者乃李邕撰文而韓擇木曾官國子四門博士為國子司業此當是韓之結銜而新舊唐書皆無韓擇木傳是以人莫得而考也法善歷高宗中宗武后睿宗元宗之世五十餘年故碑云時更四紀寵被五君也史云睿宗之立陰有助力則碑所云殄勦元兇翼扶皇統者也韓擇木八分多在肅代之際杜詩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是碑在開元之初乃其早年書也今傳世者如天寶元年告華岳文尚不及是碑之具有漢法則此乃韓尚書最佳之蹟而著錄者訛為北海致令名蹟湮沒予為參考諸書乃得數百年積疑一旦豁然何快如之

跋李元秀碑

此碑久亡相傳良鄉縣某人斲其石為六礎嘉靖間宛

平令李蔭輦致都城署中建古墨齋以覆之後移順天府署而王府丞惟儉攜其四礎往汴中僅存二礎矣至國朝康熙三十一年府丞石門吳匪庵涵移置府學文丞相祠壁有記勒石記言僅存數十字今諦審精拓可辨者尚有八十許字但多泐耳是碑北海書之最適美者遠在陝碑雲麾之上而泐壞至此予自幼留意考之訪其全碑不可得今始於吳門訪得舊拓本一真刻一撫刻凡二種屬友人錢立羣為雙鉤其本來董思白莫廷韓諸跋皆稱唐拓然就中泐處與今二礎字有相去不遠者蓋見此石之泐久矣然合此二本文尚未全且其裝冊顛倒原次仍不可讀予亦無從而整理之也今

姑就予所考見得其可辨者略記於此唐故雲麾將軍

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遼西郡開國公食

下靈昌郡太守李邕文并書

靈昌郡滑州天寶元年改郡故稱靈昌

見此系銜久碑首尾大略云嘗以張子纘承珥貂蟬者

不著於世矣七葉揚公丕構乘朱輪者十人以下敘曾祖諱某

祖諱某公諱秀以下文不以開元四關四月一日關春

秋關夫人關氏西河郡司馬思府君之息女賢和淑慎

靜恭貞白

下關嗣子朝議大夫使持節關恐桑田或變陵

谷仍遷是題豐石之碑式表先公之墓其詞曰倬彼茂

族赫乎高門經文緯武翼子謀孫關岳立邊鎮風生塞

垣其施及我公克廣爾祖敦書悅樂重規疊矩

下關遼水

渺瀰隴山嶺峯闕還計未臻已闕短辰悲九族戀切三
軍其黃河東浮白日西匿還流不闕倒輪無力草樹蕭
條雲山慘惻其天寶元載歲在壬午正月丁未朔此文
可辨者合二本尚存千字而皆倒亂不可讀昔董文敏
乃取而次第之為四十七行刻於戲鴻堂帖題曰李北
海書不言何碑也陳香泉帖考云董太史自次其文如
此耳而此內有董跋乃曰所藏本文全可讀蓋其所自
次序者以為可讀耳姑勿問其前後移易皆非其舊即
以銘首其詞曰曰字今二礎尚微可辨是窄形日字北
海書言語之曰字是窄形也唐以前書言語之曰字皆
作窄形瘞鶴銘亦如此也乃董刻以意為之竟作肥闊
有妄謂趙吳興臨者皆不足置辨也故不及之

大照禪師碑跋

是碑宋人寶刻類編載其題目云嶽麓寺大照和尚普
寂碑此十字蓋其原額也天寶元年二月李邕撰并行
書長沙有北海書嶽麓寺碑世所共知而是碑無知者
其實長沙之碑其額但云麓山寺碑今世皆稱嶽麓而
是碑稱嶽麓乃在嵩山之麓也潘稼堂題跋云今碑乃
翻刻不逮雲麾嶽麓稼堂蓋未考此碑亦名嶽麓也著

錄家但知李思訓李秀二碑姓同官同故北海書有二雲麾而不知北海書有二嶽麓此亦藝林所宜記述也是碑舊傳有北海真蹟今藏於惜分書室主人雅志篤古為選工重勒於石北海筆蹤超騰龍象風神骨格宛如初落墨時豈惟娑羅東林諸摹刻皆遠遜之已乎芝山以新拓本來屬為題識於後

跋少林寺戒壇銘

是本後有邢子愿手跋其裝冊用明萬歷二十八年糧戶帖作襯紙其為舊榻可知昔聞曹倦圃家藏一本有許靈長跋又王箬林藏本自謂球圖視之者皆即此本無疑也書法雖蒼秀然予於是銘夙有疑者陳子文金

石遺文錄李光映碑帖考略皆稱少林寺戒壇銘一為括州刺史李邕書一為南館學生張傑書其文不易一字並立碑之年月皆同以為可疑是固然已張傑一碑都南濠金薤琳琅載其全文中缺九字今以此本對之其九字皆有而田成碧海作地成碧海與上句地字相複杖錫東埵以上下句韻例之必非埵字又暉律師句脫一師字此三處皆不能無疑然猶不妨也至於諸本皆作開元三年正月十五日而此乃作二年李北海於開元二十三年始為括州刺史即其前曾左遷括州司馬亦在三年以後况二年乎且唐碑著於錄者若金石錄寶刻類編以及高山志諸書皆云少林寺戒壇銘開

元三年正月十五日南館學生張傑八分書而李北海所書碑則諸家皆不言之是以予於是碑舊所蓄疑而今見此舊搨佳本亦弗敢信也

跋郎官石記四首

都南濠金薤琳琅云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長史蘇人承平時碑在蘇學中堂之後已漸剝剝兵火後不復存矣元高德符云石刻舊在京兆今亡余家所藏本未知其出於蘇學或出京兆皆不可知但歷年久遠而紙墨完好誠希世物也朱竹垞跋亦引龔明之云長史蘇人故立碑於此然朱竹垞亦未嘗言是京兆本抑是蘇州本也前歲有持舊搨此碑相示者碑尾有河南屈集臣

鐫又有史芝以下廿一人題名其書楷行艸隸各有不同印字下注工郎平向高下注吏郎師朴下注左司又有注吏字兵字者或謂此是吳中石本或又謂其後有諸郎官題名當是真本其書體峭潔與董文敏摹入戲鴻堂帖者迥不相似中間不朽者矣矣作也然董摹鴻堂帖之本雖甚弱而字勢實與王敬美所跋此本相合且王秋澗已謂其字體似出歐虞則定以此本為是又驗之趙明誠金石錄目第一千一百七十七唐尚書省郎官廳石記張旭正書第一千一百七十八唐郎官題名上第一千一百七十九唐郎官題名下合此三卷其上卷是此序其下二卷是郎官題名則即今陝西碑林

即官石柱之刻每石一面書吏部郎司勳郎戶部郎金部郎者是也計其每石今可辨者尚數百人則六石即官之名蓋以千計而彼一舊本其後僅列二十有一人且某部郎銜注於某名之下此必是吳中重刻此序而雜書人名若干於後故與京兆原名數千百人之列次不能合也宋人寶刻類編亦專著此碑在京兆不云在吳是此刻為當日張長史所書之原石無可疑者惟是彼一舊本字勢頗清峭意者因著錄家有楷書精勁之評歟不知著錄家目為楷書精勁者蓋對照其艸聖而言耳非必盡是方勁峭整之體也大抵張長史之書出於褚河南此碑亦約略在孟法師碑及奉五日東山帖

之間世無二本藝林傳為至寶信不虛也王守谿跋援山谷謂此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艸聖度越諸家無轍跡可尋此謂長史正楷古雅如此雖唐賢諸楷帖亦須讓之則其艸書豈有轍跡之可尋乎無轍迹句仍指長史艸書而言敬美似誤會也敬美又謂此碑內容字極字皆取法永興廟堂碑今驗此內容字極字亦初非仿擬虞書廟堂碑也而後跋者遂目敬美此跋以為有微詞則又過矣弇州跋謂聞此碑三十年而始得之予亦夢想是碑四十餘年而今始見之如此墨絲安可不記

張長史即官石記序此本與華亭所摹正同但華亭未

親見此拓本時據陳仲醇手摹者尚有一二誤筆耳今此帖前尚有仲醇印也詳王元美昆仲手跋即是都南濠錄入金薤琳琅之本也惟是弇州跋云以化度廟堂九成並觀皆退三舍又援山谷云唐人正書無出其右予廿年前在西苑直廬夜宿與會稽梁瑤峰前輩論書及山谷弇州此跋瑤峰意頗不以為然蓋乍聞之似乎推獎太過者而予今又有說焉此非山谷弇州之必舉此碑以壓唐賢也此正是其企想晉人之意甚深耳正不可以詞害意者也至敬美又謂此碑內容字極字皆取法永興廟堂碑則是臆撰之說不足信耳且長史艸書名震古今諸君子之論皆對其艸聖而言故不嫌

於多為舉側豈其推許之過乎但董文敏就仲醇摹本鈎勒入石則薄弱實甚反足為此碑之累若有能精心鈎摹者選工伐石使吳中偽本不得歧出相炫是則藝林大快事矣

王敬美謂此碑容字極字皆取法永興廟堂碑按永興廟堂碑容字凡四見極字凡再見容字四見者序內侃侃禮容銘內禮容斯盛此二容字其中間右出之捺皆長而見鋒又序內函丈之容銘末容範既備此二容字其中間右捺皆作反捲向上勢此即官石記之容字中間右捺則不見鋒而俯向下與廟堂之四容字皆不相同極字再見者其本旁之內點皆明白可見而即官記

極字右旁木之內點含蓄不露與廟堂極字絕不同不知敬美何由而目以為取法虞書廟堂碑也且即以王文恪跋引山谷評謂其艸書無轍迹可尋而敬美乃援此以謂指此碑字無轍迹可尋則亦失之遠矣此同在一簡內之跋語尚且不能照顧如此而況能援比他碑期其切中乎且即弇州跋謂化度九成廟堂皆退三舍此語與敬美所評容極二字之語至今藝林已皆收入著錄後學將奉為定品矣然此碑今無二本世或有不

能盡見者而化度真本固亦世所絕少廟堂真本則世所絕無九成舊拓亦漸少矣然若以化度九成宋拓本與此並着則長史是艸書專家今偶於此一碑用正書為之故適古逼晉人而結構神采實不能跨越唐人不特化度宋本之淳古此碑遠不能及即九成之神力此碑亦豈能及哉至於虞書廟堂碑且勿論唐本也即以王彥超重刻今尚完好若能精拓則此碑亦實不能及之矣再等而量之如歐書之虞恭公碑褚書孟法師碑此碑亦豈能出其上乎然而山谷謂唐人正書無出其右者何也此則山谷熟見長史艸書故偶舉此以著其正書之根柢如此耳初非欲舉此以冠唐人正書也然則弇州昆季之評皆可廢歟曰是則別有說焉敬美跋後段特舉所見韓氏藏唐本廟堂碑其謂此碑有出藍之觀者謂永興廟堂為藍乎即官記初非一意師仿廟

堂廟堂非藍也非藍則無所謂出藍也然而敬美意中所謂出藍者目王彥超重刻廟堂以為所出之藍耳彥超重刻本渾乎用圓也此即官記則用方是以敬美目為出藍也用方何以謂之出藍則敬美固明言其得見韓氏藏唐本也唐本廟堂世已不見孫月峰云韓宗伯家唐拓廟堂碑筆筆皆蹲注法轉折處特峭勁頗近歐書馮定遠云夫子廟碑虞書小方穩愚向日惟憑此二家說耳其後乃得目見元康里氏所藏唐時廟堂碑始知陝本城武本皆唐後翻摹而孔祭酒碑陪立於太宗昭陵是為唐初學虞者之驗其行筆與今王彥超本之純用圓轉者固殊矣是則敬美出藍之語不為無所見而

究不得因敬美此跋欲傳會弁州跋以為即官果在化度九成廟堂上則實非定論耳愚豈敢輕駁前人第以長史行筆於時時作艸之後偶用正楷固必以方正見其筋節也而行筆之勢往上越出格界之外此拓本界辨數處如年和字千載二字六十一人十字上應亦字不其偉歟不字其字皆下半占跨界絲外少許亦其跡弛乍入繩墨之可見端者是以廣川跋喻以過君表舞交衢者正善言其不拘繩墨也豈可泥會乎唐人正褚無不具有界絲以化度之淳古超逸亦不聞其跨越界格之外大約專以褚公書派尋長史正書之針車則位置允矣

山谷法帖跋云張長史郎官廳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

石者故艸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山谷此語蓋深探
艸法之原也故謂人但見長史艸書之神妙而不知其
原從正書出耳試觀所書即官記雖使儕於唐諸家正
書亦當無愧不能讓唐賢諸正書也惟其正書能如此
所以其艸書神妙高出諸家之專以艸名者豈可以轍
迹量之哉讀者須善讀山谷此段是如此抑揚其詞然
後知其並非謂長史正書冠於唐諸家上也特深著其
正書之法度使人善會其艸書之根抵耳而王弼州誤
讀山谷此段乃妄謂化度九成廟堂皆為之退三舍至
王敬美遂誤讀其句以為贊其正書無轍迹可尋明代
諸賢固不精於攷訂然亦何至文義之不嫻至於如此

貽惑後人豈淺鮮哉此則焉得以弗辨乎

跋俞紫芝臨褚艸陰符經

褚艸書陰符宋越州石氏帖自在褚楷陰符前故停雲
亦依此摹也何義門云廿三行缺處甚多而不言後有
諸題人名則停雲所摹勒蓋又從石氏本翻出者耳此
內萬化生乎身句化訛作可以伏藏句伏訛伏時動必
潰句必訛衣大小有定句大訛火又不止義門所云缺
失而已且褚公於貞觀十二年始召入侍書豈有貞觀
六年奉勅書此之事不特義門未之詳考而越州石氏
此刻在北宋末南宋初乃亦不加詳考冒為褚蹟則何
怪樂毅論海字本後來重摹之有失乎此幅有俞紫芝

臨款紫芝入明洪武初尚在則天歷初年年尚甚少固宜其不知深考一依其誤而臨之也蓋攷訂之學不講久矣孫退谷乃與過庭書譜同語又何足譏乎

跋興福寺碑

此碑明末西安府浚城濠始得之闕失其半所云公諱文者已失其姓不知者因其上句惟大將軍矣字上半行書似口形遂誤為吳文碑顧寧人亦沿其誤近日王翁林直稱吳碑莫之省也予見北宋碑解州監池集右軍書碑云弊急可救之矣七字正即此碑矣字在宋時尚不誤也

跋裴鏡民碑

隋故益州總管府司馬裴鏡民碑貞觀十一年李百藥製文殷金名書是碑見於宋人寶刻類編云筆法精妙不減歐虞予初見此語竊意唐初書脉宜借此以尋源也碑在山西聞喜縣因託人拓之其書誠能具永興率更之秀色然而唐人學虞歐者尚多豈能遽希方駕耶趙子固於唐碑獨推化度廟堂九成斯知言之選也若此碑之書形體韻度皆具而風格則遜之遠矣寶刻類編以其所錄碑目考之是宋末之書而無撰人歲月今以所評此碑驗之其排次名臣為卷亦皆便於書塾臨習是為宋末書賈所為微變陳思之例去年見隸韻知是南宋書賈所編此亦其類也因鑒此碑而考見南宋



書買之書不為無益耳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

跋偃師周公祠碑

此周公祠碑在偃師縣學開元二年十二月朝議郎行
偃師縣尉賈大義撰不著書人姓名其云公字朝明偃
師金石錄謂是後人傳會之文然愚謂此非後人妄造
周公字也昔伏侯古今注於漢光武諱秀曰秀之字茂
明帝諱莊曰莊之字嚴此豈謂光武明帝有此字哉蓋
後人避其諱之本字而云然耳今唐人撰周公祠碑蓋
不敢直斥公諱某而代為之辭曰公字朝明亦猶夫古
今注之謂秀為茂謂莊為嚴耳且且又唐諱也乃撰此

大興翁方綱覃溪

金石錄者反增益其文曰公諱旦字朝明則大誤矣此須善會作碑者之意而不可誣為傳會者也文有云七月艱難陳業也三年征伐敘功也据此則唐初經說皆以居東為東征無可疑矣而何容多其歧說為哉

跋茅山李元靖碑

李元靖碑顏魯公撰并書魯公忠節正人李道士亦克篤孝行忠孝即神仙也唐人碑刻多以老易並言若魯公正人豈有不尊經者而此文云尤精老莊周易則自魏晉以後竟皆視周易為元虛之談且列於老莊之次其亦可謂言之無稽也矣唐世經學自孔疏陸釋外罕見於著錄者豈盡習於麗藻耶豈徒事於隸楷耶韓之

文起八代之衰而於諸經亦未有所詮次爾時隋唐藝文經籍所未備者或尚有一二留遺足撫据者何至數百年間寥々曠隔直至宋人始追古義而又不甚留意詁訓為可慨也因讀魯公此碑而發之

跋宋廣平碑側記

顏楷以宋廣平碑為最善而其碑側小楷書古朴澹遠尤顏楷所罕見可以追尋褚河南張長史問津晉法之也此則北宋崇寧二年范致君別作大字效顏體重書另自勒石裝冊者翦去范跋年月直欲目為顏楷矣故題曰北宋人效顏體以著其實蓋顏書由褚法以窺大令之祕宋人已莫能精究耳

跋揚州汪氏所藏祭姪帖

右魯公祭姪帖宋拓本近有友跋疑是祕閣本者非也宋祕閣帖惟淳熙祕閣續刻卷內有顏書而非此帖此本最為得真實卽江邨吳氏所祖之原拓本也今世所傳祭姪帖子所見四本其最謬者董刻戲鴻堂帖妄移行次其不足信不必言矣東昌鄧氏家藏一石卽停雲館之刻又不及停雲也就諸家所稱賞者惟陳繹會所稱卽文氏停雲帖也鮮于伯機所稱卽吳氏餘清刻也就此二本較量之字勢皆已失真而吳刻勝於文刻有稱文刻是米臨者亦無稽之談也文刻卽所謂聶及江本特從翻本摹出耳吳刻餘清齋本則實從此宋拓本

出何以言之語曰摹石開山必觀鑿迹吳刻固稱為魯公手蹟也豈有墨蒙而改誤處反失真者今以此本校之第十行爾父下用筆塗去二字不可辨而其石旁原改是被脅二字吳本細審之亦近似被脅二字惟脅字歛不成勢此就原拓翻出之明驗也文刻此石似作致背二字則謬甚矣第二十一行遠日下卜爾宅兆字塗去改云幽宅卜字原本塗乙不可辨用濃墨於中間壓改卜字筆勢最分明嘗見顏書李元誥碑中間塗改處以濃墨壓寫正是如此停雲諸刻從翻本出想不知有此壓改卜字矣吳本近似卜字之上半亦竟莫知是卜字又兆字四圍塗圈亦莫知是何字則吳本是有

人從此原拓鈎摹而失之明驗也帖後鮮于伯機二跋
吳刻鈎摹竟全失鮮于書勢之筆意而猶敢以墨蹟欺
人今得見此原拓真本渾淪元氣足證諸本之失裝卷
者能知吳刻之偽故附裝吳刻本於卷尾使觀者較量
自知真贗然猶未盡裝其帖後鮮于諸跋益顯其非真
耳近日著錄家竟有推吳用仰本為祭姪帖第一者正
足以證明吳刻樂毅論之同斯偽作耳

跋多寶塔碑

顏楷以宋廣平碑側為得晉法餘皆以勁格控拄要以
原本大令不失長史所傳十二意斯為得之多寶塔碑
自以王弇州孫月峰為定品若以舍天王廟碑名例之

又當何如此南宋拓本其水旁三點中間尚寓牽絲之
意則近今所拓渺乎不可問津矣

跋東昌鄧氏顏祭姪帖石刻

魯公祭姪帖重刻者有鮮于伯機本有聶雙江本鮮于
本有周艸憲諸題刻於吳氏餘清齋聶本有二陳跋文
衡山跋刻於停雲館今東昌鄧氏二石二陳跋後多出
羅念庵一跋則在停雲上石後几年矣又鄧元固自跋
云明大司馬聶文貞襄公初仕華亭得之顧氏子孫傳
守百餘年數經水火皆莫能濡焚至丙申歲余待罪豐
陽公之五世孫諸生荀攜卷來觀紙墨如新越三年荀
以家貧求售余盡解數年俸餼而易之予按聶公成進

士後初知華亭縣召入為御史文跋鄧跋皆相合則此為聶本無疑但聶諡貞襄此跋多一文字可疑耳然文氏停雲帖所刻既是以聶氏所藏真蹟上石今鄧氏所刻亦以聶藏之蹟上石只應多出卷後之羅鄧二跋而其前本帖之字與陳文三跋皆當絲毫不差也乃停雲所刻陳深跋隸書而鄧刻此跋章草書文跋內字句亦多小異至於本帖內吾承天澤移牧河關此句下原草云爾之首攏亦自常山後改云泉明比者再臨常山攜爾首攏及茲同還故以筆將原州爾之二字倒鉤乙去停雲初刻本如此以鮮于本對之乃知停雲所刻爾之之字下半不全僅以州書二點連下者而停雲上石後

石紋微泐於爾字頂上料泐一小橫紋微近似東字其實精拓之本初不誤也惟後來重翻停雲館本則此二字訛作東、乃今鄧氏刻此句竟作東、矣又此下云方俟遠日卜爾幽宅遠日下原州大有塗改僅將卜字斜挂於旁惟鮮于本此旁挂卜字極為分曉停雲元本則卜字在塗筆之外與石泐斜紋相牽微近似及字後來停雲翻本直似及字乃今鄧氏刻本此處竟作及矣豈聶氏之本有真有贗而其子孫以重摹之副本售於鄧耶即使如此文跋之字句亦不應小異陳跋亦不應分隸忽改章州此又不可解者也鄧氏之刻亦頗得筆意惟陳繹曾文衡山二跋字太弱耳其後羅鄧二跋今

已磨滅不可讀余昨在東昌曾題其石未二行亦但著其宜備考訂之由未遽及此第恐石久漸泐觀者益無所考故不得不略剖其際耳

跋竹山聯句

顏書竹山聯句真定梁氏秋碧堂嘗摹勒於石又載安氏書畫記云天然沉著者是也愚意正書未有不先講結構者自宋四家後多趨行草疎於正楷是以能手往往故示縱橫而不能於筆畫間細意結構如魯公書雖小至宋廣平碑側而圓瑩如珠猶晉人遺矩也此聯句書其大字雖近於家廟諸碑之樣而波磔間已用古籀古釵之腳則是精熟爭坐行書而用於正楷無是理也

至其句中注人姓氏則一味歌頌全無結構乃宋以後不講正楷者之所為必非魯公書也况攷魯公年譜是時公在湖州日與潘述諸人賡詠以吳興掌故及全唐詩驗之並作裴循而此獨書為裴脩蓋古人書循脩二字相似故重錄者訛循為脩即以此內陸士修二字對看知其原是循字即此一條其為宋以後學顏行書者偽作無疑梁安二家鑒已不精今則更何庸置論乎

怡亭銘跋

武昌怡亭銘李陽冰篆李莒八分書歐陽公云四十六字當是五十六字之訛然今以栢本諦視李莒下有八分二字則是五十八字非五十六字也可見歐陽公時

拓本已不分明矣其下又有八分十二行云亭在直上西南口口口口之右蓋亦莒書而著錄家多失之李監篆書今傳世者多後人重摹惟此刻是真本又常在江水中必乘水潦乃可拓取而楚人不善糴蠟往往紙墨不精然已重足寶矣

跋聽松篆

錫山志云慧山寺有石牀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牀項側有聽松二篆傳是唐李陽冰筆唐皮曰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牀是也玉翁林云此二字蒼潤有古色非陽冰不能作其右有楷跋十數行石久磨蝕不可復識今驗

拓本聽松二篆之右尚微辨行楷十行云松石相望於十步外不知幾何時合而相從理若有口政和甲午睢陽張回口口口口之可以口口可以偃仰遂口茲登臨騰處至者當自得口遂勿口俾勿壞同來者口李永父中廣陵俞光口汝南何安中得之口口口口之寺僧奉口口口口丙午闕以下此內有政和甲午云云則文尾丙午當是靖康元年也行楷筆勢似黃山谷不知何人所作也翁林見此在雍正六年戊申今已六十餘年而尚可辨其概惜不身到其地手自摩挲或更有所得耳

跋王居士塲塔銘

王居士塲塔銘近出終南椴梓谷土中今已斷裂數片且失其半矣其金石十七行行十七字上官靈芝文敬客書：法全得褚意唐楷之最精緻者褚書之妙乃在上通隸古證合歐虞後有作者未免失其冲和之度此碑婉潤秀整雖已開後人法門而尚未失河南規矩舊榻纔泐一二字斯可為寶耳

跋護命經

消容護命經開成二年丁巳諫議大夫柳公權書柳書此經宋人寶刻類編云在越州而陳思寶刻叢編無之惟載其目於越州石氏帖耳王象之碑目越州亦不載此刻則是此刻僅見於石氏帖也石照明家藏帖最富

洪文惠嘗就其家借閱是則石氏所刻必越州舊拓本而已多殘泐矣文氏停雲帖即從此宋末重摹本又摹出者近乃有全文之刻不知其所自來末行開成二年丁巳是開成二年而摹全文者訛作四年且行次皆不相合蓋非其真矣柳書小字此尚能具樂毅黃庭遺意雖殘泐亦足存耳

跋鴈塔題名摹本

宋大名柳瑛伯和摹刻唐慈恩鴈塔題名十卷此其後三卷殘拓本也後人裝潢者以墨塗去其卷前第幾字欲冒為全刻耳然是宣和舊拓北宋紙墨古香襲人誠可寶也紙尾小字一行云乙丑五月七日施堂卅七葉

此下有錢穀二字紅文印乙丑是嘉靖四十四年今度前後凡三半卷通長二丈二尺二寸二分蓋原裝冊今改卷歟前後有叔寶復父臥庵諸家收藏印記按唐撫言慈恩寺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 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故貞元中劉太真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發詩會昌三年贊皇公為相其年十一月諫議大夫陳商權知貢舉後因奏對不稱旨十二月宰臣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寺卿王起主文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置宴曲江及題名局席並勒停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蓋贊皇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贊皇失意乃復其舊又云進士曲江遊賞雖自神

龍已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云此宋宣和庚子大名柳瑛伯和所摹刻其摹刻始末具於樊廉卿序蓋皆按其塔級之層次題名之年世釐然具在者也此殘拓本所存止此盧全孟郊李商隱皆在焉董居中諸人題名內云從此更上第三層西北樑上見顏魯公任校書時手札題名又令狐氏一門昆弟與義山同登蔡京即義山詩所云同在天平公座中者此亦可補玉溪詩注也予又嘗見涿鹿馮文敏快雪堂題跋一條云顏真卿杜甫鴈塔題名在柳摹第四卷又於宋人寶刻類編見貞元八年元和二年崔羣題元和十三年張元佐題十五年崔罕題寶歷二年楊漢公題大和六年許塘題八年陳寬

題會昌二年韋瓘題按唐文宗大和年號是大小之大非大字諸板本書籍皆誤作太當据此正之也又按今陝西碑林有懷素聖母帖一石其石尾有大和四年裴柳周登楷題四行是即唐鴈塔題名殘刻之尚僅存者而宋元祐時借用其前半空石刻懷素艸書耳并附識於此

跋韋臯碑

周載軒編修自簡州拓致韋南康碑甚大而殘泐已甚首一行可辨者上闕使檢闕四中書令上柱國南康即主韋臯紀口碑銘并序次行云御製下空十一格云勅書此二字微小蓋云臯太子臣誦奉勅書也末一行云

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勅致趙明誠金石錄王象之與地碑目皆以是碑為太子誦奉勅書而金石錄及寶刻類編皆以是為貞元二十年十二月今見此拓本則立於元和三年四月新唐書本傳貞元十七年十月臯大破吐蕃轉戰千里虜大潰生禽茶熟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牌褒賜之即此碑也順宗實錄曰帝諱誦德宗長子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皆令上書之然帝自貞元十二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則不特元和三年四月一行非太子誦所書即如金石錄所稱碑立於貞元二十年十二月已在太子誦得風疾之

後矣而今碑既殘闕文實不全無以攷其貞元二十年十二月立之說矣未行元和三年四月數字與前文字勢相埒則是立石時仿其書也虞書孔子廟堂碑至武后時始題額而相王旦之系銜即仿虞法為之太宗賜少林寺主教武德時勅至開元時立石而開元年月亦即仿其前文書之如出一手皆此碑元和年月之類可相證也碑是行楷書而所存未鑿之字具可辨者尚皆古勁淳厚在唐楷中遠勝睿宗之順陵碑中宗之滎陽手勅而陳諫之南海神願碑柳公綽之諸葛武侯祠記風力逸尚恐或遜此耳

跋宋拓柳州羅池廟碑

沈傳師書柳州羅池廟碑世久無之宋人寶刻類編載沈傳師墓志而不載是碑可見知者少也朱子韓文攷異云石本團之字初誤刻作團圓後鐫改之今尚可見以此拓本證之良然是朱子所見者即此本也然朱子謂傳師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韓遷吏部並在長慶二年碑書元年蓋傳撫者誤也今驗拓本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明白無疑惟在衛長下脫史字則裝冊時脫失耳

跋法源寺蘇靈芝書寶塔頌

憫忠寺寶塔頌蘇靈芝書張不矜撰張不矜者耿仁智之僚屬故其為思明草疏史系不矜於仁智之下蓋二

人棋死於易去疏語之時而竹垞云同僚者非也至碑
中肅宗尊號與史不同當是北土傳聞未實是以有異
辛楣據唐志謂幽州城內有經略軍得置曹然此經
略二字亦孫改刻者耳竹垞又謂以左為前疑從祿山
之俗不知金石之文凡書丹於石者皆自後而前且有
並非書丹於石而亦自後而前者若浯溪中興頌是也
豈非從誰之俗耶

跋唐雲居寺詩石刻

右唐人題雲居寺詩六首前有范陽縣丞吉逾序曰
辛酉秋八月僕與節度都巡使王潛墨客軒轅偉猶子
騎餘潛息益同躋攀於此勒四韻又有播一首不知何

氏又有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范惟清呂延一行則後人
所題也時序不著時世按舊唐書地理志隋涿縣武德
七年改范陽縣大歷四年復於縣置涿州職官志節度
使天寶後置此稱范陽縣尉又稱節度都巡使則此辛
酉當是德宗建中二年范陽之縣雖初置涿州而尉猶
在也都巡之名則史志所不載不獨此六詩可以補唐
籤矣

跋石浮屠銘

右石浮屠銘并序甯思道書不著撰人名氏自神龍元
年乙巳中宗復位遷武后於上陽宮復國號曰唐至是
七年矣故是碑書曰唐中興七世也顧氏金石文字記

蓋僅見其拓本故止以拓本目之而不知其石今尚存也朱氏日下舊聞則并其文亦不具載壹似信顧氏之文若其石不存者是亦未之考也朱又改圖為屠此石實是屠也

跋唐石浮圖頌

右石浮圖頌太極元年八月建和州歷陽丞王利貞文不著書者姓名中云孝乎惟孝竹垞引包咸論語注云美大孝之辭今碑文亦同此讀予按陸氏釋文云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然陸氏尚不能舉包氏章句之卷數亦惟云以何晏集解為主而已何氏集解固明据包氏美大孝之辭云矣雖至邢疏曰書言小異而論語孝乎惟孝之讀如故也其稱注者乃後來刊本注疏對舉之詞包氏固未嘗有注之目而唐人所習惟何氏之集解而已不當舍其近所習者而曰與包氏同也竹垞吉金貞石志鈔此頌文失其四句內昭祐祐字疑祐字也

跋唐易州新安府折衝李公石浮圖之銘

右石浮圖銘開元十年四月八日建易州前城縣書助教梁高望書無撰人名氏朱竹垞日下舊聞乃於題上標識梁高望二字則似誤以為撰人矣中有雲絳句朱訛作峰絳即虹字俗呼為絳其來久矣又曰神元妙頤即蹟也

跋唐雲居寺石浮圖銘

右石浮圖銘開元十五年二月太原王大悅撰不著書者姓名朱氏日下舊聞目為大悅并書誤也敘文頗不順適故朱氏節其略而載之是年丁卯此云開元十五年歲次單閏惟舉其支亦金石文所少

跋唐石浮圖後記

右石浮圖後記開元二十八年庚辰歲朱明八日前莫州吏部常選王守泰記云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為奏聖上賜大唐新舊譯經四千餘卷充幽府范陽縣為石經本事也無書人姓名而顧氏金石文字記目為王守泰書誤矣

跋涿州蜀王廟記

右唐乾寧四年涿州刺史婁居迺重脩蜀王廟記攝錄事參軍郭筠撰文正書無姓名朱竹垞日下舊聞不載其文又以居迺誤作君延顧氏金石文字記誤作居道又郭筠名今尚顯而顧朱皆謂闕可見金石文以目見者為真也此碑文與字皆沿唐人體又以日為日席為席廿為世惟崔為崔是鐫刻之誤爾

跋唐寶鞏殘石刻

唐寶鞏殘刻存系銜七行後二行不辨誰某前五行則源方回薛華士齋孝宏韋會寶鞏也薛華士銜是協律即協字僅露下脚鞏銜部員外郎上當是刑字宋之寶

刻類編鞏碑在青者二心經元和二年十一月幡竿頌
長慶四年十月段生疑此或是幡竿頌之殘石然以趙
明誠金石錄目次核之第一千七百五十三唐心經寶
鞏正書長慶二年十一月別本作元和者誤也第一千
七百六十八唐銘幡竿石寶鞏撰并正書長慶四年十
月是二刻皆在長慶間其為刑部員外郎史無歲月而
此刻寶系銜在源薛齊韋四人之後則或撰或書或為
心經殘刻抑幡竿銘殘刻不可臆知矣段生又以史不
言鞏仕青州謂此刻可補史之闕愚按此刻自寶以前
五人皆無官於青州之銜其後二人乃本州職官耳不
必因其書此石而謂寶亦仕於此也書法兼有歐虞褚

薛之長唐楷之足錄者

跋董文敏臨實際寺碑墨迹

文敏自跋云唐時多集右軍書此實際碑亦聖教之流
韻也按實際寺碑僧懷惲行書初不與懷仁集右軍相
涉不知文敏何由而發此論若然則唐人行書多矣皆
可謂之集右軍乎昔米海岳少時嘗取晉賢書及六朝
書佳者翫其體勢習而效之謂之集古帖書此在學人
用功自有善為融貫之理至於品臨碑帖則言各有當
不得漫以一語該盡唐人明矣唐人固無不學右軍者
然其才力所至亦各有及有不及即集書亦豈易言哉

跋王仲堪志銘石

唐故監察御史裏行太原王公墓志銘并序族弟盧龍
節度掌書記監察御史叔平述公諱仲堪字仲堪幽州
安次縣人大歷七年進士擢第充幽州節度參謀拜監
察御史貞元十三年二月三日卒於使蒲旋役葬於薊
縣燕夏鄉甘棠原其云我相國彭城郡王任以參伍者
卽幽州節度使雲居寺碑所稱相國彭城劉濟也其稱
奉使於蒲者河中節度使渾瑊也碑字鐫勒卅、銘日
日字猶見唐以前古意而著錄金石家無知者今於京
師外城東隅土人得之石在翰林編修徐松齋

跋楊吳石刻

右楊吳乾貞三年危德興撰尋陽長公主墓誌銘并序

尋陽公主者楊行密之長女稱彭城大卿劉公者其夫
也稱太祖者卽行密也稱其母曰太后王氏行密妻朱
氏又渥隆演同母史氏而王氏不見於史楊吳四世凡
四十六年建號者十八年其稱帝則自乾貞元年丁亥
至天祚三年丁酉僅十一年而已乾貞之改元在十一
月故此序仍稱順義七年其又改元太和亦在十一月
故仍稱乾貞三年也德興結銜云將仕卽前福州閩縣
丞福州保大三年始入南唐楊氏二十八州內無之此
蓋非楊吳之官矣行密五代史雖以盜書然其文與書
尚有唐人遺意揚州羅兩峰拓此為寄跋而存諸篋

跋吳越鐵券

唐昭宗賜吳越王錢鏐鐵券二十六行、十四字計三百三十二字後半多剝損其字畫全者一百四十七耳第十四字社稷自起一行書之第十九行未足顧功諸書皆作顯功此字尚宜審定是券之賜以旌破董昌功昌既敗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券文所以首系新銜也鏐景福二年拜潤州刺史故云潤越等州十國春秋輟耕錄諸書作閩越者誤也陶宗儀又謂鏐拜鎮海鎮東節度使在乾寧三年秋九月而以券詞四年秋八月為疑然鏐拜爵之後至次年乃被賜券自是兩事無足疑者鏐之稱天寶元年在唐

天祐五年戊辰而輟耕錄亦未之詳考也券字以嵌金故不可拓第一行未朔字右半已闕即明高帝以佩力剔去者海監張芑堂手摹其文見示為書於後

跋王審知碑

唐天祐三年以朱全忠奏賜立王審知祠而勒之碑為其文者禮部侍郎于兢也碑所稱天下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梁王即全忠也其云乾寧三年僕射邁疾且付公以戎旅吾友錢少詹大昕据此以正舊唐書昭帝紀乾寧四年四月加王潮檢校右僕射之誤然新唐書昭帝紀乾寧四年十二月丁未威武軍節度使王潮卒正與潮傳方鎮表合而通鑑王潮之授節度亦在三年九

月此條當以史為正不得概信金石文以駁史也又吳任臣十國春秋載審知之立在光化元年三月亦與史暨錢昱所撰廟碑合錢昱碑云公躬受遺言武侯朝而命明年春帝思遠降人欲是從而少詹謂立於乾寧三年尤誤也是碑自玉象之外著錄金石家罕有及之者象之碑日誤為乾寧三年其敘審知德政頗翔實而審知不敢僭號性儉約嘗沮絕竒貴之獻又取酒庫酢袋以補袴此則與其忠載唐室之意相表裏而碑所載猶未之備也歐史以盜賊目之蓋與斥錢鏐盜販之意同而如此豐碑至今完好世竟罕有著其文者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七日鉛山蔣翰林士銓光州吳太常玉綸商邱陳翰林宗本錢塘吳翰林錫麒新安程翰林

晉芳集方綱齋同觀拓本賦詩紀之而方綱為考其槩云

跋平百濟碑

平百濟國碑銘唐顯慶五年庚申八月陵州長史判兵曹賀遂亮撰洛州河南權懷素書蓋因百濟阻新羅貢道唐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等討平之刻石紀功建塔於白馬江上碑高五尺二寸闊四丈六尺二寸文凡百十八行今尚存千六百餘字大楷在唐初尚存古隸遺意不落薛鍾諸家以後海東石墨此為最近古者矣

新羅鑿藏寺碑殘本跋

右新羅鑿藏寺碑其國臣金陵珍為中宮造像作碑殘

闕不具歲月舊唐書新羅傳新羅王敬信貞元十四年卒其子先敬信亡立其孫俊邕為王十六年俊邕卒貞元元年冊其子重興為王元和四年遣使金陵珍來朝貢即此碑係銜者也以鍾廣漢建元考證之敬信在位十三年重興在位十二年惟俊邕在位止二年故此碑有享國不永之語是此碑為俊邕立也又按貞元十六年冊俊邕母申氏為太妃妻叔氏為王姬則此碑所謂中宮者即王姬叔氏也元和三年遣金力奇來朝力奇上言貞元十六年奉詔冊故主俊邕為新羅王母申氏為太妃妻叔氏為王姬冊使韋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冊卻迴在中書省今臣還國伏請授臣以歸勅金俊邕等冊宜合鴻臚寺於中書省受領至寺宣授與力奇令奉歸國是以明年即遣金陵珍八朝也據此則此碑是俊邕卒後其王姬為造佛像資冥福者當即此時所作也碑行書雜用右軍蘭亭及懷仁大雅所集字蓋自咸亨開元以來唐人集右軍書外國皆知服習而所用蘭亭字皆與定武本合乃知定武本實是唐時所刻因流播於當時耳

新羅雙谿寺碑跋

新羅雙谿寺真鑒禪師碑銘大中四年崔致遠撰并書崔致遠字孤雲登唐制科官侍御史後歸海東入伽倻山以終據鄭麟趾高麗史致遠入唐時年十二此碑所



誌真鑒禪師俗姓崔氏其入唐時亦年十二也致遠於
東國以文學著稱此碑愍泯皆闕避唐諱正楷在柳公
權裴休之間亦略帶行押體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五

大興翁方綱覃溪

真艸于文跋

昔見樂毅論吳江卣本圓美雋逸董邢諸家皆極推賞而張米庵謂是宋人所書竊以米庵之言為得其實其後得見北宋元符刻本乃曉然於晉唐正脈信米庵所鑒不虛也若智永千文向見陳進士所藏舊本鋒穎圓雋則亦有此疑焉而未得確據以質之也其後習見近拓鋒勢半禿則亦不甚蓄此疑矣今見此本實亦舊拓鋒穎畢見則又疑其用筆太過圓熟未必隋人所書如此因復字字詳審之如首句黃上一字及桓公匡合匡

字皆闕末筆此二字皆宋初諱也程易田亦云見宋本敬字右末捺下半不全而今拓者皆出後人添足勢甚笨鈍更覺顯然敬字是宋初祧廟諱也若謂原蹟有其末筆而宋人上石時因時君之諱不敢刻其全字則如真宗名恒而此內恒岱恒字並不闕筆如果宋人刻石所闕則此石刻於大觀時豈有不避真宗諱之理則知其為宋初人所書無可疑矣向來著錄家皆忽焉不察如顧亭林之精考金石者亦收入此帖而孫退谷反謂歐公不見全本惟薛氏之為功甚大按歐蔡所見乃是智永千文真石刻而歐陽已云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闕後人妄補足之是歐陽所錄但有其不全之拓本耳至趙明誠金石錄及宋人所著寶刻類編則皆並無此目矣且歐陽所見不全之拓本亦未明言其果是一行真楷一行艸書並列者否耳而薛氏所見人家舊藏此蹟一行真楷一行艸書亦無書人名氏蓋北宋初年之書蹟至大觀己丑己巳是百餘年前舊紙墨薛氏不暇深考遽以入石後人因薛氏所刻踵而信之從無糾正之者遂使北宋人書偶因真艸相問同幅遂冒鐵門限之名留傳至今耳薛氏能品鑒定武蘭亭非不知古書者亦誤信相傳之語而鐫勒之則何怪明代董邢諸家極推宋後重書之樂毅論吳江卬本乎蓋嘗因是而繹思之自一書家唐以前正楷若鍾之力命

王之樂毅皆筆、自起自收開闢縱擒起伏向背必無千字一同之理直至宋以後乃有通體圓熟之書此亦猶之宋以後文字說理益加明顯而無復古意者耳唐荆川家藏洛神十三行董文敏亦品為海內第一至何義門始疑為宋人周膳部輩所為亦以其運涉圓熟不似晋人格制也昔每謂荆川家十三行與江邨家樂毅論二事正可作匹對豈意從來相傳之智永千文亦復如是乎然樂毅論十三行雖失古意而尚依其行次位置惟此千文則歐陽所云隋智永石本者渺乎無以稽也竟不當仍沿智永千文之目直題曰北宋人書真艸千文可矣此實古今書勢一大關鍵不可不亟為訂正

者也

南宋末羣玉堂帖第二卷隋僧智永書真艸千文殘本僅存囊箱易輻攸畏以下至未凡真艸書二十一其行次位置字勢與薛刻悉同惟朕潤勝於薛刻而其畫中遒勁亦間有不薛刻者就其行次位置字勢之悉同則即此一手所為者不見前半不能知其闕筆二處若何矣乃未行後低數格下艸書云陳至德二年四月六日於永欣寺留意書之時年七十此款記二行有半則薛刻無之古人書蹟未有於年號上著朝代者即如陸氏經典釋文稱癸卯歲亦使後人考核而知為陳至德元年也未有於至德上加陳者此則後人偽作智永

書者假陳年以見其為真耳此愈以驗其為偽作無疑也又特出永欣寺又特著年七十又云留意書之此更驗是後人裝點之偽豈有智永書一本訖而為此語者乎羣玉堂帖本名閱古堂帖向若水為韓侂胄摹刻其自略見曾宏父石刻鋪敘其二卷是晉隋名賢帖未聞有智永千文假如有智永千文自署陳至德二年則帖目必當著之是其為閱古堂帖未足信耳然則因見此刻而益信吾前跋薛刻之偽更不疑也

嘉祐石經跋

宋嘉祐石經篆楷二體各一行今僅存書洪範周禮天官春官殘字耳去年於練留佛寺又得禮記檀弓殘字

一石則篆楷皆不及前矣知當時非出一手書也天官春官二石楷法實本虞永興不見廟堂碑唐刻原本無由以見永興楷勢此在五代時王節度重刻廟堂碑之上雖唐開成石經亦用虞楷意而不及此遠矣昔鄭康成於禮堂寫經蓋為校定經文非為筆勢也以校定經文言之則莫善於洪範曰哲、日也今板本皆从口不知此字即易明辨晰也詩明星晰晰字今板本易詩皆作晰日旁加析無此字也白哲之哲下從白又非此矣詩或哲或謀亦當从日與既明且哲不同賴此石經以正定之而洪範一石予昔嘗見其拓本今必尚在開封學舍宜多拓以傳之若春官諸臣之所昨也依鄭作

酢此石經篆為醋是亦足證許鄭之合而近人轉有謂許鄭異者徒多其詞說耳

跋宗嘉祐石經拓本

春官司尊彝諸臣之所昨也鄭注昨讀為酢釋文才洛反此酬酢之酢古本作醋說文云醋客酌主人也醬醋之醋則古本作酢說文云酢醢也酢漿也徐鉉曰今俗以醋為倉故切以酢為在各切是唐末宋初二字已互訛矣今觀宋石經猶以酬酢字篆作醋具見六書本指猶有存者而秀水朱氏經義攷以宋石經為佚豈知今所存者尚有關古訓如此豈得全謂之佚乎

跋泉州萬安橋記

按程大昌演繁露泉州萬安橋因洛陽天津橋象石為趾而取則焉故名洛陽橋陳善捫蝨新話乃謂是橋皆如此此句可刪者是未考也 歐陽永叔作畫錦堂記張安道摘其中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句之於二字當刪其一此文至簡括矣而議者猶謂如其數而兩之六字為贅又謂以字未穩者皆文人相輕之論也鄭杓以此碑擬魯公磨崖自是書家定評而近日題詠家或謂此碑用虞法何焯云此刻前半重開失真非得宋拓不可蓋蔡之行書學虞正書則出於顏此刻前半重刻者趨入瘦勁故見新拓本者謂其用虞法是未知前半為重刻也後半之後側有小字結銜乃後人所勒宜并拓

之以資考核記以語訪清源金石者

跋瀧岡阡表二首

宋牧仲筠廊偶筆載歐陽文忠瀧岡阡表為龍神借觀事并載黃魯直檄龍文稱直知秦和令以同邦之誼命直為文云云按是表撰於熙寧三年甲戌四月其時山谷官葉縣尉距其知秦和尚在十年之前且黃集並無此文也牧仲不攷而妄載之耳文忠撰此表之明年乃乞歸則是時初未嘗有以舟載歸之事也碑石邊有蝕狀而俗傳以為龍瓜之形其妄不辨可知

歐陽文忠撰書瀧岡阡表并自題額其陰則歐陽氏世次圖也是碑撰於熙寧三年夏四月十五日時公以兵

部尚書知青州昔吾友錢竹汀攷是碑謂宋寧輔編年錄所載太原之命當撰碑時除命未下故不敘入系銜予按公年譜是時宣徽南院使判太原河東經略安撫之命公堅辭不受事在是月壬申壬申月之十二日也不得謂除命未下矣蓋以辭命未受故不敘入系銜耳至是年七月乃改知蔡州其明年七月歸遂致仕是碑撰於在青州時則宋牧仲陂類稿所載黃魯直文於文忠文節二公年譜皆有所不合予既嘗詳辨之矣敏齋比部裝拓本為軸屬為題識故攷据其實以著徵信焉

跋東坡隸書石刻

王文簡居易錄云諸城古東武即宋密州坡公超然臺
在焉縣學有石刻坡八分書云明叔傳道禹功子瞻遊
軾凡十字坡書滿天下而八分僅見此石云今見拓本
則八分書三行、三字曰禹功傳道明叔子瞻遊並無
軾字不知文簡何由致誤也諸城志云石高尺八寸質
甚璞中藏巖壑皆曰太湖石然不類也石背鐫三行九
字、逕寸隸書自左而右石久埋沒土苴明萬歷十九
年縣人陳某以告知縣甯嘉猷伐石為臺度置明倫堂
前方網按東坡詩中熙寧甲寅乙卯間守密州時常與
三人唱和喬敘字禹功嘗以太博宋有太常寺博士又
國子監太學博士此
稱太博未
知孰是換左藏知欽州其後除知施州其出知欽州

在九年丙辰則此同遊或在甲寅或在乙卯未可定也
章傳字傳道閩人吳都文粹載蘇子美贈章傳道詩云
南閩章其氏傳名字傳道又烏臺詩案云熙寧六年正
月作詩次章傳韻是其名傳灼然無疑而諸城志謂軾
其名者第弗深考也趙某卿字明叔膠西人鄉貢進士
有行義見坡公書劉庭式事文中坡詩次喬太博韻云
喬侯瑚璉質清廟嘗薦盥奮髯百吏走坐變齊俗緩据
此詩則查氏注以喬禹功為先生密州僚屬者是也其
後十年至元豐乙丑東坡知登州過密次韻趙明叔喬
禹功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嗔云云查氏注
趙明叔為膠西教授則與施氏原注云膠西人者不合

坡文云密人趙明叔蓋明叔嘗官教授而非必其教授於密也又諸城志云章傳道與坡友善自杭至密皆在幕中攷先生通守杭州時次韻傳道詩有子祭還予授之句諸城志所云當得其實則三人者禹功為密之僚屬傳道為密守之幕客明叔為密人三人者皆不當先於坡而今觀此石本乃先三人而後坡則其分書出坡公手無疑未谷書來云分法與漢唐不類以予觀之乃大近房彥謙碑是乃漢唐分隸之正矩求諸坡公書迹為最罕見者矣

跋東坡海市詩石刻

此詩查氏補注引石刻云未題元豐八年十月晦書呈

全叔承議又父老下有云字神功功字作工豈知造物豈字作不至於廟字作祠此詩此作是龍鍾鍾作鐘則查所未及也施氏原刻本神工龍鍾並與石刻同孤鳥本小杜則亦勝孤鳥也眉山二字蓋公名以黨禁磨去耳公以是年十月十五日到登州二十日被命以禮部員外郎召還朝故云到官五日而去也蘇詩入石予所見若廣州浴日亭是偽刻扶風天和寺廣州小金山則刻手皆不工此刻筆法淳古雖泐甚而神理具存可寶也

跋禪智寺蘇碑

揚州禪智寺蘇文忠次韻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

嶺表詩明人重刻於石有嘉靖辛丑蜀岡盛儀萬歷已
卯沔陽陳文燭二跋先是石久斷仆

國初新城王文簡司理揚州時訪得之屬寺僧臨方丈
壁間并次韻勒石其側汪堯峰詩云鶴影蟬聲野徑長
髯翁遺墨冷斜陽游人盡說迷樓好誰訪殘碑到蜀岡
記此事也方綱嚮往斯蹟久矣會門人謝蘊山守揚州
屬其訪搨且續唱和之盟今年夏得所寄拓本方綱按
蘇伯固名堅鎮江人博學能詩時與文忠相會於楊李
孝博時自山陽守以治行高第即拜廣東提點刑獄見
徐仲車節孝集云孝博字叔升而此墨蹟作叔師當以
墨蹟為正也今此石本師字半泐適門人張警堂銘假

守懷慶以邳縣亦有此詩石刻拓以見寄與此蹟筆法
正同而其事特異文忠晚居陽羨疾不起叔黨兄弟得
吉壤於汝州邳城之小峨嵋山因葬焉後人遂家於潁
昌事見晁以道所為斜川墓誌中明末盜代其冢柏
國朝順治三年秋知縣事濟南張石只駕行謁墓下復
為封樹立碑其夜夢一青衣曰東坡遣致謝問先生今
何在曰在臨汝公至彼當相見是年七月以事至汝州
有青衣叩門遺一卷乃東坡墨蹟蜀岡送李孝博之嶺
南詩也青衣忽不見張異之因命工摹勒於石自作長
歌記之周櫟園書影王文簡池北偶談皆載此事而今
日二蹟適合豈非翰墨精靈天假之緣者邪第二句集

作老鶴方翳蟬亦當從墨蹟作初也蘊山既和公韻方網亦繼和俾刻於石側庶以踵前賢風流於什一耳

跋湧金亭石刻

東坡兩至河南一在嘉祐五年庚子春由唐許入京有阮籍嘯臺詩一在熙寧四年辛亥有傅堯俞濟源艸堂詩河南志云湧金亭在輝縣西北百泉亭有蘇書金主簿李天瑞重脩若由嘉祐庚子計至金承安五年正一百四十年今前跋隱有四十年後有五年字以愚意度之似首行云東坡先生書石後之一百四十年云未行云承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云此已是舊拓本而模糊若此恐今石益難辨矣此當考李天瑞脩亭

之年也姑存鄙見於此

跋表忠觀碑小字殘本

右表忠觀碑殘石二片小楷書前系銜與大字本同其曰權知徐州軍州事先生以熙寧十年四月到徐州任元豐二年二月移知湖州趙清獻請立祠在熙寧十年十月其時先生正在徐也碑中自然即所謂通教大師者集中送通教詩引云元豐二年通教自杭來見予於吳興問觀亦卒工乎曰未也因作詩送之有墮淚行看會祠下挂名爭欲刻碑陰之句則其石是豐碑大書而非臨壁之片石可知已陳柯記云舊碑殘剝為易石摹刻則其原是大書益信而近時屬樊榭作詩乃欲以小

字者為真其果然乎此二石字亦勁或出蘇蹟而後人取以刻石別作一本自無不可而不必以為當日之原碑也

跋孔氏刻蘇書乞常州居住表

曲阜孔氏鑒真帖內刻蘇文忠公小楷書乞常州居住表後有沈石田董思白二跋此帖刻手不工然是真蹟無疑也本集是表視此本前後多出五百餘字中云今雖已至泗州此作揚州改是年四月先生離黃州五月由九江至筠州七月過金陵十二月在泗州度歲而十一月十三日有竹西訪慶老詩此本後云元豐七年十月十九日則知十月已到揚州此本是其初藁寫就未上而至泗州始上之又前後增改其文爾不必援集本以疑此蹟也

書廣濟行錄碑後

右唐王溥廣濟大師行錄碑并跋小楷凡千三百七十字：如黃豆許粒、精圓兼有褚法不知其石在何處第所謂元豐十四年正月上元書者則元豐止有八年焉得有十四年而唐咸通至宋元豐僅二百年亦不應有未及千年之語又其中所謂余以乙巳冬往歸而孛果生男攷坡公於治平二年乙巳直史館居京師安得有南遊漳水禮廣濟師塔之事案傳藻紀年錄於乙巳冬書夫人王氏生子邁之語蓋王夫人卒於乙巳五月

故撰坡公年譜者於是年冬記王夫人之卒而因記夫人有子邁也非是年冬乃孕而生男也不知此文何以致斯訛誤然其跋語極似坡公手筆而小楷之工尤為可愛此則不可解者耦賓孝廉以此拓本求跋為書於後

跋米題盱眙石刻

右張大亨米芾丙戌歲凡八字丙戌為崇寧五年米老年五十六正其知淮陽軍時也張大亨字嘉父吳興人官直祕閣著春秋通訓十六卷五禮例宗十卷通訓自序曰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和仲先生即東坡也此題在東坡歿後五年而米老書益奇縱晚歲筆也袖

東得此二紙以其一見餉并屬題於其後

跋米書龍井方圓庵記

三十年前友人以杭州翻刻此記拓本見示予適得寒山趙氏舊藏本對之然與墨林快事所稱杭石之誤皆不相合豈杭石又屢摹耶今見春湖宗丞所得此本不特遠勝杭本并遠勝予所藏寒山舊本蓋寒山本即從此摹出也然前幅羣峰密圍之下後幅諸法同體之上皆有缺畫而石無泐痕則此本亦重刻者矣又不知墨林快事所稱有誤之本此二處缺畫如何此記蓋不知經幾翻摹矣米書此記最見筆意元豐癸亥米纔三十歲溫叔皮云元豐中米老謁坡公於黃州承其緒論

始專學晉人其書大進攷坡公元豐三年二月至七年四月皆在黃州此記書於元豐六年癸亥正是初學晉人之時宜其用筆得晉帖意也蓋原石為人爭拓不久即壞是以如此舊拓尚是初翻之本評米書者正當拈此為第一義正恐寶晉英光諸帖皆當讓席耳安得訪求其初刻舊本以問津晉法乎

跋米書寶藏字後

予昔於廣東英德縣見石刻寶藏二大字左題云學博士米芾書此碑元在滄光司今移英德縣內又聞臨清有此刻而未得見也後三十年予按試來臨清始覓得拓本而石已亡矣臨清此刻無系銜學博士三字蓋明

嘉靖間所摹刻銜名有詳略實一本也按米公初仕滄光尉以方信孺所撰畫像記攷之當在熙寧癸丑甲寅之間年二十許其時名黻未作芾也此二字則崇寧四年乙酉刻於無為州而後人摹刻於臨清又刻於滄光耳是米公五十五歲時所書也因而手摹重勒於臨清學舍而系以詩乾隆癸丑春三月八日

跋伏波巖米題字

米公少年號為集字蓋其結法皆從六朝唐人出也今米書翻刻者多贗為老境橫放之作而豈知其少年之筆蒼秀出於性生者哉予嘗見浯溪題字清挺有唐人矩度今見此伏波巖字正與相埒而深粹過之以視外

開彙刻米帖個乎遠矣若得有力者彙刻孔廟檜贊及
焦山東林岳麓藥洲宋公諸題成一帙豈非韻勝哉

跋高麗靈通寺大覺國師碑

高麗靈通寺大覺國師碑在宋宣和七年乙巳所謂大
覺國師者名義天即東坡詩所云三韓老子西求法者
也碑是金富軾撰吳彥侯書并篆額其正書專效歐陽
率更唐宋以來中華石墨未有似此之結體純用歐法
者也即如化度第三行勝字右上橫斜帶似行書又如
獻字石項與左 第二橫相齊習見歐書者亦多忽之
此在虞恭公碑第三十一行之末結體正與此同而今
日泐損人皆罕知之矣求諸東國尚得舊拓遺意爾

跋羣玉堂初拓米帖殘本二首

此米帖三十八行予所藏舊鈔本寶晉英光集具載之
下注云見羣玉堂帖案曾宏父石刻鋪叙羣玉堂帖十
卷韓侂胄自鐫其家藏墨蹟名閱古堂帖其第八卷米
元章書開禧宋韓以罪死籍入祕省嘉定改元乃易今
名間者軒帖考云此帖摸刻極精紙墨亦妙其米帖視
紹興帖英光堂帖俱勝蓋韓之客向若水精於鑒定帖
乃其手摹也此蓋其第八卷之殘本紙墨淳古定為當
時初拓無疑秋史出以見眎因為考定而系長歌於冊
此帖內云眉陽公跋趙叔平家古帖得之矣叔平趙康
靖也康靖自南京訪歐陽文忠於潁州作會老堂詩東

坡和云蠹魚自曬間箱篋科斗長收古鼎鐘向讀坡此詩以為專切歐陽集古錄耳今見米老帖乃知趙康靖亦收古帖東坡詩句蓋兼切歐趙而注家未之發也然坡題趙叔平古帖之文蘇集竟不載則又知東坡文字佚於世者多矣米老論書極推服東坡不知所論古帖云何也

跋羣玉堂米帖

羣玉堂帖之第八卷是米元章書今此冊孫退谷所藏每幅有紅字八下一二云：是八卷之下冊也米公自敘書法云七八歲時學顏後學柳又學歐又學褚最久又學段季書又學師宜官劉寬碑末言老境所得則此是米公晚歲書而後無名款其印亦不分明蓋原蹟如此所謂段季者蓋墨卿之族唐元和間景雲寺石塔李詠墓志皆所書及篆而唐史表傳皆不詳其行系宋人寶刻類編作段全緯此作全繹當備考也然米公少時學唐人羅讓書而此不言何也師宜官書世所存漢碑無其名趙明誠金石錄云劉寬碑據藝文類聚乃桓麟撰後碑不知何人所為然字體則同趙明誠不能考知其誰為而米以為師宜官未知何所據矣米又援石鼓詛楚文蓋不欲僅以今體書自居耳昔岳倦翁亦以米老系於六書之統緒然即以今體書言亦當以正書為主米所謂學歐褚者固未知何帖然其意不取小字則

恐啟後學凌躡高談棄正楷而專趨行艸之弊豈得因遠企古鼎銘而輕視一切乎吾於此帖取其師昔賢之意而已

跋米書章吉老墓表

米撰書章吉老墓表并題額在無為州至南宋末曹之格有重刻本碑末云大觀元年歲次丁亥丙午月丙戌日曹刻本訛作丙午朔而原石月字筆勢微歛石後人遂信曹氏刻於月之左添並短醜殊甚今拓本并不知是後人據曹刻所妄加矣不思丙午是五月丙戌即五月朔也若果丙午朔則豈有丙戌日之理乎又豈有日無月者乎此固極易辨者而石本之訛至此安得不著之

書袁州學記重刻本後

李泰伯袁州學記原石河南柳淇書京兆章友直篆額今不存久矣學廡有近日重刻一石盱江字前从日後从日攷之志乘及泰伯盱江集皆从日然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南城縣下注云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師古曰盱音香于反此與臨淮郡之盱眙並皆从日無可疑者若盱字無地名水名之訓也嘗見舊鈔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何義門手跋云洪玉父南城鄧氏亭詩云盱母江頭喚渡人遙指麻源第三谷盱字从目正與此相證然則盱江定當作盱从目也觀此重刻其後一

字尚从目則柳淇書舊本皆从目可知矣因并附題記於碑後使學者有考焉

遼壽昌五年陀羅尼幢跋

遼道宗壽昌年號史作壽隆不知其所由致誤當据石刻以壽昌為正也壽昌五年即宋元符二年已知遼時金石文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乾坤艮巽代十二支故此刻稱乙時也唐以前書語曰之曰形瘦而長遼代去唐未遠此幢首行日字尚近古而何以宋人訓釋諸經已莫能詳攷乎是幢在城南慈悲庵後圃四十年前予與釋石辛楣慕堂諸君遊憇於此辛楣每指說此壽昌年號以證遼史而未及手拓也今敦夫編修拓其文屬題為識於後

跋羣玉堂刻石曼卿帖三首

石曼卿自書籌筆驛詩虎奔咸逐、用易語也釋文逐逐敦實也劉表作筵、遠也項平庵謂此是沉厚專壹之義朱子本義云下而專也尚於古訓不甚相遠然宋人多不深考古訓每就今本傳寫之字行繹以釋之故有以追逐馳逐之義為訓者石曼卿在北宋時未知其据某家易義則古訓之廢失久矣况南宋乎且如歸藏之名乾坤因商以建丑為正此自是殷商一代之文體如此故禮運曰吾得坤乾焉是專就宋為殷後言之若後人詩文自宜稱乾坤不宜稱乾坤此則經學之不講

而徒務詞句之生新，是豈足以傳示藝林乎？又不特意
中愁外一聯之遠在樊川下矣。

此帖在羣玉堂末卷鐫刻極工，曼卿書用顏法也。然予
見岱廟種放詩石，復有曼卿題名大楷，則勝此遠矣。
曼卿以詩著名，在仁宗寶元間，此刻自署戊寅，是寶元
元年也。朱節度復之，又刻此詩於四明廳事，見蘆浦筆
記，在此明年已知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六

大興翁方綱覃溪

跋宋紹興十八年題名碑

宋紹興十八年進士題名錄碑在滁州梅瑞堂後壁下方有琅邪遷客張明道跋云紹興十八年題名錄翻刻詳明家藏者珍之用是刻石於環滁山中石為文公記也故此石原名每人名下具書某鄉某里其後附錄則每人皆具年歲小名及祖父今此石每人名下但有府縣無鄉里惟朱子名下全其鄉里年歲小名及祖父則是張明道重刻於滁州實為朱子而重刻之故其餘人皆從略也張跋歲月不可攷其所謂翻刻詳明者則明宏

治中會稽王鑑之重刻於紫陽書院之本名曰朱子同年錄者也此石則又從紫陽書院刻本重翻而刪其諸人之鄉里是此石是明宏治以後所刻也此石第一行上列尚有紹興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一行次列尚有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鐫院一行又次列尚有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一行又再次列尚有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行又再次列尚有第一甲三字一行今皆脫失蓋拓手以紙窄遺其前一行耳此碑宋刻已不存其勒之石者惟滁州此本張跋謂此石為文公記是矣然此刻於滁者意謂歐陽公登高第而朱子名次甚低於是盡削去諸人之詳而獨存朱子之鄉貫以備考是固尊朱子之意矣然此同年小錄當時附錄一甲三人對策大略數語於後大約皆傳會和議之說而朱子名列最後者豈非朱子對策中或與時宰和議之說不相附和故試官置之下等乎今盡削去小錄之原本以為能尊朱子則是意欲尊朱子而未知所以尊也而豈必區別朱子之理學歐公之文筆為軒輊哉朱子名下自為戶此訛作父為戶當据原刻改正也

跋陸放翁焦山題名

焦山陸放翁題名正書十行五十八字後又行楷題二行十四字隆興二年甲申放翁年四十以左通直郎通判鎮江府事時莆陽守韓元吉無咎省母於京口與先

生道故舊有京口唱和集先生為之序者也隆興二年
閏十一月二十九日庚辰其明年二月壬午則二月三
日也都元敬瘞鶴銘跋云正德丁丑冬與錢德孚俞貞
明踏雪尋瘞鶴銘於石壁下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
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踏雪觀瘞鶴銘乃知昔人好
竒已先於予云、今驗此拓本乃知其後別有嘉熙二
年李瘿李夢得韓口題名而都氏乃誤以為放翁題名
之年月嘉熙是理宗第三改元之歲在放翁卒後三十
年矣近日汪退谷撰瘞鶴銘考遂据都跋載陸放翁題
名系於嘉熙二年宜亟正之也

跋宋光宗書誠齋字

乾隆戊申夏四月吉水學生楊鍾岳應茂奉其先文節
公誠齋二字石本來蓋宋光宗在東宮時所書事載宋
史本傳石久損壞今僅存拓本二紙一藏於其家一即
此本也石刻上有篆額曰皇帝御書下有小字約二十
七行云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今上皇帝陛下於東
宮榮觀口召宮僚燕集酒半從至玉淵堂詹事臣邨臣
端禮諭德臣揆侍講臣口各傳刻所賜御書齊各進再
拜稱謝惟侍讀臣萬里於同列為末至蓋口嘗有請因
再拜申言之皇帝陛下欣然口、大命磨潘衡墨染屠
覺竹絲筆乘興一揮誠齋口、贈侍讀揚檢詳六小字
識以清賞堂印視諸口字畫雅健相若而精神飛動似

覺更勝恭惟皇帝陛下心畫超詣雲章昭回龍跳虎卧
鸞飄鳳泊蓋天縱之能聖學之餘闕字不口賜退而闕
不可計守高安郡幸逢闕字不以後寒士千載之闕字不
年歲次口酉八月戊子朝議大夫直祕閣口口口軍州
事管內勸農營田闕字不稽首恭書按文節集中東宮
勸讀錄跋云淳熙乙巳史方叔侍郎既以敷文閣待制
奉祠於是東宮闕侍讀一員一日詹事余處恭葛楚輔
白梁丞相以誠齋為薦乃定議以吳春卿陳蹇叔胡子
遠何一之及誠齋凡五人連名進擬八月初八日早進
呈上閱至胡子遠云也得又閱至誠齋云遮箇好也麼
遂得旨以誠齋兼侍讀命既下初九日余葛二公與論
德沈虞卿侍講尤延之上講堂皇太子問云新除楊侍
讀得非今日上封事極言者乎余處恭對曰是也其人
學問過人操履剛正甚誠實尤工於詩太子曰極好余
葛諸公既退更相賀以為宮僚皆得端人正士也先是
五月二十四日誠齋上封事極言天災地震君德國勢
凡三千餘言不報余處恭因講讀之暇嘗為太子誦之
太子竦然稱善故知誠齋姓名云太子即光宗皇帝史
名彌正梁名克家余名端禮葛名邨吳名燠陳名仲諤
胡名晉臣何名萬沈名揆尤名袤誠齋不負天子讀陸
宣公奏議續資治通鑑三朝寶訓皆効忠規於太子時
人以為稱職後四十有八年紹定壬辰正月十八日男

長孺謹識又按宋史本傳及館閣續錄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擢為侍讀歷樞密院檢校十四年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十六年光宗即位召為祕書監此石刻下方跋語系銜直祕閣又云守高安郡則歲次口酉八月戊子者是淳熙十六年己酉之八月一日也是年二月光宗即位故稱皇帝御書也侍講下泐一字當是尤延之名而余端禮字處恭宋史作處泰者誤也楊生又錄其家藏謝牋稿未及詳錄附記於此

書洪文敏瑞麻贊石本後

洪文敏知太平州：民以瑞麻合穎為獻文敏圖而贊之其序云假守於此十閱月不著歲時惟曰太歲在酉

是淳熙十六年己酉也予篋有洪文敏所勒蘇書自跋在淳熙十六年守當塗時所作與此贊筆意正同而錢竹汀潛研齋金石跋亦據宋中興學士院題名云邁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由翰林學士差知鎮江府此贊作於己酉八月是移知太平即在十五年之冬也其明年改元紹興乃以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而宋史於翰林學士後即書進煥章閣學士為疎漏矣又誤以紹熙為淳熙也竹汀所考與予所見正同但宋史本傳比下即接書明年上章告老尋致仕卒年八十竟似文敏卒於淳熙改元之明年者其誤尤甚容齋三筆有慶元二年自序四筆有慶元三年自序豈有卒於淳熙紹熙間之理

乎文敏生於宣和五年癸卯以其年八十考之當卒於嘉泰二年壬戌也宋史之疎舛如此并書於此以附諸洪氏家乘云

跋方孚若刻詩境字

宋史方信孺傳信孺使北時年才三十按方孚若以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在寧宗開禧三年丁卯春是年金遣韓元靚使宋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韶州武溪詩境刻石跋云開禧丁卯正月書時信孺丞蕭山而放翁退居鏡湖年八十三矣後五年嘉定辛未信孺假守曲江謹撫刻於武溪深碑陰九月旦莆田方信孺識孚若於開禧丁卯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彊敵金人計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使金定和議柟曰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其知韶州史不記其歲月其官廣西漕則史無之矣据吳獵方崧卿祠記云信孺為崧卿仲子幼從父宦於桂後二十年復來官提刑兼判漕其桂林白龍洞刻放翁詩境字在嘉定癸酉自跋云此字始刻於韶之武溪再刻於道之宬尊三刻於桂之龍隱巖是孚若由韶而道而桂也韶桂二刻余皆有其拓本獨道州宬尊之刻屢訪之不得爾

跋金華智者寺放翁八札拓本

右陸放翁與禪友八札其四云與智者玘公禪師其二

云與南山禪師皆刻於寺碑之陰前云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陸游謹封名上蓋陸游二字印致渭南文集智者寺興造記云玘有道行為其徒所宗予又與有夙昔且嘗記其嚴州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据此則玘公即南山也其二札蓋玘在嚴州時也是記作於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故此第一札云院記謹已具藁拜呈也第一札在十一月八日第二札在正月四日第四札在閏月六日放翁以嘉泰三年正月除寶謨閣待制此第四札云游去春已請老一生遂得結局正月忽被命寓直內閣云々則此閏月之札是嘉泰三年放翁年七十九其正月之札則嘉泰四年八十也放翁以修實錄告成轉太中大夫又勅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皆三年事也至其明年遂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封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則在此札之後耳

跋謝文節橋亭卜卦研拓本後

研長九寸五分強博五寸三分弱厚八分上刻橋亭卜卦研五篆書旁刻草書銘曰此石吾友也如紫端留語區；人心如石不如石有誰似當年採薇不食守義賢已背刻宋謝侍郎硯五大字右曰程文海銘左曰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為先生祠相地得之閩後學趙元口其側上刻篆書大清乾隆丙子秋八月廣

西大平太守宛平查禮寶藏石刻隸書謝公介節載青
史攜此賣卜建陽市周焯得之抱且死遺言贈我萬里
馳嶺西蠻烟瘴雨鷓鴣亂啼若有人兮魂夜歸查禮銘高
秉書謹按文節居閩自乙亥至戊子凡十有四年程文
憲卒於延祐五年戊午年七十則謝文節卒時程纔年
四十也以雪樓集考之程至閩在至元三十年癸巳則
銘此硯於建陽當在文節卒五年之後也雪樓以避武
宗諱始改以字行固宜其時署名文海也惟謝侍郎之
稱則宋史本傳及元李道源所撰謝公神道碑止言兵
部架閣江東提刑招諭制置使而已不言侍郎也然李
所撰碑謂公卒於至元二十五年、六十四而宋史本
傳作至元二十六年夏四月卒考之寶祐四年登科錄
曰年三十一生於二月二十四日亥時是文節之生在
理宗寶慶二年丙戌則六十四歲卒為至元二十六年
己丑無疑矣碑又云公卒後門人私謚文節疊山文集
亦据碑為信然鄭汝璧臣謚類鈔則以為景泰時追謚
攷明景泰實錄及韓雍襄毅集景泰七年九月從禮部
尚書胡濬等議以謚法遵德博聞謹身制度謚曰文節
韓雍是時巡撫江西其疏竊見宋禮部侍郎謝枋得云
云蓋其事詳於李燾長編而傳與碑皆攷之未詳耳得
是研也可以攷先生在宋之故官裨益於法不少不特
程雪樓之字照耀後世視玉帶生多一結契也

跋高麗重脩文殊院記

高麗重脩文殊院記建炎四年庚戌沙門坦然書不言集右軍書實則全用聖教序筆勢雖聖教所無之字時見拙弱然以懷仁所集皆稱右軍書而中間亦頗有拙弱不相稱者况高麗沙門之書耶黃長睿謂翰林侍書輩多學此自為院體故今士大夫玩此者絕少長睿在北宋末為此說而高麗此碑在南宋初是宋初懷仁集右軍書已傳習於東國則近日書家執長睿之說或遂謂至明朝始多傳習者皆未也正得以見唐後罕見見右軍真蹟賴聖教以傳之而懷仁所集已有失真之處益令人慨想羊薄以上耳

跋元遺山湧金亭詩石刻

右遺山先生湧金亭示同遊諸君子詩寸許正書詩內微茫散煙螺可證集本蘿字之誤後題云己酉清明日崧陽王贊立石蓋補刻也郝伯常表墓謂初筮仕除鎮平令再轉內鄉遂丁艱終喪正大中辟中州南陽令然先生鎮平縣齋感懷有四十頭顱半白生之句先生年四十當正大六年己丑為罷內鄉之明年而郝銘序鎮平在內鄉之前誤也郝伯常生於金宣宗元光二年癸未當先生令內鄉時伯常方六歲宜其所記有異辭矣近時新刻陵川集本又以内鄉在南陽之後大誤先生宰內鄉在正大丁亥戊子間其宰南陽則在辛卯若正

大二年乙酉則先生方為國史院編修也後題非乙酉明矣蘇門山陽皆縣名詩云山陽十月未搖落合結句觀之當是正大五年戊子冬罷內鄉出居縣東南日與張仲經杜仲梁諸人相從紅梅盛開藉草嘯詠時也

跋金令史題名記

黨承旨禮部令史題名記在法源寺殘泐為二段記文十行題名存前十六行後十一行而已黨系銜云戊戌秋八月三日儒林郎國史院編修官武騎尉賜緋魚袋按承旨大定十年進士比戊戌是大定八年也金史百官志永安五年增六部令史六十九人此所記在未增之前其曰乙酉既刻題名不能備紀始末至崔君穎士

迺更刻石悉書鄉里官品與入部及出職歲月則是石為崔所立也其曰武略將軍保義校尉者官品也貫滄州貫延安者鄉里也平定州軍制者出職也崔以大定八年五月到部至是重刻書自崔始而大定十九年以下至明昌三年皆續書之者也後則石泐莫知其止於何年矣凡存者二十七人其官品鄉里姓氏歲月或可辨或不可辨而得僅存於甃垣支壁之餘是亦幸矣

跋七觀帖

趙文敏書七觀在延祐四年丁巳三月時年六十四矣至泰定二年九月袁清容記勒石之歲在文敏卒後三年蓋勒石時仿前趙書也今重刻本有嘉靖壬戌豐道

生記則泰定初刻又為難得然以趙氏子昂及大雅印
例之則重刻之失真已可概見而此小楷尚其有師法
黃庭之意信為趙楷第一石墨矣約而論之全仿黃庭
得其秀逸而不能追其適古又何怪乎趙臨樂毅僅逐
重摹之甜滑而不知原本之淳古耶至勦襲之勦从刀
館舍之館从舍茶然之茶从爾則竟徇俗而失其本字
豈書家所宜出此則不得不糾正者矣

跋余忠宣篆鄭公釣臺字

右鄭公釣臺四篆後題武威余闕四小字亦篆書泐其
歛人方仰松成培手搦以寄予者攷鄭師山集富登釣
臺記歛南山水最勝淞江出焉由淞源百餘里至縣境

曰富登渡一石巍然出江上勢欲飛入江中予往來其
處每一登臨或坐或釣輒徘徊不能去人因名鄭公釣
臺石淮閘余公廷心篆隸妙天下閘予之有是石公大
書鄭公釣臺四字以為寄至正十有六年秋八月始刻
之臺前而記其所以得名之故鑄諸後石里人鮑葉為
予結草堂其側是月辛未記按余忠宣公以至正十二
年出守安慶故此記稱淮閘也辛未是至正十六年八
月二十三日此在余公死節之前二年也後一百二十
七年當明成化十八年壬寅程篁墩為作詩且於臺前
作亭榜曰仰止摹拓篆書裝潢成冊於宏治癸丑自題
其後一時和者有雲間張駿蕪湖胡燿棠樾鮑楠餘姚

陸相諸人而沈石田復為詩及圖以傳之今又三百年
此蹟竟無知者方君好古懷賢手拓相寄良可感也賦
詩報之

跋董文敏書正陽門闕帝廟碑

此董文敏書碑之最佳者當與李北海雲麾將軍碑米
南宮蕪湖學記並觀矣然以予攷之文敏書此碑在萬
歷十九年文敏年三十七時韓宗伯教習庶吉士嘗以
所藏書畫屬為品次文敏嘗以柳書：館課試卷王文
肅見之曰公對策書學率更今復仿誠懸耶蓋先生為
庶常時精意學唐碑故此書雖仿北海而實以骨格為
主非若後來效董書者專以行押取姿也此則善觀董

書者所當知耳

書董文敏少林寺道公碑後

董文敏書少林寺碑用李北海岳麓寺碑法也蓋趙董
二家皆得力於北海而董書此碑意若目無吳興者昔
俞仲蔚謂北海岳麓碑在雲麾之上而趙子函孫退谷
皆未喻其旨者何哉北海書碑凡八百通其存於今而
最炫赫在人耳目前者則雲麾將軍李昭公碑也其雲
麾將軍李秀碑僅存二礎而董文敏獨存其唐搨全本
今刻入戲鴻堂帖者則失之遠矣娑羅樹碑真本既亡
翻本亦鴻堂類耳少林寺戒壇銘亦尚不無可疑則北
海書之著於今而可貴者惟端州石室記岳麓寺碑而

已端州石室記古雅淳質竟以分隸為正書無一筆涉行押體劉有定衍極注曰行草之書自魏晉以來唯用之簡札至銘刻必正書之故鍾繇正書謂之銘石虞褚諸公守而勿失至李邕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自矜其能銘石悉以行押書之而後世多效尤矣愚按鄭劉之言韙矣然於北海書豈未見端州石室記耶然而有唐一代碑刻既以宗法晉楷為則而太宗之晉祠高宗之萬年已皆多涉行艸高正臣之攝山碑更不待言而懷仁大雅苦心搜集亦皆藉行草也是以愚於品列唐賢正書第其上選為六十種而竊欲以順宗之韋臯碑李邕之麓山碑附系於後者不得已而尋正書之路如此也然董文敏雖白法北海矣而其意豈果止於是哉蓋直以右軍自處而有唐宋以後二王復生之想吾嘗於山谷夷齊廟碑之仰追褚楷而竊慨於時世之限人不可跬步移也英豪間出不為時習所囿而力已不能從心矣奈之何哉然則品北海書鑒古宜今吾必以岳麓李秀二碑為最而端州石室之古質吾且不敢質言猶之品褚書者吾必以益法師為第一而伊闕三龕之古質吾且不敢質言也若北海之雲麾以鋒穎取勢以研妙取勝則董書正陽門關廟碑足以盡其法矣故曰文敏之意不欲止於是也董蹟世傳正楷極少偶有一二傳其楷者又多偏於欽渣滓蹈清虛使後學無所入

路不若竟懸此少林碑以為董書之正楷而其天然伸放不能含味處此老當亦自知其難矣然以視吳興大行楷之全露妍逸者得失合離之界微乎微乎吾未敢遽軒輊也所以鄭劉之云不能不趨之而顏柳一出又無復行押之流弊者其於褚薛北海之上下源流孰沿而孰溯之邪吾十年前臨此碑以為可使趙集賢卻步矣今粘冊細翫頗亦不敢自執前言此事人巧天工何者為主乎嗚呼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

書別建曾子祠記後

方綱於近日書家極不許金壇王給事之學歐而善其知褚間給事為其友楊君用褚法書曾廟碑或疑為贗

作給事寓書切規之自謂平生不輕用褚書寫碑楊君遂併此紙勒石今來濟寧適吾友黃秋盦莞漕於此以拓本見貽方綱誦其文玩其書乃竊歎楊君之虛哀而給事之并不知褚也昔聞給事之論書也於褚曰瘦硬通神於歐曰清和入聖是言也蓋均不以時中之集成許二家也所以善之者人特知褚之娟秀而不知其瘦硬耳既以其眼評褚獨不能以其眼評歐乎其稱之曰清和又稱之曰變化皆不足以盡歐也書雖小道而篆隸之後變為正楷漢魏之後結為晉唐蓋一言以蔽之曰質厚而已矣不此之務而百方生新以學之歐褚皆不受也况以單弱貌之耶且給事平生最得力處在於

鴈塔聖教問津韓叔節碑而其於叔節一碑謬分筆格
為數變之說以後人評帖括之見尚論古書君子哂之
矣况聖教序記為河南晚歲書而其先已有至德觀伊
闕龕規模古隸之作焉有不師古而遽自生新者哉且
文行忠信聖人所日以誨人也戒懼慎獨子思子著於
中庸聖門傳授之精語也而桐城方子此記謂曾子有
發前聖所未發之語是將使學者必有獨得之祕而後
可資以力行雖曾子亦不敢受也今之攷古文尚書者
凡一語之偶見它書必抉擿出之以為勦襲偽作甚至
人心道心之十六字亦不免於見疑其禍蓋甚於焚坑
之烈而近日競為驚廣者喜其新異靡然從之不知朱

子序中庸章句推本於危微精一之旨初不敢以發前
聖所未發為獨得也方氏稱古文於今日視王氏之楷
法尤炙人口而其所見如此方網用滋懼焉况此祠建
於濟寧官舍作記者宜就服官理劇之箴體察忠恕戰
兢之實際即推以示學者亦豈外是乎是日方網與青
浦王侍郎長白東我閣學並祇

命承祀四配專祠而閣學分祀曾廟於嘉祥故於同憇
黃君官舍時書此以見不敢嘿爾之意而論書其小者
也乾隆十五年春三月十六日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七

大興翁方綱覃溪

跋天都吳氏所藏黃庭經

右天都吳氏所藏黃庭經舊拓本一卷有方、壺以下十四跋其與諸本不同者五十二處若第八行第三十一行兒堅兒字此刻皆作完末行四字旁無點記日五二字無鉤轉之痕則亦非其原石之一驗又第二十七行七日之五連相舍崑崙之性不迷誤舍誤自相叶韻而此本舍作合亦為可疑至於閑暇無事修太平作心太平引陸放翁以心太平名其齋廖瑩中以心太平名其園館又棄捐搖俗作棄捐淫欲則似淫欲與棄捐文

義較順搖俗似是訛誤然此等處皆實不得以校讐文句定之也愚謂評帖當以書法定之此本雖有諸跋極相推賞而其書法實遜於宋秘閣本也若照、改作昭尤見是後來据文義改之唐以前書昭明之昭讀平聲者有下四點其照臨之照去聲者無下四點也所以鮑明遠名無下四點讀去聲也杜詩才兼鮑昭愁絕倒是去聲無下四點也董文敏謂此本墨池為放光者愚則不敢傳會耳陸放翁心太平庵取黃庭語廖堂中亦以心太平三字名其園館而世所行本皆作修太平則是刻其南宋時坊賈所摹雜帖中之一歟昭明之昭讀平下四點其照臨之照讀去聲者唐以前無下四點也所以鮑明遠之名實無下四點而讀去聲也此一本是後

人改去下四點竟不足据第就楷勢定之此本亦不能在諸本上也
跋南宋本樂毅論二種

世傳樂毅論二種其全本元祐秘閣本也至越州學舍重摹入石此後則惟明長洲文氏停雲館所摹前一全本是其嫡裔也其不全本宋高紳學士所藏石末後至一短行僅存一海字止故名海字本宋時人極重此本勒諸越州石氏帖其後又有博古堂帖重摹之長洲文氏所摹不全本是博古堂刻又脫失其末後三半短行竟無人知為海字本矣惟章藻仲玉刻於墨池堂帖之不全本乃是從越州石氏本出者徐壇長謂筆鋒纖毫皆到何義門謂其每字魚尾波為虞永興書所祖者是

也然義門蓋未見永興廟堂碑唐刻不能考求永興用筆之意但就王節度重刻陝石以言虞書耳以此品樂毅論海字本殆猶未盡耳元祐祕閣之樂毅論全本筆意開合縱橫可以想見梁唐所摹山陰書付官奴之緒至越州學舍重撫祕閣全本形神畢肖則停雲之全本實能傳之此樂毅論全文存於今者定以此停雲所刻全本為可寶而其原出於宋越州學舍帖即此南宋拓之全文本也至於南宋末又有從越州學舍本重摹入石者遂復因而有重書絹本遂致漸啟明吳廷之餘清齋本矣此間竟是古今書勢一大闕按學者所宜探本者也至其不全本則文氏停雲所刻不但脫失末後二小半行抑其字勢亦改就方整雖亦尚餘清勁意而非其神理矣惟章氏墨池堂帖所重刻尚存宋越州石氏帖之筆意幸勿僅擬諸永興必合諸停雲全本以窺山陰斐几遺意則章刻之不全本勝文刻之不全本遠矣其所從出即此南宋刻海字不全本也難得南宋二石本具在一冊故援見存之文刻章刻以比例之而樂毅論真品出矣

跋齋原曹侍郎所收趙子固落水蘭亭卷

右趙子固落水蘭亭其事見於周公謹齊東野語其題跋之詳見於俞壽翁郁叔遇卞令之孫退谷諸書而疑者因之以起疑之者曰郁氏卞氏諸跋此卷皆無之齋

東野語曰子固題八字於卷首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此卷亦無之也按蘭亭續考惟有姜白石三跋李秀岩一跋而已至式古堂所錄乃有范文正蘇子美二題郭雍鄧襄米友仁自得姓關劉汝杜本許大同吳鏐胡翰鄭濤蘇伯衡王猷定項聖謨凡十二跋郁氏書畫記則有天聖丙寅重装范文正王堯臣米黻劉涇四題劉汝杜本許大同吳鏐鄭濤蘇伯衡胡翰宋濂凡八跋是卞郁二書特据他書相沿錄之初非見真蹟而錄之也况諸跋中皆未嘗見趙子固落水事惟蘇伯衡宋濂二跋略及子固而宋跋云中間雖有趙彞齋字印不敢意為之說則其非子固落水本可知蘇跋則曰蘇才翁所蓄錢惟演家物後陳季常得之後曾覲得之最後趙子固得之子固嘗江行覆舟猶手之出水而曰吾性命可棄而此不可棄子固死遂流落江東云核其辭意亦與子固自跋所謂藏于姜蕭俞高者不同則是別有一卷而好事者亦傳謂落水本而未嘗以子固手跋詳考也是則此卷內無諸跋之不足病也俞壽翁續考載李秀岩跋在淳祐辛丑十一月又式古堂書畫考載有鷹揚周郊鳳儀虞廷印會稽內史等三古印則此卷亦無之蓋與卷首子固題字皆為人割去久矣是則此卷首無子固題字之不足病也松雪一跋諸書所不載然其說旁見於松雪跋譚崇文本曰右軍書傳世者蘭亭為第一蘭

亭刻本惟定武為第一然柯條枝葉蔓延而未已求其
自本自根為定武真刻者余生六十有四又南北往來
行幾萬里僅見兩三本耳一在叔固丞相宅即族兄子
固所存一在家第房近自吳興攜來都下見與一在譚
崇文許三本皆無小異余所得苦為蠹所損叔固者因
水滄糜潰字畫小昏唯譚所藏紙墨完整神明煥然為
三本之甲云松雪此跋在延祐四年十月是為元仁宗
即位之初正李邦寧為集賢大學士時子昂為承旨學
士也柯敬仲跋亦云僕生平所見真本李叔固丞相家
所藏趙子固本是也袁清容集云此帖子固死入賈相
家賈敗籍於官又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
士李叔固家李邦寧字叔固此帖尾及後接縫處有李
氏珍玩及隴西郡記者是也其在賈似道家則帖尾隱
隱有壺蘆悅生印及曲脚長字印者是也此李氏賈氏
之印帖尾所有既足以證其為真矣而尤有至要之證
據斷非人力所能偽者蕭季水跋內名沈趙子固跋內
乃作沈、即沈字也今帖首微露小印正是沈字又俞
玉鑑者見於子固跋語即壽翁也壽翁則即續蘭亭考
之俞松詳具李秀岩諸跋中而此卷所未言及者今細
審帖尾隱、露半印正是俞松二字此豈後人以甲移
乙貌為真蹟者之所能乎子固跋中沈虞卿者名揆家
有欣遇齋蓄蘭亭凡百餘本皆以斷損五字為驗又沈

貳卿所藏是瘦本亦見李秀岩跋然則沈虞卿貳卿之本皆不及是本明矣鄭雙槐者名价字裕齋嘗集蘭亭數十本目曰蘭畹又得王承規舊本以易筮之得睽上火下澤在嘉定己巳中秋也子固於丁亥訪雙槐是理宗寶慶三年丁巳則寶祐五年己未則開慶元年故云首尾三十三年也白石題在嘉泰三年而子固跋云在蕭氏二十年則此帖歸蕭氏當在嘉定十二三年間蕭季木者其祖名德藻字東夫女嫁白石故此帖歸於蕭也今細審本帖原是宋標摺冊每五行爲半葉橫寬三寸三分帖尾空一行恰至今改裝卷之帖紙盡處止正與雲煙過眼錄云原是一冊者相合則益見李趙俞松悅生長字諸印皆是當日帖尾押縫可無疑矣又舊人評此帖所謂墨花滿面者卽今帖紙墨暈中皆宛具雲煙枝蕾之狀是搨工當日隨手所成而後日遂成妙語又與袁起岩粉紋之說及近日王翦林輕雲籠日之語亦正相合方綱今此得見是帖借臨十日爲齋原跋此乃句：是搨骨見髓水落石出之談無復向時著錄諸家空言讚誦以爲落水本者自今可爲懸此以爲天下古今定武蘭亭本之玉尺矣

又跋

趙子固落水蘭亭孫退谷所藏實無子固手書性命可輕八字予前跋以爲被人割去裝入他卷以炫人理固

有之然何義門則云退谷所藏無子固此八字非落水原蹟也其後聞葉卽中夢龍於吳門汪氏見所藏落水蘭亭卷云紙墨古厚有子固手書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八字其姜白石二跋則第二跋字又稍大餘與予所臨前卷悉同據此則又非卞考所載稱為落水本者比也竟不知世間果又有子固真本歟抑聞黃長睿東觀餘論云中間僧權押縫處一行較濶此則實諸刻所未見者昔年借曾文敏所藏卷子已手臨前後跋裝卷卽據此卷行高分寸繪蘭亭尺入考矣耿々於懷未知得更審定加詳否耳此多聞所以又貴於闕疑也

續跋陳伯恭所收定武蘭亭卷後

辛丑夏四月得見趙子固落水蘭亭卷乃輕搨肥本為水漬小昏而神理渾穆古厚則諸本皆不及也此是陳伯恭家所藏宋翻宋拓五字損本恰亦於是月得同几辰對蓋五字損本拓在稍後是以越州石氏本摹鑄多泐勢而趙藏獨孤僧本泐蝕昏昧松雪遂以為退筆所書也此本則從宋時五字初損本之最先拓者摹出故神圓不昏竟有似於原石也第二十一行攬字右上內點作二層與石氏本異二十四行後字末脚之仰上作挑處誤以石泐紋為挑勢比二處其重勒之驗然宋時翻刻定武本支系繁多此乃其翻刻之最善者耳

跋國學蘭亭

是本昔人曾以定武目之孫退谷春明夢餘錄云定武
蘭亭石刻在國學東廂者即此本也其後退谷得見趙
子固柯敬仲二本然後知定武自有真本然退谷所得
柯本乃宋越州石氏重刻本亦非真定武也此本未入
國學之前原出自天師庵土中故又名曰天師庵本顧
亭林以為周伯溫所臨王翁林以為趙松雪所臨孫退
谷朱竹垞皆以為薛氏所刻副本退谷謂非元人所能
到此言誠然。遽以為薛氏所刻則未可信攷薛氏重
刻蘭亭在北宋熙寧時薛紹彭於古刻鑿損五字為識
所謂五字者羣帶石流天也此國學本五字既未損而
其他字泐處皆較輕則是熙寧已前拓本所從摹勒者
其所祖之本為最古者矣。雖上下界絲視定武本弱二
分許而位置逼真此非臨寫實是搨勒也以今所見越
州石氏本東陽本皆宋人重刻而其分寸毫釐未有或
爽者則薛氏當日以圭測景執柯伐柯必無纖微改易
之理而此本所之既憐之字終期於盡。字死生亦大
亦字妄作。字凡此四處皆顯然改換是必非薛氏所
刻矣以愚意度之自是宋人所摹刻而今不能鑿指其
何時何人也是石明初徐中山取置國學不知何時復
委諸土中萬歷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復得出土時長
洲韓敬堂為祭酒拓數百本其後敲磨漸就剝蝕近時
所拓其細僅存一線矣予嘗見林吉人手跋一本是康

熙初年所搨已不甚肥而此本圓渾深厚勝林跋本十倍當即是韓敬堂所拓本也雖非定武真本然在今日已不可多得所當什襲珍之者矣

跋褚臨蘭亭王文惠本

右王文惠所藏褚臨蘭亭有米海岳跋者與海寧陳氏得自華亭之卷皆崇寧壬午米老所手裝彼在閏六月此在八月僅相去兩月耳而此八月所裝卷之跋未嘗言及閏六月之卷至於弇州跋周公瑕稱其攷訂之確而其前帖實是被人割易弇州亦未言也然弇州跋確言米老所得於蘇氏之本是雙鉤本而於此卷則轉不言其出自後人贋作者何哉按孫月峰跋弇州此卷云

管子安臬副得褚臨本余猶疑其自米臨本上重臨出則此本寧詎是褚河南手臨乎司寇固具眼人第有一真本斯贋本易別若俱是贋本則所謂一種偽好物者未免以貌似眩離婁矣据此月峰之言不欲直言弇州誤賞且為之辭曰作偽者眩離婁是則此卷即弇州所藏無疑也又驗王儼齋諸印皆真則此卷亦即儼齋所藏無疑也弇州儼齋所藏既確是此卷則高江邨所記亦即是此卷又無疑也江邨所記與卞令之所記自當無二惟是卞所記米跋下有楚國米芾紅文印而此無之則豈卞所見又其真本歟然卞在弇州之後而此卷文、水王百穀諸跋皆真皆收於一處恐又不得謂卞

令之所見更較此為真矣米海岳崇寧壬午一歲中手
裝蘇氏卷又手裝此文惠卷而二跋品隲之語不同
莫雲卿跋米老援書史稱薛氏故物而寶章待訪錄止
載蘇氏卷不載王文惠卷則寶章待訪錄撰於元祐丙
寅尚在此前十六年其時稱蘇者家藏本亦尚在蘇氏
家未歸米耳無怪其不稱此卷蓋尚未見王文惠此卷
也至其跋讚褚臨本則此卷之跋稱賞較蘇卷為尤勝
嘗見米公論褚臨蘭亭謂其有絕似者有不必似者而
此卷則盛推其全用褚法其云浪字無異於書名者謂
浪石半良字即其自書遂良字也又云由字益彰其
楷則此在劉有定衍極注云蘭亭多用篆法惟由字用
楷法蓋興感之由由字右肩方折所謂楷則也其云辛
未歲見之辛巳歲購之米老生於辛卯故其所購得意
之物逢辛歲者尤特書之所謂丙辛天地合也以此考
之是米得此卷尤過於蘇卷也然所得蘇者家卷今所
見鬱岡王氏海寧陳氏查氏山左吳氏諸刻本行世者
不一而其真本則都元敬云已燬於火不能深究矣惟
此卷止聞曾經會州儼齋二家收藏而於他處無聞又
未見有石本則雖此前帖有孫月峰眩離婁之評而全
卷實是舊物其卷外籤文水手題即今焚香展對如
見前人摩挲風味正何必援白石偏傍考之例逐細推
求哉

跋蘭亭領字从山本二首

所謂褚臨領字从山本者昔於海寧查氏得其重刻石本是尤天錫借鬱岡本以補足其撤去三行者後有查声山陳香泉跋知是吾里劉孟倬方伯所購声山為之倩尤天錫入石者也叩諸孟倬後人云此卷原蹟歸查氏矣時查映山給諫在都門其所藏帖亦每屬予題跋而未嘗知其藏此卷也後數年映山既逝山陰董小池館於映山嗣君小山比部家偶舉以訪諸小池則實在其篋且云所撤去之三行映山亦已覓得並藏於篋因託小池借看一日小池同伊墨卿持一匣來匣蓋鐫褚臨蘭亭真迹卷賜硯齋珍藏及展閱則非撤去三行之

矮卷乃高江邛銷夏錄所載王文惠本也據小池墨卿並云映山臨終時付受井然的是二卷不知其矮卷何人易去矣予因深憾映山在都門甚久虛有此舊物不以示人且既覓得所撤之三行不勒石以補渤海之闕并可訂正尤天錫所重刻豈非大快事乎為悵惆久之既而借留所匣之王文惠本旬日置几上諦觀之其前褚臨黃絹本崇山二字旁實如渤海石本有一墨直更較渤海本之直長下一分許已及茂字之頂崇字山下無三小點次字左旁竟是三點不及渤海者中有細變之勢因痛向之皆同定武與渤海異末文視渤海肥闊羣項平圓而未無雙又最可異者弦右半中間作反紐

從來所未見也。癸丑字尚相比近，蘭字長皆與渤海不同。此黃絹本帖後即米跋，其後莫雲卿、王弇州、周公瑕、文休承諸跋皆真蹟。卷外紙籤亦出休承手蹟。其黃絹帖內自然子紅文長印，絹邊貞元二字印皆與高江邨所記相合。前後王鴻緒、儼齋諸印亦皆真確。米跋極草草，而按其用筆一一皆可尋原實出米手，非鉤摹所能到。且米跋紙是一色，明人諸跋紙又一色，其即高江邨所記之舊物無可疑者。惟褚臨絹本不知出何人偽作，而弇州儼齋所藏皆即此物，無怪孫月峰云作偽者眩離婁也。其偽作最明驗者，米跋云黃絹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刻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此二句言所見褚

臨之絹本至欣字一行恰是絹幅合縫處，蓋謂褚臨絹幅一依右軍繭紙原幅，故以此知褚臨原蹟必亦是至欣字一行是其絹幅合縫處也。所以石刻本僧字恰在此欣字一行後之合縫處也。据此米跋則褚臨黃絹本者必亦至此欣字一行絹幅截然作前一幅而此下一行乃另起絹幅，方是褚臨真黃絹本與米跋乃合耳。今此卷前之所謂褚臨者雖亦極舊之黃絹，而此處實無法矣。從來舊人著錄成帙若高江邨卞令之皆不過撮記其槩云前帖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不具錄，豈知如此諦審辨驗乎前帖之偽既不足置論，而此米跋未

曾有摹勒入石者。予是以鈎摹裝卷以資印證。并臨文
休承書藏於卷首。其前帖不必復道。則此卷即以此存
吾篋之米跋為據焉。奚不可也。

右軍繭紙不可見於褚臨。尋其蹤。褚臨真本又不可辨。
於米跋尋其蹤。而米跋凡數見焉。其一條云。泗洲南山
杜氏收唐刻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
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
書不亡於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
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此條最為可据。然云有鋒
勢筆活。則未必是定武本。當是褚本矣。而卻亦未明言
是褚本也。又一條云。褚本有鈎填極肖者。亦有隨意自

運者。此條則確指褚臨矣。卻未明言是某家所藏本也。
然此條雖未知其指某家藏本。而此二語極中肯綮。以
愚意度之。即以今所行神龍本。可想見也。愚嘗辨神龍
本之不足信。蓋謂神龍印及貞觀開元諸印不足信。非
謂褚臨不足信也。褚臨本在世間者。口神龍本曰。穎上
本曰。張金界奴本曰。領字。从山本。領字。从山之本。尤為支
蔓。若以米跋此二語核之。則所謂鈎填極肖者。如羣字。
末筆。崇字。山下小點。帶字。上四直。惟神龍本皆合。而米
老所謂長字。斲字。懷字之鋒勢。則雖今所行神龍本已
漸失真。而愚於北宋劉無言所勒祕閣本。尚可辨懷字
之折鋒。則以鈎填之肖。兼自運之活。惟神龍本足鬚髯。

之矣。除此二條跋語外，其確指某本之跋，則有二焉。一則蘇耆家本，一則王文惠本也。蘇耆家本則米老之跋，贈炙人口，以有鬱岡王氏海寧陳氏查氏諸石刻傳之也。其跋曰：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撫賜王公貴人者，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為褚遂良撫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與真無異。而小米跋云：右蘭亭序，唐朝命馮承素、諸葛正之流，於真跡上雙鉤者，即此一跋。米老以為真褚筆，而小米以為馮諸葛之流，已不能無跋矣。米氏書史亦載此跋，以為褚體，則米老之意，援馮承素輩所撫，即此真本耳，非指此為馮手摹也。且即小米跋謂馮諸葛之流觀之流二字，亦非專指馮也。而南宋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載此本，則專目為馮摹，其帖末云：貞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臣承素奉勅模，又有小米跋云：右唐馮承素撫蘭亭，敘臣米及仁鑒定，恭跋卻無米老之跋。岳倦翁跋云：蘇耆題以為褚遂良米辨，其非定為承素輩，今所見米跋實未嘗辨其非褚而定為馮。若在明代，陳緝熙、王損齋、董思白諸人所據，或未可為信。而南宋時相臺岳氏所見米跋，必無歧誤也。今自蘇耆家藏此卷，亦已羽化，孰復從而究之。有米老之跋，贊二百三十六字，烜赫人間，藝林皆盛推褚臨，而今合前後可見之文，驗之其蘇耆家本。

果的出於褚公手模尚未敢質言耳獨有此王文惠本則米跋云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有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其云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則亦即隳括前一條鈎填自運二語之義以愚見度之米此跋所指之褚本豈但非領字从山本抑亦並非張金界奴本類上本所可擬詳其詞意恐此即是所傳神龍本而非今世所行有神龍貞觀開元諸印者耳米老此跋則誠是褚撫蘭亭敘之跋也又按此跋於世所行著錄之書載此者三焉一則張丑米老清河書畫舫二則高澹人江邨銷夏錄三則卞令之式古堂書畫彙攷詳此三書所載清河書畫舫於跋款下有真跡二字而所錄卻多訛字卞令之所載款下有楚國米芾印恐亦後人所加惟高江邨銷夏錄所載止言小行書十八行不言有米印其所載前後諸印亦與此卷相合是高江邨實親見此卷而筆錄之但未嘗入石耳若此卷置其前帖弗論而專取此跋勒石以傳則褚臨真本雖不可見而其品此本之真卷猶存當較蘇者家本之米跋更為足重豈不為藝林增此墨緣耶至若蘇卷內所謂董撤三行者他日僅得見之當備附論於後要之領字从山本原無足置辨也褚本既亡不得不借米跋以追其蹤豈其舍本而逐末乎

跋張筮城所得下枕蘭亭石

山陰張筮城於京師購得松花板玉枕本與福州本臺髮不差背有石單立象而無秋壑珍玩印海寧陳竹厂遂斷以為松雪臨本蓋竹厂曾見趙臨一本與玉枕本同而此本實非趙也玉枕本或云歐或云褚蓋廖瑩中縮定武為之遂以為歐爾其云褚者則後人有縮臨褚本而玉枕非褚也文衡山所收一本稍異云又其別刻者王籛林見寶應喬氏一卷亦微不同可見世間覆刻甚多要當以定武為圭臬耳

跋慈谿姜氏蘭亭

慈谿鄭三雲以姜葦間先生所藏蘭亭二石本見贈云葦間歿後石歸武林周禮部岐年今不知歸何氏矣此本一低行一高行高者刻於石背葦間自跋云是唐摹又云懷仁所集王籛林謂葦間自以為褚摹者偶誤記也籛林議其嫩弱竹垞稱其飛動惟徐壇長語焉特詳曰低一字本崇山與曾字兩處皆用雙筆勾下而尾極長項氏祖本正同又鄭所南心史出井本其落字添處俱與此絲毫無異可知僧字之謬曰因字痛字悲夫之夫斯文之文皆用改良可二字竟用塗此蘭亭當日之為崇本無疑曰兩刻中多聖教字如几字不勾禊字末草賢字臣旁帶草流字石首加點不字三連又如水宙所諸萬老及能死世等作放體行書皆他本所無而以壇長諸跋合之葦間自跋則面背二本其互見他所者

葦間自跋稱武塘錢孝廉稱摹帖有其叔跋云得善本於京師前有趙文敏蕭翼辨才圖遂摹刻之諦視正與此前一而刻低一字本同而神氣去之遠矣又稱後得高麗揆文庫收藏本中有宣和御璽則文敏圖在焉玩其紙墨良是宋搨與背刻高一字本又毫髮無異只高麗本盛字上成字鉤微起而此逆帶下放字被楷此行靜字右腳低於左青而此微縮為不同及視石則三字已損即用前完本歎補紙上補痕猶隱、可見增長跋稱從儀徵項氏借觀蘭亭一本顧南原題為宋搨者乃姜氏所藏高一字本之祖刻也字、生動勝姜刻遠甚姜刻實亦重摹則低一字本亦可知己是三跋所言大略相去不遠今以拓本諦審之則高一字本第二行稽字蘭字第七行九行兩盛字十三行放字十四行靜字凡六字皆有補痕而低一字本二十一行興字亦有補痕信乎石是重摹矣若增長据竹垞所引胡祭酒語證懷仁之集蘭亭則亦不然胡祭酒之語蓋以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接上孫興公後敘而言非皆蘭亭也壇長蓋誤讀此文因并誤跋項氏家藏本直題以懷仁集蘭亭之目使後世遂增此一段異聞故言不可不慎也此本蓋以舊搨聖教本集合為之者聖教序宋元書家皆所不取至有明宏正間士大夫始復重之葦間自跋記明嘉靖間吳門黃君得此石則此石當刻於明中葉

至所謂三字嵌補今諦視乃因改畫而補非因石損而補者翁林又跋集聖教字蘭亭云此南宋集聖教本與西漢所藏第二本同特別一石耳其目以南宋者亦不知何據也不知老之將至句實無會字此本作會字用筆勾轉以證世傳定武本僧字彳旁為誤此謬說也即此一條已足以蔽慈谿姜氏蘭亭之不可信矣詳見予

蘭亭考卷中

自跋審正萬松山房縮本蘭亭

萬松山房縮臨蘭亭後題萬歷丙子年秋九月重陽前李宓臨并勒於萬松山房此本行次位置大誤者凡二處第十行末錯移下一字第八行末錯移上一字也至

其筆畫之失則稽字下半誤移正中觴字誤易為易處二
敘字多一ノ駢字馬下三點誤為一畫蹤字左叅下半
全失不同不字上畫誤連當字石真誤斷已字誤已快
字誤快不知不字上畫誤連老字上半折處誤斷所之
之字末筆全失憐字誤入遷字中訛加橫畫字中間誤
多一橫死字左誤已亦字誤作三點昔人昔字下日誤
作艸書之由之字誤作艸書後二之字亦然嘗字末筆
誤出太長未嘗不字全失不能喻之不字誤連喻字
失一橫虛字下半全失視昔視字不誤為示故列故字
末筆列字末筆皆失敘字攬字將字皆全失以上就其
顯然失誤者已有三十五處之多至其細微曲折不能

肖者則字：有之此內止死生亦大矣亦字惟諸本或有作三點者其餘則歐褚並無歧出此本之失不得以褚本諉也李必字羲民福建龍溪人其石曾為王翦林得於燕市後人為揚州人汪杰中也董摹刻石今皆藏揚州黃氏家翦林跋云用褚本縮成寸刻於青田石四面細若蠅頭而寬綽容與能盡筆勢以較原本不失毫髮此人玉枕後一奇玩也此跋頗以不知其人爵里為惜今予既得其爵里而又見其拓本何幸如之然其中顯然之失至於行次之誤移偏旁之失錯而翦林以為較原本不失毫髮則翦林所謂以宋牋精摹趙子固落水本不失毫髮者亦槩可知矣信乎精鑒之難也予重摹一過耳

跋宋拓聖教序王樓村本

此宋拓不斷本王樓邨先生舊藏本有義門印記聞原有義門跋謂是申文定家物有賜閤堂申氏珍藏小印今何跋不可見矣申印猶存賜閤堂印到今已二百年矣又有白田喬介夫印前歲友人持來留數日復持去未諦審也今日申之孝廉持過小齋借留重加審定予

所見宋拓不斷者已十數本新安程氏舊藏一本與予所藏本相埒此本當亦同時所拓紙散墨渝搨手不精而古厚之氣盎然或但以姿媚賞之抑未矣此拓紙蓋用宋時戶口冊也申之其什襲寶之

跋孫文介本十三行

趙文敏跋十三行云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紹興間思陵訪得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為真跡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以續得四行裝於後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完具然是唐人硬黃紙書亦同十三行二百五

十字當是唐人所臨後有柳公權跋兩行三十二字吾不敢以為真跡者蓋晉唐紙異不可不知也據文敏此跋雖云宋末賈似道以續得四行合成十三行然予見宋人所著寶刻類編已云王獻之書洛神賦十三行矣汝帖大觀間刻乃從之郁字起可見宋人所傳本亦多寡不一文敏亦云宣和書譜所收是唐人硬黃書則此本後有祥符周越跋者不足致疑也自來書家評此帖者皆云唐荆川本第一孫文介本次之此本江陰夏文學蔭隈持來屬題蔭隈云文介此本歸江陰吳相國宗達曹峨媚祭酒朱吳氏甥也得於外家蔭隈祖母為祭酒女孫是帖奩中物也今審帖首有紅文慎行二字直

篆印白文慎行二字橫篆印又白文慎行二字直篆印
帖尾有翰林學士四字紅文方印其為孫氏物無疑沈
凡氏云子敬十三行孫文介公刻於元晏齋與唐本不
合者九字即毀去九字所謂九字損本稍遜唐本一籌
王翦林云十三行以武進唐荆川所藏為天下第一在
其六世孫薊門制府家制府球圖守之昔孫文介公慎
行以荆川本重模於元晏齋首行有元晏齋及吳門管
一蚪摸九字疑精心模刻歲餘乃就今世十三行無出
此上者然以較荆川本則厚薄迥殊中損九字武進人
云文介以字不當意鉅損九字又見梁谿華氏劍光閣
所藏古搨本與荆川本同而闕九字即孫本鉅損處也
乃知文介蓋以華本為正故鉅損之耳今此本九字不
損然王翦林既親見荆川本在唐氏家則此本非唐氏
本矣既非唐氏本自應是孫文介所重摹而又無鉅損
之九字者何也何義門云康熙甲午秋同年唐執玉虞
部以先世襄文公所藏宋拓洛神十三行屬為題識此
帖董宗伯屢歎之然多用顏法開坡谷門徑或即周子
發所摹以入石者不如越州石氏本纖穠得中也惟帖
是石未剞時拓本毫髮畢備墨光可鑑為他本不及耳
據義門此語正與今所見此本相合雖不敢必其為即
周越所摹然是宋人摹刻則無疑也豈文介初摹入石
尚未鏡損九字者歟則亦百五十年前搨本亦竟可作

唐氏原本觀矣予故題曰武進孫氏元晏齋下三行九字未損本庶幾得其實乎

跋杭本十三行

世行杭本十三行或謂是近時玉工重鑄予向以明長湘章氏墨池堂所摹勒對之知非近人所為也然亦未有確證今汪孟慈持一冊來前列二種筆勢與泐痕皆相似而前一種指潛淵而面字石彎尚不至如後一本之過滑姚女旁後本雖圖不及前之古勁餘字亦多類此知前本是賈似道刻於碧玉本也其後一本則即所謂四桂老人親見玉工鑄者今世所常行皆其後一本耳冊末有真定梁而篤跋其跋全襲用楊可師跋語惟改甲申為丙辰改蘿軒為信公又云信公得此之後又得王雅宜臨本附之所云信公得此者雖不知其虛實然此杭州石是吾家蘿軒先生屬楊可師跋無疑今此梁跋乃襲用楊可師跋改蘿軒為信公而所謂信公又得王雅宜臨本以附之則王雅宜臨本乃自署隆慶己巳不思雅宜卒於嘉靖十二年至隆慶己巳則雅宜卒後三十七年矣即此以驗所謂信公云々其為無稽可知矣然此冊前載一刻本乃實是宋時賈似道本今所常行者乃是此第二本雖未嘗不形神具肖而前一本勝之遠矣攷杭本者亦不可不知也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八

大興翁方綱覃溪

跋淳化閣帖第九卷

良常王給事評閣帖第九卷云王元美謂大令散朗多姿已逗李北海米元章趙文敏消息可謂善鑒此說當矣良常又云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寔則左規右矩所以無妙不臻大令則離而二之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所以右軍風流漸以漸薄子昂得其專謹元章得其縱逸皆於大令各得一體然皆能絕詣其極所以能名一時傳後世此卷大令諸行帖風格清勁已拔子昂之髓後卷諸行州則元章底本盡露矣愚按良常

此條以其在閣帖第九卷者自為專謹謂子昂出於此
又以其第十卷者目為縱逸謂米所從出此皆臆說不
足信也此特誤執淳化第九十兩卷之摹刻本而妄為
臆說者也張懷瓘書斷曰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
云古之章艸未能宏越頓異真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艸
縱之致不若篆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子敬
才高識遠行艸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
遁圓在乎季孟子敬之法非草非行處其中間無藉因
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臨事制宜從意適便
者也觀懷瓘此言則知竇尚輩所謂幼子子敬創草破
正者蓋謂其破真書以為行草非必以真自為真以草

自為草矣深味竇張二家所述則是子敬於真行草正
以妙悟能合而一之豈得反謂子敬離而二之乎且良
常王氏所謂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此殆
見淳化閣帖近日行世之肅府本第九卷筆勢似過細
瘦不能雄厚故目以為專謹也第十卷多放筆大草故
以為縱逸也不知淳化閣肅府刻本其第九卷乃別自
一本所摹此前人所屢言豈良常未之知乎其淳化原
本第九卷之字皆較肅本雄厚也今姑勿論淳化原本
又大觀本皆不似此之細瘦也即以今所見南宋坊賈
重翻之本其第九卷不及原本之雄厚矣是南宋坊間
所流傳之本亦與肅藩所從出之第九卷相去不遠而

以之對校肅本尚覺肅府過於細瘦則豈得執日前所見之肅本第九卷而概論淳化原本乎而概論大令乎乃竟執此為斷以畫分子敬之於此事離而二之是則誠子敬知有後世淳化閱肅藩本為此瘦細之刻而先自歧於二轍者蓋良常王氏議論多自八比時藝中來猶之所評漢隸禮器體凡數變云々者也予見伊墨卿太守處第九第十兩卷其九卷反較十卷稍厚此特一時翻摹者所為不足以校定大令之書而卻足以正良常之誤故備言之即此二卷前後肥瘦不能辨析而大令之書遂致不明白於世大令之書不能明白而上下千年之正變源流遂以淆紊所係者豈止一家之立說

叩槃捫籥所當剖說也哉

跋代州馮氏所藏淳化閣帖

代州馮氏家藏閣帖殘本七冊後有台州市房務抵當庫記之印按曾鳳瑩云閣本前後諸帖及長沙清江武岡武陵諸本外若章貢衡陽曲江八柱三山諸處亦各有帖蓋南宋諸州郡市場所摹石本木本流落人間者不可勝紀此本其一也是從淳化祖本摹出者故當高視後來肅晉潘願諸本耳第十卷有王弼州李天生傳青主跋天生跋在康熙十五年丙辰青主跋則在二十二年癸亥而青主跋於天生語絕不照應何也想未能深服弼州書耶然弼州跋引烏鎮三山殿司皆棗本之

語頗為平允鑒者詳之

跋肅府閣帖初搨本

陳子文所記蘭州帖云今移置州學有張鶴鳴王鐸憲王父子四跋而此本無王鐸跋王跋在崇禎十一年而帖之勒成在天啟元年世子識銘跋謂先後七年者始於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八月而成於天啟元年辛酉六月陳子文乃謂卒業於萬歷辛酉不知萬歷未嘗有辛酉也今石尾有順治甲午張正言正心承廣陵陳曼僊護澤毛香林二師教補摹上石而此帖尾無之王文簡池北偶談載洮岷道揚州陳卓補刺史在順治十一年石之缺又在首則此搨本為天崇間初搨無疑也當時

用富平石太史紙程君房墨搨工私購者其直五十千則以今日摹刻疊出迴視此搨竟當作淳化祖帖觀矣

跋宋搨大觀帖

右宋拓大觀帖第一至第四凡四卷明新安汪無擇象先所舊藏每冊首有藏經紙周公瑕題籤卷內有王鳳洲麟洲周公瑕王百穀汪仲嘉王萱徐桂郭第諸跋象先為汪侍郎伯玉之子仲嘉其叔也王萱字季孺慈谿人官編修徐桂字茂吳長洲人居餘杭官袁州推官有大滌山人詩集郭第字次甫丹徒人隱於焦山嘗有江月不可留山雲坐相失之句著稱於時此數人者皆在嘉隆之時而所評大觀帖並以肥稱則可見爾時之所

見大觀帖非若今日行世單弱之偽本矣又諸跋皆以大觀全本為難得則又可見爾日尚知尋求大觀真石本不若今日偽刻動輒盈函者比矣蓋是帖之偽自明朝人翻刻以後乃漸多贗本蔓延一世其前固無之也國朝徐壇長劄記云華亭王司農儼齋大清樓帖云以百金購之孫北海者在宜興儲記雲所藏本之下又從劉行人思沛轉假得大清樓前四本有鳳洲麟洲公瑕百穀諸跋簽藏經紙周公瑕題神采生動與宜興本對此本題名目字皆似宋人字而宜興古拙此即華亭本也又曰從來見大觀帖無出宜興本上者王鐵山藏第五卷一本又勝宜興本合之王華亭藏本劉雪舟借本

數種乃知名帖無不翻刻前輩云大清樓無翻本豈其然乎今見此帖每冊皆有徐用錫印即所云假諸劉雪舟者也愚按壇長此言謂王鐵山本第一宜興次之華亭與是本又次之就壇長一人先後所見而已有拓手紙墨厚薄淳漓之不同壇長精於鑒帖据此言則此四冊者是宋時初翻本矣乃愚驗此拓本博攷諸家之論而知此四冊實是真石壇長猶未為精鑒也曾宏父石刻鋪敘云靖康之亂新舊二刻莫知存亡又云今閣本前後帖淪隔敵境不可復得並不言有重刻本也宏父此書成於淳祐戊申在南宋之末造而不言新舊二帖之有重刻然曾宏父亦併不言及大觀帖有權塲本曹

士寃云開禧已後權場北來者已磨去亮字矣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自紹興通和後始置權場升盱眙縣為軍凡權場之法商人皆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洲權場博易俟得百物還復易其半以往大拘之以俟北賈之來而金亦置蔡泗唐鄧諸場皆以盱眙為準其間又屢罷屢復蓋宋與金雖通使而兩國之界禁尚嚴權場之官為禁令以拘制之自南渡後至開禧間已七八十年而權場尚無此帖也開禧已後則二國之勢皆已垂弱度其邊市禁令未必能如曩日之嚴阻於是百貨雜陳而此帖漸通耳曾宏父以垂髫之年家居既久尚未必知有權場本也由是言之則權場之本在南宋時亦未必能多有也王翦林以東庫絳本誤認為大清樓本遂云亮字不全本但磨去亮字右曲腳以避金主亮之諱非全磨去亮字也此論不但未見大觀真本抑且似未覩曹士寃之書者今驗此大觀帖第三卷庾亮帖則帖首帖尾二亮字皆全磨去信乎曹士寃之言可憑矣然今諦審之亮字雖磨去而其頂及腳微微尚露畫痕蓋磨石未淨也即此一條其為當日真石人無可疑者考海陵之立在紹興十九年己巳其卒在三十二年辛巳其時去靖康之亂纔三十餘年去大觀刻石之歲纔五十年石刻猶新必無翻摹之事假使即有翻摹之坊賈試問其為北賈乎南

賈乎如北賈也則必別刻一石中間直無此亮字矣曷為而有磨石未淨之痕也如南賈也則宋朝並不諱亮字曷為而避亮字也只此二語則是本之為大觀真石灼然無疑者矣予藏有大觀第六卷殘本紙質墨色拓手皆在此四冊之上然亦權場本之先搨而善者爾非與此有二石也即以予藏第六卷與此四卷對之則其前後題日年月字此本皆遜予藏之古樸蓋亦以搨在後而紙墨不細使然耳觀此益知王澐翁跋謂當時尚方過江權場工墨有精粗遂成二物此帖寔未嘗再勒也此語當為定論觀者更不必執壇長所見以疑之耳

歸觀大觀真本每至石邊破處更可愛就汪象先四本內第一第二兩卷其石邊破處撮計之大約石長者以

今尺度之皆三尺二寸五分許以此為率當不甚遠矣

跋大觀帖

大觀帖第一卷末有鶻不佳帖第二卷末有裏鯨帖者皆寶賢堂帖所增非大觀原本所有也今之大觀帖有此者皆是從寶賢重摹耳按宣和書譜有裏鯨而無鶻不佳鶻不佳帖米元章始得之先是濮中李少師家物為米老之父奕勝所獲乃為米氏物詳見王弇州續彙其不得刻於大觀時明矣

跋大觀帖二首

臨川李春湖宗丞購得大觀帖二四五之三卷其二卷之首有貞元伯雅二印即王弇州刻於朱忠僖家者三

卷一皆淡拓本第二卷從崔子玉書起第四卷從虞世南書大運帖之第二行起此永興楷是集廟堂碑書也然此大觀真本則是王彥超未經重刻以前之本王彥超本重刻於建隆末年距淳化二十年耳此則是唐五代間有人集此碑字書於油素者故淳化取以入石其方折處尚有足正陝刻處王翦林未見唐石原本又未見大觀真本第知有陝刻廟堂碑及重刻淳化本遽以議之甚矣言之不可不慎爾

大觀原石石之前靠邊下側有細楷書臣某某蓋當時刻工姓名即於每石之邊側記之以予所見如第二卷第三石是宣示帖之第六行度其二字右外臣張長吉

臣張仲文八字春湖所購王弇州之三卷及余所藏第六卷石邊皆有刻工姓名而其每石邊多磨損處尚有不能盡辨者即以此等宋拓之本若非諦審亦無由見耳

跋寶賢堂帖

是帖明晉世子竒源所刻凡十二卷孝宗時嘗以搨本進御竒源晉莊王子以天順三年封晉世子宏治十四年薨追諡靖王孫月峰云聞諸楚中友人云是摹絳帖後見絳帖殊不同又云此帖行款高與大清樓帖相似疑即摹大清樓者今觀帖後傳青主跋以單炳文曹士寬所舉絳帖真本數條相證皆合乃知月峰見新絳本

而反疑此不知此內正多以絳帖舊本入石帖首孝宗墨勅云承以高叔祖晉定王絳帖石刻年久損壞乃命世子搜揀舊藏以古今名書摹集成帙據此其為摹自絳本無疑由此以推則凡淳化大觀諸帖所有而此微異者皆絳本矣况絳帖原比淳化高二字則月峰以為皆從大清樓摹者亦非也絳本今既不傳於世猶得借寶賢刻本以髣髴真絳之一二若合淳化大觀諸本細校其與諸帖異者猶當一一論其偏旁體勢以續補劉次莊願從義之書而月峰退谷虛舟諸先生帖考皆未之致審也每卷後有宏治二年九月一日字起于訖亥而退谷虛舟以為十卷亦誤矣原帖既有闕泐至

國朝康熙十九年陽曲令浦江戴夢熊屬晉水段絳摹補凡五十三石傳青主生於明神宗三十四年丙午故此跋云七十五歲老人也而傳所引單炳文考中云夢字下夕字微仰曲下夕當作上夕此傳所引誤也石在晉陽書院子同年友餘姚盧學士主其誦席以拓本見貽為據其概而書之

跋陳伯恭所收張樸園藏大觀帖

戊子冬予在粵東見大觀帖十冊紙墨俱舊而疑其畫細未敢定也後十年於伯恭翰林齋見所收十冊有漢陽張樸園前輩題字者與前所見者同以為舊人用墨濃重致然爾今日覆審乃知是明晉藩寶賢堂帖初搨

本其每卷每頁子一丑二等字痕皆用枝山陰文印蓋之蓋大觀絳帖皆每行高於淳化二字明宏治二年晋世子奇源以絳帖年久損壞乃合大觀絳帖寶晋諸本彙擇摹勒為此本故其行式與大觀同而增入顏魯公及唐宋諸賢帖為十二卷至

國朝康熙十九年陽曲令浦江戴夢熊補其缺壞者凡重摹五十三石今在太原晋陽書院而舊拓本未經戴補者亦已難得矣其有舊搨本間存者又被坊賈刪去餘帖存其十卷目為大觀是以猝難辨也不特無以見大觀之真且恐作偽者踵相效則寶賢舊搨皆不得自伸其光氣是可慨也伯恭祕校聞吾斯言亟欲改装易其題目而原裝完好不可褫補遂屬予跋其槩於後且以見祕校之虛懷庶以存古人之真耳

跋澄清堂殘帖

澄清堂帖殘本一冊據其標題是甲丙丁三卷而後卷內有戊五字則是合第五卷在內董文敏云余得五卷皆大王書信已然董云宋人以為賀鑑手摹南宋李氏所刻香光此所引宋人語不著其出何書至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乃云出自黃長睿何義門云長睿東觀集所有者獨餘論二卷耳何嘗有此語乃妄託以欺人耶王伯穀為邢子愿題此帖殘本云澄清堂帖不知刻於何地亦不知幾卷此真名士解人語也王損庵鬱岡齋筆

塵云東觀餘論謂世傳十七帖別本蓋南唐後主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置澄心堂者元宰誤以十七帖為此帖又誤以澄心堂為澄清堂也王虛舟云顧研山廷尉以為是南唐官拓品列昇元上孫北海亦云賀季真手摹誤處皆同元宰也然或謂退谷藏本即香光所見之本則亦不然香光所見五卷今摹於戲鴻堂卷後者其帖之多寡出入与此退谷藏本多所摺拄即其同者波磔明暗簾細之痕亦迥不同蓋二公所見皆宋搨本而紙質墨色與帖之多少次第異耳今就退谷藏本驗之卷前第一行題曰澄清堂帖卷一次行題曰王右軍下注云甲一又次一行題曰王右軍帖卷一據此標題

文法字法頗與南宋坊賈刻書體勢相埒又以宋拓大觀帖汝帖相校不惟遠遜大觀且有較今所行肅府本尚不及者然其體原則別有所出非從淳化大觀諸帖摹出者蓋南宋末年淳化大觀真本已亡坊間書賈取官私雜帖內右軍有名之蹟彙次上石排輯卷數貌為石刻耳是澄清堂者直南宋賈書鋪坊之名非南唐所刻明矣是冊有退谷手題字五段其四皆戊戌書其一已亥書皆在庚子所記之前至謂二五十七帖皆在下風其信然耶帖內紅字亦皆退谷筆前又有楊已軍題字并書籤乾隆庚子二月書估陶生持其冊來索直三百金欲暫留數日不可得與歸安丁小疋賞歎久之而

罷後三年於新安曹侍郎齋中見之借歸細觀而跋其
槩如此癸卯十一月三日也

跋英光堂殘帖

英光堂帖不知凡幾卷宋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岳珂倦
翁以其家藏諸帖勒石者也倦翁鄂國忠武王之孫所
著寶真齋法書贊與此帖偶有詳略不同者若每條下
寶晉米公某帖此石本皆作寶晉手書某帖諸如此類
既不深闕考核則亦無煩辨別矣其有見於法書贊而
石本闕者亦有見於寶晉英光集而石本闕者則此舊
拓偶以殘軼見傳尤為足幸也寶晉英光集有紹定壬
辰上巳日倦翁序蓋倦翁當南渡之末訪究米老出處

遺迹可謂博且勤矣

跋英光帖

英光堂帖殘拓本凡五冊內雜詩帖仲若可道林詩帖
陟嶽不姑孰詩帖下與萬籟詩帖北觀前詩帖無涯甘
露詩帖欲雨氣研山詩帖山研雲賞心詩帖晴新山四
大字詩帖鷗鷺一園鑑遠前詩帖夜登鑑遠後詩帖溫
塞依獄空行帖槐竹詩帖催租帖以上凡十七帖皆見
藏寶真齋法書贊中其十二丈帖浯溪帖表民帖塗出
帖評書帖墨莊帖浣溪紗帖凡七帖法書贊所無皆存
以俟考然此七帖皆無倦翁跋贊而催租帖則石本亦
無跋贊也催租墨莊二帖石本皆有巨空跋其跋催租

帖云南宮宰雍邱時所作而倦翁跋則云意當在公為
連水雍邱時據此則巨公之跋倦翁蓋未嘗見也攷元
章宰雍邱在元祐七年壬申其宰連水則在紹聖四年
丁丑倦翁果見此跋豈尚有疑而舉兩地言之者是催
租一帖非倦翁所刻之帖明矣又墨莊帖後有巨公跋
則云墨莊家山二詩使相吳居父出鎮時刻真郡齋今
與荆榛瓦礫侶僅得墨本於廬山好古君子用入寶晉
法帖以永其傳攷吳居父以鎮安節度使留守建康在
寧宗慶元間此所謂刻真郡齋即建康也倦翁刻英光
帖在紹定間上距慶元甫三十年豈有吳居父所刻之
石已委榛莽之理且此二跋筆勢刻工如出一手其前

標題米南宮辭翰五字亦與英光帖諸卷體例不合則
墨莊帖亦非倦翁所刻矣浯溪一帖今尚存浯溪石壁
予有其拓本今見此拓確是從石壁之本摹勒者則亦
非倦翁所刻此外惟與呂表民一帖頗佳其後有溫草
叔皮跋亦無倦翁跋贊今宜專以寶真齋法書贊所有
倦翁跋贊相合者為信耳

跋英光帖

今所見米公大字未有過於鑑遠後帖者雖僅二十字
而晉人之精意具矣書家之能事畢矣後人多喜哀輯
米帖乃未有見此者秋史又藏羣玉堂米帖說晉武帝
書一帖亦精妙僅得代片石摹此二帖以傳之吾當為

執役鉤勒焉

跋英光帖

此刻米書曹子建應詔詩後跋云醉中中天真以法書贊原本驗之是醉中之天真蓋原本小篆中之此上石時誤作中中由此以推則此帖前後題字非出倦翁自書乃晉史輩代書上石耳以岳倦翁鑒析精審尚有此失後之刻帖者能勿鑒諸

跋王孟津琅華館帖

王覓斯琅華館帖臨興福寺碑題曰薦福寺碑此沿俗說之誤也按唐薦福寺碑歐陽率更書冷齋夜語范文正守鏡有書生獻詩甚工自言平生未嘗飽時歐陽書

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為打千本使售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是碎在江西饒州也後人因有一夕雷轟薦福碑之句而唐沙門大雅所集右軍書興福寺碑亦剩半截者俗呼為半截碑聽者不察遂以饒州歐書斷碑當之訛誤甚矣孟津乃亦沿其誤何也然此碑惟大將軍矣下云公諱文或誤認矣字讀為吳公諱文甚至稱為吳公碑則孟津此臨本卻是矣字此尚足以正俗誤耳

跋孫退谷知止閣帖

桑氏蘭亭攷云泗水南山杜氏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蘭亭有鋒勢筆活世謂之三米蘭亭又米友仁跋云

此本轉摺精彩殆王承規摹也又有米友知跋又俞氏續考載鄭雙槐本是王承規所摹云雙槐先祖政和間為博士日得本於定守之故家皆不言三米本領字从山也且假若有領字从山之本亦必山頭合下半成章如懷仁聖教北海靈巖皆可證也何至下半與山頭了不相屬其添入山頭鈍拙乃爾以此論之則退谷知止閣帖自跋稱米老曾刻之世稱三米蘭亭者其偽作歟

跋絳帖

絳帖前後各十卷聯系之則二十卷孫退谷間者軒帖考引曹陶齋法帖譜系誤以二十為十二遂致作偽者有絳帖十二卷之刻不特非真絳帖抑且非重刻之帖

矣若近日良常王給事所引絳帖者皆是物也惟孫退谷所見真本是涿州馮文敏於明內府所藏數部殘帙中摘取成之其中有元初方一軒印及三城王印者不皆真本也就今所見第九第十即絳州原刻之第十九第二十者此則確是真物內張旭千文四十三字及懷素大艸行間皆有翦痕與曾幼卿所說摺標翦痕悉合明晉藩室賢帖有張旭草書數行及涿州馮氏快雪帖所摹顏書蔡明遠諸帖又王虞高閑懷素李達中書皆從此出也晉藩所刻張旭千文尚少其後十餘字蓋所見止於此信乎真絳帖之罕邁矣

記偽絳帖

近今所行偽絳帖十二卷每卷末題云淳化五年歲在甲午春王正月潘師旦奉聖旨摹勒上石按孫退谷閒者軒帖考稱絳帖潘思旦尚哲宗女又名潘駙馬帖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尚書郎潘思旦以官法帖私自摹刻於家攷歐陽文忠卒於神宗熙寧五年壬子尚在哲宗未立前十四年何由而稱尚哲宗女之潘駙馬乎且歐陽集古既言私自摹刻於家則与此題奉旨摹勒之語亦不合蓋當南宋時曾幼卿姜白石皆得自傳聞其時真絳帖已不可見是以曹明仲所見十二卷者已非今日之十二卷而王翦林所稱絳刻者亦就今所行之本言之耳此本中如首卷泰山秦碑則宋人甲秀堂帖即劉跋所譜也第二卷之州輔碑殘字魏崔浩書第九卷之樊退溫子昇書則本於汝帖崔張帖內邕穆云云汝帖原標沈法會書此乃舉崔而遺沈也樊退是樊遜之誤遜字孝謙詳見北史文苑傳當標題云北齊員外郎樊遜書此既誤遜為退又與溫子昇俱訛為南齊人皆摹刻時之失也其第五卷蘭亭大致與定武本合此與黃庭樂毅出自祕閣續帖明王元美題汪象先所藏二王帖云此所謂祕閣續帖本但卷首蘭亭是定武損本想永樂已前好事者合而成冊耳元美此語當是此帖定評蓋是明時鬻帖者綴輯宋時諸帖重摹而成別裝首尾以名之耳

跋墨池堂帖

明吳門章仲玉墨池堂帖此其翻刻本也然以原石本細對之中間實有較原石重加整頓者如王徽之新月帖及化度寺碑中間一二泐處蓋又取原鈎之油素審定為之非但以墨池原石翻刻也蕪湖學記後小楷一跋及趙文敏行書洛神賦則此本有而原石皆無之此猶之文氏停雲帖翻刻本亦有重加整比處耳不足疑也至其中沿舊刻可取者若樂毅論不全本實出於越州石氏本今日遙想高紳家原石尚得假此以略存其意勝文氏停雲之樂毅論不全本遠矣此墨池堂帖全部之精華也其沿舊刻謬者則洛神十三行擢輕軀擢為權申禮防誤為方刻帖至此荒唐極矣

跋鐘鼎款識殘拓本

薛氏鐘鼎款識第十八卷殘拓本谷日銅甬以下凡十段谷口銅甬篆已失去矣好時鼎一跋詳引漢郊祀志秦漢祠五時事然以愚詳之此鼎所謂好時者特右扶風之邑名耳其銘云長樂餽官劄即餽字从夙从食可聲設飪也設飪即是鼎器之義奚必援五時祠乎官與官亦不同薛氏此帖器銘間有釋一行云長樂載官載即飪字初不誤也而其後薛氏跋內乃作餽官以飪誤作飪則非其義矣漢地理志好時有梁山宮此帖第二十卷梁山銅甬銘未有扶字薛氏援此好時鼎銘末有

山字以證之是也乃其梁山鎬跋又以為梁國所貢銅則又非矣又此殘拓內武安侯鈔跋楚思王子授以元壽元封再封武安侯攷王子侯表思王子授以建平四年初封武安侯其元壽年乃其失侯之歲薛誤讀史表而訛耳半卷之殘帖已有參差若此者安得見其石本全帙詳為核正庶有益乎

跋汝帖

汝帖之評前人已詳不具贅矣今姑以二事言之其第一卷天祿辟邪字今汝帖泐後拓本左半中間誤成田形以致南陽墓道石刻依之竟成田字矣此明嘉靖七年戊子南陽郡守楊應奎所摹刻即從汝帖既泐之

本翻出者則汝帖邪字左半將泐之本在明嘉靖以前所拓之一證也第八卷齋樊遜書遜字汝帖泐其右半宋拓尚見系下半其後泐本僅見子之半至其後大泐孫字全不可見或訛作退於是世所行偽絳帖呈鳳樓諸帖皆作南齊樊退南齊固無其大也此是北齊樊孝謙書乾明元年孔廟碑內數字此碑極古雅今泐損不可讀矣予有舊拓本始得證明之若將來此碑漸無知者學者誤執偽絳諸刻莫能詳攷竟成藝林一大憾事足見今所行偽絳等帖皆是從汝帖泐後之本翻出其貽誤一至於此安得而不著之

跋淳熙脩內司帖

淳熙脩內司帖十卷淳化閣法帖宋時翻刻非一此則其翻自官刊者也每卷末楷書三行書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脩內司恭奉聖旨摹勒上石曾宏父石刻鋪敘曹士冕法帖譜系並同而近時查初白詩乃執所見偽本作九月以執正之不思此乃淳熙祕閣之前帖其淳熙祕閣續帖刻於三月豈有前帖轉在九月者此必偽作者妄寫年月而初白弗考耳初白又據汪達語謂詳見輟耕錄不知輟耕錄汪達語是通論淳化閣帖非專論脩內司帖也而陶宗儀以脩內司帖與烏鎮張氏福清李氏諸本並論則此帖雖官刊之翻本而實非淳化原刻之比明矣又近日王箚林閣帖考正於

唐太宗書八柱承天帖川嶽不靈之字援脩內司帖有下一波畫不知脩內司帖是翻刻之本非考定之本其於淳化原刻未嘗有所增損箚林所見脩內司者亦非其真也此十卷是郡僧彌藏本有無錫華雲跋長洲文從簡跋有賈似道長字印王芝子慶印帝墨亦出宋拓無可疑者然此本實與明肅藩所刻相同惟第九卷出入較多則以肅刻第九卷之別是一本耳詳校此十卷然後知淳化閣原本黃長睿以為疎拙者實亦非大觀之重加訂正者比矣而此內亦間或有一二處足與大觀真本相資按證者蓋其所自出之本即是肅刻所自出之本而此刻豐腴古厚十倍勝之則南宋刻工與明



朝刻工懸絕可知也且又因以見肅刻本之可信然而
肅刻雖遠遜此抑又尚有一二筆勝此者善鑒者其可
忽諸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九

跋唐臨晉帖三首

唐臨右軍三帖其前司州帖失去今存瞻近漢時二帖張米庵据柯敬仲跋定為楊漢公臨漢公字用又唐宣宗時荆南節度使工部尚書米老稱其書有鍾法者也瞻近帖前闕六行漢時帖前闕二行趙文敏補書紙尾云右唐人所摹帖不完因為補之子昂二帖皆釋文一行与原草一行相間此帖唐臨筆意深入晉室行筆沉勁墨彩透紙非趙所能及然趙書卻又有能追想右軍神致者今以唐臨相形而出始知境地質幹与功力交

大興翁方綱覃溪



相為用。使我後學憬然遠悟淵乎妙哉。吾觀趙書必驗其印。此趙氏子昂朱文銅印。其上邊不甚平正。子字篆圈之頂。其銅邊偏右偏左。皆有微凹入內之痕。方是真印。以此鑒趙蹟。萬無一失。今此印子字篆圈上頂邊之偏右微凹。而其偏左則尚平正。未凹者銅質用久則漸凹。此則當其在前數年之蹟也。歷驗趙蹟。如至大戊申率更帖。跋其印。子字篆圈之頂邊已左右皆微泐。則此蹟又當在前。至大戊申。子昂年五十五。則此是其少壯時作。以子昂少壯之年。補唐臨未完之帖。而神理具足。如此後人豈可輕視耶。然又有不得明著者。凡臨書與其原蹟稍移行次。則

章法迥別。草書尤甚。此帖唐臨已移易原本行次矣。趙補自不得不依唐臨行次也。惟是瞻近帖之第三行喜字口下原本一小橫。稍覺加長。而初非另一筆也。此喜字唐臨所闕。不知如何下筆。趙補乃誤作喜下加一橫於遲字之上。此處既多占一字之地。以致此行之末竟作耳字。另作押縫。另書又漢時帖第二行末帝字亦失作艸之勢。試以下一行唐臨五帝字對看。則神理天淵矣。吾想趙補臨時似亦微有與唐人爭勝之意。今亦正欲借趙補以遠想右軍微妙。而其中尚有一二未及檢者。臨書豈易易哉。

或謂張米庵書畫舫下令之書畫攷皆載此唐臨之蹟

而所載諸跋不無字句小異者未知孰為真也愚則謂
卞令之近今所著之書或僅據前人所著而錄之未必
果見真蹟也若張米庵清河書畫舫著錄於明萬歷間
卽其於此跋後署乙未歲乙未是萬歷二十三年此已
在吳匏庵卒後九十年而吳匏庵此跋明著二帖則張
卞所錄云三帖者其偽不辨自明矣

跋東坡書金剛經

右東坡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卷尾題云元豐三年四
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
副使蘇軾為亡考都官遠忌親寫此經云云按張安道
文安先生墓表歐陽公蘇明允墓志皆云卒於治平三
年四月戊申攷治平三年四月甲申朔戊申正是二十
五日而東坡圓通禪院詩題云四月二十日晚至宿焉
明日先君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恐此題
有誤二十下應脫四字耳治平丙午下至元豐庚申十
有四年矣故日遠忌也乾隆甲辰仲春下幹五日寫經
訖記

跋天際烏雲帖三首

坡書天際烏雲帖涿州馮氏快雪堂曾入石近日曲阜
孔氏及徽州程氏又皆入石實皆一摹本也董文敏嘗
見摹本者蓋卽此耳今畢秋帆以千金買自徽州吳杜
邨客或詫為奇蹟程音田周載軒皆親見之云其紙色

墨色前後皆一律而予齋真本蘇蹟紙質古厚數經擦
損如舊楮幣昔人著錄所稱粉箋者不可辨矣虞柯張
倪馬張六人題識自為一色之舊紙最後則明末董文
敏項墨林二題之紙又較新矣即以此前後宋元明紙
質有古今後先之別則知此真而彼偽無可疑者矣又
有確證者凡臨書其每行之高下長短必不能準依原
式此臨書必至之勢也蘇蹟第十四行愁何日盡一分
真態更九字一行因行筆稍縱視前一行之腳微長下
一柔許而彼一本此行視前行下長出至三分有餘之
甚柯詩第五行則縮短五分柯跋第五行縮短二分第
七行縮短四分第八行縮短三分第九行縮短二分此
則又是彼本出於臨寫之確驗也至於筆法則聖凡天
淵矣雖彼一本亦有勁逸神肖處而其筆趨於滑利每
多直瀉予藏真本則筆筆頓挫處處節制即如蘇蹟末段
人間幾度春幾字中間長趯用虞戈萬鈎之力此通帖
中第一見神力處而前一筆向內迴鈎之勁折與末一
點飛空之停頓恰與相稱此最是晉唐以來相傳筆勢
正法眼藏也彼摹本則前一筆之迴折既鬆弱末點又
誤作迴帶更弱矣中間長戈之弱更何待言即舉此一
字足以定真本摹本之大相懸絕其餘諸字類此者不
待縷舉矣且坡書三十六行摹本之弱猶可言也至虞
柯諸蹟以下摹本之短淺膚弱則處處俗態矣又有最

易見者凡寫草頭皆先左直次由左橫帶過右橫而後轉下右直此古今作行書之所同也獨此一摹本前後出一手所仿其艸頭乃先作左邊小橫以帶左直然後作右二筆蓋此人生來筆勢如此雖臨仿古蹟不能自改也內惟柯第一詩花字原本帶過之勢極顯此摹本亦隨之除此一處外餘皆盡改原蹟艸頭下筆之法張倪馬諸詩尚舍混不甚覺柯詩內諸艸頭處處露痕矣虞跋夢字第字亦其顯然者至坡書第四行夢字廿三行筆字亦露痕迹援筆立成筆字是先作左一小橫自覺其有病遂因而左直極重以蓋覆之合快雪本與程刻本對看更自了然鑒藏勒石諸家皆未知也然此摹

本卻在最前其時柯詩第八首末一行尚未亡

子藏真本此處

殘破一行闕去之迹被重裝者研光接補無痕又坡蹟中間旁挂小輩字尚未

擦失末句抗人多惠字予藏真本被人墨描增多一

直畫則此摹本尚無之而張伯雨跋在柯後倪前亦宜

據此摹本以訂正之也摹本至馬治跋止諸家著於錄

者皆同此可見摹本在董項之先而後人於摹本卷內

又妄加項氏諸印耳梁蕉林馮涿鹿諸印則皆摹本內

所原有也予齋藏此真蹟每臘月十九日於蘇齋筍脯

之筵拜祭坡公笠屐像前輒以快雪諸刻並陳几上客

來讚詠無不驚歎予本之真者聞吳江史明古先已刻

石屢屬吳江友人訪之不知其拓本尚存否予既無力

伐石精勒而彼摹本自快雪勒石後聲價烜赫致有不辨魚目竟以彼為真者如桐鄉馮星實應榴亦來予齋隨聲贊予本之真而其歸浙後撰蘇詩合注本於後卷輒疑翁氏所藏未必確真蓋星實未嘗以彼摹本逐字研審而以予本紙質被人擦干涉於可疑是皆不妨聽其歧說者而坡公真本之所以然則安得不核實以表出之乎

熙寧甲寅坡公往來常潤道中有懷錢唐寄述古之作其次章云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公自注杭人以放鴿為太守壽此不欲明言所指而記之放鴿也鴿無雪衣之號故王注必援唐天寶中白鸚鵡事以

明其為借用且鴿非僅白色亦非雪衣字所能該得也注家蓋未見此墨蹟但以為借用雪衣鸚鵡而不知其指此雪衣女也陳述古和云緜笙一曲人何在遼鶴重來事已非猶憶去年題別處鳥啼花落客沾衣語意更明可知蘇詩雪衣之非指放鴿矣然則陳太守放營妓事在熙寧六年癸丑春也蘇詩外集長垂王筍一首題云過濰州驛見蔡君謨題詩壁上綽約新嬌云云不知為誰而作也和一首此又以杭守居閣所題移之濰州驛壁而此墨蹟卻言又有人不知誰作皆故為迷離其詞耳然即以濰州驛壁考之坡公以熙寧五年壬子通守杭州是秋陳襄述古來知杭至七年甲寅六月陳

移知應天府。是年九月，公移知密州。其過濰州，則熙寧九年冬，自密移徐，除夕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此墨蹟云：僕在錢塘，則是先生再到杭州以前之語。即蘇子容居杭，亦非一日。而此云：予容過杭，述古飲之，亦指其初到杭時言之。此蹟不著歲月，當是熙寧甲寅以後數年間所書。若以濰州度歲論之，則或即熙寧十年丁巳春所書歟。虞道園詩云：乞食袖衣渾未老。先生是時年四十二也。

此蹟見於趙德麟侯鯖錄。周公謹雲：眼過眼錄，原是卷軸。柯博士再閱於王氏環慶堂，猶軸也。不知自何時改卷為冊。其為卷軸時，已有行間破蝕之痕矣。而項墨林

購自松陵史氏時，則已是冊子。觀其每末頁之前後，鈐以項氏印，可知也。柯敬仲跋末脫失年月名字二行，張伯雨詩脫失前五詩，尚在此前。而其一摹本摹於明宣德年之前，此二處尚未脫失也。汪砢玉珊瑚網所載，已是摹本矣。所以後來諸家著錄，皆至馬治題止也。今子所得真蹟，凡元明人題八段。虞道園題於元文宗至順二年。柯敬仲、張伯雨皆順帝至正三年。倪雲林、明洪武元年。馬孝常、洪武十四年。馬治字孝常，宜興人，初為沙門，洪武初，知建昌府。陳汝同、宣德二年。陳汝同，字翰林，侍講學士。董思白題，不知歲月。項墨林題，在嘉靖三十八年。項題云：陳汝同、吳原博、二跋，史氏皆未刻石。吳跋固不可問，而松

陵史明古此石之刻子託吳江友人叩諸史氏子姓皆無有知之者矣

跋偃松屏贊

坡公偃松屏贊真迹僅餘五十二字絹本前後翦截不可讀不知何人綴集成卷此贊序云謫居羅浮山下地煖多松而不識霜雪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為護首小屏按先生以紹聖元年甲戌十月到惠州此贊當是乙亥丙子間所作先生年六十時也合計全文墨迹一百六十字今失其三之二又裝褙錯互絹色黧滅而大楷神氣如新尚奕奕逼人也蓋明代以前即為人翦綴成卷者計自紹聖後三四百年中更殘失而後綴拾為卷又二三百年而歸於吾蘇齋也

跋東坡詩稿二首

東坡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詩草稿紙本高九寸橫七寸行草書十一行半首二行之下半蝕去數字第二首無末二句蓋當時脫稿未完之本也前篇不辭青春二句原在一枝亞之下清秋獨吟二句原在年年謝之下以筆鈎剔改今本也江雲抱嶺塗二字改有態不惜青春塗惜字改詞後篇十五年前真一夢句全塗去改云憶昔還鄉浙巴峽長桅亞長字未塗旁寫高字白髮紛紛莫吾借塗二字改寧少自憐老境更貪生句全塗去改云至今歸計負雲山老境向閑如食蔗向字塗去

改安字又塗去改清字食字不塗旁寫啖字幽居口口
已心口句全塗去改云飢寒未至且安居往事已空塗
二字改憂患又其與今本異者次篇落帆樊口作武口
長江衮衮空自流作長江衮衮流不盡又施注原本云
此詩墨迹在臨川黃揆家嘗刻於婆女倅廳但當謝客
對妻子墨迹作閉門謝客對妻子憶昔扁舟沂巴峽集
本作還鄉真蹟作扁舟二處與此蹟皆不合蓋施注所
謂墨迹者別一稿也近秀水汪桐石有題是稿真迹詩
云重函本是子京物又注云稿中塗改甚多然不言所
改之字可與今本相證及末二句之有無則又或別一
本也此本雖無前人收藏印記然其筆法的為坡公無

疑而所改字句與其原本相對看尤見詩法其云十五
年前者此詩作於元豐三年庚申春二月先生年四十
五老蘇公之歸葬在治平三年丙午先生以護喪歸蜀
過黃州南岸時先生年三十一距此時正十五年故曰
憶昔還鄉沂巴峽也若作扁舟則太渾若僅云十五年
前又未明白其改定之精密如此今注家罕有知之者
矣蔗林侍郎出眎此蹟為攷其可信者如此丙申九月
十四日紫霞碧樹軒郎席書

明日借來予齋細玩其為蘇真蹟斷然不惑者矣客或
謂枉桐石所題之蹟今必尚存既未對看焉知此蹟之
真耶子應之曰若東坡有兩草稿亦未可知若無兩草

稿則彼偽而此真。客曰：何以知之？予曰：以桐石之詩知之。其題曰：定惠院月夜偶出。及次韻前篇二詩草稿真蹟。而此蹟初無題目。古人作詩，未有先寫題而後作詩者。且此二詩，尤不應先寫題前一首。題曰：月夜偶出。而此篇只言月夜。直至第二篇末，乃說明偶出。所以兩篇是一時所作。原本必無分為兩題之理也。其次篇之題，乃後來補寫。或先生所綴，或後人所加。皆未可知。要之脫稿時，必未嘗先寫題也。若前篇題曰：月夜偶出。而後篇題曰：次韻前篇。則後篇乃其自和前韻之作。而何以偶出義前篇末白真待後篇始明云之設？使當時無次韻之作，則前篇為神理不完矣。曾謂東坡詩而有此脫節者乎？或在後來先生重書之，則分為兩題，自無不可。若其初脫稿時，即先立前後二題，則是今人為時文者之所為矣。是豈非見先生集本之題而寫入者乎？故曰：彼偽而此真也。且以愚度之，此二詩之點明偶出，全在次篇末二句。而當其月夜徘徊，信手書稿，至次篇之第九韻，乃稍稍停歇，迨末句既成，則遂不復登錄。是乃當日真情景也。正惟此蹟無末二句，乃有此情景可尋。而後此二詩之骨節通貫，不特足以證是本之真而已。暇日當錄人施注補正中九月十八日書於室蘇堂。

跋蘇書別功甫帖

右蘇文忠手蹟。蘇某謹奉別功甫奉議九字二行。東都

事畧載郭功甫歷官始末與近日厲鶚宋詩紀事小傳云元豐中知端州元祐初階至朝請大夫請老歸予攷東坡集有郭祥正覃恩轉承議郎勅云朕丕承六朝陳錫四國此是哲宗元祐初也宋史文苑傳熙寧中從章惇察訪辟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於青山卒予嘗於端州石室得功甫手題云元祐戊辰二月廿有八日當塗郭祥正子功來治州事即明年以其日上書乞骸骨此是元祐四年請老歸則所謂元豐中知端州元祐初請歸者皆失之矣此蹟稱奉議宋時職官第二十四階奉議郎正是殿中丞之秩則是元祐初再轉承議乃云汀端耳章惇熙寧初以王安

石秉政用為湖南北察訪使亦正與郭傳熙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相合也乾隆庚戌秋八月秋史侍御持以見示遂攷其大略而系以詩坡集與郭功甫尺牘五首皆倅杭時作故公以熙寧四年辛亥十一月到杭州通判任正是功甫以奉議郎致仕之時則此蹟當在熙寧四五年間坡公年三十六七歲時神采奕奕照映古今信蘇書神品也

跋黃書太白詩卷

右黃山谷州書太白憶舊遊詩前闕八十字沈跋云後有闕文後字乃前之誤也篇內銀鞍金勒到平地集本作倒非行未北京歲月深集本作涼非漢中太守句應

作漢東其作中者板本誤耳集本既不加訂正而山谷此書亦尚仍其訛也王弼州所謂張守跋者今不見於卷內而所云蕭沈後二跋者在焉蓋是卷尚有他跋為人翦割也弼州跋祝枝山書成趣園記云葉氏之園餘八十載不復可蹤跡而此記尚存按豐人叔為華氏作真賞齋賦在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有魯直五書舊遊豪趣之句自注云山谷州書太白憶舊遊詩也据此則是卷其時正在華氏而予嘗見祝書墨迹云尚古華君汝德署光祿丞致政而歸於居第之旁作園以佚老祝書此記在正德二年而沈跋亦在正德改元之歲蕭海酌跋則又在其前二十年是則此蹟之在錫山華氏最久

幸得存蕭沈二跋以識之與豐賦相為印證此段收藏風味何啻與鐵香覃溪並凡而共語也予去年見祝書華氏尚古園記卷嘗手摹於篋今復為鐵香題此卷殆若有夙緣焉為作歌於卷後

跋山谷手錄雜事墨迹

凡三十五幅七百三十二行

黃文節公手錄雜事墨迹凡一百六十五題皆漢晉間事中間用紅筆塗乙點識又云某條見前帙又記其題下云千若干者蓋此其中間半冊耳前後所錄不知其幾也冊經項子長氏收藏有嘉靖辛丑文徵仲跋謂或有會而書或備忘而書或為詩文用而書蓋亦未能深知此冊此書之所以然也王翁林又据其舊題云山谷

志林而補篆之。遂竟以為東坡志林之比。可謂沿誤也。已。吾嘗讀任史氏注山谷詩。知先生用力之勤。非一日矣。鄱陽許尹序曰。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秘未覩。夫古事非出僻書。掌錄亦非難事。何秘之有乎。吾乃歎此言之深中。後人錮疾而積學之非易也。凡人記問誦習者。經史類說而已。及其博辨之久。聞見之多。所謂見異人得異書者。若日有新奇之弋獲焉。回視書塾肄記之事。若無足留目者。一旦叩以經史習見之故。寔而訛舛百出。此天下之通患也。况乎文士之習。護短炫長。寧臨文而乞隣。勿先事而蓄艾。至於單文偶句。窘迫

無措。則苟焉假借而已。山谷際歐蕪蔚起時。獨以精力沉蓄。囊括今古。其取材非一處。而其用功非一日也。嘗於永樂大典中。見山谷所為建章錄者。散見數十條。正与此冊相類。然後知古人一字一句。皆有來處。至於千彙萬狀。左右逢原。而無不如志者。非可倖而致也。今人平日銖積寸累之功。萬不及古人。及其奮筆為文。則欲追古人而与之角勝。未有能濟者也。故為改題曰手錄雜事。而著其所以輯錄之寔。讀先生集者可持此以為左券焉。又豈僅作范信中乙酉家乘觀乎。

跋米書多景樓詩

米海岳多景樓詩。自書不著歲月。後有明初虎林平顯

跋謂是潤州致爽軒所書。而宋何執中跋在崇寧元年。云在元度座上見之。元度者蔡卞也。何跋又云。可目為三絕。據此則未書此詩時樓已著名於時。故與詩書並稱三絕也。又按坡公潤州甘露寺彈箏詩。已有多景樓上彈神曲之句。坡詩作於熙寧七年甲寅。更在前矣。是則此詩後米自識。謂禪師有建樓之意者。蓋謂重加脩建耳。又攷米元暉題跋。有云。先臣芾元祐末權潤州州學教授。合之焦山瘞鶴銘側。米老題名在元祐辛未。孟夏筆勢。與此詩亦極相似。是此詩書於元祐末年。米老年四十許時。是其中年縱筆時也。

跋李莊簡墨蹟

右光再覆云云。帶名四行。南宋李莊簡札也。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崇寧五年進士。紹興中除資政殿學士。此帖是其知宣州時。上民情於當局者。明沈啟南所藏。凡五賢七札合為一卷。一李忠定。二三張忠獻。四呂忠穆。五六趙忠簡。七即此札。後有李東陽。吳寬。陸釵。李傑。陳頌。林沂。六跋載張青父。清河書畫舫。此札末有吳沈氏有竹莊圖書可證也。都南濠寓意編云。項方伯家有李泰發帖。後人見其帖有光字。遂以為司馬公筆。此帖亦相傳為司馬公迹。第不知七札合卷。何以前六札後六跋皆失去。而獨存此一帖也。帖高一尺。橫闊七寸。異日。僅得見所謂七札合卷者。當以證之。

跋宋高宗手勅卷

諳委二字。宋人官文書語諳委者諳悉也。言与之熟諳耳。此勅是岳珂所編高宗宸翰。紹興十一年援淮西一十五詔之第九勅也。珂云十九日戊子先臣出師之奏。始至賜御札嘉歎且申述初奏會兵破敵之意者也。前有十七日未時一勅云得卿奏欲躬親前去蘄黃相度形勢利害若得卿云蘄黃徑擣壽春與韓世忠張俊相應大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此勅即承此意言之也。按三朝北盟會編十九日戊子李顯忠軍統制崔皋敗金人於舒城縣二十日己丑張俊克廬州金人退於紫金由張俊得廬州與揚沂中劉錡軍皆駐於廬

州帝親筆諭俊褒寵甚渥李心傳朝野雜記云淮西安撫使張俊淮北宣撫使楊沂中判官劉錡大敗兀朮十餘萬衆於柘皋是其時事也。然是年辛酉歲鄂王年三十九而金書字牌班師之詔已在去年七日矣。岳珂撰行實編年曰自朱仙鎮之機一失虜勢浸橫暫卻遽進不可復圖隄防攻討皆無預於恢復之計。柘皋之戰能拒敵人之鋒而已中原之事未可議也。珂又撰淮西辨曰臣按先臣被罪尚書省勅牒之全文曰淮西之戰一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觀勝負嗚呼御札之十有五固也抑不觀其時乎前奏未上而後命沓至出師之命雖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時先臣以寒嗽在告即以十一

日力疾出師。故十九日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以此見先臣之出師，寔無留滯。奉詔三日而行，爾自鄂而蘄黃，自蘄黃而舒廬，皆以背嵬親為先驅。聞命即行，首尾僅月餘，往來道里不止數千計。其時日亦可見矣。而徒以其詔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行之不幸也。據此則此勅云云，不惟無補於恢復之功，且適以供權奸之藉口。不惟無當於忠臣之志，且適以博贊美之虛文而已。甚矣高宗前後終始錮蔽於奸檜之手，而不稍覺悟也。觀者不察第見此勅詞氣褒揚，或轉節取其文而致忘其實，是以攷次其詳而著之如此。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

跋江氏家藏宗元六札

右六札同在一冊。其与和仲學士者。味其詞意。則和仲非東坡也。其与宣義吳丈者。宣義見於元豐官制。蘇詩亦有宣義王文。則此幅是宗人也。其云端叔先生。詣問乞引意者。蓋是元末人。不特筆意是松雪家法。而倪雲林集亦有南渚旅寓与端叔共坐詩。可證也。自恢字復初。玉山草堂集作復元。南昌人。元末住海鹽法喜寺。明初移住廬山。此幅内有酬思復提舉見訪詩。錢惟善字思復。官副提舉。此蹟蓋元末所書也。姚雲東句曲外史

大興翁方綱覃溪

後不登之集卷三十一
小傳云。外史姓張名雨。又名天雨。字伯雨。號貞居子。因三茅有招赴之。奉任君而下五君。為文告之。願畢力。蘇字因號句曲外史。丁丑歲出茅嶺。按丁丑是至元三年。伯雨年六十一。此幅云。此來謬副宗庭。當是其初到茅山。為至元二年丙子年六十時所書也。文衡山嘗稱伯雨書法先學松雪。後又陶隱居。稍加峻厲。此書正其變體。得茅山碑筆意者也。其傳云。伯雨被璽書。贈驛傳。欲官之。非其志也。即自誓不更出。然此札謝惠古鏡。猶有蕭疎白髮。愧無勲業之對焉。則未知其所寄意耳。

跋秋史所藏趙書歐詩冊

此跡留予案頭旬月矣。今日以友人所持來。趙書互審之。雖其為真跡同。而其圓美一種。遜此遠矣。吾嘗言趙跡以深厚為主。此跡中間有甜筆。有辣筆。所以為趙書上乘也。趙跡以深厚者為右軍嫡乳。其辣筆則與深厚近。其甜筆則與深厚漸遠。此品趙書者之玉尺也。豈特趙書哉。人品學問文章悉於此分焉。可不慎哉。吾於子昂人品。不欲隨眾人作譏彈。吾於子昂書。亦不肯隨人道好。必如此方是上乘。再進則即右軍矣。

跋任君謀書卷

右金任詢君謀真行州雜體書。昌黎秋懷詩十首。辛巳秋初。龍巖君謀書。後有楷書。任君謀傳任詢字君謀。易州軍市人。父貴善畫。宣政間遊江浙。詢生於虔州。書畫

入妙品。正隆二年進士。歷益都七。勾判北京監使。年六十四致仕。卒年七十。後有李西涯。周公瑕。董香光。跋李西涯跋。謂傳稱君謀高。年休退。此殆晚歲筆。予以絹尾小字雷溪題云。計書時大定尚未改元。按辛巳十月始改元。大定則是正隆六年秋所書。是其甫成進士之後四年。非晚歲筆矣。明賢不甚留意攷證。此亦可見也。

跋天冠山題詠卷後

元趙松雪袁清容虞道園王繼學四家天冠山詩各二十八首。合寫為一卷。虞跋云。三公先後同賦。而郁氏書畫記汪氏珊瑚網皆詳於趙而略於三家者。趙書名尤重也。然陝西碑林趙書天冠山廿四詩之石。則名著於

世久矣。其後有文衡山癸丑秋跋云。天冠山在丹陽郡丹陽郡固無此山。且文衡山時亦不當稱丹陽郡。癸丑是明嘉靖三十二年。衡山年八十四矣。斷無此媚弱之書。且欲髣髴圖之。而不敢。衡山亦不出此語也。予疑此石刻之偽。非一日而未有以斷之。今得此四賢手蹟。卷則文敏詩較石刻多四首。皆集中所有。而陝刻失之。丹陽則道士之號。而傳會為郡者。又失之。且其詩是題天冠山圖。而作故目曰題詠。而陝刻趙自跋云。余昨遊天冠山。見佳境興發。偶詠鄙句。是何語也。惟以其書論之。則陝刻書法未嘗不佳。第以今所得真跡比之。則真跡出自正鋒。而陝刻側削為少異耳。一統志天冠山在廣

信府貴溪縣南三里。脈與三峯山相連。其巔方正。兩頭如垂旒。故名也。三峯下有長廊岩。又與五面山相接。皆與此詩題相合。廣信府志亦具載。趙題諸作。不知作偽者。何以有丹陽郡之說也。此陝石之刻在。

國朝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至今則百年而石理盡泐。文跋小字皆已磨滅。不可見。後人更無憑而驗其作偽之端矣。若非予。今來江西。恰得遺此。希有之跡。為之攷証。明白。將使靈山誣冒。隔省之郡名。而文敏徒留一偽跡於世。且脩廣信志者。既不知駁陝西石刻之誣。而刻陝石者。復不知此在何處。天壤之大。古賢名跡湮沒。而不自者。何限。始歎人見書不多之可憾也。然趙文敏之書。

自元明以來。千臨百摹。偽者殆遍天下。雖善鑿者亦未有以定之。今得是跡。以斷陝刻之偽。然後知凡行世之趙書。其近於側削者。雖工弗信矣。必如此卷精腴圓潤。得蘭亭聖教之神髓者。然後信其直接右軍。而超出前後諸家耳。是故刻陝石者。之有以發我也。然予於此。又別有感焉。古今詩人派別不同。而其理則一如右丞。輞川之詠。必著其孟城。華岡。少陵。巴山之作。亦指其漢廟。花深。推而上之。則檜楫。松舟。而必言淇水。川。許。鯉。甫。而必言韓土也。今以四先生之詩。百十有二章。而使讀者不能確識其為何地。毋乃與古之立言者不相揆歟。則何怪乎作偽者。妄目為丹陽郡也。此亦學人所宜鑒古。

而深思者也。方綱於役西江，日以山谷道園詩法自矢。且以勸學人，而今年夏六月十有二日，山谷先生生日，是日按行至臨江，與通守徐君論古今書法源流，君出諸名跡，屬余題識，而以此卷見貽，即以道園詩二十八首為在朝諸集及類彙遺彙之所不載者，且正書道功得黃庭化度神理，清容繼學書詩俱古雅可愛，將與趙點並勒石而傳之。江山名勝文字精靈，一旦大白於世，四百七十餘年真氣如對几席，又豈特區也。與陝西刻較得失而已乎。

自題重勒天冠山詩石本後

康熙壬戌冬，建武鄧霖以所藏趙書天冠山詩刻於陝

西。有文衡山癸丑秋跋：天冠山在丹陽郡云。丹陽郡固實无此山，愚疑之非一日矣。今得此四賢手跡，則文敏詩較多四首，皆集所有而陝刻失之。丹陽則道士之號而傳會郡名者又失之。且其詩是題天冠山圖而作，故目云題詠而陝刻趙跋云：昨遊天冠山，見佳境興發。偶咏鄙句，是何語也。延祐二年乙卯，文敏年六十二，為集賢李士正清容道園繼李同官京邸唱酬之時。安得有遊天冠山之事乎？天冠山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南三里，邑志具載。趙詩道士祝元衍，號丹陽貴溪人，亦善書。袁清容集題云：信州招真觀二十八詠，尤與志合也。而偽趙帖乃妄以丹陽為郡名，不知此真跡尚在人間。

遇余而發之。且趙書深厚精腴，純乎蘭亭聖教，神髓自今可懸此為審定。趙書之玉尺，而其近於側削者，雖工弗信矣。袁虞王三先生墨跡精絕，虞詩又可補李古錄諸藁所无，而楷法尤入晉人之室。江山勝蹟，文字精靈，五百年得一攷，定良非偶然。亟勒石以傳之。

跋趙文敏飛英塔詩墨蹟

右趙文敏登飛英塔詩真跡。第五句危字一本作扶集作危，字為是。飛英塔在湖州府治東北二里。飛英教寺建於唐咸通中。至宋紹興庚午塔燬，迨元延祐六年十一月始重修。訖工，文敏以是年己未夏得請南歸。時年六十七。越三年為至治二年壬戌六月公卒。則此詩

言秋日者在庚申辛酉間六十七八歲時為公最晚年之筆矣。

跋趙十札

華亭王氏所藏趙文敏十札，用筆適媚，得蘭亭法外意，深可寶也。至黃庭經，保守兒堅身受慶兒，即貌字。趙文敏乃書完備之完，如此則誤讀黃庭矣。是以不可不記出者。

跋虞道園隸書賜碑贊後

右訓忠碑贊，元虞文靖隸書，并篆額。文靖此文道園學古錄及類藁皆不載。道園之授侍書學士，據鄒子章豫章書云：在天歷二年二月甲寅，按是年三月建奎章閣。

於西宮興聖殿之西廊置學士院階正二品侍書學士
二員兼經筵官道園撰記刻石於閣中奎章二壘皆道
園所篆也或疑建閣在三月其授學士不應在二月然
是年二月戊子朔戊寅是二月二十七日蓋以奉詔之
日書之郭所記當不誤也提舉墓碑之文亦不見於道
園集中惟賴是記以存其槩而先生篆法之妙元世所
罕傳者後四百五十有五年大興翁方綱為武進趙味
辛舍人補錄都元敬王元美二跋而識於其後
道園此跡趙味辛南歸覆舟竟漂沒不存深以未得錄
稿為恨又記

跋元劉元帥碑

右元虞文靖公撰書元帥劉垓神道碑銘墨迹卷其叙
垓為劉武敏第五子元史本傳止載其四日垣曰垓曰
均曰垓當以此碑為質也武敏卒於至元十二年正丞
相伯顏入鄂之時碑所云忠武王以重兵渡江者謂伯
顏也是碑撰於至治二年按文靖於延祐六年除翰林
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是年丁父憂至治元年免喪二
年召還史館是碑不具撰書月日蓋在是年召還史館
時也先生年五十一矣卷後有高江邨詹事手跋云虞
公卒於順帝至元八年八月愚按元代前後有兩至元
順帝之至元止有六年元八年虞文靖卒於順帝至正
八年非至元八年也其卒在五月亦非八月也方綱嘗

於道園李古錄及類彙遺彙諸編外手自鈔輯先生詩文視元刻板本有加焉而此又尚未收入昔先生門人李本編錄全集謂今所存者泰山一毫芒也豈不信歟乾隆癸丑九月武進趙味辛出此見示因攷其文略書之附詩於後

此卷虞文靖八分書在趙味辛篋予跋後屢欲借抄而未果其後味辛南歸舟覆此卷沉沒竟未得存稿至今以為憾事嘉慶庚午四月又記

跋郭天錫日記

郭天錫手書日記始於至大元年戊申八月二十七日訖於二年己酉十月三十日蓋前後皆有失去之葉也

攷倪元鎮題天錫畫詩在至正癸卯十二月時距天錫之歿二十餘年則至大之初正其壯歲時筆也天錫書出於趙文敏是時文敏年五十五矣觀是冊尚及與文敏及石民瞻諸人往還其書亦純用趙法通計四冊幾三萬字可寶也近日厲樊榭僅錄其四之一別題曰客杭日記鮑氏刊於知不足齋叢書者則又非此跡之全矣

跋張貞居墨蹟

張貞居書東坡虎邱寺詩後題云比遊虎邱伏讀前詩真有摩挲石刻鬣成絲之歎謹錄卷中至正戊子上一日按劉伯溫句曲外史墓誌云至正乙酉基與外史一

見如平生歡明年七月而外史卒此則貞居之卒在至正六年丙戌也貞居集尾有辨之者曰集中有丁亥十二月五日雪晴及六日喜晉卿至二詩末復有再用丁亥歲雪韻懷仲舉一首又送錢思復之水嘉詩題下注八年九月四字元代自元貞以來元所謂八年者獨庚申帝有之實至正戊子也其諸外史以是年刻詩葉并不久而黃茂告終欤若然則伯溫墓誌所謂明年七月當為八年某月之訛方綱考元貞以後至甲辰為成宗改元之八年然錢思復以至正辛巳領鄉薦官至副提舉張氏據吳退隱吳江之筒川又移居華亭至明洪武初始卒則成宗改元之八年時不應貞居有送思復詩也是貞居之卒在至正八年戊子无可疑者又姚雲東句曲外史小傳云綬從甘泉劉邦彥得其手稿二紙其紙標丁亥二字因此跡而益可相証是年貞居七十二故有鬢絲之歎宥然留清詩宥亦勝刻本竄也

跋文雪山墨跡卷

文信號雪山永嘉人此卷是其自書所作五言律七言絕句凡八詩不著歲時予攷雪山題趙彥徵書卷在洪武六年夏六月証之此卷題扇詩江南京國鍾峯駐馬之句則前詩所稱聽宣喻者是在明洪武初年所作也後之輯明詩者既未之及而此卷自書所作而不著歲時予嘗跋元四家天冠山詩卷以為詩人鋪叙景事而

莫知其何時何地者。蓋非風人之旨。抑豈知人論世之義乎。文雪山題詠之迹不可多見。故為附著。其繫於此。

跋江秋史所藏元人墨蹟

秋史以所藏舊蹟相眎。其與鶴皋並致雲西居竹者。當是元人所作。卞氏式古堂書畫攷載之。亦作米起卞氏列於曹雲西之後。鄭遂昌之前。注云。原跡米字有疑。俟考。此幅筆意圓潤。非僅李松雪者可比。蓋亦元人也。宋字締審。是宗字。元人有吳宗起。見於書畫史。俟再詳之。然予嘗謂蘭亭崇字中間一筆直下於此。蓋亦可証也。餘數幅亦多元人之跡。錢良右字翼之。號江邨氏。吳人。

有江邨先生集。唐隸字子華。吳興人。沈右字仲說。號御齋。亦吳人。以純孝稱。所居曰清輝樓。陳敬初嘗為文記之。所著清輝樓藁多與叔方伯行敬初唱酬之作。伯行名達。錢良右子也。詞翰有父風。嘗見沈右詩簡。後書沈右頓首拜啟。叔方教授先生尊契丈。坐下叔方。姓鄭名琮。見鄭師山集。稱其書得鍾元常筆意。季野姓王名畝。福寧人。官成都路判官。亦善書。敬初陳基原名無逸。則他書所未見。賴象仲此蹟得以識之。陳旅字象仲。興化莆田人。至正初官國子監丞。所著安雅堂集載此詩。題曰與陳敬初同舟北遊。題餞行卷。後陳基台州臨海人。任元為經筵檢討。後參張士信軍事。有夷白齋集。匪石。

司業者。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皇慶初為國子司業。官至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有素履齋集。諡文肅。楊鎰於至元三年題名。虞邵庵所書擬峴臺記後見鐵網珊瑚。居竹是成柳莊。訢公是笑隱。大訢也。幅內有乾明大藏印。紙乾明寺在瑞州路。趙文敏有記。所謂經律論教之藏。各為大屋以覆之者也。惟周南是明成化十四年進士。縉雲人。字文化。官至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贈太子少保。合前與鶴皋一幅。凡十三種。當裝為一冊。其柯敬仲行書帶名五行。與予所藏蘇書天際烏雲詩迹後跋筆勢正相符合。縉真濟陽皆柯氏印也。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一

跋二沈學士書卷

明初雲間二沈學士並有書名。民則楷書，遠宗虞永興；民望草書，近法宋仲珩、陸儼山。云：民則不作行草，民望時習楷法，不欲兄弟爭能也。然愚嘗見民則所書朱子年譜，數萬言如一筆書，而愚所藏宋人真迹，後有民望小章草，更為精勁。又民則有與友人求惠梁鵠孔廟碑之手札，即黃初孔羨碑也。然則民則八分已開，啟後來文衡。山孫雪居家教，不獨雲間書派所自始矣。至其用筆，追及古人分際處，即離遠近，則覽者自喻之。

大興翁方綱撰

跋解春雨一經齋記

右明解學士一經齋記墨跡。齋為其里人龍氏所築。當元之季。解氏以治易名於鄉。觀我名。觀求我名。蒙並學士大父行。觀我有周易義疑通釋。求我有易經精蘊。觀我主師席於龍氏家。後經亂。齋毀。至明初。龍氏後人構是齋。請學士為記。七字多漫滅。結銜有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數字。可辨學士八參。机務在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其晉學士在永樂二年。其黜外在五年二月。文內有登第後二十年之語。則此卷當是四年丙戌。或明年正月所作。距其舉鄉之洪武二十年丁卯。正二十年矣。學士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成進士。時年二十而撰明詩小傳者。或謂年十九成進士。又或謂洪武二十六年進士。皆誤也。去年見草書長軸。其印文曰解薦春雨縉紳之印。今見此卷。云解縉紳書。蓋一名薦字縉紳也。雪門編修持來屬題為賦二詩。而跋於後。

跋張藻仲詩卷

右明張編修宣自書詩卷。宣字藻仲。初名瑄。江陰人。父端。字希尹。博学好修。人稱溝南先生。仕為海鹽州判官。宣少負才名。洪武初。以攷禮被徵。尋入史局。與脩元史。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庭。即日擢翰林編修。常呼為張家小秀才。奉詔歸娶。年三十矣。六年謫濠道。卒。有青賜集。其授編修。蓋在洪武二年己酉。而是卷書於元至正二

十五年乙巳是其二十四五歲之作。蒼勁古逸，具得十七帖神理。或謂其學蘇書者非也。高季迪有尹明府吳越兩山亭詩，貝廷琚有記藻仲集中，又有題冷起敬山亭詩文徵仲跋，則甫田集所不載。跋在嘉靖丙申去，張書時二百三十年矣。此點本是冊子，不知何時改為卷。乾隆丁酉秋七月十三日，客持來觀，既還之矣。而其人忘携去，因眎宋子芝山芝山遂以十金購之。精靈感召，洵非偶然。芝山仍裝為冊，而屬余題句焉。買卷之後三日也。

景忠壯公墨蹟跋

明建文殉節御史大夫景公事具史傳。乾隆四十一年奉

詔賜諡忠壯。公之詩文翰札，世无知者。此軸行書唐人太乙近天都五律一首，後署洪武二十八年乙亥秋日。在其殉節前八年。書格清腴，兼有逸氣，信乎日星虹月之照丹心碧血之垂，非徒翰墨之珍已也。或謂本姓耿蹟自書，姓實是景字印亦同。

王文成奏疏墨迹殘稿跋

右王文成嘉靖七年二月十五日疏草，時侍郎方獻文建言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因下其議。而先生上此疏也。先生於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至是年二月十三日手疏奏報田州思思平復，即所謂十善十患二幸四毀之奏。洋洋數千言，膾炙人

口者也。其疏末云：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再議具奏者，即此疏是也。是時先生復手書勒石於其地，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愚思相煽，集軍四省，洵連年於時，命新建伯王守仁往視師，以德綏勿以兵虐。班師撤旅，信義大宣，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收之還農，兩省以安。爰告思田，爰勒山石，云云。此大書偉赫，不知今尚存否。獨此疏草三十九行，尚存於其梓里故家，想見先生神明正定，籌算井然。此數番故紙，可以泣鬼神，貫金石也。敬書其末，復系以詩。

跋王文成家書

右王文成家書。上其父龍山公不著歲紀。先生自平宸

濠之後，於正德十五年九月還南昌。此書云二月二十日寓洪都，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又云冬底北來云云。今又已一月餘。此則正德十六年辛巳春所作也。門人錢德洪跋先生寓吉安上海日翁第二書云：自稱姓者別疑也。師聞宸濠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師易舟潛逃，及退還吉安，取夫人來，吉城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倘報不利，即舉火。藝公署是時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讐，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為國舊臣，願先去，以為民望。邪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是書公子正億於書櫃中得墨迹裝潢，手澤宛然云云。然此寓

洪都一書尚未之及。蓋此書在事稍定後所作。視寓吉安一書在兵間作者稍為間定矣。先生父名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宏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正德初，晉禮部右侍郎。以先生忤劉瑾，出為南京吏部尚書。旋降右侍郎。瑾敗，仍復故官。性至孝。母岑，年踰百歲，卒時翁已年七十餘，猶寢苦，蔬食，時論稱之。海日翁卒於嘉靖元年二月，疾且草，時以征藩功，晉封翁為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聞使者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田雖倉卒，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此書手迹在其前一歲，則先生年五十時也。今東河太守得此札，寶逾什倍，不肯以他人尺牘相配，專為裝潢一

冊，屬某為題。其後某敬讀之餘，亦不敢作尋常文字觀矣。故不以韻語系之，而適檢先生譜，附入錢跋後云。

跋王文恪主一齋詩墨蹟後

右王文恪為常熟徐都憲作主一齋詩詩集作箴一者，非他四句集元之都憲名恪，字公肅。成化丙戌進士。宏治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文恪宏治初以侍講學士充講官，東宮出閣，選宮僚以本官兼諭德。太子厚照之例，在五年三月而文恪為諭德，尋轉少詹事。此詩跡後有太子右諭德印，則徐撫河南之明年為孝宗宏治五年也。有明承平之際，正人論論拳拳若此，安在有後心之萌哉？而後人編文恪集，去此四句者，何也？蓋上

句既言一者維心之神則或疑下句不得以神為賓昔
昌黎原道首段既以道德仁義並言矣而又曰道與德
為虛位往時評文者頗致疑於斯不知仁義定名百家
不敢冒襲道德虛位則二氏得而假託耳故曰道有君
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為言道德者危之也世人不察
而猥疑韓公言有滲漏是直文義不通而已矣今文恪
之意亦為人危之故曰神也其賓又曰主則為客見賓
主无定名猶夫出八无時莫知其鄉云尔若去此四句
則警人之意不著而文義為不完矣張子謂始學之要
當知內外賓主之辨正謂此也故曰維二則參維三則
散參字本與三相屬而移之二者蓋以既二則不止於
貳是即參矣既三則不止於參是即散為千百矣仍一
危言而已矣自古聖賢怵惕惟厲未有不於危而得安
者文恪理學名臣不當僅以字面論之故為推說篇中
之義如此

跋楊忠愍公手迹

右楊忠愍公手迹四幅為一卷記開煤山文稿謫所苦
陰雨述懷哀商中丞少峯元旦有感三詩稿也陰雨述
懷詩寄呈繼津兄元旦詩寄呈鳳洲年兄皆謫所書以
先生自著年譜攷之則此元旦是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先生在狄道時也繼津者在都御史王遴霸州人先生
在獄時王官兵部締為婚姻并時為調護與鳳洲諸公

奔走救視者也此文與詩既皆見先生集中而此卷特以先生手迹與疏州卷並垂天壤丹心碧血貫金石而泣鬼神而繼津鳳洲二公亦並與此卷彪炳日星非僅詞翰之傳而已

跋楊忠愍公墨迹卷

楊忠愍公手書梅軒詩為莫梅軒作也公集中次梅軒韻詠夾竹桃詩有竹花難入萬花叢之句亦即此詩意也公又有跋莫梅軒留朱子語略後一篇云莫子梅軒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其仕也無非為國為民之要其提牢一月社獄癸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罔不竭盡心力或少餘暇則讀書不輟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略

留於秋官別署讀此文則梅軒蓋能研究聖學而見諸行事者孫夏峯先生跋亦稱梅軒能急忠愍公之難可謂不負此詩者矣夏峯晚年築室蘇門名其堂曰蕪山移家讀易其中不以講學自居而所言皆彞倫日用常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為蓋夏峯之學以躬行為本即觀此跡此跋容城一邑中有此先後二君子扶持名教一點一畫皆乾坤正氣耿耿元精豈僅作筆墨觀乎浮山張水屋藏此卷持來蘇齋俾予敬誦而題其後是日水屋與定軒梧門諸君拜忠愍公生日於松筠禪室蓋忠愍公京寓舊址也有忠愍手跡石刻在壁間近日公之手疏遺囑諸點亦皆勒石傳世他日此詩此

跋亦必有雅意鈎摹壽此貞石者

跋王文肅手牘

太倉王文肅手牘六通中有与小川一札說崇賢坊登瀛坊扁字甚詳亦見兩人於榜書諱究不苟如此予嘗謂牌坊佳書苦於太大死術可摹傳之蓋此實有古人極匠意之作而銀木者尤易毀為可惜也

跋聶大年墨蹟卷

右明景泰間聶司訓大年手牘有題者云似趙松雪入意之筆此一語良是蓋元末書家之脉與明人相接也嘗見明初人手跡數通皆深得趙書之髓實踵周馳郭昇之後逮明中葉而猶未大變宋沈詹解諸人偶自立

格而後來傳習无若吳興之繇遠也直至文衡山出而江左字體乃多米家筆意如習尚唐碑而不肯囿於趙體陸儼山書偶近趙人或謂儼山公學趙書手儼山曰吾與趙同學李北海耳然亦尚未即薄視趙書也惟至董香光乃短目吳興自立骨格以為能起衰式靡矣而自明末直到國朝初年諸家又皆沿習董書亦猶之前此諸家之學趙耳學者居今日則宜由虞歐以問蕭羊師承所自即一書家藝事而鑒古宜今與詩文之源流沿革實一理也故因摹君之書而發之

跋朱性甫珊瑚木難手藁

珊瑚木難四冊明朱性甫手抄也朱存理字性甫別號

野航長洲人少學制科謝去從杜東原遊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聞人有異書必訪求手自繕錄居於葑門在荻扁王氏家教書嘗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性甫得句云萬事不如盃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擊節取酒更酌興盡而罷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為張具留連數日吳中人傳為詩話其韻勝如此今世所傳者有刻本鐵網珊瑚十六卷又有寫本珊瑚木難八卷此本則四冊未分卷次蓋即二書之初藁也今以刻本對之其相同者四十種耳此艸藁內每種下具記得自某氏大約出於杜東原沈石田黃應龍沈維時王雲

松趙思式諸人所藏而又并記其鈔錄月日內有辛丑壬寅乙巳丙午戊申壬戌諸年所記攷性甫生於正統九年甲子卒於正德八年癸酉年七十則此手藁皆成化宏治間所錄也此本後歸於文衡山衡山仲子休承於萬歷甲戌裝潢題籤於是距性甫之卒六十年矣後又歸於王穉登王騰程騰程號莊叟其子廣號莪齋復跋於前後於崇禎己巳又加重裝後又歸於顧渚號渚山復題記於前後渚山又號暉翁又號墨痴道人第一冊尾有墨痴小傳及文文起文彥可吳梅邨贈詩皆為顧渚山作也昔人論吳門風雅嗜古鑒藏之士必以朱性甫為先予按杜東原沈石田二君年皆長於性甫而

此內有啟南名印則性甫手錄此州石田猶及見之又
一條云予弱冠即識虞翁曾見虞雍公古劍後聞此劍
亦尚存其處庚子歲也此庚子是成化十六年據此則
虞勝伯至成化初年尚在也故此編中搜羅道園遺文
頗有學古錄所未載者蓋自宋末以迨明初百有餘年
文獻之微皆攬結其間豈徒藝事云爾哉卷前又有何
義門致其翁一帖其翁者吳門陸醫士號其清所居聽
雲室鑒藏圖籍甚富義門嘗往觀之即此一小札亦吳
下藏書家故事矣乾隆六十年晴月八日揚州羅聘曲
阜桂馥錢塘吳錫麟武進趙懷玉欽州馮敏昌同觀於
北平翁方綱之寶蘇室方綱為跋於冊

跋祝枝山懷知詩

右祝枝山自書懷知諸詩草枝山卒於嘉靖五年丙戌
年六十七時王正宜年甫三十三也王文恪卒於其前
二年此當是乙酉丙戌間所書故於履吉有梅蕊照衰
顏之句石田性甫之卒又在其前十餘年蓋雜憶成詠
耳小草之法具兼楷隸非深於魏晉人書者不能也

題文衡山仿蘇書泗州僧伽塔詩墨迹後

嗚呼蘇詩之不可及也漁洋先生平生詣極至於嚴滄
浪司空表聖所莫能形容者蘇詩郭綸一首盡之蘇書
之不可及也以文衡山力追晉帖獨得上游猶用南唐
李後主撥鐙法乃始得其彷彿而已為衡山得意筆矣

熟玩洋州園池詩谷庵銘乃可與談斯理

跋陸文裕秋興詩卷

耳山都諫以其先文裕秋興詩墨迹卷屬題是卷作於嘉靖二年癸未先生年四十七矣先生書在李北海趙吳興間或有謂先生學吳興者先生曰不然吾與吳興俱學北海矣蓋其自負如此今觀是卷所謂懸鋒獲腕者也昔南唐李後主以押檄鉤格抵五字為職志近日徐壇長發揮此義迺謂對面透過一步是右軍之書所謂似敬反正撥銓妙用盡洩於此世人孰不學北海雲麾而知此意者罕矣先生此卷可謂度盡金針者也曩予題先生玉舜詩卷嘗攷論先生出處之槩與其心跡之所以然而其用筆之妙則未之及也故於是卷附綴之

題吳沈詩艸合卷後

明吳匏庵沈石田二先生並以翰墨見推於吳下匏庵書學蘇石田學黃亦肩相並也蘇黃既並稱於前而吳沈復以同地同時追效之誠韻勝矣然宋時人已多效蘇書黃書乃罕繼者而匏庵之學蘇實過於石田之學黃蘇書神秀吳僅得其二三耳黃書古勁沈或得其十之一欵然而爾時吳人屈指名輩於搢紳首稱匏翁於布衣首稱白石翁其他或少次矣石田雖以畫壇名而每成一軸手題數十百言風流文彩照映一時詩文與

匏庵並峙匏庵年六十以後手抄所讀書卷帙自署吏部東廂書者皆晚年筆也石田詩自芟其少作海虞瞿氏耕石軒為鋟板行之吾嘗平心論次吳門翰墨謂文徵仲學蘇勝於匏庵其學黃亦勝於石田然而匏庵石田之書終自洋溢人口而暉耀躑躅者非以其書究以其人也匏庵固以清名長德不愧臺閣耆宿而石田風格高邁望相城有竹庄者不啻若神仙之居也即後來以詩文書畫名冠東吳如衡山者亦以師長尊禮三老淵源有自典刑不忘即此同卷之手跡猶如親見其對容揮洒烟雲盈幅時也吾聞松陵史氏家藏有石田小畫上有自題記雨夜相過從事此吳沈二詩卷若得一好手作二先生像於前吾當更為歌詠之

跋芝山所藏祝書卷

右祝枝山楷行二體書後跋云楷仿率更化度碑行仿米元章然以予觀之其楷書尤為超逸直入晉人堂室矣至其行書雖視外間所傳狂州以為祝書者相去懸絕然予所見祝書行草亦有深得晉法者且書法以質厚為本自米董以後趨行草者多不留意於楷法於是視楷法為應酬束縛之事必以修飾勻淨為上而行草則日即於宕軼此所關於學問之深人心士習之正變者非細也芝山喜蓄宋元以來諸家墨迹持此求跋故於此二體書欲芝山分別觀之

跋祝枝山書

今日書家皆知祝書小楷勝其大草矣然予見其行書無錫華氏成趣園記合歐褚為一手直追晉法不易幾也王虛舟乃訊枝山骨韻未清殆僅見其贗品歟即大草亦有絕妙之作非外間所傳贗跡可比而停雲所勒十九首卻非其至者當日文祝同時何以審擇不精耶此不可解耳

跋祝枝山成趣園記

右祝枝山書成趣園記自署鄉貢進士枝山以宏治壬子舉於鄉直至其出知興寧之前此二十餘年間手跡皆稱鄉貢進士此卷在正德二年枝山年四十八矣然正德二年是丁卯非丁丑不知何以誤也予昔見貞觀廊州鐘銘年月干支差誤而米書蜀素卷後有董文敏手題年之干支亦誤古人竟往往有如此者不足異也觀者幸勿疑耳

跋墨溪居士傳

右明徐髯仙行州書永定廖氏墨溪居士傳傳為餘姚孫編修清撰編修字志大直隸武清籍浙江餘姚人宏治壬戌一甲第二人予同年錢擇石閣學所藏編修行書手跡即是文後段亦在是年九月髯仙字子仁吳人徙金陵善畫松竹蕉石精研六書嘗得篆法於異人茶陵李文正見之歎為不及築快園製小令填南北詞武

宗南巡幸其家賜飛魚服扈從還京將授以官固辭罷歸其歸在武宗末年歸後又二十餘年卒年七十有七則此跡是其年四十許所書也廖氏墨溪在汀州府永定縣城南其曰文武溪出寒袍嶽下田龍潭合文溪入大洲溪其地名溪南里而廖守初氏以墨名之守初氏之名惟見於趙文敏所藏獨孤本蘭亭卷後有廖守初跋在正德己卯冬又有廖氏尊樂堂書畫記之印蓋亦鑒藏名家也其跋小章艸墨迄今為人燒燬矣

跋于忠肅公手東

明于忠肅公致葉文莊手東四行二十三字今藏吳門

謹庭陸君所按此東當是景泰初文莊為給事中時也時文莊以京師守禦為急章凡教上而忠肅日夜請分兵守九門要地徙附郭居民入城亟遣諸將率師列陳九門外悉開諸城身自督戰當是時六科聯名奏草文莊皆為之首廷臣議事每先發言往復論難或不悅曰彼豈少保耶因呼為葉少保蓋二公同心竭忠如此今三百餘年公名與日月爭光雖隻字无閑時事者皆將球貝珍之而况與文莊咨諏急務者耶謹庭得此跡於其友人齋殘帙中寶護存此片紙又於數千里外寄舊紙來屬為題識則不特其跡足傳而寶此跡者亦足以傳也敬為攷識其略以復於陸君時庚戌九月十日

跋舒文節公探梅圖說

右進賢舒文節公探梅圖說手迹在嘉靖二年五月朔
諫議禮之前一年也是年閏四月先生服闋應詔復官
北上舟抵濟寧因謁闕里時與吳門伍寒泉餘福偕行
而闕中呂九川經為之主有與伍寒泉聯句詩又與寒
泉次子思光誦學語此探梅圖說蓋此時所作也時與
寒泉同遊洙泗故濟之間因論水道地脈而及於伏羲
畫八卦孔子作六經之旨此圖說亦因探梅而及陰陽
消息之義先生當嘉靖初年於否亨艱貞之學身體而
力行之故觸於事物而語皆造微也先生裔孫香識其
卷尾謂於縉紳文學之家不敢妄求唯正學深醇與文
節一德者乃敢辱賜言及乎斯言斯固公罔子序子為
司馬揚解而語者也末學寡識何足以附名於後益滋
愧汗之洽衿耳

跋左忠毅自書詩卷

右桐城左忠毅公自書詩卷公手跡不多見即詩亦罕
傳昔吾同年中書舍人衢公之五世孫也每屬其訪求
遺墨而未得見第就董文敏所記知公別號滄與又攷
公卒於天啟乙丑年五十一其成進士在萬曆丁未舉
應天鄉試在萬曆庚子也又竹垞每舉公之傑句謂在
鄭都官姚少監之間惜衢官都門數年即歸若得龍眠
山中搜訪公之遺什鉅梓傳之是亦有志之士所當留

意者爾

跋拙政園記

右文衡山拙政園記并三十二詩王正宜拙政園賦并序皆後人重書文衡山記在其既歸田後之七年而正宜已歿矣尚未言及山茶則王獻臣築園時其无山茶可知王獻臣以錦衣鎮撫司匠籍成進士在宏治六年癸丑至嘉靖中乃因大宏寺廢基築園而吳梅邨詩云百年前是空王宅寶城色相生光華長養端資鬼神力優曇湧現西流沙歌臺舞榭從何起當日豪家擅閭里苦奪精藍為玩花旋拋先業隨流水據詩似是王侍御因舊有山茶而侵地為園若然則記中所列亭館三十

二區者反遺其最盛之名花何邪雖一物之微而賦詠與記述輒不相應如此况其大者乎徐健庵道署記彙括前後亦稍有同異而衡山之記稱侍御直躬被斥與梅邨所云豪家侵寺地者亦不相似則又何也按地志証史者未知將焉所拆衷矣

跋陸儼山書放翁詩卷

陸文裕嘗自言與松雪俱學李北海蓋不甘讓趙也蓋松雪學北海尚不若文裕之得其縱宕為多耳然未可因此而薄趙之學北海也董香光亦學北海則格韻兼得之矣昔鄭杓行極於北海書行狎不瓦微辭而趙松雪之學北海則力追晋法兼以分隸遺意合之予評北

海書由李秀碑而及端州石室記即此意也陸文裕卒後十年而董文敏始生惜不得陸董二公同几論書於吳淞江上也放翁每自憾不近陶謝此語最可味耳

跋張伯起八十壽詩卷

此卷明吳下諸君祝張伯起八十壽作也是為明神宗三十四年丙午予藏明人所抄四皇甫文州末有伯起像贊注云庚子歲文注云時張以酒錢二百為資曰吾不敢空勞老友也後又注云己亥七十四歲又附伯起自題三絕句注云庚戌時八十四又三年卒庚戌二字塗去旁以己酉注之按伯起生於嘉靖九年丁亥至神宗二十八年庚子為七十四歲三十四年丙午正八十

也艸稿己亥當作庚子己酉當作庚戌其後三年卒當是四十一年癸丑此卷末有壬子孟春贈篇是其八十六歲時也卷中諸人詩畫書法皆沿文氏之遺意是時申少師與王青羊里居過從交相推重一時文士如華亭馮副使時可之流不免揄揚過當然要其際去衡山之歿將五十年而伯起舉於鄉亦四十年矣吳下之文人尚知企仰前修如此是亦猶有其鄉先民之流風餘韻焉處實堂在歌館皆伯起所居處實以名集而鼓在自號者也輒為記於卷後以備吳門故事云爾

題武進孫文介殿試策後

明武進孫文介殿試策文介官禮部時將出藏於家者

文介以明神宗二十三年乙未舉進士第三人四十一年擢禮部右侍郎天啟初拜尚書凡在禮部前後八九年當神宗弛政之際繼以紅丸之案而文介在禮言禮扼腕發憤纍纍數千百言回念初通籍時給札殿墀之手迹有潛焉不忍卒讀者矣策之後段云天下有有形之武亦有无形之武明法度振紀綱使天下凜凜承之此有形之武也養清明之慮絀康樂之心剛健精一使天下凜凜向之此无形之武也元氣易洩於毫芒剛強易消於綽約嗚呼此真切中明季時君之弊不啻瞑眩之藥矣至今讀之猶為愾然而况當日履其境者感動當何如耶文介成進士後百三十二年而公七世從孫星衍以一甲第二人得遇昌辰展其所學公餘之暇出此屬題又不獨知人論世之感而已

跋明歸德沈文端家書

明歸德沈文端家書墨迹并王張二跋其載宋滂堂筠廊二筆墨迹尾有仲化二字紅文印文端字也王張跋所云四明者沈一貫也文端於明神宗二十九年九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至三十四年七月致仕又五年卒年八十五此跡云年近九旬官極品蓋致仕所書也宋滂堂嘗得文端中州一士字玉印瓦紐以為寶玩又藏此家書以為字字皆省身克己之學滂堂之重先賢手澤可知矣滂堂於康熙三年通判黃州時廣濟

張仁熙字長人每與澠堂同遊寒溪西山諸勝又為澠堂作雪堂墨品及墨論今觀此點後王漁洋跋在十六年丁巳正漁洋選刻長安十子詩略之時張長人跋在二十七年戊辰則澠堂官江蘇布政使時也蓋張與澠堂相從非一日而此點之藏宋氏亦非一歲矣沈文端事跡具見明史人所共知者故為攷澠堂收藏之大略如此

跋黃石齋先生隸書

石齋先生分隸世不多見聞先生誦學處有石平如案上有刻畫非篆非文人莫識也嘗語閩中友人當拓其文與三易洞璣參攷之此分隸雖不用漢唐書家之法而自有書傳氣味實即先生楷法之一變耳

跋黃石齋墨蹟

右黃石齋行草七律一首詞曰師臣者帝古尊賢况在宸嚴異誦筵七聖道通天麓外人能占應斗杓前未煩審象知惟肖不待臨阿賦有卷十四期未旡故事安昌特進序當年後題云壬午元日紀盛事有作此跡夏邑彭衣春侍誦所藏乾隆壬午秋衣春與予同典湖北鄉試歸途於驛館買之猶記其前一夕衣春語予曰頗憶黃石齋草書詩句否予初不知也明日果於驛壁見此幅從館人買之而歸洵異矣後十二年癸巳秋復持來屬題始為跋之此詩見孫退谷春明夢餘錄題云元旦

頌聖詩四首此其第三首也宸嚴作宸居三四句作七
聖道通南大駮八能占應奉階前未煩作未須臨何作
颺風未句作安昌古序憶當年不著作者姓名而其前
有退谷自撰崇禎壬午上御太殿記一篇叙莊烈帝西
向揖閣臣周延儒等事末云臣承澤適以戶科左給事
中導駕侍班謹記下即接詩云云向疑為退谷所作今
見此跡乃出石齋蓋當延儒再相召石齋復官時也延
儒以崇禎十四年九月再召至京拜中極殿大學士而
道周本傳十五年八月道周成已經年一日帝召五輔
臣入文華殿從容問張溥張采黃道周諸人云云明日
傳旨復道周官其時輔臣中為道周言者蔣德璟吳姓
也按宰輔年表德璟姓皆於十五年六月入閣則壬午
正月之事石齋尚在戊所豈後時補作之歟

跋周忠介手蹟冊

右明周忠介公手致姚文毅札後人繪忠介公像於前
并同時諸人札二十有一通合裝為冊諸札有忠介手
記札到之小印記於旁之年月者亦有記到之年月而
非出忠介手書者蓋皆周氏家所舊藏也惟末一呂札
與林封司者是忠介身後所作內列敘諸人繆當時繆
訛言旁豈其原稿又經謄寫歟惜不得公子端孝先生
請卹之血書副稿同裝於此耳然其時忠義之禍慘至
於此縱有追贈祖考之典正復何益之有君子道消小

人剝廬未有若明季之甚者此內李仲達一札云冬氣不極春陽不卷二語雖切其時事然不知造物者直欲以挽迥修復元氣之局有待於我

熙朝乃交春陽泰運也讀明史至此豈止如觀象占文於剝復之際乎此冊今歸於南海葉雲谷持耒屬為題後冊後有人詳書札諸人史傳有死之概蓋裝冊所記者雲谷亦并附裝為冊以當題跋而方綱又就所見忠介二札補錄於此第一札之後有觀者得併資考焉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二

董書求忠祠記後跋

大興翁方綱覃谿

桐城章完素甫筆記云聞寧海人相傳有魏澤者官寧海典史當方氏之難謀匿其幼子冒為己出因時禁嚴祕弗敢洩後依魏氏遁迹莫知所終又聞寧海有方氏不知是真族否乾隆初有訟其非真族者學使批應闕而勿斷至今無定說然予又聞歷城方臬使昂云按廬演所輯公年譜公抗命時金陵魏司寇澤謫寧海尉匿公幼子德宗託義人俞學夔養之遂冒俞姓尋改姓余傳九世有名采者為南昌司訓萬歷己酉楊學使廷筠

建公祠字公嫡孫忠枝忠奕樹節三人復姓方氏始歸
台州忠奕為并研令多惠績忠枝子振節亦登賢書攷
臨海葉明經炎嘉靖間著正學後嗣記王弇州麟洲傳
略與諸譜悉合按此段較更詳矣姑識於此如有能於
台州寧海訪其實據者當表出之是仁人君子所宜留
意爾

彥章案浦城縣志徐善安字敦復洪武初以賢良
方正薦舉起家授明州教授入為太學博士擢御
史歷轉浙江按察司僉事備兵台州永樂初方孝
孺死難詔收其族善安匿方姪妻溝罅中或危言
尼之不為動事發受杖至斷一臂瀕死不吐實坐

遣戍保安衛後方氏妾生子德宗秀才余學夔得
之於魏尚書澤密以屬祠部郎余允叅政任勉覆
翼之攜居華亭易姓余氏萬歷間巡按楊廷筠始
為方氏復原姓華亭董其昌偕郡守張九德建求
忠書院祀孝孺以善安及魏澤余學夔余允任勉
配享此可謂直書備載矣近見福清林琦倫史鴻
文有跋王世貞方氏復姓記云方氏有後元美先
生以為自託幼子於余氏及觀之別集為詔捕正
學家時寧波典史魏澤藏其幼子故方氏有遺種
謝遷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後台人余學夔知
正學幼子德宗匿魏澤所乃變名佯狂乞食過澤

居作狂歌有願效程嬰語澤叱之去兩日又過於途歌如前澤乃以德宗付之時年九歲耳夔攜之匿海島中與一僮學結網為生上海進士俞允方門人也家居不仕學夔攜德宗訪之允大喜叔育為子遂冒俞姓南昌司訓即德宗裔也是書於余學夔存孤事言之尤詳亦與浦城志合所異者余允作俞允且云匿海島至上海又不言攜歸華亭耳謹並錄於此以備考彥章附記

跋董文敏自書詩卷

右董文敏自書詩卷在癸亥四月文敏生於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至是天啟三年癸亥年六十九沈文恪跋謂

年六十八者誤也文敏以是年秋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而此蹟言舟行青浦者攷文敏於天啟二年八月五日充實錄纂修官是年十月往南京採輯邸報因歸里鈔寫上疏乞休不報次年入都則癸亥春夏正在江南矣疏中有家居二十餘年之語即此詩所云廿載冥心者也乾隆乙未十一月廿四日同人小集瘦銅舍人記珠軒觀文敏書樂志論屏幅蘇詩小幀及此卷皆文敏真蹟而余尤激賞此卷無論陳香泉所云草率者為門外漢語即孔跋內所稱茶山司寇賞其神似趙松雪者亦尚非至論此卷乃真能通篆隸之津梁者其用力處可及也其不用力處不可及也嗚呼豈易言哉

是日同人分詠方網得天字附四小詩於後

跋董書杜詩卷

此卷題籤云臨米黃二家予謂非也試觀文敏自跋即見矣文敏蓋偶會心於少陵二詩觸煙雲墨戲之法一作米書一作黃書以發揮書畫三昧其曰庶子者畢宏大歷二年畫松石於左省廳壁改京兆少尹為左庶子是也文敏是卷神遊目馳唐畫家宗書家渾而一之矣戊申為嘉靖三十一年文敏五十四歲蓋視學自楚歸時也其十月朱涇舟次日書蘭亭及玉潤帖一過蓋心手純手晉法故能酣恣若此乾隆己亥夏五月望日瘦同祕閣攜過詩境小軒煮茶品畫論秦漢金石暢觀此卷作天風怒濤想旁觀者翰林陳崇本程晉芳文學沈心醇黃景仁袁清也

跋董文敏馮少墟集序

董文敏自書馮少墟集序在萬歷十六年戊午少墟名從吾字仲好陝西長安人與文敏同登萬歷十七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山西道御史歷官副都御史卒諡恭定田公名一儁字德萬大田人隆慶戊辰進士官禮部左侍郎有鍾台遺藁其云請急歸越歲還朝者本集云余為庶常時館師宗伯田公病且劇同館議以一人行者余為請急卒成桂劍之遊是其事也此蹟去登第時三十年文敏年六十四矣先生為庶常時已擅北海南宮

之祕法。至此更渾而化之。所謂百鍊剛化為繞指柔。蓋去山陰門逕不遠。宜其目短趙魏公之牆也。卷有卞中丞鑒藏印。寶董書者當以此為上乘矣。

跋董書文賦二首

此董文敏壯年之筆。融合褚顏之法而為之者。與趙吳興頗不相近。乃跋云臨趙正其兀傲不肯服趙處。趙董二公皆具天然神秀。而其來處不同。皆以褚法例之。則其所得力又自不同也。趙董皆得李北海法。此二公所同也。然趙文敏自言學褚時規模分隸。此則董所未歷之境矣。予今見褚公孟法師碑真本。乃知趙書所從出之路也。而董書入路處雖云由顏入卻終祕不盡言大抵全由神力勝人。此其高視千古。竟非虛語。此卷雖小結構然。董公得力處具於此。正是其入路處耳。觀者勿輕視也。

跋董尺牘二首

昔人嘗病董文敏與人手牘。往往有請託語。以為士君子涉筆之戒。然士君子致謹原在平日動止不苟。豈僅在手牘哉。因觀此而益致謹焉可耳。

今人論書以顏公三藁皆信手點竄所為。故謂不如意之書更妙。然亦不可以概論也。有加意而愈妙者。有不加意而愈妙者。若概以不加意為工。則亦非持平之論耳。

跋董文敏尺牘

予見董書尺牘未有若此冊之多者有內子六十語又有自楚歸語大半皆其晚年筆也明政不綱如大計之說往往形於尺牘此皆黨援門戶之習耳又嘗笑明朝士人幸而不精於攷證若使明朝人互相攷證正不知貽累經籍若何如董文敏雖八股出身然亦何至說孟子不動心動者猶如支動錢糧吊動兵馬之動反駁朱注為非每覽舊蹟宜鑒觀得失也

跋董文敏書五條

董書有虞有褚有顏有李北海有蘇有米有黃獨其心不肯服趙耳然就此諸家中似北海者其精能也似顏者其本質也似虞者則其最高之境也然每到似虞處吾亦有智勇俱困之歎矣此事天人之界固一毫不能假借耳

二十年前見胡雨方侍御所藏董臨蔡明遠帖雖顏法而頗得虞意嘗借臨旬日還之此外則惟今日見墨卿所購此冊矣惜不得以彼卷對看也然臨蔡明遠帖卷皆行草而此內乃有正楷豈欲更在彼卷上耶吾齋有文敏大楷以顏法入瘞鶴銘則直欲上進魏晉六朝矣又豈止學虞法而已

歐陽子與徂徠論書既言書不可無法而又薄鍾王以下為君子所不務此蓋以魏晉唐賢皆不足言書也岳倦翁以米老之身關係六書存亡此蓋以書至米而後

足言書也。嘻。二賢之言皆過也。乃若董文敏書，則當於何論是程也乎？若以歐、谷、徂、徠之說概之乎？吾則何敢若以岳、贊、米老之言概之乎？吾亦不敢也。

董公一生得力在轉束二字，知此者鮮矣。人皆知有明一代書家結穴於董文敏，然明人書開始者當誰屬耶？吾必推南宮生矣。如此則由董書直溯魏晉六朝矣。慎勿日饜董書而只求之米、海、岳、吳、雲、壑諸老以還耳。今日對此董書蹟，方發此言。

跋董文敏論書帖

董華亭以禪理論書，直透無上妙諦，固是前人所未能到矣。然書非小藝也，性情學問鑒古宜今，豈一二說所能盡乎？自米老已專務行書，其於古人分際第拈取大意，自謂得之矣。若虞、歐以上，由蕭、羊以問山、陰，自必從正書始。褚公西堂寫右軍書，目首以樂毅黃庭冠之，未有捨楷不問而專力行草者。未有不善臨摹而輕語飛行絕跡者。若謂臨古不求肖似，則貞觀時馮承素輩敢以己意別書契帖乎？今之取真者，惟賴沙門懷仁集字在也。而於羣腳之雙枚、崇山之旁點，尚可辨驗也。宋元以後，書家漸皆不知講攷證之學，雖以趙集賢之臨蘭亭而崇山旁點帶頂置之，所以然皆邈不可問。至董文敏、邢子愿、直目、高江邨所藏樂毅為梁本，則不求實學而專事虛機，其來久矣。董文敏天資筆力實務古作者。

故能卓立自名家。若後人無其骨力而效其虛機，以禪倡為筆髓，漸且竟可不講古帖，自騁筆鋒矣。董文敏處明末藝林，熟習帖括，時而能天挺神秀，是以論者謂書道結穴於華亭也。實則其前尚有宋南宮，同時尚有孫漢陽，精研古隸，豈可廢乎？士生今日，則經學日蓋，昌明士皆知攷證，詁訓不為空言，所泥於此，精言書道，則必當上窮篆隸，闡繹晉唐以來諸家，體格家數，不得以虛言神理而忘結構之規，不得以高談神肖而忽臨摹之矩。且楷承隸變，自必由方整以定其程，不得輕言圓美。以開率易之漸，此則實關於士君子持躬涉世之正所裨，非細。豈徒為書道計哉。

跋程易疇臨董書王氏御書樓記

歙縣程易疇孝廉，以所臨董書王氏御書樓記正書藁書二通索予題之。是記文敏為太倉王文肅孫煙客作也。文肅以萬歷五年掌詹事，十二年冬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至二十二年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致仕三十五年六月，加少保，辭不至。三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七。煙客生於萬歷二十年壬辰，崇禎初官大常鄉，此記云壘承者，其初廕官也。味記中語，蓋萬歷末年所作，而文尾結銜禮部尚書云云，乃追其前官書之。此蓋崇禎四年以後，文敏起故官掌詹事府事時所重書也。合此前後攷之，則文肅奉勅賜札

之時乃煙客初生之日而其後厥孫克承堂構繩其家學婁東經訓教世以之文字之因詩禮之篤所以兆祥門之燕貽者不其休歟予昔年見王舍人所藏文敏書是記墨迹前疑後丞是疑字帶幕是帶字今此迹作凝作帶何也故予於董迹原本別有論次焉

跋桐城吳氏所藏史忠正公手札卷

明末流寇之難桐城生員吳德堅負其母姚夫人避難行至潛山遇賊母曰汝書生焉能負我速避以全宗祀吾當死之德堅泣不忍去既而賊至母推之墮崖下幸未死母以罵賊遇害皖撫史公可法狀其事為旌門厥後史以父憂歸里德堅致書史公荅之大略云節孝之

門必昌大况文名籍甚異日必卓有建立云云德堅字爾玉以史公此札手稿一帙三小行書又六半行裝卷閣老張文端為題其後今又百有餘年其曾孫貽詠乾隆癸丑會試第一改庶吉士官吏部主事元孫廣枚嘉慶己未庶吉士官禮部儀制司奉此卷來屬題謹詳繹始末乃知其家制府熊光題云墜崖脫賊鋒為足信而朱文正詩云俱死吳眠戕尚未得其實也史公札云節孝之門節孝固為姚夫人言之而孝字實亦兼指墜崖不死即今文名籍甚之爾玉言之此一卷也史公之精忠大節寸楮隻字炳若日星而姚夫人之罵賊殉身與其平日之孝姑撫孤貞烈並著即吳爾玉之負母避難

顯揚克嗣亦與母之孝烈並垂而其後曾元世世之科名光大又造物必至之報皆括於史公手札一言中嗚呼此卷足千古矣

跋盧忠肅公手蹟

明總督各路援兵兵部尚書宜興盧公忠績節烈彪炳史傳而手書世所罕見此綾書條幅帶行州書二十有六字磊磊軒天地矣乾隆四十一年

詔褒明季殉節諸臣公特膺忠肅專諡公之鄉閭自必勒紀豐碑俎豆不刊也而若潛隱居士之別號丹青翰墨舟楫文章之印記則從未著錄家未有記述者此幅雖無歲月可攷而一撇一拂緬仰英光又豈僅作筆墨

觀乎武進趙舍人懷玉珍藏是軸以示北平翁方綱屬為題跋敬識其後

跋宜興盧忠肅公手蹟

明總督各路援兵兵部尚書宜興盧公忠績節烈炳垂史傳而書蹟世所罕見也此手蹟致其外舅者即為公請卹之王夫人父也公歿之明年王夫人請卹於朝不報又明年其兩弟請卹又不報甚且有疑公未死者明季之待忠臣如此千載能無痛恨乎乾隆四十二年

詔褒明季殉節諸臣公特膺忠肅專諡公之鄉閭自必勒紀豐碑俎豆不刊矣即其外舅妻孥有不銜感於地下者乎當時扼公如揚嗣昌者至今無不人人切齒而

盧公片言隻字皆令人焚香拜誦珍若球璧觀此諸札皆崇禎初年備兵天維撫治鄖陽時手筆就中隨時隨事切籌軍國尚炯炯乎無一字非丹心碧血也予嘗為武進趙味辛題公行州巨軸自署名下有湄隱居士印此別號蓋知者少矣聞味辛此軸已不戒於覆舟公之遺跡雖一印章亦應傳之故附書於此

跋楊忠節手蹟

明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清江楊忠節公兼山先生廷麟以守城援絕死於贛州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節而文辭翰墨世傳絕少今其鄉人江蘇按察使懋恬以所藏手蹟勒石傳之俾忠義之氣星懸虹貫

長垂天壤不獨書勢遒勁足以昭示藝林已也

跋徐侯齋手札

此札云典價僅得五十金者想是借物質錢耶然嘗聞侯齋身後遺言戒其孤邵宋中丞贈金而嘉興李潛夫絕糧魏叔子作書與周青士欲集數友月給其餐侯齋曰君意甚厚但潛夫不肯受人餽如君力不能助則聽其餓死可矣其自處與處友若此則此札所云典價者必非無處也觀者勿疑

跋王覺斯書

韓霖山西人撰絳帖攷一卷蓋知講求書法者然其攷絳帖未能精審也此卷韓所跋王覺斯書亦震於其名

而空贊之觀此卷乃知王覺斯於書法亦專騁己意而不知古法也夫真行艸理雖一貫而格必兼通未有不精楷而能作行艸者亦未有不博通行艸而專精真楷者若王覺斯之真楷則有時爭勝董文敏而其率意行筆則遜之遠矣夫惟率意行筆乃見規矩亦謂創草破正此亦關於學養非可苟焉已也

跋明賢小楷卷二首

明人書畫凡六段長洲周公瑕所集也公瑕先得文衡山縮臨蘭亭暨蔡九達所書九歌湘君湘夫人二章因裝成冊屬陸子傳為臨麻姑仙壇記彭孔嘉為書洛神賦於後又於白雀寺僧所得祝京兆臨黃庭王雅宜臨

曹娥碑合成六段每段屬仇實父為繪像於前皆矮紙蠅楷雖以黃庭曹娥仙壇本皆細楷而此皆更加縮小可謂極小楷之能事矣自昔稱小楷者若永興破邪論序河南陰符度人經最為有名至率更千文稍大而尤淳古為正書之極則此後惟米老西園雅集圖記已微帶行矣至於師友淵源以小楷遞相祖述者至明吳下諸家為最盛焉此內祝京兆黃庭是其四十二歲時所書在王雅宜寓白雀寺之前三十年雅宜受學於九達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至壬辰癸巳間息虞山白雀寺經年矣是年三月晦日猶復往白雀寺至其夏四月晦遂卒則此臨曹娥碑為其最後將絕

筆時矣宜寺僧與三十年前祝書同珍賞以贈公瑕而公瑕寶之尤篤也九遠書在丁酉則雅宜歿後四年陸子傳書在乙巳彭孔嘉書在辛亥則九遠又已歿數年矣惟衡山巋然靈光至陸彭二君續書時尚健在也其縮臨蘭亭時年已七十有六而韻逸手柔彌臻勝槩不足為衡山異也吳中人相傳衡山歿後凡豐碑巨碣皆出公瑕之手蓋能以書法嗣響衡山者此跋在神宗之二年甲戌時則文伯子壽承又已前二年卒矣其篇末所舉數人者蓋俯仰今昔感慨系之矣雖石湖五賢之記雙楮六客之圖何以加諸不特為細楷增故實已也昔年嘗為兩峯題祝文二家蠅楷小冊今復為兩峯題此此是舊冊子兩峯改裝為卷也公瑕跋內所舉細楷者於此六君之外復舉七人而予所藏明人扇冊內作細楷者尚不止此有俞仲蔚允文為王元美書洛神賦二篇於扇頭其字妙極銖黍更小於此爾時吳門諸君子書法精妙至於如此續有好事者專哀集細楷以樂石鈎摹共成一集誠大觀也適兩峯以宋拓越州石氏本度人經見贈因記於是卷之後

跋長洲宋忠烈公硃卷

長洲宋忠烈公諱學朱字用晦崇禎辛未進士巡按山東濟南圍急死於城樓火中贈大理卿本朝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賜題其墓門云傳經世澤乾隆四十一年

高宗統皇帝欽定勝朝殉節諸臣賜諡曰忠烈公死節事載在

欽定通鑑輯覽及明史忠義傳江南通志節傳濟南府志宦蹟傳然濟南志僅云城破遂卒未及詳敘其事曩者方網視學濟南適郡人建鐵忠定公祠方網為撰碑而未得表揚公之壯節勒之金石為足憾此冊是其庚午鄉試硃卷公之裔孫持來屬題其後

跋陸清獻手札

右平湖陸清獻手札答嘉定錢子辰者集中載此文在

第六卷尺牘中作答某者也子辰從孫坵跋云康熙二十二年復職時所寄先生是時年五十四矣又云伯祖報書磊磊萬言則先生必更有復書而集中不載也是書蓋慮子辰之學不從朱子入故其末云詳書所見使不佞得辨別焉亦所願也集中願字此蹟作樂孟子曰豈好辨哉孔子曰明辨之正是一義須善會耳作字甚敬又其餘事也

跋朱竹垞文藁

右朱竹垞先生文藁手蹟凡跋十二記一惟感蝗賦跋集中無之蘭亭續考跋集本大同小異蓋後來又自重訂者李義山詩跋則集中楊大真傳跋云王谿生集箋

之別幅即此篇也移居圖跋開士是高士之訛萬歲通天帖跋掌是賞之訛宋石經跋理宗御製序此藁脫序字當以集本為正唐游石橋記跋集本誤脫軍縱前左內率府錄事參十字當據此手藁補之至於石經跋曾惇之名曩嘗疑集本之誤今見手艸藁實是曾惇二字此則先生竟誤以南宋末之曾幼卿為南宋初之曾宏父昔每與吾友錢辛楣言之使辛楣見此手蹟更必縷縷詳說矣又若西陂記云宋城門見於載記者四曰陽也宋也虛也垵澤也集本無四字而有虛有桐有集林按桐門與集林皆見於左氏傳不應畫定此四名且揚門亦非陽字此手書蓋未定之藁不足為據也續蘭亭

攷跋於沈虞卿歷官皆一一著其歲月然則先生經義攷於著錄序跋偶或刪其歲月者特小史鈔香之脫漏耳予嘗深惜此書綱領節次詳整有要為功於經學匪細安得盡得先生當日手艸一一為之追錄補正乎撫卷悵然久之

跋漁洋手東

候官林氏所藏漁洋手東皆致林吉人者蓋吉人為漁洋書精華錄時所手致也吉人之子正青旁注云先生晚年合其前後集擇尤粹精者定為四冊授先君書之剞劂以傳名曰精華錄按漁洋詩今學者皆知是盛侍御曹祭酒所選據此手東旁注當得其實直是漁洋自

定託名於盛曹耳此內一札云精華錄前有某人序其
議論仍訾李何於愚心有所未安如何如何觀此知漁
洋不敢議李何也愚嘗謂漁洋所拈神韻即格調之變
稱耳觀此札益信

跋周櫟園手書與黎媿曾詩卷

長汀黎媿曾櫟園門人也櫟園嘗序其詩集援南豐贈
蜀黎生序以為比夫南豐之贈黎生也蓋欲視其擇途
而適於道耳其曰得於心不求於外者是也其曰信乎
古不合乎世志乎道不同乎俗者是有辨矣夫稽古之
士特立而獨行固有不求聞於人者非以是炫於人也
故持其志則可求異於世則不可也昌黎所謂志乎古

必遺乎今者為陳言之務去毀譽之宜平也豈謂長傲
而矜名耶此卷所稱李元仲揚叔夜皆黎之師也其所
與論文序未嘗見之然櫟園與黃濟叔論印章曰宋元
無詩至明而詩始繼唐夫志乎古者果斯之謂乎予方
細論徐迪功集惟懼夫後學之輕信也周與黎皆稱古
道以相勗者故願與學者觀昔人之求志焉

跋汪退谷瘞鶴銘攷手牘

予於己卯冬得退谷瘞鶴銘攷刻本而愛之其後門人
謝蘊山太守得其板於揚州為予購歸蘇齋而今又於
秋史侍御所得見此原州墨蹟此事迴環胸臆前後三
十餘年矣愚嘗作補攷一卷前列見存字辨其點畫同

異次以拙著攷辨又次以前人著錄之先後又次以諸家墓傳拓本之先後庶可承退谷先生之緒餘乎愚最不服者三十四字宋人補刻之說既力為辨之而近日論者或以大字之評致疑於山谷又或以移石後之拓本歸咎於滄洲愚亦皆力辨之至於近日程南畊直謂是皮襲美所為殊不思潤州圖經云瘞鶴銘為王羲之書而潤州圖經乃唐孫處元撰也豈有是皮襲美之理哉程君蓋未考王象之輿地碑目耳且程君既知逸少二字為玉煙堂所加而何以又據逸少二字為說耶是不待辨而知者也因書此以附諸前輩手蹟之末亦見予於茲銘不啻深有夙緣者耳

跋汪文端公細楷尚書

中箱細楷經典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時賀玠謂之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書答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也蓋自漢簡漆書以後至於細楷尤為藝林之矩則矣休寧汪文端公書法衣被天下然人皆知其出於顏而不知其於虞褚最深也此冊凡十八紙而條具二萬五千七百餘字纖逾植髮而無一筆不應規入矩且於莊重之中出以冲和淵秀之致此則魯公正書之妙所以上接永興河南而問津山陰者至於作書之本則又出於忠敬和平為窮經致用者之楷式又不獨臨池一藝而已

跋張文敏臨古冊子

得天居士臨古純以神行豈亦若米老所云二王以前
有高古耶米董臨古皆自謂直到古人而不取形似文
敏亦然愚嘗謂書家自有神骨則無庸臨古也若臨古
不求其似則馮湯仿契帖可以欺後學矣每與石庵力
辨之

跋白公神道碑

長白白公神道碑海寧查初白撰金壇王虛舟書吾邑
黃崑圃篆額雍正元年初白年七十四告歸里居虛舟
崑圃皆官於朝虛舟年五十六而篆額實出虛舟借崑
圃名耳虛舟以書名篆為第一行書次之楷又次之初
白以詩名易學次之古文抑又次之白公為閩老之父

敬歷著勲宜其碑文照耀一世然此文敘事意尚未能
免俗如子婦子壻皆備書其父爵又撰書人皆稱年家
眷皆稱頓首拜勿論王止仲潘昂霄之舉例即至王遵
巖茅鹿門文格漸遜亦斷不至此况諸先生以學古自
命者耶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三

書梧門藏古像冊後

昔屈子稱楚先王廟及公卿祠畫古賢聖事曰馮翼惟
像何以識之王右軍與人書欲求能畫者摹五帝以來
畫像杜少陵適江陵詩曰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蓋
謂寺有張僧繇畫孔子及顏子十哲像也而昌黎韓子
曰見今世無工畫者豈右軍少陵所稱必皆古本精妙
而後為信歟其見於後賢之文者若東坡所記唐名臣
像弇州所記大禹治水圖唐十八學士圖中唐十子圖
廬陵五君子圖皆因形貌以想其為入而已非必畫古

大興翁方綱覃溪

本真迹也。梧門司成博學嗜古，每見前賢遺蹟，不啻飢渴寤寐，從之其於為詩也。既繪陶王孟韋柳諸像矣，今復從其友人齋中摹得古帝古名臣像二百九十三幅，裝為八冊，晨夕焚香晤對，視其繪唐詩人之意，更有進焉。屬為書教語於其冊，愚則深愛魏鶴山題古像之銘曰：言忠信行篤敬，行顧言言顧行。此四言者，蓋自顏孫子書紳以來，美牆前哲之誠，如或見之，而豈以畫工與不工形似與不似為斷耶？敢敬書以志之。

書伏生授經圖後

漢書藝文志：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存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

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治之名，時伏

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

之。顏師古注云：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陸德明序錄伏

生老不能正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

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鼂錯傳：孝文時，聞齊有伏生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

徵。迺詔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

為太子舍人，拜太子家令。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

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云。據此則

鼂錯受尚書於伏生時，在孝文十四年以前也。洞冥記

云：李克者，馮翊人，為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十歲就

克石壁山中受尚書以口傳受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嘗以細繩十餘尋以縛腰誦一遍則結繩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計誦尚可數萬遍此言伏生年十歲就李克受尚書者當在秦莊襄時其生則當在周赧王末年去孔子卒纔二百二十年耳鄒平縣北十里有伏生鄉祠墓在焉伏生故里也宋封乘氏伯祠像修眉豐額幼女及鼉錯皆侍側壁有順治十五年施閏章撰縣令徐進脩祠記康熙四十年縣令程素期建饗堂開墓道記

跋上林圖卷

仇實父畫師周東邨所臨小李將軍海天落照圖及臨

李龍眠西園雅集圖世間皆有數本況上林卷是其尤著名之作邪三十年前山陰吳水雲持來一卷屬為賦長歌今見此卷乃知前所見者尚非其真也王弇州藝苑卮言云仇實甫壯歲於崑山作子虛上林圖卷長幾五丈累年始就所畫人物鳥獸山林臺觀旗幟軍容皆臆寫古賢名筆斟酌而成可謂圖畫之絕境藝林之勝事也無有文徵仲小楷相如二賦在卷內崑山人稱為三絕豈過許耶今見此卷所繪車制正合宋陳祥道禮書所攷程蓋達常之制與尋常畫史之作迥乎不同愚嘗見六朝人畫車制皆如此與漢畫武梁魯峻祠墓諸石刻可資印證乃知弇州所云以古賢名筆斟酌而成

者非虛語也卷前畫三人對坐其正坐拱聽者烏有先生也左坐者亡是公也右坐有所指屬者子虛也奉使之節候於門外齊楚對論之境宛然而全圖則專繪上林也賦則必兼寫二賦也文衡山生於成化六年庚寅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正七十四歲小楷道媚兼虞歐褚薛之能雖有訛字可勿計己予昔於粵東藥洲得上林二字古瓦手拓其文勢兼篆隸嘗用其筆法以題上林圖卷今復得見此卷因檢得前稿并為復作一篇系錄於後

跋錢舜舉蘇李泣別圖

自昔相傳蘇李河梁贈別之詩蘇武四章李陵三章皆

載昭明文選然文選題云蘇子卿古詩四首不言與李陵別也李詩則曰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而東坡嘗謂皆後人所擬作洪容齋隨筆云李詩云獨有盈樽酒與子結綢繆盈字犯惠帝諱東坡謂後人所擬是也而近日何義門乃謂蘇武詩昔者嘗相近念子不能歸行後在戰場生當復來歸諸句皆與蘇別李情事相合此則皆傳會之說耳即以所指行役在戰場謂指李少卿不
思蘇武相別之時非復少卿在戰場之年矣何以別時作此語耶獨李詩明有與蘇武之題可證耳而其詩有攜手上河梁之語所以後人相傳為蘇李河梁贈別詩也然而即以此三詩論之亦與蘇李情事不切史載陵

與武決別陵起舞作歌徑萬里兮五句此當日真詩也何嘗有攜手上河梁之事乎即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此則謂離別之後或尚可冀其會合耳不思武既南歸而無再北之理而陵云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決無還漢之期此則日月弦望為虛言矣又云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則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云三載嘉會乎就李詩三首其題明出與蘇武者而語意尚不合如此况蘇四詩之全不與別李相涉者乎藝林相傳蘇李河梁之別者蓋因李詩有攜上河梁之句可為言情敘別之故實猶之

許彥周詩話云燕_七于飛一篇為千古送行詩之祖也而蘇李遠在異域尤動文人感激之懷故魏晉以後往_七擬託李陵答蘇武書若準本傳歲月證之皆有所不合而詞場口熟亦不必一一細繩之即此李陵河梁別詩亦若是焉已矣杜少陵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此特因論五言之祖述而及之猶是熟精文選理之旨也而豈必切合蘇李之史事以為論定哉文衡山跋云舜舉此圖蓋摹龍眠本然蘇李揮淚相別若果在河梁攜手之日則又不應牧羝事同在一幅矣未知龍眠本措意何如也荷屋侍御以所藏此卷屬為錄蘇李詩於後故略為辨之觀者鑒其筆妙而領其大意

可耳

題二喬觀書圖

宋芝山以所藏仇實父二喬觀書圖屬為題識予攷是圖前人多有畫之者第未知始出何人也志雅堂雜鈔載張受益所藏馬和之二喬倚樓觀書圖鄧椿銘心絕品載邵公濟所藏李伯時嫁小喬圖按吳志周瑜傳云策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得喬公二女者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為歡是歲建安三年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討逆傳曰策與周瑜相友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有周瑜者與策同

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據此則討逆與周公瑾俱生於熹平四年至建安五年而策薨年二十六也若夫赤壁之戰則在建安十三年九月時周公瑾年三十四計彼大喬者時已當三十歲許稱故長沙桓王夫人寡居故邱矣而杜牧之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不徒於情事有未合抑於古人有難安者故因此圖而附論之若伯時之嫁小喬圖今雖未見然周瑜傳云建安三年策授瑜建威中即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畫小喬之嫁者自當合此時事寫之乃切小喬也亦因以附綴焉

跋巨然茂林疊嶂圖

巨然茂林疊嶂圖絹本立軸高五尺五寸闊一尺八寸
上有行書巨然茂林疊嶂六字相傳米南宮書以予觀
之是元暉筆也下右角有稽察司半印又孟津王鑰世
寶朱文印左有悅生葫蘆印丞國公印丞乃古文魏字
而宋史賈似道傳不載其封魏國攷咸淳臨安志載龍
井延恩院賈似道題名有大丞相魏國公再登揆席之
語此在咸淳二年丙寅而周公謹齊東野語云景定三
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
家廟云云則當理宗時已有封魏國公之事而史失載
此則後來書畫家欲偽為而不能者又攷悅生別錄凡
宣和紹興秘府故物似道往乞請得之而宣和畫譜
云御府所藏巨然畫一百三十有六內茂林疊嶂圖一
據此則是軸為北宋內府物歸之似道者無疑也米元
暉赴召為兵部侍郎在紹興十一年而蔡天啟作米南
宮墓誌言元符初進其子所畫萬里長江圖時元暉年
尚少已知名當世則宣和時進御之畫有其題字亦無
可疑者同年張晴溪吏部得此於中州道中孟津王氏
印記猶新其上方宣和殿印則後人傳會為之畫自真
而印自偽不相妨也

跋張叔厚畫淵明像

玉山草堂集云張渥字叔厚淮南人能用李龍眠法為

白描前無古人此幅作淵明像是其證也黃太癡題時年七十八而不著何年攷至正戊戌大癡年九十則此云年七十八是至正六年丙戌也劉伯溫撰張伯雨墓志謂伯雨卒於丙戌觀者將必為此卷攷疑矣然予攷明嘉靖間石樓野生之辨謂伯雨之卒當在戊子而楊鐵厓所記云至正八年戊子三月十日偕顧阿瑛張伯雨煙雨中遊石湖又玉山雅集志云至正戊子二月十有九日之會期而不至者句曲外史張雨也據此則至正八年戊子春伯雨尚在而劉撰墓志謂卒於至正六年丙戌者實不可信矣今以此卷題字證之則大癡年七十八正是至正六年丙戌有伯雨手跡在焉是此卷足以資大癡伯雨歲月攷訂又不但此卷為真蹟無疑而已

再跋朱蘭峒畫坡公像

乾隆癸卯春顏運生購得朱蘭峒臨李伯時坡公笠屐像寄來供於蘇齋今二十年矣復購得此軸即蘭峒同時所作也此像與宋滂堂刻於施注蘇詩卷內者正相合即彼云元人筆此云李伯時者予舊跋云當是伯時元符中歸龍眠山居後所作今更詳之東坡謁黎子雲此數語或是後人所題尚未敢定其為伯時自識語也然山谷題坡書云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帖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

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翫此跋是坡公身後語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則山谷云欲乞伯時作像當在崇寧初年是伯時畫坡公儋州事無庸致疑者矣

跋坡公像三首

此真本刻石於陽羨蜀山書院今以石本對此軸又合明嘉靖丙寅吳門尤茂先家藏松雪手寫本及康熙戊寅長洲李樞以所藏寫本刻於王注蘇詩卷前者又南海朱完摹刻小金山本凡四本合對信世間所傳豐頤多髯者非真也吳門尤叔桡茂先藏松雪白描坡像後有陸五湖師道題云有合於伯時所作按籐杖坐磐石

意態也又南海朱完所作小金山像及長洲李樞藏松雪畫像皆與宋人所畫真本相合蓋疎眉鳳眼秀攝江山兩顴清峙而髯不甚多右顴近上黑痣數點是為宋李伯時之真本趙松雪朱蘭岵臨本皆足證也嘉慶壬戌二月以此數本合對得真敬識於此世人不知詳攷謂坡公貌豐腴山谷貌清瘦此因讀其詩而誤會耳其實山谷貌轉豐而坡公兩顴清峙即以東坡集中題跋一條云傳神在於顴頰吾嘗燈下顧見頰影使人就壁畫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以此條證之最明白矣右顴有黑痣數點見郝陵川集

跋海嶽庵圖

鐵圍山叢談米老歸丹陽將卜宅久弗就蘇仲恭學士才翁孫也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墓多羣木蓋晉唐人所居於是以研山易之號海岳庵者是也岳倦翁云北固既火作庵城東予家有公所藏大令十二帖上有東海岳印海岳之有東西尤足證也方綱夙慕是蹟擬欲繪以為圖壬辰春門人謝蘊山出守鎮江託其訪摹庵址為幘而竟不果每耿々於懷今春謹庭兄為說此圖之勝因屬門人宋芝山擬作摹本而適題此詩春雨浪浪與謹庭款語丁香樹下江山之契若有夙緣者甲辰閏三月三日記

跋米元暉雲山得意圖

米元暉雲山得意圖卷有元暉自跋後又有跋十三段除曾純父跋係後人誤以它卷跋裝入則實十二跋也吳匏庵董香光妻子柔高江邨各一段筴在辛八段是卷於宋在善溪李振叔家於明在嚴佐堂家又在閔莊懿家自紹興至宏治三百六十餘年皆在湖州後又歸於曹周翰太父家傳至三世而妻子柔跋之為萬歷二十六年也又曾藏於吳庭用卿家至 本朝歸居容筴在辛氏在辛攷之特詳然妻子柔跋引蔡肇所撰墓志而筴作曾肇按米元章墓志是蔡天啟肇所作非曾肇也宋史米元章傳云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攷米老生於皇祐三年辛卯是辛卯年辛丑月而筴跋作生於辛

丑者亦誤也若四十九歲則是元符二年己卯又史之
誤也學古緒言又謂卒於崇寧年則亦非也程俱北山
小集題米元章墓文謂米公卒於大觀四年庚寅張丑
清河書畫舫謂卒於大觀元年丁亥二說不同然程不
言葬之年月而張丑引蔡肇墓志謂葬於大觀三年六
月且黃長睿東觀餘論序云元章今已物故此序作於
大觀二年六月則米元章是大觀元年丁亥卒於淮陽
軍郡廨年五十七無疑者矣又筮跋引快雪帖跋有紹
聖丁酉之語又北固海岳庵有南宮自寫像子元暉題
贊予按此贊在紹興丙寅乃紹興十六年也元暉赴召
為兵部侍郎在紹興十一年而淳熙六年洪景盧題瀟

湘圖云誰能起懶拙老人於九京則是元暉之卒在淳
熙六年之前黃山谷詩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
阿章此詩作於建中靖國元年蔡志又云元符初進其
子所畫萬里長江圖時元暉年尚少以此二條證之元
暉當生於元祐之初虎兒小字寅哥或當生於元祐元
年丙寅也據畫繼元暉享年八十當出於乾道之初則
此跋自稱老境蓋年五十許時而畫卷作於北宋時又
無疑也至於快雪帖有米老紹聖丁酉跋今見於戲鴻
堂帖不知紹聖無丁酉此乃偽作何足援據乎予向見
五洲煙雨圖既屬友摹卷今得見此卷益信彼卷百年
前已經割截而此卷神完氣足諸跋全備信海內希有

之神物亟屬門人宋芝山為作臨本予并臨其諸跋而為此識於後

跋五洲煙雨卷

五洲煙雨圖康熙初在鎮江張氏家萱在辛見之已為人割去後半尚綴後跋一二今此卷藏吾鄉邵氏并其所綴後跋亦無之矣然卞令之書畫攷高江邨銷夏記載此圖題跋俱全卞錄在康熙二十一年高錄在康熙三十二年而萱在辛跋雲山卷云索得友人所藏五洲煙雨圖時在甲子是康熙二十三年卞錄中亦已有萱印而萱云好事者割去數段卞高所載乃詩跋俱全何邪豈其時已有二本邪卞與高所記亦微有不同卞所

載多出張則之一詩高乃無之且高又不錄卞萱諸印是皆可疑也卞氏所錄者凡十一詩一跋高氏所錄者凡十詩一跋張氏所藏萱氏所見者一跋一詩三吳張下有萱印今邵氏所藏者有跋無詩豈數十年間有四二是也本邪今邵氏所藏或即向之全卷而割截所餘者歟至於張萱卞高四家同在一時而參差如此誠不可解矣然予見邵氏藏本實是妙作且董跋亦真姑不必執諸家所載以疑之而卞高多一詩應補和也今次其韻題於舊所臨本後

題自臨米元暉畫跋後

米元暉紹興乙卯自題雲山圖有老境語妻子柔據畫

繼元暉享年八十以證之然元暉是時年五十尚在赴
召為兵部侍郎之前也豈在辛謂小米書僅跋語兩行
者為多此卷計一百二十餘字為不易邁筮又稱潤州
北固海岳庵有殘缺南宮自寫像子元暉題贊而不言
其書法之妙蓋此像贊石泐久矣今鎮江石刻乃董文
敏重書董跋云趙當世宰丹徒得米虎兒刻石石泐字
漫屬予重書萬歷甲寅上巳後三日董其昌識形容浩
氣之充塞句誤作形容浩然之氣紹興丙寅中秋前九
日誤作紹聖丙寅中秋前三日紹聖未嘗有丙寅也丙
寅是紹興十六年正元暉為兵部侍郎時故刻石江上
有先人經綸未得施之嘆耳然即此書誤亦足見原石

剝泐不可辨矣予得舊搨本尚可辨識其筆意與雲山
圖題字正相符合因併臨之裝為一冊

跋馬和之畫卷

王漁洋池北偶談云戊申在京師得見南宗馬和之侍
郎寫毛詩匪風圖有內府圖書又王毓賢繪事備考云
馬和之畫進御者有淇澳圖蕙葭圖今此卷凡四幅其
第二幅淇澳圖第三幅蕙葭圖即毓賢所見也其第四
幅匪風圖有內府圖書即王漁洋所見也惟第一幅不
見於前人著錄今以其圖按之蓋柔苗也其詩曰我任
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鄭箋云有負任者
有將車牽牛者蓋召伯南行之事也吳其貞古畫記云

馬和之畫法簡逸意趣有餘故此四章不必其徒役之衆待從之多而儀度神致皆若有味於聲詩之外者非侍郎不能為也其貞又稱馬和之人物衣摺用柳葉法汪砢玉云馬侍御衣摺作馬蝗描法此四幅筆法正同前後有元人張貞居仇仁近錢良右吳仲圭諸印洵藝林寶翫也

跋劉松年風雨歸舟圖

劉松年風雨歸舟圖絹本立軸高五尺三寸二分濶三尺三寸四分上作大山中為長江下有坡石竹樹雨中一舟漁父披蓑力篙一人坐篷內一人蔽傘居舟尾石角下右邊隱隱有字云嘉定庚午劉松以下絹壞不可見此處有金臺王氏閭中清玩八字白文方印左有蕉林二字紅文方印觀其大略白文印商邱宗華審定真跡八字紅文長印劉松年錢塘人居清波門外人呼為暗門劉又稱劉清波淳熙中為畫院學士紹興中待詔畫院寧宗時賜金帶嘉定庚午為寧宗即位之十六年正其賜金帶以後是松年晚歲筆也

書文信國像後

乾隆辛丑秋七月戶部主事嘉善謝垣得文信國像一軸絹本左正書云宋文信國公真像天啟元年五月長洲後學周順昌沐手敬題以示方網方網歎為奇蹟戶部遂以見贈然不敢挂於私室也每思屬友人致奉於

廬陵文氏祠庶其妥侑耿耿於懷者五年矣吉安府志載王忠文丞相畫像記云於吳中見之今此軸有長洲周忠介題字儻即吳中本邪若范文正書伯夷頌後人尚致憾於卷後題識諸人賢否或岐焉若夫古之忠臣義士畫像彪炳於天壤記之者亦止景仰其人而未有並稱其題字者今一軸而有文山之像忠介之書昔公和道山堂詩云稽首承休學二忠推此義也可以立懦廉頑風示百世矣丙午冬方綱奉命視江西學政謹載是軸於篋其明年十月三月按試吉郡始克奉於廬陵文氏之祠并以舊所題像五言詩一篇俾學官弟子屬而和之用記其槩書於軸末

跋鄭所南墨蘭

鄭所南墨蘭卷紙本蘭二叢生氣迥出奇作也自題丙午正月十五日作下押所南翁三字紅文方印按所南宋遺老入元不仕客吳下寄食城南報國寺以終自稱景定詩人有咸淳集中興集宋遺氏錄稱其畫蘭自更祚後不畫土根者是也此卷自題丙午不著年號所南生卒歲月無所攷然陸行直跋所南墨竹云予自童稚至壯時得承顏接辭而先生去世幾二十載陸跋亦不著年世而予攷陸行直生於德祐元年乙亥逮元成宗改元之丙午陸年三十二歲則其時所南尚在也是此卷自題丙午為元成宗改元

此年號二字是家父諱

之十年丙午

無疑矣此卷內王冕題有晚年學佛白首南冠語又有
吳人陳昱題詩云家學相承寶祐年東籬幾度菊花天
紫莖綠葉留殘墨更覺秋光分外妍予攷鄭所南題井
中心史云德祐五年乙卯三山菊山後人所南鄭思肖
憶翁蓋所南之父名起號菊山以陳昱詩證之知其承
過庭之訓在宋末寶祐時而其詩稱景定咸淳者持自
叙宗代遺氏之詞而其隱居吳下則入元已久矣即或
一卷而所南平生始末可以略得其槩豈僅作翰墨展
玩已哉

跋趙文敏畫委順庵卷

右趙文敏為鮮于困學作委順庵卷與玉峯張氏所記
不同蓋別是一手所為後五絕乃揭文安筆今亦無款
何也鮮于公卒時年四十六今卷中小像頰肥多髯正
是柳待制所謂面帶河朔韓氣者文敏與困學往來讌
集蓋在元之末元貞之初此圖當是困學四十歲外時
其在元貞後所作歟

題元人詩畫卷

元天台陳仲賢與丹陽顧利賓吳興趙彥恭帖木縣倅
及其子楷至正癸未中秋夜泊舟魏灣詩五首吳郡張
來儀為作圖今此卷畫末有瞿石齋記四字紅文印蓋
明常熟瞿忠宣公印記也瞿公酷愛沈石田畫以耕石
名齋而來儀此蹟亦得弃藏其間得不令觀者增重歟

竹西圖跋

松江府志云楊瑀字元誠錢塘人自號竹西居士元文宗時召見奎章閣命篆洪禧明仁璽文稱旨署廣成局副使終建德路總管謝政居松江之鶴沙趙仲穆為寫竹西圖然江邨銷夏錄載此卷題曰元楊竹西草亭圖卷亦第以趙仲穆墨竹一枝并篆及詩皆目為引首而已卷中趙茂原詩云貞期寫作畫圖看今驗之畫尾有貞期白文印則畫乃貞期所作貞期者張渥字作白描見於玉山草堂雅集者也卞氏式古堂書畫攷亦載此卷題云張渥貞期為楊竹西草亭圖卷項氏編嘉字號是其明證也松江志第據其引首篆題載之非指其全卷也而江邨跋遂謂草亭圖亦仲穆所作蓋攷之未詳耳趙茂原錢思復皆題於至正十五年乙未而張伯雨卒於至正八年戊子則叔厚此畫當作於至正初年也唐六如趙一行銷夏錄所不載而江邨三跋惓惓時序情致尤永甲辰之秋觀此卷於齋原司農齋中蓋齋原志感之意有與江邨同者古人所以重興歎於陳迹也齋原屬余題記為攷其大略而系小詩於後

跋王叔明琴鶴軒圖

張米庵書畫舫所載跋二段此卷無之又書畫舫畫末有張廣德印張丑之印此卷亦無之豈其隨真畫而去耶抑印在贖綾而褫裝時割去耶皆不可知也今為補

書於此福震跋云丁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木字書
畫舫作承誤也福震今書畫舫作法震蓋板本誤也二
十二月戊戌納音也攷洪武二十年十
一月丁丑朔二十二日戊戌納音屬木也唐人金石間
有用之者書畫題跋最所罕見惜無人效潘昂霄王止
仲為書畫題跋起例耳且書畫舫作承則謬矣永隆詩引首印曰若耶溪書畫
舫誤作春郭溪陸溥源詩引首印曰某者即書畫舫所
謂一印莫辨者也書畫舫所載禪清二字印今驗是禪
游暮雲臺三字印今驗是蒼雲臺此二印即僧宗珂詩
之引首其彭城二字印即僧至顯詩之引首也據此數
條驗之其前題後跋皆真迹無疑也

題元人蘆鴈卷

元人蘆鴈卷題者皆元人右云溪翁為渠寫形似又云

溪翁善幻若神助所稱溪翁即此卷是其手蹟也以諸
家題句多風塵亂離語則所題癸巳是至正十三年也
沙門餘澤題龍眠禮佛圖在至正庚寅年七十四即此
癸巳之前三年也王梧溪贈姚澹如詩云淡如早歲名
家駒學士趙公坐以隅大歷詩指授永和帖鉤摹云云
則澹如少時從趙文敏遊也此卷題在元末則文敏卒
後三十年王梧溪詩所以追源其早歲也大抵元人多
濡染吳興筆意耳昔趙文敏家居時有以飛鳴宿食鴈
圖求題者詞客滿坐寒拾禪人行端提筆立成一律云
云合坐歎異此事蓋在延祐至治之間也今見此卷元
末題者二十五人而亦多釋子在焉豈其一時方外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類皆入於機皆生於機者耶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四

大興翁方綱覃溪

跋馬抑之臨山涇雜樹卷三首

明嘉定馬刑部抑之臨元帝熟繆叔民山涇雜樹卷併
卷中題詠印記一一具臨之抑之為沈石田父執其云
借此卷於沈同齋者石田父也中有永樂十五年廬山
陳繼題云此卷今歸沈均孟淵者石田祖也卷在沈氏
已三世不知後來歸何處矣而此臨卷流傳至今予得
題於其後信亦有緣邪石田之祖繭庵先生今見選詩
刻本多訛作壘庵當据此卷正之然明詩選本皆云沈
澄字孟淵居相城之西莊而此題云沈均字孟淵豈澄

初名均歎此又當備攷者也同齋為蘭庵次子陳繼者
沈氏家塾師也抑之臨此卷時石田年四十矣則亦抑
之老年所作歟

叔民畫不著何年其前題四月後題後十一月而張仲
簡題在至正九年予按至正六年丙戌閏十一月此畫
蓋作於至正六年也下距馬抑之臨此卷在成化二年
丙戌計一百二十年至今江秋史侍御持來蘇齋題記
為四百四十四年也

抑之於天順癸未自京歸吳而覲庵已下世按石田父
同齋先生年六十九卒則石田四十時其父同齋尚在
也石田畫至年四十外始拓為巨幅此卷之臨正是南

齋同齋兄弟叔姪湖山詩畫更倡迭和時也

跋杏園雅集圖

杏園雅集圖一卷明正統丁巳暮春建安楊文敏榮勉
仁集諸同官八人於其所居杏園而永嘉謝庭循為作
圖也八人者泰和楊士奇東里諡文貞石首楊溥澹庵
諡文定泰和王直抑庵諡文端金谿王英時彥諡文忠
吉水錢習禮諡文肅安福李時勉古廬諡忠文吉水周
述東墅泰和陳循芳洲也楊文敏入閣最早文貞次之
文定最後至正統三年戊午文定始進少保武英殿大
學士時稱三楊蓋以居第目之泰和曰西楊石首曰南
楊建安曰東楊此圖作於前一年尚未有三楊之稱而

九人同集三楊者皆在焉其餘六人則陳芳洲以第一人及第官至華蓋殿大學士周東野以第二人及第李忠文官至國子祭酒王文端吏部尚書王文忠南京禮部尚書錢文肅禮部右侍郎並以文學躋清秩而史稱三楊學行才識雅搯皆人所不及又稱東楊性喜賓客無稍崖岸想見圖中雍容退食琴歌酒賦之雅韻矣史稱士竒老疾蓋在宣德初年至是又經十載則此暮春之集南楊年六十六東楊年六十七西楊年七十三矣謝庭循者不著於畫家傳然王文端抑庵集有題庭循畫秋景云君今善畫得供御則謝君蓋當時以畫供奉者非此卷亦罕傳其蹟也

跋文衡山臨黃大癡溪閣閒居圖

衡山自題云陪吳師匏翁先生遊支硎山山人陸子靜出黃公望溪閣閒居圖命余臨摹云云此幀衡山自題無歲月攷匏庵以宏治十七年甲子卒於位年七十匏庵自服官京師三十餘年間惟前後丁憂里居不滿六載而已其丁繼母憂在宏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之後則惟九年丙辰至十年丁巳此二年中家居耳此題云同遊支硎則衡山年甫廿七八歲時也然則所謂麓文者是其少作而風骨已蒼渾如此可寶也

跋眺遠亭卷

右眺遠亭圖卷前有文待詔八分題眺遠二字後有顧

尚書應祥東林山新建眺遠亭記駱編修文盛及尚書
詩二首皆和西園太僕韻西園者吳龍字九淵南京太
僕簿終養於家所居前邱即建亭處宏治湖州府志東
林山在縣東南五十四里突兀於菰蒲溪泊之中峯巖
如繡又名貝錦峯上有塔下有祇園焉吳興掌故云宋
沈東老隱此貝錦一作貝錦者訛也顧尚書字維賢長
興人宏治乙丑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歷遷山東布政使
尋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遷南兵部侍郎召為刑部
尚書時相嵩自負推轂思應祥待之無加禮嵩志甚遂
調南刑部居二歲致仕尚書精算學少受業於陽明其
召為刑部尚書在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其降調在明年
二月則其致仕當在三十二年癸丑此蹟云嘉靖二十
一年八月既望蓋是時偶家居也嵩以禮部尚書兼武
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在是年八月既望恰是嵩入相
之時而顧方徘徊家山之側焉知權姦之已肇哉駱編
修字質甫武康人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編修以病
歸終不起所居在餘英溪之下自號兩溪即樂府所謂
前溪也而文待詔是年七十三家居者一十六秋矣八
分神出古逸尤可寶也

跋陸文定像冊

右明宮尚書華亭陸文定公平生事蹟畫冊凡三十七
幅今奉藏於公八世孫翰林侍讀學士伯焜所公生於

正德四年己巳卒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年九十七詳
具東阿于文定所為墓志及公子司寇公所為行實中
此圖自始就外傳至思綸特廢九十餘年之事略備矣
學士既按年攷事各書於本幅之餘紙而屬方綱識於
其末方綱考公初請假在壬子應召北上在壬申而告
歸在癸酉此其出處犖犖大者若夫適園引疾一幅序
次在戊辰年後而適園之築則經始於丙辰此則義有
緣起事有分紀不必盡援誌狀之文以更畫圖之次者
矣且如公之疏復陸姓在己巳年而掌南雍在丙寅年
則表正成均三徵吏部諸幅又未能專以一歲一時之
事劃指之也昔韓子送揚巨源於漢人二疏見畫事三

致意焉蓋古人遇可傳之事必為圖畫以志之若文定
公生平就其見於詩文者若在南雍蓄端歛諸石號十
硯主人則可畫年七十時遊天台得石橋滕杖又得木
杖二竹杖三為燕居六從事亦可畫年八十有九時以
朝衣一襲付慧日院僧留鎮山門則又可畫年九十時
西林禮佛則又可畫於適園種杞菊則又可畫於九山
稱散樵則又可畫且其在翰林也河間李君為作丁未
小像在南雍浮梁藍生為寫丙寅小像戊寅九月江夏
吳肖僊為寫城南秋泛圖又嘗自題蓬笠圖野服圖泖
塔像龍潭小像夫何彼數幀者皆不以入冊而惟是巍
科高第膺仕華資之是紀焉豈重於此而輕於彼歟蓋

常綜攬文定立朝居里之本末而得公之自叙援宋人語以為比日生平為有子之白樂天有祿之陶淵明無貶謫之蘇東坡無病之榮啟期旨哉言乎然則畫此四先生者舉不足以形容文定也吾無以該括之請舉一事以為畫圖之總例則文定由少至壯由壯至老出處進退所以能素定而不撓者功在於讀易也世有善品畫者統目之曰讀易圖其可乎然而公之赴召實乃心於生民公之告歸豈忘情於世事觀其所處皆當位盡職而非空言名理者則與其孤燈危坐枕義皇而翫京費轉不若此三十七幅之為實踐也矣是冊也既皆能傳公之心迹又得賢後裔恪守勿墜而學士於百八十年之後克光世緒所以服膺先訓而敦行不怠以紹前脩者其來有自故不敢辭而勉書於後

跋沈石田像

昔見王理之所畫石田像蓋在其六十歲時有自題七言古詩愚嘗臨為小軸以供於蘇齋今見此卷則畫於宏治庚申石田年七十四矣前後自題凡四贊前題即在庚申畫像之年後題則正德元年丙寅時年八十及四年己巳年八十三即易簣之歲也張贊無歲月方贊在丙寅徐詩在丁卯時昌穀年二十九成進士之後二年也徐昌穀卒年三十三或云年二十三者誤王贊則在此諸贊之前正德改元文恪已入相矣此時尚為少詹事蓋畫像時文恪

年五十一也。蔣宥字朝思，常熟人，工寫人物。宏治中以薦入京師，見畫史會要。張銑字子威，慈谿人，博學強記，兼工篆隸，真草為人高逸，傲睨物表，與沈啟南為詩友。見寧波府志。惟方太古他處不概見，予跋是卷時正留意考核此人，而友人適以舒文節公探梅說墨迹卷來屬題，則即方太古探梅賦詩事也。方太古字元素，蘭谿人，別號寒谿，以布衣名播公卿間，與袁謝湖友善。人地事實不謀而合適，以補此卷之考訂，亦文字之異緣也。此卷為陳芳林明府世藏，後假入錢唐梁文莊齊中，故有清勤堂印記。而文莊嗣君幼循，仍以歸諸陳氏芳林，持來屬為記於其後。

跋孫雪居董香光書畫合冊

董文敏書唐人詩八幅，孫漢陽補圖。董書在萬歷二十九年辛丑，董時年四十七。是由湖廣按察副使任滿後，以編修養疾家居時也。後五年為萬歷三十四年丙午，孫乃補圖。是時董以提學再遊楚，其後又有董自題，則不著年月。有知制誥日講官印，文敏充日講官在萬歷二十二年甲午。此蓋用其講幄舊印耳。孫罷漢陽守，以高拱復相，修劾於徐階，因連及孫而罷之。此在隆慶四年庚午，則作此畫時家居已久，其年亦已老矣。漢陽楷隸章草皆源於宋仲溫，仲溫之蹟在前代已為難得。漢陽畫冊又有分書自題於首，雖云取法秦漢，其實仍

是唐體而遒勁之氣不為韓蔡以下所囿即作仲溫筆派觀之可也

跋宗開先畫冊

嘗見鄭超宗影園畫扇冊一幅自署曰衍庵下有承宗二字印又一幅題曰姜承宗而此冊內有姜承宗印亦有宗開先印又有宗灝印然則姜與宗是一人無疑是冊前董題石刻有衍庵印是即開先寓齋所勒石歟以此攷之則石刻之董題亦當時所原裝非後人所增入也故為題曰衍庵禪影即用冊內開先禪影語以目之不特足印香光畫禪義耳昔聞開先作晴雪小幅自題曰晴雪滿林隔溪漁舟如月之曙如氣之秋後止題一灝字同時沈朗清名灝觀者皆題為朗倩筆也惟周櫟園記是開先在高郵舟中所

畫孫退谷亦云冷倩如對開先矣王漁洋聞之曰此可作畫家一段詩語也

跋邵僧彌畫卷

右邵僧彌畫卷後有金孝章錄陶隱居尋山誌及方知齋詩跋並在順治九年壬辰楊古農王介庵二跋並在明年癸巳周櫟園讀畫錄稱僧彌死二十餘年梅村先生為墓誌今梅村集中此文不著卒葬歲月而曰君既死且葬遲之十年之久追憶其生平志之是僧彌死十年而後克葬又十年而梅村銘之也觀此諸跋則其歿在明崇禎之未年金孝章生於明萬歷三十年壬寅此跋則孝章年五十一時也楊補字無補又字曰補徐樹丕字武子皆吳人楊善畫小幅徐工八分朱竹垞稱

其近駕文彭遠師梁鵠者此卷山水生動超逸所不待言而即前人往復嗟賞流連興感之意亦豈應僅作筆墨觀乎翰林曉坪鄒君持來歎賞不已遂留於予齋殆若有夙緣者

跋五容話舊圖

是卷今藏澤州陳氏蓋禹慎齋為午亭先生作者故汪蛟門記中以感舊之思屬陳公也公官戶部尚書時曾屬虞山王石谷為作午亭山邨圖此蓋在其前之十有五年公年尚壯與四公為文酒之會是時康熙二十一年也新城王漁洋崑山徐健庵兩先生與午亭同遊人所習知矣卽陽王幼華名又旦別字黃湄順治十五年

進士知安陸潛江縣除吏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汪蛟門江都人康熙四年進士為中書舍人戊午舉薦以未終制力辭後以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尋補刑部仍直史館予嘗見其小像曰少壯三好圖蓋用南史蕭彥瑜語後有幼華題句亦在壬戌之春蓋諸公相聚都門一時紀勝又得慎齋名筆寫之令人歎羨不啻置身其間與諸公晤對者是時幼華又作一圖曰五子論文卷漁洋有詩曰馳情渭北樹注目江東雲不是顏光祿誰當詠五君其圖詳見汪舟次悔齋集乃王幼華吳野人孫豹人郝羽吉汪舟次也恐聞者誤指為此圖故附及之

書王文簡載書圖後

新城王氏先世藏書多燬於兵火至文簡兄弟宦遊南北始次第收蓄康熙乙巳文簡自揚州歸惟載書數十篋及官京師三十年俸錢悉以買書為都御史時秀水朱檢討為作池北書庫記至辛巳夏請急遷葬出都時命柴車載書以行其門下士為畫載書圖以紀之後八十二年而是圖歸於予謹錄先生著錄所具卷第者凡五百五十餘種於後學者知先生枕藉經籍之勤如此非僅空言神韻以為不著一字者比也然予竊又有說者先生於甲申十月罷歸里居尚在此後三年且其年十月即赴京師計是時載書之行家居財三四月耳况以先生之詩攷之所謂鎔鑄經史貫串百家之作多在蜀道南海壯盛奉使之年而其晚歲里居所謂蠶尾續集者僅寂寥短章而已雖不敢以才之盛衰輕量先生而其精華所聚在此不在彼固有明徵已夫士人少習舉業非兼人之力則往往不暇探討古籍幸而獲第則又牽於職事公私酬應復不暇窮極研覈往往為晚歲歸讀之計於是讀先生集者把是圖而艷羨之說者率以為此好學深思者所有託而作也論語曰仕而優則學夫人學古入官惟典常作之師動止啟處何往而非經訓之腴文章之實乎乃必待晚年謝絕人事而為之非其藉口於高尚則其開啟乎放誕均之非正也吾每

服董文敏論書謂山中自恃多暇往往不如吏牘之餘
况所謂真讀書者元止在童而習之之諸經正史穿穴
翫索且終身不能竟矣彼撥棄目前常見之書而高談
耳目之所未及者本非讀書直以邀名耳少時所讀既
不得云讀也因以待諸登第之後壯年所讀又不得云
讀也復以待諸歸田之日人必舍目前得為之光陰而
務矯為好高沽譽之舉其何益之有哉即以漁洋先生
一生精詣畢萃於詩其不知先生而輕加抨彈者勿論
也即其知愛先生者必博取古今之能事藝文之衆長
悉以歸諸先生而於其詩之真實超逸或反未有以盡
知之猶之言新城之學者於其平日綜覽薈萃之實際
皆不之詳而獨舉是圖以為先生好學博古之一驗是
豈善學先生者乎今去先生雖遠而是圖猶在因以想
像爾日門牆景仰之餘韻雖不敢謂私淑於先生然先
生必應聞而心許之

題漁洋先生戴笠像

先生非戴笠人也而其門人常贊之曰身著朝衫頭戴
笠蓋縣眉山共標格夫蘇有笠圖韓則無之乃以為共
標格者何哉愚以為此詩家之喻言耳古今不善學杜
者無若空同滄溟空同滄溟貌皆似杜者也古今善學
杜者無若義山山谷義山山谷貌皆不似杜者也夫空
同滄溟所謂格調其去漁洋所謂神韻者奚以異乎夫

貌為激昂壯浪者謂之襲取貌為簡淡高妙者獨不謂之襲取乎漁洋先生提唱唐賢三昧無迹可求之旨其胸中超然標舉獨自得於空音鏡象之外者而其一時友朋門弟子或未之盡知也此當時畫者但知以戴笠之概寫其蕭寥高寄之神致而於先生之實得究未能傳者也先生嘗謂杜陵與孟襄陽不同而其詩推孟浩然獨至若宋之山谷元之道園皆與先生不同調而先生尤推述之不置則知先生論詩初不系乎形聲象貌之似矣然則當時畫者之貌先生如此其門人之贊先生如此而今日方網之所見見先生又如此此趙松雪贊杜陵云先生有神當賞其意者也天都朱舍人詩人

之雋也摹是圖屬方綱題其後竊舉其所見者以質之

題王文簡公妙高臺題壁圖

此圖絹本作江上高臺臺上寺有坡公了元二像而文簡道裝拂壁欲題下有張翥蒼厓印知亦揚州所畫也其以文簡像作道士裝者則文簡庚子禡金山題壁詩云淨業庵前竹樹園妙高臺畔落霞飛閉身回憶三生夢曾乞雲山舊衲衣據此則是詩是畫正是同時所作作於庚子之冬文簡年二十七時也文簡又有金山題名云登妙高臺拜東坡先生像想見袁絢歌水龍吟於坡公為起舞差強人意附記於此或因道裝之假借謂與先生他像不甚肖而疑之愚謂先生特偶然寄興為

之亦猶晚歲所作禪悅圖借袈裟裝耳豈必其皆一致相肖邪趙松雪寫坡公像亦云先生有神當賞此意者耳

跋漁洋讀書圖

先生池北偶談云往在京師吳門文點為予作讀書圖汪苕文題詩云退朝簾閣細論詩恰似空山落木時借問鄰家競笙管一絢能絢幾多絲後改作一絢絲落幾多時一日讀馬永卿懶真子云諺云一絢絲能得幾時絢喻人逐目前之景也絢當作綸太元經絡之次五日蜘蛛之務不如蠶一綸之利綸音七侯反與絢音同按此詩今堯峯集已刪去不載先生於前明崇禎七年甲

戌閏八月二十八日至康熙七年戊申年三十五歲此蓋是年八月文與也為先生祝嘏之作也與也少先生一歲是年三十四也是年先生禮部遷儀制司員外郎正其與汪苕文梁曰緝諸君為文社之時是時文與也亦為梁御史曰緝作江邨讀書圖先生題句有江鳥江花之句苕文以詩識之曰江南於汝闕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而先生又為苕文題焚香掃地圖云朱門鼎鼎厭梁肉恐飢誦經無此人娜如山中好水石他年直作孟家鄰正是此幅本色語也曲阜桂未谷摹是圖來屬題為攷其時事如此而系以詩

跋漁洋讀書圖

右漁洋先生秋林讀書圖長洲文點與也為先生祝嘏
作也絹下左方有戊申八月寫為阮亭先生壽文點小
楷十二字是年先生年三十五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
與汪苕文梁曰緝諸君在都下為詩文社集時也文與
也少先生一歲年三十四矣此幀有施閏章方亨咸汪
楫梅庚葉方藹彭孫適張玉書汪琬陸嘉淑宋帶十人
題皆七言絕句葉詩有兩翁跂脚西窻語之句乃知畫
中西樵與阮亭也乾隆丙午夏新城邑宰劉君大紳於
王氏購得此軸攜往滇南時曲阜桂未谷摹以寄子題
識其後後十年未谷始以摹軸來贈然文與也原軸未
得見也今年春劉君自滇南寄此原軸來京師屬予題
之爰倩水屋道人重臨此本并求諸君詠之於是去未
谷初摹時又二十年矣

跋桂未谷所藏夫子亭第二圖

夫子亭第二圖漁洋門人程鳴作也鳴字友聲號松門
歙人儀真籍庠生學畫於僧石濤又參以程穆倩法著
名江淮間嘗畫漁洋詩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為圖漁
洋云松門詩名為丹青所掩者是也漁洋古夫子亭稿
自序云長白大谷之東南北兩峯衍然中間有小山突
起當綰穀之口曰于茲山又曰魚子其下有流水即水
經注魚子水也山之上有夫子亭相傳陳仲子灌園處
予別業在其下坐臥艸堂朝夕與此山相對遐思仲子

之高風慨然如或遇之因以古夫于名堂焉按漁洋年譜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先生年七十三居里中其夏四月往于茲山別業憇夫于艸堂山有古夫于亭取義於此即陳仲子所居抑泉口也是年所得詩九十一篇為古夫于亭藁大名成周卜名文為校刊於京師慈仁寺今此書不可得見而此圖猶存長山學官挂君未谷得之以寄予屬為重裝題記因效漁洋手書書二詩於畫幀之右并邀都下知好為之詩以歸挂君庶幾髣髴先生遺韻於什一爾

跋二十四泉艸堂圖

右歷下王秋史二十四泉艸堂圖大典方一峯畫畫中不系歲月予曩曾題江寧高樹嘉所為秋史二十四泉艸堂圖其圖作於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秋史蓼谷集有乙亥冬自作圖記云去年客於江寧屬吾家安節為圖此其第一圖也今此卷方一峯畫者有辛巳吳題壬午何題癸未吳記則此圖當作於四十年辛巳其癸酉田山薑詩蓋寄詩在前圖成裝入者也此為第二圖矣予前所題者是其第三圖但不知王安節所作第一圖今落誰氏耳此圖純作雪景蓋是冬在京師所作漁洋二詩題於第三圖者是其親筆此卷則漁洋門人陳子文代筆漁洋為刑部尚書而陳子文以戶部郎中分司大通橋時也蓋此卷之迹多出於前後數年中京師所題

故東塘有燕臺舊好之語。方子坳堂為秋史鄉人，官居京師十餘年，與子樂數晨夕，聯韻尋詩，非一日矣。今予校士來江西，而坳堂出守饒州，攜此卷來屬題。江城聚首挑燈，感舊不啻諸先生唱酬追憶之懷也。予前所題第三圖，今在萊陽初頤園，編修齋中有歷城周林汲手記數百言於秋史出處之概，言之最詳。他日與諸君把袂懷人，續新城之詩話，補日下之藝文，當又追記我二人讀畫論文於南昌使院時也。

跋王秋史二十四泉州堂圖

右歷城王秋史二十四泉州堂圖。江寧高樹嘉作秋史里人，周林汲編修記於其後，述是圖原委最詳。按于侍

郎所記歷下諸泉，自金線泉以下著名者，凡七十合之，約突百脈為七十二，其曰望水在萬竹園內者為第二十四也。田蒙齋序曰二十四泉草堂者，王生秋史書屋也。依歷下城西郭，泉曰望水，蓋灤水之旁出者。明殷棠川相國築川上精舍於此，今斤竹已盡，大石猶存。王生葺屋詩曰：百年竟落書生手，滿郡猶呼閣老亭。是也。予曩見秋史寒柳圖，有丙申冬水枝軒自跋云：望水泉上柳數株，相傳通樂園，舊植余家。泉上自康熙丁巳八月，與此柳數晨夕者二十五載。自壬午為鄰人斫伐以來，存者髡顛偃偻如垂老人者，又十五年矣。漁洋二詩，今帶經堂集僅存其一題，稱孝廉蓋作于秋史未成進士

之前也。顧俠君題寒柳圖後云：秋史年五十始成進士，今以林汲所記攷之，秋史卒於庚子年六十，則其成進士時四十六歲耳，不知孰為撮記之詞也。湯西厓送秋史詩注云：予在禮闈最後得秋史卷，亦丙辰冬作也。是冬西厓又有趙豐源太守招遊龍門香山之作，即卷中趙于京是也。高樹嘉為蔚生子，蔚生名岑，兄康生名阜，並有畫名。然其時稱金陵八家者，謂龔賢、樊圻、高岑、鄒喆、吳宏、葉欣、胡造、謝蓀，而康生不與焉。今林汲所引蓼谷跋中以二高並稱，此亦足資畫家證佐也。秋史寒柳詩作於丙申十二月，予亦恰於丙申十二月題其卷，今又八年而獲見此卷，文字之因蓋非偶然已矣。識其槩

而作歌於後

題趵突泉上石

此王秋史二十四泉艸堂石，舊在殷文莊通樂園，相傳是元贈行省平章張雲章四友石之一也。石高九尺六寸，在趵突泉之南，蓋望水在西也。俗名龜石，然予攷二十四泉草堂圖卷內，王方若詩注云：麟遊石也。此是一峯所畫第二圖，蓋康熙四十年辛巳所作。藏坳堂觀察所，今燬于火矣。賴予此記傳之。

跋石谷畫卷

右王石谷竹卷，卷後原有石谷自書名，下有石谷二字印，裝潢者謂其字不工，割去可恨也。僕因記王虛舟所

說一事。石谷昔居太倉東園為唐東江作溪山清遠圖。東江欲石谷自書名於後。石谷云吾書不佳得先生詩題於後足千古矣。已而東江赴禮部試不及作詩其圖遂無款。虛舟謂畫足徵信何事於款是也。然吾又因此而不能無說者。虛舟評畫每右南田而左石谷。謂暉本天工。王由人力。有仙凡之別。又云南田胸有卷軸石谷枵然無有。在南田蕭蕭數筆石谷極力為之所不能及。翁林此論蓋為世俗多貌南田花卉不知其山水之入逸品而矯正之云爾。然以愚見平心論之南田畫逸品也。石谷神品也。近日學者於石谷之畫既亭之詩或有厭薄不屑道者未必非此等好高之論有以啟之。是以愚深不欲以祝枝山小楷遂掩出文衡山之上。蓋為今時學人計與其好為高論日日博綜馬鄭而輕議宋儒動輒駁程朱之舊解視學塾平近之書皆不屑為者此皆適足以長傲飾非而已。畫雖小道然士君子持論宜歸於平實。况石谷書法未必遜於唐東江之詩且其胸中亦不至翁林所云枵然無有者。恐後學有執此語以為信者。故因此卷而并及之。

跋石谷仿大癡山水卷

右王石谷仿大癡山水卷。自題在己未六月而竹垞詩在庚午。相去十二年。然曝書亭集此詩編在丁卯歲。題云王翬畫三首。此其前二首。其三王郎老去畫尤工。橫

幅吳裝仿惠崇曾記北高峰頂望村村風景似圖中而
騰笑集中載前二首題云王暈夏山圖騰笑集正是已
未應博學宏詞入都時所作則所謂夏山圖豈即指此
歟而全集乃編入丁卯何也已未是康熙之十八年石
谷年四十八而第三詩有王郎老去之句則王文簡居
易錄載石谷卒未來京竹垞題其畫王郎老去云云是
時石谷年六十正與王郎老去之句相合竹垞全集編
入丁卯者未可為據矣是三詩非一時所作而此第一
首語與是卷尤相肖觀者慎勿執曝書亭集而疑之耳

書望溪蔗經二先生像後

歸安丁小足進士博聞多師其於前人緒論無一字肯
輕過嘗於書肆得宋王東巖周禮訂義數冊蓋桐城方
侍郎望溪與吾邑鍾儀部蔗經二先生同修三禮時蔗
經以紅筆點勘而望溪以綠筆覆閱者餘姚盧抱經學
士既為跋一日小足持是書來贈而屬予摹二先生像
且俾題其後焉予生既晚弗獲見望溪先生而蔗經先
生則獲侍側者最久瞻像而觀手蹟得無感於心乎蔗
經之省親宿遷也望溪贈以文在雍正庚戌之秋時有
謝浣雲者贈蔗經詩有松林密處開三徑雲水光中注
六經之句計其時尚在修禮之前而蔗經之勤於治禮
固已久矣望溪與鄂少保書云僕與鍾君反覆討論以
求其貫通所費目力幾與特著一書等周官訂義刪翼

諸本僕皆當默定之矣。是書內有小紙云：方先生送來四冊，然綠筆止半冊，是望溪手勘訂義，又別有全本。而此則其與蔗經往復商確者歟。望溪既以王之大事一節系象胥而又謂宜入小行人職，雖此書後卷未全然竊恐修三禮時望溪亦未敢執自記之說以為質也。子始識蔗經先生時為乾隆丁卯夏，先生訪先大夫於日南坊寓齋，論析疊疊笑貌如昨。至乙未冬始見先生注經圖題，其後今復為小足題此像，而經義蕪陋有忝於先生曩昔期許之意，展卷慨然不禁愧汗之交集矣。

題惠定宇像後

愚十六年前題惠松崖小像云：紫陽舊說證如新，不獨

功臣又爭臣。蓋因惠氏周易本義辨證一書為讀本義者足資攷訂云爾。今重展此軸，見盛君柚堂題識，并及於禘說明堂大道錄，則似專舉其異乎朱子之說，以為誇博愚竊懼焉。惠氏於諸經砭砭守師法其所著諸書，具在也。至其禘說明堂大道錄，則泥於鄭說而過甚者，祭法首段揚信齋之說當矣。孔疏欲傳會鄭說以禘為祭，天不得其證，乃援爾雅釋天之文以佐之，不知爾雅此文自言祭耳，不言祭天也。但讀下文繹又祭也，其義自明矣。安得援爾雅以為祭天耶？惠氏因讀易而及禘，又因禘而及明堂，不可為據也。恐因盛君此識，并愚詩紫陽爭臣一語，皆蹈失言之愆，而開後人嗜駁程朱之

漸所闕非細故不得不復識於此

鄭雨亭扁舟遠眺圖跋

昔坡翁題李世南畫有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
葉村之句。鼉補之記右丞畫亦云與騷人之思無以異
也。屈子之詞曰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
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此古之感激勞懷之士不得已
而為是言者而以喻夫江鄉閒澹之趣者何哉。海陽鄭
雨亭以詩思入畫理而有扁舟遠眺之幀。予於辛卯秋
題句。其後二十二年雨亭遊京都訪予蘇齊重出是圖
俾予識之。夫曩者雨亭之為是圖也。身在嶺嶠與鄉井
比。通若無所用其勞懷之感。而其興象所寄不減古詞
客之為者。則以今日與予握手燕薊訂玉局之舊盟。迴
望南雲渺然數千里之外。乃適有合於騷賦之揣稱。而
予益不容已於言矣。

題釣魚臺圖卷

郊西釣魚臺。金人王飛伯舊蹟也。癸未初夏與圖塞里
學士裕軒先生自西苑歸攜手步遊於此。裕軒語予曰
吾將買其旁隙地半畝。規為艸舍。俟其成。邀君飯焉。予
以為聊戲言耳。其秋予視學廣東八年而歸。歸而裕軒
結屋養疴於此。自此每春秋佳日。邀同人為楔飲。文字
之集。如是者十餘年。裕軒逝矣。此茆舍亦不復可蹤迹。
予昔年嘗為裕軒作記。擬勒石而未果。此數年中亦屢

倩友作圖皆未遑裝輯成卷也。癸丑秋得見馬秋葑刑部此圖。追憶前事快然。題於卷後。不啻昔人畫中觀畫也。於是去先生初約來遊時三十有一年矣。

題董文敏待漏圖

右董文敏待漏圖。不著年月。據後跋。知為文敏之孫建中所藏。文敏生於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天啟五年拜南京禮部尚書。其明年告歸。至崇禎四年辛未。後以禮部尚書兼掌詹事。此待漏圖。蓋壬申癸酉間。年七十八九時事。然此圖當是甲戌歸里後所追寫。有江湖魏闕之思焉。非後人拾殘畫補裝者也。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五

大興翁方綱覃溪

題丁達夫漢晋甄文冊

金石文字積而為陶旒文字瓦當之文又起類為甄文
朱竹垞雖誤指五鳳石刻為甄而所跋已有吳寶鼎甄
矣至近日阮芸臺有八甄精舍張芑堂張叔未徐雪廬
諸君皆有古甄之記今吳興丁君達夫亦以古甃名齋
手拓題識為冊信篤古之勤矣嘗與吾友錢辛楣論金
石之學亦未可盡據以駁史誤然如晉書惠帝紀失載
元康年號又如唐文宗大和之訛太遼道宗大康大安
之訛太壽昌之訛壽隆實賴拓本以糾正之又如歐陽

集古錄。以不見西漢字為憾。而今芸臺有五鳳。甄字。達夫此冊亦有元鼎。甄文。其背有五銖。泉字。銖字反字。亦皆足以資多聞識者。四十年前吳興丁小疋。陳無軒。日來吾齋賞析古刻。今復見達夫此冊考識尤詳。而陳君有詩。已是其老年頽筆。尤可感也。時方與門人葉東卿考訂劉斯立秦篆譜。重摹勒諸石。正在坊南。無軒考金石之舊屋。追惟舊友風味如昨。而小疋手訂古刻叢鈔。細字至今尚存。吾篋昔語。小疋學宜精專博。而知要未。知其嗣能哀輯成帙否。

題先大夫手蹟後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之秋。方綱五十初度之辰。敬奉此冊。以示坐客。且屬客勿以頌祝之辭書後。方綱竊伏自念。數年來學業不加進。而聞譽日以增。夫聞譽日增。則驕惰之心。啟學不加進。則荒廢之弊。百出而未知所極。韓子有言。其不為君子而必於小人之歸也。昭々矣。書此以自警。

跋尺冊

未谷以所蓄古今尺諸拓本裝軸屬題。且曰鄙意以見今部頒營造尺。與建初尺為主。餘皆揣測不足。据許祭酒。鄭司農尚不能定周尺。沈冠雲乃据秦氏款識。以分田制祿。未可遽信也。敝邑周尺。雖與王得臣塵史同。亦難憑準。考古者或以指或以黍。或以錢。或以既蠶絲馬。

尾法雖殊而失則一即如今之依建初尺造木尺者展轉仿效強弱不齊况未見古尺而以意為之者邪此論質直分明無煩以多辨為者即書其語題之抑予尚見新莽貨布以建初尺度之與漢書食貨志所載尺寸相合又以烏傷王氏硯記所載未央諸瓦尺寸與此尺較亦無不合然則此建初尺蓋可以審定古今諸尺者也

跋南唐研

右南唐官研有永叔二字手押并輕車都尉印按皇祐三年辛卯文忠由潁州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其前一年八月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是年十月以明堂覃思加輕車都尉也此記見於公雜著試筆卷首有元祐四年坡公跋集本官研上多南唐二字當以研背此刻為正也嘗見文忠與通理十二郎家書云歐陽氏自江南累世蒙祿列官故於南唐舊物每致感歎是年文忠與梅聖俞相約買田潁上時年四十五矣此研今歸治亭宗伯癸丑臘月之望集同人於石經堂展對半日因為拓其文題其匣而附跋於後

跋薛文清硯

硯背篆萬里橋西一草堂七字題云余四人以有事在蜀因遊杜工部浣花溪上之草堂過遇仙橋憩青羊館見茲研異之遂售以歸仍取子美句志之河津薛瑄李匡張固羅俊同鑒賞按明史本傳不載薛文清至蜀之

事此研亦不載年月李張羅三人者李匡浙江黃巖人宣德丁未進士以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草塘大擲諸寇著有勞績張固字公正江西新喻人宣德癸丑進士官吏科給事中景泰元年給事中李實請於四川行都司設鎮守大臣乃遷固大理寺右少卿鎮建昌有政績三年遷理寺事山東盜起奉使督捕賑卹流民盜弭後還卒於官羅俊字承彥江西泰和人正統戊辰進士官御史景泰中按蜀公廉勤慎著有奏議及理冤錄行於世据此三人宦蜀皆在景泰時而張固於景泰三年後即還都則薛文清之至蜀當在其出督貴州軍餉之時文清以大理寺丞奉使事在景泰二年間文清年五

十八九也河汾集有瀘川褒斜道中諸詩蓋即此時作也曉楓少詹持是研見示因為攷其大略此研蓋曉楓婦翁家物後五年乃歸予齋云

題顧氏陔蘭圖冊

南華先生作是圖在戊午九月時我山先生已家居矣予見時於外祖方九先生齋見我山手校四書大全皆紅筆細書與此題字無異方九先生受業於我山每與洪善長儀部慨想前輩此景如昨也潘陋夫題此時年七十有九予有其八十所題化度碑跋則明年庚申也崇脩是寶應喬介夫石林侍讀第三子也此題在己未四月蓋其晚年書矣予所藏化度宋拓本並有二君跋

故詳著之

書菊字後一

月令釋文鞠本一作菊說文鞠治牆也牆繫傳从艸鞠

聲徐鍇謂爾雅注即今之秋華鞠也又曰鞠日精也似

秋華从艸鞠者聲徐鍇謂本艸鞠即九月黃華者名女

精一名女華也或省作鞠又曰菊大菊蘧麥从艸菊聲

鞠字則躡鞠从草菊聲然四字皆居六切而鞠从艸鞠

聲菊从艸菊聲鞠从草菊聲則此三字者所从者从夕

布交切之字也鞠从艸鞠省聲籀酒母也从米籀省聲籀

又省作鞠亦與籀之或省作鞠相類則此一字者所从

是从凡人之字也宋吳仁傑離騷艸本疏云鞠通作菊

非是則鞠鞠之可通未有議之者矣然吾謂未有一字

可以兩从者也夏小正九月榮鞠傳曰鞠艸也注曰月

令鞠有黃華是也爾雅鞠治牆注今之秋華菊疏鞠一

名治牆郭云今之秋華菊按月令季秋菊有黃華本艸

菊華一名節華也菊字則爾雅大菊蘧麥注一名麥句

蘧即瞿麥疏藥艸也本艸云瞿麥一名巨句麥一名大

菊一名大蘭陶注云今出近道一莖生細葉花紅紫赤

可愛子頗似麥故名瞿麥據爾雅則菊自為一物而鞠

鞠皆秋華也據說文則鞠菊各一物而鞠鞠皆秋華

也據大小戴記則鞠菊亦皆秋華也惟酒母之鞠理臯

之籀則皆从凡人然說文籀字下云或作鞠从鞮刻本

訛則是从勹之字通从八矣又鞠字下云或作鞠从麥
鞠者聲則是从八之字通从勹矣吾又未見各相从之
字而彼此可互通者也且如鞠之或體篆作鞞隸作鞠
籀之或體篆作鞞隸作鞞則同一秋華而或書為菊或
書為荼其可乎或曰鞠或曰鞞其可乎是則何以律夫
六朝唐人以下之訛別者耶然則讀說文者既無古本
是正是不可以不辨矣

書菊字後二

鞠鞠皆秋華也鞠鞠鞠皆或體也後人喜省便故多書
為菊不必援大菊蘧麥也約而言之鞠本字也鞠鞠皆
鞠之省也鞠則鞠之通也鞠之省無別義鞠菊之省有
別義豈唯別義而已鞠之省艸也非躡鞠之鞠菊之省
革也非大菊蘧麥之菊六書中多有如此者猶夫似白
者之非口似田者之非田云爾如曰鞠是而菊非也則
鞠可省艸而菊獨不可省革乎此偏詞也若以字之訛
始言之則菊乃諸字之所由得形也勹又菊之所由得
形也居六切之外又有驅六切然菊乃諸字之所由得
聲也勹象人曲形則曲為聲人為形是乃此諸字形聲
之本也然曲亦形也曲亦事也曲亦義也不曲之形而
人之形吾不信也

書楊孺人行略後二首

國子監生武進徐君書受應京兆試之前十日手所為

母孺人行略泣且拜曰願為文以傳而傳誌表誄皆已先具則取其所為行略再三讀之書其後曰有文如此可以傳母矣人子遭喪述行事皆曰詞無倫次至如徐君此篇乃實開目即身在母旁數十年瑣事絮語真若重複經歷一次者後人勿漫作文字觀也吾最不喜觀今人長篇行狀至一二紙後伸讀輒倦今日燈下讀此篇字皆捫之欲立異哉淚乎血乎中間痛絕處必母之精神附之吾不得而知矣君泣且拜更進而言曰先祖嘗病食少輒嘔吾母聞聲趨問遂輟箸不食如是者二年每晨起焚香拜天流涕以禱族兄夢臯貧嘗乏食母周之一日來母方借米一斗分其半予之偶舉此一二

行略所未及者則母之行能為人所難能未可更僕數也徐君詩文皆有成立既自能傳其母而猶憐乞文以傳之觀其心神都不在應舉業直以想像母之行事為其終身職志者視其文尾則明日即母諱辰急書此於後以慰君意金石可裂風雨欲來誰實有以致之性情何物至於如此

予既書楊孺人行略後夜不能寐忽若濤瀾變眩震懾怵慄者即如後段中女兄某氏退而言也某月日母福姑疾弗差夜隔窻視之燈熒淚注案左袒臂右持刃欲割急以姑命喚之乃止且曰恨吾止之無以成其孝也翁子曰殆非也割股非禮也惡其專而遂之也遂則

亦弗諫矣。君子不恐罪其專也。然情之所動無所假以止之一往而不可遏也。無權度則不中。待權度則不誠。不中於義。歟不誠於仁。虧仁至義盡者。聖人之所難也。而可望之。婦女乎哉。然則其一聞姑喚而即止者。義是而仁全矣。是止之者。乃所以成其孝也。復何恨。女兄某氏者。第無意中自述耳。非固欲表母之行也。孰知學問之事。體道之深。所未能曲中者。忽於閨幃。數語得之。此經訓之義。疏矣。因併記此。於後。他時以附入孟子小戴記條下也。

題邵思魯空廬

同年邵蔚田侍讀自名其廬曰空。取損大象傳義也。侍

讀既歿七年。厥嗣思魯來就京兆試。求予書。且告之曰。空釋文或作怪。憤塞也正也。凡人始奮者。空易承基者。空難傳曰。損先難而後易。子於斯廬也。思過半矣。

跋昔緣帖

宋人贈南岳夢英詩三首。其乘舟南去七絕。是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蘇易簡送英公二首之第一首也。悟解真空七律。是朝請大夫尚書司門郎中韓傳奉揚英公詩匠作也。三事天衣七律。是康州刺史知同州軍州事陳文灝喜英公相訪作也。石刻於咸平元年正月三日。其書似柳誠懸。蓋即英所書也。坊賈有摹此三詩刻石。後題曰柳公權書者。予見時初學書。輒臨寫焉。予室韓宜

人幼習書史亦從是帖始宜入來歸予已年逾三十相與追惟幼學適相印合竊訝天假之墨緣也而其帖失去久矣今又三十年吾二人年皆五十予始得見此石真本知為夢英所書追想疇昔之事裝為此冊以其中間有昔緣二字題之曰昔緣帖以供宜人晴窻展翫恍如見時風味焉嗟乎予家寒素無片紙之儲歲庚申予甫八歲一日先母往外家攜此帖歸予啟篋欣然自此始知臨書今積金石文至於二千卷而獨憐此於此者不忘舊物也附系二詩題於帖尾

自跋提要舊州

此二十年所寫提要州藁爾時凡遇金石著錄諸書予輒擬作提要亦有舊日所為題跋之語借提要以發之者錢辛楣自哀輯所作金石題跋彙成數帙有欲借看者辛楣輒曰不可借出恐公等摘取入提要即不得為我有耳一時同人謔語如此今辛楣在數千里外偶值舊拓本不得共几攷析輒念此語也象庭裝於此紙來屬題輒縷七書於後適得黃秋盦札秋盦大病甫愈猶能手剔從來未著錄之漢碑兼手艸以見寄恐從前談金石諸家無此精力附書於後

書引達彌月諸冊

桂未谷題予彌月冊云所贈皆鈴鎖鞵襪等非書籍文字也而覃溪能自致於科名此固其過譽語然吾今欲

借以題此者小孫引達彌月之贈則有古泉古墨漢畫
祥瑞石刻宋織魁星軸諸品視昔十倍過之吾家本寒
素豈敢以科第仕宦為榮誇乎自今更當篤根本安樸
陋約舉數者即如首飾勿用黃金童髻勿衣裘服蔬勿
魚味筵勿象箸之類即如戒飲酒戒殺生戒博簞彈唱
敬惜字紙之類即如講經術勿畔程朱講攷訂勿嗜岐
異講詩文才華勿涉浮艷之類期於時刻兢畏懼檢
點心田勿奢侈勿放逸養厚福留有餘克己省身防微
慎始庶其可長守乎

跋新城陳氏家訓卷

昔王文成戒子弟語揭諸客坐題曰私祝實則家訓耳

吾見士大夫家多刊其文以銘坐者其論固甚正矣然
於訓士弟之法戒損益尚未嘗詳盡之吾每思顏氏家
訓一書既為考訂家所資矣而我

國朝朱子家訓於日用事為頗極切要此是康熙初崑
山朱柏廬名用純所作世乃訛傳為朱文公家訓竟不
知柏廬矣三十年前嘉興王若農尚珏以其父惺齋啟
元手書家訓裝卷屬題中多可法可傳語惜未備錄之
也今得見陳石士編修以其祖凝齋先生家訓裝卷屬
題其詳密諄切更過於王氏卷蓋此有二義焉一則其
庭聞之篤實為有益也一則其子孫之寶藏勿失知其
必能承訓而光大之尤足風也後有焦弱侯之輩有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經籍志者竟當於文集說部箴銘格言之外特立家
訓一門其於士習人心風俗所裨為匪淺也豈專為我
友一家之言計乎

